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二冊目次

紫巖居士易傳十卷（宋）張浚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易璇璣三卷（宋）吳沆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九八
復齋易說六卷（宋）趙彥肅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二三
易圖說三卷（宋）吳仁傑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七一
古周易一卷（宋）呂祖謙輯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九四
易裨傳一卷外篇一卷（宋）林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一七
童溪王先生易傳三十卷（宋）王宗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三九

紫巖居士易傳十卷

（宋）張浚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紫巖易傳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浚撰。紫巖者，浚自號也。其曾孫獻之跋云，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橐。親題其第二橐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始爲定本矣。獻之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據此，則雜說一卷似獻之所續附。然考獻之是跋在嘉定庚辰，而朱子作浚行狀，已稱有易解及雜說共十卷，則獻之特繕錄而已，未嘗編次也。其書立言醇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於義理之正。末一卷卽所謂雜說。胡一桂議其專主劉牧。今觀所論河圖，信然。朱子不取牧說，而作浚行狀，但稱尤深於易、春秋、論、孟，不言其易出於牧，殆諱之歟。

宋張忠獻公著

紫巖易傳

通志堂藏板

紫巖居士易傳第一 乾之個

張浚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道也元亨利貞德也道一也德有四焉自然之理自然之序自然之數不可易也故夫數者一二三四是也數至四而備矣合之爲十別之爲五莫非自然故夫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端五實周流乎中五者皇極之中道也乾道也乾以中運元亨利貞終始不息生化之功於是乎出元以始之亨以通之利以裁之貞以固之天人之理無餘蘊矣

初九潛龍勿用

陽潛於一靜養之功不可不謹說之築巖尹之耕野望之釣渭顏子之陋巷大舜之深山皆勿用也而虞舜之德正配乾周文實法舜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三畫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有天斯有地有地斯有人以數言也六畫一二爲地三四爲人五六爲天天處乎上地處乎下人處乎中以位言也見龍在田其德著見言行之脩已聞於時不有應也德

罔克施利見大人志可行矣舜三徙成都利見於堯其此時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天地設位能以人成乾至於三三才備具君子觀象進德脩業以配天地乾乾動罔非天也既惕且厲畏天之誠見於此矣德業其有不大哉雖然君子何惕君子出而同人蓋將與天下共其憂是以惕乾三四不言龍龍之在人其變莫測不可以形求舜由仁義行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乾乾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陽既壯其氣上達德成於內天其察之故或躍下應初九正靜之心不忘脩巳故在淵書記舜元德升聞莊子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或躍在淵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虞舜於是不得已而紹堯之統矣舜豈以得天下爲心哉有若飛龍勢莫可禦夫德同於天然後能霈天之澤聖人脩德於身積非一日時至德行孰不覩化而被惠邪禹稷契皐陶之徒相與出而輔舜見大人之利莫尚於此

上九亢龍有悔

過中故亢九而六之天地之數將窮於是聖賢處此猶難也而況其下者乎蓋居富貴極至之地耳目之所感移意氣之所動蕩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有悔云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聰明聖智守以愚貴爲天子守以謙富有天下守以儉皆用九之道九復爲一羣龍畢應行中履正不自尊貴爲吉執大帝庸作歌其在是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萬物皆出乎一一氣之運形以之統雲行雨施功

用出矣自乾而坎自坎而艮生生化化終始無窮理既大明位斯時定乾何爲哉乘此六陽之氣均調造化遲速進退制之在我元亨之功於是爲大乾道變化聖人贊乾之功也乾之變化聖人成之聖人正心誠意以默贊乾元變化代與凡物有生各得其正天地大和參之爲一利貞行矣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不亦宜乎乾元之德至是而備四德分之爲四合之爲一於一之中四以之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以誠運其行至健生物大功自是流出君子法天去僞存誠求以自強自強而後能不息記曰不

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且夫君子之所不息者何道曰善道也君子勉於爲善生物之德可以配天功用大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陽之生數中於三三三而九其變無窮故乾之九三有通變不息之道反復道謂心念之所起無須臾而離於道上下互體俱乾爲乾乾爲反復道乾道也三位在辰爲終日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進不失正何咎之有惟靜故正乾體具天一成數四應初爲在淵居下卦上爲躍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得陽數正中數與德符斯可以大有爲於天下蓋龍至於五而德全德全故能變能化其道若神而功利所及者大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則失天人之心夫盈天道所虧地道所變鬼神所害人道所惡是安能久哉有大物者必用謙謙斯亨亨斯有終矣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有爲首之心天下孰告以善道何以主利萬物而配天之德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者人之本心也體之在我天下歸仁故曰體仁足以長人萬善積於中則動皆中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我之爲義本以利物何往而不適其宜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天下之動貞夫一貞固而事業其有不立乎故曰貞固足以幹事不言智而言

貞惡夫智容有不貞者貞固而其爲智也大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紆朱懷金不足以移顏氏之樂與以天下不足以改夷齊之操曰不易乎世知我者天夫何悶所樂在道夫何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中之用大矣言靡不信行靡不謹自然之符莫可

掩也君子方且閑邪於耳目所聞見以內守其誠謂夫有而為之不可易耳閑邪而誠自存曰閑邪存其誠善世不伐謙德行也德博而化人心格也一則潛二則見為言行上下俱陽為閑邪一在中為存誠初二皆地位二位近人為田為善世為博二陰數為不伐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位在人人道以德業為大忠信則不欺於天人故德進脩辭立誠則有以感動天下心故業脩知至至之以內充乾德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以外盡臣節故可與存義文王在岐則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文王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自三而四卦體於是分發上下進退義夫君子進而有為豈曰富貴是圖而為一已私計哉蓋將以大其德業而生利萬物於天下其心合天其身何咎且四陽用事萬物發生君子體之時安可失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水火之於溼燥以氣求也風雲之於龍虎以聲應也水火以相制為用有君臣交脩之道風雲以相感為用有君臣遇合之道聖人有作如日在天萬物畢照凡以得聖臣為之輔若水火風雲之流從耳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順其性天地之間豈容有失其道理者哉乾五備皇極數水火金木之象具其中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无正位曰无位變坤陰曰无民民遠之賢去之動悔固宜矣嗚呼為君者其戒於亢哉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因時而動動得所居生利之功於是乎出

終日乾乾行事也

至誠不息以應於天曰行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

視吾德之所格者何如曰自試聖賢以生利萬物

為心不以一已為心其自試也非私已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九六之數俱窮故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德化之所格致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乾至三而内卦之體具自四以往離乎人而進乎

天矣乾道至是而變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德同於天曰天德聖人撫有天下以德不以勢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以天為則烏乎亢故夫天運
以中聖人有為亦曰中而已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四德總於元成於貞貞其至矣乎利天下萬物之
道自是而出若性情之相為用也是為美利而乾

元所以為大君子貴貞用能利物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健中正德也純粹精德之幾於道也乾六陽錯
雜於六十四卦之閒而天地萬物之情靡不該貫
其中曰旁通情乘六龍以調節天地之正曰以御
天雲行雨施天德行矣天下之所以平也天德以
澤物為大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不成無以孚天人之心君子欽畏天道是以貴

於潛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之成其德如是學問以求益寬仁以躬行君
德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則然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天地以位言中不在人謂德進於天也文王有君

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卒免羑里之難其用是
道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天地之德莫大乎生大人生萬物之德配天地曰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無不照也與四時
合其序無不均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無不當也大
人建用中德自然之合莫可致詰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
道有以財成之於先政有以欽承之於後聖人與

天爲一天其違之人受命於天者也鬼神依人而
行者也其性其心其情其理惟一耳天且弗違人
鬼其有不格事者哉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
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惟亢則天
下之善言不聞而莫有輔之者方且偃然自謂如
日之在天禍亂之生可勝諱邪聖人誠立於身學
充乎內群賢應之中德以大用能有恩有爲罔不
歸正治道之永配天無極也聖人所以至此凡以

知進退存亡迭相消長而能常守其貞耳噫有大
物者可不勉夫貞哉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道貴順坤所謂順順於道非順於事牝馬取順
義而牝馬之貞有載重致遠之功必曰貞云者聖
人惡夫順而背於道不足與有爲於時者也坤數
二爲牝馬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聽唱而應臣之事也然唱之不以道亦可應乎坤
之先迷厥旨安在哉其戒夫君心未格而強之以

難行者邪君子必先正君君正道合上以正而唱下
以正而應得主之道莫加於此矣學者不可不辯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自午而進陰日以長曰得朋自子而進陰日以消
曰喪朋蓋君造始臣代終人臣立事建業以有爲
於下失朋儕之助有不能獨勝其任者矣故西南
以得朋爲利若夫立於本朝左右天子苟非絕類
忘私以充盡夫大公至正之道知有國家而不知
有身知有君而不知有臣其何以上得君心相與
合德以治天下哉然則得朋臣之職也喪朋臣之
心也以是心行是職庶幾足以體坤之道非曰今

日得之明日喪之也故夫喪朋云者喪其私云耳
歸功以報於上持美以效於君但見君德而莫或
有專事擅權之咎曰東北喪朋爲臣如此不亦善歟
安貞吉
順道喪朋以安其貞生物之功斯爲大吉孰甚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大無不包至則隨之萬物賦形曰資生
乃順承天
乾以一唱坤以二應其道順其承以貞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德厚故莫測其分量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蘊蓄於中者既弘發見於外者必大是以君子貴
積德也德積而泰治可致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其性順其才健牝馬之貞如是徒順而已何貴夫
馬哉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柔順不貞則將阿諛諂佞爲天下萬物之害君子
戒之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失弼亮之道得正靜之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陰與陰爲類曰類行生化之功始終不息曰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臣道至是而配乎地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自上而下其勢至順不復有間君子體之順於
天順於道順於理順於人無所不順而德積厥躬
足以安養萬物矣不亦大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方陰初生而有履霜之戒聖人其知幾矣乎蓋一
念之起發之涓涓流之江河況夫不善之跡已發
見於外者哉馴致大惡無難也聖人謹禮内以正
身外以正人辯之不蚤蓋非所患嗚呼君臣之間
誠難也用察則近於疑疑心一生何以共事惟夫
以禮正身而又以正人不待察察而姦邪無所隱
其情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於内所養博大故動
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於天其方可以下法
於地直自敬來雖闇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

不變也惟直故方惟直方故大吁爲臣若坤六三
又安有欺天失節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且
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内外其設施注措罔不悉契
天人之心矣尚何待於習而後利邪竒之而一耦
之而四爲直方二火數爲地道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先事則迷三用含章含章蓋推美以效之君而不
自暴耀於外者得臣道之貞矣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夫古人

豈固爲是區區者乎以謂道之不通於君而君心
未孚雖欲行之天下孰與格化故美德善政必歸
之君而弗敢成蓋將使吾君身自行之吾知或從
王事以續終於後而已或不一之辭所從者非一
也君子行此是以惠澤加於天下令聞傳於後世
君子之智不亦光且大乎坤三四得互坤中位一
以光大一以无咎三含章蓋中德之積耳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四近君在諸卦爲大臣位坤臣道也六五得臣之
正體四未得位惟含養厥德静以待時進而至五
臣道亨矣括囊蓋内充其德待時而有爲者也漢
儒乃以囊括爲譏豈不陋哉陽舒陰閉故孔子發
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
出也括囊之愼庸有害邪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美德積於中而事業著於下君子之仁孰大於是
業以德成曰黄裳黄中央之色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五之數疑於乾疑故戰禍亂自此起矣其道豈
不窮哉坤土爲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坤二卦義以大作代

君以動造始臣以静大終天地陰陽之理不可易
也用六守貞不先事不擅權不越理不過度臣道
之美復何以加於此哉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坤變則成乾矣故夫論坤者往往淪入於小人之
柔順而失坤之貞後世貪位冒寵者或借是説以
卒行其私志馴致亂國喪家而莫知悔也君子謹
養其剛而用之以柔柔以承上剛以立事

至静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天以誠運地以誠應天地合德萬物以生因時而
行動不違道然則坤所謂順順於道非順於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
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陰主於內其事順其勢浸長嗚呼小人在下位而
不正之術足以熒惑人主之心意必自阿意順旨
中來以國以家由之而亂吁可畏也惟克己之君
爲能辯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敬義既立賢以類應天下悅服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无成謂不敢專其事且專其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謹養其德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德內充天人之理宜無不貫揚雄曰通天地人
曰儒正位居體禮之著於外者也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蓋德禮之符云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有君德而後可濟屯屯爲卦震坎繼乾坤用事體
具四德彖釋之曰大亨貞謂其亨之大在貞非若
乾於四德全也陽動於震變坎之險剛健不撓而
生物之功於是出是爲屯之貞惟貞斯有生物大

德康屯者必有生物心用以剛健不爲險陷厥亨
以大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乾陽一再索坤得震坎曰剛柔始交陽氣未達陰
阻其施曰難生勿用有攸往戒涉險也居屯務進
德務安人貞其德建侯所以安人不此之務而欲
以兵力勝是動天下兵也此其可邪互坤爲建侯
建侯蓋分地而與之共理期以濟屯夫屯難初若
草不齊若日之昧天實爲之急之則亂譬夫雷雨
之動厥澤未霈易涸也於是而不澤人以勞來安
集之得無亂乎故曰宜建侯而不寧震下爲不寧
蓋惟至誠不息之君然後足以濟屯至誠故不敢

安寧其道不息嗚呼康屯之利在貞在建侯而不寧又爲康屯之本蓋人君惟無逸而增修中德然後賢才樂附協心一德以濟大難不然怠忽驕慢任非其人淪溺陷險而不可復出矣嗚呼人君必至誠生物之心動於内然後屯難可散也屯自坎變蒙自離變天地功用付之水火屯以澤施蒙以明著其用大矣震萑葦爲草互坤上有坎位爲昧坎變有乾體爲天造震下承互坤爲建侯自伏犧至周悉用建侯制至後世民兵分爲二牧守將帥皆侯也然則後之欲濟屯者牧守將帥之任安可不重其選乎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先定規模次興事業經綸也經綸之功起於建侯而所以經綸在不寧方屯天下望治若望雲霓而須雨之來也儻非至誠不息事事得理何以使恵澤必加於下哉乾坤而繼以屯所付者大君宜盡其子誠也陽一再索經綸之義坎爲弓輪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得民心非朝夕事初之所以磐桓也志在生利天下是謂居貞位在三陰下而陰阻之爲盤桓陽動於一爲貞震不喪匕鬯爲侯變坎而震陽在陰下陽貴陰賤爲以貴下賤其事則康屯之主下賢建侯而得天下心坤臣道賢也衆也邑也國也夫康屯而以身下賢民知恵澤必加於己胡爲而不得其心哉坤衆爲得民且爻辭獨言利居貞建侯而孔子復起以貴下賤之文蓋是象固有姦雄用之逆天倫亂天下者矣非正也聖人曰必正而後可故爻止曰利居貞而孔子於志行正後發此義意

或曰必若湯武而後可爲康屯主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震動坎下六二以柔乘震剛將比初而與之合邪

則爲失正而陽必求陰處之甚難進退惟艱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三陰並進有互坤體爲馬阻險未進爲班如二五剛柔相際五爲二正應非柔初之剛則遇五而有合矣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濵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謂女貞十坤數自震初歷互坤至坎五而德位俱正君臣之分將復其常曰十年乃字君子於是可以有爲而生生之功及天下矣夫君子居屯生養天下心未嘗一日忘之獨惡夫遇合不貞動不以禮喪已違天終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

萬物而獲罪於天下後世恥之不爲耳互坤爲女子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方天下屯難無趨赴事功之志六三以陰處震上志動而欲有爲於屯險者也曰即鹿鹿性浹躁三以互巽居震爲鹿且三居互坤中上下皆陰所應在上上亦陰位動而用柔乏剛德助何以有行於屯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若是則非徒莫之有獲窮不知反將罹失身之憂矣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二五上下有互艮體艮山爲林中山澤之官取名以虞謂山非虞不行也艮止止故見幾曰君

子幾夫當屯難之時知己才力不足任事且无剛德之賢先後之履正而用靜爲雖无補於屯而不至冒昧僥進以敗屯事是亦君子所爲也六三雖失中位而以陰履剛又在互艮中得君子之幾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屯必剛德可濟四以己柔求初剛曰求婚媾乘馬班如欲以禮而交接於初也三爻取義各不同夫柔遇剛而獲聖德之益往以事五其能輸忠止難於屯矣曰往吉无不利且三无虞入林中四以求往獲吉是三淪入於暗而四趨於明也明云者非徒識智之明事業亦將暴白於天下蓋四位比五得初陽之應而往以承五宜无不利四以陰求陽陽爲明程氏曰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陽動而上中未出險曰屯其膏夫德澤未厭人心欲一大不變之甚難武克商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其後周公於商民勤勤訓勉曾不憚煩不敢輕以刑罰加之懼屯膏也古之欲濟大難於天下先務畜德於身德畜而大其動必應深仁厚澤既有以服化其心將何施不得志又奚大貞凶云屯九五雖以剛中履位下無剛德臣爲應卦體雲雷之氣方屯君臣之德未大孚於天下故小貞吉大貞

凶然則五求剛德以大其中施斯光矣互艮艮爲光明陰掩之爲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三四皆坤體三爻方安靜處下乘馬班如也上居坎險極處而下又無應將何以久矣上居屯者其戒之哉坎血卦爲泣血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離四變爲蒙蒙之爲卦坎處艮下遇險而止非由物蔽之而蒙也蒙有亨之道若泉止山下淵乎其居時而導之不慭厥中功利行矣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謂九二二剛中與五本皆離體其志應中以志同五必我求初筮告誠而後告也精神之感道義之孚不啻若挾蓍而應之再三瀆瀆則不告啓迪之道然耳夫占筮至再三則吉凶未定適足爲筮者瀆君臣師弟子間求不以誠而莫之躬行屑屑告之於道瀆矣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不足與有爲初筮有尊德樂道心告宜也蒙之利在貞而養正蓋六五事業五以柔履中得坤之靜復性反德與天爲一無私無欲謹養其正且九二以剛中輔導之養正之功於是大曰聖功言功利著見於天下後世而莫之已也且夫天下之亂常生於中才之主自用聰明而不能復性至靜止其私欲浸以放恣流毒天下其發甚邇其施甚遠蓋下無剛中臣告以養正之道使淪溺而與蔽蒙者均也吁可畏哉惟九二所蓄至厚以時行中上應於五志同道合聖功以著君臣之間可謂盛矣艮少男爲童蒙坎信初爲筮三陰爲再三坎水

止山下爲養正艮艮其道光明爲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德本諸性克己復禮其德斯成譬泉之在山下循而通之滔滔茲始果行果於行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自離變坎變其明而離明之體常存於中初六發蒙發其明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蓋將肅以憲令使天下曉然知所趨向遠罪去惡日趨善域殆有教化存於其中非謂直加刑罰故孔子釋之曰以正法過是而至用刑是懲蒙非發蒙故曰用說

桎梏以往吝且天下之蒙久矣聖人不忍天下蹈陷罪惡首著發蒙大訓俾治之於蚤惟人之於身亦然治心修性蓋不可不蚤圖必也以聖賢爲典刑息心之僞去性之欲靜極明生得蒙之貞不然失禮入邪自罹戚患將無所用於世矣坎北方爲刑法坎險爲桎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蒙若泰九二包荒以吾中養彼不中以吾才養彼不才曰包蒙納婦取女子得其所歸爲義陰蒙也婦也包蒙納婦則羣陰畢應人各任職天下之善始將歸我大臣事業盡是矣是可以正天下而

止其蒙曰子克家且九二剛中徳足以包上下羣陰既有以養之又納其可任職者俾佐吾事於蒙誠有功矣雖然此非二功五之功也六五體童蒙之徳方至誠虚已以下應於二二得以展盡其才曰剛柔接剛柔二五位也二剛中有震體震長男爲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過中位坎險上互坤爲女互震震動三其女之行險而從私欲者歟見金夫謂二二有乾剛體爲金三應在上而見金夫女失正也女失正則將失

其身何以正家故无攸利女臣象也嗚呼在臣而進不以正惟勢利之視悖天逆人以徇其私必不能忠於君而愛於人尚何所用臣哉三以不中不正資而負坎險之行已麗於惡昏蔽已甚莫可救藥故蒙六爻惟三獨不言蒙吁若三蓋人臣邪僻之尤者矣坎險爲行不順處艮下爲不有躬艮爲身爲躬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虚四居互坤中離明之體盡消視九二上九爲遠曰獨遠實實而遠之將無啓迪其蒙者矣於蒙困於道吝且人之自立天地間而可以无咎尤於身者不過誠實而已惟君子以實徳行已親君子而復性之誠蒙可貺也若小人邪僞虚誕不幸而與之處日積月改浸漬以化困其免乎四近君適有遠實之困智慮日昏舉措日謬是將何以有行嗟夫居大位者宜以暱比小人爲戒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位艮中互坤承之坤順艮止有順止於道象夫蒙貞性未逹若泉在山五以順巽居中誠一之徳與天同心究其所養厥功爲大蓋非特黜去聰明退托謙沖以用蒙於一時者所爲耳故曰童蒙吉堯則天舜恭已文王純亦不已童蒙也惟六五順

止於道以下剛中之賢性修反徳徳至同初聖功遂成恵利甚大蓋君人而以誠一之徳在上賢誰不爲之盡力智誰不爲之盡謀所收之功將使夷狄禽獸草木各得其生矧人也哉艮少男爲童卦自離變六五有離明體是以獲童蒙之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以剛止之徳在蒙上羣陰順聽得天下心有思止昏昧功夫天下皆蒙待聖人迪之聖人以正治蒙不能使天下盡去其蒙蓋必有害吾治害吾道於終者是謂寇上九以剛德下臨羣陰徳位俱勝自上而下禦寇爲順以我之順正彼之逆寇將

何利曰擊云者擊而散之滌其昏蔽易其強梗德
化之行若虞帝舞干羽而有苗格云民手爲擊三
陰居坎險上爲寇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坎險在前阻乾之進乾剛遇險待時以動曰需夫
需九五以一陽居二陰中則是陽陷於陰也何以
光何以亨蓋九五以坎中履乾剛內有剛德衆陽

輔之有不陷之義曰需有孚光亨夫需天下須以
養也爲天下須非有孚君子剛健不息克盡中正
之道其能養惠天下而充其所以爲光乎貞吉以
中正吉也中正則道協天人治以光大險難書濟
大功以立位乎天位謂五位在乾上必曰天位蓋
言中正之德足以格天云嗚呼中正之貴於君也
尚矣苟非剛健在內則違中失正注意聲色密邇
邪佞德衰政壞天下失望雖有其位與無位同聖
人於需彖辭有天位之稱謂不如是無以繼天而
大其養也其義不困窮言剛健者必治嗚呼人君
於需其勉夫剛而戒夫陷哉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出險而震陽德施矣是以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致中和於一己將以位天地育萬物君子得時之
心如此飲食宴樂蓋自養象非眞爲飲食宴樂事
也夫君子豈徒求養其氣體心志而已哉君臣上
下同德一心相與臻乎至和之域庶幾足以盡其
義詩鹿鳴燕羣臣嘉賓詩先王非爲逸樂也小雅
首以此篇蓋政事之大者其二章曰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言君臣務德不
務樂其心無須臾而不在天下百姓也雲上於天
利澤必下施君子觀象養其身以養人至九五需

於酒食則養人之功博矣雖然君子先天下而憂
飲食宴樂雖曰取象而君子若有優游忘憂之意
何也曰君子中和之養正所以盡其憂時心不然
時未可爲雖憂奚益天下序卦曰物稺不可不養
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天下一飲一食
之間繫命君子君子知夫天下繫命在我是以謹
養中和庶幾不負天下而利澤及之於後夫子曰
飲食之道非眞爲宴樂之事明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在邑外以邑視郊猶夫外也卦自坤變而初在

乾下為郊初去險最遠為恒其德咎无自生曰利用恒无咎蓋君子於需不以險遠且已在下位而於德或怠為所當為以俟天命其心不獲罪天人故无咎也坤陰也初變坤陰有乾剛德為未失常夫初惟不犯難以行險而欽慎戒懼不替厥德常若處險於需得矣豈比夫妄冒僥倖者所為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近坎險為沙互兌兌口為有言惟剛中克吉剛中者必強為善而平裕寬大之德積於中故吉蓋需以德為本為臣於需非有裕大之德必競利急功昧於遠圖九二處乾中其德足以應五而衍然在中初無犯難心是以小有言而二五道同志合利澤必將大著於後故獲吉也且二非急於濟需者惟急於德而緩於難以吾正直屈彼險隘需必濟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居易則遠禍近險則致寇敬之慎之法乾之三其免於敗君子必平其心平其政戒險也且夫剛健不中而前遇坎險是健以行險者也用健涉險必有邀功趨利之心啓敵玩寇之事敗亡無日矣敬慎則知畏知畏則能自反而治在我庶幾可收保全之功於後為臣於需者戒之哉坎水為泥坎北方為寇坎險為災坎上為災在外互離南方禮為敬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文王居羑里時為然陽健承坎坎血卦為血位坎下為出穴卦變坤為順以聽夫蒙大難而處以順舍文王其誰能之文王善處需者二陰陷陽四於位為不正然四互體居離中巽初以明順之德在坎險下且乾之剛健在內其道足以有濟聖賢事也論易者當通其變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九五以剛德處乾上有中正大德而位天位九二復以剛中應其道足以養天下而納之中和曰需于酒食夫天下不能自養須聖人而養聖人非家至人給以養天下也君臣同心行吾中正之德於上而天下率化和氣肇豐年應酒食之需莫盛此矣蓋惟中正可格天而感人且天下須以養而有不中不正之為是必拂於天而逆於人災害禍亂之將作不旋踵矣民尚何所寄命哉五剛中德與位稱居險難在前之時剛健不息卒以濟難遂使天下蒙酒食養燮憂嗟之聲為和樂之俗吉孰

失兹五以中正位天位為貞坎在上坎天一之水
物所生也為酒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處坎極而賴君子以出險用以終吉三陽在下
協類上應為不速之客夫君子有益於人尚矣上
六居險上在需又不當位以得君子為應猶未大
失況當位而可行其志君子應之其事業豈不暴
白於天下哉揚雄曰待君子晦斯光窒斯通辱斯
榮敗斯成且濟需在剛健上之剛德而身履高位
自安險中初無補於需曰入于穴惟三陽之來有

以強其志復其剛上敬以從之故其失未大終以
獲吉也嗚乎當需難時巳以柔居上而不汲引剛
賢用以自輔賢者之來又蔑有欽敬之心德何自
而明難何自而解是將淪入於險而不復出矣可
不畏歟坎險為穴互離承之為敬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自離變內卦變離明為坎險且乾陽居上其才

健其行與水相違險健而爭是以訟夫訟必思求
其所以訟誠信之道虧而上下之情不通訟所由
生也惟復誠信以杜絕其原且惕然畏夫情之窒
塞而增修厥德以中息訟訟可弭也恃力必爭害
加於人矣故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且自天子
至庶人有敵必有訟兵爭辯詰小大不同為訟一
也聖人以天下百姓為心不以一巳喜怒為心君
臣交爭於上而窒惕省懼惟憂中德不大無以革
其心而化之是以薄海內外罔不率順天下坐受
無訟之福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申言訟之所
以為訟也心險才健烏往不訟春秋詰夷狄不一

足謂其險且健勢易以訟吾一日德衰政弛將起
釁孽亂不可遏止譬人之身與其家一有不正且
才力不勝訟由以生不反身而歸之正爭競是務
為身為家害未易言矣訟剛自外來而居二二五
各得中君臣以中應剛健至誠聿修德政而有以
止天下訟險健者將易心為恭順彼知夫訟不可
成必將順以聽命也利見大人謂九五九五中正
天下訟待之以定見大人而誠信之道格其非心
訟可息焉不利涉大川訟宜靜宜止徐繹其所以
訟而以中正弭之冒昧以爭不思反巳而自蹈險
陷則無以息訟矣遯陽下降一變為訟再變為无

安爲有孚二陰陷陽爲窒乾健在上爲惕二五俱
得中爲中吉訟必有衆起爲終凶坎在下其行上
與天違爲不利涉大川乾陽居坎險爲入于淵嗚
呼避二陰旣升而乾陽自外來陷乎坎中於是有
訟二陰小人象也小人用於時必紛紛生事爲國
起難非構利即黷兵非黷兵即朋黨非朋黨即沈
溺禮文徒爲聚訟小人行險而健不肯求安靜之
福自非君臣有剛中之德斥而遠之充吾誠信以
行其政令使四方莫之敢侮訟其入於師矣若夫
徒有止訟心而剛中之德不修則君子必不用政
事必不立四方必予侮是姑息而致訟之大者玆

不可不辯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宇宙之内趣舍各殊如天與水違行然謀始所以
靖之於先設爲書契亦謹始之大者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謀始之大者蓋當閒
暇無事時德立政行天下誰敢侮之舍此弗謀莫
知爲國矣甞謂中國於夷狄義利趣操不侔若天
西轉而水流東其能無訟幾希王者大正始兢兢
然惟恐德政一日失以肇禍産亂是以謀之欲其
蚤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戒在初初用柔故不永所事夫忿戾之心一起
而能息之以順靜訟必不永訟諸爻率以柔獲吉
聖人戒夫強愎不悛紛紛口舌間不知自反而求
其直也小有言終吉順靜而言息也順靜者天人
所相厯理自明於訟吉矣四以互兌應而爲有言
互離在前離明爲其辯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剛險陷中而二陰挾之且卦體天與水相違二適
在坎中避陰乗之爲閒於上下君臣之閒道固不

同小人讒謗之說蓋巳得行矣是未易可以口舌
爭也曰弗克訟而義有所不可必爲也傳曰富而
能臣乃免於難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恭德行也
臣有恭德責其免焉事固有下訟上者乎曰臣不
能自節以禮義而區區欲必伸其志於道不遜於
天不順有致訟之理而刑罰所由加也是謂自貽
伊戚曰患至掇云聖人著此訓明君臣之閒道貴
於同不同則疑疑則爭爭則亂自非賢哲之君子
安能全身遠害以自立於無過之地若二之能逋
其邑人者哉且九五中正主也二雖居險中而亦
有中德所以發不克訟之義者自夫卦體之相違

明其趣向有不同耳乾陽變坤陰爲邑人爲逋三
百坤數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有吉德有凶德舊德謂坎險之舊三雖位在坎上
有互離體變坎險爲離明曰食舊德食猶日月之
食舍剛險用中順善居訟者貞厲以貞自守而不
忘憂懼也懼而知戒居險可吉曰終吉或從王事
无成不敢專也且爲臣於訟其位過中而不敢專
且能洗濯其心以從於上訟何自生坤傳曰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夫臣而擅君之成命天人所共惡

誅罰之所必加也戒哉三得從上之吉去坎險之
舊用麗順之正變天水之相違非有剛明至德莫
至是矣九五剛中有事於訟爲王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四以乾剛乘坎上且下履遯二陰其位剛過依險
以動動必逆理而況夫過中失正暱近小人訟安
可克復即命渝安貞謂何渝變也變已剛強之心
以順上命且安夫臣道之貞以不克成其訟可吉
也互巽巽順爲即命乾道主變爲渝四位互離離
明是以能渝夫近臣而悔過易慮安貞於訟以順

從中正主其不爲朝廷生事而惠利之黙及人亦
大矣宜獲吉也九四以息訟則德不足而用靜之
功庶幾無過舉於訟夫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履中守正仁德大孚息爭靜難何往不宜曰訟元
吉蓋聖人利天下之功在止訟不在治訟天下事
物之來無已其勢必有訟不思止而息之區區欲
用其治則智力將有所不逮矣夫訟必本於心之
相違惟九五所履中正得乾之仁視天下若一己
初無怨之疾之之意且其仁足以化天下而服其
心是以訟息而天下治以仁獲吉嗚呼中正不可

一日忘於訟久也中正則施爲注措悉本於仁而
有以當於人心天下誰不悅從故雖強大暴悍者
亦將畏義欽服無所用訟況其下者邪故夫爭端
之起嘗生於人主不知乎中正之道般樂怠敖自
己啓禍是其不可不慎歟訟諸爻皆以柔吉九四
雖剛亦履陰位獨五以剛中吉五君也天下訟待
以決且君道以剛爲正五方以仁德止天下訟非
剛中則莫能至誠而勉修其德此又聖人立爻微
旨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上以剛亢處訟極才健不中有擊柱論功之氣曰或錫之命雖自上其德非順類夫或者錫之也若齊威晉文在春秋時而天子錫以命服弓矢車馬云終朝三褫之服之不自安也鞶帶所以束身而用其恭上扶險不遜是謂不稱其服適足為己毒矣故曰亦不足貴也乾金乾衣為鞶帶互離離日為終朝互兌兌毀乾陽之數三為三褫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凶事也師貞在德德足以結天下心以吾之德伐彼不德曰師貞已貞而後可以貞人也一陽在內德進而中為師之貞丈人吉者何丈人謂二丈人德智俱全之稱仁愛足以撫天下之命法度足以制天下之命謀猷足以託天下之命為丈人五陰有地十數丈人象也九二剛中羣陰歸之五以柔中付二閫外事俾因天下之心用天下之力以興大利除大害是能左右九二而使之用事於師得王道之要矣吉无咎者何師凶事也師若毒藥治病於元氣不能無少損惟丈人知夫元氣在國當謹養而保全之不得已用師將以同民而去其

害不殘民以逞欲也是以獲師之吉而可以无咎於後夫塗炭之禍非兵莫息然兵非有德智者用之利未及成而害已先及天下民之從之適以重禍是流毒天下非用毒以止天下之病聖人不肯為也師自坎變六五本坎五中位變坤之順與九二剛中應其德本同惟五柔順在中沈潛其剛以師屬二行險而順天人之心靡不悅從知其本心以利天下非害天下故曰民從之吉又何咎夫坎險為毒坤為衆可以王謂王道於是成二剛中五能用二王業以建也嗚呼陽來在一為復升二為師復自心起人君必先復其心使悉歸於中然後

能復其情性復其政事以從事於師不然已之無德幸一旦成祗亂天下非以利天下也可不察歟可不慎歟嗚呼惟復而後可言師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仁以養之義以訓之先王之兵也水居地中容而有制君子法象民欲容衆欲畜蓋不容無以得天下心不畜無以制天下命觀井田丘乘法師象見矣師五得坤中畫容畜義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義舉以禮動以法制是謂師出以律弗善於止凶固宜也坎險刑法象為律夫師以禁暴止亂用

師失律是自暴自亂者所爲何以禁止天下暴亂若火弗戢將自焚矣聖人之師以我之正征天下之弗正其出以律初以陰位坎下難作兵動之始也天下休戚所繫聖人故首發此訓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難除而民安之莫大於中中生乎智中愛物之誠過中則殘不及中則不濟師而用中天人與之故吉王三錫命順命也蓋非徒寵數之蕃是欲全天下之民而生之若坤之生物然此萬邦心說而懷其仁也五處坤位中其爲命順承天寵者何中格

於天天所眷祐王命三錫天其使之矣九二自乾來曰天寵且二以剛德爲師一卦主六五屬順處中俾二展盡其志五若無與於師然聖人尚德不尚兵不得已有師一付剛中臣爲吾排患止難聖人知修吾德而已不肯以兵爭爲已任而臨以剛也聖人可謂知所本矣湯伊尹周公太公得師之中二居下卦中曰在師中吉自五至二歷互坤三位曰王三錫命坤在上曰萬邦師彖爻皆具王象六五以乾剛而用坤柔變險以順仁德爲大曰王指五言之師而若五王道顯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位不中在四陰下有互震體而才德俱不足號令賞罰莫適爲主是謂輿尸尸坤象輿有行師之名事不已出也百戰百北無疑矣此最用兵大戒夫三挾險而動才德既劣且有不肯爲國任事心師罪人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乘坎險處互坤中靜順有常知師不可易爲於是左次以全士卒之命左次不幾於慢命避事之嫌歟曰度師之不可進而不進是知彼此者所爲也其爲國家計至厚復何咎且九二以剛德爲師主四守常足以輔二而濟其剛蔑有失矣晉士匄

不伐齊喪而退君子大之楚伐陳吳季札帥師救之曰二國不務德而務兵遂旋師左次也四以坤順居互震上動而不失其靜且震位居左爲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稼物田有禽姦宄寇竊爲民之害者也用兵爲有辭曰利執言夫正辭伐罪爲天下止暴興利是亦足矣而爻辭止曰无咎何邪夫德政衰而後有兵夫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用得其人雖足以致大利而征役之起疾病之作創痍之傷財用之費所損和氣固多矣矧一失委任禍均天下其

利害豈不大哉聖人以兵爲難故爲見在辭而又
丁寧分別致意於後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言
師之用人不可不愼耳坤上爲田互震震動爲禽
坎北方主信爲執言長子謂二弟子謂三六五柔
中得師之仁爲利執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君子尙義志在天下小人不然喜爭生事惟利是
視安可任重於平定日邪其爲國生事無疑矣師
至上六師道已終聖人以勿用小人爲戒且曰大
君之命蓋大君必欲休息天下而莅其生民方其

爲天下除害小人並用有不得已焉者患難既平
摩撫養愛之不暇寧忍使小人用事於此時以動
搖天下之情也哉曰大君言仁德之大也坤衆爲
家國三陰爲小人坎至四變有互巽體故二曰錫
命上曰有命以正功云者大君體坤順之德以安
養天下爲心不使小人任開國承家之責蓋所以
成天下萬物之功且安養之功於是乎正曰正功
云坤載物爲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孰爲吉五陰協輔一心順從薄海內外罔不臣
服比之吉也原筮謂何先王合天下之心以誠惟
精神心術之間審而後動動必中理天下用是順
比元永貞所以守此元仁也元故無失德持以永
行以貞天下之比其有窮已哉書曰愼厥身修思
永邇可遠在茲元永貞也原筮元永貞非剛中之
主莫能行之蓋剛中則誠動於內不以天下既比
而怠於修德以害其比是以无咎不寧方來既比
之效也周公相成王遠服重譯至不敢一日寧處
懼後時也羣陰俱應若水行地不舍晝夜曰不寧

方來後夫凶謂上上位卦外處衆陰之後曰後夫
如書稱紂獨夫上之後時昧慢智不足以有見一
夫之爲耳蒙曰初筮比曰原筮誠在內曰初在外
曰原比之爲卦坎位於外原有再繹義於比而至
誠審愼若此其有失乎比師之反一陽爲復二爲
師三爲謙四爲豫五爲比聖人既復其心而有以
除天下害於師方且法天用謙大功建立初無滿
假自盈之心謙故豫豫故比然則比之功始於復
用於師成於謙著於豫陽升至比而君臣之分大
正君用剛臣用柔天子當陽權歸於一以總攬萬
方於上而天下大比矣嗚呼盛哉君天下者可不

玩此而加勉矣夫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行地上小大相比卒以歸東功利及天下博矣先王法之建萬國以下比其民親諸侯以上比其君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維順以聽命制得其道也且比不獨比其跡必將有以比其心而後天下常治不亂親諸侯比其心也讀蓼蕭湛露之詩先王待諸侯何其勤哉先王得比道矣不然利澤何以及天下後世若此夫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處坤順下爲有孚孚尚矣而比道尤貴孚天下未有不誠不信而可以比人且於人之比已其理必不久合也初六有孚在比先故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謂誠信之德日充終必有應而應之不獨四曰有他吉居比初來比者衆且在已上者皆順德君子是可以相與有爲於比矣宜其吉四陰中虛爲缶坎水坤土相承爲有孚盈缶雖然易貴正應而比以有他吉謂何比自下比上以親比爲義且當天下大同時君子同心不專其應專其應則比道狹而不順比初六以有他吉大有初九以无交害易之變也易變因時不失其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柔得中內比初以成其中順曰比之自內夫君子惡夫暱比循私者若親比有德忠以事上在君子爲貞而道可行於君臣已奚失曰貞吉曰不自失比道自近始二比初四比五取內外近比義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居坤陰中其應在上上坎險曰比之匪人荀卿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言不善足以移人知慮使流入邪惡也三以柔居剛位不得中識闇體順所應在上而跡所近比皆非其人幾何而不至喪身忘家也哉是可傷已坤陰爲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位居坤上率三陰從五五賢君四能率類從五是爲貞顯比之功自四成之語曰君子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況夫上有剛德之主從而事之功以立貞吉孰大焉六四德位俱陰在比得臣道順貞用以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至九五其道大成五以一陽主衆陰剛中而貞

且位居至尊上中正之道足以制羣陰而止之內之中國外之四夷莫不效順是謂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仁德也古者天子蒐田講三驅禮失前禽則違而去之者弗之取仁之至也聖人以中正比天下其道既顯而荒逖之俗猶有不化聖人增修德政而已不嘗以武力曰失前禽寧失之寬也失前禽正所以兼愛華夏之人成湯祝三面之網諸侯聞之相率以朝得比之吉邑人不誡謂內治著明不待誡令蓋聖人躬行之德有以格之比至邑人不誡德足以洽其心矣何患乎天下不比吉其宜哉坎北方為兵坎隱伏坎

弓矢為三驅上以陰在外為失前禽坤下為邑人坤順為不誡讀易至比九五知聖人緩於治外急於治內也九五以邑人不誡獲吉中以治內之效也失前禽則遐裔猶有未賓附者撫之以寬而遂其生仁德益大合是二美獲顯比之吉聖人於天下既比後不肯邀功生事於夷狄不毛地也後世若漢武唐宗窮兵極武於顯比失之然顯比而用三驅之禮是聖人亦不以天下比而忘武備也吁孰謂天下未比而備可遽忘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禹會諸侯塗山防風氏以後至誅聖人度其懷險不悛必將為天下害誅之不疑也上六位坎險上比終己獨失所附從是德不可以格化而必將至加兵故凶且上下小大相比在理為順不順何所容於天地間曰无首蓋恃險而莫知親其主云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以陰畜陽六四居近臣位體巽順至德總攬羣剛而上畜於君曰小畜亨健而巽卦體有至健不息之誠而又將之以巽順畜其入矣剛中志行

謂四以巽順承五九五剛中六四比而承之其志遂行健巽志行故亨密雲不雨德澤未施也臣之誠意雖通於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陰陽和則雨西郊陰位自我西郊言陽氣不應也然則小畜何以尚往曰臣事君勉盡吾道而已不以未孚而怠其愛君心畜道斯成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小畜貴往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小畜其必自禮始乎故夫君行禮而天下率由於禮所畜滋盛矣小畜巽在乾上巽居巳巳乾上位也巽以入之畜乾之亢大畜艮在乾上艮居寅寅乾三位也艮以止之畜君

子之進夫畜亢而使其君復於禮君子之忠也且小畜大畜二卦巽者五位耳在小畜則以剛中受畜在大畜則以柔中畜賢二卦之義蓋人君體皇極之道而沈潛其剛高明其柔者也剛中以厲進德之誠故能受畜於其臣柔中以盡虛己之道故能畜賢以畜下惟賢人能用易之中而動無不當於理也陰居五陽中爲密雲互兌爲西郊必曰我西郊云者我周之西郊也夫聖人之心豈不欲得君行志霈膏澤於天下哉得剛中之主然後聖人之志可行自我西郊聖人之難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內剛外順爲文德蓋中之發見夫事業者也其道則無不順於天人君子觀象於小畜思有以格君心而正之曰懿文德疾夫己德不充不能格也文王能懿文德而其德浸以光大化可上行於君矣巽爲風爲化巽在乾上巽柔敎剛爲文德以一陰畜五陽爲懿羣陽之美盡在於是云噫君子畜君必先畜己德惟文王之文爲能行此吁以文王之德之美而終無益於紂豈以紂非剛中之主故歟吁爲君而用心不剛雖有賢聖之佐莫可救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小畜自巽變初以巽陰變乾陽而上應於四爻四畜而能反身以歸道者也且居小畜初所復在道其行已操心必不悖於理是能自畜者也是可進爲於小畜時矣故曰其義吉以陰復陽曰復自道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自巽復乾二於是得與乾中曰牽復不比於初不失厥中以比應九五同德之君其道必行故吉記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成功一也二勉從初復得畜之中於己無失曰亦不自失云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剛過中且進不知止陰扼其行曰輿說輻乾健爲金爲圜爲良馬有輿輻象四履陰在前三以陽承四陽受畜於陰陰反制之失內外上下之序爲夫妻反目互離爲目巽多白眼爲反目夫臣之畜君必先正身以正家而後畜道可行於吾室之不正是不能正身也規規然欲信其說於君上不能有行矣聖人於小畜九三示人臣自畜之道蓋能畜己然後能畜君天人相通之理也小畜雖以四爲主而凡居臣位者皆上畜義故六爻取義各不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五皆曰有孚君臣之際非孚莫畜蓋情不通心不同道不合姑相與順從於聲音顏色間畜無益也惟臣孚於愛君君孚於從臣各以惠利天下為心則君受畜而不疑臣效忠而不憂君臣之心若出於一大安大榮何咎之有四以一陰處五陽中有臣德之一互體離巽順而明用能有孚血去惕出言誠信之道行無復可憂事也蓋四志合於五羣陽並從蔑有能傷者周公歸相成王詩美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正血去惕出象伏坎為血去互兌兌說為惕出夫履上位而身比於君君子歸之且以畜君為己任傷者必至若周公之管蔡是

也周公之德足以格於天而信於人是以成王終悟志以上合而傷之者去其道豈不盛大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君臣交孚王道以昌致之在臣孚之在君九五剛中六四以誠德上交於五而畜之羣陽罔不順比剛賢協從則天下歸心莫可解矣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且夫剛中之主而能受畜於臣不自矜伐惟善是從至誠之感所攣者大宜其富有天下卒能使天下同其富也陽實為富巽繩為攣如四五以巽順履乾位內剛外順陰陽交濟為有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居上而畜道大成利澤以敷曰既雨既處蓋六四九五其位近比陰陽以和至上為既雨尚德載以德任重也婦貞厲守正而不敢忽也月幾望君子征凶居此位當此時不可過也其周公還歸事乎上九以剛在小畜上得君而澤加於民臣道至此足矣聖人特勉之曰尚德載懼其或慢於修德而不知積也曰婦貞厲欲其謹守臣道之貞不可一日忘厲也曰月幾望君子征凶欲其用謙持恭於禮不敢少越也蓋上九居五陽先於臣道疑若過亢自非體巽君子莫知自畜而犯義矣周公不敢

寧上帝命尚德載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婦貞厲也公孫碩膚月幾望也周公肯越禮而行哉後世言臣道盛者必周公信矣巽木其象仁為德載長女為婦互兌在下兌納丁為月幾望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以禮行世孰能害之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兌西方為虎乾剛在上兌柔

承之以乾臨兊柔爲剛履說順之性無所忤拂曰柔履剛柔履剛而上下之分定說而應乎乾謂至誠恭己以順天道履至此而禮行矣禮行於上姦息於下爲不咥人亨然則君子出而有臨安可不愼所履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謂何九五履乾正位曰剛中正中正者爲能行禮九五剛健不息德同於天體大中至正之道以君臨天下禮化旣行天下樂推不厭曰履帝位而不疚堯舜事也堯安安允恭克遜光被四表舜溫恭允塞重華協帝奚其疚互體離離日爲光明爲不疚吁涉世之患爲可愕也繫辭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也而凶

悔吝三之故君臨天下者其可危爲大蓋人君以一身撫御海內內而姦宄外而夷狄乘閒伺隙欲逞其志不知其幾向使所履一不正而蹈於非禮則政令紀綱弛於上讒賊寇攘起於下若虎咥人不可制遏人君其愼夫咥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穆王周逸君也能不忘蹈虎尾之憂以戒其臣下況不爲穆王者哉宜周室卜世長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明而天下不復有覬覦心曰辨上下定民志君子爲此蓋亦有攷數法度存乎其閒雖然行禮自身始乾天也君也其德則剛健而誠人君法乾之剛至誠行禮以化天下而又因天下之情以爲之制不矯拂其常理是以天下說從民志以定履不取地而取澤澤氣上通其性說不若上天下地之否蓋禮必人情通說而後可久且澤水靜止象民志之定云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以陽處卦下下無承之者而能爲吾所當爲不愆其素曰素履夫孝悌仁義忠信皆德之清明而履所宜常行者也素履旣修往而獲應德斯施矣故无咎且夫君子修身不以已在下位而輒廢其

行蓋君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操行雖獨其設心則不遺於天下國家今日行於己皆異日施之人者曰獨行願兊下兊西方爲素下無所履爲獨行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者其心安二得中下履初九曰履道陽以一在下爲道所履在道幽人之吉死生窮達視之惟一曰坦坦夫能定者能應況天下固有不可易之正理營營於中曾何補哉二居澤中陰掩之爲幽人中正爲坦坦互體離有明德而又得中二蓋臣

之能定者如是而後可任天下大事履六三亦以
一陰而宗五陽而位不中正負凶德懷異心二適
承之聖人故示大訓使後世君子知所法尚而履
夫道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柔為一卦主位乖中正德不足矣其欲以威力先
天下者乎惟夫不中不正而負恃其才若眇之能
視跛之能履是必以暴虐加天下天下亦將從而
殘之矣曰履虎尾咥人凶反正俱兌兌毀折為眇

為跛互體雖巽離為目巽為股虎踞必旋其尾履
之咥人三位兌上為虎尾為咥人凶履虎尾一也
卦以說應亨爻以不正凶得禮失禮之符也三本
陰體居二剛上所履失正大哉夫子之訓斷然曰
眇能視不足與有明跛能履不足與有行謂能視
與無明同能履與無行同跡其凶暴之資方且為
天下大害必不能有所建立於天下後世也武人
為大君則以立志之剛用僥倖一時後世若西楚
近似矣兌陰為武人以陰居五陽中其德不足其
志則剛爻互離為大君為志上下俱陽為志剛夫
以一陰總五陽所總者亦大矣惟履位不中德非

其稱是以致凶戒之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欽畏者後必吉欽畏則無失德而所履益修夫君
子居上位戰兢臨履之心不須臾忘之則其道足
以通君而庇民志行何疑履兌為履虎尾乾剛不
息為愬愬輔五決陰為終吉為志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剛中而正羣陽歸之且以乾剛乘兌說有天
下說從象夬決之道其可行矣夫因民心說從與
之同去其害以正吾之所履宜無所可疵而其道
光明也且聖人行禮必將正天下之悖禮者使不

為天下百姓患此夬履之旨貞厲謂貞其德厲其
志德貞志厲夬道乃成有為不可易也得乾中為
位正當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稽天道以修人事是為視履洪範欽用五事視履
之義旋歸也反求諸己仁德斯大而天人共喜矣
曰其旋元吉元吉之大者上九位在乾上兌說
承之天應於上而人說於下宜其吉且視履聖人
克己之學蓋履卦至上德成位尊履道已成方且
汲汲益視所履而思有不合於天者必將正心誠
已而求致其祥非剛健不息得乾元用九之道其

孰能至此哉上與三應三位互離中離目爲視蓋
自視其德之明與否耳兌下兌說爲祥

後學 成德 校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一

紫巖居士易傳卷二 泰之觀

張浚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坤變而乾陰往於外陽來於內陰小陽大君子小人之分也大來何以爲泰大來則自君及天下無不正至格天地裕萬物安中國服四夷宜其泰然則人君盡爲而能致大者之來其必自心始人君

之心剛於內則君子之有剛德者並進夫君之心若曰我之社稷將有以保之我之百姓將有以利之吾心勃然改不善而從其爲善正念一與天地鬼神知之君子闇風執不改圖而來乎使君而無有是念是陽氣未復天未欲泰也君子知夫道之不同不肯違天以幸萬一得以危其身以敗亂天下國家陽自內來一爲復二爲臨三爲泰至泰剛德成矣剛內爲泰其心剛也於是剛德之君子悉處於內爲心腹任要職者莫非君子間有小人間之夫爲人君而剛內柔外執德之中皇極之道斯爲盡是必寡欲而無私必以社稷天下爲已憂必能

斷而不惑於衆詭小人將何所容跡哉往來自此判然則言致泰者在君心之剛而已泰治功利及天地萬物曰吉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申言泰之所以爲泰也君子類進發號施令罔有不順人心者人心悅歸和氣可致故天地交而萬物通方春三陽用事天地之氣騰降於上下而萬物莫不奮達交通之應也而天地之氣得其正實自夫君子獲用於時何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志在天下而不在身是爲志同上下交云者君之心即臣心臣之心即君心相與以誠讒邪莫間是爲交二事皆國有君子致之故曰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外陰陰陽得正也內健外順君臣得體也君用健臣用順事無不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也聖人於小人也外而已如曰必絕棄之則姦心滋生爲吾治害外之所以俟其化聖人之心仁矣大矣夫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君子並進治道可行正心術而五行得其序敷政敎而萬物得其性自然民協于中致力於天地是致力於民也夫財成本自君心心正則身正身正則所爲罔不正固有以格天地而均節其道其用微矣若夫輔相則見於政敎之跡因天下萬物之宜而還以導之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自五行至五福六極財成輔相之道畢備其中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庶民惟汝極錫汝保極所以左右民者至矣坤衆在外爲民且陽下陰上二氣交感各得其中陽爲左陰爲右左右之而使歸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何取於茅以況君子有潔白正直之德而可以通神明也君子不後時以縮在泰必類而進爲道爲天下也曰志在外且上有柔中之君下有同志之賢進必合合必澤加於人曰征吉坤初變巽爲茅三陽連進爲拔茅爲彚初應四而二三俱上應曰以其彚征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應之包荒用馮河容也不遐遺朋亡公也荒包則不才者勉馮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遐遺朋亡則

志仁身正臣道洪矣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爲大臣者孰不以天下爲心且以天下爲公哉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包馮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比所以作成人才杜絶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勉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一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爲中也至矣事業豈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象三比衆陰二承之用馮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馮河也應坤爲不遐遺爲朋亡乾中爲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氣數中則平過中必變人事亦然聖人知幾示訓於泰覩山川陵谷之遷變日月星辰之推移平陂往復故不能逃氣數自然也夫治至於泰其君必驕其臣必怠其德必衰其政必慢斯亦自然之理不有剛德君子知艱守正不恤一己利害而盡誠以輔道其君俾知夫以泰爲憂不以爲樂鮮不顛覆於後也九三雖剛過不中而有乾健震動不息之體故勉以孚若曰盡在我之誠以啓迪弼正而不恤其他則泰治可長保也夫國家尊榮君子食人之祿可以無愧而道行志得利澤加施矣曰于食有福乾坤相交而中進退盈虛自此分平陂往復所由生也互兑兑口爲食陽爲福互體震震以恐致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陽内升君子盛矣其道足以格小人而信之俾率類從化君子爲天下圖何其遠乎夫小人未嘗一日無於世使之中心樂從君子之化是小人皆爲君子也泰至是而盛四自内爲三陰首下從羣陽其順若鳥飛有翩翩勢小人降心從君子象也知君子有可信之道其心若一不戒以孚安有害治於後者哉陰下順爲翩翩陰虛爲不富三陰爲鄰陰從陽爲孚反兑爲不戒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乙古賢王稱也在易象取謙以下下之義甲十日長乙次也舍甲之剛用乙之柔非賢德之君孰能爲之歸妹謂何應九二而并與三陽下之也三陽而謂之妹三陽自坤變有妹象也祉謂何福也治盛而天降之休曰祉六五爲泰主以柔用中不謂既治而一日忘下賢廣覽博取惟恐英才一或況於下其於天下之仁有加無已於此見其心矣

嗚呼賢者民之命天下賴以生也至治而不忘下賢英才繼進如妹之歸生化之功此爲大曰以祉元吉云以仁而獲吉之大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在泰以陰居上剛德不足而權移於下衆失於內否其反矣城復失衆也失衆何以守邦況用師乎勿用師云者當反己而自治耳自邑告命命自下出也命不由君其吝爲貞且天下之亂莫大於權臣擅命而政出多門讀雨無正之詩可以槩見此最泰極之大戒嗟夫治至泰極荒淫驕奢所自生

也荒淫驕奢之主命必移於臣而天下之心失矣內何以守外何以戰哉坤土爲城復互兌互巽爲告命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三陰在內其象有二人君剛德消於內一象也小人柔邪者畢處要位而擅事於內二象也蓋人君剛德既消則小人乘閒緣類而進莫可止遏矣孰爲人君之剛遠聲色輕貨利捨一己之樂先百姓之憂君之剛也否將有蔑貞之凶君子卷道而懷可也故不利君子貞君子不用國非國矣天地不交是陰陽錯亂萬物不得遂其生也上下不交是君臣各有心其道不通爲君者驕亢於上爲臣者蔽塞於下綱紀法度蕩然不復有也此猶可以爲國乎否泰內外卦體同也泰曰健順至否易之爲柔剛蓋君臣失德已見於事朝廷微弱諸臣強大中國微弱四夷強大內柔外剛義也嗟乎君子一不用於時大而天地細而萬物俱不得其理且

君臣各有心志不在天下曰有邦與無邦同夫君子爲國輕重如此而世主貪一己私欲疎遠剛賢終莫悟也嗟乎坤內邦邑象也否以乾變乾君道也而坤陰變其內剛德消矣夫人君內無剛德則政失厥中小人乘隙以進而禍亂亟作否所由成也且致否者人也而否之則匪人不然何以棄君子不用自罹其禍夫用君子必治用小人必亂此亘古今不易之理今也舍君子而用小人其必以小人爲君子矣玆非天奪之鑑而然乎聖人知其不可奈何而曰否之匪人慨歎之辭也變坤爲泰變乾爲否陰可消也陽不可消也坤變至三君之

剛德淪喪殆盡是以否一陰生曰姤二曰遯三曰
否至否剛德內消矣小人得志引類而來亦聲同
氣感之符也嘗考唐明皇在開元時侈心已萌於
中若姤一陰之始生云揚李乘間進卒肇大亂人
君慎夫心念之微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共儉律身不為時變否之儉德蓋隱德不彰
可言不敢言可為不敢為高爵厚祿可致不敢致
君子非忘君且忘天下也知夫言為之無益祇害
其身而正道一喪將孰與維持振起之於後君子
見幾其心仁坤吝嗇為儉德三陽在外為辟難陽

本內也而居外為不可榮坤邑為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相期以守正是為憂君之深君子陽陽詩相招為
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為正之守所以存道
道存而志可行且國有人焉國終不亡矣茲亦不
憂君者所為與曰志在君否三陰在內小人用事
時也而初貞吉二否亨皆君子事何邪曰聖人不
與小人在內勉君子使各盡其道也聖人仁愛生
民不忍小人迭進以害其生其意不亦遠哉茅至
柔物乾一變巽為茅三陰為彙初本乾體為貞茹
根也初應四連四之剛與陽俱退貞可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初承三俟時之復其事則吉其道以亨陳平用
於漢狄仁傑用於唐二得中於否曰大人大人以
道為任而識其大者不肯規規然自異羣陰中招
怨取疑以害吾道也曰不亂羣否之二五何以皆
曰大人否陽消陰盛卦也非智識洪大者為之扶
危解紛天下終否而已二五得剛柔中聖人立此
象勉後世君臣使不以既否而怠其道且君子俱
退已獨進為體道之權不失其正此又二所以為
大而亨於否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過中有互巽兌體於否為柔順不正且志在諛
說者也羣陰用事三先之跡其不中不正之貪欺
天罔上姤賢賊民何所不至三順而處之不自以
為羞曰包羞而仰視天俯察地終不能無歉於心
也陽在外為包巽進退不果為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奉天命以施令臣奉君命以行事萬世不易之
理而否亂之時以剛德處近君位能承君命而大
有為於天下臣之恭也其事為難四居互巽中巽
風為命有剛德而巽順事上故能承命以動均福
其類夫天下所同戴者君也近臣而挾剛以擅君

命於否是爲權臣夫權臣天人之心所共惡而深
疾之者其背道失心必遺害於天下後世何祉之
離惟夫在否而以君命行志於道爲順且君子同
心致時於治並受福矣周公大誥書命皆本成王
是以十夫翼予大難竟平曰有命必每有之不敢
忽也其至誠恭順之意未嘗自用而忘君云三陽
爲疇陽實爲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慮患若繫馬於苞桑者然苞桑民柔象也有國之
本在民寧忍傷之傷之則危亡无日矣書曰若朽

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繫桑之義也且
休否之道在於安在於存在於治不待夫既否而
後爲也先事預圖此大人之所以吉與九五以剛
中至德履乾位下六二之賢而應之君臣兢兢思
所以保乂百姓於上无須臾忽其否可休必致理
也且大人休否之功微矣天下徒見其常安常存
常治而莫知所以休之道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休
否非知道者莫能也互體巽巽柔木爲苞桑巽繩
直爲繫乾五爲大人嗚呼民者國之元氣也人君
一念在民則恣情悖理之事必不肯更爲民之心

歸之元氣復矣否以休也人君惟患乎不能誠意
以復其心心復而天人可格爲用豈不大哉其亡
其亡又以見其心念之正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地之理陰陽之運數極必反上九居否終以乾
剛之德在上進德不已陽可復而泰也曰先否後
喜且數之消長與德終始人君嘗因否極至時固
有可傾之道苟非自強其剛德而以利天下定社
稷爲志優游玩日則怠樂是安否不可得而傾矣
爲君者其勉於剛不可歸之時而曰姑俟時之來
也必若上九之剛而後否可傾可不戒夫互兌爲
後喜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至明之德上同於天故能同天下而天下心
歸之曰同人大同无私若天之公曰于野亨野曠
大无適莫之地公道盛行大難以濟曰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不正則有所不利君子秉文明中正之
德天下所謂善與同好天下所謂惡與同惡欲與

聚惡勿施天下之心孰不服從是爲同人之貞乾上爲野乾健爲利涉大川九五剛中爲君子爲貞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申言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六二以柔中爲一卦主而上應九五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九五德同於天故不曰剛而曰乾夫以大中應乾而羣陽畢從則所同者大乾行謂其道不息難以健濟文明離體健乾體以禮交物物无不燭曰文明文明而用以誠之謂健中正而應謂五五以大中至正之道下應於二曰中正而應

二五應天下莫不應君子之貞不亦大哉夫貞天下所歸惟貞則以我之心爲天下心欲惡靡不一且將合天下之志通爲一矣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離火在人屬心爲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同同之非有至公至明之德何以克爲自伏犧至周人各有族類而辨之則愚智處宜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然則君子小人善惡凡以類同者皆曰族類而用辨大同之道也族類物辨天下以治則車書可同四海可一矣火性炎上與天同體同人取天火立象君子法象則法其至公至明之德而已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而不忤於物故得物之情而可以用其同自爲崖異怪僻之行誰其從之不若靜退不出之愈也初履剛有離明德位居同人先而汎然能與人同無私黨偏係心是必將攬天下之情而用其同於後故无咎蓋君子之同非物我盡忘渾渾與世爲一如莊老所爲也彼將有以用其同於天下使天下各蒙其惠利不苟然耳二以陰在上爲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柔中爲一卦主聖人嚴爲之訓曰同人于宗吝

夫君子無意於天下則已君子而有意惠利天下非同人則莫爲之助而所同之狹亦不能大有爲於時且二以陰居五陽中羣陽樂同儻必欲捨剛陽惟柔陰之從則爲我應者鮮矣又安能廣攬人才以輔成人主有大之業哉宜其吝象釋之曰吝道謂於道爲吝也或曰應五爲宗夫二五君臣位且五陽二陰非巳宗也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周公惟賢才並用不牽私黨道以盛行二其愼哉二居離中離麗必有所附其在同人不可不愼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離處乾下離爲戈兵爲伏戎互體巽兌巽以陰木生兌澤爲莽變乾有重艮體爲高陵三歲乾數夫二五正應三四以剛間之譬諸侯強大與夫小人才健害吾君臣正應懼聖賢同心而正道行於天下已不得以逞肆私欲非己之利者大可畏哉夫小人爲身計不爲國計不爲百姓計設心不仁莫肯恤也三歲不興而象曰安行蓋以惡長不悛恬不知悔吁其可畏也夫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位近君而以陽居陰知道之不勝而能自反以歸義故吉吾於此見聖人之心許遷善困而反則謂不害其爲同也九四乘離之剛離中虛陽包之爲墉夫二五以中直相與天人與之義安可間義所弗克而反身從義棄前非圖後善是不拂於天地之心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心通迹間其憂在先道之苟勝間何能爲吁經天地理萬物莫大乎中直夫中直物可格也況於人乎中直則君臣之心本自相通何憂不遇同人本離體而天之與火其德又同二五俱得中位是五之心即二心二之心即五心其爲中直也大矣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以離火乘乾金其心無所不通非強梗堅剛者所能間曰斷金心同而發號施令罔不盡善曰如蘭互巽爲蘭夫五二正應而二剛害之二剛方健已德不足必欲以己不正之心求合於上嫉媢有德排之譏之九五剛中心惟二同卒用相遇以一天下而靜其難可謂盛矣先號咷後笑何也以天下爲憂至誠惻怛之意發見於外曰號咷君臣相遇道行天下有足樂者曰後笑憂樂在天下而不在身

聖賢之心也互離巽兌巽風兌説兌口爲號咷爲笑大師克相遇克言與之者衆所勝在道若師之克離爲戈兵九五以剛處中離體在下羣陽從之爲大師嗚呼君臣之間亦在夫勉己中直之心而已中直者無欺愧於天地爲用至大故惟中直則君臣一心而可以大同於天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邑外爲郊遠人而同之於郊相與爲澹泊寂寞之遊忘寵辱遠勢利悔無自生雖然君子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天下使得位於時今日設施前日靜養功耳同人于郊志雖未得悔則无之其心初不處

天下也乾上爲郊邑内也郊外也且郊猶取於同人君子何適不用其同邪雖窮居約處而志同道合以琢以磨君子進德不謂居無事而輒已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自乾變乾變而巽仁德以行所亨者大曰元亨六五蓋乾五尊位惟其以乾剛用離明體協大中上下羣陽莫不畢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夫中者天下之所歸而況於賢哉剛賢畢應

所有者大是爲大有剛健文明二體剛健善斷文明善應剛健而誠盡於内文明而禮盡於外合是二美中德斯大其位得乾之中曰大中應乎天而時行謂五求乾剛稽諸天道而用離柔離萬物相見於時爲正爲時行時行云者蓋以當有大之世非用柔無以得天下賢非得賢無以保天下大業時乎時不可違也人君仁德至是大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如日之升明德普祂明德既行則善惡各得其正而天休滋至矣夫善者天下所甚愛惡者天下所甚惡善必善加於天下惡必惡加於天下遏惡揚善以順天下心是爲順天天人之心本自一致也天心眷佑和氣致福休命之來莫可止禦人君大業其將永久不替夫火有揚之之義天有遏之之義詳觀此象而知善人之有益天下國家也善人在上天休滋至然則盍可不亟求之於微下而進用之哉卦自一變坤至五而艮止之四陽俱復是爲大有陽善陰惡爲遏惡揚善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居四陽下曰无交害四居四陽上曰匪其彭何義也初未有位當大有時君子莫不欲進以行其道道之不行君子恥之懼利澤不及於人也故曰

无交害若夫四處近君位苟非以中正絕類之道立人之朝則嫌疑讒謗之興殆不可遏止明哲君子欲全其道以利天下有所不肯爲也故曰匪其彭雖然无交非初罪也四方體公忠事上有炎上之體初不得交曰匪咎惟艱以守貞安順義命不妄求合上必我知咎不長矣曰艱則无咎三陽在前其行也艱艱斯无咎聖人著此訓惡夫舍正應而他適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處乾陽中乾良馬其德健變卦有坤體爲大車臣之積中非一日事中積用能任天下之重如大車

載物沛乎其有餘裕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中者何總言之德也其目正也公也直也誠也恭欽也仁也善也凡德之美者皆曰中君子於中不可須臾忘閑邪去僞止私寡欲積中之道也積若水之積其積厚其負大舟必勝任矣二得乾剛正中剛故不息是以能積且在上有柔中君屈己下之羣賢並進而已獨得中君子志可行時也何往不利哉嗚呼中不積則致天下事生民之命將無所託後之爲臣於大有愼勿以旣治而怠其中也一日失中天下被害可不畏與可不愼與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以直道格君非心而致君爲堯舜之君大人事業五以柔居離中五陽宗之曰天子九三剛健履位位居互乾中用能盡至公之道曰公公道盛行大治可永爲國家之利無窮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小人不能勝己之私不可與言公也三重剛立互巽初互兌下兌說巽順爲小人嗚呼小人以事君爲容悅無所不用其私爲民之賊爲政之患爲國之憂是將壅蔽其君以毒亂天下者也使若斯人而居上位必爲天下大害有大之君尤宜察諸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盡忠於君無下比三陽之嫌非見幾孰能之四以剛德爲三陽先且其位近承柔中之君儻挾羣陽以事上得无矯拂取疑之憂乎四匪其彭非絶棄賢才而遠之也心公道直不牽其私使人人得盡其道於上是謂匪其彭是謂无咎不然蔽賢取容將得罪天下後世咎之大者四位在離明先下履乾剛明足以辯得失禍福之幾而剛能行之曰明辯晳三陽爲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君臣交孚以道則德修政立天下慨然遷善遠罪

而莫敢爲非雖荒服遠裔知所畏慕率從吾化初不待征伐刑罰之施也六五自乾變內剛外明其明足以知天下之賢九二剛中順而應之剛柔相交一德以孚曰厥孚交如威如吉離爲火爲戈兵爲威如夫聖人有天下大業政令教化之防不可一日弛自古紀之六五威如象辭何取夫易而無備傳曰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蓋賢者立人之朝則衆賢從而輔之君正於上綱紀法度明於下君臣相說德威遠揚四方莫敢予侮不必胥胥然事備具之末非謂壞法亂紀漠然无以備也卦本乾體乾以易知曰易堯舜之時君臣惟道德是弘民不

犯有司蠻夷率服威如也堯舜安用備惟其君臣交孚所備大矣信以發志謂何夫君臣而一有欺愧之心必不能相與合志而有爲君臣之間宜先勉夫信信立而志發於外斯有合矣五柔中爲無備離明中虛爲信爲志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乾體位離明上剛健有明德故能上賢而自天祐之夫子繫辭釋之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信順可以得天人心信順一體事順天者必信於人上九體信順在上又能以此尚信順之臣君臣遇合其道盛行而惠澤加於天下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爻獨曰自天祐之繫辭兼天人而言天無心以人爲心人之所助天其祐之也昔夫子對子貢足食足兵問謂兵食可去民無信不立蓋號令賞罰舉措之間一失其信天下將漠然離心莫可復合雖有兵食無補於用是逆天者所爲何以得天下之賢與之共保有大之治上九躬履信順剛賢畢應人既助之天道斯祐其吉大矣互兑承之爲履信乾五變得坤卦復於乾坤伏其下爲思乎順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謙而能保國持身謙則虛虛則久久則光大之道也惟有德者爲能謙卦體內止外順德盛而止於內禮恭而順乎外是爲謙无德而徒爲卑順焉禮之文也君子用止於謙凡外物之役吾心意與夫窮通得喪之分好惡喜怒之節飲食言語之宜處之不競守以至虛節以禮義持以退抑天道所喜神物所祐民人所歸其爲亨也大矣艮在下艮萬物終始爲有終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天地人一道幽明一心滿招損謙獲益猶朝必有暮冬必有春乾上自剝居謙之三曰下濟而光明光明艮體坤三自剝居謙之上曰上行陽上於外而在坤上爲剝陽止於內而在坤下爲謙觀一陽升降天地人鬼之情狀畢見矣聖人立象繫辭於謙尤拳拳蓋使天下後世俯仰動作之間不敢須臾忘謙而思所以善其後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君子德盛禮恭以充盡謙道故處上而人樂推之居下而天下後世視爲楷式

周公孔子爲然周公令德久而不替有終也然則
聖人何爲而臻此其必曰性止而德極於盛體順
而禮極於恭故歟九三以陽處艮上爲尊爲光位
在坤下爲卑爲不可踰周孔一道用之尊則光用
之卑則不可踰惟所用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推其高剛而心止乎順然後能行禮於身以盡夫
謙禮行於身斯可以行於天下矣夫順天地鬼神
之道使天下遠害而就利必有禮制存其閒艮有
止限義而坤道主平若井田行而王道盛無他聖
人用謙於身又率天下而納之謙大功以立大治

以成謙用大哉昔先王制禮使賢可俯而就不肖
可跂而及貴者不至驕賤者不至汙無有餘無不
及用此道也雜卦曰謙以制禮地中有山山得其
平斯蓋制禮之象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其身謙其心謙內外俱進非靜養之功何以至此
且人不能盡力於謙本夫放心不知求放心則驕
亢怠傲將一肆心之所爲其能行巳以恭而有所
建立於天下乎君子止心至靜不撓不奪其積功
非一日欲忿畢除誠信益大故德止於內而盛禮
順於外而恭謙之又謙可以得天下心而濟其難
卑以自牧蓋君子止心之道必曰卑云者遜志之
學惟遜志不矜伐用能自牧謙謙之德本夫自牧
初以柔處艮下體又承坤爲謙謙互坎爲涉大川
上坤下艮坤爲馬爲牛坤爲地艮爲山爲自牧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以柔德居艮止中德積於中謙形於言其所以
感動上心莫非至誠忠厚有益國家之論非設說
無益之辭曰鳴謙貞吉二何以貞惟中心自得不
畔於道是以貞貞則得君而道行天下是以吉互
坎坎水爲鳴謙坎陽在中爲中心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大功而不自以爲功若禹不矜伐周公公孫碩
膚二聖人者皆獲有終之吉三自師來曰勞謙夫
勤勞王家臣之常分也矜伐之心一生則恃功忽
下安寵擅事天下之爭所歸非所以自全也其能
保有萬世令名而服天下之心乎以剛陽居羣陰
中爲君子艮終始爲有終坤衆在上巳下之爲萬
民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謙至四德成矣上承謙恭不伐之君下履功德盛
大之臣撝其謙而散之不陵上不瀆下動皆中理

臣道斯盛艮下互體又艮艮手爲撝謙不違則謂
何撝謙疑有失中之舉惟德成而動容周旋中禮
故不違則四以六居位得坤道正且德順有常撝
謙孰利互坎坎法律爲則嗚呼若四豈徒能保守
其爵位而已其敦厚有容之德殆將使天下後世
一視以爲法而安靖國家之福何可量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履天下大位而不自滿假以親比上下上下一心
不服可征五柔中得順止正且剛中羣陰莫不協
輔謙德爲大然則五猶有侵伐何也蓋姦宄害治

治世所不能無惟謙德之大天下屬心用能正天
下之不謙以成其治舜命禹征有苗舞干羽格之
初不待兵刃之接无不利也互坎在中坎陰爲不
服爲侵伐夫聖人用謙蓋將以收天下心而除其
爲天下害非徇謙德虛名而優游玩日不恤生
民之罹毒也君人而欲得志天下莫若反身而求
其謙惟謙則不自滿假而謂莫我若必欽必畏必
恭必儉必親賢必聽言惠澤及人者大上下順服
歡若四鄰用於侵伐何往不利羣陰爲鄰坤地生
養萬物爲富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鳴謙應五也上六鳴謙將以率天下而納之謙
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利用云者於用爲
利未必用也征者正也以我之謙正彼不謙聖人
必欲大其謙於天下先自內始曰征邑國文王事
也文王居岐謙德著聞伐崇崇違之退修德教而
崇降其征邑國之謂乎志未得云者天下未由於
謙聖人所憂也坤爲牛爲馬曰鳴謙坤爲衆曰邑
國邑內也上六正應在三三以剛陽居互坎中有
負恃懷險心爲志未得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陽德內外順道而動其動也因天下百姓之心天
下悅之建侯以共治行師以除害安往不利曰利
云者有是象不必有是事蓋陽動於地羣陰協應
天地中和之氣達矣是爲豫豫惟順動故治可興
害可去而豫治益大坤震位上下爲侯四自師來
爲行師剛應而志行謂四也九四以剛獲羣陰應

而其道上行曰剛應志行云順以動豫九四致豫
之道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言
豫之順動上可與天地合其德建侯行師之利蓋
理之必然無可疑者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
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
義大矣哉申言聖人合德於天地者如此夫天地
之動無心而行以中氣未至不先之至不後之是
以日月四時得其正聖人法天地因人心之中而
用吾之中以有為於天下道無不順刑罰可省民
心說服曰刑罰清而民服刑罰不清則中和之德
不能純被於上下民之從之革面而已故豫以刑

罰清為大雷動於上坤順於下為天地以順動震
春陽用事時以序行為四時不忒互坎在中為日
月不過坎水為刑罰清坤下坤衆為民服且陽乾
自剥來一曰復復心之剛以復其德也二曰師德
復而後可以去天下害也三曰謙聖人德大功立
不自矜伐以來天下之善也四曰豫陽氣奮達利
物之功益著樂所由作也五曰比天下順比王道
至是而盛也六曰剥守中則比過則剥剥聖人之
戒也中其至乎君用之仁也嘗考一陽之生自復
至比皆有兵戎象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
師終有大敗師九二曰在師中吉六五曰田有禽

利執言謙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豫
曰利建侯行師比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蓋陽
動而復天威已行至比則威德益著而生物之功
至大聖人生物之功在兵兵以德勝聖人復其心
以復其德復其政事然後可以行師之衆正可以
舉謙之征伐可以體豫之行師可以講比之三驅
此一陽用事之序也夫天下順比而不忘三驅禮
焉聖人仁愛天下惟恐一朝備弛而害加於百姓
後世天下始定儒者急偃兵息民之說以從事
夫禮樂之文導君驕奢縱逸之地卒至敗人之國
豈不陋哉若夫天下未定而曰我無事於蒐玩歲

樂身以兵為諱吾不知危亡之日矣戒之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先王躬行之德洽於天下百姓之害除而天下大
悅樂於是可作樂由陽來樂作而德盡崇夫使天
下率由禮樂之化是先王有以生之先王聖德日
加於天下後世不知何時而已故曰作樂崇德云
薦上帝歸功於天也配祖考歸德於祖考也帝出
乎震震在卦上為帝二陰在震上為祖考上帝曰
薦薦以盡誠祖考曰配配以合德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諛說之志萌於中發於聲音顏色蓋小人陰柔至甚而無持操者是豈惟安逸豫以害其身推是心以往且將害家害國害天下故凶初以柔處坤下其志委靡不振以已不正資幸四應惟諛說之圖而四有剛德不已合是以志窮而凶夫初本震體用震變坤失其剛矣剛德一失耶枉若是吁可畏哉震動為鳴聖人於豫首發鳴豫戒蓋方天下安樂无事諂佞者易進聖人致戒於初不惟使小人知所懲艾欲天下後世之為君臣者深察而欽遠之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靜故能照夫當天下說豫時諂瀆以交上下不比於權即曜於諂馴至喪身亡家亂國無疑矣豈為先見者哉二有靜止至德道之光明足以見幾於先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或曰二履人臣正位而介于石若安靜无補於豫者得無過乎是不然夫天下說豫人各循其所說而不虞後害古今一情也二處坤位中立德止靜之地而智足以見天下幾上不諂於九四下不瀆於二陰厚德鎮淨存豫有移風易俗守正止難之功為用至大夫子著上交下交之義於繫辭蓋以卦之上下言之互艮艮為石震再變有離體為日貞吉謂以中正獲吉豫

九四有權臣象天下說從禍福之分在四所處正不正關乎為四亦可危也不有中正君子若二者孰能行禮於身以杜絕未萌之志而正君臣大義哉若二陰小人諛說之雄安可通邇之喪德必矣繫辭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聖人深以二有功於豫謂天下後世宜仰望以為標準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仰而視曰盱三位不中正以陰比陽切切然覬望之意見眉睫間曰盱豫悔而四方為由豫主遲其行又無以趨事赴功曰遲有悔然則君子處此如何惟自反以修德而已德苟中正上必我求何盱

遲足云聖人惡夫在豫求之人不求之已殆為容悅計者設此象以示悔之必至也震再變離離為目曰盱在坤陰上陰性緩曰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姬旦總羣臣以輔成王誠信而已矣惟其待天下以不疑是以得賢才之助而永保功業漢霍光反之不再世而丹族吁可戒哉夫疑心一萌於胸中天下士將望望而去之孰與輔其德成其治乎曰勿疑言疑之不可一朝而或生於心也衆陰歸之由我而豫為由豫為朋為大有得坎中為勿疑一

陽爲首爲簪衆陰爲疑夫四以陽德孚五陰惟履位不正聖人故有勿疑之戒懼夫誠意或怠以失天下之賢極言誠之不可已耳夫衆賢協歸則上可安宗廟次可安百姓下可安君身疑心一生合者將離尚可以致天下之豫哉夫惟盡其在我之誠使無愧於天地無欺於幽明若雷動而奮仁德以行天下之賢其將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會而我之德業永永無窮矣豈不美夫且近臣何疑哉不過曰恐賢才之勝己而拒其進自非有至謙之德而以天下爲心不以一己失得爲心能勿疑乎九四自謙來宜其由豫而大有得志以之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嗚呼人君惟不安於逸豫則志明氣清其德剛徤大臣烏得以擅事於下六五以柔履中剛徤不足四承之曰貞疾蓋柔道多牽雖曰柔中而衆柔位上下在豫必怠宜不能有爲天下也周室東遷則然五猶居中位曰中未亡其以先王德澤尚存乎互坎坎心病爲疾震於稼反生爲不死夫五以四豫聖人有貞疾之訓聖人戒豫之君必欲勉進剛德以總攬權綱於上不當安於豫怠倒持太阿以授其臣春秋尊王之義也且豫惟四履陽位羣陰剛德不足不能爲五助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者也是以五不免夫貞疾嗚呼人君愼無厭夫剛德之賢而亟遠之使朝多君子君其有不尊德其有不修國其有不治雖有任事當權之臣不能私己而擅其事矣何貞疾之憂乎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陰極爲冥性移志昏故冥成有渝許變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有渝之功也上處震上震動曰有渝云夫冥而渝猶庶幾可保其宗廟社稷也不渝淪亡無日矣人君其戒夫豫而不知反者哉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否之變則自乾來下坤之柔曰隨一變隨再變歸妹三變泰隨大亨利在貞不貞則無以率化天下而天下莫之從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夫剛來下柔民心以孚有所不動動則說矣是謂隨蓋民之繫命在賢下柔則賢者獲用而得民之心用是以動天下其有不說從而率化者哉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謂得賢而民心歸亨大以正且夏忠商質周文聖人不能違天下心惟正故天下樂從而

莫違其教化然則天下所隨者時也時實聖人爲之是天下之隨在聖人不在時聖人貞動天下説隨其義大矣且天道之運自春徂秋歲功以成天下日用而不知隨爲而已若夫聖人以貞動而使天下欣欣然從而化之亦若人之隨時於天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潛神至靜之地而後能盡動説之道於隨莊子曰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萬物炊累焉蓋靜者動之基潛陽之德養於至靜動以利物其動乃説君子嚮晦宴息蓋隨時而養之以靜也君子存身於靜其動也仁天下説隨大功以著兌西

方爲嚮晦互巽爲入互艮爲宴息互震至兌息伏曰澤中有雷嗚呼天地以至靜之德生養萬物君子以至靜之德生養天下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夫安身而後動則清明在躬平旦之氣不昧而利物之仁大矣此君子用隨於一日之閒者然也可不慎夫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君子動靜本道惟道之從事雖變渝於道常貞得所隨矣故吉出門交有功謂如是而後可有爲於隨也蓋吾之所隨既貞功利何爲而不及天下哉初從乾上居震下爲有渝互艮爲門初本乾體乾道也貞也自震以往萬物滋生爲有功交謂應四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道在係夫正否且隨匪其貞在我則德損在事功則必不能建立在天下則必不能惠利可不慎擇歟二柔中無失德然於隨用柔柔道多牽曰係小子失丈夫謂舍五正應係初也且初於隨爲動説主何以謂之小子初自乾上居坤下在卦體得動説貞卦曰隨自初發也若爻言其變則初位在最下有互艮體爲小子係小子失丈夫惑彼動説捨吾正應是失隨之貞者也夫貞何以從事於隨

聖人繫六二象辭曰弗兼與也以二在隨居人臣中位舍應與初義有大不可者其戒夫居臣而不誠心一意以事其君者歟四五以乾陽在上爲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捨初從四四以道事五因四以通五志必行於隨隨有求而得者也利居貞謂何臣事君有君而已惟道惟君之隨人臣大義也其可不安而行之三繫四而曰利居貞者蓋聖人深著不可附麗權臣之戒夫四事君以道三之繫四本以通五求而得之貞莫大矣志舍下謂舍初互巽巽入爲求有得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尹周公臣也而實受天下隨處伊周任重甚難其道雖貞其義則凶惟至誠守道動皆中理則君信不疑功可成矣伊周事業卒暴白於天下後世誠也且已孜孜然正心欽己日以匡國家利天下爲事譬日月在天有目有趾莫不待以成功何咎復得哉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而象以爲明功也蓋有孚在道則動必中道事業日著是爲明功九四居動說相應中有互艮體艮手爲有獲艮剛止於中爲孚爲道艮其道光明爲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中德日修賢者信之惠然肯來曰孚于嘉賢者隨之則天下莫不隨矣傳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故吉嘉指二二柔順中正在隨爲嘉不然君臣俱剛何以隨惟剛柔相濟而以中率天下隨隨道亨矣二居震中萬物自此趨亨嘉之會爲嘉五以兌中應二陰陽之氣各得中相應是以孚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既拘係之又維之人之說從有不能自解也固結人心本於仁太王去邠周業以昌王道以行上窮云者若太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也太王其事窮其道通自三至上互體皆巽巽爲繩故有拘繫維之之辭上六居動說上天下樂隨而所履陰位以陰在上志未行於隨曰上窮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下事至陵遲大壞莫可支持自人君心念始君心不仁而奢侈暴虐之爲流毒天下則邪佞得志忠良退黜日復一日綱紀淩弛蠱之爲由心起也坤柔下消乾剛仁心淪失泰治以墜風化於是衰矣必復其心蠱乃可治蠱以元亨元仁也蠱元亨利涉大川將有事於天下以正其弊大其治也故涉川爲利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變巽互坎在中爲利涉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何謂治蠱在仁德在挈綱領而圖其本在不息甲十日長仁也萬事之本也夫事之弊壞非大振其綱領而務以仁德洽天下使天下歸心則事莫之與起先甲三日要終而思其弊後甲三日圖始而慎其行終而復始法天之健可以致治乾納甲先三日巽初也後三日

艮上也治蠱者可以復泰巽一變爲小畜乾在下
四變爲无妄乾在上先甲後甲象也蠱剛上而柔
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
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人君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專務蠱惟剛上而止柔
下而順爲君者高亢而德日消爲臣者邪佞而權
日盛臣順而諂君止而怠治道以墮蠱之所以蠱
也且夫剛上柔下巽而動爲恒震巽剛柔相配陰
陽各得其位是以有常而亨也剛上柔下巽而止
爲蠱少男在上長女承之陰陽失其序拂其常譬
夫柔順之臣有以蔽惑其君而君安之不蠱何爲

哉聖人觀象治蠱用巽之仁復艮之靜仁德既止
天下率化而蠱可亨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曰元亨
云者仁而後亨蠱以仁亨也如是而後可以大有
爲於天下巽一變乾爲天行巽木爲利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作成人材以興弊補壞周宜用之夫人各有德願
在上者養之如何耳先王盛時學校興禮化行終
致天下之材不可勝用振而育之之功也且山下
有風失其常度非長養萬物之風也譬諸風俗陵
壞於天下君子觀象將以復風化而大變其俗育
德其可緩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行巽之權陰救其弊而實顯其美曰有子考无咎
坤上來居乾下爲幹父之蠱乾初在上父象也夫
初以巽仁居蠱下有仁德以治蠱而欲一大變其
風俗其意專在尊宗廟定國家育民人子道既盡
考德以大是謂有子是謂考无咎厲終吉戒以誠
勉也厲而吉可終矣初柔順非厲則德莫之進位
去上最遠曰意承考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事繼世主而事適墮壞求以治之其道貴中不可

過過則失中且強所難能卒不可行何益於治周
公相成王善用其中終能大文武之業不可貞謂
不可過貞非直謂貞道不可行也故夫子明爲之
訓曰得中道云二以剛居巽中是謂得中道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爲子爲臣剛中是貴剛不可過然在蠱剛過猶愈
於裕三剛過中與上敵應事固有力爭必行者故
小有悔惟其設心立意本於治蠱而卒歸於正是
以无大咎然則人君用臣於蠱寧取剛過無取裕
裕何以立事而保其社稷人民耶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蠱至四巽極而止故裕西漢公孫弘以阿容無補君臣之間客道也夫居上位不汲汲救天下弊玩日偷安以幸其無事不仁莫大若是者民將視之猶仇讎謂不我恤也何往而得志於君哉陰止於下有兌說體爲裕上本乾位故二四五皆曰幹父之蠱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不承以事故用譽且舉行政事末節孝之細又安能有恵及天下且有令聞於後世哉五得柔中其位艮止巽上心止於仁臣剛而應用能修德於蠱以來厥譽夫天下之事委靡弊壞莫之振起究其本原在德不在事德失則事弛德修則事立君人者欲顯親而大其業以盡夫奉先寧親之孝莫若反己行仁勉夫在我之德互兌爲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有其功記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位居艮上艮止爲不事王侯伊尹復辟告歸體此也後世若漢留侯天下已定奉身而退庶幾高尚者哉不然已在上位無補天下國家而曰我姑退是足爲高乎上九自乾來有剛健果斷之德且蠱至上仁德已孚天下已治君子潔身而去以順天道可也不然咎將及之志可則謂何功成身退不牵寵辱志在利天下而不在夫享天下之利進退有度其志可則變巽有離體爲志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乾陽序進以復其位至臨而二陽生於下剛德內充足以有臨元亨利貞乾四德也臨有復乾之道而乾德未備其見於用者大亨以正而已故彖辭別白言之八月有凶戒也陽長而臨已戒陰生聖人知幾自昔保天下者率兢兢堯咨舜舜命禹皆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懼有凶也推是心以臨天下又安有失德於身者乎自此至遯歷八數曰八月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聖人明臨之利貞本諸天也臨自坤變乾剛上進將復坤以歸乾天道行乎其中剛浸而長指二陽說而順卦體剛中而應謂二九二剛中道德之美上說君心而六五下之君臣合德以臨天下天下順說其亨也大臨曰天之道无妄曰天之命道自下升命自上降蓋剛德浸長而生物之功著道之自然也是故天道之大在生物生物者天道之貞君子協進生物之功可以配天易以剛長爲天

之道其言深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二陽說於下四陰順於上陽爲德陰爲民君子之
德足以說民心而民順從之也自古先王臨天下
任德教不任刑罰深仁厚澤思有以固結天下之
心無已民之從其教化也亦無已故遠而夷狄恃
之以安所容保者大哉後世以勢臨人一決而潰
德教淺也三復斯象知教化防範不可一日弛於
天下兌口澤說爲教澤爲容无窮无疆皆自坤發
之澤上有地臨民而得其防且得其歡心也讀禮
書坊記篇君子設教其思爲長久計也審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二陽以兌說進兌爲澤其體虛曰咸臨咸臨蓋公
其志虛其心以道而感通乎上者也初九位在陽
先必貞而吉夫四陰以上臨下陰惟陽之求初以
陰居下苟所適不正莫可有爲於臨矣惟初得陽
之一志專應四而求比於五以陽感陰其誠易通
臨大之治其基於此乎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然
則在臨之先必貞然後可以臨人而易變其風俗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事君而感之以道利孰大焉道何也中也二得位
得時而以剛中應五道合從弗合去蓋必有以感

動人主心意收大人正君之效俾純於乾德而後
已固不肯偷容苟合終至危人之國使其君不能
有臨也故曰无不利陽進陰伏而君臣之德同何
往不利大抵致其君爲堯舜君必有所以大正其
心固非屑屑順命者能之巽爲命彖巽曰未順命
且陽進變陰志方上達彼豈肯以順而喪其節也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居兌說上其位不中以柔順之資求說二陽是
謂甘臨君子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如之何欲以甘
臨君子哉夫臨人而不能內盡其誠徒規規求說

於外若百姓固可欺斯須而其久必離何哉誠不
足以固結其心也況用之君子安能有說而覬倖
君子肯從己歟在臨无攸利矣六三互位有坤順
震動艮止象動而能止爲既憂憂之如何易心退
聽而以至誠順君子斯可也下君子而化之陰消
陽復馴可致泰於臨何咎且夫甘德之失也德失
憂之可以无咎吾以是知遷善功足以格天獨患
夫爲之不力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五曰大君四曰至臨至坤德也四以順德下應初
陽臨下順賢其德必進其道必行臨之至也夫四

位近君互體坤中而一心應陽不撓其進上順於君下説於民臣德至矣何所可咎象言位當謂與初正應其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内有剛徳而用之以柔知臨也且夫人君惟不知行中而亢志自用疎遠忠賢是以在治忘亂不戒陰生政事法度浸至墮壞而失夫所以臨治之道臨二陽浸長君子道盛君天下者於此何為哉行中德以任君子斯無爲而利澤及天下得臨之正矣蓋人君據大位以臨天下毋患恃其聰明智力而不知屈己下賢驕盈怠傲日肆一日忠言莫告

以顛以覆若是則君不君矣非所宜於臨也六五用柔之中德順有常虚其心損其剛下應於陽凜凜然惟懼陰之復生而盡誠以行其中二陽協應臨道以大吉孰禦也周成任周公爲知臨政事一出恃爲心腹周公聰明智力成王之聰明智力也成王知臨矣剛長於内將復於乾且得賢而所臨者大曰大君六五居坤順中下履兑澤之虚德順有常而能虚己下賢是以有大君之稱云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處臨極反得坤之厚不以勢位臨下操心積意惟賢之順二陽非已應拳拳若不一日忘德之厚也曰敦臨且居上臨下而獨以厚賢爲志賢進道泰天下説歸吉可得矣坤上爲敦兑承坤以兑陰合坤陰復有坤體下臨二陽爲志在内夫臨人而在上位鮮不驕亢自處蔑棄賢才非厚德君子以天下百姓爲心未有能善用其志者矣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陰生一曰姤二曰遯三曰否五曰剝陰長陽消其

卦多凶四陰迺有觀象聖人意何在也聖人憂陰之起思有以止而化之爲君天下計甚厚也夫使爲天下君而能本中正至剛之德以涖天下天下觀而化之可常治無亂又何憂陰之復起哉且觀自臨來二剛之德浸長於内至觀剛得位而在上執巽之仁以孚率天下悦服歸之化道於是盛行焉稽諸天道觀爲八月卦兑金用事化萬物而揫斂之將使復其純一之性非若否之閉而不通此觀之所以獨異於諸卦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謂何祭祀之禮先盥後薦始盥則誠至薦怠矣人之通情也盥而不薦則誠德不息始終如一足以

感格其孚顒若下觀而化觀道於是盛矣舜恭己
正南面顒若也蓋聖人之誠本自修身而中正者
修身之本聖人體中用正無過失於天下舉海內
之心皆爲我心心之所格孰不化顒若之用斯爲
大九五以巽仁居互艮上艮止爲有孚互巽潔齊
艮手爲盥下坤坤地備物爲薦坤在內爲不薦大
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何聖人於天下
一視同之其德大曰大觀陽大在上曰大觀在上
順巽所以行其化中正所以成其化順巽中正孰
不心悅而從之下觀而化理宜然也觀天之神道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神者

何誠也天以誠運而四時不失其序曰天之神道
聖人仰觀諸天以躬行其至誠有教存乎其間本
之仁義著之禮樂施之刑政皆教也聖人之教自
身達之天下斯民從化莫知所從其道如神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神道格應之功也四陰有四時數巽風爲神坤
順爲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教之本在誠其具則禮樂刑政夫禮樂刑政必因
其俗若風行地中隨所寓以致生養之功夫先王
之省方以至誠愛民之心而修其教化不徒出也

巽白眼爲省方爲觀申命爲教坤地爲方衆爲民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以陰處坤下爲童智不足以有觀若童之無知
曰童觀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謂民可率
而使由吾化不可強以知也童觀在小人則无咎
若夫士君子不能觀上德化以修其身而朝夕於
中正之歸何補天下是君子無所用於觀也其道
吝觀自乾變坤故初有君子小人二象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戶謂之坤居坤陰中曰闚乾一變巽卦體互巽
巽白眼爲闚陰得中爲利女貞互巽兌有順說之

性爲醜且夫履柔守靜臣道之常然大觀在上非
剛中之臣則不能與上合德以格正其君而大有
爲於當世故君子必謹養剛德俾識明學正而後
有遠大之見可副大觀之求也且處羣陰中而厭
觀不遠昧於大體上有剛健中正君以至誠之德
風動天下而已默默守常無所建明順說以從其
上而已君子不知恥可也君子而知恥能一日安
於觀哉曰利女貞女以是爲貞其事則可醜也夫
女從人者也若君子道合而後從其所見遠且大
又安肯枉己徇人若闚觀者所爲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度已德業以爲進退曰觀我生君子事業以生物爲本讀生民尊祖之詩可見矣六三位雖不中而得坤正體順靜有常進退之際知所欽擇雖然三在觀已近髙位於是而始圖進退可乎蓋三度已德不若四推四而下之不敢率先以上比大觀主於臣道未失也變巽爲進退坤地爲生嗚呼後世不度德量才以貪冒大位蔽賢疾能莫知省已以貽禍天下觀六三之風亦可少愧矣彼豈知一已進退天下休戚利害繫之安可重一已而輕天下哉是大惑大愚者所爲君子不取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書稱堯曰光被四表舜曰重華協于帝人君光明之德本於性成於學著於天下君有明德動作施爲罔不率由禮義天下將化之而爲禮義國其光矣四體仁巽之實羣陰畢順蓋賢德之大者用能觀國以觀君觀君以行志王如賓之弗臣則道德日聞功效日著利莫大矣且大觀在上必有不召之臣相與躬行中正於上化道斯盛巽東南賓位故曰利用賓孔子釋四曰尚賓謂道德之臣宜尊顯其禮而師友之不可輕也二陽得位在坤上爲國光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臣事業在生物而人主生物之德尤著見於民蓋君正則民正君民一體耳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德修於身民化於遠而天下莫不安其生遂其性其理自然也九五剛中在位至誠之德旣已先天下而化之復視民從化於我何如以反求諸身九五化民之心誠矣故无咎夫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子設法至公戰戰栗栗若朽索之御六馬無斯須之念不在民是以能常保其治也大觀四陰在下九五剛中復有君子助而象止无咎蓋陰勢已盛須至誠之道不息治抵於泰而後吉耳五巽體互艮仁以止故於觀能盡其誠而爲大觀主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不忘君且不忘天下曰觀其生二爻陽居之皆曰君子且夫四陰浸長上九雖不當位而道德足以爲天下觀使遂漠然無意於時將孰與助五而止陰之消又況陰道日進爲天下害君子於此其能自免於戾邪志未平見君子憂君憂時心不少忘也五觀我生上觀其生皆取坤陰生物爲義

紫巖居士易傳卷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三 噬嗑之離

張浚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可觀而後有所合臨二陽浸長得位於上天下觀其德而化之莫不心悅誠服於是間可除四海之內可合爲一家矣噬嗑除間卦間不除無以興大利動而有明德然後能除間故噬嗑以震離二體亨利用獄者何罪主斷非至明者不能斷不曰刑而曰獄獄必得其情正其罪而後加刑先王愼刑不敢遽用度夫害之不可不去不得已用之噬嗑明德在上故利用獄互坎爲獄爲間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謂何人資物養生物反爲害何以養生剛間之起猶物之爲人害天下將不得其生矣此不蚤圖而優游玩日可哉四以剛居中曰頤中有物噬而去之則間去而生養之道得矣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噬嗑之見於用也剛柔分動而明謂乾五下居初坤初上居五動而麗明以成其亨震離二象自乾坤剛柔分得之夫

噬嗑本以救否剛柔不分則上下之情不通否盡爲而亨哉雷電合而章雷作之電從之德威並著其罰行也柔得中而上行謂五主噬嗑何取於柔中蓋曰君仁而明然後可收除間之功不然間未及除而天下殘困其害滋大嗚呼噬嗑剛位上下而又有負坎險在中者誠亦艱難時也非爲君者志動於內德明於外屈己遜志以孚同心之賢莫克有濟矣六五以柔得中故雖不當位而利用獄雖然柔中固可以致亨於噬嗑之時而用獄終非盛德事盛德者人化之安用獄德非剛中不能有化曰不當位蓋少貶之辭聖人貴德賤刑抑見於此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使天下格心趨化先王立法本意罰明則善勸惡懼法於是行刑可措矣雷電之作天下愚夫愚婦莫不革心易慮惕然知所畏懼先王明罰似之蓋使民欽畏而莫之敢犯是先王之仁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聖人於噬嗑止惡息過設意甚嚴必欲杜絕於毫釐方萌之初聖人待天下心一何仁也初剛動在震先卦體居離火下動而麗惡其跡未著其事未大於此而懲之止之誠爲小人福故无咎噫在上位而臨下可不熟玩此辭而遏惡於蚤哉一失其

制至養成其禍誰之責歟震爲足爲草木屨校拘
以校而滅其趾使不得有所行也陽動於下爲趾
噬嗑初上皆以剛受刑夫剛用於上則亢用於下
則陵刑所必加莫可解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得柔中其爲噬也易且乘初之剛而以柔在上
爲噬膚膚柔脆陰屬言噬之易爲力也滅鼻謂剛
間屏息氣不得伸古者五刑用劓示強梗之必除
也二柔中動而麗明其德足以杜絕剛間而能使
小人退聽於噬嗑時爲臣之責塞矣互艮艮山爲鼻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位不中正以柔履剛厥噬爲艱腊肉至堅物
九四互體坎以剛險位三上爲腊肉三才德皆不
足以勝四是欲誅強去梗而反爲強梗害者惟三
志在除惡故雖有小吝終无咎也嗚呼君子有志
於除天下間務先脩其中德哉惟德足以服人心
間易去也坎險爲毒九四位剛在坎險中爲遇毒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
當也
四在卦爲間頤中有物曰噬嗑正謂四也然四於
爻位雖處互坎中而卦體得離之明以明德比五

是以爻辭吉金矢黃金以中直之道施諸刑也臣
用直君用中舜皐陶之職分四五本乾位爲金坤
陰在離中爲黃金離爲戈兵爲矢黃中也矢直也
艱貞貞厲慎用刑也貞而厲慎之至附骨肉謂之
胏肉易於胏所遇異故其辭異二爻皆離體離曰
爲乾胏乾肉四曰未光四居離初且人臣必以道
德弼君如皐陶之刑期無刑然後爲光五曰得當
中以涖刑何往不當也四五皆有坎險體曰艱貞
五貞厲戒險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
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二日乃
至於朝然後聽之蓋所以懲不直不中使之自反

以杜絕獄訟之生其象義則取諸易而易之矢金
矢得黃金謂得中直之道周官取易之遺意用
之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惡積罪大夫子之訓自非耳目無所聞見不至是
也九處一卦之極離火炎於上震木動於下亢志
以動告之弗入戒之不及凶其自取曰何校滅耳
凶夫小人爲不善起自至微惟肆情循欲告戒不
聞卒致大戾悲夫聖人於噬嗑著訓欲後世謹遷
善遠罪心無須臾忽其微以盡力於無過之地云
耳互坎在下爲滅耳離麗坎險互見爲何校且初

上以剛受刑二輔五以施刑於上下曰滅趾滅鼻滅耳除惡務本之意也三遇毒志不得行四五以中直噬有仁德存其閒故三爻不曰滅且胏肉用噬有革化之理非若趾若鼻若耳必刑之去之俾天下竦視知所戒懼鉄又懲勸之一道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致飾聖人不得已夫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惡夫文勝質而日趨於禮文之末流也讀禮運書聖人之心可見矣序卦曰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賁非聖人本心因時之宜有不得不用其飾耳賁何以亨且利有攸往哉曰聖人彖辭釋之固詳聖人以賁之亨利直本之天文蓋天道自然其剛柔之相飾亦出於自然運動四時生成萬物始始終終莫知窮已非若人之溺文喪質莫知返焉者惟文明以止則文不喪質得賁之正而同於天矣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本致飾之道於天不

徒爲也夫日月星辰相錯以成歲時天文之序蓋本於自然若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剛柔之宜上下之分內外之別亦各有一定不易之理聖人明夫文本於質其質固有其文因之不可違不可過也違則悖過則逆曰文明以止人文之化成於下天文之動順於上上下相應其道通矣柔來文剛謂坤上來居乾中分剛上而文柔謂乾二復居坤上柔來則剛得中而浸以盛故亨剛上文柔其利在柔柔利剛往以止其窮故利有攸往剛大柔小卦辭首曰賁亨小往有攸往見聖人與質不與文心也嗚呼質宜勝文也尚矣治天下者曷可不明其止止則化成離下爲文明艮上爲止

艮一變爲賁賁責止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用明於政而不用於獄必使無訟也明而能止故於獄不敢折不止則必恃明而察察用之且先政教後刑罰賁飾之道所宜然也離明爲庶政互體坎坎險爲獄艮止爲无敢折獄夫庶政明而獄訟息君子於賁不敢折獄汲汲惟庶政之明蓋得其本矣山下有火山止於上火傳於下其明之著旁燭萬物若庶政交脩治道有光云自非德止於身而明加於下其孰能體此象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自脩廉隅義不苟從曰賁其趾陽在下爲趾互坎爲車二在前有載而行之之意曰車舍車避寵從義不苟以趨正應得賁之貞不然更爲比周求安榮祗危辱何望於賁飾哉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文本於質質喪文安施聖人著此象後世猶有顚沛末流者夫須譬文采威儀足以藻飾治具而才德俱弱不能自立以有爲於天下者九三蘊乾剛德且變三有頤體二待以興曰賁其須先王用人先道德後文藝謂其待人而興不能卓然自立於當世也二自坤來文乾之剛且位居離中有附麗象而其麗正曰與上興惟柔中是以得所麗而興第非剛德其質不足以自爲耳吁不有剛健篤實之君子其何以行於世而救文勝之弊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以陽居二陰閒有互坎體坎水也濡也上下二陰柔也小人也其賁也懼或濡之厥正不永則浸浸焉將相率爲不善陵軼大焉君子之於貞不使一日忘於心用貞守道小人不敢以非義相訹說濡其遠矣三處離上而獲吉於賁永貞功也三有剛德用能永貞位不中故先有濡如之憂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近臣潔白其德以自守初自下從之猶馬疾馳者然初四皆未受飾質之美者惟四以柔居柔抱道守靜義不苟從始以乘剛疑初卒知其同已應之賢以類同志同道行終可以无尤於賁盛矣互坎居四爲皤如爲白馬剛阻爲寇且氣之清者爲賢賢德以清潔爲本清潔而後利澤及天下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賁之交飾尤惡夫德濁而僞故初四有皤如白馬象若上九白賁德大成矣艮變巽爲皤如初本乾體乾爲金爲馬爲白馬初與四正應爲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爲賁飾主非得巖野賢則無以反素樸而復其治安能免致飾之吝邪以陰處尊位下乘坎險爲吝艮爲山爲丘園丘園指上九五本坤位坤爲帛爲衆爲束帛戔戔得賢而治道立喜之大也九五柔中得艮之止故能屈身禮賢以成離明之治離南方其性喜離位乎内爲有喜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變文服質惟以身化者能之上九體剛止之德以乾剛飾坤柔而已不受飾爲白賁夫脩身至於反

樸還質道德之化文可變也上剛止而明行誠志潔無愧天人得志於身固已厚推而大之且將得志於天下六五之君盡誠禮於束帛之賁蓋知夫文久必弊天下將受其害得白賁如上者而後風俗可淳治道可復聖人之意遠矣夫艮其道光明曰白賁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一陽上行爲卦皆吉陽窮於上曰剝過中也過中

則乾剛内消小人類進蓋必有背道違理之事矣不剝奚爲剝變乾乾君道也至上君之剛德盡喪徒亢而已是以剝夫剝之爲剝小人盛也五陽退聽君子道窮故不利有攸往夫小人用事於時豈曰我小人哉彼將以是爲非以邪爲正以君子爲小人君子而往可乎夫致剝者小人而所以致剝則自夫人君之心人君剛德既喪安逸豫盡聲色溺貨賄然後小人得以擅事於下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君德盡喪之謂也雖然時既剝矣天下必將均被其禍使君子視天下之禍而莫之恤是豈仁人用心哉君子有順止之道爲欽脩厥德不與力

爭以待其復是謂順不然爭不足而小人爲害益大正道淪亡天下安所倚望順而止之君子之幾也坤艮在上下順止象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蓋得此道伯夷太公非恝然忘其君而不顧不得已耳君子尚消息盈虛謂何君子體中德以法天無先時後時之失是以於剛能止蓋盛衰相仍天道常理昔箕子遜以避難爲道不爲身其後爲武王陳洪範聖道益明而利及天下後世凡以尚消息盈虛而其行合於天也乾五變爲剝曰天行天行言君子之行合乎天云剝五變而艮在上坤在下爲順止以一陽而覆五陰

陽之剛終莫能變旋至於復蓋順止之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有以固結民心剝必復老子曰高以下爲基是以聖人後已先民裕民以政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蓋人君儻以厚下爲心則身無失德民懷大惠剝有不復者哉坤爲下爲厚艮爲宅爲安山附地爲厚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民困則國危爲上者何以安處甚哉小人進用於時上下不得安枕矣人君甘於順從而終莫之悟曾不念夫危難之及其身惜哉剝自乾變至四皆

有巽體巽木坤地承之爲牀足辨膚以近身次第取象初曰以滅下剝始於民也民國之元氣安可剝二曰未有與陽德方消孰與敵應陽復終有止而正之者矣蔑貞云者君子之道方消而貞道不復明於天下是可爲痛心疾首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一念從正凶可消也三居四陰中捨上下陰而惟剛陽之應是捨惡從善去小人從君子巳雖小人志應君子且不爲君子害剛動上行三與有力惟三以陰履陽内有剛德志應上九特立獨行不牽衆陰於剝无咎吁非六三則一陽不獲安於上將無以復君子之與小人詎可一槩論哉幡然從正斯受之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嗟乎小人用心以利爲本好利之説行毒淪肌膚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近體爲膚四比五曰剝牀以膚剝至膚身益不安矣自天子及庶人將悉被其害君人者惑小人一時順説不知爲身害若此重可歎也四重陰位不中而近君小人之雄者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可盡去乎曰待小人有權有化東漢李唐之季可鑑矣惟我 太祖收諸鎭節度俾列第京師得易言五居艮上中靜而有常厥德不愆且上比剛德之賢其勢足以制小人發貫魚義小人自下而上均被其寵任不付以天下事利及其身害不加於天下其規模洪遠矣羣陰爲魚剝自初變乾至四皆有巽體巽以行權六五優爲之巽居巳五臨之爲貫魚坤爲宮人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陰道既極君子將復君子小人之分於是辨聖人故立象以爲天下後世戒上九以剛在上若果碩大不食培之復生譬君子有生生之德民賴以生養君子得時厚載之功著矣曰君子得輿坤爲輿若小人殘虐不仁小人在上位則賊賢害民播惡於衆空人之國矣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剝廬也一陽在上爲碩果艮止爲不食衆陰戴陽陽復從而載之爲得輿陽以庇物陰反剝之爲剝廬剝廬謂雖逆旅託宿之地不得有一日而安之也艮爲廬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蓋天地剛陽之氣陰不能以盡消譬夫正道未常一日不在天下是以自古大亂之後必有君子扶持振起之人主之心復於道則君子以類進

剥可弭矣雖然剥必有復天也而所以致復則在人故用君子則有生物而載之之功若輿之能載用小人則害物而天下各不得其所安人君亦將無所寄其身於上若人之有廬而剥之也後之為君者不欲復則已如欲復其求所以復於道而愼用君子哉不然剥喪而不復興起大可畏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德內復順理而行其道不撓故亨譬之身元氣潛復邪不能勝夫元氣道之一也道以一行陰莫之寇曰出入无疾且復必自心始君心剛復動以正順則公正之道闢私邪之路塞君子獲用小人退聽國以尊安何疾之有人君勉夫所以復其心哉朋來无咎乾陽來復也一氣既復陽以類升曰朋來朋來以貞功利日興咎其至乎反復其道謂陽動於下復乾之一乾道也來復必七日天地之數七則中中則復自午至子剛來而復乾道日亨曰七日來復君子進而有為此為其時故利有攸往七日稱日蓋取六甲之日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申言復之所以復也剛自剥反以震動趨坤順其行有漸曰順行夫五陽進而後用決君子之於復固自有次第哉惟其行也順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稽之天道驗之人事理莫不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聖人勉示後世之君使法天而知所復也自一陰生於姤歷六位以至坤陰道極矣而天之剛健其行不息卒能消陰而復於陽故人君惟法天不息以復於道然後能有復復非易事也君心之剛既復則君子之道合小人之惡著君子利往而剛長於內生物之功大矣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乎非疑辭天地貴生貴仁貴陽貴君子天地无心以天下萬物心為心凡天下萬物所甚喜而愛之欲之者天地之心也夫肅殺於秋冬而萬物敷生於春生生之功於是不窮原天地本心生而已仁而已貴陽貴君子而已聖人出而以生物為已心亦天地心也聖人貴復復而後生物之心起復其大哉君心既復天人順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動於下其動本靜而發生之功從此出先王體之用道之靜以俟陽復固陽氣止行旅安居淵默賞罰未加謹其復也先王謹復其動也仁夫閉關

以助天地之氣止商旅以杜欲利之心不省方以養其中復之功大矣羣陰在震上爲商旅坤在外爲后不省方嗚呼自古先王之有復於道者必以仁義爲先利爲後閉關商旅不行後利之義也夫利心一生其靜撓矣動孰爲而中於理哉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復自心始而用之於家於國於天下故復諸爻皆取義於身不遠復謂何一念之非隨知所復復覺也明也仁也身脩若此何抵於悔復具天地生物之德初九爲一陽主其用至大聖人立爻辭獨曰不遠復謂脩之一身其義足以配天地生物之德也脩身之道大矣哉夫顏子有王佐才孔子繫辭以顏子配復初許之深也乾初爲元君子脩身仁及天下爲元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以一陽動於下爲仁下仁而善日長爲日消心休然與仁爲一曰休復且援賢而進之無蔽賢心辛之德爭於上而天下被其仁休復之功也故吉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六二之謂吉二得柔中用能屈已下初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遠初貴勉動極爲頻頻危道也動極而復非誠莫

反屢而勉之可以補過可以事上故无咎陰過中故厲而後无咎水厓曰頻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自拔於羣陰中從道不從衆曰行獨復初四正應四從初爲獨復且陰靜而中知所決擇惟道之從大臣事業自是興矣復四不言吉謂何夫獨復以從道其事業未大於天下也而吉在其中矣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法坤靜厚而自養以中曰敦復記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敦復事堯舜性之用此耳且中者性之未發也用功於中誠一不貳與天地參其无悔也心同天地施之天下仁德甚大亦五以坤中履震之剛體中德而不息是以能敦復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遠性故迷迷則失德而獲罪於天人德失於內兵動於外理必然也秦皇漢武之事可考矣陰極爲迷爲災眚初升二爲師羣陰爲大敗五陰數爲十年且君道在明於復而迷則性之靜者日以失情之動者日以肆性失情肆志意昏矣君道既反師敗是宜謙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聖人用謙道德必充仁義必脩人才必得政事必舉

是以有侵伐行師之利若迷復則失其常性好大
喜動其動必敗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
而已矣焉用戰迷復而行師可乎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聖人剛德復於内則人僞去天理得其道上信於
天下信於人序卦曰復則不妄卦體上乾下震乾
剛自遯來止陰之妄而爲主於内有人君動而承

天之義大象天下雷行宇宙之間均被發生天以
誠動物以誠應厥亨斯大无妄之亨利在貞不然
則上逆於天而下拂於人故有眚爲人害且爲己
害眚也乾上爲不利有攸往逆天者天惡之何以
往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申言无妄之所以爲无妄也
剛自外來指初初在遯位居乾上剛來於外動實
自天天命自然其行匪妄動而健二體動於下而
健於上至誠之道不息也剛中而應指五五有乾
健震動之德又以剛中應二誠信道著賢者從之
亨大以正惟貞則德合於天而天所眷佑曰天命

天命與貞非智力能爲也卦自巽變爲天命嗚呼
人君欲有爲於天下勉剛健之德應柔中之賢亹
亹孜孜誠心在是斯可以奉天命而得其貞矣非
克己之君孰能與此哉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戒妄也堯舜
禹湯文武躬至誠之道以惠利天下貞也若无妄
之往動不以貞重違天心爲生民害其何以自全
於世卦上乾下震乾天也震動也夫有爲有行於
世若天臨之何眚之復得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動以誠萬物敷生不失其信先王儀刑中之誠

止詐僞復敦朴惟公惟正稽順天道而天下萬物
率蒙其休利對時育物仁政以行茂不一之辭且
夫春陽用事雷動於下而行於上蟄者奮萌者達
有生之類莫不恐懼知畏復其誠一之性於此時
先王法之化育萬物一本於誠用能安之治之無
水旱疾疫之災無兵革寇盜之變薄海内外各得
其生仁之所及大矣記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天下之亂
常生於利心害之事起於至微而患成於至大先
王兢兢欽畏順天下之自然而因以治之朝夕於
大公至正之道是以天下萬物均得其生也月令

蓋祖述先王對時育物之意而先王之仁政一出於誠不獨拘拘然舉行其典文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德脩而動以誠是以得志於无妄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至誠者天猶與之況人乎君子有爲於天下心之純一上合於天誠信所格以君則合以民則化志必得矣初以震剛應乾四得動應之貞故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二履陰在震動中順承續終事業逈立其戒臣之一妄爲邪夫君以誠唱臣以誠應君臣相須而後生

一物之功著先事擅爲拂理逆常誰其孚聽且已以妄動而欲求合於无妄之主難矣在震動中初陽先之爲不耕穫不菑畬陰虛爲未富柔得中爲利往若夫剛德若伊周臣以道正君心則不獨順承續終而止耳二未富聖人姑責以臣道之常耶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災災非其災也三以陰處陽其位過中且位在震動上當无妄而志動於內欲得之心未息也无故而得得之順且易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得已過也邑人之災謂內受其災譬諸竊虛利受實害是爲妄之大者可不戒哉震上爲行人震自坤索爲邑人訟六二歸而逋其邑人邑內之辭惟所得已去而失則實受之故災夫君子之仕也不幸有望外之福而非所當得必以正處不然遺身名害無窮矣雜卦曰无妄災也以無故得之也變坤互巽爲牛无妄三大畜四皆曰牛震爲大塗牛信順易致物且貪得心生信順失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居乾健初貞所固有惟變巽成位以剛履柔不可不戒故曰可貞且四以乾剛居互艮上艮止也剛止則妄息而貞咎何自來呼履高位於无妄必欲

功名全終始莫大夫貞中貞之道可以格天四居乾位有格天之實於其貞也若固有之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疾非其疾也九五履乾中動得其正至誠之心已孚於物而猶有頑不率化者爲无妄之疾舜征有苗退脩德化苗民率服此其象耶且治天下有意外患當反求諸身求之身則吾之誠心益著鮮有不格譬之人元氣既正疾其自已恃藥攻疾疾未除而害生況嘗試之藥爲害滋大歟二五正應三四間之爲疾以中獲應爲有喜互兌爲喜蓋中則誠積守身動合於道君臣相應以中何

疾不除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陽極而亢不知正守是謂妄行将獲罪於天人故有眚居大業者誠爲貴誠故不息而貞用能永保厥終上九位在乾上震動居下亢以動也亢動必妄是将使心循欲而極意於其所不可爲德失於身害加於天下矣眚固有之往何利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德不畜何以辨天下之賢賢不辨何以畜大畜以畜德爲貞乾剛止乎内畜德之大者也畜德而後可畜賢野無遺賢曰不家食得賢何難不濟曰利涉大川變艮有坎體乾健乘之爲利涉羣陽在下爲賢乾爲天艮止之天下剛德之賢畢畜是爲大畜賢畜而天下受畜矣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聖人静止法天之學夫剛德吾性所固有非静止不撓則剛德有時而喪篤實輝光何自而生惟剛德内畜輔之以健誠於是充業於是著德之日新孰禦也哉乾天爲剛健乾金爲篤實爲輝光互震震動於内爲日新剛上而尚賢謂何大壯

一陽上升爲大畜而上九以剛在上六五秉盛德以承之是爲尚賢孟子曰舜尚見帝尚云者尊之之義也尚賢而已下之使剛賢在上衆才畢止可以化天下而内之治君道莫急乎此商高宗恭默思道夢寐求賢得傅說置諸左右而說爲旁招俊乂列之庶位尚賢止健高宗得之矣不家食吉養賢也言聖人養賢以及民若天之付六子以生成萬物之功其道博其功大養賢之道不一二而足必欲其無遺於天下而聖人之心庶幾其無慊焉利涉大川應乎天也用賢則難濟而可以上當天心也賢者民所歸天所與非賢無以濟天下而承

天之休曰應乎天嗚呼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大矣爲天下君誠能畜德以畜賢畜賢以畜天下天下其有不治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博以大山止而崇多識若天德其崇矣羣賢並畜相與考言行於先王而心志益明聞見益廣德於是日崇互體震兌震動兌說爲言行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貴多識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初曰有厲漸初曰小子厲進難事也慮之當蚤初應四四陰位其德未同未同强合何以畜剛

己謂止其行君子止其行而不止其道初在乾下乾固不息惟艮體在上四爲之應所慮在己四近乾爲天災曰災无妄之三亦曰災非四爲己災未信而進有犯災之道也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終无尤也

才剛德健而又得位得中君子進可也大畜九二乃有輿説輹象何邪蓋止以畜德義不苟行君子之中也君子有載物厚德肯漠然忘意天下哉謂畜之不深其行也近且輓而後行功利及物是以起説輹之義使三賢於己上己位在三下不求之三以同應於上而欲果於有行以自通於五是不度才德大小何如先羣賢以幸用也尤其免哉乾爲馬處乾中爲輿互兊兊毀折爲説輹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良馬乾象三居下卦先援二陽而進之上二陽從之曰良馬逐大畜至三羣賢道通矣猶以艱貞爲利閑輿衛爲戒君子之進肯易邪有其德有其朋君子常若曰恐吾德不勝任故艱枉道求合君子不爲也故貞艱貞則順天而惠利及天下故利輿以載物在上者賴以衛身焉閑習也才德備具雖進而不忘自閑君子誠身之道也往而獲應志合道行必矣嗚呼士君子以進爲榮而不知進之難大畜初利已二説輹至三德業已隆二陽從類君子於是可有爲矣曰利艱貞曰閑輿衛兢兢勉勉懼或失之君子以天下治亂爲己責以生民爲己命以身進道不行爲己恥其用心剛健不忘自治上與天一可爲後世法也三位有互震體艮山在前其動也艱爲利艱貞變三有坤體坤衆爲輿爲衛與上同德往必志合爲利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艮三索坤得之四居艮下爲童牛艮止爲牿童牛私欲不行其性至順牿所以止逆且君臣之美莫大乎私欲不行臣無私欲而履順事上又重以禮義法度之防若童牛施牿然必正必公必能下賢而進之君畜道成矣書曰如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人臣病夫私欲之勝内不知順外不知防矜智能安娼嫉竊位蔽賢以亂人之國大畜羣剛並進四以至陰順止乾上其氣象温厚德静有常可思見風采故能畜賢以畜君畜君以畜民終使天下俱止爲至善其爲元吉也至矣夫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大畜六五有靜止中德卦體位在乾上乾為剛健
為高明五蘊剛明之德於內而用之以靜止是以
獲畜賢之慶久之天下莫不懷畏其德豕北方物
智屬有蹢躅之操豶豕則躁去欲息而不得行譬
人君沉潛其剛而黙其聰明且復誠一之性以止
於至靜之地無失德無過舉剛賢樂歸天下內外
孰不懷畏而服從也蓋人君內有乾德而靜止於
上羣賢應之以輔成其德天下相率而化為禮義
惟恐不及姦宄寇攘何自而生畜道始大故吉大
畜畜賢卦五在君位四實同德而象皆取私欲不
行嗚呼欲之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以欲喪身亡家失國若出一轍蓋私欲生則志
意昏志意昏則讒佞進讒佞進則賢者遠害不肯
止故夫君臣所以自畜者莫過夫力去私欲而畜
賢畜天下之道悉本此四曰有喜五曰有慶喜在
己喜夫得賢而道行也慶及天下天下受惠其效
大矣互兌為喜五在互兌上為慶坎為豕陽止於
上為艮為豶豕艮山為牙堯之為君蕩蕩民無能
名舜之為君巍巍有天下而不與禹稷卨皐陶伯
夷夔龍之徒相與吁咈都俞一堂之上而中國夷
狄罔不率化德威之格也堯舜惟蕩蕩巍巍無欲
於己是以能畜賢以畜天下堯舜其盛矣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羣賢並進無所滯礙治其立功其成致之自人與
之自天曰天衢互震震大途為衢剛在上為何何
謂勝其任大畜二陽從九三應上上九有剛止之
德堯之舜舜之禹也堯無為畜賢之任付舜舜無
為畜賢之任付禹堯舜垂衣裳而治以有舜禹為
之輔耳然則三陽上所畜也上五所畜也五之能
畜上有六四同德之臣相與畜德賢為是畜健為
是止故曰大畜以畜德為貞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
頤以道德仁義之養為貞率是道也天下蒙福孟
子有養小體大體之論卒篇曰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謂其養小以失大也嗚呼自天子至庶人莫
不以養小體而害其身害其家害其天下故頤以
養貞吉也頤何取於觀乎君子之養亦觀於人而
取諸人以為楷式及其終也將使天下均被其惠
養存心博大不徒觀也卦自巽變頤以離離巽皆
有觀象觀頤蓋觀所養考其正否且將取其正者

而推之以養天下自求口實反求諸己也夫人之養身邪正善惡惟我所擇若飲食之於人或利或害率其自取是安可不慎歟君子不以其道得之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無終食之間違仁凡此皆自求之正者也禹菲飲食舜飯糗茹草文王不遑暇食夫子之飯蔬食飲水聖人之養在道而不在物故不急急於小體之求而光明盛大之德千萬世有不得而揜者自養之道聖人其盡之且顏子陋巷簞瓢一夫耳聖人直以王佐推許誠以養天下之道自一身起顏子之學足以知其正惠利自此出矣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頤以養

民為大天地無為其養萬物也付之六子聖人儲精神一堂之上而天下均被其養蓋得夫養賢之道賢養而道德益充政治益盛天下四海之大莫不均被其澤然聖人養賢蓋將正己而又有以正天下不特使之家給人足而已方將以中養不中以才養不才禮義之化洋洋宇宙養賢及民其道甚大頤在卦氣為十一月頤本坤體乾陽來交生養之德自頤啟之其時義大二陽位上下為天地羣陰居中為萬物為萬民坤陰為賢艮陽在上為聖人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天下為口腹害為身害不出言語飲食二事於動知止其害乃除言語之慎而發諸號令無不慎飲食之節而施諸政事無不節君子用頤其道大矣夫夫言語飲食至微於微知所慎節則自一身以至天下莫不皆得其養微其貴哉頤象以上止下動成天地生養萬物之功於是乎出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非徒為一己養蓋將法天地以養天下茲蓋聖人立象之旨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北方物求之於身一陽所含精神之本也初震體以陽處卦下務動而不求之靜舍正養事外慕

口腹之欲一生其害將自身以及於天下語曰士志於道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蓋惡衣食之恥充而不已害加百姓聖人示後世學者養身要處以靈龜為喻使知止其動復其性庶幾不從事口腹間而養及於天下也陽止坤下為靈龜四陰在前為朶頤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雖得中而以陰履陰位在三陰下蓋識暗而智不明者下比初以求養曰顛頤夫五為二正應五之弗從而欲因初以親麗於上以陰附陽乖其本性是逆亂天常捨中正而求為不中不正之養也

道邊天人其行也凶且六五以柔中處君位我之類也類而失之是失之君失之中正其求養也顛倒拂亂已德喪何所逃罪於天地哉丘指上艮山爲丘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陰居動極失靜養之常且躁動貪得不知止極以是爲養將身之不能保豈不拂哉貞凶凶其貞也上以剛德處艮先上止三動其道大悖震艮反也十年坤數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初正應賁初之剛以養成其德曰顛頤吉虎陰屬其視靜以正大臣沉毅象其欲逐逐強爲善而不肯夙留之義有是二德而以初之施已者施上可致文明之治矣又何咎艮寅爲虎互坤亦爲虎位居震上互體又震爲逐逐艮止爲光夫四以柔順之質資初之剛以大其養厥施用光蓋大臣而能資養於剛德之賢其自養必正其惠養必博道可以上施於君業可以光大於後理必然也不亦美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頤六五君道之變也資上以養曰拂經柔順用中進脩其德曰居貞不正則權移居貞乃吉不可涉大川謂何濟大難者必以剛五以柔資養於上何大川之可涉也處艮止中震動在內有動而脩德之象爲居貞互坤在中爲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處伊周之任不敢不厲衆陰資以養曰由頤靜養既正動无不利正靜者德日隆是以天下莫不由之而養厲吉謂何君子之恭也上九體剛止至德其德足以得賢得民而天下皆蒙其養皆自厲中來爲吉莫大坤爲川四陰歸之爲有慶夫四陰歸之是率土之心皆歸之也以剛德止於上下有互坤涉无不利爲利涉大川

䷛ 兌上 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周公遺變孔子轍環勢不得但已故大過以攸往亨下巽外卦互體亦巽爲棟撓輔相非人上而君下而民弱不可支若大厦之顛危云夫國所恃爲國者材也材不勝任國危奈何非剛德君子奮不

顧身往而求濟何以救民於塗炭哉遯二陰位上下為大過蓋小人不克負荷君子過以救之之象夫小人用事於内外導君說豫以上弱其君竭民之財以下弱其民君說於上民怨於下國若綴旒斯可憂矣兌上為君說巽下反兌為民怨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君子扶危持顛之道也剛中故能立天下事巽說故能得天下心剛中巽說奚往不亨四陽同德二五得中曰剛過而中巽為仁仁以說行曰巽而說行用利往於大過時東漢之季剛過有餘巽說不足事窮勢激卒釀大亂其事可鑒雖然剛過何以中曰剛過自有中地

順天理合人心中也剛中而濟以巽說其亨固宜大過十月卦位在亥且坤陰交乾變乾陽於上下乾剛之德特立其中可過以濟乾君子之道也故夫人君居大過時莫急乎任用剛德之臣而剛德貴中又不可不深察默辨剛過不中若九三之棟撓非獨為君子羞利害在天下甚大也噫以大過之世而四陽居中何世無剛德之賢惟人君樂順從安怠豫不以拯天下生民之命為心剛者遠矣可不念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君子蒙難仁德不斁衆也君子剛毅不為危難變守易心獨立不懼有大過之才遯世无悶有大過之志木掩於澤為木者常自若獨立也木困於水不得敷生且一陽掩之遯世也伊尹周公孔子則然伊周孔子以天下為己任且度吾才德足辦之履正待時何懼何悶陽過為不懼兌上為不悶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老大過之象非養之有素其能至於是雖然大過利往何取於遯世豈不曰行藏有道用舍在時苟志在必行以遯為悶是知有人而不知有天違正逆理何以能濟易之為訓備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君子大有為於天下蓋必先之以禮而又重以潔白之德禮行德立可通神明然後人心化服事業以著且列牲牢陳簠簋以薦鬼神以奉祭祀君子蓋將以行禮也而又藉之以茅禮行德稱誠文兩盡兢兢之慎不敢寧忽鬼神其有不享哉用斯術於大過之世孰為而不中理又何咎也初處巽下為茅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英才遇合而後化育之功成陰陽氣數相得方生生而不窮曰枯楊生稊二巽位中上有互兌兌少

女爲枯楊爲稊蓋人臣排大難建大功爲國家生民計非得天下英才與之共事則無以立國之本存國之亡復民之生二五君臣皆取象枯楊聖人意直謂在大過時必得如二之臣援初六英才而進之始可有爲於大過若五華而不實无益於國用之適爲大過醜爲九五訓戒甚嚴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居巽上巽陰木其位剛過外強中弱任重必折惟履中者足以輔蓋履中則衆賢歸之而輔上之道得矣且匠者營室先惟棟木之求必視其材之大小質之堅弱中之虛實晝參夜度謀而取焉有

天下而任大臣以社稷生民寄如何而有愧夫匠者營室之心哉夫剛而不中行必不堅志必不實材必不可以任大觀夫棟橈而大廈以傾柄臣如之國家危矣可不慎邪大過雖以剛爲主而剛德貴中九三承二陽本輕而末重剛過於外者也九四履二陽本重而末輕剛積於中者也且三處巽上一陽一陰在其下小人雖進輔之者弱不撓奚爲四處互乾中剛健得中二陽從之是以棟隆而異乎三之撓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臣剛健而中賢材協從乃能任重九四以陽履陰沉潛其剛位益高德益崇謙益大有大臣剛健謙中之度而居互乾中才德勝其任衆陽輔之用以立事爲棟隆爲不撓乎下有他謂應初陰爲小人係應於初則賢者遠不肖者用進賢之路塞矣何以辦天下大事故曰有他吝云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陰木之柔者而悴其本榮其末生理窮矣譬夫飾文釆守故常以自得於君而內无生物剛德何補於大過邪婦謂上二五正互各有巽體爲枯楊下反兌爲无譽陰在下爲稊在上爲華夫九五剛

中得臣可醜若是蓋位在兌中其志武安夫燕逸而中材之臣得以偷合苟容也處大過之時其慎此哉然則五何爲无咎謂其以剛中居位无妄動之咎耳要之日復一日浸以陵遲是亦烏能長有其國家乎可醜之戒厥訓甚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夫子歷聘天下而耦耕之徒非之懼凶也是盡足以知聖人心周公遭變箕子奴龍逢比干死聖賢終不以凶而易其仁得仁奚咎彼荷蕢者自謂深厲淺揭不及於難爲君子至德其於利澤天下之志蓋蔑如也茲豈天地之心聖賢之仁乎澤在木

上爲過涉爲滅頂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八卦坎獨曰習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於陰非出險則生物之功無自興曰習坎聖人不與陽之陷且欲在險者勉進中德求以出險也陽中爲有孚爲心亨夫心以剛中亨剛中則與道爲一視生死窮通猶之旦暮也是以能欽脩

厥德而不怵迫於險難之變時至道行惠澤必加人矣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習坎何以謂之重險在人內之心外之身流而顛沛於邪惡重險也在國則敵國外患與夫姦宄之竊作於中皆重險義惟剛中德脩且行以不息然後險可出焉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坎之有孚者在此水在山習習不止終有利物之功人之居險兢業常若不足去不善而勉爲善以大其中德則天下信之執險不濟曰行有尚自坎而震陽動生物曰往有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王公如之何而設險耶隆道德以象天立禮樂刑政以象地王公設險如是天地之險本於自然聖人法之雖曰設險其險夷矣乾坤相交爲天地互艮震爲山川丘陵坎以用中爲大曰坎之時用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德行有常厥教始行詩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蓋濟險莫大於教化禮樂刑政均教事也君子持不息之心內誠其身外勤其教出險之功可期以日坎水爲德行爲教事洊至爲常爲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矣正道也

傳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初六之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居二陰中曰有險以身則私心以國則小人均曰險陰蔽陽也學問未躋於聖賢事業未大於國家利澤未加於天下皆九二求小得義豈以其中未足以上行而下施耶坎二五俱有剛中德而陰蔽之聖人曰未出中曰中未大蓋將勉坎君臣俾益進厥德以行其中於天下若坤六二得臣道之正道行於上下莫阻之者聖人繫以辭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非特小有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六三位內卦上互體有震動艮止體蓋小人才險
不度德量力欲有爲於坎險者曰來之坎坎惟三
不務脩德易行於險安之曰險且枕枕安也艮止
爲枕入于坎窞謂顛沛未流不可與語出險功也
嗚呼小人小有才中懷至險而用以陰柔外若君
子然跡其徇私挾數專志利己動无非險人君不
可不辨曰勿用深疾之之辭上有重坎爲入于坎窞
六四罇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罇酒簋
貳剛柔際也

艱難之時君臣相與貴應貴誠貴質貴通以至誠
質實之道自通於君且因君心之明而感入之其
事易爲力君臣心同險難以濟咎必終免大臣事
業盡是美哉漢留侯用坎之四觀夫絕棧之請據
鞍之對借箸之決躡足之幾偶語之警布越之封
四隱之來莫不因君心之明徐感悟之留侯誠且
聞道漢祖深知信之恃爲腹心得剛柔交際之義
向使剛柔不際道何以通邪卦體二陰一陽爲罇
簋三四以陰虛居中坎水承之爲缶陰虛爲牖互
艮止艮手爲納約納之於中道曰約雖然約之用
大矣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有獲曰后從諫則
聖納約之大者若漢留侯因險難以導君之明在
坎一時事耳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出險之君務剛健以充厥德中德不大何以化何
以格何以利九五以剛中爲險主執德之常僅能
免咎中未大耳然則人君處艱難時日新之功詎
可忽哉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凡以德盛於內惠
利及之天下歸心也九五得位得中而陰猶蔽之
曰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諸卦坎在上往往獲吉惟
屯九五屯其膏聖人釋之曰施未光坎九五曰坎
不盈聖人釋之曰中未大蓋方天下有事時而欲

興其利除其患非汲汲皇皇益大厥德无以克濟
聖人爲後世之勸者至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上處重險之極失[illegible]彌甚是懷
險而入於刑者坎北方其色黑爲弓輪於木爲堅
多心故有徽纆叢棘象歷三爻復歸於坎爲三歲
不得
䷝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則麗麗祇在不貞陰中麗剛養之以貞也惟貞
故上下順說而亨坤二五來居乾中曰牝牛二陽
畜之曰畜牝牛中順之德積於中出而交物物莫
不服從其中正而事功以建是以吉離麗也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
天下何謂也天地麗於道日月之運百穀草木之
生麗於天地聖人中天地以有爲貴在麗正孰爲
正中道也其確然至當不可易之理與天地並順
則吉違則凶聖人何爲而麗正蓋有重明之功焉
明本於性因而重之緝熙光明之學也學則正正

則明明則化成蓋君爲善天下孰與爲不善化盡
爲而不成也或曰重明謂上下俱明是不然臣不
可用明臣有明德當歸之君用明則凶況明自麗
正處生非上下明而後麗正也重明以麗正而化
成於天下重明而曰上下俱明不可也互坎爲日
月互巽爲草木百穀坤索於乾爲天爲土柔麗乎
中正故亨謂二五二五以柔中麗乾陽曰柔麗乎
中正且剛健中正純粹精乾德也二五麗中正故
能養成其中順之德在離以亨蓋中正天下所視
效而率化也君臣協比剛德躬行中正天下孰不
順麗天下順麗而離道亨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法先王之明德曰繼明若舜之於堯湯文武之於
堯舜明不繼則明息故取象兩作且日運於天相
繼不已故能成照物之功大人有作欲以臻夫光
明盛大之治如之何而不法先王之明德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交物莫大於欽離文明萬物相見時離初禮所始
行也徇文失實悔吝隨起惟不獨欽之身且欽之
心庶寡悔矣初以剛陽居離明先有剛明之質用
能行禮於離且先聖王之致恭也尚矣聖人畫離
首著是訓謂南面聽天下所履錯然不可不致其

欽於早惟欽則知所省畏無失德於天下天下心
服文明之治不難致也初承二剛柔相際曰履錯
然吁欽尚矣何獨君天下者爲然哉士君子脩身
以行於世不欽其始咎將及之可不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臣之麗君非中莫通黃土之正色於色爲中萬物
以土生萬事以中揆心虛而明中道乃得二麗乾
陽以應乎五所麗得中故元吉且二虛心以應五
蓋臣之德厚而道足以格天者也用能君臣協一
委信剛德之賢俾專任出征之責於上離道以成
黃離之德至矣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過中曰昃聖人至戒夫人臣履高位居晚節不知
虛心樂道守志以正則陵犯貪得將無不爲而毎
戚戚其中以自取禍敗也自昔士君子之學貴知
道語曰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彼知道者視死生爲
一致況得失微事肯屑屑經意也哉蓋日昃不可
久物理之常也惟知其常而安之是以无往不樂
且君子獨樂其道則心定而志不衰得時遇君猶
可擴素積以惠利生民也若日昃是懼所慕所說
在物利之域鮮不蹈夫喪己之凶矣孔子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安有大耋之嗟
邪中虛爲缶互兌爲歌九十曰耋老陽數也九三
剛過在離內卦上失中虛之道宜聖人重致戒於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悖理違道殄殞自貽離情炎上四處重離之先而又
重剛不中蓋陵犯而莫知止者棄安靖之福蔑忠
義之訓何所容於天地間也哉卦有互巽體巽爲
木爲風木火以風行突如其來如焚如也火出木
盡死如棄如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處離明之極且下有陵亢之臣居是位當是時不
可以無是憂五自乾索離中虛而明故能先天下
而憂其憂且思有以除天下害憂則敬敬則治生
成王用周公之時爲然考書大誥勤勤之辭可見
矣離目爲涕互兌爲戚嗟蓋九四負炎上凶將爲
天下大害是以六五至誠憂怛見於辭色虛己用
上俾專征伐終之獲吉非憂敬生於心何以得此
哉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離王公云者離上
也音麗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必除天下害而後享天下福然則出征其可已於
離哉罰一人而天下畏曰獲匪其醜離爲門兵有
征伐義四位不中正在內卦上其象爲首而上九
德備剛明六五用之以征是以有嘉折首云且其
德剛明而能繼大事除大惡施大惠志在正邦不
事誅殺臣之盛也嗣征之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
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正上
九事也離二陽包一陰爲邦互兌兌毀爲折首

紫巖居士易傳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張浚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聖人致止虛之功於損誠一既著其虛上達其止內充相感之道成是爲咸咸自否來咸利在貞剛

柔上下感應相與而止說之道行咸之正也夫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則萬物不得其生惟少陽之氣下降於天少陰之氣上升於地陰陽交感而生生之道於是不窮矣陰陽之感少則一一則誠誠則速聖人取臣巖野間一心相與而化育之功成用此道也柔上剛下謂坤三升而上行乾上降而下際二氣謂少陽少陰之氣自乾坤而升降止而說心之一也男下女禮之誠也心一而禮誠其感以正用能有始有卒生理益蕃君臣相感以致治蓋不異此夫君臣之間誠意不通則其德二三又安能成生生化化之功邪夫惟相感以誠故德修身正並立於無過之地而天下莫不觀感而化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言聖人下賢而得其心用能修身以法天地而大其感於天下也天地以無心相感流動之功出焉聖人之感人心亦以無心無心故格格故化夫聖人無心用天下心爲心衣思天下衣食思天下食居思天下居躬行中正之道於上天下從而化之於下德侔天地矣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德繫屬天下天下莫不說之是聖人於天下心通爲一和平之應不約自然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謂天地萬物之情本自一致在感以貞耳卦自

否來爲天地乾上下臨坤位坤衆爲感人心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此君子止性之功君子以吾至虛受天下實無不容無不利山澤氣通雲雨以施君子致虛利澤以大老子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虛受之謂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止於下動於先誠一之功不著且其感也志在外而專應於四感亦細矣初履陰居卦下爲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以艮體位互巽下巽爲股曰咸其腓巽究爲躁卦腓性躁動以是而欲有感於上必顛必覆故

凶惟居則靜而順凶可弭也且人臣在下位將有
感於上而誠志未孚遽欲直前徑趨不待心腹之
思股肱之援其行鮮不及禍矣夫惟以順道自居
待上之求身可安志可行也爲臣愼所以求感哉
二得中爲居吉互巽巽順爲順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夫以剛德履人臣高位當咸感時宜有以格君心
者矣而三乃營營於事爲末流錄錄隨人爲咸之
善雖盡力有行於下終何補哉蓋咸以止說爲貞
初之拇二之腓皆以躁動繫應失艮止常三在艮

上而應兌說之陰是亦不能安靜守正以心爲感
者也志在二剛之隨而欲因之以求說於上其感
也失貞矣故曰所執下也互巽爲股二剛在前隨
二剛以應上爲執其隨往斯否爲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位處艮止上兌說初離止趨說其感也戒在
不貞貞而後吉吉而後悔亡咸九四以正其心爲
貞夫心貞則虛靜而公所感者大夫感人而不致
力於虛靜以大其公心其感也隘矣朋謂上下二
陽比以思感彼以思應曰朋從爾思朋從私也天

下從之公也天下從則光大矣且四以剛德近君
位不中正區區朋類之思有所偏繫於道爲戾其
何以感天下之賢宜聖人力致戒焉位介二陽中
陽動爲憧憧爲往來互乾上下三陽蔽之爲未光
大孔子繫辭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謂天下有公
道第虛靜其心以守夫貞則自然之感得矣營營
思慮祗私無益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處心上輔下其位居艮背先上不爲上之頰舌
下不爲四之憧憧若夫在上无思无爲而躬行大
中至正之道是爲咸其脢夫言不足以感人而思

之所感又狹惟中正之道行於身格於人天下皆
曰吾君克損己之功以極夫至虛之德有行有爲
莫非中正孰不感格而化之也哉九五正得乾中
體澤之虛其道可說賢爲畢止用能淵默法天无
悔於咸復六五亦曰敦復无悔无悔聖功也其道
大矣商高宗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蓋君盡道
於上臣行令於下感之在君而宜布君德者在臣
高宗知所以爲君矣志末謂何以志爲末得无思
无爲之正不切切留心於事爲之細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以感心爲大不求諸誠以盡其所以感而脣脣

然從事口舌言辭閒必不可以有格矣故用之於上則无以感悟人主而回其心念之失用之於下則无以動化天下而納之於中正之歸聖人於咸上六發頰舌之訓欲後之居上位者感以心不感以言反身而誠以盡其在我者也上處兌澤極而卦體在艮山上有止虛之功惜其以天下說已為心而口說是務故上下莫之信而實利不加於天下也或曰若是則君有過矣朝廷有大議論臣下緘默不爭可乎曰君子之事君必先求諸感其咸也必先求諸誠誠至矣言無不從君不我從天也去之可矣滕口何益兌上為輔為頰舌輔輔車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乾坤動靜震巽先索得之剛柔當位其德有常曰恒亨利貞謂何恒以不息為貞惟不息故能勉進其道厥德有常而利澤及天下後世無窮矣故曰利貞利有攸往云卦象上震下巽乾坤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與天地並夫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無為震巽以常久之德發生萬物於天地閒剛柔迭應不違其序故以八卦之位論之震巽復居乾坤中震巽得陰陽一數而又處乾坤中是以巽動有常道以亨也恒久也剛上而柔下言震巽各當其分也蓋咸以感而情通恒以久而分正天地君臣夫婦之理始始終終生化不窮凡以分得其正耳夫君臣皆有常一之德而其德日新君用剛於上臣用柔於下上下各得其正治道之永豈不宜哉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貞常之理如是夫不與不動不應何以生何以化雷風相與合德以成功也巽而動順於道以動也順道以動其動莫禦剛柔皆應謂乾初上交坤四下從卦體爻位若剛若柔莫不相配也是為貞常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申言恒非守其故常之恒勉勉孜孜久於其道厥德乃常也蓋天下所謂常莫不皆以不變為常常久必弊無他泥夫事而昧夫道也道以不息為常不息何弊夫天地不息以遂生化之功使聖人於道而止且息何以配天地而成其生化邪惟聖人誠一不息故恒

德以著而利有攸往焉觀夫雷風動散終終始始與天地爲一生化之理不知何時而有窮已聖人之道豈異此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中言常德不可一日而息其行也日月以麗健常明四時以變化常運聖人以不替常行之道故常治卦自震變自泰來具天地日月四時象嗚呼讀恒而書所謂君臣一德者可得而論矣故一德非謂君臣之德如一也其德有常終始不變是爲一德君臣之德皆常故曰咸有一德也後之論者失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動風散雖變而常君子體之守道之正詩曰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立不易方也坤六二直方大敎靜有常不爲世變推移不易方之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地萬物之理其相感相應求之有漸乃能久初變震位在巽先其求入於四也深曰浚恒君子必信而後動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夫在下位不度德守己規規然望於上者深以是處恒動必不合合必不久困辱之憂殆將不免乾剛阻之爲貞凶陰承三陽爲无攸利惟士學聖賢亦然踐履之間要在誠久浚恒猶學步邯鄲而失其故行也子夏敎門人先洒埽應對進退蓋入道之序不可躐進動止言語微處志意先定而正身之學一本於此安在夫求之深也耶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在巽位中巽爲不果爲進退於恒疑有悔惟其以有剛德而體乾健不息之貞以守厥中用能得臣道之恒雷動風應事業以永其悔亡也二本乾中互體又乾故能久中記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服膺勿失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久中也蓋久中非剛健者莫能爲之且中則无所往而不善曰公曰正曰忠曰仁曰誠凡天下所謂善悉自中生伊尹一德終始惟一久中之功也其用顧不大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謂夫吉凶死生不可取信也在上位而德不恒誰其信不信何以自立於天地閒是必小人所歸而君子所棄矣曰或承之羞以巽風承震莫知守正用靜曰不常其德

夫德一不常夫子直謂無所容人惟率意妄行不知自反耳禍患之來視天而吁其何及哉或承謂三巽體互兊爲羞於吝爲正曰貞吝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大臣履非其位失静順之常難乎得君得民而於事功有獲矣巽六四田獲三品功位順也恒九四位不中正卦體居震初位在互乾上亢動失正事功不立若田而無獲云曰田无禽謂妄動而田非其田也蓋在上位於恒而無志以動失常之正必不能去民之害而興其利何以有獲耶震動爲禽恒自泰來乾初變坤四坤爲田今變之禽不在田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道主中主健主斷反是爲非常而恒六五以柔居位爲恒德之貞何謂也蓋五以柔用中下應九二剛德臣上動下巽於恒爲貞然居是時有是德有是臣在恒誠可久矣遂以爲君道之常則失之豈知夫吉凶禍福之幾自此而起哉聖人之意若曰治安守成之君得賢臣尊任之若恒六五用貞吉矣若創業中興之君大有爲於天下乃欲以柔中爲恒安能制義於天下使天下畢聽命乎然則剛健而斷君道之正六五在恒爲貞非君道貞也故曰婦人吉夫子凶五本坤位爲婦人卦體震震長男爲夫子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違道而動曰振恒是當天下無事時乃欲變亂先王法度行私志於天下否則闢國聚財欲有爲於一時設心本以幸功其得罪天下後世甚大何錙銖之功可録哉上居震動極且已非剛德仁不足矣故凶嗟夫繼世以有天下莫大乎用常而變常亂法每由大臣生事覬上之訓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者何聖賢屈伸翕張之道不必處山林爲遯遯有亨之道小利貞聖人之戒也陽大陰小陰生而二不戒斯否若是不特不利於其身且將不利於天下國家故遯小之所利在貞聖人拳拳致戒於小人遷善也小人一日而遷乎善則君子之道未至剝喪而生民畢被其惠天下庶幾夫不入於否聖人烏得不與之哉遯亨遯而亨也二陰浸長不

可不遯先事遠否明哲之爲遯胡爲而享君子爲
天下晦迹以全其道而待時以有爲於後道固亨
矣然則君子之於遯不以時之不可爲而遂不爲
亦陰扶而默救之要求所以全吾之道焉剛當位
而應與時行也謂五五下應二二五以中正之德
相與身雖在遯志不忘天下五之爻辭曰正志二
之爻辭曰固志言不以時遯易志也且二五方至
誠協應上順乎天將以止遯於天下其行則又因
時遯何往而不亨哉小利貞浸而長也陰勢方盛
不可不及時而歸諸正不正則凶遯之時義大非
知幾者莫能辨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健者止外爲遯君子可止則止君子之止不絕小
人夫小人絕則怨親則累惟厥中不惡以衛道嚴
以守道君子中也不惡若天之無不容嚴若山之
靜而止且小人在内有侵陵之勢是不可不止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在下爲尾四陽已遯君子去矣初以柔位艮止下
難乎居遯者曰遯尾厲夫陰生道窮進必違天進
斯否焉士君子當此時守其志樂其職可也安用
往詩曰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勿用有攸往也不往則不否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六二遯於道非遯於時且志專應五
故不言遯黄中也牛順也革固也二執中順之德
時雖浸否已一意嘉遯主莫撓莫奪處遯而能決
所從向可謂君子哉坤中爲黄牛陽外爲革互兊
爲莫之勝説噫二其太公望散宜生之儔與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小人浸長一大正之甚難姑容説之使不爲吾道
深害君子之仁故吉下比二陰爲係陰承之不安
其上爲疾厲二陰爲臣妾處遯九三位尤難哉二

陰方用事係之爲吾道累凡學爲君子而處此其
去決矣聖人迺發畜臣妾吉象畜斯順順斯從蓋
庶幾乎小人之革心從化也聖人以天下爲心不
以身爲心拯溺救焚不肯但已其訓甚大也九三
有乾剛德而位不中正故先疾厲而後獲吉云在
剥貫魚爲君道之利在遯畜臣妾爲臣道之吉易
道通變聖人用易亦通變未可與權不足言易也
然臣妾之畜可小事而已蓋小人雖退聽終不可
與大有爲於時彼其包藏之心方進而未艾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非君子本心不得已也遯而亨故吉伊尹去

桀微子去紂懼夫一木不足支大厦而正道將壞不可不去也苟不度時變必欲引朋合類僥倖萬一是誠小人所爲恐適足以產禍召亂於後日曰小人否聖人之訓微矣夫陰進而二其勢方盛四位近君下應於初知時之不可爲捨好從遯剛健以斷不牽私交君子之勇也互兊爲好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聖賢美利之心湯居亳文王居岐嘉遯也乾中爲嘉志在利天下而不在已私爲正志若人君履大位不可言遯嘉遯正志湯在亳文王在岐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時苟窮矣退而養德奚嫌上當天心復何疑於己也且羣賢俱遯我又何疑孔子歸魯孟子出晝盛德今聞千世不泯若漢留侯願從赤松遊誠恐乎勃絳灌輩未知其心肥遯之次也楊子曰至蠡策種而遯肥矣哉蠡又其次焉夫有上九德當上九時遯斯肥苟无其德而遯遯宜也何肥之爲陽在外爲肥乾剛爲无所疑所利在道曰无不利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壯而負恃天下之情正則善用其壯故大壯利貞三陽爲泰陰陽各得其中也壯過中矣惟貞斯能自反以守其中而中和之氣常存是以利大壯爲卦震陽以一動乎外而應乎內蓋自反而守夫中者也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合卦體而論其所以致壯也乾剛動於上陽氣振達萬物滋生聖賢法之功利以興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言君子剛動之德配天地不可屈也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聖人推明大壯之正與天地同也天地之情異乎天下之私情正大而萬物敷生焉何哉天地不壯無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無以立朝廷之治元氣不壯無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剛勝柔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必拂常必逆理而違厥中何以生何以治何以強玆大壯所以貴於正與方春之中陽氣振達羣動欣榮正大之功也大之得正蓋以能復用其中而已而其情則本於生物異乎天下私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仁德以大君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當時仰治後世化德爲壯孰大堯舜禹湯文武得之於上周公孔子得之於下乾在內爲禮傳曰禮必

本於天君子執禮之中得配天地故禮行於身天下化之敵國畏之陵爭以息馴致大治壯之貞也然則後之君子欲得志於天下莫若反身而求之禮吾所爲誠合於禮而動無過失與天下孰不歸心而愛之若父母欽之若神明夷狄雖強可使革心畏服也壯有大於此者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位在三陽下剛德未充而急於求壯曾不知反己以自修焉壯于趾之謂也夫在上用壯攻之疾之惡之者衆必不能附一天下而得其心在下用壯以拂戾於人心其難以有行於世而自罹伊禍信

哉君子貴中惟中則動必當理其道不窮陽健在下爲趾居互乾下衆陽抑之俾不得伸爲征凶爲孚窮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當大壯時二以剛中履大臣正位德充勢盛疑有大過人之爲而二一守之以中美哉夫士君子以剛德立人之朝其志必欲盡革天下之弊而興其利鋤去小人俾無遺種志固善矣誠恐矯枉過正激成禍端非所以爲天下長久計中故貞貞故循理而動其建立於天下國家者一一中理後世不可復易是爲貞吉堯舜之世禹稷契皋夔相與

都俞賡歌於一堂初無變常駭俗之政而天下陰受大惠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陽極而壯小人以壯爲說故用之君子見幾至剛若柔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能先罔也用罔則中和之積參天地故能與大利成大事揚雄以罔直蒙酋冥配四時罔繼以直發生之德從此出也用罔有先天之功貞厲謂用壯之危可戒宜以貞守也互兌爲羝羊二陰爲藩前遇剛爲羸角遯九四大壯九三皆發君子小人象三

四有剛德互體得乾之中而其位則不中不正且居否泰陰陽易位聞顧處之何如善易者求之德不求之數德可以消數而彌其變也嘗謂易論君子小人各以卦之時揆之若大壯發小人象謂雖有剛過才視君子之罔差不足耳非直若世俗所謂小人也故夫用罔之義惟周公爲能盡周公以叔父之尊有大勳勞於天下羣賢皆樂爲用周公之道大矣而公孫美不居不驕不吝以大中至謙之德納天下於禮樂和平之域其所以居壯者何如後世如唐李德裕才術之優唯識量氣度方周公爲小及得君得位竊竊然恃其勢力使意朋黨

之私用不旋踵而敗唐之大業卒以不振用壯之過也觀周公之得與夫德裕之失大壯九三之象思過半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履剛居震動先其位不中且四陽方壯已獨處先不貞則過能无悔乎故貞吉而後悔亡四以震之一復應乾初是以能貞互艮止互巽順止而順貞之功也蓋人臣當大壯時而以止順之道事上則道孚志行事業必大任重載物綽有餘裕矣一陰在上莫之能阻爲藩決互乾乾變坤得之四又履震位才健足以載上爲壯於大輿之輹坤爲大輿以乾變坤爲壯輹尚往者何與陽也與君子之進也勉君子有爲於天下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沉潛其剛君道之變大壯四陽浸盛其進甚銳六五位適處上非有中和至德化服其心使無所用壯悔必生焉剛健者獲用強梗者革化易之功也易其德易其心無所不用易而後至誠足以感動之五得中得位且卦有互巽互兌體順說足以得羣下之心兌爲羊兌毀爲喪羊乾在下爲易乾以易知易實君德故大有六五亦曰易而无備若旅

上九喪牛于易不欽厥德以失其土地人民是慢易者所爲非易簡之德也易象不可一軌求嗚呼居大壯五位亦難乎其爲君矣用得其道則周成之衆建諸侯皆所以藩屏周用失其道則唐自德宗以後藩鎮擅命莫可誰何矣非六五有坤順之德動靜不違天人之心何以无悔哉位不當云者以柔用易非君道之常得位則爲夬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用壯而不知止之戒震其性躁動震位卦上下有互兌體若羊之反角觸物勢不能自已爲羝羊二陰在上爲藩處卦窮極爲觸藩窮極故不能退履陰故不能遂且君子進而有爲必其志先定於內然後度德量力緩而圖之鮮有不濟上六以陰柔處大壯極至之勢而已之才德不能止壯冒昧以固其位跼蹐以幸其成幾何而不敗哉惟難則知止故吉蓋上六陰位非一於亢者艱可免也變夬變乾爲咎不長夫四陽在下而已以陰竊據其上位不中正且莫知求應爲已助以至夫事窮勢極不能退不能遂亦可醜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自乾變六變而離位乎上坤位乎下明以順故
康康安之至也身安君安民又安之爲康錫馬蕃
庶況侯才健且順曰蕃庶言其才之無不宜也乾
變坤爲馬致之自侯錫之自君曰用錫侯坤象也
君乾象也晝日三接況侯德明而不亢接之至三
則上謙而禮盡下謙而體恭君臣之間以明德相
與而光被天下矣坤三陰在下爲三接坤衆爲蕃
庶離爲日讀孝經諸侯章康侯之義備見矣明出
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古者以日中象君旦至夜象公
卿諸侯大夫士庶順麗大明柔進上行正以申論
康侯明德柔進謂柔道進而上行麗大明而得乎
君以致錫馬之蕃三接於晝也觀四進而爲晉之
五曰柔進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逢時若日方升其德上格於君下被於民天
下有目趾者莫不賴以生養安息君子清明在躬
修己之功不斯須廢有爲有行德自昭著非急急
然昭之也夫時可進矣德之不著道之不行君子
恥之故曰自昭明德云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位居坤初以陰處陰其進未決曰摧如互艮在上
艮山爲摧小人扼君子之進其勢若山夫君子難
進易退守道履正惟貞是守罔孚奚恚孟子曰我
無官守言責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晉初以止
靜爲貞九四剛過其位離火有炎上之性而初以
坤順在下爲罔孚四互體坎坎爲小人道茍不同
進祗辱也摧如宜矣坤博大爲裕不裕將有咸咸
之咎未受命謂何初止坤下離明所未燭也若受
命而罔孚必當思所以孚安可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君子以進爲憂憂道之不行也憂君之未信小人
間己也惟憂故能貞惟貞故獲吉詩曰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中正者必獲福於
上下夫中正天下之直道幽明共喜而福之也以
直道事君則言信道行生民蒙惠受茲介福理無
疑矣二以陰居坤中爲中正互體坎在前四以剛
阻之爲愁如王母爲五五柔中曰王母昔召公不
說周公爲作君奭召公以主幼國難恐文武之業
或墜而已才德不足勝其任於是以天下爲己憂

而有不說之色愁如義也後之言人臣大忠大節
者必曰周召受此介福召公以之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記曰不信民弗從民從則志行夫民從而志行君
子躬行之應也三居坤上有互艮體博厚静止之
德養非一日且三順以麗明天下信而從之曰衆
允坤爲衆溱雎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不信而進
則拂人心敗國事爲悔莫大故君子必信矣而後
能取信於人人苟孚信悔復何有然則爲臣而居
上位於晉非德若六三信而後進是自貽罪於天
下後世也可不慎夫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變乾之健而坤順在下曰晉臣德以順爲本也六
變而離明居上順而麗明晉其光矣九四自乾變
坤五變而四復歸於陽有互坎體棄明德包險心
曰晉如鼫鼠貞厲夫鼠晝伏夜動伺隙肆欲鼫鼠
其大者也九四位不中正以離體居互坎中互震
初互艮終止於晝動於夜譬諸侯德昏漁獵其民
人而奄有之者大臣貪得懷私疾賢而畏人者其
趨嚮舉措若鼠趨明麗物然危可勝言哉曰貞厲
厲其貞也鼠惟麗物而不自以爲危卒不免難爲
臣者可不戒夫且四以剛厄三陰之進疾賢之大

者跡其設志不過欲叨竊利禄以肥其身及其家
而已陽大爲鼫坎爲鼠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此文王伊周之心也離居坤上柔進上行臣有明
德而用之以順故悔亡五位在離中離爲日月初
明終晦爲失得離中虛爲勿恤出坎爲有慶獲六
二正應且在下者莫不順麗其明爲往吉无不利
夫聖賢進而處危疑之地呼吸之閒吉凶以生若
文王居羑里伊尹營桐宮周公遭變其進亦難矣
惟夫體明順之德且左右獲賢才助用能均大福
於天下勿恤云者不當恤一已私往盡愛君愛天

下心斯吉矣臣德之盛也易不可執一求坤晉明
夷遯之類五位不專主君要當揆其爲一時卦主
而論其宜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剛過而窮曰晉其角其明德可用以自治曰維用
伐邑知窮而厲必戒必止故吉吉故无咎漢蕭王
陳李之賢不知剛過而自恃爲貞卒不免難其吝
孰大然則剛過而有明德之臣人主用之以弼違
止難決勝其任若釁以經綸燮理之柄悖矣詩云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山甫晉而窮哉坤爲邑離爲戈兵曰伐邑離上
爲未光離牝牛爲角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内文王順以蒙難箕子正
以守志爲道爲天下心一也晦而益明曰利艱貞
明矣以晦爲貞知其艱而用晦是以貞自坎變爲
艱離爲文明坤爲柔順卦變坎互坎又在中爲大

難爲明夷明夷明傷於内也昏亂之世主德虧闇
若日之入於地中然讒險得志於君子有明德者
從而傷之君子不爲明傷而變其志故處晦而德
愈明也吁有文王箕子之明德而終莫之能導紂
而反諸正而已反被其害性習之移不可變耳夫
文王箕子有愛君之忠顧其心豈一日忘於君也
哉其用晦也有不得已也坎爲晦二陽陷坎險其
離明之德雖傷於内而終莫之虧爲利艱貞二陽
蓋箕子文王象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失當求之晦夫士君子欲有爲於世而規規然
自衒其明攻之毀之者必至矣惟淵默靜重退藏
于密因時而動事業可興晦尚矣況居明夷時明
可復用乎文王在岐化行江漢履柔履順履仁而
明德益昭於天下君子用晦明可復也且一身之
間知用晦則神氣守而智益明雖酧酢事變不失
其性不獨莅衆當晦也坤爲衆明入地中旦而復
明曰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微子去之正此象君子見幾以義斷恩夫箕子奴
比干死羽翼既傷微子之道孤矣是不可以有爲

明甚不去將爲身害爲正道害漢穆生以醴酒不
設決去就亦庶乎知學易者離爲鳥初在下爲垂
翼離明爲君子坎一變反兌爲不食爲有言歷離
之三爻爲三日互體震在上爲行爲攸往四正應
初居互震中爲主人且賓主相應其情易通而猶
有言義難明也惟初德剛志明故能見幾而行不
然牽於言而陷於險矣左氏謂有言爲讒言取當
時筮卦之義云耳易用於筮其變不同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二有中正至順之德麗二剛間大明在下豈文王

居羑里時邪非才健志順若太公閎夭散宜生之
徒密為之輔何以卒免於難得君子助曰壯吉二
陽為馬坎一變有互巽體再變艮三變離巽為股
反巽為左股艮手拯之曰拯馬順以則者何順以
法天也如日之行晦明地中以晦遠害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武王於是不得已而將行天罰矣周武不忍坐視
天下之險思大其明德以出天下於險曰明夷於
南狩三剛德在諸侯位以離承坤離麗為狩坤西
南為南狩上應為得大首用明去闇化之有漸曰

不可疾貞書曰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如之何其疾
也徐而貞之民心可革離明在下坤順在上明德
之升順道以動其動也時為不可疾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太公常事紂而為之心腹知紂志不忘天下不敢
負天下而私紂以留也曰于出門庭坤中為腹變
坎為心互體艮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有君道而在臣位商所以亡也聖人謂使如
箕子立而獲主商祀周焉得有天下故以箕子居

明夷五位示微意焉箕子後為武王陳洪範武躬
行之為天下後世利是為明夷之正嗚呼箕子有
志於明道無志於愛身道不傳箕子憂也夫正道
而息於天下非天地心君子之貞參天地是故文
王以晦明為正箕子以不死為正至矣哉故曰箕
子之貞明不可息云嗚呼武王之未盡善吾於此
見之矣武王有虞帝心豈不北面事箕子邪箕子
不以商祀殄絕為恨而傳道於武王若箕子則心
同虞帝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自坎變至上安其險不變而明德以衰復入
於地蓋商紂之象云坎四變互乾承上為登天六
變坤在離上為入地嗟夫紂之不道晦而已人主
其慎夫惑之者哉惑斯怠怠斯晦夫明性本有也
卒歸於闇亡者習焉耳習不可不慎也四陰為四
國失則謂失照臨之道觀上失則之訓知六二順
以則天為文王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自巽變再變爲離巽化也入也離禮也明也家人以禮爲本巽以入禮内明外化家道於是成上巽下離皆女象自古家國興亡莫不一本於女禮以大婚爲正女貞則無往不正也故家人以女貞爲利序卦曰明夷傷也傷於外必反於家夫治亂自家始家治自女貞始明夷之傷當求之家以復其傷紂之不明晦妲己惑之而已惑於色而慢於禮紂之所以亡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又有互離體二陰居離中而四陽悉當其位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夫天地正位化功遂成男女分正德配天地風化之美可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生育之功茂矣斯義爲大序卦曰睽外也家人内也蓋剛柔易位後必有睽睽起於内而形於外其害遂加於天下然則男女之位其可不正邪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主恩而曰嚴君不可以恩廢禮也嚴其貴乎不嚴則孝欽衰古之君子誠身行禮嚴於禮不嚴於事禮行而威德著矣離火勢不可犯爲嚴君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言禮樂教化由此出也夫人君正家於上凡天下父子兄弟夫婦率從其化而正於

下則陵犯不生而天下志定天下志定故其治定禮行於家樂以是生教以是成其效豈不大哉初上以剛位上下爲父子自二至五陰陽各得其配序爲兄弟夫婦且家人互坎在中坎險也家道不明將流入於坎險惟離明變之而禮化之行其效足以致天下之定而險難無自生可不謹邪可不慎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象化火象禮化自禮出君子於家必誠其言行非禮儀法度不言行又踐之誠故著著故不息禮行一已化成天下夫天下一心一性一理也君子言行即天下言行其應若響有國有家者安可不慎與離火爲言巽風激之爲有物互坎坎水爲行爲有恒習坎亦曰常德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治家在正始始正而後上下之志定陽外陰内爲閑初九以剛德位離明下故能閑家於始而正其志云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承命而行婦道之正閫以外不敢專也漢唐女后之禍率由家法不立戒哉坎離水火交錯爲中饋惟臣亦然盡忠於内效順於外臣之分也權出二

則分分則亂春秋大夫出疆無遂事況在國乎二
柔順中正以巽於五是以无攸遂而獲吉若二非
明哲者莫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從正嘻嘻恃寵得失之理自明九三剛過於
中雖未能履躬行之化而三有剛明德用能嗃嗃
其言規以禮法故悔厲於前而獲吉於後蓋禮勝
情必安禮貴於家尚矣若夫嘻嘻安逸見於婦子
閒日積月習防範俱廢能有終乎三位互坎中上
下皆具離體家道昏明於是分故其取象如此嗃

嗃水火相激聲然則家人嗃嗃以言教也有孚威
如以身教也言之與身其效相去遠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上嚴下順家道斯肥四居近臣位以順爲百辟天
下先而下莫敢不順上以承化下以順應治道斯
盛譬諸家長者順少者靡不率從風化之行王業
可成也故曰大吉四位巽初位居互離中離南方
萬物畢亨爲富惟四巽順而有明德是以能富其
家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之於家必欲小大各盡其道若曰如是亦足
矣姑息之心一生禮褻以慢爲家之害不可勝諱
先王自家而施之天下不恤私愛以行其所謂真
愛上下內外更相警敕日愼一日率由於禮義之
中其效至事國長久小大蒙福交相愛之實著於
是矣夫禍變一起上而君下而臣宗族室家不復
相保向之阿媚諂諛欺誑誕謾以敗法亂常者眞
吾之害而吾亦有以害之也豈若勿恤而交相愛
乎五剛中以巽體居重離上德仁而明蓋禮行於
身於家而方孜孜焉自謹於禮不敢須臾忽之者
也故聲色邪佞莫得移之而能盡假家之道嗚呼
盛矣夫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禮之用大矣禮化旣孚不嚴自畏己正於此威加
於彼必然之符也蓋家道以禮爲本而禮先正己
己正則有以化服其心不敢私毫違犯禮義若天
地鬼神臨之是爲威如威如而家治家治而天下
治矣先王反身修禮自身達之家自家達之天下
政事綱紀正於上而夷狄蠻貊莫不斂衽畏服不
敢陵侮心威如之吉孰有大於此乎

☲☱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家人男女正位陰陽各得位相應睽反之二三四五陰陽失位而火澤二女象成是爲睽同中有異曰睽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勢則使之也聖人甚懼天下之志易以睽而思其志所必通與夫事之必同而類者將以合天下睽而一其志此睽卦之所以立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謂何說明卦體君有明德臣說而麗曰麗乎明且遯二陰自家人進爲睽五雖柔中下應九二而

剛賢畢輔以敷中德於天下故小事吉睽非君臣剛中不能合德而大有爲於時六五柔中故可小事而已然則人主不幸處睽宜務剛其德哉鴻鴈美周宣詩萬民離散勞來還定安集之宣王居睽而吉者也宣王用柔不可大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言睽有不睽之道也蓋天下固有其跡睽其事其志則一得所一而同之造化可通鬼神可格夷狄可服禽獸可馴是道聖人始用之於一身終用之於天下國家睽中復有不睽者存其用大矣初上爲天地坎離水火交變其中上下相

合以生養萬物曰其事同二三四五爲男女陰陽之位雖失正而坎離互居於中有男女正配象曰其志通陰爲萬物二陰俱處離中萬物相見之時曰其事類蓋萬物形狀不同而人與人爲類鳥獸草木各以其形其性爲類有不可得而少易者也噫天下睽離本於跡同而志殊二女同居而睽是也若夫天地男女萬物則不然相待以致用其事其志蓋有不得不一者惟聖人得所一而同之是以功利洽於天下而足以成天地之能聖人之道可謂盛矣離上下有互離澤下上有互坎水火之動不已而性各趨其上下睽之立象如此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水有交濟之道若火之與澤爲性相反不可復濟天下睽離象也君子知夫天下之心本自同一發而爲志所趨則異於是一視以仁將以復天下心而止其睽曰同而異蓋有禮制存其間上下親跡貴賤各當其序君子小人下及四民安其分而不相踰越其異也乃所以大同之使志與事皆定如是而睽可合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道貴合初以剛說應四爲悔亡喪馬謂何睽初

雖有至健才未可行行必疑曰喪馬得應則馬復
夫何故四實下之也蓋睽必上下相求而後能有
合四位離陰先有互坎體爲惡人方睽雖曰惡人
義不可絶絶則爲正道害孔子見陽貨謂其用事
於魯不可不見息睽一道也乾爲馬卦自艮變再
變有乾體初動以應四四下之復成乾故有喪馬
自復象七日歷六位而復初也夫天下睽離之始
坎離水火交戰於前是兵戎之幾也四以炎上之
性行險於外視在下君子意蔑如矣非剛說若初
不以四惡人而遠之使有害君子心吾道其墜曰
避咎君子非爲身謀爲道爲天下謀也況因四以
自通於離明之五則睽有可息之道雖惡人其可
不見邪離目爲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當睽離之時四以剛險間之欲有合於五甚
難惟因五之明至誠委曲以開導之於先徐引而
卒歸之正睽必合合必久苟直繩以先王所爲行
疑弗入矣二以剛中履人臣正位居兑說中又有
互體離説而有明德故能盡臣道於睽互坎在前
坎隱爲巷蓋大臣以剛中之才遇剛中之君非堯
舜不陳若孟子云可矣不然強以所難其睽益甚
周公相成王因伯禽示誨進之有漸至誠委曲之

意盡矣記曰爲人臣于其身以善其君周公優爲
之周公其遇主于巷者乎未失道謂於正道不悠
然非君子得已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以陰介二陽閒二陽非我應其合也難天其
刑之曰天且劓終遇上九曰无初有終君子守道
睽久必遇柔既遇剛才斯奮矣天且劓云者二剛
害之使其道不得上通也道之不行天也故曰天
且劓云二剛閒三或牽其前或止其後爲輿曳牛
掣夫君子在睽所適貴正二陽雖剛非正應也心
既不同睽何以復儻或從之斯失正矣君子寧劓
以保厥終互坎剛動在前坎弓輪爲輿曳互離剛
動在後離牝牛爲牛掣兑西方爲鼻兑毀爲劓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離性炎上四以陽處二陰中往不知反其道爲孤
曰睽孤而初在澤下四復有互坎象水澤之性本
自相通爲遇元夫初以剛德說麗於明且艮再變
有乾體仁足以上睽曰元夫初四俱剛德其遇必
合曰交孚厲无咎厲无咎厲而後无咎也蓋易睽
難合人道之常不可不厲且四在睽爲近臣危懼
最甚不有剛德君子爲之同心協誠礪以正道何

以有爲而得志於睽哉初曰見惡人无咎四曰交
孚厲无咎是四本惡人因初見之道既交孚志以
上行四爲是无咎君子化人捷若影響如此然則
在上位者如之何而遠君子而不求其所以遇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有離明中德而下應九二二剛中足以輔之君
臣相與之深道脩志合利澤其施矣睽可已也故
曰厥宗噬膚往何咎昔周公相成王道德之感王
者深王卒用之天下蒙慶夫周公遭變其睽至甚
非有以感入之於先何以終合而成大治於後哉
二在互離下爲宗明德同也兌口爲噬爲慶陰柔
爲膚二自下歷三而往爲噬膚藥石之言論入肌
膚云耳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處睽位極處上下莫之應且離兌之性相反其孤
爲甚夫小人害君子必壅蔽其上之聰明使耳目
無所聞見道既孤矣疑乃生焉見豕負塗主汚也
載鬼一車本无有是事也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始
甚惡之終乃釋也遇雨則吉陰陽和而通也睽互
坎象爲豕爲鬼爲弧爲匪寇爲婚爲遇雨古之聖
人明目達聰詢於芻蕘戒孤也雖然上九位離明

上明何以孤豈非自恃其剛明邈無虛己下賢意
小人得以乘間而蔽之歟嗟乎爲人上者不患不
明患在恃其明以自用逆耳之言不復聞故讒間
易入而疑隙以生也四與上睽孤象同皆以陰阻
之而上下不獲相應四之炎上臣道孤也上之疑
君子而通小人君道孤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君
臣之間其勉夫德而戒夫孤哉互坎承之坎險爲
小人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二陽自臨變爲蹇二陽陷重坎中君心昏於內百
姓困於外君子之道於是蹇君子有剛德明夷傷
之蒙蒙之屯難之蹇陷之而君子不爲時蹇而亡
利天下心惟力行其貞而已故曰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西南謂出險而明東北謂入
險而晦君子以明德行事而大中至正之道施於
天下蹇難其散是以利西南若東北則造晦而入
險其道窮矣大人指五五德位足以濟蹇難曰利
見大人蹇必正身以正邦曰貞吉兌變有坤體曰

利西南蹇六爻无凶咎悔吝辭蓋蹇初以艮止在
下餘爻陰陽各正其位君子止以脩德不失其正
凶咎悔吝無自生也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
止知矣哉或謂君子知蹇不可爲而止曰見險而
能止嗚呼使君子皆以蹇不可爲而止天下孰與
已蹇安可謂之能止邪君子愛君愛天下未嘗一
日忘已蹇心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止在時君心
苟復時有可爲吾其行矣是謂能止若水在山方
春盈科而進不一於止而已也夫見險能止則内
足以全其道而不失已外足以應於變而不失時
顧雖蹇君或應之捐身徇國有所不辭不亦知乎
初上三四皆有往來之訓其義以往爲失來爲得
欲其反已比賢以自充厥德也至二五則不然二
曰王臣蹇蹇五曰大蹇朋來不復致往來辭正以
二五得中得位而君臣遇合於是不思所以已天
下之蹇非君子用心然則見險而必止是忘君忘
天下者所爲不可謂之知見險能止者必能有行
而其行在時知是而後爲知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見君子已蹇之心
未嘗一日安於止也坤位西南九五自臨來得坤
之中曰往得中大人得中能已天下之險而濟其

蹇利物之功於是大時至西南萬物以成坤邑爲
邦離目爲見險艮時止時行爲能止坎北方爲知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君子居蹇養德俟時反身謂反求諸已君子曰我
其未中未誠無以格君心而息天下之難歟君子
以已蹇爲已任養其清明而止之於性若水在山
不忘東嚮時至德行孰不被澤自坎而艮自艮而
震雷雨既作水其進矣重險爲反艮爲身爲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前有重坎爲往蹇伯夷太公在海濵天下莫不稱
賢彼其晦跡東海初非以釣名譽也惟德脩於身

心念所格不忘天下天下賢之初處艮下前遇坎
險靜止自養用以獲譽夫子釋之曰宜待謂待時
待君之求也夫君子不恝然忘其君民一日而息
夫德之脩其來也非爲已也將畜德以行於天下
也不然何以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君子不以蹇難不進二以柔中而上應九五爲王
臣五居互離上爲王蹇蹇其盡瘁事國乎曰是勤
於事者烏足以息難君子誠止於中憂時至念不
絕於心汲汲夫德之脩政之立無須臾肯忽曰蹇
蹇言其心不一日忘乎蹇也君子視君難猶已難

不私其身用不獲戾天人而道行於天下重坎為
蹇蹇艮中前有重坎為匪躬匪躬云者君子蹇蹇
以公不以私以國不以身也終无尤臣道之美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以剛德處互坎中故曰往蹇其反也非漠然無
意君上也知險難鼎至未易遽止於是內從君子
以充其德且明哲俟時而率君子以事上知所先
矣君子喜之何蹇不濟二陰以艮止在內為君子
互坎趨下為反卦自兌變為喜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有互離體位居坎初故亦曰往蹇夫四以明德

處險而屬心君子蓋有意夫止天下之險矣其位
上下俱陽陽為實曰當位實其義則誠信足以交
君子而下之謂也連謂三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濟大難而獲同德之助其道在中中尚矣過則亢
而失助不及則不可與有為惟中故動無不當君
子歸之中節謂節之以中九三居互坎中初二喜
之四連之上應之與之者可謂衆矣五得三而上
下之賢畢歷為朋來陽與陽為朋也朋來而羣賢
並應何憂乎蹇重坎為大蹇且賢者在蹇非中節
之主莫之敢進何哉濟蹇尚中人君不知脩德以

中所行所為必逆天人之心尚安能任用眞賢而
信其言行其道以惠利天下哉進無益也故有九
五之中節而後朋為之來然則人君之勉脩中德
其可緩歟其可忽歟位在坎中而艮承之為中節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極不可往其往也蹇險難之極用柔曷濟碩謂
三碩陽也大也因三而剛德內充利見九五斯可
有為於蹇矣蓋柔在蹇上非碩德何以強其志成
其善俾得從君之正以止息天下之大難哉陽為
貴從九五曰從貴蹇至上六而吉道以著凡以得
九三之應而已是以古之君子在上位莫不樂得
夫賢才之助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
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震變坎為解震至四之變而後出坎險解蹇之反
也解二陽亦陷於陰惟其剛動不息以復於震故
蹇難以散解亦曰利西南何謂西南坤方平易至
順之地蓋險散而解非躬行乎易正直之道以順

天下則无以得天下心无所往武不可瀆也其歸馬放牛之義乎坤進而兊生物之仁息矣安可往其來復吉謂大復先王仁政則吉震動出險曰復復其常也復然後動動得厥中功利斯及於天下作聰明亂舊章民聽惑矣有攸往夙吉貴不息也四時之運息息不停濟解者其可怠夫誠哉緩斯損夙斯吉詩美周宣復古而蔵規之詩繼之宣王勤始怠終昧夙吉之戒也且天下難解之初人情莫不幸其安而安之自非秉德之剛志在天下孰不於此而少怠其治乎解五柔中主聖人故賛解以夙吉云互離離日爲夙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難

何謂解本震體剛動於內以出坎險曰免乎難夫人君有剛一之德動以濟難難無不散內乏剛德而安於巽靜莫之解矣故人君必復其剛一之德而後難解難解而又能復先王仁政坐以待旦夙興不替然後治以成業以大獲吉乎解也二陽自臨升其上皆有坤體爲利西南爲得衆陽來而復於內進居坎中爲乃得中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何謂天地中和氣停蓄非一日至解而雷雨交作天下萬物莫不悉趨亨嘉之會百果草木雷雨之功易見者也聖人固獨取象於是然則君子欲復先王之道以大仁政於解亦在夫謹養其中剛以行之而巳解以剛動於時爲大震坎一再索乾而得之乾爲木果爲百果震爲木爲蒼莨爲萑葦爲草木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與之更始使萬物各得其生天地之仁也天地付仁功於雷雨君子法之赦宥以行夫使天下樂其生而相率爲善則仁政治而解道成矣坎爲法律刑獄震發生爲赦過宥罪過罪之未著不幸而過者故之仁之至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承二應四爲剛柔際得所依輔險其免爲解貴剛貴得中初以柔處坎先雖有忠信之質非從剛健君子比德應上無以出險而濟解剛柔際則中矣故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難既散深察小人情狀以保天下之治大臣職也二剛中應五位在坎中有離明體得君而有明德且用之以中故智足以知小人而制其命夫懷險者盡得其情而一待以中直之道使不能蔽吾君聰明爲吾治害君子之正也蓋察見小人情狀非難察見其情而待之以中正俾不至若鳥獸之窮而易慮退聽安吾德化爲難且夫小人未罹罪

而遽繩以法一小人死百小人疑非君子之中茲
適足以召變起亂耳惟九二具離明至德本之以
震仁是以得黃矢貞吉互離爲田田以除害爲義
重坎坎隱伏爲三狐狐晝伏夜動三狐坎數離又
爲黃離自坤中來故離六二曰黃離坎爲矢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任重治功必墮難所由生也聖人於解發之
示小人必不可用於時而解緩之世尤所當謹孟
子曰不仁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小人得位內而
中夏外而四夷莫不皆啓陵侮之心如漢淮南視

公孫弘輩猶發蒙耳且小人用事於時而綱紀慢
於上政事暴於下人心積怨敵國輕視寇安得不
至邪六三位不中正居坎險上互坎又在前內外
懷險蔑棄仁心蓋小人之雄者也如斯人而竊要
位天下孰不與己爲敵哉寇自我來夫復何疑且
夫負者而乘則是足反居上首反居下顛倒錯謬
大亂之道也一震震爲大途三以陰承陽爲負且
乘坎二二有剛健德爲君子乘爲君子之器坎爲
寇吝所當得爲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大難既夷爲大臣者必獲同德之助而後能取信

於上震爲足四爲陽居震動先曰拇以九居四剛
陽失位體有互坎陽陷於陰未能有行曰解而拇
朋至斯孚謂何曰大臣責任至重惟道有以孚信
君心然後能大其仁德於天下四去坎險用離明
虛己待下朋爲之至道同志合有以感動上心君
仁天下莫不仁矣其孚如是功亦大哉朋謂二蓋
陽與陽爲朋二自震初升居坎中震初而九履之
當位也至四以九履陰爲未當位是四德不若震
初之陽朋陽之未明德益修五動以應誠意交通
然後生化之功自是興也嗚呼大臣居解惟患不
得其朋而已得我朋也而踈之遠之則非但不能

格君心中才柔德之君豈能無疑於我哉是將陷
於險而不能自免矣戒之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人君必修德於身而勉勵其事業然後君子樂從
君臣合德大難以定小人退聽不敢害治蓋彼知
吾治終不可害而吾君臣之德有以孚其心於是
俯首聽命於下也五柔履尊位居震動中二四皆
以剛德爲五用君臣固結其心若一小人知國勢
不可復搖而君臣之間不可復間莫不革慮從化
以成解治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然則人

主何憂夫小人哉第勉夫在我欽修厥德以信用
君子爲斯可矣坎險在下爲小人五居互坎上出
險爲有孚二陽協從爲維維聯合義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隼健鷙害物譬小人桀黠弗從吾化終爲天下百
姓害是不可不力除以成解功也禹爲舜征有苗
正上六事夫居解上而爲天下害者去天下平治
可久矣故曰以解悖言悖道者不可容也繫辭載
孔子釋上六事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
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互離

離麗爲隼重坎爲弓矢坎在內而交不言弓矢爲
藏器離日爲待時震大途爲无不利離中虛陽包
之爲墉然則孔子之於義曷常捨象數而取義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乾三上益坤名卦曰損抑滿之道也泰治既極君
德日消上益下困浸以成否其道窮矣不有剛德
君子以誠信之道自通於君復其心而止之使之

德崇而志損若浚澤以培山者然則何以救其弊
哉損自泰來損救泰也益自否來益息否也損而
反質人情甚難非有孚孰其信之蓋損必自身及
國及天下孚乃格格而後損道成卦具六善有孚
誠信著也元吉仁德被也无咎亢滿之災可止也
可貞貞已以貞物而人樂從也利有攸往必獲益
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德之至可交神明且捨
此非所宜用也彖論卦體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正謂乾三益
坤上君子道上行以吾之德成君之德致謙於己
歸美於君下說以承上止而應損道遂孚天下被

惠艮止澤虛爲孚三陰下承衆信之爲有孚上自
乾來爲元吉艮止爲可貞剛上爲利有攸往曷之
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
盈虛與時偕行言損益有時稽之天地參之人事
而後損可爲也蓋治至於泰非損則咎古之居盈
成者必用損法天也時乎時非損非益何以成化
祭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祠禴薄祭方春夏時品
物鮮少所當損也迺欲豐大其禮則是重拂天地
心而鬼神弗之歆享矣以是推之二簋之用可遵
時乎損剛益柔有時謂剛柔之用務在中或損或
益上下无常因時盈虛制爲之極則功利之及萬

物者大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代損益不同莫不因時以便利天下孔子喟然興歎謂後之爲君者誠知夫損益剛柔之中則天下可以百其傳矣百世之心今日之心也損益當於人心天下烏有不治哉雖然聖人之治雖曰損益偕行而始終以損爲本何以言之蓋治而用損則剛道上行謙德內充可以常泰无否用損者必益其理然也損益爲卦雖不同聖人所主在損而已孔子序卦謂損而不已必益豈非益本於損聖人以損爲先務歟艮二陰在下爲二畫一陽在上爲宗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用損自身始虛其高亢止其滓濁性斯復復斯損如是則仁德內充用損而益矣忿欲害性至大者懲之窒之悉自虛止之功忿欲懲窒於已而後惠利及乎天下夫損非以身先之終不可以有行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救弊欲速君子之仁速則濟故无咎酌損謂何天下有中道量德度時各稱分量損斯可久矣初四居艮兌先其志易合且從感速曰遄往艮一變離有飛鳥象爲遄初有剛德用能酌損兌澤爲酌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二以剛居兌說中利在守貞征凶者何戒夫枉道取說失其貞也蓋枉道取進求益祇損惟夫以中爲志不變其守待上之求以行其道然後有益於君有益於天下彼幸進曲從志不在中者又安足與有爲而救時之弊邪二不變其陽爲弗損其弗損也乃所以爲益曰弗損益之古之君子必重其道而難於進蓋道重則君信君信則志合君臣遇合以中相濟何治不成也九二之意豈不美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陽皆君子三人行則損一人君子固有損歟曰天地萬物之理一則感二則敵三則分數至三而變故夫上下相遇非一則誠莫通一而後功用立上下致一生物之功可參天地夫相遇而得致一之友則已損物益利孰大邪嗚呼君子同心德者也一君子用天下之君子其孰不用方論致一之道故獨取一人行則得其友爲義非爲用止於一人也苟鄉反覆於人主論一相之說其言蓋有所傳授得易之致一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德位俱陰又處互坤陰中在損爲疾損貴剛柔

得中而初之剛德足以勉四而納之中曰損其疾初不敢自擅其功而復安於初曰使遄有喜无咎夫居人臣上位雖才德不足踰人得剛賢之助相與用中於損弊其可革也故曰亦可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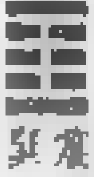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之吉自上祐也

五柔順履中其心至虛有日損功益之者上也而曰或益之蓋六五謙德既孚上益之羣賢從而益之德盛業大受天下益矣曰或益之上自乾來上益之乾陽皆以類來坤陰亦必應之矣十朋之龜元龜也大寶龜也賢者之知如神故取象以龜賢

者樂告仁德斯大曰元吉若曰如是安如是危如是治如是亂先事而圖治安常保弗克違也上本乾體爲上祐夫得賢人也使之得賢天也不然何以遇故曰自上祐云龜地中物損益爲卦有艮止震動坤順之體爲龜損六五益六二其位互坤坤成數十爲十朋之龜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本陰位宜損三自下益之曰弗損益之三益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安往互坤居下坤爲衆坤衆益之天下孰不願益邪處損而益夫何咎貞吉戒以必貞而吉上位不中宜戒曰貞止亢滿也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謂何上利大有爲於損九以得忘家臣蓋重申弗損益之義三去乾陽從坤陰爲无家艮反震震動爲大得志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否之爲否君益於上民困於下上益下削邦危甚矣聖人知泰必有否致止虛之功於損用能損已

益物其動也仁損己益之中正也利有攸往損己而民心得故无往不利也互坤在中陽下之爲得民心民心苟得何爲不成何難不濟哉用是利涉大川坤爲大川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損乾四益坤初曰損上益下益下不必與之以利饒之以財上損下自益蓋聖人躬修道德於身制情性去私欲凡害身者悉損之故能用中用禮用謙用柔用儉聖人損己若此下容有不獲益者乎民獲益而樂其生則生理得而說於下矣曰民說无疆互兊爲說爲慶互坤爲民爲无疆爲无方夫聖人不獨益天下而使之富樂而已也又

將下下而收其賢才與之共益天下且增修已所
未至損已以富之下賢以教之仁德愈著君道愈
光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乾降而下爲大光益道
至是而盡矣中正有慶謂二五以中正應用以獲
慶二五居陰陽中以吾損已之德益天下天下萬
物悉蒙休利民心說歸之大治以興曰有慶利涉
大川木道乃行巽之仁德於是施也聖人之益其
動以仁躋天下於平安之域不知何時而已曰木
道乃行巽木在上震動在下爲利涉益動而巽日
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道之大如是夫動而巽於道在已之益莫加也

動而巽於理巽於情巽於心仁德之感天下說從
功效可筭計哉陽動九地之下進而至巽萬物各
得其生曰其益无方聖人之益配天地以施生天
下也與時偕行謂何聖人不求益因時而與之益
堯舜禹湯文武因時之大者也夫古之聖人無一
日不致力於損已而天下无一日不獲益凡以得
夫損益之中因時而行耳風雷相激爲日進乾陽
在下互坤居上爲天施地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日新之學行於身而後利物之功及天下風而雷
陰陽之變也萬物至是有去故從新之益君子法
之修諸身而益加於人其利溥哉坤陰變否爲遷
善爲改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居震動先其才剛健下以剛動上以巽應是可
以大有爲於天下以輔成其益也曰利用大作初
自乾來爲元吉象以其能體謙用仁也獲謙仁之
吉故无咎且夫動而任事怨咎所歸惟任大事而
不自爲勞不矜不伐以行於世其孰與之爭者哉
震動居互坤下爲利用大作坤土居上爲不厚事
不厚事謂不以事爲利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以柔中獲益曰或益之初自乾四來上承於二
而乾陽畢應爲或益益之自乾若天錫善人之助
云古謂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十朋之龜賢
智大者弗克違忠告之言無差忒也獲益如是王
而用之足以定社稷利百姓養天下服夷狄上帝
其歆喜之矣曰王用享于帝吉五上本乾位乾爲
王爲帝舜獲禹稷契皐陶助堯薦於天周公十夫
予翼畢召公之徒輔助之金縢書啟天乃雨反風
夫賢天所喜也故享帝莫大於得賢永貞謂何其
以二柔中勉以持久歟蓋正念一差天地鬼神知

之益者遠矣君子未嘗一日忘貞而其心不在君
在天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
處風雷變化之地而位居震動上宜有非常之事
曰凶事若周公東征汲黯發粟本以益人夫何咎
也有孚上下信也上下信而行以中正生物之功
必大曰告公用圭圭象陽生物以生物爲心无咎
宜矣三其可與權者歟居互坤中爲有孚震陽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三四皆曰中行曰告公三四有互坤體位居震巽
之間在一卦爲中爲中行告公謂何不敢專私意
也五與上皆乾體曰公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故
三四皆曰告公四純陰爻居巽先動而用巽其動
不安是以中行告公從而利用依遷國也自古不
得已而遷國便民莫如周太王之仁以益爲志不
以一己私爲志志順於天告公從也互坤爲國震
動在下爲遷國四比五爲依依於君依於天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獲六二中德之助其德日益修故有孚上孚

心下孚德上下交孚益之至也聖人誠己不言而
人化之其躬行之實足以感動變易天下心聖人
知天下心本無二而以至誠格之俾莫不率從是
爲惠心勿問元吉吉本仁也仁之所行惠自及之
初不待問曰勿問惠我德謂何天下知聖人益己
莫不相勉而化聖人之德聖人之德至是彌著海
內大治四夷化服曰惠我德聖人利天下之志於
是得矣五本乾體居互艮上乾剛艮止爲孚五分
四益下止靜而順衆陰以虛承之爲有孚惠心爲
大得志又兊爲勿問乾爲元爲德巽順爲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本乾體居巽窮上而震動承之剛亢躁動求
益不已己心不恒惟利之圖人心以離擊之者至
故凶夫危懼无交而用以動以語以求民雖至愚
知其必不能益己孰肯戴上而求益也君子於益
必先求諸在我而恒其心心恒則動中節語中倫
賢者樂輔民知惠利之將加於身孰不與之應之
哉互坤在下五以剛居上卦中三陰不應於上爲
莫益互艮艮手爲或擊偏辭謂其位不中惟偏則
失正而立心勿恒互兊爲辭擊自外來謂內不與
之擊必自外寇戎興起皆來自外者且寇戎之起

本自失民心民心之失本自爲上者不能恒其心而賢者去之誠信不及於人是可不愼乎雷風爲恒風雷爲益上九處風雷極變故有勿恒之失也

紫巖居士易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五 夬之歸妹

張浚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五陽長而後用決何決之難耶蓋一陰在上以說爲體而內畜貳心若堯之四凶舜之有苗自非羣陽用事君臣同心其勢未易決去揚于王庭暴白其罪狀於天下也小人用事久寵固交締其跡秘其根深非使天下曉然知其惡而莫之應則呼吸之間兵戎所起豈不殆哉孚號有厲用決之道也本至公而持以欽愼之謂厲厲蓋君子爲天下心也夫號令之孚固有以感動觀聽分別善惡矣君子猶惕然懼不能齊誠恐爭難一生爲吾百姓患也孚號以厲人心可格刑罰可省茲又君子之仁歟反巽爲號乾五陽爲王庭陽實爲孚告自邑不利即戎聖人至戒也夫道貴德勝邑內也自邑謂修德以治內戎爭也兵也尚德不尚兵天心聖人心故不利即戎兌西方爲戎五陽同升德應于乾何憂不決故利有攸往往則柔終矣如其利且夬

一陰用事于上内之小人外之夷狄得位得勢爲
國家害皆其象也惟人君有大中至正之德剛賢
協應政治畢舉則小人退聽不敢擅事彼爲夷狄
者將斂衽服畏之不暇夬道成矣序卦曰損而不
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夫君人者莫急於損己
之學損己厥德益脩君子畢用何決而不利哉非
獨決小人也聖人之治夷狄由是也健而說決而
和謂何健決乾則之德也無怒之之心曰說有生
之之意曰和此中正之道也如是而後能興大利
除大害蓋夬決之道譬諸治病要當使疾去而元
氣无損不然後必有憂讀夬而聖人待小人治夷

狄之道可端坐而議矣兌上爲說爲和孚號有厲
其危乃光也謂以決爲危其危乃光聖人惟憂天
下之誠無已其增脩厥德亦無已故夬道行而天
下治其光莫大也坤陰盡消乾道以成光德著矣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
終也聖人以決爲難丁寧反復爲天下後世言之
也東漢王允李唐崔嗣遠不知易各以尚兵窮夫
有天下而不知脩德用君子以自強其國使小人
氣喪夷狄心讐其勢不敢不聽服乃切切然兵戎
是急則爭難不解而爲天下害滋大不亦過歟嗚
乎夫夬之爲卦五陽序進於一陰之決甚易爲功

也聖人猶憂之健必欲用說決必欲用和且孚大
號于先俾姦慝消伏天下不見決之之跡而默受
其利聖人知夫戎不可啓啓則生亂若此其慎也
聖人之訓至矣哉剛長乃終謂剛進至乾陰道於
是終云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功力爭歸惟需天之澤不自以爲功則人心悅而
天意得周公東征而歸其施設可見矣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周公未嘗居德也澤上於天利澤下施
而與天下同之也古者謂祿曰天祿乾下爲祿乾
剛健爲德居德則兌毀隨至曰居德則忌夫居德

則必恣情恃功有悖道逆理事天下將羣起而攻
之矣忌孰大邪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在夬之初厥德未孚而果於有行其理必不能勝
是以君子務強其德德積類合天下莫屈夬孰禦
哉初以陽在卦下德不上應若從君子之後可也
往奚益乎嗚呼事君量德盡義而已逆理躁進動
必招悔故君子欲有爲於夬莫若反己修德以俟
朋陽之助爲坤一變有震艮體爲趾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居乾中敏健不息爲惕號九三亦曰夕惕若厲

號先事戒備也教化素行禮法刑政素修皆惕號
事惕號君子之恭也戎烏恤乎莫夜莫夜有戎變
皆倉卒洴言胥起未易明也斯蓋衆人所甚懼君
子得中先事備具尚奚恤乎吁夬決非得臣如九
二其不爲小人搖動幾希矣二之有功於夬大矣
哉乾二位在日爲暮夜兊上爲有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疾惡見夫顏色之間惡者其懼懼則絶而弗通何
以革何以化君子有憂天下心不忍小人毒加于
人其心欲革而化之其行獨其迹若濡羣陽必有

疑之者是以有慍原其用心則志於決而合於天
故无咎善乎君子之夬夬也然則善論君子者論
其心而不論其迹可矣乾上剛過爲頄位兊體下
爲有慍應上上居兊澤先爲遇雨若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方君子健決時四以陽履陰其位不中而竊據三
陽上爲臀无膚其行次且謂依違遲回疑有首鼠
心也互巽巽不果爲次且戒之曰牽羊悔亡必從
衆陽而後亡悔耳兊爲羊大壯夬皆自坤變有兊
體兊爲羊羊取剛進觸物爲義反巽爲聞言不信

甚矣夬決之難也五陽同類以進謂夬可以決矣
四猶次且其行何哉蓋斷大事決大議非剛中者
莫能爲之而剛中之賢豈易得耶周公大告邦君
卿士罔不反曰艱大所見蓋不同也周公未嘗直
抵以罪丁寧反復孜孜之敬訓備見于書然則雖
有不同之論不害爲君子要在察其設心之正不
正耳心本爲國不同何害四之次且蓋若邦君卿
士謂東征爲艱大而非懷姦以動搖國是者乎不
然何以无凶咎悔吝辭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陽德旣盛用決匪難猶莧陸之易爲功也持中而

行僅以免咎聖人之戒一何嚴哉蓋夫貴說貴和
中以注之後必有光不然鳥獸之窮容爲害苟使
凡爲小人者生反側心安平之福不易致也聖人
法天用中是以无咎意聖人以革化小人爲大夬
聖人不得已也不以化而以決斯九五之所以未
光歟兊陰揜之爲未光莧陸澤草至柔脆物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君子乎大公而天下信遂使小人黨日消勢日削
天下誰其從之夫小人據利勢在上猶足以合黨
欺衆簧鼓天下惟屈之以道使天下曉然知其爲
小人知其爲惡知其不可復恃夬道斯成巽上爲

號无號莫之應也在小人凶在天下吉小人道窮其勢不能久於上爲有凶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一陰生而曰女壯其勢方與足以消陽也巽爲長女所應失正遇不以道譬小人才力有餘而容悅苟合宜辨於早也且姤雖陰長之卦而陰陽至理以遇合爲貴特在夫所遇正不正之間聖人於

卦辭首曰勿用取女言女之不正不可遇也蓋女不正足以敗家譬諸小人柔巽不正內挾權術足以敗國其爲遇也可不畏哉繼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遇之時義大矣哉言遇得其正則功利及於萬物而遇道行乎天下其爲義大矣陰生於坤午與乾子迭相終始萬物至此畢趨亨嘉之地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指二五二五剛中以中正之道相遇風化被於天下天下悉從其中正若天地之遇然聖人致意於姤者可謂至矣且夫柔遇剛一也在卦體則勿用取女而不可長在二五則剛遇中正天下

盛行蓋聖人發其兩端示後世君臣相遇之道俾知一治一亂本夫所遇之正不正後之爲人上者可不知察而爲之戒也哉嗚呼自古小人常遇於時而君子率不遇姤一陰生乎下小人將有必遇之勢其事大可畏苟非君臣剛中固其能止而遏之宜聖人所甚憂而丁寧垂訓也然小人在下何因而遇於時乎在其君有以啓之而已君心剛以正則正者遇君心柔以不正則柔者遇氣之相感不約而符姤一陰在內其象君心之陰已生君心不剛則樂其身而忘其民是以小人得乘間而進一小人遇引類以至天下將受其禍宜慎矣夫地

陰變乾爲天地相遇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所不被施命法之是命自天出而一本於至公茲蓋聖人所以止陰之生也夫使天下各安其治而日以無辜聖人安用命惟夫乾道不足一陰消之小人害治者生則必肆其邪說以惑亂天下聖人憂之先事告戒使天下曉然識善惡趣嚮知所避就而納之於中正化不足而後有命命非聖人得已也盤庚周公誥書丁寧反復不啻慈父母之訓正陰生防微之幾風於萬物有鼓舞生養功聖人抑陰助陽若風之行爲命風在天下

所及者遠爲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堅剛物金柅用止車行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聖人於小人方長疾之止之若是其嚴耶聖人何惡乎小人懼爲天下生民害也貞吉謂何止小人莫大於貞失貞則窺伺乘間以類竊起將不可勝制矣有攸往見凶不許陰長也夫陰長則陽消矣凶孰甚焉羸豕孚蹢躅蓋聖人深明小人情狀發之於先也夫小人之進必倚君子以幸用若循循可與爲善者而蹢躅之性常萌於中不制之早其

害未易言乾金爲金柅巽繩直爲繫豕北方畜至陰之物羸豕象陰之微自午以往蹢躅决矣曰孚乎信然之辭也且姤一陰居初小人在下而位實處内有得君志合之勢坤陰將羣起而附之聖人著訓使後之君子謹微而大正其始用意遠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遇道貴一君於臣於民夫於婦上於下其爲遇也不一則離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下比於初陰初卑遇之有近民而得其心象夫得民心而天下歸之則道足以制小人而止其進遇道行矣故无咎不利賓謂四四初正應而其位遠陰夫民近之則親

遠之則去惟九二剛中以中正之道涖其下而下歸之民之歸在二四安得利耶吁君臣相遇本以爲民觀有魚无魚二象一以无咎一以凶後之爲臣其可不竭盡誠以勤撫其民人也歟陽包陰爲包巽隱伏爲魚巽位東南四居巽上爲賓互兌爲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陰陽之情以相遇爲說三眷眷然若有意初之說從而九二體剛中之德已實乘之不敢不從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次且謂居之不安且踟躕其行也三以剛居位故雖有從小人心終自知厲厲危

也以其危而厲焉遂无大咎嗚乎小人不可邇尚矣居上位而有邇小人心則德與名俱喪爲咎孰大幸三能厲未牽於初耳巽爲股爲木三在巽上爲臀无膚巽進退不果爲其行次且夬九四有互巽體亦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云初曰柔道牽三曰行未牽幸其未牽於初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失民何以事上而保其位陰爲民四初正應而失之曰包无魚魚柔巽隱伏民象也且四位近君人臣必下遇於民而後能上遇於君民有遠志位其虛矣吁人君責任其臣以求治蓋將必使之加惠

吾民以固結天下心今也在上位而邈然不以民為念而失其心雖有民與無民同下將交怨而疾攻之為國産禍無疑矣曰起凶四剛遇不中亢滿失民凶自致之也故曰起云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自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用君子以封植百姓且内藴其美而嚴恭寅畏仰承天心以降命行事如是而後陰可復消也命出於正若上帝在左右號令賞罰惟帝心之順曰自天雖然五何取於含章蓋人君惟不自恃其聰明然後剛中之賢得以展盡底藴成君臣相遇之治

而命之所降率合天心後世若秦皇漢武矜其智能羣下不敢盡情卒以毒亂天下遇之失也雖然五之含章非謂拱手責成於二而於君道莫之省也曰有隕自天蓋一本大公之道以施命于天下而我之所操者要所執者大若五其深得君道之正歟二居巽中有剛德為杞初以柔居巽先為瓜乾中為含章乾為天巽為命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上曰角剛亢處上何以遇惟遠陰故雖吝无咎晉上九亦曰晉其角蓋居晉遇之極而剛亢不反其必窮莫之進莫之遇矣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國以民為本民以賢為命順以說得民之心也剛中而應得賢之心也得賢斯得民矣不萃奚為濟渙治萃得四海歡心以順事其先而教天下以孝以中合其心故萃渙皆曰假有廟坤在内為得民民說則國家有磐石之安宗廟之祭可以極盡其誠禮矣曰假有廟上為宗廟互體巽木在上為有

廟利見大人亨利貞何謂貞若商湯之於伊尹周武之於太公為萃之貞何哉湯武伊呂之為君臣志在天下而不在身是為貞大人謂五牲何取於用大萃而歸功天地鬼神内誠外禮不可不竭盡也誠禮盡而教化行故吉且生民之命在食人何以聚曰食而已矣聖人於萃聚之時既盡力於民事報本之禮牲必用大有深意其間蓋澤上於地農事興矣所以報本不可後也坤為牛曰大牲兊金在下曰用利有攸往謂宜勉修厥德以有為於天下夫天命以萃非德曷承二陽以剛德相比剛進上行其剛得中往必利矣互巽為天命坤下為

順天命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謂天地萬物以萃為大聖人承天地育萬物不可不求其所以致萃之道而增修吾之德政以上承天地之心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既治偃兵適以啓兵盍若先事有備可以息姦慝弭後患乎今夫澤之儲水一失防範則決矣惟水得其防而澤行於地然後利澤及物生養之道與焉君子法之戎器是除不虞是戒所以大利澤於後也而況順説之極上恬下熙安於佚豫倉卒之變可不慮哉君子知聚必有散安必有危有國有

家不可一日忘備其急急夫戎器之除非曰先武事而後德政也蓋以吾之德政既有以感説民心而俾之萃又恐夫害治者起而重為之防初不敢一日自恃其治焉則德益修政益立天下之萃不知何時而已也君子規摹遠矣哉兌西方為戎器互艮震震動為不虞艮手為除兌口為戒孔子答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夫萃聚足食之時武備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以武備之不可忘而不敢安於逸樂則其為德政之補亦云大矣抑衛武公刺厲王詩其三章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終之曰用戒不虞武公之學其有得於易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居萃聚之初信君子遠小人聚斯光矣信貴有終二三其心合斯離以此行世何以立事知而憂之終得其應咎其免焉君子先定志於內而後求聚於外結之以信持之以久故志行事立而能有為於萃聚之時也初以柔應四剛柔交孚於應為得惟二陰在前有暱比從類之心其孚不終用亂乃萃是欲棄君子而為小人之歸者德必衰矣何以萃而升哉若號憂發于聲音也初自兌變以剛履

順故能知其過而憂之終得正應以獲一握之笑于後勿恤往无咎謂所從適之正自能免咎不用恤也嗚呼君子之於聚不可不慎所孚而勉其終慎之何如亦在夫先定其志而已兌口為號艮手為握兌説為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貴合戒在苟合二居坤陰中必引而後吉无咎蓋君臣之間相遇而不以誠則信之不篤任之不專萃其難矣夫惟上以誠求下以誠應道斯可行君臣之心交孚若一弼違補過中不自疑故用禴

爲利禴夏祭也薄祭也禴之利用謂至誠可通心腹可盡若祭祀之不待備物也用是居萃則大利以興大功以立治其盛矣上說下順爲引吉二五皆中正爲孚坤位西南爲禴中未變謂何言君子守中於身不以旣萃而輕變其志必上我求而後應之謂不如是不足以有爲於萃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求萃而不得志故嗟萃三處坤順之極其位不中欲上比於陽而二陰牽之夫二陽君子也若曰小人歸而君子不與爲故萃如嗟如以此事君何爲

而利嗟歎辭也嗟則知悔矣往而應上庶幾无咎蓋上方巽身待下三往應之猶愈於獨行無助於萃也惜乎上非剛德終不足與有爲故三於萃小吝可聚而君子也則善日聞德日進名日彰功日與小人反是矣宜三之所以重發嘆歟三位在二陽二陰中蓋處君子小人之間者也然則三者安可不審擇其所與聚後之求萃於君臣朋友者宜鑑茲兌口爲嗟互巽爲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多懼謂近君也萃九四以剛陽居萃聚時德足以說天下而天下順服之禍福安危之幾於是乎

生是實德位使然也惟夫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而者兼之吉斯大大吉而後无咎蓋得君而不得民則道不信於天下固不可與大有爲于天下也得民矣君或未之信焉閒隙疑忌之起始不可勝言終亦何以行其志哉萃四自臨來君臣同德相說以正坤衆順之是上得于君下得于民者也是以大吉无咎嗚呼以四之大吉僅能免咎於萃古人謂蹈富貴爲危機信矣夫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臨變而萃九五以剛中爲萃主天下順應曰萃有

位无可咎者曰无咎蓋爲匪孚其下剛阻於下羣陰之情未盡通且五之剛德未立德未洽于天下心故歟勉修其德萃其光矣元爲衆德之先其用仁也善也持以永守以貞奚患不孚湯武之舉有愧堯舜匪孚也若元永貞在二君則優之故終能得志天下且有令望於後世聖人懼萃聚之主安順說而忽修德曰匪孚曰元永貞悔亡戒也蓋五於萃有說體是或以天下歸之爲已樂不可不戒陰掩之爲志未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處萃聚上說極必反惟憂所當憂而誠以求應始

免於咎聖人至訓也方天下順説之極而已身在
上位孰不晏然自以爲樂聖人獨以爲是大可憂
非至誠省懼急於得人若齎咨涕洟者然殆未可
免夫禍難聖人之訓微哉兌口爲齎咨三陰在下
順應於陽上六有失應之憂曰未安上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臨二陽五變爲升二陽升也而曰柔以時升蓋二
陽升於内剛德浸盛柔道用得位而上行曰柔以

時升巽而順有可升之德剛中而應有可升之資
剛中謂二二以剛中應五五得二應而剛德盛於
内是以其亨大曰元亨譬夫木在地中其本既盛
二陽之氣並進上達木之升也莫之禦矣且内巽
外順仁德既行而又有剛中之應内強其志柔之
時升不亦宜乎自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於
離而成物於坤曰時升用見大人指剛中之陽也
五居尊位曰大人見大人以趨亨嘉之會何往不
利曰勿恤南征吉巽在下巽不果勿恤宜戒巽至
離萬物皆相見南征之所以吉歟嗚呼讀升而知
君人者欲德位俱升亦在勉求剛中之賢而已誠

能巽順下賢而吾之剛德日進不已帝王之治可
歷階而至也雖然升之用亦大矣六五柔中何以
爲升之主耶曰五所謂柔非志於怠安之柔也二
陽内應有得賢之益吾之剛德方浸長於内而未
艾是以能有生養萬物之功而志得行于天下其
升豈不信哉互兌爲有慶坤進而上爲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山上有木其進也漸若木生地中則陽動於内傳
蓄含養之日久得時而升升不可測君子法象曷
取於順德之積乎蓋德契天人是謂順德順德既
積斯有以感入天下之心天下從而化之自邑至

國自國至天下德業而大莫之與並若木之升矣
古之用此者其周文王乎坤巽皆順體爲順二剛
居内爲德内剛外柔爲順德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在己有可信之德然後獲信于上以是居
升升其合矣夫在下位者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己
德無可信者惟體巽之仁應坤之順二陽既孚上
必我信斯可與有爲於升之時矣蓋陽爲君子君
子信己而援之則上信之上信之則天下信之吉
於是乎大初承二陽以應四坤陰在上莫不一意
下之曰允升初之允升蓋得巽仁以應四而二陽

爲之援是以无往不合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事君猶事神事天然舍誠固不能有格也蓋毫髮欺愧於中則精神之感必不交孚尚何以得君而惠利天下哉九二以剛德在巽中五順二巽中道默通曰孚剛賢以中孚君君德日新斯可以體至公忘形跡竭盡忠嘉以強其所難拂其所順致君於堯舜之前矣曰利用禴禴薄祭夏曰禴貴誠不貴物也志得道行君子之喜曰有喜互兌爲喜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坤上爲邑升二陽自臨來三有剛德二又比之巽

仁充於内坤衆順於外仁德感通邑人之心先歸焉邑我邑也邑其虛矣升又何疑湯武之舉則然士君子巽志入道收後獲功其進也如虛邑之升亦在夫勉其不息之剛而已易道爲所困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有文王謹守臣節之心乃亨文王有憂天下之誠而德益進志益恭守益正上天所喜後世所仰文王惟順于天順于道故能順于君順于人後世莫得而少疵之也升至九三已有虛邑象文王處四位而心不忘順紂眷然日望其遷悔豈非盛德事歟不孚奚爲互兌爲西山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德合天人爲貞坤以柔升五坤中而順德格於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升同不吉用得志于四海云坤土爲階自下而上曰升階以德爲階也五之德若是可與爲王可與爲帝矣故曰大得志蓋六五剛德浸長於内是以其升若此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向晦曰冥冥何以升冥升謂處富貴極至利欲牽之於外必冥非謂以冥獲升利于不息之貞謂其貞不息則有出晦之道猶日月之行地中也嗚呼

自天子至公卿大人勢位既崇冒昧利欲不知厭極其能不喪身而亡家國者幾何惟惕然懼省以增脩夫仁義之道則無憂乎消不富矣聖人灼知至理之必然而爲之戒上六履陰居巽順極爲冥升蓋巽順之至剛德必衰晦其宜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自否變時之否矣君子宜困君子有乾剛生物之德而三陰揜之三陰挾説險之資外示和易内

蓄姦阻上下交蔽復有用事於中以離間吾君臣心腹者君子雖有巽仁離明之德無所用於時而其道以窮是以困也困以剛中爲貞惟貞廼亨大人居困而吉端在此蓋剛中則能勉進乎道而明足以見仁足以守不爲窮達死生變其志何爲不亨哉无咎謂无可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言君子處險以說其脩身礪行無愧天人身雖在險道自亨也且困何爲而取於說說謂說於道非於物而說也說道者視險無險其心尚亨且士君子之有志於道孰不欲以道爲說惟其養之不粹行之不力一爲憂患所迫鮮不戚戚於中故夫在險

能說其事爲難非剛中者莫克行之大人指二五二五有剛中之德守貞不撓困極而通其事業將大於天下曰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言無益也兊上爲言坎在下其道不能上達爲不信夫小人布列於上下內外以是爲非以正爲邪當是時其可以口舌爭耶天實爲之尚口則窮君子脩道待時可也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井坎一在上困則反之故在井者其道通處困者其道窮序卦曰困乎下者必反上蓋道之爲一浩然常存初不以困亡君子何患哉樂己之道忘身之困斯無入不自得而變窮爲通矣文王孔子善處困者文王孔子道傳後世厥亨孰大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在天之命遂在我之志致云者委之於無可奈何也道之不行豈人力也哉雖然水未嘗一日无也澤无之而水趨於下時而已陽氣奮達澤水必滋道未嘗无一日不在天下也道之不行時則使然君子知之固窮樂道自求其志得時得君殆將攄素所蘊蓄而行之天下君子之心亦豈一日忘君忘天下也耶其遂志也時焉而有不得已耳困自兊變在卦氣正坎水趨下而澤涸之時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

谷幽不明也

困三陰有株木蒺藜葛藟象蓋卦體巽木在中兊一變坎爲困而兊復有互巽體且自秋徂冬草木彫落困之時也是以爻之取象如此嗚呼小人之困君子適足以自困惜其快一時私意曾莫悟耳觀三陰皆以草木衰敗不振者爲況見聖人之心嫉小人深也初以柔居坎險下其應在四四互體巽兊金制之枝葉不敷無以芘下曰株木初六從二陰以困君子君子道窮天下以否而已身失芘將亦不得一日安曰臀困于株木臀困云者謂不可以有行也入于幽谷趨險不反也三歲不覿前

有至雜不覩其明也然則小人暗於天理惟險之懷其困君子也祇以自困不知其將何所寄六尺之軀於天地間哉自初至四爲三歲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有中和之德可以養人而方處險中德未及施曰困于酒食九五同德之君方傾意嚮之謂其德之可以通於神明也曰朱紱方來征凶時未可爲也君子貴因時違之則凶无所可咎坎中爲酒食朱紱謂五朱陽正色君道也二自否來位本乾體故利用享祀天曰祀美德可以養天下爲中有慶嗚呼自昔小人困君子必先離間其君臣之心六三以陰在内蓋小人用事於中者幸二五君臣道通雖困終合故曰有慶云此非二之慶也天下之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困于石揜四五也據于蒺蔾揜二也四五有篤實之德三在下而欲困之是將獲罪於天下後世故名必辱九二剛中三竊處其上懷不自安天下其起而攻之矣故身必危名辱身危有死之道不祥莫大嗟夫小人幸君子困行行然貪欲日肆自以爲得不知獲罪天人之深適足以困已其名其身其家將不能悉保于後在彼何利哉惜夫陰柔不正日以昧昧智不知此耳互體離中離不當位坎復易之爲不見其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車之載物必獲輔於下而後可以有行君子在困難蘊蓄物之德非求應於下則其道亦不能上達矣四居兌金先本有乾體曰金車三以陰閑之坎險在下莫之能進以協比于二而求於初故其來徐徐惟四志在應初終必有與雖吝得終也自外而內曰來巽不果爲徐徐嗚呼人臣居四而處近君之位在夫兑求其應而已不然雖有剛強之德終無以出困而上難也戒之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不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人君有剛中至德而又得剛中之賢然後可以除間去險而息天下之困困二五以剛居上下卦中而三陰蔽其耳目離其腹心使二不得上應於五曰困于赤紱赤臣道也劓刖欲施刑於上下之陰有志而无助志不得行是以困惟中直故乃徐有說蓋君臣以中直之道相與則天人之心可格何

聞不除哉兊上爲説利用祭祀謂品物可備誠禮
可盡也五位兊中萬物盛多時故於祭祀利用夫
間我者去而君臣相說則巽仁離明之德可被于
天下而治道以興險難近乎矣受福于天夫復何
疑也五本乾位得賢而天人之心說曰受福兊金
爲劓刖兊巫爲祭祀紱相蔽飾之服二五來自乾
乾爲衣朱赤皆乾陽色赤朱之發見於外者諸侯
服也二五德剛中曰以中直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以陰居兊終有至巽體二陰牽之相與揜剛上

位一卦上逡巡杌隉若困於葛藟而臲卼不自安
者然葛藟柔脆滋蔓小人相與牽連狀也小人欲
困君子而赧然有慊于心故臲卼其居動悔則變
而從陽矣誠能有悔乎其征斯吉揚雄曰侍君子
晦斯光窒斯通辱斯榮敗斯成夫通君子乃所以
自通困君子乃所以自困聖人示動悔之象使後
世爲小人者知所以棄惡而趨善也反巽爲臲卼
兊說爲吉行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
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靜養之功既成以中守之以仁出之俾天下各安
性命之情井之用大矣坤五下居乾初坤爲邑邑
可改井不可改謂坤陰往來坎一不變蓋邑有興
廢而井之在地常自若譬諸君子有剛中至德不
爲天下之動而變其守惠澤於是生焉无喪无得
中先定也定故能應求者應之隨取而與曰往來
井井往來雖不常而吾之爲井未嘗加損耳困三
四易位而成井在困坎之一潛於下在井坎之一

升於上困則君子道窮而利澤不能以上施井則
君子道通而仁德福及於天下君子德成於井凡
以養之不窮不爲居困而變其心志故其德益脩
其利益大也且陽中於坎養以靜正行以巽仁而
其施不匱井之功用不亦大哉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聖人勉後之君子脩誠礪器以大仁德於
天下也蓋聖賢以利澤及物爲功惟心誠於内而
後功著於外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焉誠不至也
巽爲繩爲進退爲不果互兊互離在中離中虛兊
毀折爲汔至未繘井爲羸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古者設庠序禮樂之教法度政令之防非以勸民蓋將誘而納諸善以輔翼之耳水得木而功利益君子以德行仁而天下受惠孟子載帝堯憂民自勞之來之下皆勞民勸相義也坎勞卦坤五下降爲民爲勞民互兊兊言爲勸相勞云者使之朝夕從事於敎化勸其未至相其未成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汙濁廢鳥獸猶去之而况於人乎初以柔順居坎險下蓋不能潔白其德而自抵於廢棄者也君子惡居下流凡以失其清明之性故耳坎水在上巽入之兊毁之爲泥互兊爲不食四有禽體與物不相應爲无禽爲時舍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士君子必有聖賢之與厥德乃脩二不獲上應於五而下比初陰趨向不正德以之墮曰井谷射鮒甕敝漏位居坎險下爲谷巽爲鮒鮒魚細者坤五下居初坤土在下兊毁乘之爲甕敝漏二本剛中而以順說之資下比於陰棄中正從昏濁剛德既虧才器淪喪惜哉雖然爲二者亦在夫求與己修己而已聖人不著凶咎辭幸二一朝反身而從善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備清潔之德而位在坎後小人蔽之王明則蔽者退矣故並受其福夫井之爲水善利萬物凡以至潔而已傳曰氣之清者爲賢三有可食之德而不及食孰不惻然念之可用汲宜在高位之謂君子而在高位惠澤必加于天下汲可用也巽上巽潔齊爲井渫兊毁爲不食坎加憂爲心惻上應之爲可用汲五以乾德居互離上爲王明曰求云者德修于己君子求之是以不求求之也天下被澤爲受福蓋君臣之福繫在天下陽爲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德莫大夫養之修之修之所以大其養井六四位在坎下互體離兊兊毁離明明足以有見故能先毁而用其修云是可以塞近臣之責矣曰无咎且人臣修己之德以修其君之德君德既修善政斯出其利豈淺淺哉坎離有水火用爲甃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居中履正美德厭天下心若寒泉足以息天下之熱者然曰井洌寒泉食夫中正本之身達之天下人君誠能恭己无爲以行吾之中正則天下莫不日用而默化之相與去惡從善如渴得飲熱以寒

息惠所及者大矣坎中爲洌陽萌黄鍾泉所自發潛養之功非一日曰寒泉泉寒而天下喜食之猶聖賢有美德天下仰惠斟酌飽滿各得其欲也五以坎中居互離上中正而明有靜一之德故其取象如此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井道旣成曰井收勿幕勿幕戒也上以陰居井上陰性吝嗇宜戒聖人一視同仁方且公天下而惠利之天下求之无窮已而聖人與之亦无窮已豈曰幕之云哉聖人有誠一之德欽德者莫不率化不勞而惠自及之所孚者大矣虞舜文王行此舜

以正文王以淵懿向使二聖人斂德弗用天下安所繫命哉舜文王之心不一日忘天下故天下後世樂推其德而不厭也陰上爲收坎北方爲有孚其吉以仁曰元吉元吉吉之大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志不同行爲睽睽離之義也至澤火相息而志不相得事勢旣窮不可一朝居矣曰革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易汚濁而爲清明革道也雖然有乾德而後可革革非易事也必德明而有以孚信之于先然後革可用德之能孚非一日事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孚而後革聖人不輕爲也元亨利貞乾德也互體乾在中故曰元亨利貞云悔亡謂不獲罪於天人也離爲日自初進四革道乃成爲巳日周自后稷至太王王季文王德孚天下久矣武王繼之始用革孚而革也惟湯之革夏亦然嗚呼革非德明著見之君莫能行之矣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

相得曰革聖人甚言革之不得巳也水火交害生理絶滅其勢有不得不大變之以惠利天下萬物者火炎上而澤息之澤趨下而火息之曰相息夫卦體澤火也而曰水火相息蓋水火在天地間未嘗一日无之故水在火上爲旣濟蔑有息也若澤火則質性不同澤金爲水母夫澤水所鍾也水在澤而火克之金日以消水日以涸火日以衰其勢必息自離午至兌酉水火敗絶之時兌金又爲死火所尅宜其息卦以坎變至震革始用事震仁也聖人必俟仁德之孚而後革也兌離宗於乾而得曰同居居同而志不相得則上下侵奪將不得以

生養是豈可不革哉雖然革金火之變也聖人用
土之信以濟革曰革而信之何以言耶稽諸時運
方火金相息之時得未土以生金土承火母生金
子於是有庚伏之候而歲功以成聖人出而應天
下之革非信固无以服億兆心拯之塗炭中也故
曰革而信之云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
乃亡謂順天人之心其革必當不然利未及興而
害已隨起矣當僅悔亡不當之害可勝言耶君子
愼革惟德之文明而天人胥說亨大以正然後革
可為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聖人因天地以明革也天地

以生物為心其革也所以成四時而生物之功於
是不窮春夏生養秋冬肅殺循環致用于以見天
地之仁湯武法天拯天下於塗炭中而納之於仁
壽之域湯武之心配天地革於時為大殆未可輕
議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君子之革本以順天君子觀澤火象治歷蓋將與
天下同奉天地之革欽授而日用之也是其設施
舉措凡有因革于天下罔不稽於天而協於人矣
卦自坎變坎離日月之會而澤火相息久必差忒
歷不可不治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以中順自固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周文王心離初
為黃牛陽外為革鞏固也初以陽德居離明先非
才之不可以有為謂謹守中順然後上合天心耳
周文鞏用夷齊來歸天下大義於是而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桀紂之惡著伊尹太公不得已而與商周令聞令
望傳于後世商周之革二臣之力也其征吉誠以
契天人之心耳二離中有文明德是以能上應九
五敷大信于天下離於時為亨曰行有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湯武之師弔民而止革道既成過中則殘必貞必
厲始合天心武不可黷也夫革言而就者三衆信
之天下歸之也撫以寬仁斯為貞矣武之歸馬放
牛示天下弗服湯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
貞厲之謂乎兊體在上為言三陽為三就則過為
征凶自三以往有孚乾體皆曰有孚如天在上孰
不信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處互乾中其革當天下信之信其為天下心也以

我明德易彼昏政曰改命吉互體巽位居水火相
息之際爲改命四不正本有悔得乾中而悔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文王道德之化默施天下天下靡然從風所變者
大不待質之鬼神而其道已孚無他躬行之應也
兌西方爲虎兌互離離爲占嗚呼紂之不道文王
已革之於先矣觀詩漢廣德教所及汝墳道化所
行其爲孚也豈待占而後知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其湯武事乎兵不戰將有自焚之災曰征凶治之
以仁義爲居貞禮法刑政密矣曰其文蔚考周公
訓迪頑民辭凡欲革其心也兌說見于外爲革面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聖人有明德而羣才樂爲之用仁德並施海內大
治曰鼎元吉亨風自火出爲家人禮明於內而化
行於外也家道正而天下治鼎象治道之成明德
升於上人才用於下坐收調一之功其吉也大巽

木爲才鼎之才家人之化也故鼎治自家人始然
則正身以齊家齊家以治天下眞古今不易之道
歟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鼎當求之象而不求
之器鼎象天下夫天下大器也虛器也扶持綱紀
之在人聖人治天下不自恃其明用衆才爲明曰
以木巽火賢才用而吾明德以著教化以行亨飪
之功於是成矣陽實爲飪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亨飪之見于事者也夫人才並用治
道聿興上可當天心下可育人物其效顧不博大
哉必曰大亨治大成也互乾發享帝義乾剛爲聖
賢蓋人生宇宙間導而使爲聖爲賢在上養之何

如耳聖人之治孰有大此者乎巽而耳目聰明言
聖人體巽用才而明德之大幾有加也且欲天下
聰明而歸諸己非巽以下賢者莫能行之夫惟內
巽其志外巽其身則善道日開下情上達不復有
壅蔽之患何施何爲而不中於理也天下其有不
治耶卦自離變伏坎在下坎爲耳離爲目曰巽而
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其道進也自巽而離曰柔
進得中而應乎剛應上下之剛也六五以明德處
互乾上道雖用柔身履乾剛是以能應得中應剛
鼎道成於是矣蓋剛中之賢應然後可與大有爲
於鼎以盡用天下之才而大吾明德也或曰鼎自

遯來二陰卦也何以爲鼎曰遯二陰位窮于上是謂大壯鼎爲卦大壯之上來居鼎初大壯之初往居鼎上剛賢用事君道得中鼎大壯之效也羣賢並用而位乎上下鼎治其昌矣

彖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分定而後禮化行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君位以正天下之位使賢不肖貴賤人心各安其分而不相錯亂命其凝矣蓋治莫大於分聖人斂賢才而布之天下非正位於上而動無非禮何以一天下之志而納之中和之治哉惟夫位得其正羣賢在列各當其序君命以定禮化遂行離

南方爲禮爲正位巽在下爲凝命巽爲命巽陰爲凝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鼎初有取新義曰鼎顛趾顛趾非鼎之正利在出否得妾非家之正利在得子且鼎繼革後必去其濁穢而後飪可享也譬士乘風雲之會雖起魚鹽屠狗所不當問生化之功繫以成曰以其子无咎其事非正其理未悖也初以陰居三陽下爲顛趾巽下爲妾三陽在前爲子陽有生物之德爲无咎陽爲貴應四爲從貴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剛中履正義不苟從曰有實陽爲實怨耦曰仇指四言之四折足爲疾四處近臣位亢滿不正阻蔽二陽之進而擅權用事于鼎我之仇也九二操德守義懼四即之故獲吉天地閒終能濟亨飪之治愼所之云者以其心之必將應五也夫人臣而所適應之正何尤之者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四阻之其道不得上行爲耳革乾金離火乘之爲

革獲應而後吉曰方雨虧悔終吉言遇上而吉也鼎自離變離文明爲雉膏反兊爲不食忠嘉之德未獲信用于上曰雉膏不食互乾天氣下降陰承之爲方雨雨則遇遇則悔虧爲終吉甚矣小人爲君子患而拒其進也故君子雖有美德莫獲展盡小人拒之而已人主可不深念哉失其義謂可舉鼎在鉉輔鉉在耳耳革而行塞則失協濟之義吁若三者非上以剛德力振之又安能有行於時而終保其吉也哉是以古之君子必貴夫汲引之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四以離初處五乾上乾陽在下鼎實也四在三陽
上所受過量其位不中才德皆不能勝任而竊居
上位是以有覆餗之凶且四阻二陽之進而專應
初棄陽從陰謂邪為正謂小人為君子恣其邪心
上下莫之孚信卒敗鼎事固其宜也聖人以天下
大器不可付之匪人而辨之宜早丁寧力言之使
後世知以取訓不然禍至徐圖為社稷百姓憂莫
可悔矣嗚呼觀大臣者必考其信蓋信不足則欺
必將蔽賢援不肖以重違天人之心使如斯人而
獲用幾何而不肇亂産禍耶四應初初以陰在下

為折足離雉為餗五兊兊毀為覆餗兊澤為形渥
渥沾濡貌夫鼎而覆餗則無以享上帝養聖賢至
天下不得食矣凶其大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位離中其德文明而又下有剛德臣為之正應
以輔成其德舉天下之大而措之治有餘裕矣且
天下治亂率由人君聽納之得失五得中而明虛
己以聽是以九二剛賢樂為之用而吾之明德由
此日新鼎治於是成焉曰鼎黃耳金鉉所以舉鼎
金西方至堅之物其質不變而有常剛德之譬也
蓋天下大器非剛莫舉五雖柔位乾剛承之柔進

上行剛復往應故曰金鉉云互乾在下為金利貞
蓋勉以貞固之道也嗚呼天下雖大其治不難致
也以中聽以剛舉天下何患不治中故無不用之
賢剛故無不舉之治鼎之為鼎殆將功用不窮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堯舜盡道進於帝矣道者何也皇極之中也玉為
物溫潤而堅曰玉鉉蓋必有中和之道中和之化
中和之治熙熙乎堯舜時矣金鉉舉天下以剛玉
鉉舉天下以中帝王之治於此分上本乾位六五
柔中進而承之粹美積中而德益盛業益大為玉
鉉乾為玉為金剛柔節謂五承之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
上坤下震為復復其一在內雖動而靜至震則內
外俱動矣四下應初是曰震來四動互坎中且有
互艮體上動不寧其來也恐而陽氣奮達萬物以
生其恐斯福曰震亨震動也在人吉凶悔吝所自
生也動而畏天必獲後福虩動物之周旋觀視者
陽之未外不无虩虩之虞虩虩憂也欽也畏也陽

動于一浸至於泰中和之氣自是而達曰笑言啞
啞陽動爲笑言●大人君動而臨涖天下而能知天
之畏常若天威咫尺肅恭之心不替斯須則德進
身修行爲天下式言爲天下法薄海中外是則是
效罔不知悅矣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
啞後有則也此繼天爲子事也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謂何震長子主器有動而代天之象不必專主
儲貳言之夫惟動而畏天欽誠所格遠邇聾服於
守國何有生養之功自是與矣故曰不喪匕鬯匕
鬯有中和美德而可以養人者也且君子之道本
之身而施之人由吾省懼使遠邇皆知省懼天下

遷善遠罪自我化之是爲震驚震驚而止曰百里
蓋由邇而遠其動不息所及者大自百里而及于
萬里也惟震驚百里故德通於神鬼神歆享社稷
有磐石之固宗廟以享子孫以保繫辭曰帝出乎
震震動而有爲時也乾坤功用什於震猶人君配
天地而爲之子也人君必上畏於天而後天下知
畏於君而匕鬯以守蓋畏天則德積於身動無過
舉天下孰不肅畏而回心鄉道以從我之化哉震
一變坤坤爲邑爲百里匕以舉鼎實鬯鬱鬯也其
色中互艮艮手互坎坎酒食爲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聖賢畏天之學肅肅祇祇如天威常在其上常在
其左右而思以遷善悔過德如之何而不盛哉雷
不一曰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爲震動主動以欽畏道不違天故天下取則而
說在動後其理固然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剛動于下二以陰柔之在震處此甚難剛陽浸長
必喪其資惟應五斯不失臣道之常七日爻之一

氣周也居震動時爲臣當一心誠意上應於君忠
嘉乃著不然名實俱喪爲天下後世罪人矣變離
一爲貝五在互艮上爲九陵九陽數貝所貴之利也
周公遇管蔡之變則然當是時厲其孰大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在震必恐懼省己盡力於誠一之德而後其動无
過足以息變興利于震三以陰居下卦上有互艮
體欽慎之心止矣惟震行不息以充其道眚乃亡
也可不勉耶夫士君子立人之朝於震動有爲時
而不磨礪德業以趨赴功名會天地鬼神之責將
及之而況於人乎眚得免哉蘇蘇志意舒緩貌也

互艮自艮而震爲震行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四陰中其道未申曰震遂泥君子必慎所與不然雖有剛動之才不克施爲矣羣陰退聽其道始光也嗚呼大臣欲有爲於天下莫先於親君子遠小人以輔助其剛德此而不圖何以享今望於天下後世哉互體坎坎爲泥互艮陰陷之爲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進則遇上而動極退則乘四而履剛往來震動之間有坎險體其理危甚而五以柔居震動中

是能損己修德汲汲兢兢不以天下爲樂而以爲己憂者中和之氣足以息強暴鎮浮俗不獨變故可盡弭而事業之大從此與矣宜聖人嘆嘉謂无失德于天下而可以大有爲於震也互坎坎信爲无喪嗚呼人君處震動時亦在夫躬至誠不息之德以勉其中中者天所與人所歸中則自身施之天下无不當於理而順於人易道尚中周成東征之後不敢自逸王業更昌宣遇災而懼王化復行二君以柔中得大无喪義云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以陰居互坎上處震動之極莫知所安故志窮於內目動於外若是者自守猶懼凶也況征乎且已在震上有其位矣而心不得須臾寧凡以不得中道耳夫得中則誠誠則事事中理俯仰之間了无愧怍何索索矍矍之爲哉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不待禍災及己而後悔悟也視鄰以戒鄰之中我以爲中斯无咎矣夫自一國以至於天下當震動擾攘之極才德不足以弭之儻非親比有德遷善悔過何以自保也婚媾有言謂三三正應也舍三從五爲有言君子於震從其正而已矣言奚恤乎陰居動極爲索索爲矍矍震目爲視反艮爲躬鄰謂三五有互坎體水流流成聲爲有言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乾陽中於坎止於艮動於震終終始始生化不窮艮其背不獲其身忘己也陰爲腹陽爲背聖人止德於靜其心泰然與天地爲一曰艮其背行其庭不見其人己忘而物亦忘之也蓋靜而後能止我

止而天下萬物莫不各止其所矣夫艮萬物潛冥時也聖人法之體道之靜天下事物莫或干焉曰不見其人聖人豈絶物而漠然不與事物接哉惟其深明夫物我之分内不知有己視天下若无與是以因時而動酬酢萬變不失其中而可以參配天地生物之德天下莫窺其應用之跡也古人繡黻於裳而已相背正取止靜之義以示至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艮蓋止靜則性復於一耳目聲色之好不萌於心而累德者去其出而臨涖天下若出於不得已而莫不以禮法從事患利之及于天下萬物豈可一二勝言哉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申言艮之所以爲艮也眞止不繫動靜故行止因時而動靜當於道道以光明萬物屈於丑申於寅動以靜基而發生大德著見於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人用艮於身而得夫眞止之道動靜應天事業以大蓋由吾一性之光明已極夫天下之光明也堯之光被四表舜之重華協于帝皆自眞止中來書稱堯安安傳稱舜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其君臣相警戒亦曰安汝止堯舜蓋深得於易者且夫子固嘗用艮矣可仕則仕

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夫子之道昭明於天下後世亦以性止於内故動靜无往不當也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以卦體論艮一陽止於外而在上二陰止於内而在下上下敵應无一不止其所安斯无咎之道互震坎爲動靜陽上爲光明坎險則止震動則行爲時止時行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夫山至靜而雲物興焉淵泉出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貨財殖焉人止心於靜功用之及於天下殆未可測也君子觀艮象而安於所止是以心念至正有所不動動斯光矣思不出其位謂何爲人子

思孝爲人臣思忠在士思學在朝廷思治在上思所以利下在下思所以事上夫子著思無邪之訓自艮發之若曰不出其分位是畎畝之間不容有拳拳思忠者耶兼山内外俱靜義艮上爲思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在艮而止於下夫何咎利永貞戒也蓋士君子進爲於時以知止爲本夫不知止鮮克有終者情欲内牽勢利外誘則无往能止心不知止而一肆其所行尚何患利之及人哉是不可不貞於蚤而持以久也陰下爲趾柔初而能止爲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

退聽也
其德中正又時位當可行其或拯之而錄錄隨人曰不拯其隨眷眷然有不忘君心曰其心不快夫更相汲引鼻葵盛事也九三履剛冒不下其聽於二惑哉若二之中德三或援之可以應五而有行於艮不拯若何陰居下爲腓陽止其位爲不拯互坎坎心病爲不快蓋腓在下必股肱拯之然後能有行耳嗚呼君子之急於得君蓋欲以行道彼固非若小人求快其私志也二其忠於事君果於立事者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一陽居上陽止其所得止靜之道因而重之三位在四陰中有互坎互震體爲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爻言變也身中曰限上下之氣所自達也三處內卦上不安分位有乘險以動壅塞正道之心於止靜失矣且小而一身之否大而天下之否莫不皆自夫上下之情氣不通而上下之情氣蔽隔不通以有物間之耳在人則邪氣爲身害在天下則小人爲天下害是也三剛過不正陷四陰中於艮蓋小人之雄者夫小人能爲國家患必才過人者能之彼徒切切然經營於胷中日以壅塞正道爲務事幾一發大而亡人之國小而亡己之身可不畏哉居下體上爲限夾脊內爲夤陽止爲列陰陽之氣窒不通爲薰心九三以陽居陽譬小人之有才而能蔽塞賢路以危其君者是以取象若此心爲君互坎爲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以不獲其身爲義蓋聖人忘己以應天下之道也四位失厥中未能融物我爲一方致力於修其身而已用止於身自守以正動遵禮法曰艮其身四以陰居陰才德俱不足不能舉天下而盡納之正是未可任天下之重而應天下之變也於己无咎位則未稱聖人曰止諸躬謂踽踽然從事於一

己之修德未加于人耳雖然四知身之止而行以不息庶幾亦可以輔成其君之德故无咎陽在下爲止諸躬蓋所止在一己之辭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輔車之輔人主安危榮辱之機在言一失其序左右者得以窺伺而讒間疑隙所生也況發號出令將以止天下之動安可不重愼其言以自貽悔哉夫惟止靜之功既成於性而中正之道內足於身發之於言言必當道悔其亡矣嗚呼人君不可不知止也久矣爲君而不知止則事物惑之諂佞移之聲色蔽之玩好奪之殆將淪於不中不正之域

故心不誠於言言不得其序今日是之明日非之雖紛紛多言誰其信從也哉艮六爻象皆取諸身人之相感與夫行止動靜之幾莫切於身爻位上下象體自六五下乘至震上止下動有頤象爲輔互坎在下爲言雖然聖人不言而化化在言前蓋其躬行之實有以感之於先不待言也五柔中僅能用中正以見於言而已未可以語化化其大乎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因性之止而加止也厚之至也利物之德與矣其存心厚其行事亦厚内外兩盡而生養之功施於萬物配於天地臣道有終莫過於此蓋居止知止

則少欲於身而公道行於天下利物之德可量也哉古人於晚節尤加慎畏夫失性不知止不能保厥終也艮自坤索爲敦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否之變坤三上行乾四下承男下女女歸之其歸以禮是謂女貞漸臣道也卦彖女歸以貞爲本爻象鴻漸則以其進有序爲義互離在中離爲日爲明君明於上時可進矣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言君子之進不苟也坤陰位巽下爲得位仁德内止上通於君位與德稱利澤甚大是以有功生物之功起於震巽爲有功進以正謂上仁下順上下交孚以禮而進有回天格心之功无順旨阿諛之事君臣之間用无失德於天下而天下從其正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也指五言之蓋君有剛中之德而後可與有爲於時臣之進也恃此而已如是而後能行其正而巽動不窮也終言漸進之道也艮七變爲漸而艮在内巽在外漸以艮止立本以巽仁行之德止事順功業其與矣蓋人臣進爲于時莫病乎躁動不知止

方且得失利害交戰胷中尚焉能擇義而行以盡其愛物之仁哉知止則定定則能應度時而動徐以堯舜仁義之道啓沃君心鮮不入矣是以上得於君且能有所建立於天下功業之興无有窮已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德修之身可以詑人譬木在山山止於下木漸於上積非一日賢德必居乃能有化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宅而行之之謂居賢德仁德也德非止乎仁善俗仁德之施也艮山爲居巽風鼓舞爲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柔處艮下其進爲難知難而厲義无咎合或者不
察惟急於應是以有言處巳苟當言无傷也且士
君子之進當致難於初不然幸進喜得外行險内
慾義以重獲罪于天人君子不爲也厲其貴哉漸
自艮變坎離在中鴻水物其色文明飛有序來有
時故漸六爻皆況鴻初位互坎下爲干艮下爲小
子四居互兊中爲有言干近水言厥進甚徐不敢
輕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身安道行君子樂之食人之祿可以无愧矣二本
坤中得臣道之正曰鴻漸于磐互坎爲飲食艮中
爲磐磐石之安平者蓋五以剛中應二而二得行
其志故身安志舒飲食衎衎衎衎舒和貌也孔子
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若二其食粟於有道
時而言聽計從歟不然何爲衎衎然其和而了无愧
作于心也嗚呼士君子之進而志不得信于上下
不肯一朝安居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二之
謂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易以夫婦象君臣三含乾陽趨坤陰於道爲遠且
三四以相比而私親非以應相求也安能成生育
功邪譬夫君臣之間本非志合道同而遇不以正
鮮能成事矣利禦寇謂何四順比三緩急有相保
勢而開國承家之君則非所當用也三四在卦體
象女歸貞爻言其變聖人復以乾坤自否相交發
君臣進合不以道示爲臣大戒夫鴻漸于陸進得
位矣而君背道臣无治功之實徒以順親比借曰
禦寇利終非爲國之利蓋君臣之遇不正固无以
正天下也互離離南方爲陸三以乾居互坎中坎
險背道陽止於下爲不復四自坤居互離中其性
順麗无治功之實離復爲婦孕坎益爲寇離坎不
相濟爲不育且坤進上行失母之道是以不育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位高危道也履高位而至安其惟順乎且君子所
謂順順於道非順於事順於道故其感人深而君
安之吾身亦以之安巽木爲桷桷平柯也或云者
得之難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詩人詠周公四其
是哉四有離明體順巽蓋所優爲自坤之巽曰順
以巽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間除道合生化之功於是成曰終莫之勝吉蓋二五得剛柔之中君臣皆有中德睽必合自二至五歷三位而應爲三歲三歲不孕三與四實間之也艮上爲陵三四位不中工爲終莫之勝夫漸臣進之卦而二五居乾坤中得君臣正位志同道合卒得所願臣之獲進斯爲盛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巽上何以爲陸巽位東南陸也位在上而與三同

曰陸美哉盛德事也蓋大臣以謙恭自處而禮行於身有安平之德无高亢之累則進止施爲皆有法度行之天下施之後世莫不視爲楷式不可少易孰吉如之詩美周公鴻飛遵渚遵陸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謂其儀刑可法也巽白爲羽互離文明爲儀爲不可亂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陰陽之義必始終相續然後生生化化其道不窮此歸妹設卦之旨也節之在禮守之在中故征凶不然說動不已而失順靜之道何以能久惟臣之於君亦若是夫英才遇時有說動之志而不知謹禮揆中若後世漢賈生蔑視絳灌紛改制度事功亦何從而立哉宜征凶之所以致戒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歸妹人之終始也聖人釋彖辭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而特發其義者要使後世明天地之道察男女之情而用之於君臣之間可以長久而无不繼之弊也天地交爲泰其至和之氣復相交於中爲歸妹生化之理於

是滋出生物之義斯爲大聖人知泰必有否稽諸天地以究夫時運之所以終始而反復言之且坤位西南乾位西北兌居坤乾之間萬物至是而揺落歸根時也乾三上進坤四下承而發震兌二象是爲歸妹自兌而往乾陽用事中男之坎少男之艮承父以大其生物之德終終始始无有窮極生理昌矣故夫夫婦君臣之道不繼則息禮之有娣妹所以求繼而人君於英才勤勤下之蓋將以爲天下社稷長久无窮計也三四相易陰陽各失其位曰位不當夫失位而說動不已則柔之所遇不一將舍震陽而有下從二剛之心生化之功或幾

乎絕滅能无凶乎惟安靜不征然後獲所歸而終
始之道得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應說感以正利物之功益大非若雷風之
爲恒也君子法之事圖厥終歸妹永終之道也內
而一家外而天下生生化化其理惟均知敝云者
謂不然則生化之理或幾夫絕滅耳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兑下爲娣兑毀足爲跛承二爲能履爲吉二以剛
得中女子之貞者所承既貞何動不吉且士君子

固有因大臣之援以遂其進爲之志者斯亦分義
之常惟適從之正乃能有行有爲於時也愼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離爲目爲視兑毀之爲眇二以互離居兑中若眇
者之有見然其德本明其毀外至曰眇能視澤中
爲幽人夫九二以剛履柔位又得中用離明乘兑
毀在歸妹爲德勝而容貌不足動人者惟遵晦守
貞待上之求斯不失其常聖人設此爻以明歸妹
說動之極苟不知以德守貞失女子之常則无以
保終獲吉于後也吁爲人臣當歸妹時上動以求

下說以應謂可進矣然一於進而不知守其常德
以待際遇其勢必不能久合以取信于上且敷大
利于下故士君子雖容貌閒閑不足動人苟有中
德要當自晦君我信而後應之始能有爲於天下
儻說動不貞以至喪己招辱何往而見其利也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自坤四來歸妹所由以成卦而德位俱不正
故發此象須賤妾星也織星貴須星賤譬夫士起
微賤而進不以正何補于用反歸以娣始爲合禮
反歸謂反從初也從初而得承二之正斯爲當矣
孟子有父母國人賤之之喻其須之類歟三麗於

二陽之間爲須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
四居兑上兑正秋爲愆期至震而動爲有時夫君
子之心不一日忘天下豈固於進而難之哉顧進
非其時則无以遇合而行其志是君子必艱於進
震位東方君子至是可以行其仁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歸妹自泰來故五爻辭與泰六五同曰帝乙歸妹

君謂二娣謂初說爲衣初二本乾體其象取袂袂
飾禮容之服互體坎坎爲月月幾望謂德明而守
之以謙也婦事夫臣事君六則累夫小君有謙中
之德而婦容則下於娣君子何貴哉貴夫德而已
矣帝乙尊者稱尊者而曰乙取屈體待下義以貴
行貴德也蓋五位在中故所歸者亦貴於中嗚呼
自昔有天下者英才必相繼以進然後治功可永
古人所以甚惡夫竊位而賢君禮賢求士心不敢
須臾忽正謂此耳然人才以德爲貴此帝乙歸妹
之心儻舍德而取其文采容貌之末秖以害治非
所以成治尚何所用於歸妹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不誠何以相與君臣上下夫婦率以此敗女謂三
士女云者夫婦之道睽也震爲竹筐竹爲之其形
方陰數也三以陰承震爲无實兌爲羊爲金互坎
在上爲无血見上之不誠於三云上下不以誠遇
何以久尚安能成生化之功耶序卦曰進必有所
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歸妹賢才迭進卦也彖辭首以天地不交則萬物
不興爲訓然則大臣而專祿固寵竊有其位而不
汲汲於援引賢才以輔其上譬由天地旣泰而其

氣不復交也生生之理不幾於息而重違天地之
心乎

紫巖居士易傳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六　豐之未濟

張浚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震乘離陽氣滋而盛萬物極其高大曰豐豐治盛之稱也人君當天下既治内有明德動皆中理天下萬物之情靡不周照豐所以亨王假之何如亦曰至誠不息以大吾之明德而已親賢遠色去佞止欲凡事物足以昏吾正性者日去德之明也豈不大耶其德大其治斯大乾陽進居震初曰假乾王也大也蓋有天下者不可安於佚樂而自狄其志惟乾體之健以充其明德是以能假假故大豐自泰升夫治安則怠怠則驕驕則亢亢則將肆其情性而莫知底止此古今之常情也天下可憂者自此生矣曰勿憂宜日中謂勿憂之道當以日中為法耳蓋人君之患莫大夫窮一己之樂而心志不在天下惟夫以天下百姓為心知其好惡知其疾苦若日之中去亢去驕去怠求賢而下之舉能而用之其於天下也毫髮无不照之情然後權臣不得擅其政而治安可以長保矜是非豐所宜離伏坎坎為心憂曰勿憂必取日中息亢者皆不足以有照也且雷電一也動而明為噬嗑明以動為豐何義人君動而有明德然後能除間而大其明曰噬嗑若豐則君德既明於内而又持以不息之誠是以能致光明盛大之治無有窮已也有噬嗑之除間而後可以致豐不然雖有明德於内將安所施于天下耶王假之尚大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聖人憂豐大之君不知保其治重之以天地盈虛之道俾惕然戒懼而圖厥中也夫數極必反故雖天地之大盈虛猶有不齊者而況人之聚散鬼神之歆享安能必保其常然哉聖人知治必有亂安必有危孳孳然惟勉修明德俾無過厥中而災眚可弭大業以隆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聖人在上有常安常治之福非深得乎易而以道御數其能至於是乎豐自泰變而内有離體為日月坎離幽明迭運為人為鬼神離卦曰豐多故也蓋天下之弊每生於治安之時擾擾萬事自此起矣有大物者可不精思而熟念之哉豐互體巽兌蓋其順說之志已生於君心日中之訓宜聖人拳拳於豐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治至盛大優游是戒折獄所以致刑刑期於無刑
明德之施也此二帝三王心法用能保有天下而
享國久長歟豐自坎變離爲獄爲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易以陰陽剛柔奇耦爲配豐初四皆剛也而曰配
主謂其德同其志與事俱同上下合德用有爲于
豐大之世君可正天下可常治夫至治之君而剛
德少貶怠心一生則小人乘間用事莫可救藥矣
必有剛德君子相與竭盡心腹規之以忠先後輔

助弼成其德豐可久也凡陰陽相敵多有咎初雖
旬无咎蓋德同志同事同而後可有爲於豐且不
獲罪天下後世也往有尚謂往與四合必得上於
六五卦體離納己震納庚自庚至己凡十日十日
之氣均過旬則失其同而無補於豐豐道既衰君
臣上下其能享安靜之福乎故曰過旬災也離火
炎上爲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茂草壅蔽象也豐大之世而君以柔履陰浸浸
然將日淪于昏闇之域爲臣者雖有明德展盡則

疑夫惟虛一而誠則君心可格故吉震上震蒼筤
竹萑葦爲蔀雖伏坎卦自坎變爲見斗日伏其明
斗益焕然權臣用事君德蔽虧象也甚矣人君傲
慢荒淫之志常生治安後當是時賢臣之進說甚
難蓋其心以爲是必無可慮事是將浼我也況權
幸用事肆爲欺蔽非明德至誠君子徐有以感動
警悟發上之志俾知天命不常人情可畏以我之
誠復君之誠則何以維持天下之治哉故曰有孚
發若吉雖中虛爲孚爲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幡幔屬蔽有甚於蔀三以明德位于下而上柔
闇爲甚必不可與有爲斷然知止則免於咎沬斗
後小星蓋權臣之次若女謁寺人用事於內而自
表見者其害治至大夫斗沬見於日中而失其常
度則是近幸之臣得志用事君道衰矣折肱而止
於是爲宜互體艮兌艮手兌毁爲折右肱震玄黃
爲沛且可止則止君子何咎微子去箕子爲之奴
折右肱義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以陽處陰故其象與二同周公遭變召公助之

事業以大吉行之謂夷主謂初初四皆剛德四下應初而同之曰夷遇其夷主則志同道合可以有爲於豐矣嗚呼自古治極主闇爲臣者率罹讒臣便佞之蔽故三爻皆取沛蔀爲象然則君有剛明之德而後豐治可永也剛其貴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二五處雷電中位二以離中而麗於陽爲章五下二羣陽畢應之曰來章豐大之業於斯爲盛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曰有慶譽吉反允爲譽周成用之左右師保天下大治而頌聲以作有慶譽也豐諸爻往往發君德闇弱象六五正位乃

有來章之慶謂何蓋人君處豐盛時已雖中才能禮賢而身下之闇可明弱可強五處震中柔而有斷是以能來天下賢聖人委曲致意於豐憂天下後世爲君之心甚切謂居此時當此位非有剛中之德其勢必闇必弱惟下明德之賢則易闇爲明易弱爲強在反掌間耳易通變之書也可不潛心而究之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以聚斂裒積爲事自盈也蔀其家家道不明自蔽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賢者去之天下離心也盈而蔽朝又無人焉方且亢志不知反故卒罹於凶三歲不覿謂自三至上三折肱爲不覿上六以柔處震動之極怙恃其豐曾莫之畜情止性晏然自以爲如日中天不悟其闇也禍幾之發殆不旋踵孰與告之悲夫嗚呼自古豐大繼治之主驕盈昏蔽若出一轍非欽倚明德去讒近賢戒夫前數者之弊鮮不危亂矣互艮爲屋爲家爲戶爲无人艮門闕也止也艮卦亦曰行其庭不見其人上處卦上爲天際賢者退處爲自藏若詩所謂其人甚遠者云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離一變爲旅旅明德之失也德失而後有旅卦自否來乾剛易位若火在山所臨者狹而功用不及天下曰旅旅小亨旅貞吉聖人不以旅終不可爲而勉夫居旅者也旅之君誠用中以順剛用止以麗明則可以小亨而以貞獲吉六五以柔德居中虛心以順夫乾之三陽爲順乎剛互巽爲順麗乎明卦體蓋五以柔中獲剛賢之助於是能止其所不當爲抑性損情正心誠意以勉麗乎至明之德

天下之心復歸之柔道以亨宜其吉也曰小亨云
者柔中之君未可與大有爲於天下也蓋人君必
内有剛德然後能不牽於聲色情欲之好不惑於
讒佞諂諛之說任賢不貳去邪不疑以立大功[redacted]
[redacted]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
居故受之以旅旅由窮大致之然則在旅而上下
内外不改其窮大之操若之何而可以濟旅哉旅
之時義大謂可以與可以立顧處之何如耳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刑不苟用獄不宿留在旅貴懷撫其人兹爲先務
卦變離離麗爲刑獄離卦曰親寡旅也火棲于山

明德不施親之者寡魯莊公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曹劌謂可以一戰以其用心近夫先王之
仁也在旅而於刑慎用獄復不留明之所及雖近
而仁心數暢散者可聚離者可合其用爲大噫旅
莫大於得人心自古人心得失常在於刑獄間先
王之明德猶難之也而況居旅之君可不慎耶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初闊略細故人情始安艮下艮小石爲瑣瑣其
細已甚人誰堪之旅其戒哉志窮云者失其常度
也初應四四位在離火下爲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
得中爲即次二變離其位艮中爲懷其資蘊利已
利物之德曰資得童僕貞謂賢才助之也其周公
居東十夫予翼之事歟艮爲童僕離羸蚌艮山爲
資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剛過不中位適承離爲焚其次魯昭以之有子家
子而不能用近小人失君子是不知與下之義矣
曰喪其童僕數夫失賢才之助也乾五下居艮三
變五爲離而三複承之曰焚次剛復自高是以有
焚也貞厲謂危厲莫大於是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晉文在秦剛不過柔不屈賢士從之得資斧之義
志未及行心其快耶離戈兵巽木爲斧離南方爲
心四離剛德位不得中曰心未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文王孔子之文雖有君道而不得其位上天喜之
後世尊之譽命斯大克盡文明之德曰射雉一矢
亡終以譽命離火爲雉戈兵爲射雉互體兑爲譽
命五本乾位德比于上爲上逮嗚呼人君不幸在

旅德必若文王孔子然後動無過舉治道可復德
苟不明難其怠哉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喪牛失土地象土地至大至重矣易而失之吁可
畏哉夏桀商紂之君失衆於上天下莫親而已獨
以位為樂卒亡天下易之失也況羈旅失國而自
樂其樂以偷朝夕之安其能不亡乎蓋君旅而剛
亢自用則善言不聞善言不聞則荒怠自肆荒怠
自肆則廟社殄絕此馴致之理也至是而後憂悔
夫何補哉離為火為飛鳥曰鳥焚其巢至兌兌口

為笑為號咷離又為牛離之辭曰畜牝牛吉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乾道之變也剛以立本柔以出命因時制宜其
亨在下繫辭序九卦述巽者三曰巽德之制曰巽
稱而隱曰巽以行權巽次旅聖人將以順天下之
情而感悅之以大其事業聖人之權也聖人以中
正行仁而用其權往无不利大人指二五剛德中
位柔皆順之曰利見大人巽目為見重巽以申命
謂何巽不一而止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曉然知
吾德意志慮而後有為于天下若大誥盤庚之書
反復諄諄屢告而屢申之誠之至義之盡也巽風
為命內外巽為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剛是以小亨利見大人言二五之德如是二五
剛中遜志以順入夫中正之道曰剛巽乎中正君
臣以中正行命於上固有以感動人心而變易其
風俗若中國若四夷孰不順之是以志行而天下
四海之命有所寄託柔道以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不隨無以成生育之功君子法之申命行事故

其感人深而天下罔不率從猶風之鼓舞萬物莫
不順以聽命也八風之至各四十五日而後歲事
以成君子體隨風之義其出命也因時為之曰申
命自旅而巽方有事于天下曰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柔道常疑初六以柔居巽先立心不常將何以濟
惟果斷而正則志治於內可以有為是以利武人
之貞反兌兌西方卦為武人吁君子必先定其志
而後可有為於巽蓋出命而二三其心唱之者既
疑聽之者必惑尚安能立天下大事哉必也外用

其權內濟以果去姑息之弊得中正之宜巽道行
矣聖人故於初發之巽不果爲進退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苟有誠信遇巽無嫌二以剛得中能盡誠信之道
故用史巫紛若吉互體兌兌爲史巫史巫通於神
者誠而已九二得中能以誠上通乎九五之君用
以獲吉且當巽申命行事時號令之發禍福之幾
也非得忠藎之臣如伊尹於太甲傳說於高宗周
旦於成王拜手稽首以罄其由中之情朝夕孜孜
曾不憚煩則何以置君於無過之地而發號出令

罔不當天下之心哉二以剛中乘陰是能深自卑
抑以行其志於巽者故有紛若之吉云巽木爲牀
上九應三三處四下亦曰巽在牀下夫二之用巽
蓋將以盡己之誠心而已故吉且无咎而異夫上
九之窮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過不正志近於偽水厓曰頻三互體兌既
迫澤險復又承陰不得已而區區然惟巽順是事
曰頻巽曰志窮夫士君子之於巽建中以用之度
義以爲之至誠以行之則志信於上而民說於外
矣安俟頻頻其吝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陰居四陽中有離明德而用以巽順承剛
上下順之大臣之守其位諸侯之保其國如是則
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故悔亡田獲三品謂事業
建立於當時也夫惟德明而巽上得於君下得於
民是以其動有獲而事業以立焉陰居陽中平夷
著見爲田三品謂上中下殺自三至五有互離體離
佃漁爲獲三品夫人臣履高位而獲上下剛德助
且內蘊明德以居重巽之地臣德之盛也以此事
上何功不立哉四位在重巽初其心其身俱巽故
同賢協輔動而有獲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四其有之互兌兌說惟四得君
得民而上下說之著於互象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用權非聖人常道必貞吉而後悔亡巽孰爲貞先
庚後庚巽之貞也九五以剛處中智足以制天下
之變而納之治其貞如是安往而不利云巽以先
之故無初庚以成之故有終震納庚巽震之配巽
而用庚君道斯得先三日蓋慎始而圖其幾後三
日蓋思終而考其成且巽爲風爲權是必有大號
令圜回天下之變若大誥盤庚之爲者慎始思終

權斯行矣卦體先後三日皆變震是以取於庚子夏傳曰甲者創事之始庚者甲之中揚雄太元曰庚斷義甲斷仁庚有制變之義嗚呼後之人君不用巽則已如欲用巽於天下當以剛德為主内強其志外接其變終有慰天下心而措之於大治不然其弊將淪溺而入於蠱矣九五剛中有生利萬物心故能合震巽之德而終享其吉巽用事東方而卦氣在七月位大兌巽以庚成考之時位其義並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陰木也上爻重巽之極行行然外若至剛而内實柔弱是真巽而無能者其不可有為明矣夫居上位操利勢而不能有為於天下蓋巽順之至私欲害之俾聰明日昏而夫夫斷制之命尚何以保其國家而有終耶故曰貞凶剛上用巽為上窮本有剛德而以巽喪之為喪其資斧資利也斧斷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以說為體說而不正何以化剛中則不欺於天而有以承天意柔外則不拂於人而有以合人心是為兌之貞說道於是行矣卦剛在内柔在外二五得中曰剛中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九五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言兌說之功如是聖人以剛中至誠之實躬行仁義道德于身以率先天下故能得天下心而天下樂從之曰民忘其勞天下大說而後與之同好惡除患難若水東注勢無過者民知夫本以生我是以忘死效命而求以報上曰民忘其死真誠之感理則然耳

禹湯文武周公率循是道大功大業著見天下後世于今未泯本諸此也萬物役乎坤至兌物遂其成為忘其勞[redacted]歸於坎為忘其死夫死之乃所以生之宜其說也坤為民坎為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道義之說無窮已君子貴夫朋友切磋之益其於道也相與講明習行之蓋有自說於中者矣嗚呼學之貴乎講習也久矣君人者用是道則人倫盡心術明可同民患而終與之共其樂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後世若唐太宗取學士十八人與之朝夕論議雖未知先王遜志之學而於兌說之道尚

庶幾夫用於身也澤滋益爲朋友口舌爲講習兼山有物我兩止義麗澤有內外俱說義君臣上下中國夷狄與夫朋友交相際皆麗也麗而說斯爲兌易象於兌特取朋友講習爲義豈非大而天地萬物之說次而一身以及夫中國四夷之說皆自學問中來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和有可否義君子和而不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用能不失其應擇師友隆德義以成就其器業云兌具少女誠一之性爲和爲行未疑初應四四有剛德初因之以成其德曰和兌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阻陰于前而以陽居中得兌說之正其志信其道卒孚於九五之君曰孚兌三雖蔽之弗能爲己累也是以悔亡夫事君者亦各盡其誠而已誠苟上通說夫何遠君信而說於上則民信而說於下二者皆本夫在我有可信之實故孔子釋之曰信志焉嗚呼士君子於兌不必區區然求說於君爲也反身以求其信焉道斯通矣兌西方爲信少女爲孚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處四剛中來者說之是謂導諛之人故凶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謂夫事君容說而以順爲正俯仰祇愧何以自立於天地閒也戒之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度也從君何商其以六三耶佞取容當斷然疾而去之耶四之所以深思審慮爲國家天下計至厚如是則天人喜之上得于君而利澤行乎天下矣下乘三上比五爲介三承之己莫之應爲疾兌西方爲商五巽巽進退爲未寧五離離亨嘉爲有喜且小人賦諛說之性本幸一旦進用終之導君於非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安可不思所以疾之而爲天下國家除害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君道以化爲難夫治至小人信而化之害治者悉除天下其歎有不說者哉有厲戒也必欲使之視安若危汲汲然常脩其身也不然小人將變易心應乘間復起莫可復遏矣坤陰變陽爲剝五剛中而又下應九二之賢君臣同德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終致天下大說而歸己嗚呼盛矣非得中得位其何以致此耶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處上而有心求說於下大公之道必少貶宜未光也君子脩德于身天下心說而誠服豈嘗拘拘然

求天下之說已也哉互體巽巽繩直爲引上六以
至柔處說極之地剛德不足牽於求說而不知所
以爲說蓋好名之人也雖然有爲善之心而喜人
之說我惡必不加于人固亦不罹於凶咎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德信於內化行於外而大難以之散是曰渙渙斯
行矣王假有廟謂何大祖考之德敎天下以孝繫
百姓之心莫大乎宗廟之奉渙萃皆曰假有廟合
莫之義也萃聚渙散之初首爲是舉則朝夕兢兢
而思所以保其宗廟者不敢須臾忽孝道以行百
姓化之天下和平矣互艮艮闕爲有廟渙自否來
乾五爲王假謂盡其道坎下爲利涉序卦曰兌者
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
終離故受之以節然則渙所謂離蓋離散而民情
未一之義受之以節則有禮制存乎其閒而將以
合其情非若睽之乖而有難于後也渙亨剛來而
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言乾坤剛柔之變乾
陽下來其道不窮曰剛來而不窮坤柔上進六四
比九五而承之仁德以敷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夫否之爲否凡以上下不交而已今也剛下而得
中柔升以順上上下之情其爭若一渙其有不爭
者哉王乃在中化行而德加于天下也王者中天
下而立非徒據形勢之利而已蓋將體中而行以
應天地之心用能正位於上而充盡奉先之道互
本乾體爲在中乘木有功坎以巽濟也巽爲木爲
仁必取乘木以譬人君躬行仁德于上虛心拱己
坐收渙散之功爲有功云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天心眷祐莫大於孝惟孝故恭肅寅畏之心生而
過失不聞於天下渙洽可成盤庚告羣臣百姓必
以天以先王蓋所以先天下而合其心坎血爲享
乾上爲帝渙爲卦有互震體風行於上水動於下
風主化水主信享帝立廟所以大其化而非誠信
莫能行之茲又立象之旨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九二自乾來蓋馬之壯者初以陰比二承之獲
拯而應于四可以有爲於渙矣吉孰大云夫子釋
之曰順謂得坤順之常也嗚呼士君子欲進爲於
渙時其亦擇其所親比焉可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所恃以安曰机渙九二自乾四下居坤二剛中

而順得臣道貞故悔亡且險難始散爲大臣者必有解紛息爭之功非遜志以疾趨夫至順之地何以安其身以安於天下也哉互震震動爲奔居坤中爲机安之至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身屈曰躬君子之屈身將信以道也若三德位不中以柔弱之才而處渙險上其屈身也志在應上以私於己而已未可與圖渙散功也且君子養其剛德而持之以中故能體仁履信以濟天下之險三志應上九應不失貞可以无悔於己而局局然一身之求功利則未著于渙蓋有媿君子之剛中者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以坤三上進自拔於羣陰中在渙爲腹心之臣居尊功崇朋類絕思道以光大信矣夫五位互艮上爲丘渙有丘一志於五也夷謂下卦二陰與四同類曰夷坤土爲思夫在渙而一志于上能使朋類無覬幸之思則公忠之道行難散治成端本于此其光執渠民爲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者處難散之時必有仁政發乎號令以一新天下耳目而去其害除其疾以慰天下心是謂渙汗其大號非居處正位則天下將安所繫望禹之冀商之亳周之洛可考而知也王者正位履中以大其中德于天下號令之行一出不反何所可咎巽上爲號巽風居水上爲汗互艮爲門闕艮止爲居九五下應九二君臣剛德之同發號施令宜無不當蓋惟剛中然後能盡去私心以圖回天下之治令其有不行而復反者哉五本乾體曰位正當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有剛德而位居巽順之極蓋大臣才德足以濟治而又能明哲遠害者周公其人矣周公几几

亘而不撓小人終莫之間血去逖出也坎爲血卦渙六三以陰居坎險上其位不中小人也上九以剛應三而三終不能爲我害蓋巽德素著於君心非讒耶所得而離間是以血去逖出無可憂事大臣遠害渙功成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者人情所難中則通通則說自身及家及天下其道均一節自泰來治極而泰盈滿已甚不知用節其能久乎惟中正之君以泰爲憂不以爲說用中立制而以身率下天下說從是以亨若夫強人以所難而我曽莫知節是非天下通行之道其不能有貞也必矣剛柔分而剛得中謂坎兊剛柔之體分上下內外各得其配而九五以乾剛進居尊位曰剛得中凡節之道太剛則暴太柔則事不立剛中履正節之所以亨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聖人用節之道也順人情以行所難行曰行險以身先之曰當位度吾身之可行者于天

下曰中正中正則可久而其道合天下之情故通夫用節於人而不本之身而欲強以所不可行人必曰是虐我而自安害我而自利拂其情甚矣何以能節惟夫以說順爲本而當位以先之中正以平之節其甘哉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道陰陽各趨厥中而後四時之運迭用不窮歲功以立節自泰來象具天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法天地以行其節者如此夫財匱民困國之能存者幾何聖人用禮之中制度于已以達于天下無太過無不及始始終終各協其序故能享國長久措天下於至安之地夫立國不以禮使天下蕩然

不復有綱紀之制而重斂暴賦以供一己之欲則民困於下國危於上亡無日矣節其貴乎度起黃鐘之律坎上爲制度坤陰爲民爲財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之制因於人德行之議自於己以己之中率天下使皆歸於中曰議德行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蓋己之所不能行與其所不可行而強於人誰其從之一言盡節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坎爲數度德行兊爲議坎象亦曰君子以常德行噫澤中有水水得其防制數度議德行蓋君子所以防民也何則澤无水則困困物無以

相養而水滿於澤物隨飄流莫知所屆爲害又大財用之在天下王者所以自養且以養民猶澤之有水也然在我不知節則驕侈而日匱在民不知節則放辟邪侈靡所不爲終以困窮矣是豈長久之道乎夫惟制得其中然後上下交相養而治可成也中亦大哉澤金爲坎水之母以母生子子得其養故節有生養之道而君子必謹其中以盡心爲者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愼密不出事乃克濟而節初尤所當謹夫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夫合意而謀之一言而

漏之利未加于民而適足以產禍召亂豈君子行道之心哉古之君臣必用密況居節之初已居下位將用說以行險可不愼乎兌初爲戶爲言語兌閉塞之時爲知通塞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方節之時上有建中之君九二以剛在臣位中而漠然不知應五以相與有爲于節是蓋才健而不肯任事者是蓋容說以取媚當世不恤國家大計者失時之凶殆不獨其身其家天下何所蒙利哉二兌體居坎險下臣之不正者云艮爲門庭艮止爲不出互震震主動當動而止失動之機矣故曰失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處兌說之極不節奈何樂極憂至天之道可不懼哉兌口變說爲嗟三位不中以柔履之又居兌說上人臣在高位而不知自修其身者也已不知節何以節人咎將誰歸祇自取耳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順理以承臣道之正夫在節而違衆生事變亂舊章以重失天下心豈所望於近臣也哉惟當理而後動動斯安矣四以陰居陰得正靜體而下應愼密之初爻以居節能安互體艮艮止爲安且四承上道不承非道其爲亨也不亦宜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皇極旣建人心說歸夫吾之所以爲節者本諸身且因天下之情而爲之制誰其不欲也哉五剛中天下說之曰甘節坎五土數爲甘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險極爲苦夫用節太過非可行之道在己无悔正物則凶其道窮者是必不可施於天下也雖然苦節猶愈夫恬不知節者特不可用以正物耳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聖人誠信格物蓋自心法信及豚魚所格者大周家忠厚行葦之微牛羊勿踐誠之至也卦體中虛中虛心象一物或攖其心是能有孚耶變艮有坎體爲豚兌澤巽乘之爲魚取之用之皆有時不忍少傷是爲信序卦曰中孚信也信獨在言乎言信之發于外者一事也君子之信本於躬行而著於事實若孝弟仁義之道誠而行之信於心信於行信於身信於家信於天下天下化之信極萬物其

用博矣夫以豚魚至微使天下愚夫愚婦皆知變惜其生而取之用之以時禮君子心法所格爲如何生物之德可勝言耶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始於化邦終及於豚魚誠信之用於是爲至柔在内謂三四位乎内剛得中謂二五在中說巽謂二體夫柔内而虛其心剛中而蓄其德又躬履說信以充盡夫誠信之道天下孰不格心而化其所行歟下至豚魚小物無暴殄竭取之禍則天下樂遂其生以成大治蓋可知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中孚之功也化以誠信息其險難若虛舟載物然措天下於安

平之域曰乘木舟虛二陰爲大川巽木爲舟卦體中虛爲舟虛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德至于此其孚大矣蓋中孚以巽于孚爲貞孚則誠誠則不息而博厚高明可配天地曰應乎天變艮有乾體爲天嗚呼中孚之道本於心而能使四方内外畢被德化終之其道可應乎天至矣哉豚魚取之甚易人所甚欲以養生也誠信格之俾取用之以時禮舉天下至大愛物之心若出於一和平之治其永永無窮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緩死不幾失有罪歟是不然議而緩之蓋君子求所以生之之心誠之至仁之至也君子知夫死者不可復生於獄議於死緩懼吾誠化不孚而獄必論其宜猶幸其有可生之道故曰誠之至仁之至也兌口爲議巽不果爲緩澤上有風其相感也深而物之羣聚於澤者莫不各得其說君子之仁化行於天下天下利其澤而說之猶風澤之感然特在夫議獄而求所以生之耳其用顧不大哉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誠一貫初念念不替爲虞君子孚其中非朝夕功也異念一起所以害吾誠者將投隙而生難乎居之安矣四處中虛之地初九應四而有剛德是以

獲虞吉之美且初以兌體在下其志未分若孚女之誠一者然聖人設爲此爻特以導天下學者而内之誠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誠其言行類焉者應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九二之謂也靡之何如若曰我君有好爵吾靡之爾也二居兌中爲鳴鶴西方物處二陰下爲在陰其子和也謂初夫士修之於山林藪澤之閒誠德已孚一旦處人臣要位剛賢協應心氣之感本於自然是將可以大其德化於天下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二陰相偶曰敵敵有競進義使君子而處此其必推賢而下之益修其身而不汲汲然求信於上視賢者之進猶吾進矣六三則不然乘剛履陽位不中正誠信未一而急欲以其信售上疑四阻之或鼓而攻或罷而止或泣而憂或解而歌六四方以誠德承五如三者豈足以爲其輕重哉風澤相激爲鼓罷爲泣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中孚有離體離爲日月見日則望四居二陰先兌

承之兌納丁幾望也幾望蓋位高而不亢象臣德之謙也人臣有至謙之德則肅欽且正而能盡誠以事其上曰馬匹亡匹兩馬也四與三同體捨三而弗之比故其取象若此云易乾坤俱取況於馬謂其德健象乾陽其體順象坤陰耳雖然馬匹亡无咎夫子釋之曰絕類上也大臣故當盡絕其類乎曰大臣所宜絕者私類也私則二二則不誠於君若因天下之公舉而用之而其人果賢也何嫌於類哉四應初之剛捨三之柔知所去取而於大臣之公道得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天下內外同一心曰有孚攣如如是而後惠利洽于天下蓋君臣之間合志同心相與以誠則治道日舉四方萬里自然協應向若君不以誠唱臣不以誠從則暌離之變自是生矣夫惟君臣交孚天下順比然後上下內外永保福祿之慶是謂攣如而夫子以爲位正當也五剛中爲有孚互艮艮手艮止爲攣二陰中虛羣陽協順爲攣如且中孚九五之德大矣聖人曰无咎云者蓋爲无所可咎與他卦无咎之辭不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極信衰志在說人而虛文終不足以欺天下後

世若漢新室之諱諱其辭者凶其宜哉周公作大誥成王幾危而復安繫此一篇書周公誠在言先其言足以有格也巽雞爲翰音位在卦上爲天聖人立此象其戒後世尚虛言而無其誠者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二陰在中爲中孚陽德足以孚陰陰爲之用也若
二陽而四陰陷之則陽失位而不得中陰反過矣
是謂小過蓋君子體信用順之時凡事之在己者
過於厚乃順順斯事也小過君子方反己而歸之
中且二五俱柔位未可大有爲于天下故可小事
不可大事飛鳥上逆謂無所底止君子處小過用
謙用恕用欽凡理之近厚反本者必力爲之懼上
逆也去逆取順貞所得矣且陽陷於内羣陰上下
阻蔽之小過之時則然故三四皆以剛失位非小
有所過以盡其修己之道而欲抗志有爲於天下
勢必招咎豈君子與時偕行之道哉二陽自陷進

一進有離體再進有巽體而卦畫與頤鼎取象相
類爲飛鳥
象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雷止於山霈澤未敷其君子未得時而處衰之象
歟君子躬自厚盡力此三事不以過爲歉蓋將率
天下以恭以孝以儉而庶幾回其風俗惟恐行之
不至爲之不力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居艮止下上應震四曰飛鳥以凶聖人之戒也
當小過用正靜時己位最下而欲肆躁動之性失

靜止之常於理爲悖於事爲逆持是心以往將何
◦所不至凶可既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聖人發此義以明臣子之大分蓋小過君道微弱
時爲臣者尤宜謹於忠而厚於禮儻附麗權臣以
喪其大節將自羅於咎矣祖謂四妣謂五祖妣取
陰陽之義也二艮體居互巽初有止順之德於二
陽則過而遺之於五則遇而下之君臣以中相遇
而二能篤守臣道得所處矣遇云者當其分而不
敢少渝越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善
處小過者哉不及其君遇其臣謂君不可過而及
之臣道當以遇爲正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
九三以艮體上承震陽陽陷陰盛理當知止動而
失正陰必傷之吁君子於小人方盛時安可渝義
越禮昧冒幸進而自失其防也然君子所謂防特
反身於善以守吾正而已從之而戕正道其喪可
不慎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雖離體而以陽處陰有動而知止象四當小過時固宜靜止以俟衆陰之消動而與之校則危危可戒也四之无咎豈非居動而能止故歟三四以剛德處羣陰中皆曰弗過謂當謹守中正之道不可過也四上承五曰過之庶幾乎有以感格君心而復其剛德耳往厲危也必戒慎也勿用靜也如乾初九勿用永云貞貞不可須臾忘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利澤雖未加乎天下而摘發湮滯可用於小事小

過六五則然蓋小過二五陽德俱不足異乎君臣以道遇合者是以有密雲不雨象自我西郊言陰盛而陽未孚也然二上二陽下五援而出之有弋取遺隱之功且二應則三四皆離震而動小事其可成耳五允為西郊二居艮中小過有坎體為穴陰過陽為已上陰陽必相濟為雨今失騰降之節故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居動極過中而不知反天人之禍必加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至哉聖人為小人訓其嚴也夫小人在天下未有不逆常違理自取敗亂者況居小過而稱亢已甚其能自免於禍邪離之凶言趨上而不能自下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精神交感而君臣之德俱明是為既濟卦自坎變離位在下互體又重離易險為明何事不濟也亨小謂天地之間無一物失所其象則陰陽得位陰以陽亨曰亨小為利貞謂何君用剛臣用柔泰之

二陽進而得位一卦中剛柔各得其敘而禮行於上分定於下天下無不得其貞既濟之所利在是初吉則以坤柔配乾剛而柔得厥中二五正體互有明德故吉終或止之明者息矣故終止則亂勉不止則不亂勉勉在我也上六以陰居卦上柔失厥中有終止之厲柔道以窮聖人於既濟苟以終亂為訓蓋知夫盈必有虧盛必有衰欲為人上者勉其明德使剛柔之分常正於天下而後治安可長也可不謹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治而不有其盛所以防患也水火有相勝之勢

故聖人致戒焉是安可以不思防之如何修德立政而已坎險爲患離心爲思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初止以慮患量而後進君子爲身爲國之圖遠矣自古亂亡之幾常生於已治進其可易哉然則君子處既濟初終不可往歟曰止以待上之求求必誠誠斯進而後志可行於天下也初處互坎下曰曳其輪離坎相乘曰濡其尾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草盛貌蓋婦人飾其首以自蔽者陰居陽中前有重陰未可有行曰喪其茀臣而用中終必得君

曰勿逐七日得且既濟二五正應也二喪其茀而又有勿逐之戒聖人意安在哉蓋天下初定履人臣正位而恃其才智以爭功亟進讒間疑忌之所自生也尚烏能有爲於既濟耶二柔中自守不汲汲於苟用正靜不伐以默修其在己中道既得君心可格於戲盛哉七日得蓋爻之一氣已復如是而後道通於君志行於天下非至明者孰能見之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害除民困不有君子誰與安靜而生養之耶小人勿用言小人之必生事也坎險在上爲鬼方離戈兵爲伐歷坎三爻爲三年離明爲克九三在既濟得乾二正中其剛德足以任大事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而未濟九四與三同德亦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云鬼方之伐主其事者在君奉而行之在大臣在諸侯鬼方伐而既濟之治成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補舟以袽不忘備具周公迨天未陰雨詩讀之使人三復而不能已也蓋治至既濟孰不安於佚樂而自謂百世可以無憂耶四居互離中向有明德知險而戒其心欽慎若不一日忘之懼夫君德之或失國政之或弛讒邪投隙將害吾治孜孜然正

救彌縫之是務如是則道德仁義修於上紀綱法度正於下而既濟之治可長也四其智明而先見者歟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四之謂矣坎離索於乾坤爲衣繻離爲終日離火爲戒陰居坎陰爲疑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離下爲明坎上爲信既濟九五內有離德而位居坎中明信之德著於天下故能以禴祭受福也東鄰指震自坎而震曰東鄰商也西鄰指兌自坎而兌曰西鄰周也離爲牛禴薄祭也九五剛中有實

德在天下明信旣著鬼神享之禴爲可用聖人意
若曰我周家有天下本於德明而信初不在乎禮
文之末後世欲臻夫旣濟之治宜取法於斯爲重
離有文明盛大體爲受福爲吉大來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旣濟以坎離相交成卦而坎險在上上以陰履坎
險極其道闇而不明蓋耽淫於富貴不知紀極者
危亡可立而待矣曰厲厲危之至也嗚呼爲旣濟
之主其亦戒夫捨剛而用柔哉蓋君德不剛則嗜
欲昏之讒邪害之始必濡其身以至夫濡己之國
而淪亡之矣是謂終止是謂亂坎上而互體重坎
又在下爲濡其首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火炎上而其氣不返水趨下而其氣不升剛柔上
下各失其位且變離爲坎明德未充於內未濟爲
卦則然也未濟何以亨蓋六五柔得中而正位在
上二四以剛德應比之卦之剛柔莫不相應是終
有可濟之道用是以亨夫人君履離明正位又得
天下之剛賢用之而君臣上下罔不同心求以濟

難奚爲而不亨哉小狐汔濟蓋以象夫不度德量
力而求濟者也坎隱伏爲狐重坎居下爲小狐狐
行必擬度小狐果於行而莫之能擬是以濡其尾
无攸利焉且未濟坎險在內天下之難蓋未平也
六五之君雖當陽用事而中德未大未可大有爲
於天下必也勉修厥德俾陰不能陷聲色讒佞皆
不足以少移其心志然後離明之性復於內有所
不動動斯能濟無不續終之患矣聖人故設小狐
汔濟象欲後之爲君者充其中德無急急於速濟
而已也旣濟剛在下剛故不息是以獲濟未濟柔
在下剛德旣衰無以續終若小狐之濡其尾然二

陽皆以剛陷陰中曰未出中惟六五履二陽在上
雖有離明之德而重坎互承之其中未大其明或
虧未有可濟之道聖人反復示戒凡以濟天下之
難非厥德剛明審而後動不易爲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水火性相反其上下趨嚮之性一定不可易君子
法之愼以辨物俾各居方用成吾必濟之治蓋未
濟剛柔失位名實不正大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夫婦之序次而君子小人貴賤賢不肖之別凡繫
於剛柔者無不顚倒錯亂未得其正君子以明用
愼物致其辨則禮法行而天下治矣嗚呼濟天下

者莫大於禮而禮非信不行君子法象水火有禮信存乎其間不徒然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居重坎下爲濡其尾初雖有剛陽之應而才弱志險不足與有爲進必速禍昧冒幸用不知止足爲吝大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時方艱難爲臣雖體剛中之德而欲徑進直行一有不合事蔑濟矣非君子爲天下心也夫惟正以待命俟君之應而後展盡其才力則君心可復事功可成是爲臣道之貞非進退以中不爲身謀者

不足語此九二位在坎險中而有五離明德且六五以離明應于上不恤道之不行必曳其輪蓋君子難進以守其貞也惟貞故利澤終加於天下用以得吉坎爲車輪陰陷之爲曳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以陰居坎上互體又坎以是而欲進於未濟必陷難矣自古惟中正可以息亂致治反是雖才力有餘不能濟也六三柔險居位所履不中率是以行豈不速禍而敗人之事哉賴上九有剛明之德三爲之應涉坎應上庶乎出險而德以之修故利涉大川凡此易之變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以剛德處近臣位責重任大必貞吉而後悔亡未濟九四以除天下害爲貞且伐鬼方一也在既濟則曰憊在未濟則曰志行聖人之意斷於除害而急於撫民仁義之道備盡是矣三年克之而後賞以之行豈德力不足耶是不然蓋緩而圖之欲以全其生也周公東征用此矣離南方萬物亨嘉之時爲大國爲賞歷坎三爻以應初爲三年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有明德故能用貞於未濟時厥貞伊何至誠下賢而已賢者用而身日修治日興難日濟光孰禦哉五位離中下應九二而四復以剛德承比有孚于賢者之象故君子之光有孚吉嗚呼古之聖人出而靖天下大難莫不以得賢爲急得賢者其德大其治光而後世時君世主多忽之凡以耳目心意之間有以昏之志樂一己而不恤天下治亂是以大悔隨至不復可救藥也六五居離中明足以有見有孚吉宜哉未濟陰陽失位君用柔臣用剛聖人釋九二九四六五爻辭皆曰貞吉謂不貞則失君臣之常不可與有濟也聖人之意不亦微

矣乎二以寅其輪爲貞待應而後行不敢陵上也四以伐鬼方爲貞爲國任事不敢辭難也六五何爲哉虛心以孚于二剛德盛業大將有不可掩者矣是爲五之貞四曰貞吉悔亡五曰貞吉无悔當未濟之時爲大臣爲君一失其貞凶禍隨至其悔將不可追聖人示戒不亦嚴矣夫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需大象君子飲食燕樂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皆養德待時之義濡首則躭一身之養於天下或忘矣是豈仁者之心哉聖人曰不知節者蓋以未知夫禮之中也惟君子能謹禮故進退皆可法上九以剛德在離上明足見幾知時之未可爲也而誠於自養聖人因飽而訓之云五坎承上爲濡其首坎爲酒食

紫巖居士易傳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七

張浚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書之作本乎自然聖人首發之故仰觀俯察而乾坤之體以定或卑或高而貴賤之分以位圓動方靜而剛柔之宜以斷羣聚于天地之間者有自然之吉凶形象于天地之間者有自然之變化蓋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吾不知天地之爲易乎易之爲天地乎聖人以一心之微稽諸天地而易書有作陰陽在吾身造化在吾手心法之一與天地並是以闡萬理於太極揆常變於卦爻其象數之所包括莫非天地自然之理天下後世順則治逆則亂得則吉失則凶其道必致不可少易也學者而不先明乎此尚烏足與論易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天地之間舉無非易剛柔相摩勢之激也八卦相盪序之移也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日晝月夜終始不息歲功成焉象數黙

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故乾坤之道自是而益
尊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
有功
萬形流動變化不停乾坤男女成功以著乾以一
唱物資始焉坤以二承物資生焉一可該萬其知
甚易二故不煩其能甚簡乾何為哉物所資始乾
之與物本无間也不亦易知而有親乎坤何為哉
物以資生坤之於物任其自成不亦易從而有功
乎聖人發乾坤之與明易簡之德蓋將使夫履大

賢之位者會乾坤於一心致易簡之妙用庶幾有
以參天地贊化育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矣
天地之道備於易具於乾坤體於聖賢親之以心
其親必久德於是立功本自然其功必大業於是
建蓋天下一理耳易故不難而上下之心莫不相
通簡故不繁而因彼自然物遂其性天下之治實
本諸此自非聖賢誠一之道克配乾坤其孰能與
此耶後之在上者矜智能峻刑罰而易失之矣作

聰明變舊章而簡失之矣理失於上亂作於下又
安能保有大業中天地而成其覆載之功也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
數本无也聖人舉之於心通合天地以著見於易
數行而卦成卦成而象見觀其自然繫之以辭吉
凶不可少逃矣夫吉之與凶得之與失一定之理
而聖人作易將以合天人而回其心固有變化之
道焉變化妙理不失厥中避凶趨吉之道可得而

行矣夫聖人之趨吉非求一己之吉也將以求天
下萬物之吉也其避凶亦然孰為變化剛柔相推
易之變化也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道其才
其位其時所遇不同變化自是而生而變化之所
以為變化皆不離夫自然之中天地得此而生成
萬物聖人體此而克配天地其道神矣吉凶者失
得之象數得為吉數失為凶得之自己失之自己
吉凶由己不由他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之起
吉凶未著憂虞是圖其悔可復也變化者進退之
象一剛一柔推移不已有一於進必有一退變化
以成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晝道屬剛夜道屬柔猶

環天地始終成物无有窮已莫非自然也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此蓋總論易之所以爲中嗚呼易
者何也中也中者何也太極也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而吉凶
之用備於變化故夫太極以一起萬錯綜該括駢
至无窮一之爲中未嘗少變六爻之動天地人之
中理具焉猶太極之无在不中也善學者存誠去
僞得中爲心以求夫易書變化之中庶幾可以學
易矣如是而後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也故夫吉凶
易之正也變化易之權也權中之正與天地通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序順道其可以不安爻辭盡變其可以不玩居
之而安故動靜契道樂之而玩故旋爲通變觀象
玩辭居則爲之將以窮理而審其吉凶也觀變玩
占動則爲之將以應物而變其吉凶也占謂變之
所之玩占而吉凶之理得之在我其動也罔不得
中而深當天人之心矣民之所喜天必祐之吉无
不利不亦宜乎學易而至於獲天之祐有吉而已
此道之所以運數而非數之能攝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易重補過比天心也本皆有咎今乃无之豈非得
變化之中故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
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位謂六爻之位卦之所設本乎陰陽陰小陽大體
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爲正陽得位則陽用事
陰得位則陰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齊介者何也
位有上下我則介之親比一失悔吝隨起君子慎
爲體本有咎知悔於心動以无咎震者動也卦之

小大齊於時辭之險易指於卦艱難則險和平則
易憂迫則險寬舒則易觀象玩辭中道可得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
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者何也天地之心也聖人虛一而靜脗合天地
而得其所以爲心蓍爲易書其道適準天地雖大
待之以彌綸爲彌以成之綸以理之天地之道始
得其平陰陽錯行日月運轉始而終終而始生化
不窮莫有差忒孰爲此者天地也然此非天地之
功易之功也易苟不明而聖人大中之道不復見

於天下後世人欲日肆天理日消陰陽之行必失其敘天地運化或幾乎息絕矣其孰與彌綸之哉在天成象有自然之文在地成形有自然之理聖人仰觀俯察會之於心易書以作神明由是而顯其用變化由是而發其機幽明之故可坐而窺矣出於震而萬物以始成於艮而萬物以終終始代謝息息不停莫不各得夫死生之正爲順道則能成其正背道則必害其正聖人達死生於一致故於道能順死生之說可揆而議矣氣聚爲物氣散爲變聚散不同理實一致鬼神情狀與人无異人之所喜鬼神所喜也人之所欲鬼神所欲也鬼神

之情狀可稽而見矣聖人知此三者發其蘊於易彌綸妙用於是成之故夫知幽明之故而天理得矣知死生之說而人事修矣知鬼神之情狀而欽愛行矣聖人以是詔後世訓天下育萬物成天地而皆載之於易書故曰能彌綸天地之道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自此而下皆聖人事不曰聖人又不曰易何哉聖人體易而用之於身聖人即易也與天地相似德之合也天且不違況於人乎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智仁兩得而盡道之中也中故不過旁行而不流委蛇曲折皆當於道也當道而行何流之有樂天知命故不憂脩脩在我以安其所受於天也樂天故知命知命則與天爲一矣因時而行又何憂爲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由我之安使天下皆得其安而仁道於是爲厚也記曰不能安土則不能樂天安土之功大矣仁愛於是得焉聖人行易于身者如此故功用之見於天地萬物者如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一心之微昭格天地天地之化待

以陶成聖人之道於斯爲盛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攝天地陰陽於一己以一貫之而知其所以然也易道至大自我流出其爲知也不亦至歟蓋嘗論之天地自然之道所以運轉今古育成萬物者備於易發於聖人之心聖人心法之妙與天地通一之所該萬无不舉故天地造化之幾賴以財成而成位乎上下聖人有補於天地至大其道神矣嗚呼易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聖人先得之以著見于易然則易者聖人之心也天地之心即易之心易之心即聖人之心曰準曰相似猶爲強名辭耳以心觀之吾又安知孰爲天地孰爲易孰爲聖

人也哉學者當反求諸心以極夫虛靜之道心光
所燭理自不昧用之於身用之天下固无所往而
不宜也可不勉耶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繫辭於是原神易所以然而論之神者何易之神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育萬物无乎不在曰神
无方易者何聖人之易也易有太極聖人發之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曰易无體无方无體不可致詰
肇爲陰陽道以名焉乾坤以定而易行乎其中矣

道不偏於陰亦不偏於陽靜而爲陰靜本乎動而
陰中有陽動而爲陽動本乎靜而陽中有陰一陰
一陽道之中也曰神曰易於是而著繼之者善中
无有不善也成之者性性皆有是中也仁者有見
於仁以道爲仁而用之而道不專在仁知者有見
於知以道爲知而用之而道不專在知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其所以視聽食息動作云爲无非易者
惟弗覺弗知以自背戾於道道之大全用以不明
于天下君子之道爲是而鮮是章言易有中道流
出萬善復之於性道固无虧或仁或知隨見以用
民之蚩蚩由焉而已道之全體非君子則莫能盡

之聖言及此欲使天下後世因性以修夫善因善
以進夫道大中之道我自得之而易之爲神始昭
明著見於天下聖人德業自是而日興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道之大動无非仁本諸自然莫可測究其用藏
矣天地之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成仁德所被孰不
鼓舞夫聖人體易於身者也而曰不與聖人同憂
何耶曰聖人汲汲皇皇愛利萬物聖人之心有憂

也聖人之道與易同體譬如太虛隨物應變果何
憂哉盛德大業所由以生也大業若地故曰富有
盛德若天故曰日新聖人德業之盛大本於身發
於天下傳於後世其道則備於易著於乾坤用於
占見於事妙於神後之欲成其德業者舍此无以
盡心焉易變通之書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入
卦之還始終无有窮已天下萬物之生出機入機
一息不停亦无有窮已聖人體易以輔成萬物之
生心術之所感召政教之所格化求所以生之亦
无有窮已曰生生之謂易易之生生乾坤闔之占
事戒之而又有至神之道以運動于中乾一以唱

象成於乾坤二以承法效於坤剛柔迭推變化以
見吉凶悔吝自是而生占以知來吉可趨也事以
通變窮可通也體而行之推而用之平治天下化
育萬物作之於心應之於天其道甚神超出形數
執窮其用聖人所以參天地之運奪造化之機以
道御數而非陰陽之數所能總攝一本諸此宜其
德之盛業之大克配天地永永而无極也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

之善配至德
易生於聖人之心道之廣大克配天地自然之象
自然之數自然之理并包天地无有窮極易本无
遠以言乎遠感通之用應而不藏易本无邇以言
乎邇不動之體自古固存求之天地凡有貌象聲
色无非易者聖人先得之列爲乾坤易道以行夫
六十四卦皆乾坤之畫也乾坤定位易无餘蘊矣
乾陽物也其數則一而道以一行靜專動直皆一
之所施也物所資始其大无外是曰大生坤陰物
也其數則二而道以二應靜翕動闢皆二之所承
也物所資生其廣有量是曰廣生廣大配天地乾

坤之廣大也乾坤无體託天地以爲體廣大之道
含天地何以見之變通配四時乾坤之變通也自
乾坤爲八卦自八卦爲六十四變通莫窮時以序
成陰陽之義配日月乾坤之陰陽也陽中於陰其
精象月陰中於陽其明象日易簡之善配至德乾
坤之易簡也乾知以易坤能以簡合是二美中德
以成嗚呼易簡爲用大矣此天地之至德而聖人
體之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易簡之理得而
後成位乎其中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
所以錯行日月之所以代明非易簡其何以成功
于上下誠能行易簡於吾身乎則天地在我以廣

以大哉自得之君天下者不可不盡心於此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用易以成其德業心術之妙與天地爲一所
不可得而見也而著諸天下見諸行事曰知曰禮
庶幾其可以推明之聖人清明之知仰稽於天道
德仁義之化自是而行故德以之日新聖人中正
之禮俯則於地綱紀法度之數自是而出故業以
之富有天地之道聖人實體之於身所以德業盛
大足以配天地而成其能夫聖人非體天地也體

易也易與天地非一非二故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矣嗚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易道具於所性之中與生俱生率而成之存者存矣若道若義自我流出无不悉契天人之心德業之崇廣其孰禦之哉聖人勉後世而進之於易是以發其微端於此云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稽諸天地驗諸河圖易道之大自得于心因

心以立數因數以立卦三才至理包括无隱卦之成體象固具焉非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有以闡其典象孰爲而明卦之列位爻以成焉非聖人見天下之動而有以揆其變爻孰爲而定擬形容而象物宜聖人所以發天地之機也象之所存理不得遁道於是乎顯觀會通以行典禮聖人所以盡經綸之妙也爻之所設時不得違道於是乎通至賾幽深若可惡也聖人言之於象道以之顯觀而玩之其可已耶至動紛錯若可亂也聖人言之於爻道以之通循而守之其可失耶夫聖人德業之崇廣取法於天地而著見於易有象以言至賾有爻以言至動變化之道由之而成使天下皆知趨吉以歸諸善易之爲易至是益神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擬象而言言必中理象之所存理不得而遁也議爻而動動必適時爻之所設時不得而違也蓋易

生於聖人之心著於天地運於陰陽散於萬物顯於象數君子有言有行于天下非致擬議之誠於易其何以感格天人而有以參天地贊化育以極夫變化之妙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一氣之應自然之理也君子居一室之近而言之善不善發聞于千里之外亦其氣之默通者然耳蓋受形于天地均此一心心同而氣同氣同而所感召亦同古之君子於言行必致謹誠以三才之道備於一身本无有間順其道則得違其道則失在我而已矣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歟聖人所以警天下

後世而勉之也夫出言而善千里應之治所由生也出言而不善千里違之亂所由生也應違在人而治亂成於天地之開天地與人夫何遠之有哉古者賢聖之君在上日月爲之著明四時爲之順序陰陽爲之調和天下爲之安平夷狄爲之馴服萬物爲之敷暢嘉祥爲之興發災戾爲之消弭皆自言行發之而言行之所以至善要在擬議此聖賢所以貴於學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自鳴鶴在陰以下聖人發明易之有象本於自然辭之所指不離於象而天地萬物之理毫髮不違擬象而言言不外理言无有不當者矣而後之說者乃以象爲不足據此何理邪先號後笑以至出處語默之異皆陰陽內外之象也同人互體巽兌巽風兌說爲號爲笑二人同心謂何二五本皆離位八變爲同人離中虛爲心故曰同心二以離體承乾離火乾金有革制之道是以利在斷金而強梗難化若三之伏戎四之乘墉終莫得爲之開也互兌兌爲信爲言互巽巽爲仁爲臭同心之言必有仁信之實孚于號令天下悅服故曰其臭如蘭云嗚呼同人二五以中直之心相與於先終之強梗爲之革化善言布於天下中直之用顧不大邪後之君臣有作宜以是而正其心誠然天地喜之鬼神福之何患乎不相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以巽體在下巽爲白爲茅卦自震變一變而坤再變而坎三變而巽易坤爲巽曰藉用白茅巽爲不果爲進退曰愼之至祭祀之禮藉器以茅所以致潔白通明神也君子當大過之初致恭致欽以禮行世如是亦足矣而重之以清潔之德惟恐不及其所以大過於人而有以悅服天下之心端在此夫往无所失聖人之言不誣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爻辭也九三何以爲勞謙謙自師來以震動之體居艮止上惟動故勞迅動以行師其勞可勝既乎卦位艮山居坤地中坤順道也卑道也柔道也是爲勞而不伐夫山安靜而萬物生焉今處地之中莫見其高是爲有功不德厚之至坤象也夫厚坤之德也語以其功下人謂不伐不德在四

陰後蓋能後己而先人者也臣道之正莫加於此
德言盛禮言恭以內外卦象而論也其崇若山象
德之盛其順若地象禮之恭且夫知恭而已內无
其德焉其恭僞爲非所謂謙惟德盛禮恭則上天
喜之人心歸之謙於是有終致恭以存其位恭盡
於已位自安也禹乎水土不矜不伐得此道焉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九位在五陽上貴也高也惟過中曰无位位
不得中何以行道羣陽居下曰无民陽歸于五莫
從其亢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嗚呼有高貴之資

而失位失民失賢若此所爲所行其必悖於道矣
動而有悔不亦宜乎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節初九當用節之初居兌澤下前有互艮以不出
戶庭爲節取愼密之義也夫君臣何貴於密蓋承
渙離之後而用節焉一言之漏召禍起爭有不可
勝言夫節者人情所難躬行以率之愼密以先之
號令之行庶乎其必從矣聖人慮及此其惡夫小
人之害節者耶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盜者天下之所甚惡爲天下生民大害未有甚於
斯者也易通天地人之蘊聖人慨然見於辭曰作
易者其知盜乎意其必有甚高至微之論聖人迺
以解之六三爻辭發明之嗚呼我知之矣自有天
地以來人君以一身位天下萬物之上內而姦宄
外而夷狄伺間以肆欲得之志不知其幾何相得
其人則心術紀綱正於上而盜以之息相非其人

則心術紀綱亂於上而盜以之興此天地陰陽必
至之理不待占卜而後可決也夫此隙則彼投猶
水之來猶風之至猶火之炎一氣之所感召蓋有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今欲以致盜者復使之治蓋
是猶以水救水以風召風以火救火也而欲幸其
一旦息止世固有是理乎嗚呼人君觀諸此亦可
爲動心矣負販至賤事懷險嗜利義莫之顧惟負
則然乘者君子所以載物衛上措天下於安平者
也其責任至重適負販者乘之此惟利之求彼惟
利之趨奪乘之凶將不旋踵夫乘爲天下重器并
與乘奪之天下[illegible]家其復能保有耶蓋小人在位

播其惡於天下禮失於上政亂於下禮失故慢政亂故暴姦邪自是生君子自是去民心自是失法度自是廢禮樂自是亡驕奢自是作財用自是匱我備自是弛盜斯伐之復又何疑哉聖人猶懼後世人不我信也繼之以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意蓋曰盜本无心我則啓之事實自取无所貽咎云耳六三位下卦坎位上上有五坎以柔履剛位不得中前承震震爲足爲大塗蓋小人之貪利至險者也坎爲乘爲寇盜各以象之美惡取之至離爲伐爲冶容坎在下震發之爲慢藏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篇諸儒言之詳者皆得而略之大衍聖人作易數也聖人稽諸洛書驗之河圖易數於是而定夫洛書備天地自然之數自一至十合之爲五十有五此天地生成數也河圖以九宮配數至九而止合之爲四十有五河圖之數不取十而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五居中位以成縱橫十五之數十固行乎其中謂河洛之數不同者非也夫十盈數也盈故不能變聖人衍易處其五而用之易道貴變變故通通故神夫虛五非捨五不用也五其中而五存矣天五默運中道明焉易之生生不窮與造化通與天地並蓋本諸此然則其用乃止於四十有九何耶曰大衍立蓍布數合四十九爲一一已肇見一者何太極也

道也分掛揲歸自此而起其體五十其用虛一而一不離於用故夫四其十而易以四成一其九而易以九變太極之道周行其間謂四十有九爲七七數亦非也象兩兩儀也象三三才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謂取揲蓍之餘以歸於扐老陽老陰餘數合之三十有八少陰少陽餘數合之亦三十有八乘以六位總二百二十有二求閏之法以二百二十二爲起筭數再扐後掛謂左手四揲之餘復歸於扐曰再扐再扐而復掛一焉曰後掛再扐而再閏之法行矣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五者天地之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太

无一與六共宗以下得之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見於洛書者則然天地之道陰陽之理萬物之化神明之用悉備於此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謂五行四時十二月推運无窮終始萬物生生化化莫測其端變化代作有成无已造化之功始獲昭著鬼神以行其理則然耳四營而成易以四揲之九於是適而七八九六之數成焉書所由以作也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而一爻立天地人之道曲盡无遺卦所由以成也八卦而小成八卦奠位時序以正陰陽以定六子八物交相致用於宇宙之閒天地造化之理於是小成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自一而八自八而六十四數之所攝象之所該靡有窮盡小大精粗之理形名度數之宜上自道德下至藝術凡天下所謂能事莫不於此而取正矣蓋太極以一運一之所通包括萬法天地陰陽萬物之理皆不得遁其情故道以之而顯惟變所適莫窮其用故德行以之而神可與酬酢裁天下之變而有餘也可與祐神贊天地之化而不匱也嗚呼易本无也易以一起聖人清明在躬得一於心神物應之其志以定一之所統了无遺焉以自然之數發自然之象闡自然之理生化之功於此不息而易道于以大明後之學易者誠能致知止之功極靜定之理復誠明之性易之爲一我自得之反身以求萬物皆備如是而後能盡人道人道盡而後能克配天地其功用至大學者所宜勉旃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易之變化也易之變化其妙通神聖人實體之故在易爲變化之道在聖人爲聖人之道以言尚辭言无不當以動尚變動无不時言動發於適變化成于外自然之符也制器尚象器於是无弊卜

筮尚占筮於是通神器成而天下受其利筮立而大事爲之決易道之神又孰有加于四者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詩稱帝謂文王豈曰諄諄然謂之文王心與天同文王之心天實啓焉故曰謂君子問焉而以言蓋若擬之而後言者君子心法純一易明乎君子之心教化訓迪不違天理言无非易易无非道孰不感服而受命耶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純一所格也以此酬酢以此制治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天

下萬物之理不外乎易以心體易以易行世如鑑
之設如水之止有形有色皆不能遁其情自非精
一不二其能清明在躬有所照燭若此哉或曰君
子問易書而後言夫書易之跡也蹈其跡而不明
夫道何以致受命之速惟以心體易易全於心有
爲有行言无非易茲其所以能有格也歟然則君
子之關易在心而不在跡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肇於變變成於數其本一也因三而參卦數以
定因五而伍爻數以立故參之而六位於是乎備

伍之而七八九六於是乎設參伍並用變動不居
易道行矣錯之如何八卦相錯九六之數復錯而
成爻錯則然耳總之如何自一爲八自八爲六十
四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其循无端其應无窮總則
然耳通其變焉陰陽迭推剛柔互易日月星辰之
所以運五行四時之所以行昭明著見播在天地
序則不愆理則不紊天地之文豈不於此而遂成
歟極其數焉自三百有六十以至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引而伸之觸類長之无一物之不具无一理
之或遺天下之象豈不遂定於此歟凡此皆易之
變也非聖人盡其變而發其蘊于心易幾乎息矣

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有太極象數以生一之未離思爲易著數肇於
一其變无窮象以數顯天下之理靡不該焉是易
之神也易之爲神果何自關哉蓋聖人神明之幾
得之於心驗之於天發之於數形之於象而至神
之道自是而明然則易之神聖人之神也聖人以
心體易以身用易以書載易易之至神我心先得
寓以象數其理曲盡君子法之發爲至精天下以
之受命來物以之遂知其精蓋神矣達爲至變可

以成天地之文可以定天下之象其變神矣而神
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體感而遂通之用初不
離於精變之間故夫精變之跡有思有爲也精變
之道无思无爲也天下之至神蓋太極妙用而聖
人先得于心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極深至精之用也研幾至變之用也精之所燭來
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所該萬象以
定天下之務於此而可成夫聖人體易於身故雖

高拱一堂之上而能使四方萬里之遠志之所存我先知之而必有以通其志務之所在我優為之而必有以成其務舉心于此獲應於彼其道不亦神矣夫自至精至變以極於至神易之為易无餘蘊矣聖人之道莫有加於此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大衍虛五以用天地之數易道以興一之所通包括无外萬物由之而生萬務由之而立凡天下之

所謂道舉无遺於此矣聖人體之得一於心萬以之起象數默用其變无窮志以之通神所格也業以之定神所運也疑以之斷神所照也夫天下萬物一神耳數變象顯理无逃焉至神之道實行乎中學易者清明其心與天為一即心以求諸數即數以求諸象即象數以求諸變即變以求諸神易道在我而天下之治可以興矣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蓍卦爻具於易發於聖人之心蓍運无窮神存其中卦體有常知存其中六爻之義變動不居吉凶存其中聖人何為哉宅心於虛惟道之適如天之行莫窺其朕設是三者以利天下民患可得而同矣夫凶固有患也吉何與於患豈不曰危生於安亂生於治亡生於存吉之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乎蓍之有神理之未形我先得之故曰知來卦之有知象之已著无不備焉故曰藏往自非聰明足以照易睿知足以定易烏能使大易生物之德洋溢于天下若是哉且夫易道之行難可弭也禍可消也四夷可賓也天下可服也生生大功於是而出

威武之神孰可測究故曰其孰能與於此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易聖人非獨以善一身蓋將以善天下也惟民至愚孰與明易聖人為是仰稽天道俯察人情亟興神物前民之用卜筮之道於此而行齊以定之戒以齊之由吾神明以道夫卜筮之神明天下始知所避就而用无不利故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以此洗心聖人用易於一己而闡其道也以此齊戒聖人用易於天下而妙其神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陽動而施萬物以出陰靜而翕萬物以入乾陽物也故闢戶爲乾坤陰物也故闔戶爲坤一闔一闢氣以之變往來不窮道以之通天地萬物之機如樞之運如轂之轉不知何時而已是以發於可見有自然之象象寓於形爲備物之器聖人明生於心心合於易制而用之法以之立器以之成天下由吾之化而不知所以爲化其道神矣觀夫乾坤之畫交錯于六十四卦中窮而能變變而能通由包犧氏而下因時制器一本夫十三卦之象所以生之化之養之齊之威之敎之安之无不備具天下萬世至今利焉茲非神之所爲而何歟嗚呼易者天地之心也聖人先天地而體其心故制器尚象道通於神乾坤闔闢之功用之在我器成而天下无不蒙其利矣不亦盛乎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極者何中也道之大中渾然爲一二以之生雖分於二其一固存兩儀謂何乾坤陰陽之別也四象謂何七八九六之數也七八九六何以謂之象蓋陰陽之生數五以配五行一爲水二爲火三爲木四爲金五爲土方五行之生形已肇而未著氣已見而未成位之以五而七八九六旋相爲用五土周流其中象乃立焉故自一至六五也自二至七自三至八自四至九亦五也歷五土之位而金木水火之象顯矣運爲四時分爲四方凡麗於四皆此象也四象具而八卦作八卦作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成然則將以建天下之治易其可以不明乎獨曰八卦六十四卦皆八卦所錯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聖人定天下之大業設爲成器立爲卜筮以利天下本之於易稽諸天地驗諸四時參諸日月不苟然也天地之間物无非象象之所在天下法焉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四時之運始始終終无有窮已故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天位乎上吉凶著見不過日月故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富貴者崇高之資富貴非聖人心也聖人必資富貴以行其道

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惟聖人爲能明易而發其象器以之立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民之亹亹迷所適而孰與同其患賾者探之隱者索之深者鉤之遠者致之吉凶以定事業以成蓋聖人致功於易而體其神將以同民之患蓍龜所由以興也故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謂蓍龜此法象之見於天地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變通之見於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懸象著明之見於日月者也舉日月之大而在天之文悉備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亦法象之見於天地而聖人所獨得於心者也易道至是而行於天下矣而所以發其幾者本於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盡其蘊者本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象示辭告吉凶送定大業之成端自於此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聖人致功於易凡以大明吉凶之理于天下夫數之所攝備消長盈虛之變吉凶由以生也而聖人用易妙與天通有回天之功非數所得而拘攝焉

仲尼論易有四象所以示繫辭焉所以告定之以吉凶所以斷繼之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嗚呼有吉而已數得而攝之哉古之聖人革亂爲治變危爲安易亡爲存用茲道也此大有上九爻辭聖人言之豈无深意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聖人因明大有之義俾後世有天下國家者知有大之業本於尚賢尚賢之道本於信順也何以言之有信順之心必行信順之實而後可以得志於天人大有上九履信以感人思順以應天而又能尊尚賢者俾位乎上賢者民所歸人胡爲而不信賢者天所佑天胡爲而不順信順之實大著明於此矣百世之業其長久而不替夫大有自乾變五變有坤體七變而復歸於乾乾爲天坤衆爲人互兌在下曰履信坤復變乾下有伏坤曰思乎順羣陽從之成立於上曰尚賢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易將以載道而傳之天下後世也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无他至道之妙見於言者非書可得而悉寓於意者非言可得而窮耳不然雖累

千萬言亦何補於易哉聖人爲是揲數以起象因
象以成卦凡天下情僞不得遁其情聖人之意旣
已黙傳然後繫之以辭以發其象故道以象顯言
以書盡意以言盡書足於言言足於意皆本於自
然之象无毫釐絲髮之差也易之爲道於是无餘
蘊變而通之爻之所錯也鼓之舞之道之所行也
天下之吉凶至此而定不亦盡利歟天下之大業
因此而成不亦盡神歟
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陽一爲乾陰二爲坤一二旣肇千萬斯起至精至
變至神之理實藏于是夫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
之策所生也易道爲是著明天下故乾坤成列易
立乎其中焉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何也乾坤亦有
毀乎蓋曰使聖人不立乾坤之名則易之神道莫
爲而顯而乾坤之用不復變通生成之化亦將鬱
而弗彰矣易者道也乾坤者器也道形而上神則
妙之器形而下體則著之道之與器本不相離散
而在天地萬物之間者其理莫不皆然化而裁之
以歸諸中吉凶自是而定爻之所以變也推而行

之以極其用象器自是而立書之所以通也聖人
出而有爲夫何爲哉觀時會通舉易以措諸天下
大治以建大功以成其爲事業也敦樂之是道也
由包犧氏而下莫不用之易十三卦制器變通之
序義因明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極至賾象所具也辭極至動爻所之也化而裁
之中道斯明不有變也其能化乎推而行之象器
以定不有通也其可推乎神而明之會之此心也
非聖人之洗心莫能明之矣黙而成之見於有行
也非聖人之躬行莫能成之矣夫於易而不知所
以神明之于先黙成之於後則易道无自而顯且
將无所用于天下易之爲書殆爲空言而已聖人
患焉上繫終之以此所以示訓於千萬世也

紫巖居士易傳第七

後學成德 挍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八

張浚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易書有作凡以明吉凶于天下而同民患也故下繫首推吉凶貞勝之理使後世學易以著之事業者知所尊尚焉卦列而象具重之而爻成剛柔迭

推以盡其變繫之以辭而言動吉凶之理大明于茲吉凶悔吝生乎動爻之動也六爻列位有應有與故象以言曉爻以言動夫吉一也而凶悔吝三之動其可不慎乎剛柔者立本者也爻之剛柔也乾剛坤柔交錯六十四卦之間六位以成卦之大本於此乎立故曰立本變通者趣時者也爻之變通也老陽老陰之數過之而變生且其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為變無常而莫不因夫自然之時故曰趣時君子體之用以制動吉凶自是分矣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之道本於得失惟貞勝之貞勝凶則无凶矣貞其大乎聖人所以配天地育萬物生天下從此出也是故天地之大以貞而觀日月之運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以貞而治貞者何也一也一者何也道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焉嗚呼一之為用妙矣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為天下貞是一也自太極發之而其至中之理默運於三百八十四爻間適中則吉過中則凶貞之所以為貞者因其適中而行之約其過中而反之天下之動雖萬變不齊而吾應之以貞莫不適當事幾綽綽然有餘地曰吉曰凶制變在我斯可常吉无凶而治道用以長久也論易至此不亦神矣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一言盡易之道曰易簡而已矣易簡易書也故上繫論聖賢之德業下繫論爻象之吉凶皆首之以此夫乾確然擬其誠也誠故無難知之事而示人易矣夫坤隤然擬其順也順故無難從之事而示人簡矣爻者效此效易簡之義也象者像此像易簡之理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其以有得於易簡則吉失之則凶歟功業見乎變蓋因爻之變以趣於中乾坤易簡我自得之功業以成聖人之

情見乎辭蓋聖人憂天下後世而思與之同患辭之所指曲盡爻變生物之情於是而得嗚呼天下本無事也誠能指諸爻象考諸吉凶因天地之自然順萬物之常理行其所當爲而不行其所不可爲清明其性以奉天心何凶咎悔吝之復起惟夫性以情動情以欲肆欲以物遷邪僞滋生天理蔑棄易簡至善於是而喪內之不足以利一身外之不足以利天下而乾坤妙用始不明於天下天下萬物將不得遂其生矣聖人憂天下後世之情切著于辭其亦有所不得已耶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好生大德自易簡中來陽舒陰慘皆所以成生物之功聖人配天地而行其易簡之道則亦有仁義而已矣夫仁立而天下歸之非行義以爲之輔其能生物乎不然仁或幾乎息也理財在正辭在禁民爲非恭儉節用我之不行而強人以行辭之不正者也辭正矣而天下不肯相率爲儉且莫知禮法之循禁民爲非又烏可已耶玩節卦澤中有水之象聖人之情得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卦起於數而理備於象包犧氏得易于心者也其臨涖天下以自一至八之數擬諸卦而定之復著自然之象於天地之間用以配易而闡其義凡象之在天法之在地與夫鳥獸之有文土地之所宜莫不心通而默識焉由身至物無有遠近取之不遺八卦用是而成於書故曰於是始作八卦神明幽深之德至此而顯萬物不齊之情至此而盡其用妙矣嗚呼天地之間舉無非易情生智昧心精以虧故易自易象自象方且爲物遷變失其本元

尚烏能融此一心於天地萬物之表發其至理具之象器以爲天下後世利哉古者民未粒食未知火化網罟之作所以生之也蓋取諸離求諸麗焉者耳而中虛之義則存其中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包犧氏之智非不能教天下以耒耨而粒食之也包犧設爲網罟而已必待神農爲之何耶蓋時數之所未至而民心未以爲便利聖人不先時而強之也故夫易者因時而已矣因時而易以奉天心

變通盡利道迺行焉是易之所以爲神也夫風雷
爲益有木動之象巽工在上致斵揉之功坤土承
之興稼穡之利聖人所以教天下而益之也故曰
蓋取諸益噬嗑以雷電成體離爲日卦自巽變巽
爲近利市三倍是謂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坤衆
承之也聚天下之貨離麗居之也噬而合合而決
天下以市道交者如此故曰蓋取諸噬嗑嗚呼聖
人有作必思所生養天下於先包犧之網罟神農
之耒耨莫不皆以生養爲心聖人之仁也若夫日
中爲市致民聚貨以盡其利則有義存乎其中然
則聖人之爲義亦本諸利乎曰聖人所謂利使天

下交相利非若後世之利其身利其國者所爲也
不然乾何取於元亨利貞四德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上古之時民知生養而已黃帝堯舜以己之心因
民之心以民之心因天地之心其事有不得不變
其道則民莫知所以然而神夫聖人非私意於變
之也易窮而變本諸自然有不可不因焉者也何
以知其爲易之窮耶夫網罟耒耜也興而輔之以
致民聚貨之事民粒食而趨利爭訟之所由生巧
僞之所由起也是易之窮也是安可不變耶變故
通通故久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堯舜之所以爲
神化也歟在上曰衣在下曰裳衣裳之制無爲而
示於上禮法之化不言而行於下爭訟以息巧僞
以除其爲大治孰禦哉乾坤尊卑衣裳之義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
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
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凡此皆變通之道而時之所當爲有不得不然者
也自包犧以至堯舜其所以生養天下而教之之
道得矣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黃帝堯舜而來
洪水既定民得平土居之鳥獸之害除稼穡之功
著人用滋繁則夫設舟楫以濟不通剔牛馬以任
遠重是可一日而但已乎重門擊柝防侵陵也斷

木爲杵掘地爲臼而食可足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而兵以設也宮室之制使之安身也棺槨之用使之送死也終以書契如上所陳非書契則其事無以行也嗚呼觀十三卦制器之序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備盡于此矣其先後本末之宜稽之可以爲法用之可以爲治更歷數聖若出一聖人之心而天下四海之心無不安之夫聖人無心以天爲心天時未至聖人不先之天時既至聖人不後之玆所以神化之妙與民同心而有不可測識者歟凡象之取木皆自巽來或因卦體互見而取焉渙爲卦風行水上乘木有功故舟楫取之渙隨爲卦乾坤互備動說而隨故牛馬取之隨豫爲卦艮震送見互坎在中有備豫不虞之義故重門取之豫小過爲卦震動于上艮止于下有過以濟物之義故臼杵取之小過睽爲卦水火用事戎器著象天下睽離非兵曷威故弧矢取之睽大壯爲卦陽實承之陰虛以覆宮室之義以壯爲美故宮室取之大壯大過爲卦上下互巽陽藏其中送死之義不嫌於過故棺槨取之大過若夬夬之書契取義在決書契不立器何以通終以取諸夬義不苟然是爲十三卦之象而制器者尚之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无非象數立而象具矣所以神而明之則自於聖人行象也者像也言象之所從本諸天成諸人也且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是言必擬於象象必參於意後之學者迺欲捨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哉彖論一卦之體而道之變動則效於爻吉凶以生悔吝以著聖人同民之患捨是固無以行於世也繫辭於十三卦制器之後發爻象之蘊示吉凶之生蓋以明夫聖人有作因時奉天以與大利初非任私智爲之玆其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者乾道也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陰者坤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大而得專者爲陽小而不得專者爲陰得專故所總治者衆陰則反此所謂君子小人之道凡以明夫陽大陰小耳觀夫陰陽之理而得失以明吉凶著見焉是以陽貴剛貴健貴唱陰貴柔貴順貴和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聖人於是發明致一之義咸九四位互乾中憧憧
于二陽之思二陽以類從之鳴呼咸感之道大矣
聖人所以成天地育萬物一本諸此究其極要自
私念不起中來是以大中至正之道大明于天下
施及蠻貊無不感化九四致思於二陽固不失其
爲正而私狹之心殆未足以盡咸感也夫天下雖
大理本同歸道則一致誠能以至公爲心顧何所
往而不通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

凡此皆聖人極論同歸一致之理觀諸天地驗諸
萬物其往來之相推屈伸之相感莫非自然而妙
理實存乎其中是故日月迭運而大明以著寒暑
潛移而歲功以成不有往也來何以興不有屈也
信何以見往來屈信交相還復以成大利塗雖有
殊致則歸一營營思慮之間而欲以己之私智見
諸行事豈不重拂于天理而亦奚補乎事哉是故
尺蠖之行其屈廼所以求信龍蛇之蟄其蟄乃所
以存身天地之間物各有理聖人汎觀物理而用
之於身進退之所宜精神之所舍幾何而不脗合
於道耶是故精義入神以曲盡天下之理而用因
以致利用安身以深體夫應變之道而德因以崇
如尺蠖之屈信以屈求如龍蛇之蟄身以蟄存常
因自然不違天心過此以往道通於神天下利之
莫知所以爲利曰未之或知夫然故窮妙物之神
而不遺知天地之化而不昧德之盛大莫有加矣
後之學聖人思其所以屈求其所以蟄神化之道
得之在我其於經天地利萬物或庶幾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其于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聖人出而致用莫憂乎小人之或爲我害也自困
于石據于蒺藜以下深明小人情狀劇言之至於
再至於三庶幾夫世之爲小人者知所戒懼而改
悔焉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不其仁矣夫其義並
詳見於爻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遇其事而無其器君子弗為也有其器而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君子者務盡天人之道而已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嗚呼聖人論小人情狀於是無餘蘊矣小人惟欺
其心以欺於天故於不仁不義之為行之無愧而
原其設心不過為身謀也身之所安則冒昧必圖

之冒何有於天乎儻非利以勸之於前威以懲之
於早彼將一肆所欲為而負大惡於千百載之下
是以聖王奉天行事以施賞罰折其萌芽杜其微
眇絕其本源非徒不使小人之惡得加施于天下
亦將以驚懼保全之俾無抵於滅耳之凶也後之
有天下其可於小人初起而謂其無能為也而略
之不問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大人休否在未否之前惟其以天為心而不以一
己為心是以能不亡也慮亡之誠念念不置是寧
有過舉者耶苞桑義見爻辭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自昔居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
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宰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
智則不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
夫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
下於治矣德其貴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
而又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互兌兌

毁力少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靜止之功成於內則光明所燭自得于心理之幾
微何有不照不待深思而後得也君子獲天之祐
吉无不利知此而已夫涉世而動與吉會其道不
亦神矣乎方天下悅豫時六二居大臣正位不諂
不瀆以交乎於上下中正之道上合於天上無附
麗之嫌下無狎比之失全身遠害而禮行朝廷微

彰柔剛用之以中可以折權勢之氣可以消淫佚之心有補於豫治甚大嗚乎讀禮傳大學篇君子知幾之道其盡於此矣學者安可一日於是書而忽之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衆人之所憂顏子不以爲憂聖人之所樂顏子自得其樂心之虛靜可想而見矣不善之來也豈不坐照而悉了之耶如鑑之明塵自不止如水之清形自不昧茲蓋必然之理語所謂不貳過謂其不復有過心生正不遠復之義若夫聖人之從心則

又進于此矣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一之用大矣天地萬物所以成化育之功起諸此也一之本在心心苟通一格化之功其孰能禦夫三人行而損一人豈非道義之感所造不同容有二三其心者耶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茂建大治畢召之徒皆不足以擬其專也周公損下上受其益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之動將以有爲也身之不安則必有悖道之事動能有功乎君子之言將以出令也心之不易則必有拂理之言語能有格乎君子之求人將以濟治也无交而求則心已不同矣求能有得乎是三者發於心作於身而其事之從違則繫諸天下百姓如影之從如響之隨斷然有不可易者夫天下一心心法所存不約而感民雖至愚神則不殊此無他一心之所通也益上九立心勿恒旋致或擊之凶夫子以是繫之辭蓋曰天下之禍常起於

動作語言用舍之間有國有邦者不可不慎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乾坤之數既設易於是而行相應相感陰陽有交通之德或九或六剛柔有不易之體德合而體分象斯立焉天地之撰自是而體神明之德自是而通天地之間融象聲色莫不皆有自然之撰剛柔迭居天地之撰畢著于象象立而神明妙用即之可求德故通焉君子法之而吉凶與民同患之道備盡於此矣稱名不越不外乎一理也名固萬殊

理歸一致聖人先得夫理而名又烏乎越邪嗚呼
至德之世吉凶得失之道泯然為一德失而後易
作衰世之意聖人有不得已焉者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
得之報
太極本乎一而萬理俱融往者不得隱其理來者
不得遁其情數之所撮自無遺也微顯若八物之
顯而道則微也闡幽若八卦之幽而義則闡也當
名事理之稱也辯物陰陽之分也正言言不失其

正也斷辭辭以明夫象也易書有作合是四者而
大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道之所在一塵
之微可以該萬有也其旨遠與天地同心不可淺
求也其辭文本之自然如四時錯行也其言曲而
中委曲而約之使歸於中也其事肆而隱直肆而
體之則可以通於神也聖人何區區於此哉或因
或貳極盡變常之道使天下後世知所避就以悉
趨夫中正之域吉凶之理至是而大明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
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
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
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
義巽以行權
九卦之序文王用之而夫子實明之或曰履也謙
也復也用數之一恒也損也益也困也井也用數
之三巽用數之四或曰履用九謙用十此悉以卦
次言之是皆臆論也文王當危難之世上憂天子
下憂百姓汲汲然增修其德故於易取九卦之德
以成其德文王之身文王之時文王之事德之可

為無出於九卦而文王躬行是德卒成其聖嗚呼
至矣哉卦之取九蓋變通之道終始而不息焉者
也履者禮也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躬行躬行而
德積故曰履德之基也德立而矜心生焉人之常
情也若是則違拂天人之心德以浸墮持之以謙
其德日進故曰謙德之柄也履而能謙情可制也
心可一也性可復也道可得也德之大本於是而
得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矣弗能恒焉其靜必變
復無益也故曰恒德之固也恒而後能損用損致
虛不善之端由以消靡故曰損德之修也損故益
益故裕裕始於吾身而用及於天下故曰益德之

裕也德至於益德既成矣不有困也德何以明故曰困德之辨也在困不撓道斯可行生利大矣自是而興故曰井德之地也井功上出施及天下權之不知必失厥中巽以立制中道乃行故曰巽德之制也是九卦之德也中和內充厥德爲至曰履和而至道尊於己光被上下曰謙尊而光至靜至虛莫見其朕曰復小而辨於物始終萬變其一自若曰恒雜而不厭克己於此天下歸仁曰損先難而後易德之日新與天地並曰益長裕而不設於事則鈍於道則亨曰困窮而通淵乎其靜人自資之曰井居其所而遷斟酌應變莫測其用曰巽稱而隱是九德之用也履以和行制行於身也謙以制禮行禮于人也復以自知盡性以至命也恒以一德久於其道也損以遠害僞消而誠積也益以興利利己以利人也困以寡怨取必於天也井以辯義隨取而宜之也巽以行權中正以揆之也是九卦之功也文王之所以爲文捨九卦無以見之矣不然嘗試於六十四卦之中求所以爲德者而附之九卦吾未知其不可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以載道於易書而違之是背道也其何以行於世哉易本於天肇於數形於象具於卦變於爻成於自然蓋太極之道在天地先以我至虛流出萬有聖人會太極于一心因其自然揲數以出之立象以闡之設卦以命之畫爻以通之天地神明之理陰陽不測之用萬物無窮之化自形自色自織自悉神理妙用總括無遺舍易而天地之理或幾乎息陰陽之用或幾乎泯萬物之化或幾乎絕矣是故易道尚變非故多變也數不得不變聖人不得於易而不變之是故六爻之位謂之六虛其道自太極虛中來惟變所適脗合於天地陰陽之數聖人體其虛而用之天下萬物由是而得其生故爻之有變非徒變也剛柔迭推出入以度外內使天下知所戒懼以明夫避凶趨吉之理凜乎若臨淵冰惕乎若登岐坂去不善之心以從於善不待師保如臨父母之畏焉嗚呼易之有功於天下深矣率辭揆方聖人所以用易於天下也用易於天下者必因其時典常之設時所宜也然苟非其人其心固已異于太極矣道其行哉道其行哉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夫乾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歲功之運千古不息是故易書之作莫不因天地萬物之終始而立其體焉六爻之設剛柔迭移非故為是紛紛也時物遷變與天地相終始有不得不然者矣其初難知事未著也其上易知象已成也雜物撰德剛柔之體錯雜不一而天地陰陽之德於以顯明也辯是與非得中為是過中為非德之至中是非之所分

也非中爻不備感求應與之道備於中爻而存亡吉凶可坐而眡也嗚呼易道甚大用之於天下國家亡可存凶可吉而易當求之於復復其心以極於虛靜之道易可學焉為臣者宜盡心於此然後以之而道其君庶幾夫忠臣之為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二遠故譽四近故懼而所謂遠近者自權勢之相敵為辭也二之柔中其皐夔稷契之倫歟若伊尹周公則有不可不懼焉者耳三五同功諸侯之於天王功固一也齊威晉文之於周有凶德矣文武成王功可勝計耶文武成王之德剛是以勝幽厲平王之德柔是以危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作八卦天地人之道悉備其中一天也二地也三人也兼而兩之則一與二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六為天太極中道於是乎行中無定體隨所在

為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道之所行爻之所存也物謂剛柔之物剛柔相雜自然之文成乎其中天地日月之所以運陰陽四時之所以成莫不一本於自然而人事則體之文之不當數所攝也君子趨中則吉小人背中則凶君子常居其吉小人常居其凶吉凶之生自文不當中來故夫聖賢用易有安無危有治無亂有存無亡凡以明易之心而已矣然則學之為聖賢事其可一日已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嗚呼讀易而聖人之心可見矣聖人憂天下後世之爲君臣與夫凡有生於天地閒不知欽畏修己以自蹈安平無事之域是故辭不得不危知危而危之則平於危而易之則傾乎故古傾故凶其道甚大心法之一與天地並蓋周流於太虛之閒而莫知其紀極者也而象之所示百物不遺因象求意道可得焉若夫爻之終始吉凶微著悉具其中一失厥理凶吝隨生考象玩爻以危爲懼易道之大得之在我斯可與天下同其憂患吉凶矣用顧不大耶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易以乾坤成書乾一坤二周流于六十四卦之中惟一故健惟二故順健而不繫險以之知順而不難阻以之知險阻者天下之至情而乾坤之畫動於此險阻之幾著於彼蓋陽陷于陰則爲險陰困于陽則爲阻乾坤得陰陽之變險阻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於是通焉天下始知所以避就於吉凶而亟趨夫中正之域矣能說諸心順天下之心而明示以吉凶天下之心孰不說也能研諸侯之慮精有爲有行者之慮而成就其亹亹之誠諸侯之慮

以之研也惟說心故能研慮豈不曰吉凶之理旣定君子於是可以有爲有行者邪諸侯有民人有社稷其慮爲危故獨取諸侯言之若衆人之慮則有無淺深固自不齊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於易得乾坤之易簡而曲盡其變化云爲之道有吉而已凶莫加焉吉祥之幾已爲先著象事知器器成而天下以之利占事知來著立而大疑以之決天地設位于上下成能實待於聖人其道孰先于此二者人謀謀之人以盡其智也鬼謀謀之鬼神以盡其神也聖人之制器設著夫豈任一己之私意爲之哉此百姓之所以與能而莫不便利之以迄於今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自八卦以象告聖人於是論易之情易復于性莫見其朕爻以效動情乃生焉凡易之情天地萬物之情也剛柔雜居而情生情生而吉凶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變動以成天下之大利而吉

凶之遠則自平其情情得其正爲吉情失其正爲凶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皆情之所發也愛惡之正吉生焉愛惡不正凶生焉悔吝者吉凶之未著悔可至於无悔相取之間一有失正悔吝隨之是其可不愼耶若夫情僞之感其端甚微其兆甚大情本於誠僞入於邪感與見於已利害形於事易書盡天下之情僞在學者誠意以明之而已矣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申言愛惡遠近之情也聖人憂天下後世而作易故所以垂訓纖悉備盡嗚呼至矣夫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聖人於是論易之辭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聖人之辭本諸天理自然之文與道適契六辭之設爲諸子百家言爲異端言也諸子百家不明於道而馳騁於辭惟吉人之辭雖未足以盡道亦庶幾乎有常而不敢支離其說者爲是皆作之於心見之於言害道害政爲弊至大不可不察也觀六辭而聖人之辭若日星之麗天雖歷千萬年煥乎有不可揜者矣嗚呼辭六而已凡天下之有言靡不曲盡其情其一吉其五凶辭其可不愼歟非得道之中正者遽可著之於辭歟將叛謂叛於理叛於道叛於事知其不可言而言之不可爲而爲之故慙也

紫巖居士易傳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九

張浚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天地之神明聖人之神明也天地贊聖人以生蓍聖人發神明之妙用參天九之也兩地六之也九六之數定而易道行矣獨取諸九六立乾坤之數曰倚數云觀變陰陽觀蓍之變也發揮剛柔揆變之體也道德至與義其著見者焉性理至微命其一定者焉易具太極之中道德合而爲一初非淪於太高失之矯拂而不可行於天下者故辭之所指無在不宜義其理哉是故窮天地萬物之理若隱若顯皆不得逆其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萬物吉凶死生之數皆繫於易順易則治悖易則亂易之爲道不亦妙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中道也文王兼三才以發太極之蘊三極之道於是而著吉凶始大明於天下得中則吉失中則凶莫非理之自然故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爲分陰分陽天地人之陰陽也迭用柔剛九六交錯之柔剛也畫言其數位言其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氏以數畫八卦自一至八九貫周流乎其間天地定位上下分也山澤通氣氣之感也雷風相薄勢之激也水火不相射性之反也此八物者或分或感或激或反相與致用於宇宙之內而萬物以成八卦之錯錯此而已八卦相錯而八物之象通變不窮時有往來道則一致考千古於目睫之前明百世於指掌之近皆不離夫六十四卦中易之逆數道通神矣然聖人用易能逆而變之非特逆知其吉凶而已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動散潤暄見於用故以物言止說君藏本於道故以卦言動之於始藏之於終始終生化莫知紀極是易之神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之出也萬物莫不出帝與萬物非一非二舍萬物而帝之爲神亦不可得而見矣說萬物終始萬物非艮兊得專之故曰言云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兊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兊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木落糞本萬物致養於坤其孰不然萬物役役皆爲坤之役自有宇宙一息不停夫坤何爲者耶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帝與萬物相終始有神以運動乎其中至神功用寄于六子動之撓之燥之說之潤之終始之萬物之生成悉繫於茲其序則文王八卦之序也澤不足以盡說物之道而萬物所甚說莫過於澤前言兊以說之謂澤不足以盡說也若夫終萬物始萬物艮實司其任山靜而已烏能成始終於一致哉水火相逮相資以致用也雷風不相悖相成以施化也山澤通氣相感以利物也變化之道於是而興神之妙物有不可致之者此也自天地定位而下本八卦相錯者言之自水火相逮而下本六子之變化者言之是以其辭之不同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兊說也

凡此皆陰陽自然之性坎陷於陰有出險之道不

終陷也故曰習坎云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兊爲羊

馬況健牛況順龍況變動巽何以爲雞雞知時巽之權也坎何以爲豕豕北方至陰之物其色黑其位爲智也離之雉文明也艮之狗善守也兊之羊說順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兊爲口

乾爲首唱之於始也坤爲腹容之於終也震爲足有行也巽爲股隨震也震動於下巽則權之坎爲

耳天一所通也離爲目地二所中也艮爲手止也
兌爲口說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索於坤爲男陽爲主也坤索於乾爲女陰爲主也此陰陽相感之義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金乾體也乾何以玉以其體常而盡變故歟爲寒

冰位在亥前卦起於子爲大赤至陽赫赫爲良馬健而有順體爲駁馬五色備爲木果生生不窮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爲布萬物芒芒廣無不被爲釜熟物而化之爲吝嗇陽動施陰翕靜爲子母牛至順之性無時而已爲文陽一陰二錯雜爲文山川草木炳然于下爲衆爲柄萬物依坤以出入生物之柄在坤其於地也爲黑至陰之色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爲龍蒼龍直東方變化不常爲玄黃坤體一索於乾爲震得玄黃之正云爲敷萬物敷生爲大塗物自震出爲蒼筤竹以色取陽動於一貫四時而不改爲萑葦蔓行相連其生不窮一陽之動似之其於馬也爲善鳴乾動於下爲馵足爲作足後足左白曰馵震地在左而德配於巽其於稼也爲反生一陽之復則然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爲繩直風之鼓物甲拆齊一巽之繩直取齊一也爲工巽以入之惟工則然爲白萬物潔齊爲長爲高乾陽在上巽順而升爲進退柔道多疑巽一索於乾以柔遇剛進退其心爲不果果斷非用權事爲臭物致潔則香遠聞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陰不散於上故寡髮二陽廣顙象爲多白眼離爲目巽一陰在下萬物潔齊而未相見也爲近利市三倍巽以權之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

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爲水爲溝瀆泉始達爲隱伏陽陷於陰爲矯輮水
之行也其象如此爲弓輪矯輮之功爲加憂爲心
病爲耳痛陽陷之應爲血卦爲赤至陽生於坎中
赤陽正色爲美脊爲亟心乾陽居中陽健而動爲
下首水性趨下爲薄蹄一陰處於下爲曳陽陷而
陰病之其於輿也爲多眚坤爲大輿坎中剛而上
下俱柔失坤之性剛陷必折爲通習坎故通爲盜
陰始陷陽其情貪其中險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剛
在中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
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
爲科上槁
爲甲冑爲戈兵火炎兵象也甲冑取外剛義爲大
腹中虛有容爲科上槁火性進上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爲山爲徑路山徑象陽之在上萬物之出入至艮
而止所由行者鮮矣爲小石有動止之象焉爲門
闕萬物出入之機爲果蓏果蓏草木之實陽止於
上故云爲閽寺職主禁止爲狗善守爲鼠晝伏夜
動艮次坎故云爲黔喙之屬陽主在前爲堅多節

陽止在上二陰承之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
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爲巫巫之通神以言爲說爲毀折陰毀居上爲附
決少陰之性爲剛鹵兌居西方其性堅剛鹵澤水
之結也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天下順比不畜則放臣之畜君其可無耶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由我之泰致天下之泰禮其貴乎人君行禮君子
進矣行禮者其德剛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知泰必有否而兢兢勉修厥德泰可長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
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
可大故受之以臨
天下之事至於陵夷大壞自悅豫中來豫而隨隨
而蠱理之必然也非仁心動於内而有事於天下
何以致剛陽之浸長而治道以大哉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陽德盛大天下觀化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嗚呼君人而欲除大間於天下非德修於内黙有
以動天下心間固未易除矣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

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
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致飾事盡剝敦於剝千萬世一轍也三代而下喜
文華忽敦樸略介胄恬不知變此何理哉此何理
哉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
之以大畜
畜賢莫大於誠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
動故受之以大過
德之剛中非養莫成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剛過於中其失必陷沈潛其剛乃能有濟中其大
哉
坎者陷也
坎之爲卦陽雖得中二陰陷之取諸習坎中德貴
大德大而後可以出險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陽德既充乎上下陰乃麗焉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嗟夫父子君臣夫婦之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不流
入於夷狄禽獸者幾希矣嗟夫有父子君臣夫婦
之名而欽之不至誠之不盡忠之不竭信之不立
和之不生其與無之何異哉治道之不興所由來
久矣不有君子獲用於時而得行其道風俗豈易
變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
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
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
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
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德之昬明自家始家道正而明家道不正而昬明

德之傷不反諸家其能治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二女同居志不同行睽爲卦則然家道之窮其惟好色歟先王謹禮家道日昌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荒怠安佚亂所由生厲精爲治周宣所以中興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損己獲益天之道也行之不力徒損無補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德盛者賢必助不決奚爲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漸而受之以歸妹歸妹受之以豐賢者獲進得所歸治道亨大可期也必取諸歸妹豈非英才迭進之象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亂生於治窮奢極侈致之也居豐用約非有德之君孰能行之不然耳目心志之間鮮不爲讒佞所侈惑矣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難散之卦難散之初人情未通不爲之節何以能久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聖人無憂樂與天下同其憂樂夫行師以除天下之害而聖人憂之何哉豈非兵凶器戰危事人命至重有不可不憂者邪嗚呼德失而後有師師非先王得已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二陽在下四陰與之與之者在上觀二陽在上四陰求之求之者在下嗚呼剛德之貴於人也久矣夫

屯見而不失其居

萬物盈於天地閒方屯之初形色著見各以類居屯之利見侯因所居而治之也

蒙雜而著

蒙者蒙也蒙故雜而性之清明與蒙俱存蒙去而著者見矣

震起也艮止也

陽起於下而止於上萬物隨之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自泰來益自否來盛衰之幾見於損益非損則泰必有衰矣非益則否必有盛矣此易之變通而聖人所以扶治弭亂獲自天之祐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人君剛德之修健爲之正是謂千載之遇此時也非人力所能爲也是以君子貴達時无妄本於自然之謂非所宜得而得非所宜有而有爲无妄天實使之聖人則以爲災云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謙之失輕豫之失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家道乖於內睽必見於外易始乾坤禮始敘詩始二南書始二女釐睽也其事莫不以正身正家爲本堯典曰我其試哉意蓋有在矣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

賢者歸則天下歸之矣

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

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決而乾成易道通矣小人之憂其必思所以害君子君子守正積德詎可一日已耶

紫巖居士易傳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紫巖居士易傳第十

張　浚

讀易雜記

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素問謂五天之氣經歷二十八宿同分爲合　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十干合數也一六水土數甲己爲土乙庚九數乙庚爲金三八十一數一水也丙辛爲水四九十三數三木也丁壬爲木五與五二五數二火也戊癸爲火

自昔論河洛圖書必曰河圖四十五數虛五爲五十與大衍數合而不知河圖實五十有五數也夫大衍本之洛書而虛五至揲蓍則又用四十有九而虛一聖人用天地自然之數以立法不苟爲也今考河圖縱橫數之皆十五而一九離坎子午位其數十二八坤艮寅申位其數十三七震兌卯酉位其數十四六巽乾己亥位其數十十在中矣合之不曰五十有五而何歟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易九六數也而六在九中然則易九數也伏犧卦數乾一坤八九也兌二艮七九也離四坎五九也震三巽六九也合之爲三十六六六之數亦在中矣至文王易八卦定位乾坤之數九乾三得以包坤之六坤六不得包乾三震巽之數九坎離之數九艮兌之數九皆自其畫推之陽爲一陰爲二也合之亦爲三十六或曰易數九而八卦之數止於八何也曰八卦九數也獨不觀八卦各守其位太極居中以運動八卦而神之乎或曰然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七七數也易何獨用九哉曰十百千萬盈數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不取地十盈數而其五而取之貴變也大衍之數五十聖人用四十九而虛一四其十一其九而後蓍可揲大衍揲之以四用十始數也分二掛一歸奇則有九以周變乎中而後四象可成八卦可定易之數九不可過也過斯亢而不能變

伏犧

巽五　坎六　艮七

乾一　太極居中　坤八

兌二　離三　震四

文王

坤　兌　乾

離　太極居中　坎

巽　震　艮

老陽老陰數六十少陽少陰數六十卦數也六十四卦去四正爲六十老陽少陰數六十四六十四卦數也蓋八卦之體本一七其變爲八八數八卦列而九行其中然則六十四卦四九四七之數也易以陽變莊子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正天地十數配以五

則七八九六與十數皆全矣一四二三兩合之俱爲
五五固在其中
列子曰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至九
復歸一一太極也自少陽變老陽復歸大衍曰復歸
一九復歸一還淳反樸體謙用虛象也
甲乙壬癸乾坤納甲也甲乙木壬癸水何以屬之乾
坤蓋天地生成之功在木水考諸四時之運可得也
聖人以生成大功歸乾坤非五行所得專耳
七八九六爲四象何也七八九六五行成數有象可
見天下之象從此出也故夫七八九六火木金水象
也而五土在其中一二三四得五而其象著見則是

天地十數皆具四象中矣聖人非用四用十也非用
十用五十有五也七八九六五十有五全數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矣兩儀不
必天地凡分爲二者皆兩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
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焉
乾配甲壬坤配乙癸艮兌配丙丁坎離配戊己震巽
配庚辛此納甲法也乾數一九而奇坤數二十而耦
艮兌之數三四坎離之數五六震巽之數七八隨十
干次第而立數也甲乙乾坤之始關於仁也壬癸乾
坤之終藏於智也
火一土二木三金四水五爲納音元數自揚子雲發

之子午甲己之數九丑未乙庚八寅申丙辛七卯酉
丁壬六辰戌戊癸五巳亥四以十干十二支配數五
而數之餘一火數也餘二土數也餘三木數也餘四
金數也餘五水數也六十甲子立矣火無聲水藏之而成聲土無聲火擊之而成聲
木無聲土激之而成聲
土數一金數七水數五火數三木數九爲納音正數
以庚子土論之一數也甲子金七數丙子水五數戊
子火三數壬子木九數各以天元立數斯得矣
乾一九坤四六艮三兌八坎十震七巽二離五退藏
數也合而爲五十五十有五之數在中矣乾一九合
爲十坤四六合爲十艮震合爲十巽兌合爲十坎兩

其五爲十五十也離以五數居以虛位蓋天五行乎
其中
先天圖以乾之一加八卦數於其上若一與一爲乾
一與二爲夬一與三爲大有一與四爲大壯一與五
爲小畜一與六爲需一與七爲大畜一與八爲泰自
乾而兌自兌而離自離而震自震而巽自巽而坎自
坎而艮自艮而坤先天之象立矣故復之一交姤之
一得一陽復之二交姤之二得二陽復之三交姤之
三得[illegible]陽復之四交姤之四得八陽復之五交姤之
五得十六陽復之上交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其法下
交而上施所謂一陽陽卦陰卦各一也畫而至復之

一則為陽卦三十二矣惟姤亦然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而聖人用之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之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之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生成數總之為十五其十而為五十五復因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體道之中以用數之中故達夫消息盈虛之理明夫吉凶禍福之幾審於動靜避就之方其修之於身見之於行事施之於天下莫不一本於中而易道以與卦爻自是作也

一其五為七十二候二其五為三十六旬三其五為二十四氣用數者往往以五為宗
參天一三五而為九也兩地二四而為六也三才之數兩之為地三之為天亦不出乎九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七十二候乾陽三十六坤陰三十六也乾四其九坤六其六
易八卦之畫乾三坤六九也震五巽四九也坎五離四九也艮五兌四九也合之三十六矣
火用事見六庚有庚伏之節何也曰此革之時也澤金離火相息不有土以救之金其滅矣故革之彖曰革而信之信土也夫金生於巳歷六庚於離火既相且王之時非未口中之承其母養其子何以使天地生化之功不絕耶故氣至未而庚金伏於土火不能害而後能載成萬物也
一陽數之始二陰數之始三陽數之次四陰數之次由一至九而五為數之中一陽生於子子屬北方水故一為水二陰生於未未屬南方火故二為火三陽生於寅寅屬東方木故三為木四陰生於酉酉屬西方金故四為金五陽生於辰五陰生於戌辰戌皆土故五為土陽元素陽為生數則陰為之成數陰為生數則陽為之成數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生成之數配於十干甲為陽木數三乙為陰木數八丙為陽火數七丁為陰火數二庚為陽金數九辛為陰金數四壬為陽水數一癸為陰水數六戊己各以五為配配於四方東南陽也中丙乙丁其數各合而為十西北陰也庚壬辛癸其數各合而為十土居中宮分王四季戊癸之數合而為十所謂大衍之數
東少陽位南老陽位陽極生陰故離陰在其中西少陰位北老陰位陰極生陽故坎陽在其中元素
乾之畫三而震坎艮之畫皆五坤之畫六而巽離兌之畫皆四合之為三十六分之為十八太元曰天數十八地數十八其本諸此乎

歸奇於扐以象閏何也大衍用四十九老陽餘數十有三老陰餘數二十有五合之爲三十八少陽餘數二十有一少陰餘數十有七合之亦爲三十八乘以六爻之位則二百二十有八也凡術於筭者率以二百二十八爲求閏之法蓋自然之紀如此

歷法十九年爲七閏七閏爲一章四章爲一蔀四蔀之數七十有六

黄帝筭法總二十有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〇垓㛃息營反壤溝澗正載從壤已去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萬萬變之上者億億變之

乾九金成數也坤六土成數也乾坤之數衍錯而爲八卦

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以五成之而合九六七八之生數皆爲五五者數之中也

坎離水火以陰陽造化之中居於南北而精神之運生物之功於是出矣坎離之用在八卦最爲大

震兌位東西長男配少女也生生化化之功終而復始陰陽相繼之道也

先天圖兌以二巽以五居乾左右震以四艮以七居坤左右陰從陽陽從陰各以其性之自然也父子正位于上下而男女各以其配協成造化坎離位東西

之中以運動出入之造化妙處生此夫震坎艮本坤體索乾得之巽離兌本乾體索坤得之陰陽相從其理然矣

洪範九疇之數合之爲四十五與河圖配也一五行水之生數也蓋五行生於水有水而後有火猶人之有精而神從之也木之著見金之堅剛土之敦實自此次第以生然則五行雖五合之水也天地渾冥之初惟水而已次二曰欽用五事欽禮也火之生數也次三曰農用八政木之生數也仁政於是行矣次四曰協用五紀稽之天道以成其性金之生數也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土生數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取水之成數而道之著見于德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取火之成數而用其明以決疑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取木之成數而用其仁以修政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取金之成數而用其信以裁斷也

乾天也寄用在坎水坤地也寄用在離火天之始數一一即水也地之始數二二即火也乾坤始用著在坎離吾不知乾坤之爲水火乎水火之爲乾坤乎氣以水行塊以火結雲徂于天日行乎地萬物以化文王之易退乾進坤坎離以正上下之位不徒然也

坎離二卦具艮震兌巽之體然則五行之大者莫大於水火而金木土藏其中矣夫五行雖五其數則一

洪範一五行一水數也而繫之五行蓋五行皆本於水人物之生自水中來及其死也復化而歸於水爲火爲木爲金爲土次第而成在人則精神筋脉骨肉之象也若考之於天地萬物莫不然矣

九六爲乾坤之數而通變不窮予固著論以辯之矣故凡易之爻數皆用九六以盡其變易道於是行也夫九六七八合之皆爲十五十五者天地人之中數皇極之道在是聖人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豈非九六得數之中而能變七八得數之中而不能變耶吾以知聖人之心惡夫執中無權舉一廢百者也學中于聖賢者可不盡心于此哉

諸儒所傳變卦圖謂自復姤自臨遯自泰否變名不正矣故紛紛然持異同之論于其間也易不曰自乾坤之一陰一陽而變至於三陰三陽乎夫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六十四卦皆乾坤錯變而成以盡天下萬物之理者也復姤臨遯泰否之名乾坤之見于時用者安可以易道變而特歸之於此數卦哉故夫不知九六之變者不可與論乾坤不知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者不可與論易乾坤者何也一陰一陽之道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子之言豈不明甚矣乎

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六陰陽之生數而能變者合四九之數爲三十有六合六六之數亦爲三十有六然則乾坤一道耳陰陽一理耳用之于乾則健爲九用之於坤則順爲六若七八爲陰陽之成數數窮而不能變聖人以是不用此天地萬物自然之理非聖人私也彼謂夫陽道主進故九爲老陽陰道主退故六爲老陰豈知夫聖人所以取九六者特在夫得陰陽之生數而能變乎九六之生數五也七八之生數亦五也夫陰陽之生數無所往而不中矣中故變變故通

重易立畫諸儒多以數推之而其理則未明也盍不以孔子之言而正之乎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嗚呼盡之矣聖人發明天地之中道以示天下後世使知夫得中爲吉爲貞過中不及中爲悔爲吝爲凶也然而聖人所謂中非有一定之體而過與不及之間又各有中道要在明權識變不悖于天地之理不拂於天下之心所以立己所以趨時由折合道而罔不適于中生利萬物之功自此出也嗚呼非潛心於聖人而私偽盡去安足與論此哉

文王之易六畫所以發明天地人之中道也伏犧三之未得爲中乎是不然數始於一分爲二演而爲三

重而爲六其實皆一也三之六之一未嘗不行乎間一者何也中也伏犧畫以象天地人之設位天陽也地陰也一陰一陽合之而未嘗不中矣天剛也地柔也一剛一柔合之而未嘗不中矣人生于天地間處陰陽剛柔之中故聖賢修己之學可以配天地而裁成輔相其道人其大哉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所固有人自棄耳然則伏犧畫易中之本也文王重之中之用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何也此論卦爻之數也卦爻之數本於大衍故揲蓍布卦三而成乾三而成坤因三而參之以盡其變合其數而六十四卦成七八九六

數之成者也一二三四數之生者也因五而五之以盡其變合其數而老陽少陽老陰少陰迭相爲用三百八十四爻具通其變而陰陽之運於天地者可得而稽矣故曰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而陰陽之著於萬物者可得而考矣故曰遂定天下之象參之伍之所以肇數也錯之綜之所以成變也變者數之始數者變之終其實一也

河圖天地自然之數伏犧未作易已有是數矣其後文王以八卦配之得無義乎夫河圖五位其中此太極也六爲乾父道用事七爲兌八爲艮九爲離蓋陰陽造化之理自少而中也至九復變爲一坎配於離

而生生不窮矣於是二爲坤三爲震四爲巽母道復用事震巽生長萬物而會歸於太極之五終終始始迭運無窮其理豈不至微至妙哉

河圖四正及中皆陽數經之也四維皆陰數緯之也陽數專於東北而備於西南

甲己化土木克土而土之氣達乙庚化金金克木而金之用利丙辛化水火克金而水以生也蓋陽火克陰金然後金得其融結成體丁壬化木木克火而木以生也戊癸化火土克水而火以盛也

雜記乾坤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上之元所知者進而已存而已得而已晏然自謂如日當中而恣情悖理無不至是爲失其正聖人知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道得有失之道兢兢業業謹守厥中使不至亢於正得以後世承之天下可常治而百其傳也聖人知幾以中止亢可處乾上之位有必悔之理而非聖人不可以變悔爲吉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知德業以進修必大乾乾夕惕若厲而勉之曰可與幾幾者道之微謂可以盡乾之道也若夫居下卦之上而身履乾德義有不得一朝安處者矣惟乾乾夕惕若謹守臣道不敢少踰於禮曰可與存義存君之大義

云耳乾六爻皆君道而爻盡變則又有君臣之訓若
二五之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君臣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何謂也　元亨利貞雖曰
四德其實一也分爲四德合之畢歸於乾其在五行
金木水火象也金木水火皆本乎土之一氣故曰其
實一也聖人明爲之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亨
在元中元實該乎亨利貞者性情也是利貞爲元之
動靜而元又該夫利貞何以謂利貞爲元之動靜利
情也動也貞性也靜也利以成物貞以止物獨不覩
四時乎利成物於秋貞止物於冬一動一靜乾元之

德以大而復歸於元矣元以利物爲大此天地之心
亨通之貞止之皆以成其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釋利貞必曰性情者欲
學者以利物之功俾知所適從也夫性靜情動情動
所以利物而動不以貞反以害物必也修性之靜然
後情動于外者無不當物蒙其利故貞之於冬亨之
於夏利之於秋元之功也學者法乾元之功欲以利
物宜善用其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乾用皆龍天一之水爲潛陽生子
一中和之氣方萌於中靜以養之所以大其德也舜
之居深山傅之築伊之耕呂之釣顏之陋巷皆勿用

也而舜正得乾初象吁豈獨聖賢行身爲然哉人之
養生而不知乾精神莫之全一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
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
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
龍也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君
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自一而二乾德著見惟
存其誠化以之行利見大人可以興事造業而大有
爲於天下也一動而二爲見處下卦中爲田三畫其

天地人象二地數也舜三徙成都在田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體剛用謙以
大德業法天之時其健不已三在六位爲人在時爲
辰其數十二終日也以乾承乾乾也數至三而變
夕惕若懼不合於天也厲无咎有爲不可易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動以趨時動不妄靜聖賢之心本以利物乾卦體實爲天一之水生成數四應初而動上下進退惟恐失時勉德業之爲趨事功之會

通志堂

四其志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居中守正德與天同天下樂推其變莫測聖人得時一德者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數變至九而窮變而通之復歸於一聖人之難也必復其心復其性以復於道然後能不亢是以自後而人先之自下而人高之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通志堂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一而不變不易乎世也靜而復本不成乎名也不爲世移不爲名遷潛養其一與道爲居故遯世不見知不屑屑於心夫君子求知于天何悶之爲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有可樂之道無可憂之事道與事之判也久矣陽一爲樂陰二爲憂

君子以成德爲行　德成於內而後行著於外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言行德之符君子養德於一
動以涉世其言行足以格化云庸者常也言行之常
不失信謹自然之符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博
學以窮天下之理審問以求聖賢之中寬足以得衆
仁足以利物君德於是著矣故夫學問所以求諸己
也寬仁所以施諸人也四者一不備皆不能以有化
時舍也　君子德成而動以時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龍蟠于淵養其靜也或躍而
動其勢必變在田出而著見也在淵則利澤將施矣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水火以氣求風雲以聲應水之於溼火之於燥以相
制爲用君臣交修之道也雲之於龍風之於虎以相
感爲用君臣會遇之道也五土數也二火數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則之行未嘗有過惟其中
而已聖人用九豈非存之以中哉聰明聖智而持以
謙崇高博大而守以約用九之道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　其不息者何事亦曰強於爲善
而已矣夫天運以健生利之德於是乎著君子遇時
惠澤之及乎天下何可息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德業俱進而存身至靜之地

文王在岐心則然也
九二見龍在田至君德也　君德以正中爲本惟正
中則无所不通而順合天人之心正中何爲而德哉
其本起於言行之微其效著於家形于國行於天下
故夫言信行謹君德以成閑邪存誠求諸內以養其
德也善世不伐有諸外而用以謙也如是則德博而
化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之大者莫如日月日月以
健故其行不息其行不息故其明不息君子法天其
自強如之何亦曰強於爲善以充其生利萬物之心
而已夫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舜之徒也舜惟自強于
善天下均得其生雖鳴而起孜孜爲利跖之徒也跖
惟自暴自棄而果於爲不善故天下均不得其生大
哉乾乎以生物爲大而君子勉之一身至誠之道足
以配乾其用大矣夫
乾九三不言龍九三位人道龍之在人變化不測不
可以象見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君子法乾之不息以充
其德其所乾乾者何事德業之道脩而已故能體乾
在我動罔非乾正念既存邪志自去德積於身而業
成於外嗚呼盛矣
乾九三獨曰人事知乾一爲天乾二爲地乾三爲人

若夫乾之四則非人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體仁則與仁爲一全體在仁人誰不信服故足以長人嘉會則仁義禮知充塞于心動無不當理矣故足以合禮義以制物而所主在利義其有不和知以建功而所守在貞事其有不幹幹者何事之所自立也和者何義無不得其宜也

君子以厚德載物何也　善論大臣者必曰力量何如非力固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所以養成其力量者在厚德而已矣德何爲而厚乎曰至謙至恭至虛

至正德之所以厚也若是也天與之人說之合天人之助以立乎人之朝其於在物也何有坤體柔順謙恭虛正所自生也君子法之以厚其德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厚其貴乎

先迷後得主　說者謂君唱臣和先之則迷信是說也君唱而非其道從而隨之可乎先迷者何謂夫道未合誠未恪而區區然強之以難從行其所不可行君胡爲而信之天下胡爲而化之將身之不能保何以惠利天下也故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懼先迷也君正而順可行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造始臣代終率朋類以竭力于下而功則歸之君代終之道也故夫喪朋者非謂絕朋類而不用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姤之一陰也一陰方生已有冰堅之漸豈非其勢既盛其事必至哉甚矣夫小人之不可用事於內而恃之以爲心腹也彼其得君於內是將變亂是非以邪害正馴至無疑矣夫人君不善之心生則不善之言入不善之言入則不善之人至應捷影響不約而合一氣之所召一聲之所感也有天下者誠能慎其心術之微無使流入于不善小人何自而投間乘隙以幸其得用乎聖人於坤之

初六丁寧訓告甚嚴且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明堅冰之禍本自夫所積善不善之間而臣子之爲大惡者實由夫君父之心有以啓而致之於先也不然彼安得而在吾君之左右以養成其病以竊盜其柄耶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意夫使知辯之于早者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於內所養博大矣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其方可以下法於地直自敬來雖闇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吁爲臣若此安有欺天賣國之事故事業之大復何疑也

不習无不利　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内外其設施舉措罔不契合于天人之心矣何所疑而復習之耶一爲仁二爲義二火數爲敬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人非徒爲謙謹之末節也道不通於君君心未信之而欲急急然行其道於外難乎格化矣坤六三之含章蓋守臣道之貞而欲推其美而告之君使君心感悟而自行之吾知謹守臣職以從於王事而已大臣諸侯之事也故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如是則利澤及于天下萬物而其智光大矣周公之告君陳亦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以是夫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臣道也六五得人臣正位而四爲未得位得時者否泰之分繫乎四之用否其責任甚大進而至五則發爲事業有不可掩者矣括囊蓋内充其德靜以待時之義漢儒乃以囊括不言爲訓豈不陋哉坤在内爲括囊孔子釋之曰蓋言謹也謹於養德謹於正也

論乾坤剛柔

剛陽也健也君子也柔陰也順也小人也然則坤何以取於純柔哉曰乾坤之剛柔剛柔之中也剛柔之正也剛柔之見於用者也諸儒之論剛柔則失之矣夫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故夫必欲脩德必欲立政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得之於内而主斷者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懷中國撫四鄰愛百姓恤孤寡賤刑貴德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恭欽之誠若天威臨之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内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顔逆旨捐軀致命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不可使爲不義持忠義之大訓預患難於當時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讋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類推矣故夫不知剛柔之中正與夫見於用者不可與言易也

論九六

九六之爲老陽老陰何也變也九六何以能變曰一三五合之爲九陽之生數也二四合之爲六陰之生數也九六爲陰陽生數之極是曰老陰老陽若七八則陰陽之數不純莫之能變矣故夫數備於三中於

六究於九九可以兼六見乾坤之書而六不可以兼九
若其變則相通而不窮焉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亦三
十六也九六之數總之則一變之則通非若七八之
不可一而通也然則老陰老陽云者取其陰陽生數
之純而通變也
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入卦之所以生利萬物而見于
其性者然也坎之為陷何取於易乎曰坎以乾一陽
而變乎坤二陰之間陽養其中以陷乎險非真陷也
中微則陷中養則出入卦坎離之用最大自坎而艮
自艮而震中動以利生物之功著矣用不亦大哉故
乾位西北養中於坎動化流出天地无為歲功成焉

无妄災也明夷誅也
聖人於二卦何辭之嚴且切歟曰无妄不以貞是
其動也非有利天下心適足以害天下獲罪於天
大矣故曰災若夫明夷而傷其明雖在君位有可
誅之道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吁人
君安可忽逆耳之論自傷其明德哉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也
以彖考之五在外二在內出處不同也五以陽動
二以陰靜語默不同也而二五各得中位有中直
之道故曰同心金乾象也變而為離曰斷金且互

體有兌毀象斷之義也互兌為言互巽巽潔齊為
臭曰其臭如蘭夫二五有中直相與象三四間之三
伏戎四乘墉其包藏恃險之心將流毒于天下而
二五中直之道足以消其強梗制其堅悍使天下
卒以安靜而措天下於無事之域誠之所格者大
矣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若夫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則發號施令而民悅懌之象德言之足以感
動於人心也不然易之為易將無所見於實用而
聖人繫易之辭徒為空言而已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也
著卦爻告人以吉凶之道著矣備矣如是而吉如

是而凶如是而可以避凶如是而可以趨吉用靜
用作不可以有違也小貞大貞不可以有常也過
中得中不可以有差也若是者固非一事矣聖人
何嘗營營思慮其間哉一念之私毫髮不起于胷中
而退藏于至虛至公至正之地為其所當為行其
所當行施為動靜固不可易而天下蒙其惠利焉
是其所以與民同患也且凶固聖人所甚憂矣而
吉何為而與民同患曰天下之難常生於治安吉
之同患又有大於憂聖人之憂天下豈一日而忘
之哉詩曰上天之載云云退藏於密文王盡之矣
周流六虛何也

六位惟變所適而本無定體者也故繼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道猶太虛聖人兼三才而兩之以六畫盡其變而太虛不易之理於是乎不可逃生利萬物之功無餘蘊矣

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

履者坤之少陰三索乾於內而成卦者也夫乾父道也少陰之於父也説而誠此君子至誠以法天之學也謙者乾之少陽三索坤於內而成卦者也夫坤母道也少陽之於母也止而順此君子至止以法地之學也君子之學法天地然後能復其性以反於初利物功用於是興矣故復之為卦一陽動乎五陰之下至靜之中發生萬物其利豈不大哉君子誠正之學功成於是用著於是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陰一陽非謂陰陽相配也道之在陰亦一在陽亦一曰一陰一陽一者何也中也中者何也無不通無不當無不正也道之在陰陽無不得其中生利萬物之功則日興也繼之者善凡人為不善者皆非道也古之論君人者必曰有道無道云其善不善之間歟成之者性性本具道人自離之修其性則全於道而無不善矣子思之中庸明此者也洪範皇極陳此者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自道術為天下裂諸子百家之書紛然並出言天者主於虛無言道者棄夫仁義言儉者不知約之以禮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為己者不知有人為人者不知有己道德之中於斯失之聖人作易本諸心體諸天通諸神著諸用無往而不得其中故能和順道德而天人之道罔不協備用之於一身一身得其宜用之一家一家得其宜用之天下天下得其宜纖悉小大一一有倫為用妙矣象數既立天下之理於是而窮卦爻既成天下之性於是而盡從之而吉違之而凶順之而福逆之而禍吾不知天命之為易易之為天命也至於命易於是無餘蘊學者學易學此而已矣始於窮理終於盡性命固在我孔子五十知天命惟孔子能體易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聖人之言有不窮之意為天下後世士君子之訓甚厚也大畜羣陽得路以升進于上蓋有剛德之君臣乾剛在內而能用柔以來天下之賢聖人斷然曰時謂夫君臣遇合決非偶然有天數存於其間聖人所以立天道也若夫无妄而曰災匪徒有眚固災也剛自外也其動雖貞弔民伐罪所殘害多然則湯武之師其出於不得已乎其聖人之所

未甚深許乎謂无妄爲災聖人所以立人道也

謙輕而豫怠也

謙之失在輕豫之失在怠聖人正救其失而謙之德豫之功益光大矣

紫巖居士易傳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經032-197

易璇璣三卷

（宋）吳沆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璇璣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沆撰。沆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六年、與其弟澥詣行在獻書。澥所獻曰宇內辨、曰歷代疆域志、沆所獻曰易璇璣、曰三墳訓義。澥書皆不傳、沆三墳訓義爲太學博士王之望所駁、亦不傳。惟此書僅存。凡爲論二十有七、曰法天、曰通六子、曰貫中、曰初上、定位、曰六九、定名、曰天地變卦、曰論變、有四、曰有象、曰求象、曰明位、曰明君道、曰明君子、曰論養、曰論刑、曰論伐、曰辨聖、曰辨內外、曰辨吉凶、曰通卦、曰通彖、曰通爻、曰通辭、曰通證、曰釋卦、曰釋繫、曰存互體、曰廣演、每九篇爲一卷。自序謂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講人事之脩、下卷備注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觀象、因象而求之卦、求之彖、求之爻。其曰璇璣者、取王弼易略例明彖篇處璇璣以觀大運語也。胡一桂稱沆尚有易禮圖說、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今未見其書、殆亦散佚。惟其環溪詩話爲人所記者、尚載永樂大典中、今別著錄於集部云。

宋吴環溪先生著

易璇璣

通志堂藏板

崇仁吴氏易璇璣序

易璇璣三卷紹興中崇仁布衣吴沆所進當時目爲環溪先生者也先生幼孤事母孝政和間嘗獻書于朝不報乃歸隱環溪其言易自彖而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爲論二十七篇其文簡與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辭卓爾成一家之言者也當其時高宗留意學易書乾卦賜侍講秦梓書否泰卦賜右相張浚于是以易義進者朱氏震林氏僬李氏授之劉氏翔郭氏伸彭氏與宋氏大明都氏絜吴氏遘或令秘省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先生獨高尚不仕沒而祀于郡縣學宮讀其書思其人鏤版傳之益信立言之必本乎德也

康熙丁巳春納蘭成德序

易璇璣序

臣自少學易病其難明求諸聖人之言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求諸明彖之言曰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臣自是誦易之彖浸歷歲時渙然冰釋然後知自彖而求易無不得捨彖而求易無不惑彖也者易之門戶而衆之管鑰也臣學彖既有所省以次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稍見諸儒缺失因拾其餘遺竊爲議論以謂易之道莫大於乾坤而聖人以天爲法乃作法天六子之用初無定體變而通之存乎其人作通六子乾坤六子皆以中道爲貴作貴中中也者二五之位也而六爻之位互分

陰陽去其初上則不足以成章作初上定位踐其位者非六即九也六九之名當定於自然而先儒以人事加之於理未安作六九定名位既定則六十四變決非偶然作天地變卦卦變之說不一而足先儒考傳或失其正論其至當不過有四作論變有四泥于辭不知象之可貴則不見天地之蘊奥作有象明象之端莫先於彖作求彖聖人之作易非直爲卜筮而已所以崇帝王之德業辨君臣之名位而定君子小人之分也乃作明位明君道明君子君子之德足以養人然後刑可議刑可議而後伐可致作論養論刑論伐蓋聖人之旨不明於天下則教道不立教道不立内外不分而吉凶無辨也作辨聖辨内外辨吉凶易之爲道變動不居卦無定象爻無定辭不可以有執也乃作通卦通象通爻通辭苟期乎通而無一定爲證則失之汎汎無統作通證事有一定而未免於疑者重卦繫辭是也作釋卦釋繫互體之說雖不可泥而亦不可廢作存互體如是而易略備矣凡物既備則當思其未備者以廣之作廣演而終焉凡二十七篇分爲三卷上以明天理之自然中以講人事之修下以備傳疏之失庶幾上補

聖時崇廣經術之意名之曰易璇璣云紹興十六年

夏五月撫州布衣臣吴沆謹序

易璇璣上卷

環溪先生吳沆

法天篇第一

法天之道可以脩身可以治人而美化日新道莫大乎天德莫大乎地仁莫盛乎春智莫盛乎水信以爲常宅乎中央行之有漸愈久而彌光天運无窮以其剛君道乃昌地載不極以其方臣道乃長君道備乎乾臣道備乎坤地有常卑天有常尊照如日月則无不明也分如星辰則无不經也威如雷霆則无不懲也政如四時則无不成也日月之照在不私星辰之位在不移雷霆之怒在不失其時四時之序在順而

行之蓋天得於陽地得於陰人兼陽而兼陰天一於動地一於靜人能動而能靜天體於剛地體於柔人有剛而有柔人之在天地其猶神之在心乎是故可以理萬物可以成四時可以反否泰可以權安危天有不能施地有不能生人有不能成天地有神人實靈之天地有理人實明之天地有化人實輔而行之是故火不能濡水不能熱澤不能棲山不能浴風不足以震龍蛇雷不足以靡草木山澤有美矣待人而後施風雷有施矣待人而後利水火有利矣待人而有濟有之者物也用之者人也居其上而爲之宰使各當爲者君也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神也天以肅殺爲仁地以朽壤爲珍道以踈遠爲親易以簡易爲勤不離乎雜不歸之純不昧於物不明乎眞天道雖遠在反求諸身

通六子篇第二

天有其時地有其利人有其智六子之用以通爲貴是故坎无常險離无常明艮不必止巽不必行震動有機也兌說有宜也施而不當則悔吝隨之也坎之險一也遇健則訟䷅遇順則師䷆離之麗一也與雷則噬嗑䷔與澤則睽䷥蓋水罹乎蹇賁乎通上山爲蹇䷦下山爲蒙䷃火利乎高不利乎卑出地爲晉䷢入地爲明夷䷣觀乎比䷇則

知就下之勢唯然也觀乎同人䷌則知炎上之勢唯然也是故禮欲顯而明智欲通而利明乎大火禮智之紀天下之止本无常理天下之行本无常形觀其四陽方退二陰方與䷠當是之時艮亦能行一陰得位三陽受制䷈當是之時巽亦能止及其五陰在下一陽在上䷖其勢將傾剝及其盧則雖艮有不能止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其勢將遇柔道既牽則雖巽有不能行也是故木居山而爲漸䷴居地而爲升䷭巽水則爲汲䷯巽火則爲烹䷱山落風而爲蠱䷑飾火而爲賁䷕大畜則藏天䷙謙光則隱地䷎益與時而偕行䷩蹇見險

而能止䷦動有不可置也說有不獲已也動則免險不動則屯䷂雖欲不動而微因說則應乎乾不說則見咥而凶䷉雖欲不說而奚從方其天下雷行動不可妄䷘則雖動而見違上火下澤二志乖睽䷥則雖說而見疑是故有兌以吉有兌以疾䷹有震而厲有震而泥䷲和兌以初而獲吉者陽處卑而說人以正也來兌以三而獲凶者陰犯分而說人以佞也初九一震而其來甚厲豈非陽得位而動於內故乎九四再震而道迄未光豈非陽失位而動於外故乎然則震以不妄為機兌以不苟為宜如驚雷之發如膏澤之施无有小大必謹其時是故坎失之困䷮離失之睽䷥震失之壯䷡兌失之隨䷐巽得於觀䷓艮得於頤䷚六子之用非言可期用失其道則无不虧用得其道則无不宜

貴中篇第三

上下之理貴乎中通聖賢之道貴乎中庸是故一卦之內有二中焉五位正陽天之中也二位正陰地之中也天地之中君臣之正位也茍得其中否剝亦吉茍失其中泰復亦凶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剝之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是否剝得中亦有時而吉也泰在三則曰无平不陂在上則曰城復于隍復在三則曰頻復厲在上則曰迷復凶是泰復失中

亦有時而凶也否者亂之極泰者治之極剝者陽之窮復者陽之通卦之吉莫甚於泰復卦之凶莫甚於否剝而中之為道得失相反乃至於此況其餘哉歷觀諸卦大抵以中為貴是故比以中而顯謙以中而鳴臨以中而知節以中而甘蒙以發師以吉萃以聚升以亨漸以正邦渙以有廟兌以應人蠱以幹母自考者復也朋來者蹇也利用獄者噬嗑也晉以受福益以有慶姤以含章履以光明未亡者豫也无喪者震也不敗者大有也旅巽以之小亨而離訟以之元吉以至坎之心損之志艮之輔鼎之耳井之寒泉需之酒食豐以弗憂夬以勿恤恒悔以亡屯正以吉孚鶴以鳴解狐以獲歸妹之行家人之饋大觀之在上同人君子之正困大人之吉孰有不由中而致然者如睽之卦以柔而得中則小亨吉也小過之卦以剛而失中則不可大事也與說輻一也在小畜之三則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終於无尤曳其輪一也在既濟之初則僅能无咎在未濟之二則遂獲中正之吉為利一至此乎故一卦之內有一言中者有再言中者有三言中者在二而言者九(乾謙蠱大畜恒大壯晉家人損)在五而言者六(坤隨復震艮歸妹)二五俱言者三(泰豫夬)在彖獨言者十有四(蒙觀噬嗑无妄大過睽益升漸巽兌渙中孚小過)彖二俱言者九(小畜履大有離解萃中孚既濟未濟)彖五俱言者九(訟比同人臨蹇姤井鼎)彖二五俱言者五(需師坎困巽)有曰剛中也柔中也

中正正中也在中得中也中道中行中直也所以爲
中則異而爲吉則同也易之爲道非中則正而言正
者猶有所謂可正有不可正有不可疾正有利君子
正有不利君子正有曰艱正正厲正凶正吝至於言
中乃未有言利不利可不可者亦无所謂艱厲凶吝
之辭是正有時而不可中无時而不可也歷觀六十
四卦而言中者乃五十有五其不言者特否剝屯頤
成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否剝雖不言中而爻之得
中亦未嘗不吉故知易之爲道貴中而已也法言云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陽不及中則躍
是乾道以中爲貴也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

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坤
道以中爲貴也爲人君者將體乾效坤以治天下之
民而以中道行之不亦宜乎不亦善乎

初上定位篇第四

卦可脩德象可制器初上有陰陽定位卦之可以脩
德者多矣而孔子特取其九者舉其九也象之可以
制器者亦多矣而孔子特取其十有三者舉其十有
三也初上皆有陰陽定位而孔子特言其二四三五
者舉其二四三五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而況舉其四乃不能明其二乎故以二四同
功則上之爲陰亦可知也以三五同功則初之爲陽

亦可知也繫辭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
成章則三極之道互備陰陽昭然矣若初上而无
定位則陰陽不得言分剛柔不得言迭用而所以成
章者乃不過四位而已何六之有案六十四卦去初
上而得位者凡三曰漸䷴曰蹇䷦曰家人䷤自初
而彖未嘗言其位之當者必於既濟一卦䷾
及上六位陰陽一一皆得然後曰剛柔正而位當則
意可知矣孔子論爻之際特舉二四三五而不及此
者蓋不當用事之地其功不足道焉故也子曰其初
難知其上易知非謂无陰陽定位也謂其禍福未形
特不可預料而知耳是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亢

雖謂之潛何害爲陽既過五矣何位之有在需亦然
蓋需之爲需飲食宴樂在五一爻而已過五在上雖
不當位亦其宜也所謂位者蓋指九五而言非謂陰
陽之位當與否也先儒疑焉蓋畏聖人之過也若以
初爻不言得位失位爲疑則二爻亦未嘗言之使孔
子不舉二四又將疑乎故曰卦可脩德象可制器初
上有陰陽定位

六九定名篇第五

一元肇判立極成乾數明於後象表於前求其至當
未有不出於自然者也是故七八九六之數見於揲
蓍之餘而陰陽老少之名定於河圖之初今案河圖

自左而旋地六位於西北其地爲慘殺之極其時爲
秋冬之交陰盡於亥而一陽生故過於地六而天一
位焉是知陰老於六天九位於南方其地爲文明之
極其時爲盛夏之月陽盡于巳而一陰生故過於天
九而地二位焉故曰陽老於九陽得四正故天九進
居於午陰得四維故地二退處於未此蓋君臣盈謙
自然之勢然亦不害其爲陽老於巳而陰生於午也
陽極則將變於陰故老陽之爻爲重陰極則將變於
陽故老陰之爻爲交自六九而外又間一位而數之
則地八自當爲少陰天七自當爲少陽此皆天地自
然之象也以揲蓍之餘四四而數之得九則其策三

十有六而爲老陽得六則其策二十有四而爲老陰
以至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此皆天地自然之數
也繫辭云參天兩地而倚數蓋合地二與四以爲六
而爲老陰合天一三五以爲九而爲老陽又合六九
之數從橫數之皆十有五而爲河圖又以天一以至
地十合數五十有五而爲洛書是故大衍之數起於
洛書而六九之名定於河圖謂之象數無非出於自
然者聖人因自然之數以推自然之象因自然之象
以定自然之名未始妄以人事加之故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若象也數也而可以人事加之則所
謂象與數也特未定也而何貴於易哉

天地變卦篇第六

八卦定位配之四方重以六爻上下成章中分天地
互備陰陽在天常轉在地常寧位之所易卦之所生
轉歷七位八八齊成故知變卦之道出于自然而非
偶然也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則知動靜剛柔蓋指天地而言也又曰剛
柔相摩八卦相盪則知天剛地柔上動下靜八卦相
摩以成六十四也戴記云陰陽相摩天地相盪不言
剛柔而言陰陽不言八卦而言天地所以通其意也
是故六十四卦日運乎天生生相續隨變而遷通乎
晝夜其道自然固不必天與地交而後爲泰不交而

後爲否水在火上而後爲旣濟水在火下而後爲未
濟也俯仰之間而卦變備焉故曰易之爲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天運无已其孰能知求易之
道而安可拘故有時而然者卦之用也无時而不然
者卦之體也兼乎體用无所不通者聖人作易之旨
也是故六爻之位雖體三才而二卦之重實象天地
亦猶子兼父母之偏而父母之體未嘗不全也人兼
天地以存而天地之位未嘗不分也故自三才而言
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自天地而言則天兼兩陰地
兼兩陽地正位乎柔天正位乎剛以少者爲之主而
中者爲之體也先儒云内卦爲正外卦爲悔知其爲

內外矣而未知其所以正悔也蓋外卦為天內卦為地天動而地靜靜者常失之柔動者常失之剛柔者邪之所自入動者悔之所以生曰正曰悔所以為動靜剛柔之戒而已觀乎內外則知卦之有二體也觀乎動靜則知內外之為天與地也觀乎天地則知卦變之道出於自然而非偶然也

論變有四篇第七

易變有四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又繼之以反類合是以還則存乎互體而已乾得坎而為需䷄坤得坎而為比䷇此以卦變者也一陰生而為姤䷫一陽生而為復䷗此以爻變者也反泰䷊而為否䷋易坎䷜而為離䷝此以倒卦反類而變者也去賁之初則有坎坎為水故九三有濡如之象去賁之二則有震震為馬故六四有乘馬之象䷕此互卦之體而變者也卦變本乎天爻變本乎地倒卦反類象晝夜互卦之體象四時四時之氣溫涼交通晝夜之體明暗不同運乎上者旁周列位變乎下者各守一宮是故卦變存乎體爻變存乎用倒卦反類存乎序互卦之體存乎辭本乎天地自然者也倒卦反類使然者也互卦之體或然者也爻變窮乎六卦變窮乎八倒卦窮乎上下之相似互變窮乎有象而義或无所取也然而无互體則辭不擬无倒卦則序不比无反類則倒卦有時而弊无卦變爻變則易象或幾乎毀矣

有象篇第八

聖人立象所以盡意繫而為辭乃不得已蓋有象然後有卦有卦然後有辭辭也者象之華而爻之末也如物之生有本然後有實有實然後有味味也者乃木之末而非其本也溺於辭而忘其象是甘於味而棄其本也彼不知味之嘗也有盡而本之生也无窮辭之言也有盡而象之擬也无窮聖人以一言而名卦之體而卦之體未必盡於一言以數辭而通卦之用而卦之用未必殫於數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象而已矣苟明乎象則天地之大可坐而窺鬼神之奧可默而知而卦之名有可以自擬爻之辭有可以自揆聖人之已言者可曉然而无疑其未言者可以類而推之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苟明乎象則理罔不通苟泥其辭則勢罔不窮象有幾有易之象有卦之象有爻之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易之象也木上有水謂之井頤中有物謂之噬嗑此卦之象也渙以机剝指牀困取赤紱坤言黃裳此爻之象也是故卦之中又有卦焉象之中又有象焉象无窮故意无窮意无窮故辭无窮自本而觀之一以貫自末而觀之萬不同

求彖篇第九

成卦之體不在一隅求彖之瑞不可一途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家人也䷤而卦中有六二九五者多矣豈皆可謂之家人乎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賁也䷕而内卦有柔外卦有剛者亦多矣豈皆可謂之賁乎蓋家人賁者其象各三而此特其一也家道以婦人爲主而巽爲長女離爲中女長女在上中女在下其義一也家道尚嚴内明而外巽由中及外火烈而風行其義二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其義三也賁以受色爲主物不止則不能受色艮止而離明其義一也火盛於山因山而成色山下有火其義二也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其義三也如止以男女位正宜莫如旣濟䷾而坎上離下不可以爲家人也如止以剛柔相交宜莫如未濟䷿而離上坎下不可以爲賁也故彖也者特因其卦而明其德非謂卦之德止於此而已也歷觀衆卦之德有舉其一有舉其二有舉其三如險而止蒙順以動豫此舉其一者也如履柔履剛旣指三而言履帝位而不疚又指五而言䷉此舉其二者也如巽乎水而上水井蓋取諸汲改邑不改井乃取諸剛中木上有水井乃取諸養而不窮䷯是舉其三者也卦舉其三可謂詳矣而先儒猶有陰陽虛實動靜之説以謂陽虛而靜故在初爲泥在四爲甃在上爲收陽實而動故在二爲射鮒在三爲渫在五爲寒泉是舉其三者義猶未盡而況舉其一二者乎

易璇璣上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環溪先生吳沆

明位篇第一

六爻設位五擅其功巍巍帝極赫赫天中是以臨有截而御无窮者也以陽遇之則爲剛健之君五陰雖衆不得不從其令矣以柔遇之則爲文明之主五剛雖強不得不受其制矣是故水在地上謂之比䷇火在天上謂之大有䷍比也者以五陰而比一陽也大有也者以一柔而有五剛也居比之時懦无立者爭爲之歸莫敢拒命初以比之而免咎二以自內而不失四以從上而獲吉三不得所比則傷上後至

則凶而九五之辭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則威令之行可知也大有之時強有力者皆爲之用无所事威二以大車而載三以近天子而亨四以匪彭而免咎初九无交則見害上九思順則獲天之祐而六五之辭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則文德之脩可知也比之九五以剛而克者也大有之六五以柔而克者也剛亦克柔亦克則以五位存焉故也使一剛舍五而上䷖則必爲羣陰所剝使一柔舍五而上䷪則必爲衆陽所夬位之利器其可失乎歷觀六十四卦唯比獨言吉唯大有獨言尊者良有以也比之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大有之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彖之美未有如是者也聖人法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之德可謂廣矣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則大有之德可謂盛矣雜卦又曰比樂師憂大有衆也以一陽爲主者六卦而獨於比言樂以一陰爲主者亦六卦而獨於大有言衆則比大有之所以樂且衆者必因五而得也若謂一陰一陽爲主則夬䷪剝䷖亦然何禍福之相反也若謂一陰一陽而得中則師䷆同人䷌亦然何尊卑之相遠也是知陰陽致一未爲貴致一而得中未爲貴致一得中而又得位乃足爲貴則比大有是已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五也者聖人之大寶而不可有過

不及者也以乾至剛不及則躍過則亢以坤至柔不及則括過則戰而比大有特以一剛一柔得之而爲剛健文明之主威德昭然暢于中外上下承風吉无不利然則五之爲功其可既乎其可不念之乎

明君道篇第二

陽道爲君陰道爲民君以致一爲尊民以致衆爲親君致一民致衆如是而不利焉者未之有也是故一陽爲君五陰爲民者凡六卦而五吉唯過而在上則爲羣陰所剝䷖自是而外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在四爲豫䷏在五爲比䷇无非吉也復之卦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師之

卦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謙豫之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豫之
卦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比之卦曰原筮元永貞无咎
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其辭如此可謂吉矣
然比之九五居中得位由之獲吉固无可疑至於謙
失其中師非其位復得其位而失勢豫得其勢而失
位宜若不可以吉者而聖人乃略其勢位齊其得失
自五而下一名之吉豈非陰致衆而陽致一乎以至
四陽在上而爲遯䷠三陽在上而爲否䷋二陽
在上乃爲觀䷓一陽在五乃爲比䷇遯否不若
觀之化民觀之化民不若比之建國則君道可知矣
一陰在外而爲夬䷪二陰在外而爲大壯䷡三
陰在外而爲泰䷊四陰在外而爲臨䷒夬壯不
若泰之交通泰之交通又不若臨之无窮則民道可
知矣以姤之九二而不免擅九四之魚者䷫陰太
少也以同人之九三而不免據九五之應者䷌陽
太多也比之卦䷇信吉也自九五而下加一陽焉
則謂之萃䷬萃與比位相似而勢不同矣師之卦
䷆信吉也自九二而上加一陽焉則謂之升䷭
師與升勢相近而利不同矣是故除戎器戒不虞則
不若建萬國親諸侯之勢有餘也順德積小以高大

則不若容民畜衆之利有餘也非由宅故萃有四以
分其權而比九五得以專也升有三以分其應而師
九二得其全也至於小過之卦䷽以二陽而陷於
四陰則爲臣強於君然去上一陽則謂之謙䷎去
下一陽則謂之豫䷏二陽俱存則謂之小過審乎
此則君民之機斷可識矣君道致一无不宗民道致
衆无不從故豫有五民則以由豫者爲得復有一君
則以迷復者爲凶謙之九三上承下施雖曰甚勞而
亦有君子之終謂由豫爲得則九四之榮可知也謂
迷復爲凶則初九之明可知也謂勞謙君子有終則
九三之能可知也案六十四卦陽爻二三者大抵吉
凶相半未有若獨陽爲主八六卦而五吉如復師謙
豫比者然則聖人設卦觀象所以尊君上之意爲如
何哉

明君子篇第三

陰主卑陽主貴陰主險陽主易陰象小人陽爲君子
君子小人相爲盛衰猶陰與陽相爲消長而不能偏
廢者也一晝一夜治亂之數也一寒一暑往來之序
也是故木之發生常係於春而摇落常見於秋人之
安樂常在於晝而盜賊常起於夜明乎此則君子小
人之情狀見矣小人之心未嘗不忌君子君子之德
未嘗不容小人古之聖人知小人之不可去也故立

為刑罰以防之每黜其徒而殺其勢使不至害治而已亦不必求其快意也君子道勝則小人從而化小人道勝則君子從而去歷觀乾坤二卦自一陽二陽生而君子之道勝矣當是時小人之黨猶盛而命其卦曰臨䷒則從而化也可知一陰二陰生而小人之道勝矣當是時君子之徒猶衆而名其卦曰遯䷠則從而去也可知小人之化蓋出於不得已貪利禄而懷覬覦不知退避必俟五君子偕進揚于王庭夬而去之䷪以至无號之凶而後悔則无及矣君子之去蓋權時之宜避其方與而制其將衰待其四陰在内淩溺宴安其勢稍懈乃以二陽自上而觀之䷓

反使之下觀而化則雖欲害己其可得乎故君子有道小人有時君子有智小人有機一陽生而謂之復者君子之道也一陰生而謂之姤者小人之時也君子常容小人而小人終不可容者其機輕也小人常害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者其智明也智足以避其機道足以制其時此君子所以常安而小人之所以常危也觀二陰方與而君子以遯則避其機者遠矣二陽猶在而小人以觀則制其時也大矣然以天地不交之際䷋三君子者舉皆在外而猶曰以儉德避難則小人之賊害豈有既乎地澤方臨之時䷒四小人者舉皆在位而乃曰以教思无窮則君子之仁愛豈有既乎君子於小人雖不求其快意然致自有分亦不可使之亂其常也蓋君子陽也小人陰也陽為天為晝為春夏陰為地為夜為秋冬使君子常居高而明小人常處下而晦慶賞常加於君子刑罰常施於小人如是則得其分矣君子得其分則足以致天下之安小人得其分則足以免一身之殘然則分也者乃君子小人之兩利而天下之所以常治也歟

論養篇第四

一陽為主二陰為實内以充實外以沾濡者坎也䷜於象為水沛然有餘求其養物未有能如宜其聖人

取飲食之象而必以坎為之主也坎之用雖在於養而所以致其養又在乎得所而已是故在上而養則足以及人在下而養則僅足周身出重險之中而致養於君則以合禮為宜居未定之時而受養於民則以不節為非如需之九五䷄需于酒食者足以及人故也困之九二䷮困于酒食者僅足周身故也如坎之六四䷜以樽酒簋貳納約自牖而獲无咎者以合禮為宜也如未濟之上九䷿孚于酒食而有濡首之患者以不節為非也以漸之六二䷴自下升高以獲天禄仕進如此其樂可知衎衎之和乃其所也井之九五䷯由險出中井道已成利將及

物寒泉之食亦其宜也唯是明夷之卦䷣自初至四離坎互焉盡離三爻過三日矣及坎之中足以得食而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者蓋日在地中水居土下雖有可食之資而非致養之時是以君子於此不暇食耳凡此七者或致其大或致其小或得其宜或失其時雖所養各異其主於坎則一而已蓋飲食之道大欲存焉蒙之後即繼以需者言萬物之生必需有養也需之後乃繼以訟者言飲食之間必有所爭也是故大亨足以養賢而乾餱足以失德必欲忠臣嘉賓各得盡心兄弟婚姻无致胥遠亦在充實沾濡而已然非內陽不足以充其虛非外陰不足以致其

濡天之純陽足以施矣而未之能生地之純陰足以生矣而未之能成如風之凝火之熙足以成矣而未足以救焦枯之患如麗澤之兌足以救焦枯之患而不可以為常如兼山之艮可以為常而不足以養然則兼天之施相地之生溫涼潤澤物物資成四時涵養萬彙充盈孰有善於水者乎為人君而欲致養天下之民如詩所謂澤及四海則捨夫坎將焉取哉

論刑篇第五

柔麗乎中以剛為體內弱外強明而有理者離也䷝於象為火烈焉可畏用以刑人往无不利宜其聖人取刑獄之象而必以離為之主也離之所主雖在於明而所以致其明又係乎所遇而已是故有明以動有動而明有先明而後止有先止而後明明以動者勢必決動而明者理必察先明而後止者於法无施先止而後明者於刑无遺如雷火豐䷶而君子以折獄致刑者明以動也火雷噬嗑䷔而君子以明罰勑法者動而明也山下有火賁䷕而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先明而後止也山下有火旅䷷而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先止而後明也謂之折獄致刑則決可知矣謂之明罰勑法則察可知矣謂无敢折獄則於法无施也謂審不留獄則於刑无遺也以至睽之六三䷥言其人天且劓者（天當作而古字也去鬚曰而去鼻曰劓）居

離體之上而用以刑人者也此又見於互體者然也是五卦者雖正體互體得艮得震成象不同其所以象刑則主於離而已蓋刑獄之道人命繫焉殺害非辜則有亢旱之災淹禁踰時則致淫雨之變必欲上當天心下得民情有淑問之仁而不失片言之智則在察與決而已然非內柔不足以有察非外剛不足以有決乾之剛足以決矣而无柔以濟之則失之猛而傷恩坤之柔足以察矣而无剛以輔之則失之懦而无斷震失於起也艮失於止也坎太險而兌太易也風之去來不可以為實體也施之於人皆不足以察其情而得其實歟求其非險非易能起能止寬猛

得中剛柔合體復有善於離者乎後人刑之必欲措天下於无寃如書所謂乃大明服則捨失離將焉取哉

論伐篇第六

立德以順立威以明非順不足以合衆非明不足以加兵威德並滅而能用師行伐者未之有也是故易象之中其言師者必取諸坤䷁言伐者必取諸離䷝蓋坤爲衆於勢爲順於衆爲地用得其道則有磐石之安用失其道則有土崩之危此言師所以必取諸坤也離爲干戈於色爲明於象爲火用得其道則人望而畏之用失其道則有自焚之禍此言伐所以必取諸離也如地水師䷆以容民畜衆雷地豫䷏以建侯行師地中有山謙䷎而謙之上六曰利用行師此皆取諸坤而言之者也如旣濟之九三䷾言高宗伐鬼方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重明離䷝而離之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此皆取諸離而言之者也至於明夷之九三䷣以離體在下而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則雖不言伐而伐在其中矣比之九五䷇以坤體在下而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則雖不言師而師在其中矣雖然坤信爲師矣苟非得其時亦不可用非得其道亦不可行如泰之上六䷊泰道已窮言城復于

隍勿用行師則非其時故也如復之上六䷗復勢已必而言用行師終有大敗則失其道故也離信爲伐矣然攻其勝己則有升陵之患加之同類則有伐邑之譏攻其勝己同人之九三䷌是也加之同類晉之上九䷢是也此九三之戎所以不興而上九之道所以未光也必欲攻非勝己伐非同類時可則行道違則止莫如豫之順而謙之光乎此豫之卦䷏所以首言利用行師而謙之五䷎所以獨言利用侵伐也蓋謙之爲象有坤而无離有德而无威適足以合衆未足以加兵而乃驟以侵伐言之又不止言伐且以侵人則知謙順之至无所施而不可也然謙以一陽承於上卦之下其勢未足故必得五然後利也豫以一陽爲主而據於下卦之上其勢有餘故不待五然後利也順以爲威則逆者可除謙以爲德則暴者可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順之謂也不敢爲主而爲客者謙之謂也以謙順行師則非佳兵之謂也爲人君者將用師行伐而每以謙順行之何所往而不利哉

辯聖篇第七

象有淺深首有同異不大過人焉足爲貴故六十四變成於自然者天也見其象而配之名使各當焉者聖人也因其名之當而不復擬議焉者天下後世也

然不擬議則无以見聖人不見聖人則无以盡易蓋易之道无窮一物之中或有數象則聖人舉其大而略其小一象之中或兼數用則聖人捨其近而取其遠常人之情安於近小驟而見易則不能无疑安於疑而不加之擬議則不能見其遠者大者終於疑聖人而已是故曰乾而乾曰坤而坤未可也必曰如之何而爲乾如之何而爲坤反覆思之乾不得不謂之乾坤不得不謂之坤然後可又推而廣之水在天上何以爲需在地何以爲比曰需如此曰訟如何曰比如此曰師如何在坎者如此在離者如何反覆思之既无不宜然後知其以佃以漁取諸離也而離之卦

未嘗言此所象者繼明照四方而已重門擊柝取諸豫也而豫之卦未嘗言此所象者作樂崇德薦之上帝而已凡如此類豈非舉其大而略其小乎長男長女交謂之益䷩不交謂之恒䷟少男少女交謂之咸䷞不交謂之損䷨聖人於咸恒則明夫婦以順男女之情於損益則違男女之情以明天下之理凡如此類豈非捨其近而取其遠乎如使離豫之卦止取佃漁擊柝損益之卦併象男女情實聖人之意何其近且小也故不推咸恒則不知損益之卦本於男女之情也不觀繫辭則不知十有三卦之中別有所取法也又不止此如地中之木䷭可謂卑矣

乃不謂之卑而謂之升則明其勢當升也澤上之水䷻可謂盈矣乃不謂之盈而謂之節則明其理當節也至於頤養之時可以飲食宴樂矣乃曰謹言語節飲食而於需言飲食宴樂萃聚之時可以享帝立廟矣乃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於渙言享帝立廟如此豈不遠於常人之情乎以至裒多益寡所以爲益乃不施於益而施於謙思患豫防所以爲豫乃不言於豫而言於既濟厚下安宅非取剝之義而以救剝之弊也非禮勿履非象壯之強而以免壯之殃也自常人觀之則如彼自聖人觀之則如此宜其安於近小者以爲非而違於遠大者以爲宜也既推乎此又推

乎彼以至无所不議无所不擬然後知卦无妄設辭无妄飾既見聖人乃可盡易

辯內外篇第八

卦有內外位有上下上下內外正相反也以上爲貴則外可置以內爲主則下可廢聖人於否泰則明內外於損益則明上下蓋隨事制宜不可以爲例也如執一而已則損之爲卦䷨乃損內而益外是損一家而益一國也可謂益矣而何以爲損否之爲卦䷋乃三陽在上而三陰在下是君子舉進而小人舉退也可謂泰矣而何以爲否是故上下之理窮於否泰內外之義廢於損益二陽在下而足以有臨者䷒

得於內也四陰在內而未免於觀者䷓失於下也陽在下則以內外為言陰在內則以上下為證此則聖人之微旨貴陽而賤陰進君子而抑小人不可以常理論也然而內卦卑而親家之道也外卦疎而尊國之道也如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豈非以家故乎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豈非以國故乎近於家者以內為主近於國者以上為貴如顯比䷇王用三驅如知臨䷒大君之宜渙䷺汗其大號之辭皆見於五是近於國而以上為貴也如包蒙䷃吉納婦吉幹母之蠱䷑同人䷌于宗之辭皆見於二是近於家而以內為主也夫內外信主於家矣而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則是家中之國也上下信主於國矣而觀之六二曰闚觀利女貞則是國中之家也此又內外不言之辨可以意解而不可以例求者也

辨吉凶篇第九

位无常吉爻无常凶吉凶禍福唯人之從是故風折勁而朽者飄火焚堅而薄者銷均冒冰霜而獨无凛容者氣偏勝也同震雷霆而獨无懼色者志偏定也魚樂餌以出重泉鳳覽輝而翔九天狐狸之可畏則以猛虎之假威黃口之不得則以大雀之相隨由是觀之吉凶禍福豈有常哉且遯䷠之九四為遯一也而君子則吉小人則凶剝䷖之上九為剝一也而君子則得輿小人則剝廬以至壯䷡之三革䷰之上一以用壯一以用罔一則豹變一則革面是君子小人於禍福之際未嘗不分也夫利莫大於遯而小人居之輒牽於所愛而不能遠去是遯有不足以全身也害莫大於剝而君子居之雖過中失位猶能雍容在上是剝亦可以芘民也利害之分莫大於遯剝而君子小人所處之異乃至於此況其小者哉且三陽方長而用以為罔亦足以知其善見幾也變道已成而乃始革面亦足以知其无能為也以至小人包承而為吉有解而後退滅趾而後誡雖欲无凶其可得乎君子勞謙而有終困而不失其所大過獨立而不懼雖欲无吉其可得乎是故君子所嚮小人所違君子所成小人所虧君子之所畏小人之所欺君子之所樂小人之所悲也

易琁璣中卷

後學 成德 挍訂

易璇璣下卷

環溪先生吳沆

通卦篇第一

卦不可一象不可必隨其所取意義横出是故或取諸物或取諸身或關諸教化或因其自然或明陰陽之消長或究勢位之屈伸如木上有火謂之鼎木上有水謂之井此取諸物而名之者也上止下動謂之頤頤中有物謂之噬嗑此取諸身而名之者也如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此關諸教化而名之者也少男少女相感謂之咸長男長女相處謂之恒此因其自然而名之者也五陰盛而剝君子五陽

進而決小人此豈非陰陽消長爲然乎四陰在下其勢浸盛而未免於觀者陽得位也二陽在内其徒未勝而騤足有臨者陰失勢也此豈非勢位屈伸爲然乎卦象如此豈可執一而必哉是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則不必風天然後爲小畜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則不必風火然後爲家人剛失位而不中爲小者所過則山上有雷有不足疑也説以動所歸者妹則澤上有雷有不足泥也如其執一而必則風行天上不過通達而已而何以爲小畜風自火出不過煽爇而已而何以爲家人雷在乎山或在乎澤不過退處休息而已而何以爲小過何以爲歸妹以至木上有火謂之鼎孰若金下有火之爲近乎木上有木謂之井孰若地中有木之爲近乎山雷之狀與頤頰既遠火雷之象與噬嗑亦殊且先雷後風與先風後雷同於摧物爾而曰恒曰益何自而分山上有澤與山下有澤同於養物爾而爲咸爲損何由而辨澤在於天不妨施而爲膏雨也而何夫之有山在於地不妨安而爲磐石也而何剝之云風行地上借曰可觀孰若日之昭昭乎澤上有地借曰能臨孰若天之高高乎如是而求易不幾於病哉是故求易之義期乎通而已如澤火之革固不必澤中眞有火也雨將降而晴止之是亦革也澤雷之隨固不必澤中眞有雷也

雷先動而繼之是亦隨也如履虎尾是行履之履也而以辨上下定民志則又爲禮法之禮雷出地奮豫悦豫之豫也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又爲豫備之豫以至大過小過皆過失之過也而序卦云有過物者必濟則又爲過人之過夫過人之過與過失之過相去遠矣聖人猶且通之而況於他乎

通象篇第二

象有幾有正體有互體有直指一爻之義存乎通而已矣如屯之六四䷂乘馬班如夬之九四䷪牽羊悔亡如歸妹之上六䷵刲羊无血此皆正體正應之中有震與兌者也如賁之六四䷕白馬翰如

大畜之九三䷙良馬逐明夷之二䷣渙之初䷺用拯馬壯吉大壯之三䷡羝羊觸藩此則互體之中有震與兌者也如師之六三䷆師或輿尸困之九四䷮困於金車未濟之九二䷿曳其輪此皆正體正應之中有坎者也如賁之初九䷕舍車而徒睽之上九䷥載鬼一車六三見輿曳此則互體之中有坎者也至於離為龜而損䷨益䷩二卦言龜而正互體中乃並无離艮為虎而履䷉革䷰二卦言虎而正互體中乃並无艮姤之初䷫大畜之五䷙或羸豕蹢躅或豶豕之牙而正互體中乃並无一坎遯之二䷠无妄之三䷘大畜之四䷙

或用黃牛或係之牛或童牛之牿而正互體中乃絕无一坤此則直指一爻之義而遂取之也至於坤內順而為牛坎中堅而為車巽為風木象舟之行而利於涉川此亦理之常也而睽䷥革䷰旅䷷既濟䷾言牛乃並无坤而有離大有䷍大壯䷡大畜䷙小畜䷈言車輿乃並无坎而有乾需䷄訟䷅同人䷌大畜䷙言利涉大川乃並无木而有天是離之內順亦可以比坤而為牛乾之中堅亦可以比坎而為車天之不陷亦可以比風木而為涉川矣若乃飛動如乾則非龍有不足以象之也危懼如履則非虎有不足以象之也其來有序期以日月如漸之進則非鴻有不足以象之也剛狠如大壯迍邅如屯則非觸藩乘馬有不足以象之也歷觀諸卦取象大抵不一唯此五卦各指一物首尾言之少至三四多至五六蓋非此不足以盡之也是故在壯而言羊則不必皆有兌也在屯而言馬則不必皆有震也居履之時危懼如此雖无艮體亦不害其為虎也所以成大體者如此則其小者可略而勿問也

通爻篇第三

卦設六位分陰分陽爻之所處禍福无常陰陽皆得其位謂之既濟䷾剛柔皆失其所謂之未濟䷿是其勢有不可亂也純陽處陰則厥德彌光純陰處

陽則其美含章是其理有不可偏也當其大壯之世不可以陽而居陽當其履道之際不可以剛而處剛是其時有不可同也至於一陽為主五陰皆隨无有剛柔內外咸宜在五為比䷇在二為師䷆在三則獲謙光之吉䷎在四則當豫順之時䷏下至初復䷗亦朋來而无疑豈非陽德有餘而剛柔之位皆不足以累之耶至於一陰為主五剛難遽居中得位則高可大有䷍下可同人䷌在三失位而履䷉不以謙䷎則見虎尾之咥在四得位而力不能畜䷈則不雨而徒雲下至初姤䷫亦若羸豕躁恣未免蹢躅之頻豈非陰德不足而剛柔之位

皆足以累之耶且以初爻為主則姤之巽入不若復之震以動也以二爻為主則同人于宗不若師之承天寵也皆稱得位則謙以盈而畜以蔚皆稱失位則豫以悅而履以危夫以獨陰獨陽皆足以為一卦之主而獨陰之卦每不若獨陽是陰力弱而陽力強陰德衰而陽德暢也故知君子所履无不吉小人所履无不失君子失位亦足成小人得位亦足傾

通辭篇第四

一彖之辭有爻有位一卦之辭有象有體所以異同陰陽而已一三二四位之陰陽也初九六二爻之陰陽也坎男離女震長兌少象之陰陽也三才既設內

外既分上卦為天下卦為地體之陰陽也以卦之陰陽參乎體之陰陽以爻之陰陽參乎位之陰陽又以爻位之陰陽參乎體象之陰陽此變之所以无窮而辭之所以不同歟如乾之初九䷀爻位俱陽而曰潛龍勿用者其體陰也坤之六三䷁爻體俱陰而有含章之美者其位陽也小畜上九䷈九為陽爻而曰婦正厲月幾望者其象陰也家人外巽䷤巽為長女而曰男正位乎外者其爻陽也變有時而窮爻位體象有時而同則辭有時而通矣是故否䷋泰䷊之初皆以乾坤相交舉一而二三從則皆謂之拔茅茹倒益之二䷩為損之五䷨同為受益之主皆以一陽自外而來則皆謂之或益之十朋之龜倒既濟之三䷾為未濟之四䷿皆以陽明而伐陰險則皆謂之伐鬼方泰䷊與歸妹䷵皆以六五之尊而下配九二則皆謂之帝乙歸妹同之中又有異焉則其辭亦必且同而異故泰之初則曰以其彙征吉主於陽而言也在否之初則曰以其彙貞吉主於陰而言也陽貴動而陰貴靜也在損之五曰弗克違元吉而不曰正爻陰位陽且在上也有不待正而吉矣在益之二則曰弗克違正吉而不曰元爻位俱陰且在下也儻不能正則不吉矣既濟之三以陽居陽又履文明之極有尊高之象故曰高宗伐鬼

方未濟之四以陽居陰又近於五有威權之象故曰震用伐鬼方事在君故曰小人勿用事在臣故曰有賞于大國其勢皆久故皆曰三年如泰之六五所以下配者福九二也故曰以祉元吉歸妹之女利在少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此同之中又有異焉者也若乃躡乾之尾而謂之履虎則履之三四䷉有不得不同辭也凝於一陽而謂之羸藩則壯之三上䷡有不得不同辭也言不富以其鄰者二而皆在於坤（泰六四謙六五上卦皆有坤）豈非陰性至虛而易從也歟言有孚攣如者二而皆在於巽（小畜九五中孚九五上卦皆有巽）豈非風勢无常而易牽也歟如履䷉歸妹䷵之下而皆

言眇跛者兌爲毀折故也中孚䷼小畜䷈之上而皆言月幾望者巽爲長女故也以至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臨无妄之所同而曰天之道曰天之命則臨无妄之所以異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睽鼎之所同而曰小事吉曰是以元亨則睽鼎之所以異也臨无妄睽鼎之同之異无卦而不有者也是故以同觀同見易之宗以異觀異見易之理同異異同盡易之體

通證篇第五

辭无通則不足以該萬化之功象无證則不足以立一物之性是故不同之同所以爲通一定之定乃以爲證乾之卦旣取象於龍矣而說卦則又以震爲龍坤之卦旣取象於馬矣而說卦則又以乾爲馬豕者坎之屬也羸豕蹢躅乃見於姤之初六䷫是巽亦可以爲豕矣羊者兌之屬也羝羊觸藩乃見於大壯之上六䷡是震亦可以爲羊矣以至坎之爲水一也及居雷天之上則水又爲雲（雲雷屯雷上水天需）豈非在天成象故乎巽之爲風一也及居地木之下則風又爲木（地中生木升木上有水井）豈非在地成形故乎此以不同爲通者也至於高者爲首（離有嘉折首旣濟濡其首皆在上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亦指上）下者爲趾（賁其趾壯于趾噬嗑屨校滅趾鼎顚趾艮其趾皆在初）晉姤之上皆謂之角遯旣濟未濟之初皆謂之尾言輔言耳皆在上爻（艮其輔鼎黃耳皆在五噬嗑何校滅耳咸其輔皆在上鼎耳黃）亦指上而言白賁曰腓曰隨皆居下體（咸其腓執其隨在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在二）言雉必有離（旅六五射雉一矢亡鼎卦有離鼎九三雉膏不食鼎卦中有離指上而言）言孤必有坎（解九二田獲三狐未濟小狐汔亦皆下卦有坎）言金必剛（噬嗑九四得金矢噬嗑六三見金夫指上九而言姤初六繫于金柅指九四而言唯鼎噬嗑六五言金鉉黃金非陽爻亦得陽位）言血必陰（坤其血玄黃屯泣血漣如皆上六需于血小畜有孚血去皆六四歸妹上六刲羊无血渙上九渙其血皆指六三而言）言冥必上（冥豫冥升皆在上爻）言黃必中（皆在五離黃離元吉解得黃矢遯執之用黃牛之革皆在二革鞏用黃牛之革指一而言）（坤黃裳元吉噬嗑得黃金鼎黃耳）利涉大川必有乾巽之德（需同人大畜利涉大川皆有乾蠱益渙中孚利涉大川皆有巽惟頤上九利涉大川非）利見大人必有九五之君（乾訟蹇萃巽見大人皆有九五蹇上六利見大人亦指五而言惟升用見大人非）少者三四多者八九若合符契然則是一定爲證者也然則觀易之道旣欲其通又欲其定通以盡其變定以立其常變而不窮者天之道也常而不亂者地之德也知常知變然後可以見象辭之則也

釋卦篇第六

重卦之說自古而疑爭求一當互起而非聖言具在反覆而思之案繫辭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至神農時乃有益與噬嗑是卦至神農而備矣宜其先儒以爲神農重卦也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如是累數九卦極言其德以明憂患之故是此九卦皆自文王而有矣宜其先儒以爲文王重卦也若謂伏羲之時已有變卦則如上九卦皆當有之矣是九卦者皆自伏羲而有則是上世作

易者之憂患也而何與於中古乎若謂文王始重卦
則不應神農時已有噬嗑與益直謂爲噬嗑益見於
神農之時遂謂神農重卦則又淺者之見也先儒云
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作者創造之謂
神農以後便爲述脩不可謂作蓋欲引之以爲伏羲
重卦案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乃指中古而言
是易於文王尚可言作而況神農以後哉又案神農
時已有益與噬嗑則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可不攻而
自破此亦未爲通論何者易非難見之書史遷非寡
學之士當秦火之餘文字已滅者史遷尚能求之況
所未嘗焚卜筮之書乎借謂史遷於易未詳如揚雄

於易可謂詳矣而雄之言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
四推豈无據而云哉此可以爲疑而未可以爲辨也
今言文王重卦者以孔子言神農重卦者亦以孔子
言伏羲重卦者又以孔子據後說則指前說爲僞案
前說則以後說爲非反覆求之不得其當則併於繫
辭而疑之謂諸儒不定故求決於孔子疑又甚則曰
是非孔子之言也如此將安據哉此重卦之說所以
未免於疑也然以理推之六十四變或自古而有而
六十四卦之名則自文王而始也蓋卜筮之書隨世
隨變其所起之法所占之辭代有不同其不得而異
者唯六十四變以成易爾亦猶三代所建子丑寅各

異其不得而異者唯十有二月以成歲爾是故周禮
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考此則連山歸藏之卦自重
於三皇之時而周易之卦乃重於文王之世故其書
謂之周易理亦明也文王以前易道止於卜筮文王
而後始用之脩身治人爲國而易道始興於此則謂
易之興於中古可也謂履謙而下九卦作於憂患可
也謂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亦可謂伏羲神農時
即有變卦亦可至於六十四卦之名定於文王而神
農之時乃有益噬嗑等卦此則孔子因後世之名以
稱前世之實爾蓋不如是且不足以曉人故也如十

有三卦取象之說亦孔子以意逆志之辭直謂易中
自有此象而上世聖人作器蓋取諸此爾非謂伏羲
必案離卦然後爲網罟神農必案益卦然後爲耒耜
也故其言每曰蓋取諸蓋者亦有未定之辭存焉如
是庶幾孔子之言可以无疑諸儒之論亦以交通而
重卦之說可以粗定也

釋繫篇第七

繫爻之辭非聖罔克睠睠仲尼美文王之德三復其
言求之可得一介之疑誰能勿惑今案大繫之辭云
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此則文王繫辭蓋昭然矣至於

明夷之五乃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則箕子之正乃見於商亡之後宜非文王之所得言則又不可謂之文王也上非文王下非孔子居其中而謂之聖人乃足以當之則捨周公其誰哉宜其先儒以為周公繫辭也然謂周公繫辭於文王既沒之後則商已亡周已興其辭安矣不可謂危管蔡流言雖足為憂患是亦周公之事也而安得謂文王與紂若謂危者指彖而言則孔子言爻未嘗及彖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是故謂之爻凡所引藉用白茅不出戶庭等語一皆爻辭故曰以言者尚其辭又曰繫辭焉而盡其言如以彖而已矣則多者不過數句少者三四字而止總六十四卦係彖之辭不過六百有四十字大率每卦僅得十餘字領略如此何足以盡其言哉則謂之指彖又不可也是故謂文王繫辭則疑於爻謂周公繫辭則疑於繫此係爻之辭所謂未免於疑也然謂箕子明夷非文王之言則可若以一語可疑遂轉為周公則不可蓋古書傳久未有无疑歷觀詩書禮樂春秋咸有可疑何特於易易之可疑又不止此如无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禮坊記所稱乃曰不耕穫不菑畬凶此其理甚相遠也若存禮則廢易存易則廢禮先儒於此略而不言則兩存之而已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為文王一事不安

遂轉為周公使周公一事不安又將若之何且孔子固謂文王與紂之事而我乃易之以周公管蔡武者於理未安也況箕子之明夷劉向亦為荄滋之明夷則與莧陸夬夬困于葛藟同義安知先儒不以彖辭有箕子以之之言遂從而遷就之也至於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西山乃與王用三驅王用亨于帝同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乃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同皆泛然言之假設取象豈可執以為實哉若謂岐山西山為文王則三驅享帝之事復何王哉若謂東鄰殺牛指紂而言則不利東北東北喪朋復指誰而言乎蓋卦中有坤則象南有兌則象西而隨之兌見於正卦䷐故上六言西山升之兌見於互體䷭故六四言岐山岐者西之一山而小於西者也事小則稱公事大則稱王謂之王者皆亨於此也何必文王哉夫鄰者異類相親之謂也既濟䷾上卦有坎坎正北而鄰於西故為西鄰下卦有離離正南而鄰於東故為東鄰離為牛坎主酒食離之得二不若坎之得五是以云爾豈謂紂居東而文王居西乎若此者皆諸儒牽合之論而不足以致疑也

存互體篇第八

互卦有體聖人所擬迥出常言怪誕險詭合之則事

事違情求之則物物合理是可以兼存而未可以獨廢也如賁之卦䷕六爻而五取其象是故去賁之初則有坎坎爲車而初在下弗及乘之有徒步之象故曰舍車而徒自三至上有頤體而二承其下有須之象故曰賁其須三以一陽而廁於二陰之閒正居坎體有濡濕之象故曰賁如濡如自三至五有震體而四在其中有乘馬之象故曰白馬翰如自四至上有艮體艮爲山而五在其中有丘園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此一卦而五取其象者也如困之九二䷮朱紱方來九五困于赤紱或言朱或言赤則以二五之閒同有離體故也睽之六三䷥見輿曳上九載鬼

一車或言輿或言車則以三上之中同有坎體故也既濟之坎䷾見於二四而初曳其後則初之辭曰曳其輪未濟之坎䷿見於三五而二曳其後則二之辭曰曳其輪渙之初六䷺而言用拯馬壯吉者自初而上有震體故也明夷於六二䷣而言用拯馬壯吉者自二而上有震體故也言困于赤紱又曰劓刖則離爲赤且象形故也言載鬼一車又曰見豕負塗則坎爲車且象豕故也如艮之三䷳明夷之四䷣厲薰心獲明夷之心豈非皆有坎體故乎如震之初䷲艮之五䷳曰笑言啞啞曰言有序豈非皆有離體故乎以至水在火上謂之既濟䷾乃不特一坎在上而已凡互體之坎舉在離之上也火在水上謂之未濟䷿乃不特一離在上而已凡互體之離舉在坎之上也卦每如此然則互體之說雖不可泥亦不可廢矣

廣演篇第九

天高而清地厚以寧无大不覆无小不成天地之德非言可形地取其勢天取其行曰順曰健於焉定名健者所以成乾也順者所以承天也君臣之道略可以宣也一陽來復則唯恐其進一陰方遇則深惡乎卑謙以退塞而安履以晉進而危大畜以陽止陽也小畜以柔制剛也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是不可常也知臨大君之宜也包承小人之吉也常其德婦人之正也幹母之蠱難於幹其父也同人于宗不若同于門也觀頤所以凶也鳴豫所以窮也黃離得剛柔之中也白賁崇儉約之風也屯其膏有所係也震遂泥不知止也苦節不可正而肥遯无不利也中孚所以與剛也大壯所以惡陽也閑有家悔是以亡也蹇難而求其易解緩而欲其速也井喜脩而鼎懼覆也明夷于飛而後難可避也晉其角不若艮其趾也无妄剛爲之主也小過陰越其度也萃有位失其所據也升虛邑行其所无事也需于血陰傷於陽也噬腊肉柔困于剛也豐其屋蔀其家止足以自藏也作事謀

始作訟可无也以虛受人則咸有餘也童蒙之吉守之以愚也比獨陽在上而爲之主也師一剛在下而有與也三錫三驅限二五以爲之數也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過有應則吝也困有言而不信也巽利武人勉其進也鴻漸於干言福之有基也剝牀以足言禍之有胎也渙散則吉旅處則吝也觀國之光二君子之足美也揚于王庭一小人之足畏也隨長男之所喜也歸妹少女之不得已也革旣濟相類而非也睽未濟相似而疑也兌之澤也有定而坎之水則无不之也

易璇璣下卷

後學　成德　挍訂

復齋易說六卷

（宋）趙彥肅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復齋易說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趙彥肅撰。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嘗舉進士。掌寧國軍書記、調秀州推官、移華亭縣丞攝縣事、以丙艱歸。趙汝愚奏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旋病卒。蓋朱子薦之汝愚也。彥肅所著有廣雜學辨士冠禮婚禮饋食圖、皆爲朱子所稱。惟論易與朱子不合。故朱子語錄謂其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然彥肅說易、在卽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故其言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然則彥肅冥思力索、固皆研搜爻義、務求其所以然耳、其沈潛於易中、猶勝支離於易外矣。

趙氏復齋易說序

嚴陵趙子欽宋宗室子仕爲寧海軍節度推官當時目爲復齋先生者也易說六卷朱子嘗書嘉其用意精密而門人滕仲可傳之郡守許君商刊之與商謂其體察也精推研也審深窺爻象之變仲可稱其師則曰探賾鉤深簡嚴精切他人千百言不能該者約以數語蓋卓然可傳者也子欽嘗著廣雜學辨朱子每語學者以爲近世未有至士冠禮昏禮饋食圖朱子見而作通解及先生之殁朱子哭之慟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當日薦先生於朝者彭忠肅龜年薛文節叔似孫獻簡逢吉而其平生交最契者趙忠定汝愚呂忠公祖儉觀其友可以信先生之爲人誦其友之言可以證先生之學術雖其論易間與朱子不同然可云篤志於道者已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復齋趙先生行實

先生名彥肅字子欽其先自東都官新定家焉曾祖叔夏開府儀同三司景國公妣淮安郡夫人高氏祖好之右驍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妣令人李氏考公章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太安人何氏先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十有五取應十八第進士掌寧國軍書記魏惠憲王出牧郡政委焉衆皆服其老練不雅以精敏稱郡既整暇僚寀宴樂先生率不與閒獨從諸老將講知靖康建炎間兵事潦決圩田洶甚人多窟山巢木以居先生乘舴艋載糒濟之所活不可勝計以外艱歸調秀州推官犴多重囚先生廉知其故蓋俗多淫祀兇人欲甘心於仇怨則挾酒食祭拜乞助謂之起傷乃嚴其禁且爲訓語以申諭之獄爲頓減郡太守趙資政彥逾惡民私鬬令凡鬬者涅隸尺籍先生曰非法也格不書彥逾怒移丞華亭亦不果涅遂攝縣縣在淛西爲最劇至是日未午庭中寂寂以治最聞奏檄決淛東疑獄繫者數十人盡破其械數日得當辟者人益服掌書記保寧軍郡政久弛李資政彥穎將振起之幕僚多進以法整齊之說先生獨演天地大德曰生之言數百千言以開迪之李力行果大治凡獄有疑委先生就鞫則屏獄具却干證齋居危坐竟夕徐出數辭決之兩造輒叩頭服闔

境以爲神賑錢舍輿徒歷窮鄉僻巷從者不堪其勞
先生欣然且傾圭租以佐其費又白郡蠲浮財之征
七百萬出帑藏數千萬代輸五等稅歲以不害臨庾
視賦入有雜輸錢數十萬郡以畀爲曰例也辭不可
乃以刊周程張諸君子書播君文學日進諸生講道
昭若發矇咸恨得師晚先是郡守準令薦舉皆願先
生出其門毋辭焉李公意尤篤先生曰薦舉守臣職
也於我何與顧余前此未有舉貢无所用之請以畀
薦牘之幾及者李特以德業剡上召赴都堂審察於
是 孝宗皇帝執三年喪既御練冠矣宰臣周必大
奏 先帝上賓羣臣未有行方喪如古者有如婺州

守臣彥穎薦宗室彥肅有賢行聞其自始聞喪溢粥
疏食以至于今 孝宗皇帝歎曰宗室中有若人乎
顧謂 皇太子識之差監權貨務都茶場場歲以乳
香鬻於諸路爲患滋久先生具白周丞相以乳香緡
錢二十四萬爲六路之害丞相矍然曰朝家豈可以
二十四萬緡之故而害六路之民耶立奏罷之乳香
不鬻於外自此始以封事應詔所言六事皆國家大
體後有能記其中一節云以曾龍下濃貫近幸之事
也宮僚以道義迪儲君亦曰曾龍何居此任天資孝
友推充益有光在官悉召內外姻同堂聚食俾之娛
侍祿入惟太夫人所欲與又弟輩耗費无藝亦惟所

取弗少靳有以節用告者先生曰吾知有吾毋而已
焉知其他以內艱歸水漿不入口三日未葬歠粥既
葬疏食水飲既練食菜果苴絰菅屨衰衣晨夕不去
身毀瘠骨立見者不期而哀嚴陵人士始識古喪禮
外除屏居五年貧无祿抱甕灌菜畦日饍有時不繼
朱文公入侍 經幃以告趙忠定公以寧海軍節度
推官起之會有 詔從臣舉宗室之彥薦者四人（彭龜年薛
叔似孫逢吉袁說友）皆未嘗識面先生與師淵汝談同被職事官
之命而先生已病矣未幾趙忠定黜事遂寢慶元二
年二月辛酉卒官年四十九初權倖之用事也先生
幽憂廢食日夜與呂寺丞子約討慮遠朱文公去趙

忠定去呂寺丞又去先生憂益甚疾遂亟先屬纊之
三日學者入省先生舌本已强然猶講論義理甚久
因曰吾近嘗答一長上書論聖不可知頗覺痛快遂
請學者曰子謂聖不可知柰何對曰此中着箇知字
不得先生頷之又曰吾近來見處自謂卓絕恨脚步
短不能進子歸其力行乎自是不復有言家人環泣
問家事不答既終家无貯儲合所知之賻迺克喪三
月丙午還葬于建德縣芝川鄉下王塢大小斂備絞
給衾冒之制其葬也一用既夕禮蓋遵紀在喪母之
舊云夫人淩氏先二十八年卒繼室徐氏後七年卒
三女皆夭子愁夫始四歲後十二年亦夭遂无嗣先

生書无不習習无不究自始仕習金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无不解者逮從晦巖沈先生游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逃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无食息間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无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悶殺魯中叟笑倒濠上人□居善誘學者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歷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

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畜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捲索以俟能者有廣雜學辨若干卷士冠士昏饋食圖若干卷爲朱文公所稱文公嘗謂學者子欽廣雜學辨近世未有能如此看文字者其著儀禮集註則曰有感於子欽所圖而作始先生之未面文公也文公欲見之有書云衰晩疾病恐不能久在世間一旦溘然此事便无所寄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萬一辱有收焉亦非小小因緣也先生答曰某貧居遂至欲出未能雖荷見屬之切但有神馳而已論易微與文公不同文公有詩曰至言誰道極幽深赫日當空久

照臨須信石中元韞玉莫於沙外別求金但无己意爭經意便盡凡心得聖心辛苦桐江江上客憑君遠附白頭吟先生和篇曰易道研幾且極深敷文未遠實昭臨聖門洞見難懷寶海宇窮搜孰斷金春到剛陽穿地脉夜深皎月掛天心擬將比似无方體聊復因書試一吟既見論議亦不甚合然傾嚮屬望愈益切至其没也文公哭之慟又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易說不知已板行否耶適此喑默不能出一語以助發明若幸未死猶可有望於異時爾圖若辨已散逸无存者易說幸存能讀者亦希矣先生嘗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

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故先生說易不離象數而義理具足爲垂没又謂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所言无一句用得亦无一句用不得然則讀其書也而謂先生所得盡在於是尚得爲知其人也耶

復齋易說卷第一

乾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形容乾體夫子贊之其旨甚明後學玩
辭自有所得更立語言去本愈遠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德具大人見者蒙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畫成乾名因實有内卦已盡乃曰之終六而方
三未盈也三而非六不亢也未盈故日新无已不
亢故危而无咎惕主進厲主守其義深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躍疑辭也在淵定辭也所居有定其應无方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雨施自元而亨品物流形亨而利貞隱然可
見至保合太和乃明斷之聖人之文錯綜交遍求
諸繫辭斯得之矣

大明終始

陽爲大明終而復始極而不窮贊利貞也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初至上爲六位九爲龍自元而貞德之序也由貞
而元德之妙也乘六龍者非乾元乎於贊利貞發

之其旨深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大和妙用也感通之妙不離於寂所以爲利貞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不主於進義在適時其進如此故无咎

貞者事之幹也

事以理爲主事有變易理爲之統

嘉會足以合禮

禮由中出天則也

利物足以和義

此即用以顯體非自外來乃互明爾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居三應上乾而又乾已至於三小成也期終於上
大成也滿而不止驕何從生盈而不亢憂何自起
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上下進退无有常準隨時之義至難惟進德脩業
斯能見天則而知時中爾
或躍在淵自試也
隨時之義自試可知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進退无常健之變也
利貞者性情也
感通不離於寂故終則有始周流不窮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
進極而退易道无窮聖人體之昧者守亢

坤

☷☷坤下坤上 坤利牝馬之貞
坤主於順其健應乾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元一也在乾爲乾元在坤爲坤元其曰大曰至者
以別乾坤元非有二　萬物獨陽不生必資坤元
非止託形於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靜而全動而著易之取象必於動發之生物通者
直流形者方周遍者大有如是體故有如是用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乃順承天卦體也含章可貞爻體也以六配三陰
陽相雜故此爻發之以陰含陽其文炳也二色成
章陰陽雜也陽下陰陰乃上匪陰居陽陽施於陰
陰則從之匪陰乘陽陽倡於始陰則終之終也者
非謂成歲也始於化氣終於成形而義備矣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倡而和施而生時也反此則非時矣時之義大矣
哉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二中正坤道之純六三體雜陽來闢也六四重
陰陽去翕也三爻之義取象精矣日有時而夜氣

有時而冬陰陽有時而靜又何咎乎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之六五象取居中不取得位故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極陽存故戰陰衰陽微故俱傷戰以定分爲陰
之主交以達情爲陰之夫戰在上交在下
君子黃中通理
中而不倚故通偏則滯矣
正位居體

正五之中位居坤之順體夫子贊此明六五之爲純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

陰疑陽故戰戰非陽意也曰龍戰者陽非主戰爲其嫌於无陽爾易道明此後世猶有謂陰亦稱龍者

屯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乾道全體六十四卦陰陽錯綜其流旁通其用不窮五卦特出例餘卦爾

彖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分氣者一受施者二一專而精二博而衍始者難生終爲效著陽之體段明見于此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草昧猶鴻荒也有萬物立君長以治之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盤桓有待震遇坎也居貞而利九居初也志行而正陽宜動也動靜不失正而知時者其惟陽剛乎以貴下賤无首之吉此一爻爲一百八十六陽爻之首故發此義　陽志行本震體　應四始此爻（陽上應陰 位逆情順）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陽爲馬凡陽皆乾之分體屯如邅如時也乘馬班如位也匪寇婚媾彼情也女子貞不字我節也十年乃字得應也是謂利永貞此一爻爲一百八十六陰爻之首故發此義　陰居二中正　下有陽乘剛　應五始此爻（陰上應五 位順情逆）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鹿陽物也近之與應曰馬遠之與不應曰鹿象其物宜也六三遠實不可以求應上益闇人欲之起蓋始諸此　六居三不中不正　去陽遠　无應居陽可止也　震體　其上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二應五初爲之難四應初五不廹之何謂也初大得民五屯其膏一也震動上行坎體中陷二也陽之性上故初有上行五无下比陰之性下故初從四易二應五難三也此其辨爾　六居四正　應初始此爻（陰下應陽 位逆情順）　求而後往爲諸陰之例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水乘震爲雲澤未流也此爻爲三十一爻九五之首尊於應故致戒大君之道以乾九五爲則

九居五正中　應二始此爻　小貞暫也大貞極

也也可以小貞以俟雨澤下流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六居上危　下有陽　上極變　无應

蒙

䷃坎下艮上蒙亨

陽交陰始於屯終於蒙萬物從陽氣畢出　內卦剛中純德之守四陰捹之蒙而未發上九高而無位蓋師道也

利貞

陰交陰終於蒙利貞之義備矣

險而止蒙

見險而能止知也險而止蒙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因其亨而達之時中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清而不雜人之蒙也純一未散其散也物害之也非蒙矣如水之汙非源泉之罪也　有德故行之果內著外也行之當以養德外實內也

泉以流為象故取諸行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己之蒙達因以達人以身為律也善乎周子之言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无窮者顏子也此爻當之

陽發陰蒙師道也聖之事陰能錫類友道也賢之事　往吝戒專與四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納初六克家之象屯之爻相應蒙之爻近而相得卦時不同其情亦異　婦從夫如蒙之聽命於師也　蒙卦上九為主二其子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求應上上九艮也近與六五志不在三六三自售故不可取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不以无應為失而以遠實為吝故知蒙貴近陽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謂順從上也陰在陽下有巽體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有萬物乃立君師屯寓君道蒙寓師道君道親之用在初師道尊蒙之用在上　陰為蒙為寇上極疑變艮止不變乃止寇者

需

䷄乾下坎上需

陰陽居尊其類上行晉主離也明故下悉進需主坎也陰故下有待　內非乾无可進之資外非坎

无難進之疑德盛時險故有待也　三陽在下須
主九居五在險須助上下相須也
有孚光亨貞吉
中實爲孚光亨不陷也其吉以貞　下卦乾也位
天位者乾九五也上下交孚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終於進不進非需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陽氣烝坎水之上爲雲坎水未能下而爲雨　德
成有待身存則道光是以君子貴全身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位在下陽未盛宜遠險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積陽成乾德盛可往致寇之至我盛彼弱可以必
克爻辭不言者存敬慎也象辭發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至于傷然後順聽陰柔非知幾者　順而不阻
者泰阻而不順者小畜阻而順者需（小畜阻下以順上）　以
下從上爲順四之不阻順九五也五爲陽主同類
喜合由陽觀陰險不可犯由陰觀陽盛不可遏二
者互明以盡需義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險難已濟惟時宴樂幾於鳧鷖既醉時也功成而
需不滿假者故曰以中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三陽之志達五則止上六在外居可安也至夬卦
乃決上六

訟

䷅ 坎下乾上 訟

九二欲爭二陰訟之所起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
也

險而健訟才之偏也剛來得中才之美也觀象玩
辭達易之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而情伸獲從四應其辯得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聽主中正故不克訟理曲畏罪故歸而逋已受其
災故邑人无眚九四上九皆在上者也（逋于二陰逋竄之象）
六三食舊德
初六從四辯而後明四上一體既有前比可无訟
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初六自辯不待已言聽上之命訟變而静故吉
九五訟元吉
九二受曲訟皆息矣此中正不私於應之效

師

䷆坎下坤上 師貞
師之主貴柔中師之帥貴剛中柔者出師之本剛者行師之用　以至仁伐至不仁師之正正故可久爲萬世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以至仁伐不仁師出之律也王者之師以柔出司馬統之以剛用　初六民也民柔王者用以爲兵六鄉六遂之衆是也後世聚強暴之夫爲兵失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時中之義行乎險難君子之道造次必於是用將得人故萬邦懷懷者說服異乎畏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坤卦爲田二位亦爲田坎實在中禽也二得衆而險五禽之猶害也在下得衆上討之有辭隨文取義易之變也六五以應用二以類用三陰柔无斷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不再舉賞功之際戒受封者勿用小人其義深矣用小人國必亂亂則師又舉非師之終武謂小人有功者不賞非也王者六鄉之民皆君子統之者六鄉也何假於小人而用之

比

䷇坤下坎上 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比之時一陽得衆初六可先比也五來接有它吉也非應爲它

六三比之匪人
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

小畜

䷈乾下巽上 小畜
總言之一陰畜五陽分言之三陽在下六四阻之欲上不得爲小者所畜三陽藴於内巽之力弱二陽見於外故所畜者小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爲雲天氣上往地氣下爲雨小畜三陽在下六四阻之故不雨若來而往則雨故

曰尚往陰制之故陽之施未行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散乎外畜於内者小懿文德形諸外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往其反為復陽欲上行遇陰而止故復于下以畜
其德其往也本有咎既復矣咎變為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牽於初而復資諸人也所以牽復者以在中有
諸已也惟有諸已故能資諸人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大畜九三德盛可試小畜九三欲用則未可欲止

則不困大畜之長艮力也小畜之小由巽爾畜德
非静不可　大畜同五故六四安小畜巳専故六
四危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自三言四乘剛則危自五言四承陽則順重卦故
乘剛巽之承陽本體也然則六四之順信矣順上
畜下故无傷无恐　下畜三陽上奉九五有君人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需六四坎體雖承陽志
未孚也故傷而去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由中之信固結不解推以任四畜道濟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不雨卦體也既雨爻體也三陽畜於下不能成雨
至此陽上故雨未雨故尚往既雨故處而尚載諸
陽之德積至此極猶載滿也卦有上九陽之德成
陰之功顯故宜處也若有所往疑於變陽之德陰
之功皆且將毀　月受日光幾望則畜之盛月為
陰小者畜也更進則生魄

履

䷉ 兌下乾上 履

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由卦言之以兌應乾履者二承者三故亨由爻言
之不能上應志在履剛故見咥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取卦才之美以盡履道之至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乾父也八卦之始至尊兌少女也八卦之終至卑
地氣有時而上行兌安於下故不取天尊地卑必
取上天下澤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之得失觀乎動六三物欲也二四近之上應之
初與五无累焉不為物誘全其素以往莫之能禦

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六三節之不進幽人也居中寂而善應故不亂　初九不雜於物九二居中履之善者以初九之義言二則近陰以九二之義言初則未中易隨爻取象不相須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履兌應初為履虎尾乾上行危惟懼乃吉

復齋易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復齋易說卷第二

泰

䷊ 乾下坤上 泰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離初與三而應五不以剛為明而配于中中貴於剛故也既主於中於包荒用馮河也何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下卦極泰之盛上卦極泰之變盛故存人事以致戒變則推天行之必然平陂往復理有可懼泰盛宜戒也城復于隍勢不可遏泰變可推也內卦方天地交際未解故時與上六不同

勿恤其孚

不往應上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從六五下賢其心休休焉者

否

䷋ 坤下乾上 否

君子以儉德避難

儉損其德謂韜光晦迹不見于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陰承陽為貞剥陽為蔑貞初六能與其類承順諸陽則得貞而吉亨初六陰微故志於貞六三陰盛

故不能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下包初上承三小人行之以免禍大人行之以亨
否全巳者小濟時者大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去陰長非五之福居位以止陰三陽皆離祉
也當陰盛而能安於禍福非知命者不能
志行也
志立故能安命以就義九四近君非全身遠害者
同人
☰☲ 離下乾上 同人

中虛內明故能同人有我而暗則私矣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中應乾同乎天也同乎天者同乎人也　二五
心也人心天心同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心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乾與離其卦殊天與火其物異故君子同天下之
理不齊天下之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出門同人自此以往无不同也其象則六二近而

偶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二五私系致三四之爭同人之時責同於二非无
故者所以不言凶
安行也
始志於二終乃上行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在卦六二至同人于野在爻乃同人于宗起三四
之爭六二非不欲同也三四无中直之德自絶焉
闕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爻有隱者安於隱之象隱非君子之志

大有
☰☲ 乾下離上 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九居五不言得尊位所當居也六居五故貴之
五爲大中尊於二也　上下應者不拘遠近凡一
陽五陰一陰五陽之卦皆然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內卦充實外卦光輝所有大也　乾加震曰大壯
大者壯也加離曰大有陰麗乎陽大者有之也柔
得尊位陽應之陰能有大也　大有之盛次乾夬

小畜皆不及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明能辨善惡健能遏而揚之　陰閉於陽遏惡也
陽見于外揚善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上无繫應靜未交也不輕於進固其有也凡乾之
初貴潛　匪咎由時无咎由己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未積宜艱積中利往二者初之積易地則皆然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之時五不私應故亨九三德盛有大者
九四匪其彭无咎
德積至四盛矣以陽居陰是不矜不伐不有其大
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中虛麗於陽信以發志故諸陽交孚上下應
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五能尊上上能爲五所尊皆大有之至尊賢大也
尊於君大也兩小者不能此大有所以上吉也師
之所以不臣者君信其道故也師道雖尊君臣之

分自明並行不悖烏有不順哉　有位者至五而
盛无位者至上而盛大有之義君臣所同道在焉
爾　君之大有極於尊賢

謙

䷎ 艮下坤上 謙亨
內止无欲故外能柔順凡矜伐皆欲之動　陽實
陰虛內篤實外虛少謙之義也
君子有終
一陽在下爲謙初剛長二應君惟三乃謙爾　一
陽終於艮在上爲剝終不可用在下爲謙終而不
窮止得所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一陽下濟三陰上行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蘊剛以柔　多者未必能損君子與損
之是施之以謙也寡者因謙義以得益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以謙制欲其猶牧也歟
六二鳴謙貞吉
上六以上應下固謙矣又不若六二實居三下也
二爻俱鳴九三謙主有下逮无上行故六二中心
得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諸爻歸三不從五則三富也就五言之三非謙矣故可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以謙下三三止不應征之以自治也

豫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一陽主衆而在五下爲侯爲師

剛應而志行

志行非上行也

初六鳴豫凶

在下鳴以求應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九四當上下應時六二中正自守蓋知幾者也斯人也九五出則仕矣志行五不得以豫名之

六五貞疾恒不死

九居五正六居之貞疾五之爲中无與於九六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卦外无位冥不知豫卦成而變故无咎也

隨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利貞常隨不失則无咎具此四德則能時中也 可以隨時可以隨人可以見隨於人

元亨利貞天然完具雖至昏愚未嘗不隨特自蔽爾 隨故不假外求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否塞不通陽來下交故陰隨之陽取上畫陰取下畫交之極乃隨之至 陽唱陰和陽致之陰隨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大亨貞陽德也與屯彖同

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時之義非聖人不能盡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自震至兌朝以及暮故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主四常也隨二變也爻義以時變時義以晝變初隨六二故出門交有功當隨之時而取應失之矣 卦義陰隨陽爻義下隨上也 在下隨人在上爲人所隨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爲小子陽爲丈夫上隨六三則失初九也 隨非其人則隨我者去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

隨得其人故隨我非其人者去將更得同類來從我善惡不兩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下皆隨上上為下所隨四得三并初二也四既得衆以為己有則凶率以從五又何咎乎惟有孚者此志明爾

九五孚于嘉吉

受人之隨當擇賢也　孚于九四天下隨之矣民隨臣小臣隨大臣大臣隨君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其義具此卦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无位義取隨之極至

蠱

☶☴ 巽下艮上 蠱元亨

隨蠱兼反對　陰不能蠱上九故元亨

巽而止蠱

巽之伏陰將以蠱陽止而不防所以成蠱

終則有始天行也

事之无窮如天運之无已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必搖落故為蠱風亦有長育時取所重言之振民育德風俗正而蠱治

初六幹父之蠱

乾初九上主治蠱故諸爻皆幹父之蠱 上九主蠱无位非君故寄之父

父

得中道也

蠱之九二以陽居陰剛柔相濟又居中體巽故夫子曰得中道也若取其柔巽抑其剛德則與爻義未合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陰无所承然寬其蠱使不至甚未能往幹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位居賓師以道揆者下五爻言蠱至此言事能以道揆則无蠱矣

臨

☷☱ 兌下坤上 臨

陽下臨陰天地交際君道體此得民情也　臨親而下所以保民觀尊而上所以率民

剛浸而長說而順

剛長則說而順陰長則順而止之自然之象　剛柔進退其積也以漸日月之行其象尤著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因卦德以明道體　君臨故曰道无妄天理故曰命各有所主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陰消不久退又息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无窮无疆法地之廣．敎以防民情猶岸之蓄水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以柔乘剛妄以爲美故无攸利旣能憂懼不敢爲
美則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以柔居剛得中道也臨下之道剛柔皆偏惟行
可

觀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示之以盥而民孚言化速也聖人之誠自盥至薦

純一无間民信之深自不待薦爾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舉九五
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至神之道不外中正子思得之以述中庸本諸此
也　天之神寓於四時聖人之神寓於敎　自姤
至否陽臨陰者皆致力焉至觀而率服變化之妙
非九五不可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下卦之主故退觀民以成大順自下仰上故進觀
五以望光華必先觀我生者下順從乃可進耳六
三進退非爲疑也尊上親下義當竭盡未失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剝之五爻小人也觀之四爻君子也故曰變化之
妙非九五不可九五觀民皆君子乃得无咎 君子絶句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指九五上與五共安危者民非君子不幾於剝
乎故上九志未安平必觀其民也

復齋易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復齋易說卷第三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

頤中有物噬而嗑之食道也食道所以養人故亨

利用獄

頤外實中虛囹圄之象中有實焉囚也決而去之獄貴空圄此卦動故利用獄賁止故折獄致刑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柔以材言

陽動陰薄之其聲為雷是故震二陰在上陰發之其明為電是故離中陰在中離必遇震乃為電否則日也火也離合震剛柔分動而明故春分後雷發聲始電至秋分而雷收電隱也之時陽交陰難作矣噬嗑加離震益發達合而章明然則陽得志難益散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柔居柔而且乘剛故嚴易噬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獸乾者腊物雖小而有骨六三柔若易噬居剛實堅噬之者易而不戒則傷諸口遇毒故小吝終噬之故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易噬者膚乾肉次之難噬者乾胏乾腊次之乾腊雖小易之而遇毒乾胏雖堅人知其難致力焉故利艱貞吉陽體剛直與陰中伏陽者不同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以陰居陽與三同而象異者五離體故无幽隱噬者知其中堅貞厲則无咎矣 噬者六易九居之則當位六三位不當言未噬之體六五得當言既噬之效互相明也六三言體戒噬者謹六五言效勸噬者貞各有所主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噬嗑之義所包者廣故四爻取諸物象使人觸類而得初終舉用則為倒者用刑噬嗑之一端爾

賁

䷕離下艮上 賁

六二賁其須

與三皆无應相須成賁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永貞捨四取二也兩柔交賁文之過潤捨其一焉剛上柔下故永貞吉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二巽乎三四則乘之取二捨四則有順无陵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賁上聘于隱者上九賁五來受聘命

上九白賁无咎

賁之極反質也艮止故靜貞文之極得白乃所以為賁也

剝

䷖坤下艮上剝

剝九月卦坤十月卦復十一月卦剝之後坤而後復也乾位西北坤藏於乾陰陽合德氣乃肇元而後陽氣出潛于黃宮猶月晦而朔合朔而後生明為然則謂剝極即復者是未察乎此也

不利有攸往

陰盛不進受陽之止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非明消息盈虛之理者孰能知此　決水者盡去剝果者核存易豈人私推天道爾

順而止之

順而止之變剝也剝而復復浸長至乾猶有序此學之之事順而止之聖人造化之妙也

六二剝牀以辨

初足二辨三則袵席與

六三剝之无咎

三應五比皆能存陽而免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有后妃之象身雖承順未免剝也是謂以順為剝惟止而无欲者可以制之而得其助易義精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五陽消陰剝之一陽下自落爾窮上反下以成妙用非作易者孰能知之　陽在下為輿在上為廬上反之初君子得輿六易居上小人剝廬終不可用故陽去之先得輿而後剝廬陽去陰乃居之　果必碩而後反生陽必剝而後復故陽不可以无剝此天理也

復

䷗震下坤上復

由中出者自誠明也剝而反者自明誠也陽始交陰屬諸屯陽剝而反屬諸復屯乾動也復剝反也觀卦之序聖人之旨見矣剝之反為復謂反卦也連於自上而下

朋來无咎

初得九世六位為主六龍為朋

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長可以數推人之復有速有遲又有迷者不可預計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晝動乎至虛以象天地之心學易者當體此也
分而言之陰陽奇偶合而言之天地之心蓋不倚於陰陽矣此其所同爲者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求在我也仁能守之故无祇悔不再失也
六二休復吉
初九先覺六二資之易爲功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自二觀初動者靜也初九之仁寄言於二聖人微言能言之類莫能加矣 草木之仁布種於地其生也根莖暢達莫之能遏一居初上不期而化何以異此 子罕言者於此發之賁易之辭非論語答問比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四之復資諸人者五之復成諸己者與初非應位自守中爾
上六迷復凶
陰暗遠陽也
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
天德全也

天之命也
剛自外來寄象爾其實天之所賦我固有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
天理自行有感通无作爲无妄之動非所謂往若有所往是亦妄而已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陽氣動品物皆應是爲物與若言與物无妄則不可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動以化陰二陰聽從故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其象類休復者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以應爲累无妄之疾初能治之不待巳除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事類亢龍者也此卦論成就之功初當進上宜止二三當變四可貞五守中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
乾居艮下所畜者大大者畜於内也 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地受之以大畜乾下艮上全夫天而

止也大畜之義大矣哉

利貞

　畜欲貞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篤實三陽內充輝光一陽外著

能止健

　止如為人君止於仁之止

不家食吉養賢也

　尚賢尊上九也不家食吉養賢三陽類升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運而往象在山中君子觀之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已

　陽未盛進則危止則利陽體故欲進位下故能止

輿說輹中无尤也

　居中故能畜而不行以合卦義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德盛戒乾所畜者大與上合志可有為也艱貞則利不忘畜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之牿至順也以接三陽不亦善乎

六五豶豕之牙吉

　以六居五故為豶豕之牙和順不拂上承上九下引三陽人君畜賢之道如此

上九何天之衢亨

　德蘊於內發輝於外畜極而亨也

頤

☳☶ 震下艮上 頤

　下動求養上止靜以應之　動於春夏止於秋冬天地所以養物動於日出止於日入人所以養生少壯動衰老止亦其義也

觀其所養

　養人養於人二者皆是

天地養萬物

　贊初上之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陰虛无實空朶頤爾初九觀之何哉　初上陽畫皆良貴也上以靜存初以動失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上九艮止故近養五初九震動故遠應四　虎食內異於龜蓋求養切者陰求陽養吉而无咎

上施光也

　初九上施則光

大過

䷛ 巽下兌上 大過

大過之時大矣哉

事因時有无其時而爲其事者未之聞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伐時爾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剛過之時陰順伏者无咎乘陵者凶初六柔巽在下承事於陽尊卑明上下正陰伏而陽尊陽尊而陰依以重猶之祭器茅藉之器益貴茅亦因以取重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大爲幹陰小爲枝莖華葉下者稊上者華二居初上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五居上下老婦士夫是可醜也

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時方大過不取常應上不應三則反乎下故棟橈初不應四則安於上故棟隆

坎

䷜ 坎下坎上 習坎

水得火而温陰從陽也火得水而滅所存者未燼而火去矣君子道長小人從化小人黨盛君子去之此剛柔之辨　坎陽在内陰在外故水明内景離陽在外陰在内故火明外景　火得陽氣升而爲雲所以能升者陽也其升而復降者陰也坎升而爲雲則中之陽散水之體未聚故暗而不明下而爲水則中之陽聚而質成故内明也

水流而不盈

二偶晝地也一陽陷其中水流地中之象陷乎二陰而未出水常行地中豈有盈而溢者

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行乎坎其勢乎其趨下盈科而進此其必然者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復之初坎之二五畫奇而實復動於虚坎存於中

命之曰心取象精矣陽涉陰所以盡變陰能揜之不能阻其亨剛中故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水以流爲尚險以去爲通心以運用爲神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以不可升爲天險聖人取象精妙如此　神道設敎而天下服體天險也宅都以勢而建國安用地險也王公設險必仰觀俯察而後國可守爾　天德純備高不可及故天下仰服不然雖有山川丘陵孰不能度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陽實在中得而非失有險未平未光大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陽居中則在險出險則失中卦時然也聖人觀象與其失中寧未出險其義居中光大險將自平爾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陰蹈陽至四而變因重卦也二五之剛挾柔在内麗象著而險情變三乘剛非可取者故不若四至順也承陽履陰无復險矣由是陰陽情通交際得焉樽酒簋貳情寓此也器用缶尚質素也納約自牖无隱情也險變爲順故要其終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不盈水在中也祇既平已盈科也坎不出險平之而已中未大者期守中以充乾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陰柔坎體終不能變堅意陷陽以取極禍係用徽纆不獲去也寘于叢棘乘剛傷也
象曰上六失道
復之從道應初九也坎上失道陷二五也初上包括二陽其害爲甚

離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
陰麗陽正也正故可久陰麗則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
八卦同德相應正也乃附麗之義故於離發之
柔麗乎中正
柔麗二五中也麗于陽正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日入而升謂之兩作日新不已謂之繼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柔乘剛所履錯然初九出而遇之能敬則陰陽合德動與物交皆天理也不敬則役於物而生咎日出而作故發此象

六二黄離元吉
麗於中天下之至德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中虛爲缶日昃象老景達者安於死生之變昧者嗟時之不久故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炎上侵五故戒之深不然如日之再升明之日新亦其象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明極故憂深憂深故禍弭又麗於尊位故致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上爲六五所麗離之主在上與諸卦不同

復齋易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復齋易說卷第四

咸

☶☱ 艮下兌上 咸

咸女在外未歸親迎之時故男下女恒女已歸居
室之時故夫尊婦卑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匪陰先倡示皆感也感而後應則非速矣名卦曰
咸其旨深矣夫子賛之其辭妙

止而說

止而說則情不流性情也　男止女說是女說於
止也夫婦之情貞矣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是之謂情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動拇以感四咸之時陰陽近而相傳近无感乃
取應爻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五志在上二感之不應故凶居而順三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動股感上爲二所執上志在五往咸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往來屈信乃常理也若憧憧然以思繫物則不可爾　心感則精思感則粗聖人感人心非思所能與也或曰感不以心爲感之至是未知心之妙爾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四以思五以非心皆不明感通之妙　志末者欲以无心感上六在卦之外者

恒

䷟ 巽下震上 恒

終則有始也

恒故終則有始若終而窮豈曰恒乎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足咸義　咸而恒與乾之文言贊貞同旨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乾交坤坤復交乾有震斯有巽動則有風風復動物是其證也故爲恒　立不易方確乎不拔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主於中正通時通變恒之道也執一不可以爲恒初六陰柔居下以浚爲常不知當浚則浚當顯則顯初无定也居始而求深焉攸利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過中不恒也九二承之始可羞矣自以守貞吝於從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失中與正故无所獲且初六陰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居中則恒所應未定以六應九陰從陽也以震屈巽夫從婦也爻義爲吉卦體爲凶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初與上一以深爲恒一以振爲恒偏而執一失中故凶　九二六五中矣而不正九三正矣而不中

初六九四中正兩亡焉上六又以陰在上皆非恒義九二九三以陽在下上應六五上六於分亦不當也

遯

䷠ 艮下乾上 遯亨

身雖遯道自亨

天下有山遯

乾動於上陽能遠陰艮止於下陰不汙陽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上而不往於遯則危然陰長之時亦不追陽也此是二義兼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中順以留諸陽諸陽留則遯變　遯之六二觀之九五於陰長時皆以中正易亂爲治至矣哉大矣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陰不去於遯則危留以止陰乃有濟也　內卦艮體皆不去以止遯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止遯屬之二三至四乃明遯義四乃初之所好不顧而遯其勇決如此
九五嘉遯貞吉

二之所嘉亦不顧而遯
上九肥遯无不利
外卦乾體皆能遯去

大壯

䷡ 乾下震上 大壯
君子以非禮弗履
由情正大故不蹈非禮　動乎天故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卦至四乃壯初九陽微徒壯其趾剛德未盛故征凶
其孚窮也

信於羣陽而不量已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人用壯決之於三君子用罔視四慊也　以剛爲貞敵陰則危陽半值陰藩不決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陽壯陰自壞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喪羊于易失剛也无悔在中也喪羊疑非壯在中猶壯爾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舉三明上三妄進二者皆傷三能艱上亦吉也化小人者並受其福誅小人者未免俱傷立象之義深矣 上之艱繫于三爾

晉

䷢ 坤下離上 晉
順而麗乎大明
別而言之坤順離麗兼而言之六五以順德麗二陽三陰順進欲同麗也陰麗於陰德之進三陰順進氣之升　大明陽也陰麗不敢爲主異乎巽兌矣是故離卦爲陰而日火皆陽物
柔進而上行
六五上行已進也三陰從之欲進也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康侯之馬則陰物也與牝馬同下獻上亦曰錫朝貢曰錫馬助祭曰大牲惟其時爾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如日之升无或使之揠苗則害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主在五不取四應時之宜也晉如志在五也摧如阻於四也貞以自守雖无信者寬以自處待時而進爾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晉如志應也愁如有阻也在下而裕得位而愁其

揆一也五居尊位與坤合德氣同者應終莫之阻介福之受不可辭矣　王者以義主民有父道以恩保民有母道以禮教民有師道　陰陽之情或以配合或以類聚惟其時爾或謂六二无應是未知晉之同氣而升也
六三衆允悔亡
與衆同誠以類俱進四不能遏匪摧匪愁行得所附以麗乎中不正之悔可消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之時陰爲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有悔有失有恤者何乘剛也悔亡失得勿恤者何居中而得尊位下以類升也明故能要終置失得於度外爾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需六四出三陽達五幾於夬晉九四厲三陰達五幾於剝於此更進則上九宜伐坤矣過位之陽抗方來之陰其亦危哉吉无咎者在晉時六五麗故爾以剛大之氣爲戒畏之事故貞吝也
道未光也
道未光故伐之道光之時陰少而伏何假伐也
明夷

䷣ 離下坤上 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內隱文明外顯柔順處亂世之道也惟內明故能柔順遠害九三陷於四陰蒙大難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
以艱爲貞故能晦其明而不露不然則暫而已不能久也明有時露終不晦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爲明之主進獲上六必待天時人事之至先時則失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閑自五以下皆以明傳

家人

離下巽上 家人

自二至五陰陽得位柔皆順乎剛初上包括盛且閑正家之象　父母以五四言之父子兄弟以五三言之夫婦以五四三二言之　必曰利女貞者巽離皆女故也

風自火出家人

火之用在二陽陽動故生風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二陰内麗三陽閑之不出閫也閑之在始故言於初　志未變則閑益固悔亡之義以此故爾陽閑陰正閑邪也閑人者其自閑乎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巽乎三以饋尊者二之正也

六四富家大吉

化行乎下家之肥正家由五歸美于四成化之首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剛中正齊家之本四以下皆正齊家之效德至則效至猶影響也

睽

兌下離上 睽

其體其情各有睽合別而爲四具在卦爻　二至五陰陽失位皆睽異也陰陽相與異中見同是故自其同觀之天地萬物一太極也自其睽觀之一陰一陽已異體矣而況於萬物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同體者合異體者睽初四合德時也故悔亡四在陰中馬幾喪矣既與陰睽故自復也路必由三見之則通四是以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

二五陽下陰上故體睽而情合陽之情喜上陰之情喜下故二者適相遇九四間之故于巷遇以濟睽故无咎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二陽繫陰陰欲去之陽不捨陰力爭以取傷害當睽之時應爻未通睽極而解故終遇也

蹇

艮下坎上 蹇

陽少陰捨之蹇以當位守正而未通解以陰陽交際而難釋

利西南不利東北

陽以施陰爲用陰以得陽爲美西南陰也東北陽

也坤陰卦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賁得陽也蹇陽在險利西南與陰通也不利東北偏於陽爾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既曰見險而能止又曰利見大人既曰不利東北又曰當位正吉易之變如此

初六往蹇來譽

來對往吉還鄉位爾坎在上故往蹇能來故有譽也蹇之爲言舉足艱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義有不可雖王臣亦不輕往君子許其知時不謂

其私己也

九五大蹇朋來

足行之謚爲蹇大者蹇則朋來人君不自用天下皆歸之

上六往蹇來碩

所以往蹇志在内故也

解

䷧ 坎下震上 解

陽少於陰難之所起剛柔迭居和而解也 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故求卦之旨當先察陰陽之情得其情矣卦名乃定次推卦才次舉物象次明卦時而卦之用盡矣例立於屯餘不徧及聖經舉一學者反三故解之爲卦陰陽易位各離其所陰喜得陽爲難者散此其情震動而上坎流而下動斯出險此其才雷雨作解此其物有攸往夙吉此其時也

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利西南无所往成卦也有攸往夙吉卦才也其義如男下女以得妻既得妻而辨分變而通之易之妙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情不相得少爲衆困其情相得少爲衆主二陽居

陰以得其情往而得衆少乃貴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解蹇之反陽浸下也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始離其根果最可見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陰爲陽難以其陵也或其阻也 初六居陽承二應四不爲陽難既先解者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難既解少爲衆主剛者一柔者五何疑剛者二柔

者四未審所適故疑生二得中道貴於四也五以應與諸陰不容不歸狐者初三上也黄矢者五也

得易辭獲難辭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解之時陰喜得陽居其間者貪欲取之負四則初爭乘二則五至矣且初能應四不敢負二五能應二不復乘四者貞夫一故也三本无應乃欲兼上下二陽難自己作致戎必矣以貞一之道言之又爲吝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二得中故田獲三狐得黄矢九四未當位故解而拇羣陰未孚也初六以應而解三陰未孚是難未全解必得同類者至羣陰始孚爾以陰皆信九二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爲陰主與陽剛應難由己解諸陰聽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難之興也陰同揜陽難之解也陰乃應陽解之極也陰更欲逐陰而得陽矣初應四二應五皆有陽

惟三與上无陽三近二四猶欲貪非據上既遠无它求直欲射三去之柔去必有陽來居者

損

䷨ 兌下艮上 損

損益之義主在內卦（剛而柔曰損柔而剛曰益） 不損初二而損三損其盛者不益四五而益上益其衰者 益卦不損五上而損四損其盛者不益三二而益初益其微者 損益盈虛二五不動旨哉（損過益不及得中而止） 有損則有益盛衰消長盈虛往來屈伸上下常相對也 陰損陽人欲損天理

其道上行

損之道上行益之道下施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知離之情者可與言中孚知中孚之情者可與言損之彖離者何陰包於陽故麗也惟中孚亦然中孚者信也惟損亦然方其爲泰也有取於交而已陰升而上非有取於服也損九三一爻以臨其上而陰包其閒於是有孚而麗象顯至此卦才之美不可勝贊矣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其道上行者乾尊也元吉大者伸也如斯而損何咎陽上可貞陽爲主下皆可往也觀損之彖見仲尼所贊與

文王繇辭胳合无間後之學易者鮮知之矣

君子以懲忿窒欲

兌說有懲忿之象艮止有窒欲之象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以陽居陽巳事於損速往之四得陰損巳則无咎也初爲微盈酌損之以就中甚則反虛故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止於至中无所損益利在貞固征則凶也戒之者以上有應恐妄損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參者分偶者合一者通此天地男女生化之義

三損一一得友損益盈虛之理毎寓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止於至中不求損益上九以其虛中无我自來益之然柔有可益之道此益非不足而益如天祐人助之意欲辭之而不可得　龜明知之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由三上二爻變巳損益者故弗更損益也上六過陰得九巳平故无咎貞吉雖然九二征凶上九利有攸往何哉九二守中可亘今古上九因益而平陽處卦極有時而感又可以往蓋盈虛无常故也下有六三陰陽常相濟盈則損虛則益至此損益之義方盡而時中適變无窮矣

益

☳☴ 震下巽上 益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孚益皆中虛中孚木在澤上舟行於水益木在震上木之動者亦舟渙惟取木居水上爾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損卦論損益盈虛益卦專言益爾陽主行益者陰主得益者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與損六五略同其異者損得益於上九此得益於九五蓋初九陽微必九五可爾　王享帝與臣享君同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陰之資陽柔不足也六三居陽不資它爻陰體若無以益人者惟其居陽故志欲用益然惟施之凶事可无咎爾蓋當凶事則可僅以所有施補助故也又須與己相孚得中而行告公自用己有陰之益人其難如此爻發此義深欲推己及人也以陰居陽且爾況有剛德者其肯吝乎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三居陽不敢求益自用其剛六四重陰從五而遷以拔其弱二者皆當其可以其在卦之中能中行故也愚者依明柔者依強以遷得益大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孚惠心其益无方所過者化風行草偃也

復齋易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復齋易說卷第五

夬

䷪ 乾下兌上 夬

夬決也剛決柔也

志於乾

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行健而得志也進德幾於安行者象之

顏子幾之復者其始夬者其進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陽至五成夬決上六者九五也羣陽助五而已決小人歸於君故无後患 心象王庭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克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陽有化无殺 必有事焉而勿正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至於乾

居德則忌

戒滿而溢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之三望初六而不去以同體故也 夬之時人知陰可決次且不進是爲

不明姤之時知幾之士則能去留行雖不速厲无
大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居陸陰乘陽也決而又決務盡去之中而行乃
光明也蓋不決上六於九五有累故也

姤

䷫ 巽下乾上 姤

柔遇剛也

乾易坤有震斯有巽陽不往陰不來陰之來與陽
相遇故曰柔遇剛彖言天地相遇非柔先動可知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之義男下於女陰道上行姤之時陽當制陰
使安於下若與之感則陰氣升有進而消陽之象
故戒之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遇九二陰陽之情相得有所繫而止故吉反
此則凶陰不可長

行未牽也

九二為初所牽三尚閒一爻至遯始牽而不可去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任二得初含章之象无心於得若天與之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遇柔最晚於姤則吝於剥則无咎

萃

䷬ 坤下兌上 萃

萃聚也

陽聚於上陰聚於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君臣
聚於上民聚於下　否分而情隔觀尊而不親非
所以聚

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陰之情剛中而應陽之德　物達其情則
聚不與之接則散　順理而說剛中應物故德聚
不散拂理而苦柔邪逐物德日散也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

死而氣散立廟以聚之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上有二陽利見者九五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積陽成天積陰成地健順之情顯矣陰陽之妙而
可測其情有體故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咎

比一陽居五得聚而專萃則益之以九四掾一陽
居四位近而逼萃則益之以九五當以是求之

有孚不終私疑四也乃亂乃萃昧封義也若號一
握爲笑勿恤所疑釋也往无咎從應宜也柔故有
疑順故疑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以應三以近皆從四二於同類中引拔應五從
四者有號有嗟從五者吉无咎應君也既孚矣以
誠享之　萃升之二皆曰孚乃利用禴孚者二五
交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如嗟如疑四也无攸利失時也往无咎上巽也
小吝進遲也豫九四動而險故三盱豫悔萃九四
說而巽故三往无咎　萃之時九四非强臣九五

非弱君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六居之則无嫌也要之不若九居之
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
諸卦九五不言有位而此言之嫌也嫌者何別九
四也二陽均五有位故萃道歸五異於豫之貞疾
恒不死矣匪孚以二陽也元永貞德優於四與比
辭同則悔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乘剛危衆萃已孤能懼故无咎

升

䷭ 巽下坤上 升
初六允升大吉
與上三陰合志蓋柔以時升之時雖在下可升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二與四不言升嫌五也二以誠通四以順事於升
之時立言精矣
六五貞吉升階
柔升至五貞乃吉能守中也人由我升我爲之階
進賢君道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不息之貞終而復始无止也

困

䷮ 坎下兌上 困
險以說
險在內而說非出險之義乃處險之義故爲困
不曰險而說者以說處險有致力之義
君子以致命遂志
於困之時求所以不困者
初六臀困于株木
九二坎之中爻爲陰所困不能發茂如株木然
困人者人亦困之三陰本欲困陽而亦受困如噬

噬陰陽相噬

九二困于酒食

未得與九五宴樂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

坎内實外虛陽大陰小險而害人蒺藜之象指二也

九四困于金車

二惡其與陰交故困之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從欲以治君道之亨刑而服之君道之困徐乃不困於用刑也

井

☴☵ 巽下坎上 井

三陰爲地三陽爲水泉通地中之象六四柔順不阻陽之往來石隙通泉之象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六巽乎下九升而上屈而後伸養而後用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觀水循木而上以教民汲如取離象以佃漁取益象以作耒耜也　木就地以引水水因木以升騰君子下意以勞民民情說而上達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上六孚五未應三在上者先食也水之上者已汲則中者達而上故汲王明則並受其福 君道行則臣道昌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不掩五五之澤施陰虛孚陽故大吉也

革

☲☱ 離下兌上 革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乾坤之索始於震終於兌重卦之交始於屯終於革變而通之時也

水火相息

水得火則寒者熱濡者槁火得水則燥者溫炎者

涼故水用則火息火用則水息陰陽也寒暑也晝夜也何莫不然故息者止也止且復用故息者滋也水火之形有生滅水火之氣惟消長者止曰滋其義精爾　水用事則火息已事則火來故火生於寅火用事則水息已事則水來故水生於申水之生於申也胎於午火王時也火之生於寅也胎於子水王時也止而滋之義明矣

元亨利貞

乾交坤坤交乾自屯至革元亨利貞常不易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此象猶震之後笑言啞啞也　聖者見革之元亨

利貞與乾同學者造乎此始知之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兌見離藏正秋時也火藏矣而非无故火墓於戌冬繼秋春繼冬夏繼春父子相傳因也秋繼夏金火相傳革也以氣言之金革火時一秋而暑氣退涼飈生是也以物言之火革金爐鑄是也五行以相生相授而金火以相革相成是故兌爲澤則與火相息兌爲秋則與離相代皆革之義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功在革二陰爾二陰革成就以反其初此立

卦之本因而推之革之才不可勝用矣　陰麗陽固欲變也　黃牛者六二也於初言之何哉初九固九三貞故六二之革成乾如俱革焉易離爲坎何所取也　推其才以措諸事巳未可革靜以待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陽爲日卦全體也繇言巳日乃孚一卦爲一日革成乾而後信也爻析體也此言巳日乃革之一爻爲一一巳日者終初九也初九固六二乃革得時之宜故行有嘉也推其才以措諸事則文明中正柔順應乾而能革者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二革則乾體具故九三征凶於貞危也三不往下卦成曰革言三就則能貞可知夫當革之時而能不革是亦變也故以革言若推其才以措諸事則知事之不可革而能審處者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與无妄之往何之矣意同聖人之言深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九居四有悔革時貴陽故悔亡有孚改命信志而變其悔也推其才以措諸事則剛而不過佐君以任革者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兌爲虎虎變云者兌變也九五之變決上六上六之變從九五虎與豹大小之異也推其才以措諸事則大人有作風行草偃爾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兌成乾不可更往居貞可也以事言則君子從化深小人從化淺爾

鼎

䷱ 巽下離上 鼎
汲水於井然火於鼎坎離之用周以普矣井之爲卦坎上巽下鼎之爲卦離下巽上風行乎中水火

之氣散而无滯大哉風乎

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帝以少爲貴故於聖賢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

內順於理則外之視聽无所蔽又巽於人兼天下之耳目則聰明也

彖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鑚也　天難諶命靡常能正其位則天命定此言主器之道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四相應均於覆鼎初以賤從貴故爲出否四以貴從賤故爲覆餗又初无實四有實故也妾以賤從貴者也然得主非貴有子乃貴主亦以有子爲得妾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六五不應則九二不覆始有實者或亨飪未熟或調和未宜故未取上出爲用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五應二者革而從上上不援三則三之行塞雖有美實不見食矣五上方和於三虧悔終吉者六終有變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柔乘剛故利貞

震

☳☳ 震下震上 震

陽氣交陰達而上行　陽氣動而爲震或潛達或激而成聲聖人以雷立象蓋微其顯者　陰陽周溥貞而有常進退往來終則有始震艮迭居惟變所適爾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凥動而靜有是德者可以爲君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陽氣之動雷霆之威所以生物也知幾者見之明矣智不足以及此至品物流形始驗其則爾聖人贊易常以其顯然者示人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出猶作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修省庶幾動合天理非止見威而懼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爲一卦之主盡震之義故以卦辭明之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初九震六二危近也至三稍緩可以免遠也

九四震遂泥

初九震之純動之果也九四居陰位且處二陰之
間故泥而未光近五以止爲尚故无凶悔吝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往則乘初來則乘四皆危也初震之果者四震之
泥者寧守位爾以尊位當弱陽故无所喪可有事
于中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

九四之威至上索矣驚而避之過也震之不于上
之躬者以其至五而止也而四又方欲明己之不
過五故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九四畏逼五而不敢逞

艮

艮下艮上 艮

艮止也

陽止乎上又能上二陰又二陰止而不進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陽交陰始於震終於艮終而復始往而復來循環
无端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當靜而靜止其所矣當動而動亦止其所也必先
止於靜而後止於動 以初對四則同以二對五
則又同以三對上則又同靜者見人我之本一亂
者紛然其有間矣 先不獲其身而後不見其人（盡己而无私則見人之爲公）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思不外馳心有所止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人之能行必有其才有其時有其位乃可 初六陰
柔則无其才卦爲止則无其時在下則无其位是
未可行而宜止者也艮其趾故无咎人之於止能

安者難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艮時中正自守不以隨三爲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止夤列失俛仰之節害其心矣心憂而體不恭
志動氣也限止而危薰心氣動志也是以君子貴
內外交相養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則身之所當止者皆止矣身之所當止者
何也踐形之學是也六四當艮時以陰居陰爲靜
之至何足以當此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能黙故能言非黙而不言也由言以推行所謂艮
者亦如是而已
上九敦艮吉
其安仁者乎　艮體之純

漸

艮下巽上 漸

女歸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女歸吉則成化之漸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有無窮之進屈伸之理如此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得所居能庇覆也　體內卦以修德法外卦以
化民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極而大通　一曰進而知退者也鴻能往能來

歸妹

兌下震上 歸妹

上下交通人位守正象兼咸恒者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歸妹之時柔尊爲女君剛而位下蓋賤者也抱衾
與裯實命不猶若跛之履故征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嫡之有娣如江有沱蓋常理也
跛能履吉相承也
六五接二王姬下嫁初九承二賤妾上從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能視不說彼之色也利幽人之貞不慕彼之勢
也安静守正則六五嬪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雖陰未貴欲歸妹則須至五若就本爻而行則可
爲娣爾下比九二故反歸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女之剛者不肯爲娣故待時而歸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乘五非娣也上極非須也无應非婦也體柔非夫
也故无適而可

復齋易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復齋易說卷第六

豐

䷶ 離下震上 豐

明以動故豐

明者陽也陽氣動以生物故豐離爲日日者陽之用也日出乎震一日之豐陽氣二月出震一歲之豐陽氣在下動而上亦豐義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於初震於終折獄致刑也若噬嗑則先勑法而後罰可明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遇二四遇五五爲四主常也二爲初主以配合爾　上无應近與二遇陽升而中昃而又升五亦中故雖旬无咎　剛以得中爲尚柔以得剛爲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過五則亢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陰柔无應往益疑也疑而不果初終得以發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居陰故暗趨中故吉六五夷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來而與四陰陽雜成章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九三之陽爲上六所蔽故闚之不見

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二陰居中故小亨陰託於陽得其所託也　剛上柔下貞也　豐有既濟之義旅有未濟之義　陽不得在內爲主陰附於陽爲客皆旅之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者陰之次六居之即次也陰自守故懷其資陰爲童僕所居正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陽居陰暫遇爾非即次也離性上行陽剛能動有上從乎五以復于次之志得資斧可以剪除荊棘開通道路有其志而未上達故心不快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高者爲巢鳥焚其巢即旅焚其次之象居上故先笑遭焚故後號咷五宜陽居大壯六五非陽故曰喪羊上宜陰居旅之上九非陰故曰喪牛壯之時不可以失剛旅之時不可以失柔

巽

䷸ 巽下巽上 巽小亨

柔與剛遇剛中柔順故亨　重巽之卦剛柔雜居

其情尤順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盡道柔乃服兩者俱利反此俱失主在剛不在柔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欲進從陽有浸長之嫌故不果而退然卦重矣情與姤異故利決往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在牀下謂初六也用史巫以誠接之也初六志疑故二接之

九三頻巽吝
體巽也剛過故不安於巽有時不然故頻巽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乘三有悔承五居柔故悔亡體巽故陽樂與之二得乎初矣四之所獲三陽爾三五以近上以同體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之時體剛有悔巽乎中正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九二可以接初近也上九不可以接四亢也亢在外故喪資斧

兌
䷹兌下兌上兌
說之情見乎外　陰居上故說又非說順不能得陽又陽盛將決一陰故說　陽聚而不行故爲澤陰爲岸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順天應人方是說矣
朋友講習
講見於言習見於行
初九和兌吉
純卦无應取陰陽近遠言其情初九遠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以九居二故不孚于六三自信而說以亡其悔九五本位无陰故孚于剝
六三來兌凶
以三畫卦言之剛中柔外以六畫卦言之陰來居內也剛中而說正也陰來而說邪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體與初同而情異者卦重之六三在下也商度故未寧介於二體絕三說五乃有喜爾

九五孚于剝
信上六也
上六引兌
引三俱去成乾則道光矣
渙
䷺ 坎下巽上 渙亨
聚散天地之大義也　陽散而下陰散而升二氣
絪緼交而生物故亨　九居二五故亨
利貞
陽尊陰卑其分明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人之死魂氣散王假有廟有事於散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上之二陽出險難已散陰陽之情更相得故初拯
馬壯二奔其机不須出險只就之而安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志在上應二无復險難之散己實爲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上附九五不連初三則二之難益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出險外汗散之象陰已聽服可發號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不下應三去而遠之
節
䷻ 兌下坎上 節
內卦陽盛陰爲之節外卦陰盛陽爲之節
説以行險
險象交物説以行險則无惡於物而心亨也昧者
困於物通者皆實理喜怒哀樂發无不中其爲節
也不亦優乎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當其可中正而已
天地節而四時成

天地之節播陰陽五行於四時是故陽復於子長
於巳而陰節之陰遇於午極於亥而陽節之二之
分也春木氣盛而傳之夏夏火氣盛而傳之秋秋
金氣盛而傳之冬冬水氣盛而傳之春四季之月
土氣時至五之紀也故歷有章蔀紀元歲有春夏
秋冬月有晦朔弦望日有晨昏晝夜何莫非節推
而言之金石絲竹樂聲以和醯醢鹽梅滋味以適
黼黻丹青彩色以章萬事盡然而況於四時乎
節止也所以止不中不正而歸于中正也　竹有
節故榦聳水有節故盈科而進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制者謂以此制民之情度者謂以此爲法則先王之禮經盡之矣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滿而後流節之象　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君子所以議德行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陽爲陰所節不得上行外卦有陰以止之故皆不出得失異者初當潛二當見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道至五至矣不可加矣上又節之節之不當至於苦而難行以是爲貞固常久之道則凶矣

中孚

䷼ 兌下巽上 中孚

陰盛而陽陷爲坎陽盛而陰麗爲離故小人勝君子則揜而害之君子勝小人則容而化之小過有坎象中孚有離象　中孚信也二五剛中有可信之實柔處卦中有信服之誠　全體陰得中二五陽得中陽畫四陰畫亦四卦之中者无及於是至虛而實天理流行

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而不揜剛得中而爲主則陰說乎陽而巽順以聽此君子所以化小人也　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又三四二爻有時爲內於中孚見之二五爲中又三四二爻有時爲中於益於中孚見之又有隨時取中者如復之六四　柔曰內剛曰中聖人立言精妙如此異乎諸儒之說矣　化邦之道如風之入如澤之潤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陽有信以及陰致陰之信者陽也　陰從陽陰之利也故吉　豚魚吉象也猶離言畜牝牛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益巽在震上木之動者舟也渙巽在坎上中孚巽在兌上木浮乎水與澤者亦舟也中孚全體又有舟虛之象中孚陰在內而孚不爲陰矣故利涉大

川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孚而貞純亦不已天德也　陰麗於陽故曰利貞天之道四時不忒莫知其終周子曰利貞誠之復

君子以議獄緩死

貴感化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六四孚于五矣初能度之不爭應故吉有它不燕當安靜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陽物允體處二陰之下故爲鳴鶴在陰初九子也同類相孚故和之三四中虛九二一鳴聞于九五故有好爵以靡初九初先孚而後孚五自邇及遠

九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陰虛資陽月受日光也月幾望受光爲盛孚之至也既望則缺幾望乃盛月之進退无一息間故不可言既望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爻至此始稱孚盡卦義也餘卦稱孚者多泛言也此卦欲極其義故諸爻客之

小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
貞者正而常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乃時中也非中何以貞知此斯知小過之義矣

有飛鳥之象焉
動而止上而下飛鳥之象

上逆而下順也
六五九四逆九三六二順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劃然而過不能常也故爲小過恭哀儉多不及過之而後中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過初遇二時也不及五遇二守正也小過之時安於中正靜止承剛故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陽少弗過其初拒陰不能終止故有害也艮故能拒允故說應不能終止　小過之陽其當位者似蹇其不當位者似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以九居四在小過時義无咎也陽既弗過適與陰遇不可阻也若往從應則危矣是宜戒之勿用永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天氣下地氣升烝而雲興也陽往陰歸聚而雨降也其闢其翕皆陽爲主而陰聽之今夫小過小者用事陽不爲之主自五觀之陽降陰升矣陰升則爲雲然陽微未達陰盛不下安有雨也二有陽五庶乎下令弋而取之六二爾何能濟乎此小過之所以不能大有爲也故陰不主於陽而能利者未之有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二以柔遇中四以剛遇柔故皆无咎上六過中遠

陽无所遇者亢極而凶

既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

陰陽錯居陽皆交乎陰至矣　泰乾坤全體交既濟陰陽雜以交陽志在變陰其功速也　既濟情交未濟分定當位者承乘或逆辨位者三男更窮易之所以終无盡也

初吉終亂

陽下濟陰故初吉陰上乘陽故終亂咸之不可爲恒也久矣

柔得中也

六二居中柔未盛上承上六亢陰盛无承吉凶之辨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有滅火之理故當思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陽動上進以變陰坎在上故致其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離明陰見婦喪茀也從陽而化陰隱其質七日得茀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陰陽雜居陰皆乘陽故陽必克之九三介乎二陰以先發爲主二陽在外助之一陽伐二陰難也二陽助之其終必克高宗伐鬼方似之然則九五決上六其舜之格有苗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坎離雜離則麗於陽坎則陷陰者未辨故疑疑則二陽侵之若斷然從陽何戒之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三克二陰以象殺牛九五有事於上六以象禴祭

上六濡其首厲

二陰克五爻皆陽上六沒之而已

未濟

䷿ 坎下離上 未濟

陽皆在上陰皆在下情未濟陰陽皆不當位義未濟

九二曳其輪

與既濟之初同而又中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恐是不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與既濟之九三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卦體陽上陰下未濟也爻應五上二下有濟之象焉居離有光孚二故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道

出險故孚于飲酒不節故失也

復齋易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右易說六卷復齋趙先生所述也是書觀象玩文无一字外來研精覃思无一辭苟發出自胷臆无一句襲蹈前人者蓋先生篤志於道壯歲有覺盡棄舊習惟易是究其探賾鉤深簡嚴精切自它人數百千言不能該者纔約之以數語書雖不多一生精力實於此乎在疾且革仲可入省先生力疾起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无一句用得亦无一句用不得嗚呼先生所造固不滯在言語文字間矣卒後二十有六年郡太守莆陽許公取是書刊焉命仲可識其後因識其啓手足之語以諗觀者嘉定辛巳五月朔門人喻仲可敬書

余聞復齋先生趙公之賢久矣假守嚴陵旣逾年公之門人喻可中始攜其所著易說六卷見過余肅觀之其體察也精其推研也審其措辭不苟其析理不浮蓋深窺乎爻象之變而洞達乎陰陽之情者也嗚呼如公之賢而無後余懼其久而或泯因屬喻君挍勘刊置公之祠堂與志學者共之併以公之行實大槩刊附于後俾來者有攷焉嘉定辛巳六月望莆陽許興裔謹識

易圖說三卷

（宋）吳仁傑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圖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崑山人。宋史藝文志載仁傑古周易十二卷、易圖說三卷、集古易一卷。今古周易世罕傳本、僅永樂大典尚有全文、此書其圖說也。其說謂六十四正卦、伏羲所作也、故首列八純卦各變八卦圖。又謂卦外六爻及六十四爻卦、文王所作也、故有一卦變六十四卦圖、有六爻皆變則占對卦、皆不變則占覆卦圖。又謂序卦爲伏羲雜卦爲文王、今之爻辭當爲繫辭傳、繫辭傳當爲說卦傳。於諸家古易之中、其說特爲新異、迥與先儒不合。然證以史記引同歸殊塗二語爲大傳不名繫辭傳、隋志謂說卦三篇今止一篇、爲後人亂其篇題、所言亦時有依據。錄而存之、用備一說云爾。

宋吳斗南先生著

易圖說

通志堂藏板

吳氏易圖說序

古易一冊附以易圖說三卷宋河南吳仁傑斗南父著易上下二篇蓋伏羲所畫之卦文王所演之彖周公所繫之爻辭而已孔子十翼本自爲書後人欲便學者習讀始分附彖象傳于各卦爻之下而古初之經遂亂而不可識宋之呂微仲晁以道呂伯恭及睢陽王氏九江周氏咸有所更定亦人各不同仁傑則以爲易上下經而外孔子之傳卦象者當曰彖傳傳大象者當曰象傳傳爻辭者當曰繫辭傳而今之繫辭二篇當總名說卦即漢河内女子所獻三篇也故析爲彖傳象傳各一篇繫辭傳上下二篇說卦上中下三篇文言序卦雜卦各一篇凡十篇而古易復完又以卦必有變極其變則每卦可爲六十四爻之動者則占對卦爻之不動者則占覆卦對卦亦謂之變卦變者用九六不變者用七八又言伏羲所畫之☰☰即乾字☷☷即坤字他卦皆然不必更著卦名與所論乾坤用九用六之義最精詳具于所訂古易之後而易圖說者則演之爲圖以明其旨者也是二書固相輔而行者與仁傑古易本十二卷今本止舉其略而集諸家所訂于後玫張杲吳中人物志仁傑有集古易蓋此書也仁傑本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其郡望登淳熙進士累官國子學録嘗講學朱子之門

通志堂

他所著如樂舞新書璽石新論兩漢刊誤補遺離騷
草木蟲魚疏世多有存者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易圖說卷第一

河南吴仁傑

變八卦
泰 大壯 小畜 需
大有 大畜 夬 乾

變八卦
否 豫 觀 比
晉 剝 萃 坤

變八卦
无妄 復 益 屯
噬嗑 頤 隨 震

變八卦
姤 升 恒 井
鼎 蠱 大過 巽

變八卦
訟 師 解 渙
未濟 蒙 困 坎

變八卦
同人 明夷 豐 家人
既濟 賁 革 離

變八卦
遯 謙 小過 漸

蹇 旅 咸 艮

變八卦

履 臨 歸妹 中孚

節 睽 損 兌

文王一卦變六十四卦圖

乾卦一爻變者六卦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兩爻變者十五卦

遯 无妄 中孚 大畜

大壯 需 睽 家人

訟 巽 鼎 大過

離 革 兌

三爻變者二十卦

否 益 損 泰

節 噬嗑 漸 隨

旅 賁 渙 豐

咸 歸妹 蠱 恒

困 未濟 井 既濟

四爻變者十五卦

觀 頤 臨 晉

小過 坎 萃 震

明夷 蹇 解 升

艮 屯 蒙

五爻變者六卦

剝 復 比 謙

豫 師

六爻皆變而以對卦占者一卦

坤

六爻皆不變而以覆卦占者一卦

乾

六十四卦六爻皆變占對卦圖

乾六爻皆動變而之坤

坤六爻皆動變而之乾

此後諸卦如姤卦六爻皆動則變而之復復卦六爻皆動則變而之姤他皆倣此爲占

姤 同人 履 小畜

復 師 謙 豫

大有 夬

比 剝

以上十二卦五陽五陰對

遯 訟 鼎 巽

臨 明夷 屯 震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頤 升 解 坎
革 中孚 蒙 大壯
大畜 小過 革 觀
睽 需 兌
蹇 晉 艮

以上三十卦四陽二陰四陰二陽對

否 歸妹 困 損
泰 漸 賁 咸
豐 既濟 旅 恒
渙 未濟 節 益
井 蠱

噬嗑 隨

以上二十卦三陰三陽對

六十四卦六爻皆不變占覆卦圖

覆卦而復爲本卦者八卦

乾 乾 坤 坤

用九 乾以六爻不動則用九爻爲占 用六 坤以六爻不動則用六爻爲占

頤 頤 大過 大過
小過 小過 中孚 中孚
坎 坎 離 離

頤以下六爻不動則覆卦而以本卦卦辭爲占

覆卦而變爲他卦者五十六卦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既濟 未濟

屯以下六爻不動皆互以覆卦之辭爲占

筮法一卦變八卦圖

每卦自一爻變至五爻是爲五世唯上爻不動五世復下變第四爻如舊是爲游魂又下變三爻如舊以內卦歸本體是爲歸魂

乾宮 一世姤 二世遯 三世否
四世觀 五世剝 游魂晉 歸魂大有

坤宮 一世復 二世臨 三世泰
四世大壯 五世夬 游魂需 歸魂比
震宮 一世豫 二世解 三世恒
四世升 五世井 游魂大過 歸魂隨
巽宮 一世小畜 二世家人 三世益
四世无妄 五世噬嗑 游魂頤 歸魂蠱
坎宮 一世節 二世屯 三世既濟
四世革 五世豐 游魂明夷 歸魂師
離宮 一世旅 二世鼎 三世未濟
四世蒙 五世渙 游魂訟 歸魂同人
艮宮 一世賁 二世大畜 三世損

通志堂

四世睽 五世履 游魂中孚 歸魂漸
兌宮 一世困 二世萃 三世咸
四世蹇 五世謙 游魂小過 歸魂歸妹

易圖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易圖說卷第二

河南吳 仁傑

伏羲文王正卦覆卦圖

乾上 乾下

此天行乾伏羲正卦之象所謂觀變於陰陽而立者也

上九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初九

此文王卦外六爻所謂發揮於剛柔而生者也

上 下

此乾元用九文王之覆卦也

易始乎伏羲成乎文王六十四正卦伏羲之所作

通志堂

也卦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文王之所作也伏羲有正卦有象卦自乾至未濟象如天行乾之類是也夫子未贊易以前史墨對趙簡子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漢上朱氏曰觀此則雷在天上大壯之類有卦則有此象矣如曰君子非禮弗履則孔子所繫也仁傑案象傳六十三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illegible]當本作健而傳寫之誤遂以為健耶乾坤其名也健順其訓也乾健坤順當一體言之此云天行健則坤當云地勢順矣六十四卦豈容乾獨異於諸卦也哉文王有爻有覆卦爻如乾初

九至上九覆卦如用九之類是已說卦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言八卦方作已具重卦之象也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言六十四卦方重已具卦外七爻之理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九江周燔曰雜卦言乾剛坤柔以九六爲剛柔也諸儒皆以九六爲陰陽故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陰居陽陽居陰爲不當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卦言陰陽爻言剛柔之別也乾坤泰否言陰陽者仁傑案陽卦奇陰卦偶四卦舉六陽六陰三陽三陰成卦言之又內外卦非乾則坤與他卦不同至雜卦論覆卦之義乾坤九六則曰乾剛坤柔姤覆之爲夬姤以一六承五九則曰柔遇剛也夬以五九乘一六則曰剛決柔也九六爲剛柔固然所謂變在其中者謂筮得陰變而之陽陽變而之陰其占或以正卦通之卦或以覆卦通對卦也鄭夬以序卦爲文王六十四卦雜卦爲伏羲六十四卦其說非是正應云序卦爲伏羲雜卦爲文王爾伏羲六十四卦正卦也文王六十四卦覆卦也今序卦所言皆正卦相因之義雜卦所言皆覆卦相反之義不可易也

太玄倣易圖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中

上九次八次七次六次五次四次三次二初一

☰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養

上九次八次七次六次五次四次三次二初一

右太玄以方洲部家爲首倣易六畫而成卦也以初一至上九爲贊倣易六位而成章也首之數慕少而四慕多而十二而定爲九位爲老蘇先生所謂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者也今之言易者往往合六位與六畫爲一間卦外七爻之說則爲之噤然觀太玄而可以知易矣

乾覆卦正卦之卦圖

䷀ 六爻皆遇七爲乾

䷀ 六爻皆倒覆之是爲覆卦

劉禹錫曰筮而常遇七斯乾矣此卦是也

爻爻 六爻皆遇六

䷀ 六爻皆變七爲乾是爲正卦

劉禹錫曰筮而常遇六斯得乾矣此卦是也

○○ 六爻皆遇九

䷁ 六爻皆變八爲坤是爲之卦

劉禹錫曰筮而常遇九斯得坤矣此卦是也

乾之象有三筮而常遇七則爲乾筮而常遇六則爲乾筮而常遇九則爲乾而之坤七而爲乾者以本卦六爻皆不動故即少陽當體而爲老陽此覆

卦也六而爲乾者以坤六爻皆動老陰變少陽即少陽當體而爲老陽此正卦也九而爲乾者以本卦六爻皆動老陽變少陰而之坤此之卦也正卦始於坤而之卦終於坤皆不得爲純乾之體唯覆卦純乎純而不雜爲斯其奧三百八十四爻之外而爲父母歟

六十四卦諸爻遇七八通占本卦對卦圖

艮隨兩卦

本卦艮 ䷳ 艮五爻皆變惟六二爻得八不變

對卦隨 ䷐ 春秋傳遇艮之八是爲艮之隨

屯豫兩卦

本卦屯 ䷂ 屯三爻變唯第二第三爻并上爻皆得八不變

對卦豫 ䷏ 春秋外傳貞屯悔豫皆八

泰坤兩卦

本卦泰 ䷊ 泰下三爻皆變上三爻皆得八不變

對卦坤 ䷁ 春秋外傳遇泰之八案此得卦爲坤不言坤者

五十六卦六爻皆遇七八通占本卦覆卦圖

屯蒙兩卦

䷂ 本卦屯 初爻及第五爻遇七餘四爻遇八皆不變當占覆卦蒙

䷃ 覆卦蒙 筮得屯六爻不變以屯本卦通此卦爲占

蒙屯兩卦

䷃ 本卦蒙 第二爻及上爻遇七餘四爻遇八皆不變當占覆卦屯

䷂ 覆卦屯 筮得蒙六爻不變以蒙本卦通此卦爲占

需訟以下至既濟未濟倣此

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其占不出於本卦周易以變者占其占必通於兩卦春秋傳之文可考見也故占而九六則以本卦及之卦言之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遇歸妹之睽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是也占而諸爻遇七八不變則以本卦及對卦言之遇艮曰是謂艮之隨蓋艮五爻皆變惟六二爻不變其對卦爲隨遇屯曰貞屯悔豫皆八蓋屯第二第三爻及上爻皆不變其對卦爲豫是也若全體遇七八不變無對卦可通則以本卦及覆卦卦下之辭爲占故先儒曰七八卦數九六爻數傳載遇復遇蠱皆全體無變而占本卦者其繇與今易文全異此爲夏商之易不疑惟孔成子之筮遇屯傳明言用周易然亦止以本卦爲言何哉案傳此時史朝方與成子謀立衛元故專取本卦利建侯論之而不及覆卦正如筮泰之八而董因獨舉本卦卦下小往大來之辭以告晉

文筮艮之八而史獨舉對卦卦下元亨利貞之辭以告穆姜也變卦亦然論泰之需而但舉本卦六五爻論坤之否亦但舉本卦六五爻是雖通兩卦爲占其一時稱引或本卦或之卦對卦覆卦又顧筮史所取何如耳或謂屯豫似再筮者是不然司空季子以震車坎水坤土爲說與觀否乾天坤土巽風一理也且命筮無改辭烏得爲再筮哉蘇黄門以洪範貞悔之文而知重卦以内卦爲貞外卦爲悔此所謂不出於本卦者也沙隨程氏以外傳貞屯悔豫之文而知變卦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此所謂必通於兩卦者也劉炫乃曰觀之否謂觀卦之否爻也坤之比謂坤卦之比爻也是獨用本卦而不及後卦之義其亦考之弗審之過歟

乾坤以下六爻皆遇七八通占覆卦對卦圖

䷀ 乾覆卦用九　乾剛

䷁ 坤覆卦用六　坤柔

䷚ 頤覆卦　頤眷正也

䷛ 大過覆卦　大過顛也

䷽ 小過覆卦　小過過也

䷼ 中孚覆卦　中孚信也

䷝ 離覆卦　離上而

䷜ 坎覆卦　坎下也

沙隨程氏曰易象莫著於反對而經無明文反對也者二卦相爲消長也索六十四卦皆有對有覆五十六卦覆之則成兩卦唯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覆之則仍本卦而已仁傑前說以爲但占本卦乃與諸卦所謂通兩卦爲占者不類其言非是當從正義變以對之之說雜卦曰離上而坎下也與兊見巽伏義同又八卦皆與對卦兩卦相比而列正如五十六卦覆卦之相比也聖人之意以爲八卦覆之仍爲本卦必通對卦占焉然後可與諸卦等故此八卦六爻不動則覆卦而以本卦及對卦卦下之辭爲占大略如觀否乾天坤土巽風歸妹睽離震相之之類推言之也筮而皆七得乾則以用九通坤用六占之筮得坤傳者失之今從蘇氏傳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策數圖

乾坤之策

䷀ 乾覆卦六爻皆遇七即少陽而爲老陽之體其數九以四因之爲三十六策爻凡三十六積六爻而爲二百一十六策

䷁ 坤覆卦六爻皆遇八即少陰而爲老陰之體其數六而四因之爲二十四策爻凡二十四

積六爻而爲一百四十四策
此乾坤用九用六兩爻之策合之爲三百六十
所謂當期之日者也

䷀ 乾正卦六爻皆遇六老陰變少陽而爲老陽
其策亦二百一十有六

䷁ 坤正卦六爻皆遇九老陽變少陰而爲老陰
其策亦一百四十有四

䷂ 屯陽爻二陰爻四凡一百六十八策
蒙臨觀頤坎晉明夷蹇解萃升震艮小過十
四卦爻策如屯

䷄ 需陽爻四陰爻二凡一百九十二策

訟无妄大畜大過離遯大壯家人睽革鼎巽
兌中孚十四卦爻策如需

䷆ 師陽爻一陰爻五凡一百五十六策
比謙豫剝復五卦爻策如師

䷈ 小畜陽爻五陰爻一凡二百四策
履同人大有夬姤五卦爻策如小畜

䷊ 泰陽爻陰爻各三凡一百八十策
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
渙節旣濟未濟十九卦爻策如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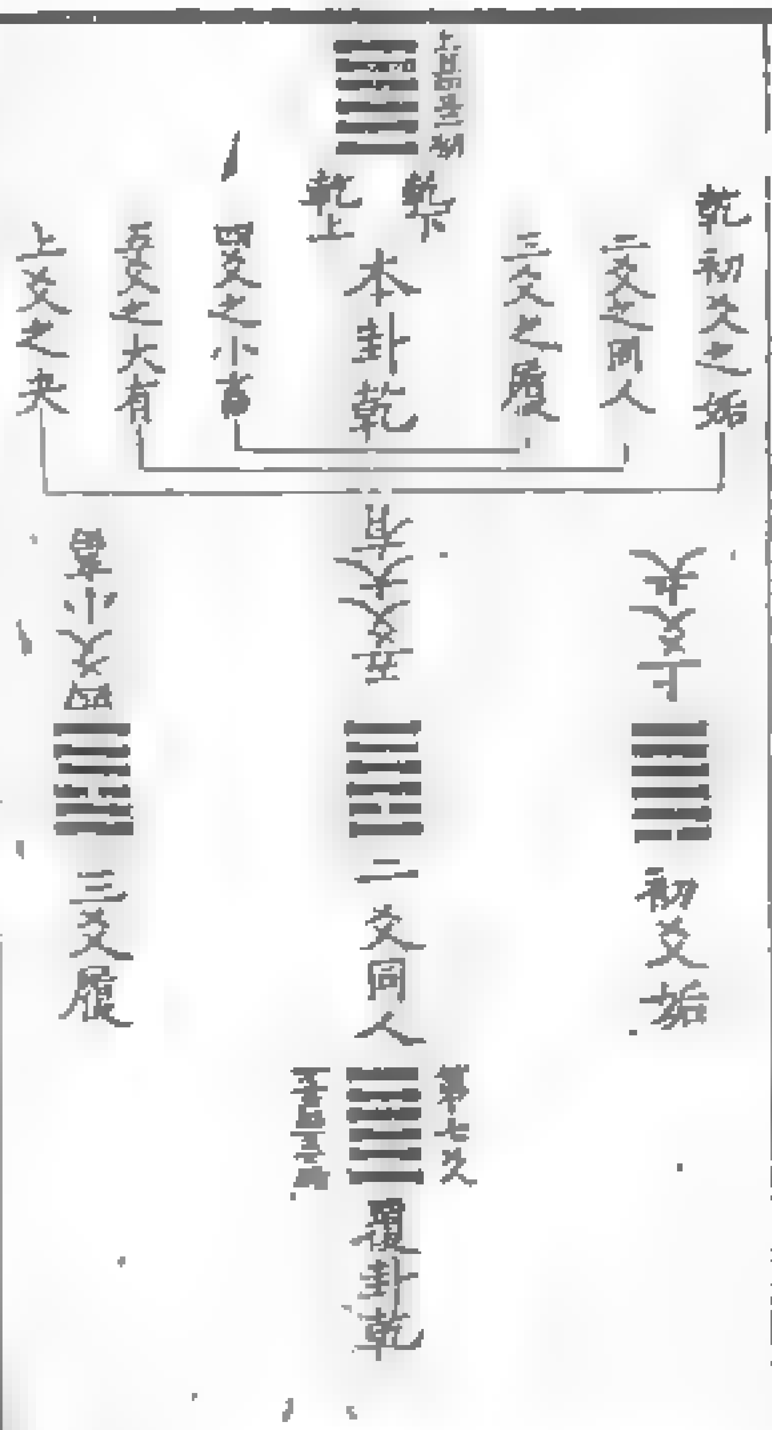
此上下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策合之
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當萬物之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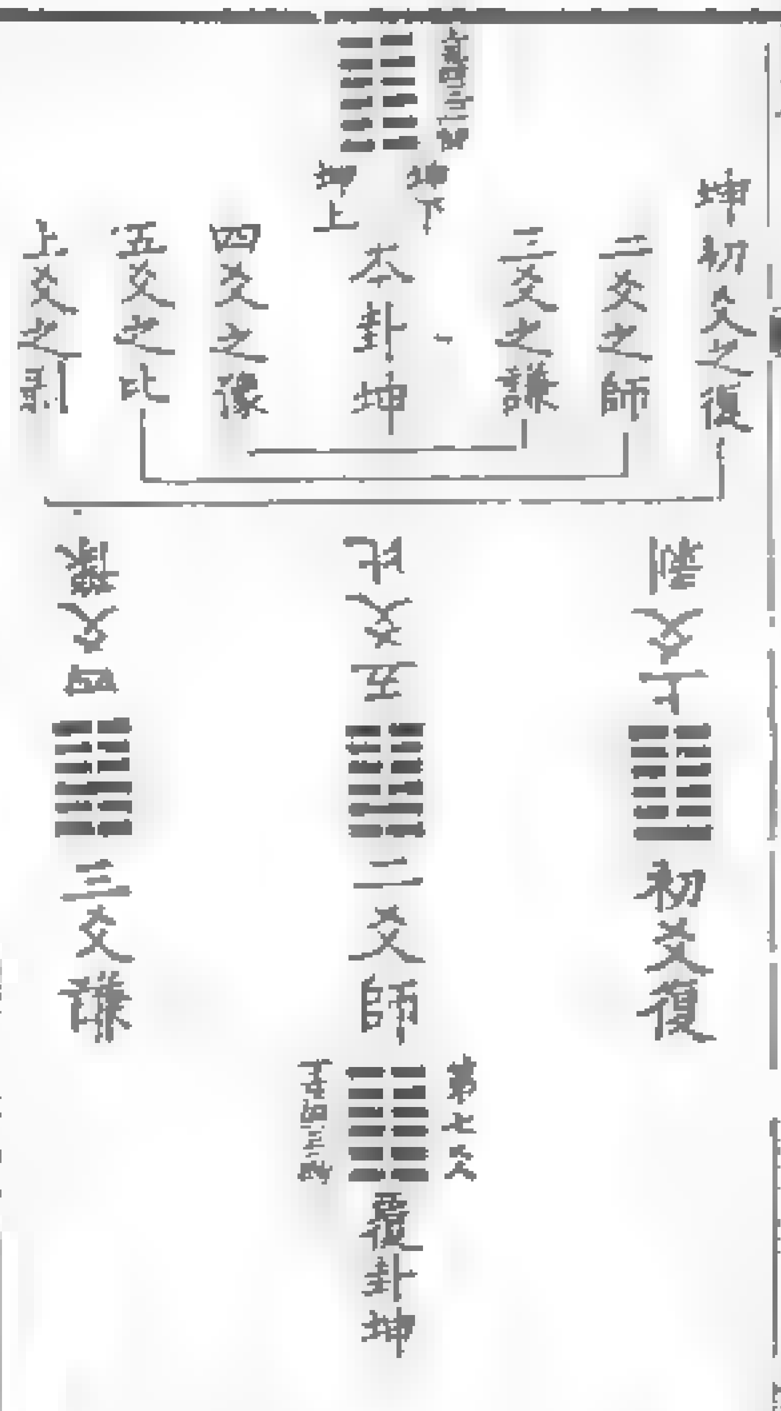
易爻三百八十六諸儒但知三百八十四爻耳獨荀爽論八純卦之爻通用九用六而爲五十他未有以爲言者仁傑案說卦所論二篇之策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策也乾坤之策則用九用六兩爻之策也注疏旣通乾坤之策爲兩篇之策朱氏又破荀爽之說謂用九用六皆在八卦爻數之内若爾則乾坤之策未免於重出而用九用六兩爻亦幾於贅而可削矣夫有是爻則必有是策今三百八十六爻具在而獨置兩爻不論聖人之意豈若是哉覆卦之策在正卦之先者覆卦總一卦之爻正卦從各爻之變其序固然或謂覆卦自少陽爲老陽則當用四七爲策數不得云二百一十有六也

是不然筮法老陰變爲少陽老陽變爲少陰唯少陰少陽不變則知少陽當體卽是老陽非老陽變少陰之比也若曰老陽自少陽來當用少陽之策案正卦亦自老陰變少陽然後爲乾如其說則亦當從老陰之策否亦當從少陰之策矣兼山郭氏曰九六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七八由九六之變而成以畫言之六子皆乾坤之畫無六子之畫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無是畫無是策也故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仁傑亦謂二篇之策少

陰少陽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老陰老陽之
數正等而聖人略彼舉此非以爻畫九六而七八
隱於其中故策數從之耶

八卦變爻之正自爲覆卦　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
小過





乾初爻之剝
二爻之損
三爻之賁
本卦頤
震下
艮上
四爻之噬嗑
五爻之益
上爻之復

上爻復　初爻剝
五爻益　二爻損
四爻噬嗑　三爻賁

第七爻　覆卦頤

大過初爻之夬
二爻之咸
三爻之困
本卦大過
巽下
兌上
四爻之井
五爻之恒
上爻之姤

上爻姤　初爻夬
五爻恒　二爻咸
四爻井　三爻困

第七爻　覆卦大過

坎初爻之節
二爻之比
三爻之井
本卦坎
坎下
坎上
四爻之困
五爻之師
上爻之謙

上爻渙　初爻節
五爻師　二爻比
四爻困　三爻井

第七爻　覆卦坎

離初爻之旅
二爻之大有
三爻之噬嗑
本卦離
離下
離上
四爻之賁
五爻之同人
上爻之豐

上爻豐　初爻旅
五爻同人　二爻大有
四爻賁　三爻噬嗑

第七爻　覆卦離

兌下 巽上

中孚初爻之渙
二爻之益
三爻之小畜
本卦中孚
四爻之履
五爻之損
上爻之節

上爻節　初爻渙
五爻損　二爻益
四爻履　三爻小畜

第七爻 覆卦中孚

艮下 震上

小過初爻之豐
二爻之恒
三爻之豫
本卦小過
四爻之謙
五爻之咸
上爻之旅

上爻旅　初爻豐
五爻咸　二爻恒
四爻謙　三爻豫

第七爻 覆卦小過

此皆以本卦六爻自爲覆卦而第七爻亦本卦自爲覆卦者也

震下 坎上

屯初爻之比
二爻之節
三爻之既濟
本卦屯
四爻之隨
五爻之復
上爻之益

蒙上爻師　屯初爻比
蒙五爻渙　屯二爻節
蒙四爻未濟　屯三爻既濟

第七爻 屯覆卦蒙

坎下 艮上

蒙初爻之損
二爻之剝
三爻之蠱
本卦蒙
四爻之未濟
五爻之渙
上爻之師

蒙三爻蠱　屯四爻隨
蒙二爻剝　屯五爻復
蒙初爻損　屯上爻益

第七爻 蒙覆卦屯

此皆通兩卦十二爻相與爲覆卦而第七爻亦通
兩卦爲覆卦者也餘五十四卦同易筮六爻皆動
當占對卦乾坤頤大過以下八卦在六十四卦中
旣通兩卦而占之矣今覆卦又以八對卦通占蓋
理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況彼以正卦對此以覆卦
對時與象固不同耶乾正卦曰首出庶物覆卦曰
見羣龍无首象之不同所遇之時異也夫一陽至
六陽之月乾正卦也六爻皆動則對坤正卦而占
一陰至六陰之月乾覆卦也六爻皆不動則對坤
覆卦而占坤正卦覆卦反是餘六卦雖不設覆卦
之辭時與象可以類推此殆聖人舉隅之訓是故

離之正火繼明覆則晦其光也坎之正水洊至覆
則反其壑也山下有雷頤山氣之藏雷聲之收其
正卦乎反是爲覆卦矣澤滅木大過澤之潤木之
悅其正卦乎反是爲覆卦矣中孚之澤上有風當
以風厲於上澤枯於下爲正而覆卦則反之小過
之山上有雷當以雷之奮震山之發育爲正而覆
卦則反之此正卦覆卦之辨也詳觀易書覆卦相
爲消長之理似非苟然旣通之爲正爻之七又於
兩卦成本卦之爻著之故也屯蒙二卦相爲覆卦矣
屯之初爲比蒙之上爲師又爲覆卦也之二爲節
蒙之五爲渙又爲覆卦以至屯之旣濟覆之爲蒙

之未濟屯之隨覆之爲蠱屯之復則蒙之剝
屯之益則蒙之損皆以兩卦十二爻通爲覆卦焉
餘五十四卦類此至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
則不然如乾自爲覆卦矣其爻之姤與夬也同人
與大有也履與小畜也皆但以本卦六爻自爲覆
卦爲餘七卦類此乃知聖人作易自初爻至七爻
皆用覆卦厥有深旨非可穿鑿傅會而爲之說也
又屯之初與蒙之上爲覆也之二與蒙之五爲覆
蒙之二亦與屯之五爲覆屯之三與蒙之四爲然
蒙之三與屯之四亦莫不然大率初與上二與五
三與四相爲覆卦而乾坤以下八卦則亦不出本

卦以初上若二五若三四相爲覆卦易家之說以
二五相應與此脗合他四爻相應則不同當更考
之前輩因蔡墨之說爲用九用六爲六爻俱變之
辭若爾則屯自變而爲鼎蒙自變而爲革與屯蒙
兩卦十二爻相爲覆卦者不類且七爻之中六爻
相爲覆卦而第七爻獨不然學者未能無惑於此

易圖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易圖說卷第三

河南 吴 仁傑

兩爻相應者二十四卦

比 師	履 小畜	大有 同人
豫 謙	蠱 隨	賁 噬嗑
復 剝	姤 夬	井 困
歸妹 漸	旅 豐	節 渙

四爻相應者二十四卦

內二十卦覆之皆為兩卦其四卦覆之但為本卦

蒙 屯	訟 需	觀 臨
大畜 无妄	大壯 遯	明夷 晉
睽 家人	解 蹇	升 萃
鼎 革	頤	大過
中孚	小過	

六爻皆應者八卦

否 泰	恒 咸	益 損
既濟 未濟		

六爻無應者八卦

內四卦覆之但為本卦其兩卦覆之則為四卦

乾	坤	坎
離	艮 震	兌 巽

以上皆舊說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者如

此

兩爻相應者二十四卦

此二十四卦覆之皆為兩卦

比 師	履 小畜	大有 同人
豫 謙	賁 噬嗑	復 剝
恒 咸	益 損	姤 夬
井 困	旅 豐	節 渙

四爻相應者二十四卦

此二十四卦覆之皆為兩卦

蒙 屯	訟 需	觀 臨
大畜 无妄	大壯 遯	明夷 晉
睽 家人	解 蹇	升 萃
鼎 革	艮 震	兌 巽

六爻皆應者八卦

此八卦覆之皆為兩卦

否 泰	蠱 隨	歸妹 漸
未濟 既濟		

六爻皆無應者八卦

此八卦皆覆之但為本卦

乾	坤	頤
大過	坎	離
中孚	小過	

以上皆今說初與上應三與四應者如此二五相應則同舊說

孔穎達曰重卦之時重於上下兩體故初與四相應二與五相應三與上相應仁傑以覆卦之爻參之二五相應與此同餘四爻則初與上應三與四應其說異矣說卦有初上與中爻之分孔氏以乾坤二五爲釋案京房易傳引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房以二三四五爲互體翟景亦以是爲中爻夫謂初上爲本末謂二三四五爲中爻是各以其類應也故邵氏曰初與上同然上之亢不及初之進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一三

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及四之近君先儒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二地也五天也二與五兩爻以天地相應其雖曰不然謂初應四則以地而應人謂三應上則以人而應天殆與二五相應者不類今之爲說初上天地之應與二五同而三四以人應人亦固有理也舊說兩爻四爻應者各二十四卦六爻皆應若無應者各八卦今說亦然但所取之卦不同耳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易爻以一陰一陽爲有應俱陰俱陽爲無應革以六二應九五升以九二應六五故皆曰剛中而應未濟六爻皆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

通志堂

應也至小畜九三曰輿說輻夫妻反目孔氏謂以九三之夫不能應上九之室陸氏謂九三六四異體相比夫妻之象以一陰一陽而論則陸氏之說爲長此三與四應之驗也又舊說震六爻無應然上九有婚媾之辭先儒或謂六爻雖無應九四兼有二陰得稱婚媾或謂上六六五陰也九四陽也六九相配有婚媾之義自今觀之初九爲上六之應其爲婚媾固宜此初與上應之驗也若夫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此八卦即覆卦所謂覆之仍爲本卦者故六爻皆不應是又所以異於諸卦者歟

通志堂

師

初六 九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六

比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九五 上六

師比以下二十四卦通覆卦十二爻皆無應

屯

初九 六二 六三 六四 九五 上六

蒙

初六 九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九

屯蒙以下二十四卦通覆卦十二爻皆無應

乾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坤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六

頤

初九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九

大過

初六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六

乾坤頤大過以下八卦通對卦十二爻
皆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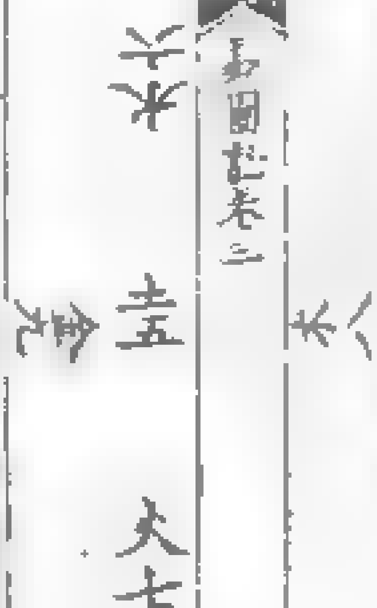
易有七爻先儒無是說也紹興中羅源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云林元齡嘗識一筮人龍門叟者善言易因問之曰易本六爻而又有用九用六是七爻也叟曰然易數也數唯奇則不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奇數也數而無奇則易窮矣仁傑案叟言奇數則是所以言奇數則非蓋當以奇偶論不當以奇餘論也凡數奇則可變偶則不可變故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皆奇數也陳氏謂卦爻自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至七變謂之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歸魂之說本之京房於六爻不動尚不知以覆卦為占他人尚何說

哉故房易傳曰占卦而六爻皆靜無爻發之卽以月卦陰陽為占如十一月占則決之以復五月占則決之以姤故近時費氏軌革列六十四卦卦為繇辭七章最後章為六爻不動設是皆知一卦為占者七而不知七爻之為固然沈氏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而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是又未知易窮則變者也京氏知之故以月卦為占然與其外求月卦豈若近取覆卦之為愈乎六爻之為七猶六律五音之為七也故黃鍾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謂之七始史稱伏羲制琴發為五音武王益以變宮變徵為七音是也易以數為變非止於音聲之變也襲六為七烏乎不可哉凡師比也蒙以下四十八卦通十二爻言之則皆無應乾坤頤大過以下八卦通十二爻言之則皆有應理之所在不差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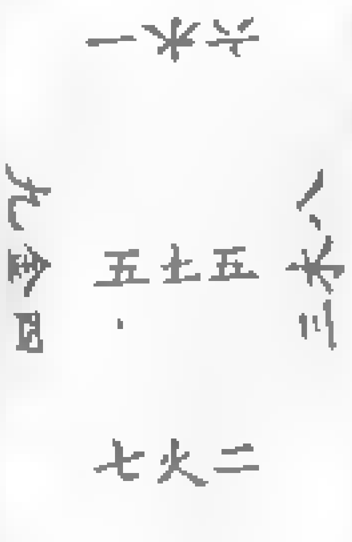
洛書河圖大衍五行全數圖

此洛書初疇五行之生數也

此河圖四象五行之成數也四象不言土數土成數五隱於七八九六者也



此禮記月令管子幼官淮南時則五行成數與河圖相發明者也



此太玄之書五行生成全數所以為大衍之數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京房云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也馬融云北辰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乾初九勿用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也王弼韓康伯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一不用易之太極也孔頴達云弼意為萬物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東坡云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得土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

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得水之一火之二木之三金之四而成十頴濱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之數也文王取之以為蓍數曰大衍之數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奇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總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地數不得三十也使土無生成數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仁傑曰諸儒論大衍之數無慮十餘家日辰卦爻之類旣數其指為天地之數與五行之數者二數殊科又未可牽合而一也孔頴達

云天地之數相合爲五十五此乃天地陰陽奇偶之數非是上文演天地之策其說甚明至五行生成之數諸家謂土生數五成數十是又不離天地五十五之數亦非也獨沈氏以素問推之謂土生數五成數亦五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合五行之數爲五十也案五行之數不特素問爲然其生數見於洪範其成數見於禮經管氏淮南之書合生成之數則太玄具焉此固五行之全數也若曰五行減五六畫減六五十去一而用四十有九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天地五十五之數之中而取五十焉是未免私

意爲之加損也說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洛書有一二三四五之文河圖有七八九六之文而五隱於其間聖人亦不過因其全數之自然而則之何敢毫髮加損於其間哉謂土無成數而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土成數十而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者皆出鄭董之說云

大衍筮法圖

蓍五十莖以手合之爲一而命之

所謂大衍之數五十易有太極也

既命則分蓍於兩握

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也

既分則以右手取左握一蓍別置之而不用

所謂其用四十有九掛一以象三也

既掛則取蓍四十九莖以四數之

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

既揲則先取左握奇餘之數歸之於扐再取右握之餘歸之如前

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右分二掛一揲四再扐凡四營謂之一變至再變分掛揲扐如初三變則爲一爻

揲蓍之法說卦備言之先儒於其用四十有九誤認經意乃謂但用四十九蓍虛其一以象太極也又謂去一之餘有四十九合而未分以象太一也其說皆大不然夫五行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合之而成五十大衍之數實本於此蓋取五行之全數也蓍之生也滿百歲者一本而百莖合於五行之全數者二筮

必用百歲之著亦取其數之自然也五十而去其一則非數之全非自然者矣故掛一則可去一則不可其用四十有九謂用之於揲也既去其一又掛一焉是不用者二而用之纔四十有八也既掛矣著顧不足於用乃復并所掛數之以求其奇是雖掛而實未嘗掛也掛之爲言別也別而置之則不當用之於揲復取而并之得乎案太玄揲著亦以虛三別一爲法此誤由來久矣一說謂第一揲不掛一則所餘皆得五而無變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至第二第三揲雖不揲亦有四八之變焉則是前一變掛而後二變不掛也分而不掛於四

營之義亦不合矣唯九江周燔之說曰筮法先以兩手圍著五十象太極演成之體次以兩手分著爲二象天地開闢之形然後掛一不用用四十有九揲之先左後右各四數之先歸奇於扐以象一閏再扐以象再閏此一變也後揲而圍之而分之而又掛之故曰再扐而後掛言後揲復掛一也案如舊法則可以掛可以無掛如周氏之說則每變必掛雖欲不掛不可得也天下之理唯至於不可加損於其間然後知其爲自然而然者此類是也掛一以象三三才之具也而其一掛而不用所以示倚數於天地而不以人參焉之義也王弼乃曰

其一不用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又曰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虛無之論此其椎輪歟夫虛無之論始於揲著之法而卒以貽晉室之患儒者之於經其於是非疑似之際辨之不早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豈特虛無之患也哉

易圖說卷第三

古易六十四卦象而不名卦皆有辭又大書其文而繫辭焉惟乾坤覆卦之象餘則否彖象繫辭各有傳合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古易大略蓋

如此後世儒者便文求義乃取象彖繫傳文言之文雜入爲經凡繫辭之文與夫象之覆者皆略之三聖遺書始失其本眞矣天佑斯文全書仍在學者猶獲見於千載之下如是爲經如是爲傳益以識古聖人作述之本旨吁何幸歟端平丙申四月既望吳人何元壽因刊于湖廣餉所敬書其後

後學 成德 校訂

古周易一卷

（宋）呂祖謙輯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古周易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祖謙編、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費直鄭元以至王弼、遞有移掇、孔穎達因弼本作正義、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錄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燾作周易古經八篇。吳仁傑作古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最晚出、而較仁傑爲有據。凡分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爲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爲之跋、後作本義、即用此本。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袤與吳仁傑書嘗論之、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謂偶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矣。書錄解題又載音訓二卷、乃祖謙門人王莘叟所筆受。又稱朱子嘗刻是書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此本皆無之、殆傳寫者逸之歟、

古周易上經

䷀ 元亨利貞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或躍在淵无咎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龍勿用

見羣龍无首吉

䷁ 元亨利牝馬之貞 止 安貞吉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黃裳元吉
括囊无咎无譽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履霜堅冰至

利永貞

䷂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 亨匪我求童蒙 止 利貞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童蒙吉
困蒙吝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此後並倣此故不復盡錄

古周易彖傳第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後倣此自此以後與咸恒以後合爲一卷不分上下

古周易象傳第二

乾下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坤下坤上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此以後與咸恒合爲一卷不分上下

古周易繫辭上傳第三

乾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九四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坤初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六四括囊无咎

愼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
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後倣此
古周易繫辭下傳第四
咸初六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
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
志末也上六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初六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
三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九四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
五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後倣此
古周易文言第五
元者善之長也 止 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 止 天玄而地黃
古周易說卦上第六
天尊地卑 止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柔者言乎象者也 止 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 止 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 止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 止 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止 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 止 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止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
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 止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止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 止 鼓之舞之以盡神
乾坤其易之縕邪 止 存乎德行
古周易說卦中第七
八卦成列 止 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止 禁民爲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止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
也
陽卦多陰 止 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止 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 止 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止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止其剛勝邪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止故吉凶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止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止百姓與能
八卦以象告止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止悔且吝
將叛者止其辭屈

古周易說卦下第八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止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止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止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止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止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止旣成萬物也
乾健也止兌說也
乾爲馬止兌爲羊
乾爲首止兌爲口
乾天也止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止爲木果
坤爲地止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止爲蕃鮮

巽爲木止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止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止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止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止爲羊

古周易序卦第九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止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止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古周易雜卦第十

乾剛坤柔止小人道憂也

費直易

此省去彖傳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
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

周易上經

☰ 元亨利貞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或躍在淵无咎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龍勿用

☰ 見羣龍无首吉

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

乾下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九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九四或躍在淵進无
咎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龍有悔盈
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鄭康成易

此省去六爻之畫又省去用九用六覆卦之畫移
下上體於卦畫之下又移卦名於兩體之下又移
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之爻辭之上又合彖傳
象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字於象傳加象曰字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
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
止萬國咸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王弼易

此移繫辭上下傳附爻辭之下每爻加象曰字又移文言附乾坤卦後加文言曰字而以繫辭上下傳字施之說卦前後兩篇

周易上經乾傳第一

䷁ 坤下坤上 坤元亨止 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止 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止 天玄而地黃

易與天地並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自伏羲畫八卦以貞悔之象重之爲六十四時則有卦有象而無辭始卦之重占以定體文王作彖總論其義謂卦不足以盡吉凶之變迺附著變爻及覆卦之畫以演其占時則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辭周公繼之於爻畫覆卦之下皆繫辭焉而易上下篇之文始備孔子承三聖爲十翼以贊易道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謂之易傳彖象繫辭夫子所自著也文言以下弟子記夫子之言也按汲冢書有周易上下篇而無彖象繫辭陸德明釋孔壁所得古文傳爲十翼而不言經然則十翼之作其初自爲篇簡不與易經相屬此冢壁之藏所以各得其一致漢田何之易其傳出於孔氏上下經十翼離爲十二篇而解者自爲章句此古經也又有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爲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二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爲文言耳十篇云者史舉其凡直之學似於每卦之後列彖象繫辭去其篇第之目而冠傳字以總之正如杜元凱春秋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而經自經傳自傳也然彖象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

經則始於此劉向嘗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由是諸家之學寖微於漢末而費氏獨興康成因之遂省六爻之畫與覆卦之畫移下上體於卦畫之下而以卦名次之移初九至用九之文而加之爻辭之上又以彖象合之於經而加彖曰象曰之文今王弼易乾卦自文言以前則故鄭氏本也以高貴鄉公淳于俊問對觀之于時康成所注雖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及王弼注易用康成之本謂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及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別之謂之小象又取文言附於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

字於首若說卦等篇則仍其舊別自為卷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所謂古經矣原三家之學初欲學者尋省易了日趨於簡便而末流之弊學者遂廢古經使後世不見此書之純全與聖人述作之本意可勝嘆哉然則天下之事務趨於簡便者其弊每如此可為作俑者之戒也隋經籍志序謂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按今說卦乃止一篇故先儒疑易文亦有亡者不得為全書又說卦之文每及於彖象繫辭必以聖人稱之先儒謂此非虛犧文王周公之作然十翼之書復有所謂彖象繫辭其名相亂學者疑焉仁傑案史

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顏師古曰傳謂彖象繫辭之屬則知伏羲文王周公之作固曰彖象繫辭而十翼所謂彖象繫辭乃其傳也費氏本有傳字故王弼於每卷必以首卦配傳名之音義釋上經乾傳云傳謂夫子十翼又釋繫辭上云王肅本繫辭上傳由此言之十翼所謂彖象繫辭本不與伏羲文王周公之名相亂古經蓋曰彖傳象傳繫辭傳也今易指孔子象辭為大象而以釋爻辭之文為小象者案易固有大小之象為大象指八卦八物之象所謂八卦以象告立象以盡意如乾為天震為雷之類說卦載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蘇文忠公謂古

有是說孔子從而釋之者是已小象指六十四卦八物相配之象所謂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如雷在天上大壯之類孔子所著象傳是已然則今大象當曰象傳小象乃孔子所以釋爻辭者當曰繫辭傳也夫孔子釋爻辭之文謂之繫辭傳則周公爻辭曰繫辭可矣歐陽公曰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蘇文忠亦謂以上下繫為繫辭則失之矣然孔穎達以為繫辭通指卦爻之辭言之不專指爻辭是不然按說卦言繫辭者六其二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

故謂之爻此不待言而明者其一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歷舉三聖之作象謂伏羲六十四卦之象卦繫謂文王周公彖辭繫辭也其一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龔深甫侍郎云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其一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正義曰四象謂七八九六案七八即爻之不變者九六即爻之變者然則此章所指亦爻辭也其一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言設卦所以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云爾卦謂彖辭繫謂爻辭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又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凡此皆互見其義或以彖對爻或以卦對辭曰卦曰彖云者皆指夫卦辭也曰爻曰辭云者皆指夫爻辭也簡言之則曰卦曰彖曰爻曰辭詳言之則卦曰彖辭爻曰繫辭截然有不可紊者不然卦辭既曰彖矣安得復以繫辭名之說卦凡以卦與辭二文相對韓康伯蘇文忠皆曰辭爻辭也楊元素侍讀亦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所以告也蓋指周公之所為爻辭以說卦本旨及韓蘇龔楊之言參之謂繫辭非專指爻辭可不可耶雖然謂爻辭為繫辭謂小象為繫辭傳則今所謂上下繫者復何名哉或曰二繫當謂之說卦與今說卦通為三篇

諸儒既以繫辭傳為小象而上下繫之名無所歸故取說卦前兩篇名之其實本說卦也歐陽公謂今繫辭之文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葉少蘊左丞亦曰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則漢諸儒固未嘗以今兩篇為繫辭斯其為說卦也審矣太史公以兩篇為大傳者蓋十翼皆謂之易傳而漢之易師楊何之屬又著易傳行于世太史公受易於楊何謂說卦之文為大傳者以別楊何之徒所謂傳耳今詩序一名詩大傳亦以別毛公故訓傳故也鄭東鄉論說卦出漢宣時而漢宣之前儒者亦多引援豈秦火之後易家秘此而不輕傳也案太史公周行天下多見先秦古書此三篇之文雖未獻於孝宣之時固已先衆人而見之矣世家不云乎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其證也先儒以為序之繫之說之文之於義未允此謂序易及彖傳象傳繫傳文言說卦也或者又謂聖人之書不當含經稱傳案易音義云經者常也法也傳以傳述為義經之為經以其可為萬世之常法傳則述前人之作如是而已非必尊經而卑傳十翼之文述而不作其體傳也其言經也豈害其為聖人之書乎況史稱孔子讀易而為之傳則傳也者夫子所自名非後人名之也夫如此謂十翼彖象繫辭為彖傳象

傳繫辭傳復何疑哉以易考之䷀者伏羲之卦也元亨利貞者文王之彖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下此孔子所述彖之傳也内卦☰外卦☰者伏羲卦中貞悔之象也曰乾下乾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孔子所述象之傳也一者文王於卦外所演變爻之畫也潛龍勿用者周公繫爻之辭也曰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者文王所演覆卦之畫也曰見羣龍无首吉者周公之繫辭也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象述伏羲彖述文王繫辭述周公而象在彖後者頴達謂當豯彖詳而象略疑不專爲是孔

子所述其肯先文王乎又十翼之次先儒所論亦有多家頴達獨取鄭氏之說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其説謂經分上下則彖象亦當隨經而分不知經爲上下篇直以古者竹簡重大故爾若謂彖象當隨經而分序卦何以不分耶胡秘監且以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乾文言坤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胡安定易之曰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文言既不當離而爲二至以二繫居文言之後說卦之前亦恐非其序矣仁傑謂十翼彖傳也象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也序

卦也雜卦也并上下經是爲十二篇上經下經之目本之費直孟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之文本之王肅彖象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藝文志而說卦之爲三篇則河内女子所得之數也其篇第在古如此而費鄭以來汩之嗚呼維天未喪斯文故厄於秦而獨不廢柰何後世猶疑其非全書其失在傳注之家以傳參雜於經而然也今舉費鄭王易本各一卦列於右方用見經傳參雜源流之所自易筮之法揲蓍求爻重爻爲卦所畫者卦耳如下體畫☷上體畫☴是爲䷓卦從其變爻所之六四爻變則爲䷋卦是筮者止當畫卦而已也何以名爲左氏春秋傳旣畫卦曰

遇䷓之䷋又載卦名曰觀否楊子雲有言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太玄者數其畫而定之以卦即其名也今畫卦而又名焉亦巳近贅左氏蓋兩存之正義謂丘明不畫卦今書有畫卦者後學私畫以備忘耳是未知卦在所當畫而名爲可略也六十四卦卦爲六位而乾坤於六位之外又有用九用六之爻左傳正義云乾六爻皆陽坤六爻皆陰其爻旣純別總其用而爲之辭此說未爲失之顧聖人設此爻於六位之外用以爲占要當有所歸宿耳非可但以虛辭解也子雲曰易始八卦文王六十四淮南書曰伏羲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帝王世紀曰文王演六

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案文王所演非今六十四卦焦贛所謂每卦變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卦者也蓋伏羲以一卦重之爲八卦極其變而爲六十有四文王以一卦演之爲六十四卦極其變而爲四千九十有六此所以伏羲八卦而爲文王六十四也所增之爻其九六則卦外六爻之畫在乾爲初九至上九爻之變者也七八則覆卦之畫在乾爲用九爻之不變者也或以卦外爻畫爲疑案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正義謂旣觀變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則卦外别生變爻明矣下文易六畫而成卦

又曰易六位而成章猶此意也張汝明易索云六畫成卦重卦也六畫成章變卦也重卦指虙犧變卦指文王春秋蔡墨諸人舉易雖不筮亦以變爻爲言如舉乾之初九用九則云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初九舉各爻之變而用九總六爻之變所謂變卦者也伏羲重一卦爲八卦者以乾卦例之☰爲内卦重三成六重之以☷則爲泰重之以☳則爲大壯得☴而爲小畜得☵而爲需得☲而爲大有得☶而爲大畜得☱而爲夬復得本卦爲乾劉牧論八八之變曰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以成六十四其說謂姤遯否觀剝晉大

有七卦由乾而出并乾爲八案伏羲重八卦以卦之全體而重文王演六十四卦以爻之積畫而演劉所論蓋占筮之法八純卦自一世至五世而次之以游魂歸魂者也此七卦其以積畫變者六以全體變者一豈得爲重卦本體劉說誤矣文王演一卦爲六十四者以乾卦例之其一爻動而變他卦者六初九變而爲姤九二變而爲同人九三爲履九四爲小畜九五爲大有上九爲夬其兩爻動而變他卦者由遯而下爲十有五卦三爻動者由否而下爲二十卦四爻動者由觀而下爲十五卦五爻動者由剝而下爲六卦六爻皆動者一是爲坤六爻皆不動者一是爲乾

凡變他卦者六十有三而不變者一案伏羲畫卦以定體爲占故乾復爲乾而無所事變文王作易名以變爲義占以變爲法道以變動不居爲體无往而非變也若六爻不動而但爲本卦不可謂之變此不謂之變則每卦所變止於六十有三其究纔四千三十二卦安得如上所云者哉 仁傑案卦遇六爻不動當復而占之覆者從上倒覆而下是亦一變也如剝六爻不動覆而占之其卦爲復子曰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又曰上下無常正義謂剝窮上位之極又下來居於初此以覆卦論也朱子發翰林論易變亦知剝之上九窮而反初乃成復卦第未深考覆卦之變耳

覆卦大抵相反而相爲往來不窮之地剥之爲復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覆之爲剥則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七日來復者由剥六爻至復之初爻凡七易以爻主一日也舉陽而言陽七日而復則由復六爻至剥之初爻亦七日而剥矣辰以子午分陰陽自子至午自午至子皆七日故兩卦互以天行爲言蓋物極則反剛長之極其勢必至於剥而小人道長之極亦未嘗不復天之道也復極則剥剥極則復兩卦相循如環无端以一消一息一盈一虛往來而不窮凡卦之否泰損益雜卦所論或樂或憂或與或求起止伏見新

故久速之理無不盡然以至日月寒暑之推移吉凶禍福之倚伏與夫死生出入神奇臭腐之變化始而終終而始者舉不外乎此伊川先生蔽之以一言曰易中止是言反覆往來上下所以發千載之秘以悟後學者多矣康成不知覆卦之畫與正卦異也而輙去之代以用九用六之文而覆卦泯矣易有覆卦對卦二體六爻皆動則占對卦六爻皆不動則占覆卦其用不同對卦亦謂之變卦正義曰六十四卦卦卦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也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離坎大過頤中孚小過是也案六十四卦皆有對

有覆今分五十六卦爲覆八卦爲對未之盡也以二二相偶言之則可爾五十六卦固自有對卦之體而八卦亦未嘗無覆卦之體也王輔嗣曰卦者時也時有否泰用有行藏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然知覆卦反對而已元不知覆卦之用夫易窮則變變則通爻自初而至上卦之窮也筮焉而皆遇七八占之窮也不有以變而通之將若之何聖人爲是設覆卦與六爻通之爲七上爻與卦窮之地則以是變而之初爻六爻皆遇七八不動則以是變而之九六觀五十六卦覆之而成兩卦則以偶相比八卦覆之惟成一卦則各居其所焉

聖人之意殆非偶然者矣邵康節以乾坤離坎大過頤中孚小過爲不可易蓋五十六卦覆之則變它卦惟此八卦覆之不失本卦之體此其與諸卦異而不可易者也伏羲畫卦八此有乾坤離坎而震艮巽兌不與焉者案八純卦固有對覆存乎其間震艮巽兌覆之亦成兩卦乾坤離坎覆之亦惟成一卦故康節謂八卦之象不易者四重卦之象不易者八然震艮巽兌非不與乎此頤小過震艮之寓也中孚大過巽兌之寓也先儒謂初畫八卦設奇偶兩畫以象陰陽又曰六十四卦皆從乾坤而來凡奇皆乾而凡偶皆坤也用是知離坎以下六卦之體覆正若一與乾坤

等而九六之用獨見於二卦者以乾坤奇偶之畫足
以包六十二卦而六陰六陽之畫純一不駁亦六卦
之所無也此兩卦六爻皆遇七則覆卦而以用九占
之皆遇八則覆卦而以用六占之離坎以下六爻皆
遇七八亦以覆卦爲占六卦非純畫也六位之外無
他爻則各占其卦下之辭至若五十六卦屯六爻皆
遇七八則覆而占蒙蒙六爻皆遇七八則覆而占屯
他卦倣此占爲夫六爻不動而以覆體爲占始於乾
終於未濟諸卦之所同也如此而後一卦之變可以
爲六十四而六十四卦之變可以爲四千九十六矣
劉夢得曰筮爲乾者常遇七斯得乾矣筮爲坤者常

遇八斯得坤矣沈存中曰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
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
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豈亦未悟覆
卦之變耶覆卦六十四專爲七八爻設夫使六爻皆
遇七八而終於不動非易窮則變之旨也列禦寇曰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
復變而爲一蘇文忠亦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曰易逆數也其有見
於此乎且卦遇七八固當以九六爲占列禦寇謂七
變而爲九穆姜筮遇艮之八變而占隨之六二是七
可變而九八可變而六如乾上爻本得七覆卦則爲

初九矣故曰用九坤上爻本得八覆卦則爲初六矣
故曰用六所謂七八未嘗不動也惟窮則變焉爾先
儒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伊川先生以爲不然曰六
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都氏因先儒之誤遂以上九
用九合之曰此乾之夬也自一陽來復至五陽爲夬
進而不已六陽爲乾故有用九之義而變體爲夬家
蔡墨以用九爲乾之坤蓋取六陽之變言之不變則
固爲乾今去其一而以五爲義非也矧上九用九之
辭正爾相反上九處六爻之極爲羣龍之首史所謂
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故曰亢
龍有悔窮之災也若用九則舍首爻之亢極而復居

初爻隱潛之地經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孰謂二爻可一也哉注疏之說
大抵以初爲首如比之初六注曰處比之始爲比之
首其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正義曰不能爲比之
初首故无終是不以上爲首也王輔嗣謂初上無陰
陽定位然以爲尊者陽之所處故陽居尊位今上爻
居一卦之首可不謂尊乎蘇文忠曰初上者本末之
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案比之上六陽
不爲首而以陰居之不得其正故曰无首文忠解此
爻則又曰比之无首猶言无素也窮而後比是無素
也蓋无首或以事言或以象言比之无首以事言者

也用九之无首以象言者也先儒謂凡以首以角而
取象者未嘗不在於上以足以尾言者未嘗不在於
初觀旣濟未濟初上之辭則槩可見矣輔嗣亦曰夫
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故乾吉在无首
穎達亦曰天德剛健不可更懷尊剛為物之首又曰
人君位實尊高故云首出志須卑下故云無首吉然
知以乾為首而不能推明上爻為首之義何哉惟朱
子發謂以畫卦言之則初為始上為終以成卦言之
則上為首初為尾其言最為明了勾微云加用九用
六之虛位欲明君臣進退之理案用九用六論正卦
固不在六位之數論覆卦則與六爻通之為七輔嗣

謂爻之所處即謂之位二用而為虛位其然豈其然
乎至言君臣進退之理則為近之蓋乾之上九如堯
在位七十載之時至用九則如授舜之後其天下已
治而聖人退藏於密之象歟坤之上六如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七年之時至用六則如居東之後亦大臣
功成名遂身退之象歟淵乎二用之旨也聖人以此
垂萬世君臣之大法宜他卦莫得而並歟乾正卦有
時乘六龍之文合六陽而為卦也覆卦有見羣龍之
文合六陽而為爻也又卦與爻皆以乾元為稱其異
者覆卦以上為初耳坤卦類此今倒注初上之文以
見覆卦之象并變卦對卦覆卦各為之圖古經以卦

為名而象寓其中以畫為九六及二用以位積之為
初上至十翼而後卦以名列象著兩體爻書九六二
用位有初上二四三五之文今舉從其初以彖辭歸
之卦下以繫辭歸之爻下以下上體歸之象傳以卦
名及初上九六二用之文歸之繫辭傳以上下經仍
為兩篇傳為十篇然後古十二篇之易復得其全矣
疑此孔氏之舊也凡經傳之文去其後儒所加彖曰
象曰文言曰及卦名比大有爻位用九用六之類省
文則仍舊貫闕之葉左丞論坎卦云卦辭首曰習坎
彖曰習坎重險也以為卦固名坎而習坎乃其卦辭
傳經者闕其坎字　及徐氏亦云上脫一字晁以

道詹事云例諸今文則脫在古文則不脫古文即以
其卦為其名故也是說固然第經雖不脫而彖文脫
之又同人彖傳同人曰同人于野亨王昭素謂此同
人曰三字錯案正義云彖有疊卦名而稱其卦者同
人之彖稱同人曰猶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是
同人卦下之文也如此則同人曰三字乃其卦名故
彖傳引之非錯也彖傳有同人卦名今卦闕其名者
蓋經傳參雜後儒見卦名同人與卦辭同人于野亨
連文遂省同人字不知卦名與卦下之文本自異卷
弗可省已履否諸卦亦如之本文當云同人同人于
野亨履當云履履虎尾否當云否否之匪人艮當云

艮艮其背艾當云坎習坎有孚維心亨五卦凡省六字傳不附經則此五卦在繫辭傳獨無卦名矣於文宜復今但注逐卦下弗敢傳蓋謹缺文也夫易之爲書至矣其蘊奥微妙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也仁傑不佞未嘗一得其門戸獨次其舊文而欲復之紹興辛巳之冬書始萌芽博攷深求又二十八年而後定古經一失復之之難如是哉是以君子重變古也噫復之難而知之爲尤難後世子雲其有無要不可以逆計不知或靳之曰今易尚不能明如古易何覆瓿之譏固前知其如此此則非仁傑之所恤也姑以待好古不惑之君子而折衷焉河南吴仁傑書

呂氏周易古經

上經第一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止 獲匪其醜无咎

下經第二

䷞ (艮下兌上) 咸亨 止 有孚失是

上彖第三

大哉乾元 止 是以畜牝牛吉也

下彖第四

咸感也 止 剛柔應也

上象第五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止 以正邦也

下象第六

山上有澤咸 止 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第七

天尊地卑 止 存乎德行

繫辭下第八

八卦成列 止 其辭屈

文言第九

元者善之長也 止 天玄而地黃

說卦第十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止 爲半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 止 未濟終焉
雜卦第十二
乾剛坤柔 止 小人道憂也
右周易古經者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注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於是不見完經而彖象辭爻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予因案古文而正之凡經二篇彖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總一十有二篇元豐壬戌七月既望汲郡呂大防序

晁氏古周易

卦爻第一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止 有孚失是
彖第二
大哉乾元 止 剛柔應也
象第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止 亦不知節也
文言第四
元者善之長也 止 天玄而地黃
繫辭第五
天尊地卑 止 其辭屈
說卦第六
序卦第七
雜卦第八
以上三篇同呂氏
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繕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

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等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柰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氏分左氏傳於經宋襄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

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狥卦不執象以狥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按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覩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文寫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實者予不爲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錄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

右周易古經八篇并呂氏晁氏後記各一篇謹案元豐五年正愍呂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別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官於文字句讀初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景迂晁生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已意有增有損篇第則做費長翁未解輔嗣未注以前舊本獨并十二爲八耳呂晁各出所見初不相祖述亦猶李敏仲與王子雍殊關而傳易書詩禮其指歸則暗合學者必貴自得大抵若此呂氏於卦爻彖象繫辭並分上下自咸以後爲下經下彖下象自八卦成列以後爲下繫而文言乃次下繫晁氏俱不分上下更以

文言先繫辭餘同呂氏今八篇次第實從晁氏總名周易古經則從呂氏若晁氏但名古周易也或疑孔子有因文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蓋合而觀之也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別其合者合其別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具前矣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聱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嘉祐以後獨否朋友相與講習自能辨其失得云眉丹稜李燾書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古經也纔一見于此魏晉以後便自失之隋氏藏書最備亡慮八萬九千卷有奇唐開元麗正殿所藏亦八萬五千餘卷皆不著錄　國朝文物之盛一時儒宗嗜古者衆古文班班間出如孝經尚書學者昔所未覩因司馬文正呂汲公遂大傳于時於是古易有呂氏書又有晁氏書刊于成都宜春兩郡李仁甫侍郎嘗合二氏之說刊焉今復出此編世遂有三書矣後進坐眠前脩無能爲役何敢妄出意見而易則古易也亡一字加損縣故有學事兼奉自仁傑之來一切以資公家廼取爲工木費并二氏篇第顛末三君子後記刻寘諸校宮淳熙十六年七月九日儒林郎知蘄州羅田縣吳仁傑書

睢陽王氏古易

上經

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止 履錯然敬之无咎

下經

咸 至 未濟

卦辭第一

乾元亨利貞 止 濡其尾无攸利

彖辭第二

彖曰大哉乾元 至 剛柔應也

大象第三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至 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小象第四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至 亦不知節也

文言第五

繫辭上第六

繫辭下第七

說卦第八

序卦第九

雜卦第十

石林先生曰班固儒林傳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藝文志敘易云文王重易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總稱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而其餘王氏以上至周氏六家二篇而已二篇者傳上下經之辭而十二篇者上下經之外又有十篇之說也古易書之序如此吾嘗於睢陽王原叔家得古易本自乾坤而下分咸恒爲二篇但有六爻之文如乾坤首言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之類至繇辭彖辭大象小象序卦說卦雜卦文言與今上下

繫辭皆別爲卷正十二篇乃知今本各以彖象之辭繫每卦之下而取孔氏之傳謂之繫辭者王輔嗣之誤也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則漢諸儒固未嘗以今兩篇爲繫辭又漢儒多引正其本萬事理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爲易傳而今無之或者其書亦有脫亡歟

九江周氏易

上經乾傳第一

乾

☰ 乾下乾上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 至 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 至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至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 至 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經泰傳第二

上經噬嗑傳第三

下經咸傳第四

下經夬傳第五

下經豐傳第六

繫辭上第七

繫辭下第八

起八卦成列 至 失其守者其辭屈

說卦第九

起天地定位 至 篇終

序卦

雜卦

易有經有傳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經也仲尼之彖象傳也其卦則文王之所重也伏羲始作八卦即自重之謂文王重之為六十四非也三代皆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與今周易卦名相同則夏商以前已有重卦無可疑矣仲尼將聖也其言宜為經而謂之傳何也以其訓釋經旨故謂之傳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彖象文言等是也又王弼易卷首尚題乾傳泰傳之名

陸德明謂是夫子十翼以傳述為義則經之與傳不可不分若合而言之同謂之經可也古文易書經自經傳自傳各分卷帙不相參入後人取彖象散入卦爻之下使相附近欲學者易曉而今之易經傳相配自鄭康成王弼始亦如引書序各冠其篇首自孔安國始取詩序冠於篇什自毛公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自杜預始取其　便於解經而已惜乎先儒分之失其次序列卦象於彖曰之後而在六爻之前上無所承下無所據六十四卦皆有此誤諸卦象曰有七其一為卦象其六為爻象而坤稱象曰者八獨乾卦稱象曰者一首尾

錯亂全與他卦不同以彖曰承无首吉之下則元亨爲爻辭所隔矣以潛龍勿用承自強不息之下則卦爻二象合爲一矣分潛龍勿用於動而有悔之後則小象與前爻不得相屬矣分乾元者始而亨於乃見天則之後則文言於前段不得相屬矣由卦辭多義又深微故差失次序比他卦爲甚蓋不知仲尼之意因世次爲先後讀以彖象不可易也卦自伏羲之所畫也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彖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爻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以爻象如曰潛龍

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本卦之下在彖之前今進卦象於前而後彖次之爻象又次之文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荅之辭最次于後諸卦之爻象皆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於是經傳始各得其歸趣矣伏羲畫卦初無語言文字億載之後文王周公得以繫其辭不失伏羲之本旨者有象存焉故易之道本不可以言辭傳以言辭傳易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慮後世浸遠學者失其傳而不能有所入也若三聖不措一辭則六十四卦殆爲虛設當委棄廢

絕不復見矣故知學易觀象爲本而博之以文演之以數於是易道幾無餘藴乃非特彖象失其次序又諸儒從前皆誤以九六爲陰陽以七八爲夏商易並於總論言之詳矣今將易傳凡彖象文言曰等比經皆低一字使學者知其爲傳非有高下之意也若爲之註解則將經傳連文而疏注解於其下不害其爲尊聖人也又說卦卷首昔者兩段差誤在此今已附入繫辭上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爲說卦首章欲見聖人專說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爲繫辭分章小有差者亦隨而正之庶幾於聖人之道有小補云九

江周燔序

東萊呂氏古易

上經

下經

案前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篇及十翼故十二篇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而未播之於遠國也然則戰國時易固分上下經矣繫辭上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即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

於文王作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周易乃合而爲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哉

彖上傳第一

彖下傳第二

卦下之辭爲彖唐孔氏曰卦辭文王所作漢上朱震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爲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進以出之之義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耳今王弼注本首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　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名蓋弼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旣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六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自大哉乾元以下彖之傳也自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

象上傳第三

象下傳第四

爻下辭謂之象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諸說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

繫辭上傳第五

繫辭下傳第六

易始有卦畫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於孔子所作則繫辭之傳也案陸氏音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此蓋鄭玄未合經傳前標題之舊也

文言傳第七

漢上朱氏曰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案淳于俊謂鄭康成合彖象於經不言合彖象文言於經則朱氏之說是也

說卦傳第八

序卦傳第九

雜卦傳第十

東萊先生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覧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爲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

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後學 成德 校訂

古周易

易裨傳一卷外篇一卷

（宋）林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易裨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林至撰。至字德久、松江人。書錄解題作檇李人、未詳孰是。淳熙中登進士第。官至祕書省正字。朱子集中有答林德久書、卽其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文獻通考於二卷之外又有外篇一卷。此本爲元至正間陳泰所刊、總爲二卷。蓋泰所併也。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自序稱法象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觀變本之卦揲十有八變、皆據易大傳之文。凡論太極者、惑於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惑於圖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揲蓍者、惑於掛扐之間、而失陰陽之變。各疏而正之。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卦變動爻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於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所論多中說易之弊。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尤至論也。

宋林德久先生著

周易裨傳

通志堂藏板

谷水林氏易裨傳序

朱子門人易義有成書者瓜山潘氏槃澗董氏谷水林氏潘之集義董之師訓予皆未之見所見者林之裨傳三篇而已其言曰易之道變通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是亦善易者之言也獨怪鄱陽董季眞會通經傳集諸家易義從游朱子者凡七十五人而林氏顧不與焉蓋有不可解者迨元至正間嘉興路總管劉貞教授陳泰始刊之於郡學而曩之雕本今又不可得矣乃復鏤板以廣其傳焉林氏名至字德久淳熙中以太學上舍釋褐官秘書省潘氏名柄字謙之董氏名銖字叔重

康熙丁巳端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易裨傳序

易之爲道生生而不窮其著之卦變皆本於氣數之自然非私智之能及也昔河南夫子爲易傳一書使學者因辭以達義象數之說夫子雖未嘗言亦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今世之言易者往往喜談象數或出己智或摭先儒之説牽合傅會似若可聽者然其巧愈甚其失彌遠不知易之所謂象數者初不若是其紛紛也至不佞竊有意於此輒本之易大傳爲裨傳三篇曰法象曰極數曰觀變法象則本之太極極數則本之天地之數觀變則本之蓍之十有八變是三者大傳之中嘗言之矣惟其論太極者或於

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或於圖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揲蓍者或於挂扐之間而失陰陽之變今各釐而正之使不失其條理則知象數皆自然而然果非私智之能及也至於數變之說曰反對曰相生曰世應曰互體曰納甲曰變爻曰動爻曰卦氣謂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於是則非也要之易道變通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説以其大傳未嘗有言故亦總其大略以爲外篇或曰子之於易皆本之大傳是也而諸儒之說皆略之毋乃自爲是不䫂也蓋易雖寓之象數孰知論象數者至大傳而無餘矣凡大傳之所不言亦何敢言哉故寧得是不䫂而不辭也谷水林至序

林先生字德久宋淳熙釋褐魁官至秘書登晦庵朱先生之門有　易裨及文集松江府人事載郡乘是書乃　肅田使康公出授士子今　太守劉公命鋟梓于嘉興郡學傳示學者云康公名閏里不花字溥僑康里人劉公字廷幹海岱人至正十四年十月朔日識

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十五年刊置

提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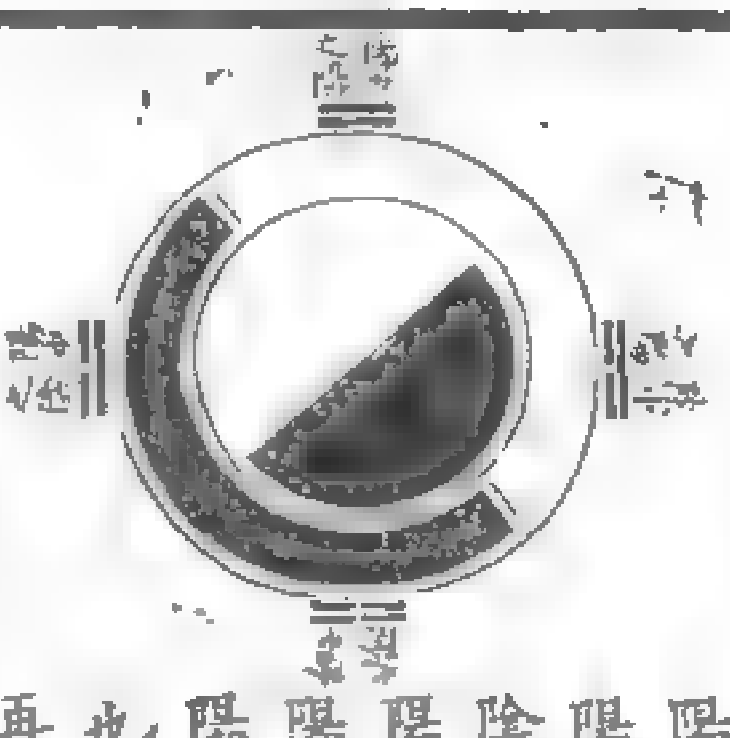
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知渠堰事劉貞

易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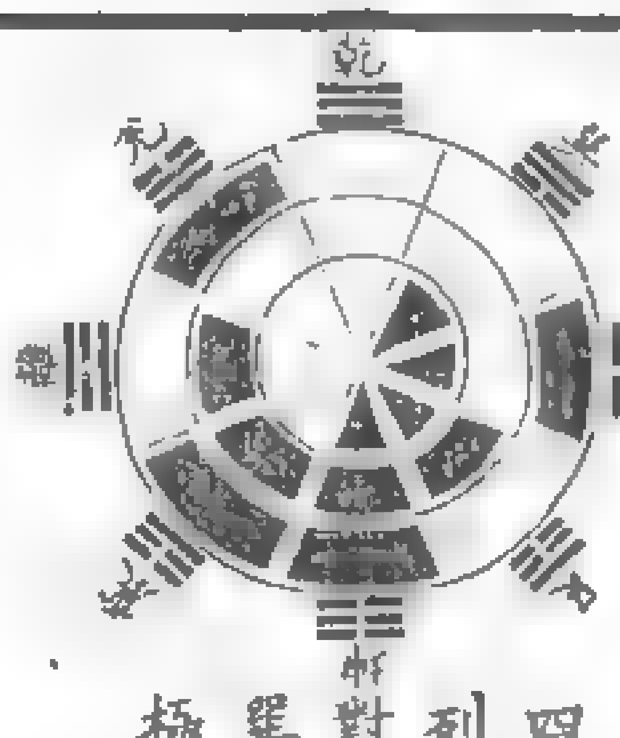
法象第一

太極者萬化之本也陰陽動靜之理雖具於其中而其肇未形焉故曰易有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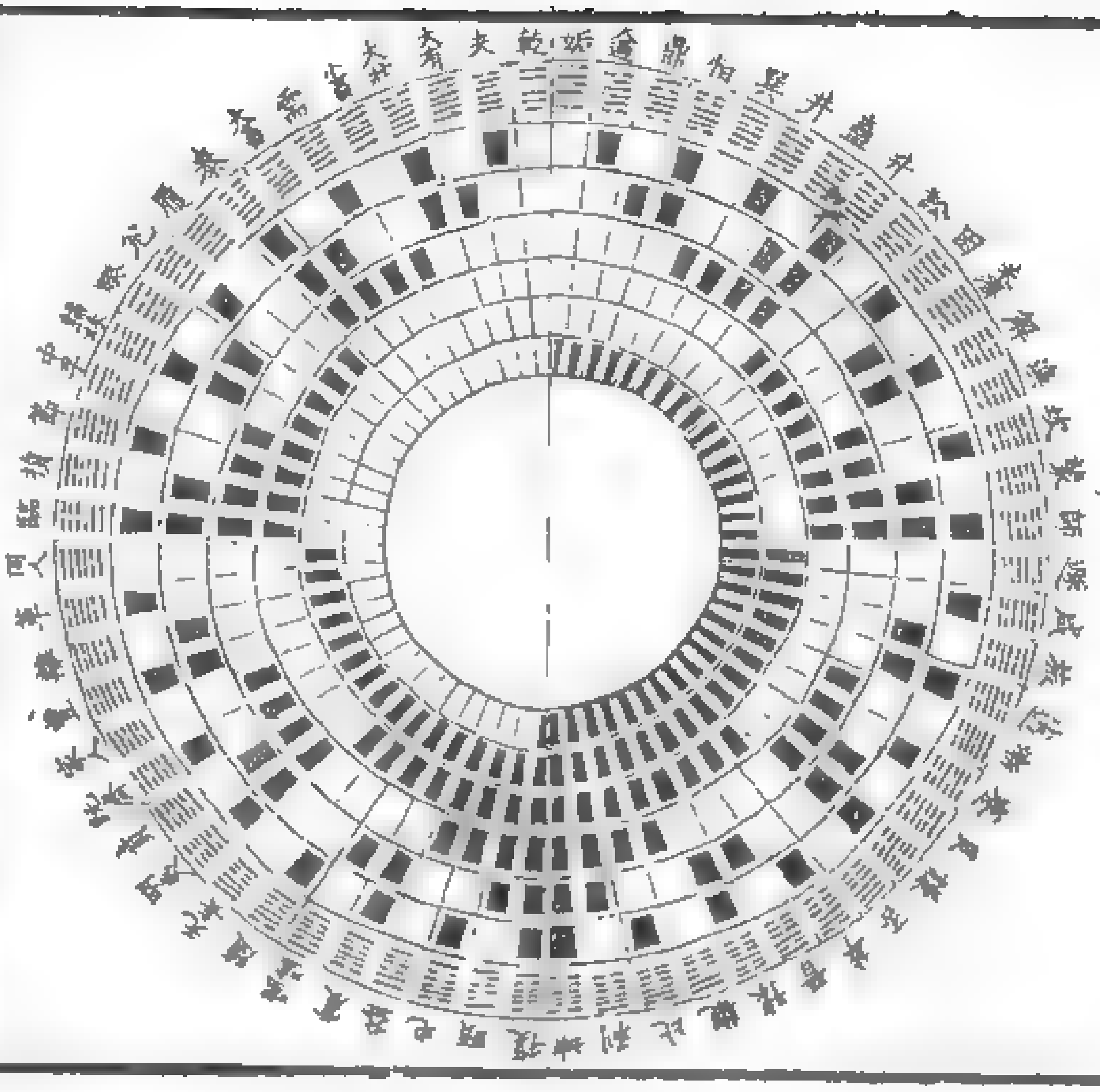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奇耦之畫所自形也故曰太極生兩儀此太極一變而得之者也



陽分而爲陰陽曰陽中之陽陽中之陰陰分而爲陰陽曰陰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中之陰是爲老陽老陰陽中之陰陰中之陽是爲少陽少陰此四象之畫所自成也故曰兩儀生四象此太極再變而得之者也



四象之陰陽復分而八卦成列則三才之畫具矣乾與坤對離與坎對兌與艮對震與巽對故曰四象生八卦此太極三變而得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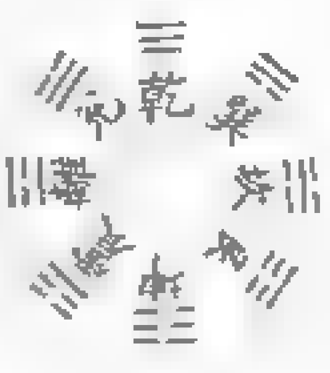


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說卦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太極六變而得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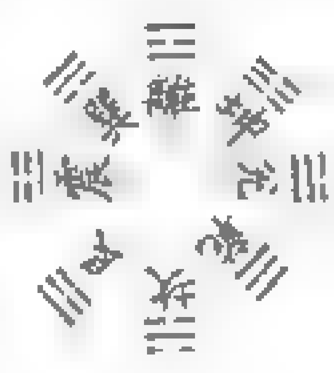
易者陰陽動靜之總名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其渾然全體肇朕未形則曰太極次第相生自本而末則有兩儀四象八卦之分極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實皆一易也方其為太極也卦畫之理未嘗不具及其為卦畫也太極之體無乎不在初非二物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已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八卦之小成也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八卦之生六十四卦也太極六變而得之者也六畫既具則八八還相重復本卦為內重卦為外亦不外乎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邵

康節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故自太極之一變則始於一陰一陽之相交再變則二陰二陽三變則四陰四陽四變則八陰八陽五變則十六陰十六陽六變則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而六十四卦備矣此大傳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者也儒者論易人奮其私智往往巧為推排而聖

人畫易之本原益昧而不明觀此圖之統體則可以見自然之序非私智之所能及也康節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又曰圖雖無文語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包犧氏先天八卦



文王後天八卦

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包犧氏先天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文王後天八卦也是以康節曰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犧八卦也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八卦相錯明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

之地坤西南萬物致養之地兌正西物之所說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犧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爲三女得一陽者爲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

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爲偶應地之方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極數第二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

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自有天地此數已具曰天數五者五奇數也地數五者五偶數也曰天數二十有五總五奇數言之也地數三十總五偶數言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合奇偶之數而言之也夫子於繫辭言數者三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天一終於地十曰參天兩地而已雖曰河出圖洛出書初未嘗曰某爲圖某爲書也至劉牧出鈎隱圖始以四十五爲河圖而五十五爲洛書且以爲出於希夷之所傳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横十五總四十有五之說前此未之見也孔穎達曰龜負洛書先無此事見之緯候之書牧不信聖人之言而主於緯候之說何耶大抵聖人闡易有象則有數有數則有變象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者也數則五十有五奇偶之生成者也變則揲蓍倚數生爻者也要不出於三者而已如牧之爲圖巧則巧矣於易何取焉且其數曰縱横十五而已所以成卦生卦無聞焉不知何與於易哉然則所謂五十有五之爲易者可得聞歟曰自五以下爲五行生數自五以上爲五行成數故十五者小衍也五十有

五者大衍也且以小衍論之九六者易之真數也今五生數是也天一天三天五參天也總而爲九地二地四兩地也總而爲六參天兩地而九六之數立矣至於七之與八又自小衍之五裂而言之也以大衍論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自五以下五其本體也一四五也三二亦五也自五以上六一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五也天五無往而不在此大衍之用所以止於五十也以參伍其變錯綜其數論之太極者三五之中也老陽九老陰六十五也少陰八少陽七十五也此小衍之五也至於五十有五錯之則奇偶之數各立以成體

綜之則奇偶之數相合以致用是故通其變則因七九八六之變而陰陽剛柔之文成極其數則因五十有五之數而天地萬物生成之理不越乎是矣以至乾坤二篇之策雖因生蓍設卦而得之而亦不出乎九六之積也緯候之家不過借河圖洛書之說以神其事至牧反覆言之而世之論易者多宗其說易之本原愈以不明本朝惟歐陽公以圖書為怪妄之甚為說以黜之然一人之言不能勝久習之溺也特學易者不深察之耳今所謂極數者本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而黜圖書之妄雖得罪於君子不辭也

觀變第三

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一在四十九數之中其太極之全體乎分而為二以象兩者分置於左右手以象兩儀也挂一以象三者以右手一蓍挂於左手之小指間以象三材也揲之以四象四時者左右手之策各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九四數之餘皆奇也扐於中食指之間以象閏也其法先以左手之策四四數之其奇數扐於食指間是為一扐復以右手之策四四數之奇數扐於中指間是為再扐凡一挂再揲再扐是為一變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挂者再扐之後而復挂一其揲扐如前以求第二變其第三變亦然凡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一卦

第一揲（皆自下數之下之一即挂一也）

三一一 二二一 一三一 為五者三

四四一 為九者一

右第一揲通挂扐之數得五餘四十四策（乾兌離震之象）得九餘四十策（坤巽坎艮之象）

第二揲第三揲同

二一一 一二一 為四者二

四三一 三四一 為八者二

右第二揲通挂扐之數若四十四策得四則餘四十（乾兌之象）得八餘三十六（離震之象）若四十策得四餘三十六（巽坎之象）得八餘三十二（坤艮之象）

右第三揲通挂扐之數若四十策而得四則餘三十六以四數之凡九是為老陽（乾之象）得八則餘三十二以四數之凡八是為老陰（兌之象）若三十六策而得四則餘三十二以四數之凡八是為少陰（若初四十四則離之象若初四十則巽之象）得八則餘二十八以四數之凡七是為少陽（若初四十四則震之象若初四十則坎之象）若三十二而得四則二十八以四數之凡七亦為少陽（艮之象）得八則餘二十四以四數之凡六亦為老陰（坤之象）

凡卦一爻三變實具四體自策言之三揲始成一爻自變言之三揲已具一象大衍論曰易始於三微而

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象也一柔二剛少陰象也

第一揲 第二揲 第三揲 第一揲 第二揲 第三揲

右左挂 右左挂 右左挂 右左挂 右左挂 右左挂

	一三一		二二一		三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二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一三一		二二一		三一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二一一

右三變之餘通挂扐之數凡十三則過揲之策餘三十六以四數之得九九老陽也其畫重凡三變所得雖或不同而爲老陽者十有二

	四四一
四三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四四一
三四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右三變之餘通挂扐之數凡二十有五則過揲之策餘二十四以四數之則六六老陰也其畫交凡三變所得雖或不同而爲老陰者有四

		一三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二一一	四三一	四三一
		一三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三四一	三四一

	四四一				一三一				二二一	
二一一	二一一	四三一	三四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三四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二一一	二一一	四三一	四三一	二一一
	四四一				一三一				二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四三一	三四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一二一	二一一	三四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四三一	三四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三四一	二四一	一二一

右三變之餘通挂扐之數凡十七則過揲之策餘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八八少陰也其畫耦凡三變所得雖或不同而爲少陰者二十有八

	四四一		一三一		二二一		三一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四三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四四一		一三一		二二一		三一一
二一一	一二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	三四一

四三一二一一
三四一二一一

四三一二二一
三四一二二一

右三變之餘通挂扐之數凡二十一則過揲之策餘二十八以四數之則七七少陽也其畫奇凡三變所待雖或不同而爲少陽者有二十

大傳曰四營而成易所謂四營者謂分二挂一揲四歸奇也近世儒者不得夫再扐而後挂之義始有第一變挂而二三不挂者不知大傳之所謂奇者四數之餘凡不及乎四者皆奇也或數止於四者其四亦奇也康節曰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扐者以所得左手之奇數扐於中指間也再扐者右手之奇數

復扐於左之食指也此第一變也二三復自挂一而始焉觀董生所陳畢中和一行九六誠可見矣茍如議者謂二三變不挂殊失再挂之義所謂四營者亦止於三營而已今三變皆挂凡六十四變爲老陽者十二爲老陰者四爲少陽者二十爲少陰者二十八老則陽多而陰少少則陽少而陰多然而陰陽之變各三十二此其適平也若二三變不挂則一揲爲五者三爲九者一二三揲爲四者三爲八者一故五四常多而九八常少六十四變而爲老陽者至二十七爲老陰者一爲少陰者二十七爲少陽者九於陰陽多寡既已乖戾而老陰止於二則揲蓍生爻之際動

皆老陽所謂老陰者絕無而僅有也然而三揲皆挂而四象之數亦終於不齊者何也大衍論曰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嘗試以六十四變論之六十四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乾坤之象也震坎艮三少陽巽離兌三少陰也故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少陰亦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能無損益於其間邵康節曰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情性分焉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陽之侵陰陽之陽也陰之侵陽亦其用事之陰則陰之陽也是故少則陽少而陰多者少陽少陰均二十四而少陽之四益於

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於老陽則老陽十二而老陰四也易之義在於揲蓍此其大旨也若夫十有八變而爻有變動則隨其所得而攷焉

凡一爻變

如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侯使卜偃筮秦師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先言變爻爻合內外一體言之

二爻變

三爻變

如晉公子重耳筮得屯貞悔豫皆八也蓋初四五三爻變也二四六三爻不變者皆少陰也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合二變卦繇辭而言之亦論變爻也畢中和云貞屯悔豫變與定均也

四爻變

五爻變

如穆姜往東宮遇艮之八曰是謂艮之隨注謂雜用連山歸藏非也蓋艮五爻皆變獨二少陰不變蓋以不變爻占也畢中和九六議惟二不動斯謂八也今變者五而定者一宜從少占又董因迎晉

公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韋昭與貞屯悔豫同非也九六議謂六五一爻不變帝乙歸妹是也

六爻變

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

全體不變

如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此以內外卦爲貞悔也

凡一卦變六十三卦以上下體論之上體不變者七卦下體不變者七卦全體變者一卦餘四十八卦各爻既變則體亦不同也以爻觀之一爻與五爻變者各六卦二爻與四爻變者各十五卦三爻變者二十卦不變與盡變者各一卦凡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此亦太極十二變而得之者也又以六十四自相乘而得之者也焦延壽之易林其得易之卦變者乎

易裨傳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氏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 舊本曰功成無為圖

乾老陽

坤老陰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坤體而乾來交：頤　小過　坎

乾體而坤來交：大過　中孚　離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姤　同人　履

夬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復　師　謙

剝　比　豫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

遯　訟　无妄

大壯　需　大畜

睽　兌　革

家人　巽　鼎

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

臨　明夷　升

觀　晉　萃

蹇　艮　蒙

解　震　屯

乾卦下生三陰各三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

否　恒　豐

泰　咸　旅

歸妹　節　既濟

漸　渙　未濟

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八

泰　損　賁

否　益　噬嗑

蠱　井　既濟

隨　困　未濟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為康節之子伯温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橫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為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　反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不易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大過也　變易者二十八餘五十六卦也）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

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名位皆可易也離自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濟未濟六對四正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革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也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可否閉之節既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為變在上者以降為變故升降之對此為升則彼為降此為降則彼為升然康節先天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說何耶曰大易之道本之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見出生之統體矣今六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三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卦下經二十四卦反對不反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一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為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為外篇之首

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圖

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乾一交而為姤

復 坤一交而為復

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乾再交而為遯

臨 坤再交而為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明夷 震 屯 頤

第二復三變 升 解 坎 蒙

第三復二變 小過 萃 觀

第四復一變 蹇 晉

第五復一變 艮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訟䷅　巽䷸　鼎䷱　大過䷛
第一四變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二復四變

中孚䷼　大畜䷙　大壯䷡
第三復三變

睽䷥　需䷄
第四復二變

兌䷹
第五復一變

否䷋　乾三爻而爲否
泰䷊　坤三爻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歸妹䷵　節䷻　損䷨
第一三變

豐䷶　既濟䷾　賁䷕
第二復二變

恒䷟　井䷯　蠱䷑
第三復一變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漸䷴　旅䷷　咸䷞
第一三變

渙䷺　未濟䷿　困䷮
第二復二變

益䷩　噬嗑䷔　隨䷐
第三復一變

右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明夷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

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大有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闕）而頤卦虞以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

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師謙豫比剝）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蒙小過萃觀蹇晉艮）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巽鼎大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孚大畜大壯睽需兌）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歸妹節損豐既濟賁恒井蠱）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咸渙未濟困益噬嗑隨）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嘗致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有先有復姤臨遯泰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故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今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毋乃顛倒而不通也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説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由後之説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説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兼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爲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之易道盡在於是則未矣姑取其大槩著於篇云

世應爻

䷀ 乾	䷫ 姤	䷠ 遯	䷋ 否	䷓ 觀	䷖ 剝	䷢ 晉	䷍ 大有
䷲ 震	䷏ 豫	䷧ 解	䷟ 恒	䷭ 升	䷯ 井	䷛ 大過	䷐ 隨
䷜ 坎	䷻ 節	䷂ 屯	䷾ 既濟	䷰ 革	䷶ 豐	䷣ 明夷	䷆ 師
䷳ 艮	䷕ 旅	䷙ 大畜	䷨ 損	䷥ 睽	䷉ 履	䷼ 中孚	䷴ 漸
䷁ 坤	䷗ 復	䷒ 臨	䷊ 泰	䷡ 大壯	䷪ 夬	䷄ 需	䷇ 比
䷸ 巽	䷈ 小畜	䷤ 家人	䷩ 益	䷘ 无妄	䷔ 噬嗑	䷚ 頤	䷑ 蠱
䷝ 離	䷷ 旅	䷱ 鼎	䷿ 未濟	䷃ 蒙	䷺ 渙	䷅ 訟	䷌ 同人
䷹ 兌	䷮ 困	䷬ 萃	䷞ 咸	䷦ 蹇	䷎ 謙	䷽ 小過	䷵ 歸妹

右先天八卦變其原出於京氏易房受經於梁人焦延壽焦氏之學以一卦變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卦京氏八卦用世變而成六十四其法一變初爻爲一世再變二爻爲二世爻變三爻爲三世爻變四爻爲四世爻變五爻爲五世變皆自下而上至五世而極矣復自上而下變四爻爲遊魂爻全變下體爲歸魂而本體復矣獨上爻不變而八純卦之世居焉其序首乾而震坎艮維之次坤而巽離兌繼之後周衛元嵩著元包皆祖房之世變而異於房者其法首坤次乾次兌艮次離坎次巽震卦各七變而復本卦坤曰太陰乾曰太陽兌曰少陰艮曰少陽離曰仲陰坎曰

仲陽巽曰孟陰震曰孟陽其首艮曰歸藏易也然京
氏專取世應元包獨論卦體而已至漢上朱氏引康
節之說曰有變必有應也變乎內者應乎外變乎外
者應乎內變乎下者應乎上變乎上者應乎下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變之與應常相對也故卦
一世者四應二世者五應三世者上應四世者初應
五世者二應六世者三應在易言應者十有九卦者
之言應者子太叔論述復凶是也至虞翻始傳其秘
竊謂易之論應與者有二一卦之中上下內外互相
為應一也以剛對柔以柔遇剛則為相應剛而遇剛
柔而遇柔則為不相應二也不專主世爻而言也昔
畢中和議貞屯悔豫曰六位盡不遇交故不動既無
所之即以世爻為占蓋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二爲
占則遇八豫是震宮一世卦故以初爲占亦遇八皆
少陰不變斯非八乎畢中和之言雖不知屯貞悔豫
蓋三爻之變而論世爻如此意者八卦之變其占家
用之乎葆光張氏曰參而變之遂成八卦伍而變之
六十四卦始備矣參而變謂三畫爻變小成之卦也
伍而變謂自世應之變也漢上朱氏曰三畫之卦三
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不知參伍小衍之數也
以卦畫反復而言則非矣京氏曰八卦相盪陽入陰
陰入陽陰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此京

氏即剛柔相推盪之言以成一家學耳

互體

☰乾	☷坤			二卦不互
大過	夬	姤		互有乾體
剝	復	頤		互有坤體
屯	比	觀	益	下坤上艮中藏剝卦
蒙	師	臨	損	下震上坤中藏復
需	小畜	巽	井	下兌上離中藏睽
訟	履	困	兌	下離上巽中藏家人
泰	大畜	蠱	升	下兌上震中藏歸妹
否	隨	无妄	萃	下艮上巽中藏漸
大有	恒	大壯	鼎	下乾上兌中藏夬
同人	咸	遯	革	下巽上乾中藏姤
謙	賁	明夷	艮	下坎上震中藏解
豫	噬嗑	晉	震	下艮上坎中藏蹇
家人	蹇	歸妹	既濟	下坎上離中藏未濟
睽	解	漸	未濟	下離上坎中藏既濟
坎	渙	節	中孚	下震上艮中藏頤
離	豐	旅	小過	下巽上兌中藏大過

右互體一卦而互一體者五十六一卦而不互者乾
坤二卦一卦而互一者復姤夬剝頤大過六卦是以
互體參合為乾坤者一為剝復睽家人歸妹漸夬姤

塞解未濟既濟頤大過者四先儒如馬融虞翻崔景多論互體近世張弼專用以解易其說曰大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此正論互體也而不知聖人謂六位當否言而非為互體設也漢上朱氏雖雜取卦變亦專取互體其說曰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大傳所謂雜物撰德者也至論周太史筮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自三至四有艮互體也大抵一卦之中凡具八卦有正有伏有互有參正謂上下二體也伏謂二體從變也互謂一卦有二互體也參謂二互體參合也為易者求之象學往往捨本爻之正義而專求互體之間參錯雜揉以通百物之象其流入於筮占支分蔓衍此王輔嗣之所訶也以其亦一家之學故附於外篇云

納甲

乾	坤	震	巽	坎
壬戌	癸酉	庚戌	辛卯	戊子
壬申	癸亥	庚申	辛巳	戊戌
壬午	癸丑	庚午	辛未	戊申
甲辰	乙卯	庚辰	辛酉	戊午
甲寅	乙巳	庚寅	辛亥	戊辰
甲子	乙未	庚子	辛丑	戊寅

離	艮	兌
己巳	丙寅	丁未
己未	丙子	丁酉
己酉	丙戌	丁亥
己亥	丙申	丁丑
己丑	丙午	丁卯
己卯	丙辰	丁巳

右納甲始於京房房易傳曰降五行頒六位（陸績注曰十二辰分六位升降以時消息吉凶）天六地六氣六象六包四象分萬物陰陽無差升降有等（陰陽二十四候律呂調矣）又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甲壬乙癸（乾坤二卦為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入震辛陰入巽）坎離之象配戊己（戊陽入坎己陰入離）艮兌之象配丙丁（丙陽入艮丁陰入兌）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效易立節於易無所用之往往用之占家耳惟魏伯陽參同契云三日月出庚八日兌象見以為陰陽進退符火之假此道家者流借此以神其說而漢上朱氏始以解易之先後庚甲至於革之己日以為戊己之己其說誕謾不可攷故其論先甲後甲也乾納甲壬而乾納甲乾三爻在前先甲三日也五變无妄乾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求之先儒卦變有三李挺之八卦相生則蠱自泰來三復三變而得之者也京房世應互變則蠱遁巽七變而得之者也蔡墨之論卦變則陸績所謂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則稱六二則初復八矣皆自以一爻變也今自下遞變為大畜為无妄以求乾體而實先後甲之說以為本之八卦相生也彼以三陰三陽而

此非也以爲本之世應也彼以八純卦爲主而此非也以爲本之史墨卦變也彼一爻變則一爻復此又非也其論已日也始取李氏六十四卦相生矣曰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納庚辛之離納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也已日者浹日也其說又支蔓而無紀矣大抵用納甲以解剝卦爻其弊必至於此此不免王弼之譏也

卦變

卦	上爻變	五爻變	四爻變	三爻變	二爻變	初爻變
乾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坤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卦	上爻變	五爻變	四爻變	三爻變	二爻變	初爻變
屯	益	復	隨	既濟	節	比
蒙	師	渙	未濟	蠱	剝	損
需	小畜	泰	夬	節	既濟	井
訟	困	未濟	渙	姤	否	履
師	蒙	坎	解	升	坤	臨
比	觀	坤	萃	蹇	坎	屯
小畜	需	大畜	乾	中孚	家人	巽
履	兌	睽	中孚	乾	无妄	訟
泰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升
否	萃	晉	觀	遯	訟	无妄
同人	革	離	家人	无妄	乾	遯
大有	大壯	乾	大畜	睽	離	鼎
謙	艮	蹇	小過	坤	升	明夷
豫	晉	萃	坤	小過	解	震
隨	无妄	震	屯	革	兌	萃
蠱	升	巽	鼎	蒙	艮	大畜
臨	損	節	歸妹	泰	復	師
觀	比	剝	否	漸	渙	益
噬嗑	震	无妄	頤	離	睽	晉
賁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艮
剝	坤	觀	晉	艮	蒙	頤
復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坤

卦	上爻變	五爻變	四爻變	三爻變	二爻變	初爻變
无妄	隨	噬嗑	益	同人	履	否
大畜	泰	小畜	大有	損	賁	蠱
頤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剝
大過	姤	恒	井	困	咸	夬
坎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離	豐	同人	賁	噬嗑	大有	旅
咸	遯	小過	蹇	萃	大過	革
恒	鼎	大過	升	解	小過	大壯
遯	咸	旅	漸	否	姤	同人
大壯	大有	夬	泰	歸妹	豐	恒
晉	豫	否	剝	旅	未濟	噬嗑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謙	明夷
既濟	賁	同人	益	小畜	漸	家人
歸妹	履	損	大有	噬嗑	未濟	睽
漸	謙	咸	比	井	既濟	蹇
未濟	困	師	恒	豫	歸妹	解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蒙	損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觀	益
乾	大壯	需	兌	革	大過	夬
大過	鼎	巽	訟	遯	乾	姤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蠱	井	恒	師	謙	泰	升
訟	解	坎	大過	萃	兌	困
巽	升	大過	坎	蹇	需	井
同人	豐	既濟	隨	夬	咸	革
恒	姤	蠱	未濟	旅	大有	鼎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豫	震
謙	漸	旅	剝	蠱	賁	艮
蹇	艮	遯	觀	巽	家人	漸
睽	兌	臨	大壯	震	解	歸妹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小過	豐
小過	遯	艮	晉	鼎	離	旅
井	蠱	姤	渙	漸	小畜	巽

履	歸妹	節	夬	隨	困	兌
坎	蒙	訟	巽	觀	中孚	渙
中孚	臨	兌	需	屯	坎	節
節	損	履	小畜	益	渙	中孚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小過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蹇	既濟
解	訟	蒙	鼎	晉	睽	未濟

昔史墨以變卦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九五曰其大有上九曰其夬坤之上六曰其剝王子伯廖曰在豐之離子太叔曰在復之頤大抵占筮以動爻爲主往往論變而古人言易亦有不筮而以變言其義者是以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彖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近世沈丞相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以求合乎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云而亦未免拘攣也

動爻

陸績虞翻又論動爻曰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故以陽居陰位陰居陽位則動其說以爲既濟六爻陰陽得位故說卦曰既濟定也而漢上解易往往多用

其說以其隨卦消息故不係之圖云

卦氣

常氣 月中節 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初卦	中卦	終卦
冬至 十一月中 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 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 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 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 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侯需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
清明 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 四月節 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 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 五月節 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 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 六月節 離六二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六月中 離九三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 七月節 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 離六五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 八月節 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 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培戶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 九月節 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華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兌六二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十月節 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入水爲蜃
侯艮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
大雪 十一月節 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生
侯未濟 大夫蹇 卿頤

孔穎達疏七日來復之義案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六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

分凡四百二十分卦各得七分故六日七分也其源出於易緯之言曰月有五卦卦有大小有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有辟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大抵求合乎七日來復之義而已不知復之所謂七日者蓋自一陰剝陽至復而一陽生適七日爾觀先天圖自乾而姤則一陰生自坤而復則一陽生非有他說也今所謂起中孚者不知何本始或謂太玄起於中次周中即中孚周即復也其義或本於此然攷之郎顗傳曰焦延壽京房已傳六日七分之學則又不自雄始矣今太玄八十一首之序與卦氣圖無一毫之差則所以論陰陽升降又自一家學也

昔者聖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所謂當期之日者乾坤之策耳卦氣以爻主一日則又異乎聖人之言也大抵論象數者當以大傳爲正有如大傳未嘗言自成一家以求陰陽災異之變是蓋巫史之學耳非大易之旨也

易裨傳外篇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三十卷

（宋）王宗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童溪易傳三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授。董真卿以為臨安人。朱彝尊經義考謂是書前有寧德林焞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則云臨安人者誤矣。宗傳之說、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書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至皆於誤註本草之殺人。焞序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不免涉於異學、與楊簡慈湖易傳宗旨相同。蓋弼易祖尚元虛、以闡發義理、漢學至是而始變。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宗傳及簡祖其元虛、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考沈作喆作寓簡、第一卷多談易理、大抵以佛氏為宗。作喆為紹興五年進士、其作寓簡在淳熙元年、正與宗傳同時。然則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喆無成書、宗傳及簡則各有成編、顯闢別徑耳。春秋之書事、檀弓之記禮、必謹其變之所始。錄存是編、俾學者知明萬歷以後、動以心學說易、流別於此二人、亦說周禮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

宋王景孟先生著

童溪易傳

通志堂藏板

易傳序

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過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爲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爲也故聖

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爲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欺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議是經者始紛紛矣夫豈知本草誤誤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爲鬼蜮爲禽獸將無所不至其禍不亦憯於殺人矣乎隱居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何而可以無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

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爲是數與象者或不知其説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末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吾下者莫吾度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然之説也而可乎夫苟捨

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爲易而其過也乃數與象也則金石草木所以爲本草也而其殺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知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剔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而未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年亦行前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果可無也願就有道而正焉王宗傳謹述

性本無説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勅易在天三爻呑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最詳公性能酒飲巳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辨爲負苓者詘使與我遇當瞪目張膽滅其苓而飢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　易不倦而於二繫爲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之卷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姓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駉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曰

新將以童溪易傳書饋天下後世叔大夫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管勸農公事林焞炳叔序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一

廸功郎前韶州州學教授王　宗傳　景孟譔

發題易果何物耶聞諸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无體又曰其爲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嘗卽是數語而兼味之夫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

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說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无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竊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一奇一耦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說據依之以爲易故一奇一耦立而陰陽與陰陽與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一奇未足以爲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一耦未足以爲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爲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熙以陰凝元與

亨其德陽也利與貞其德陰也絪緼以始之草昧而已此元也至亨以極其高大則草斯文昧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揫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揫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貞入之序也出而入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爲四序此乾所以爲天下之至健也朱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爲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元亨利貞是矣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

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
在天在田在人之别五稱在天則知上爲天之表
故曰貴而无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爲人之表故曰
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
爲地之下矣自初至上奇耦相閒其位也所謂分
陰分陽是矣九與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
剛柔是矣九與六何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
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乾用九坤爻六一爻之
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坤用六此大衍之法

所以定陰陽之數也然則乾用九坤用六是亦不
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說皆過也九陽
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位不可以有
爲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故有
潛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明義龍
之爲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類也
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之
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
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苟強聒以求用非知時
者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爲君之正位二陰位
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爲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爲
人臣者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
生殖也施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
陽氣播於地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
以施澤萬民也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
應之地程河南曰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
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
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他爻則德非不同也位不
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
處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閒乎二乾
之閒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
日乾乾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
警云爾故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
有不謹於朝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
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目十手之嚴也況日之
夕而輙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厲自警則雖處
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
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唯乾

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
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
坤之三則曰有終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
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
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爾夫三以重剛不中而
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
固其所也然雖躍矣躍而不脱於淵則吾之位分
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不爲邪不離羣而爻
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
曰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
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
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
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
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諸卦皆然況純剛之乾
乎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惕與或乃能无咎上九
六陽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

龍有悔亢極也有過則有悔事而至於有悔則无
及矣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至於
有悔焉此前儒所以引堯老舜攝之事而證之乾
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亢極之悔而上九云爾者
以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之理而示萬世帝王之
戒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天之德剛健是也夫剛健之德用得其
當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傳曰天爲剛德猶不干
時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九也用得其當則時潛
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時行則

與之偕行時極則與之偕極而无干時之愆是之
謂善用夫剛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即諸陽
爻是也无首謂時然則然各循乎天而无干時之
愆也程河南曰乾之動无不時也又曰以剛爲天
下先凶之道也然非用九則六爻无首之吉何自
而見之不特此爾易上下二篇凡一百九十二陽
爻皆用九實自乾來也凡一百九十二陰爻皆用
六實自坤來也用有當否而吉凶從之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經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即乾以推他卦則元亨利貞之類乃具體而微之彖辭也得吾夫子而後其義浸顯故釋彖之文通謂之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元也夫莫衆於萬物而所資以始者誰乎乾之元也乾以元德爲萬物之所資始而无一物之或吾捨焉則其大可知矣故以大哉贊之天者萬物之祖也然萬物之所以祖天者非祖天也祖元也天恃元故能祖物則元之大益可知矣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亨也謂乾既以元德始萬物而亨德繼之也夫始萬物者乾元也

生萬物者坤元也然使乾元知始物而已而生物之職則一付之坤吾无與焉則萬物既生之後亦未有能遂其生者矣故夫雲行雨施乾元之餘用也乾元有餘用故始物者我也育物者亦我也物得所育則遂其生矣品物流形則向之有始者今焉各有品目流動遷改得以極其高大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又即卦之初終與爻之用九以推明元亨之用也夫卦之初終乃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不紊故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三之與時偕行上之與時偕極无非因時循理之謂也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乾元用九之道得矣故曰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釋利與貞也夫萬物由資始以至於流形而天道之運行見於發育者舉无愆忒如此則變化之妙自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凡蒙生育者孰不各全其天哉故自資始流形之後性有剛柔緩急之不齊命有長短小大之或異莫不各得其正不虧其全是之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保合大和謂絪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散離也程河南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乃利貞者謂性命之既正大和之不虧所以利

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語所以結一彖之文也說卦曰乾爲首以其尊无與敵也故曰首出庶物又曰乾爲君以其命无不聽也故曰萬國咸寧乾具是四德而萬物莫不服之也謂聖人之體乾也以德化爲元氣而萬民資此以生養以膏澤爲雲雨而萬民自我以生殖對時育物而无干時之愆存神過化而有妙物之道以民躋仁壽俗入陶甄則其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殆與天同尊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故經曰易者像也又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彖之所言者卦之象也彖所未言者

又於大象盡之六爻之贊亦曰象易无非象故也程河南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隱顯无間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歲徧八極終則有始其行不息如此其健也夫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也自然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爲君子何容心哉亦天而已矣故曰自強不息以言自強則不息也猶之曰至誠无息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自強也周公戒成王以无逸伊尹勉太甲以日新非自強也有以使之也雖然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烏知人之非天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爻贊也古文易以此爻贊連於象文諸卦皆然不獨乾也漢儒鄭康成之徒散爻贊於逐卦爻下獨此乾卦存古文也後人遂有大象小象之說龍變化物也其所以潛而勿用者以陽德之在下位故也故夫時乎出潛離隱則雖欲勿用得乎此見龍在田德施所以不得不普也然二德之施所以普者亦恃有五也若非應五則吾獨善之不暇如

普何三與四在卦所謂中爻也中爻人道也終日乾乾或躍在淵求免乎人道之患而已矣故二爻俱有无咎之辭三在下卦之上有止義故曰反復道也以言往來皆乾造次必於是也四在上卦之下有進義故曰進无咎也以言吾之位分未嘗敢離於此而進夫何咎也飛龍在天而曰大人造也造之一辭有以見聖人之功用與天同焉天何容心哉聖人亦何容心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矣故造之一辭見聖人之功用即天也而德施之普即付之二焉夫中正之位五是也而猶不已則亢而滿矣故盈不可久也天下之理所可久者中也猶之注水於器也中則正滿則覆此物之固然者有人焉而曰吾弗顧其覆也而注之不已焉此可久邪上九之亢蓋酌水於器而不已而弗顧其覆之謂也故爻謂之有悔而夫子謂之不可久也用九時中之謂也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三則與時偕行上則與時偕極昧夫此者非有不及時之失則有先時之過不及時狷者之爲也先時狂者之爲也凡易之道於狷者則吝之於狂者則戒其有悔不知有悔則凶矣故亢龍有悔則曰盈不可久也用九則曰天德不可爲首也不可之一辭以言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不

知時之失特詳綴其辭以善其戒所以待聖人者厚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諸卦有彖有象而乾坤則加以文言易之蘊在乾坤故也乾之文言視坤又加詳焉坤效法於乾而乾者坤之倡故也四德六爻未易以一彖一象盡之故文言所以言彖象之未言也彖釋元亨利貞有及於萬物以言元亨利貞之在物也文言釋元亨利貞有及於君子以言元亨利貞之在我也以在我言之則元者此性之始也孟子曰性无不善稟受之初萬善咸備夫以萬善之多而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其初也雖其菁英未甚發見而生長於方寸之內者已紛紛焉肇其端矣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長生長也亨也者此性之明也始生之性至此而明則衆美於焉而咸會矣謂菁英發見於此時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於元曰善於亨曰嘉始生之性而至於亨則善爲有加故也利者此性之用也利宜也義亦宜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九封論益亦曰益以興利蓋利於性者无過乎善害於性者莫大於過遷善而改過

非善之所宜然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曰和云者不悖於義之謂也故孟子知此說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貞者此性之體也夫性得其正則推而見於事爲之際无適而不正其本在我故也夫元亨利貞其在我者如此孰能推而行之君子也故以君子繼之體仁足以長人則推吾此性之善能仁己而又能仁人也長人者吾知其體仁於己而已初无不仁之舉以害於人而人自長育於吾仁之中故曰足以長人若家至而長之則有不足者矣夫子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嘉會足以合禮則此性也

中衆美咸會而動容周旋之際雖非有意求合於禮自然與禮合矣不然則窘束迫促而无容與之態此非盛德者之事而不足以合禮矣利物足以和義說者多以義者刻制之具非利以和之徒義也此蘇明允之意也竊謂利物者順適物理而行之也君子盡吾此性之用順適物理則其於己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其於人也遏惡揚善以順天之休命如此則與義不悖矣故曰足以和義義者時措之宜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夫貞則固不貞則不固也固則萬物不能搖物之所以不能我搖者以正勝之也在我之性以貞而固萬事膠擾於吾前而吾恢恢若運之掌矣所謂能定而後能應也故曰足以幹事張横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夫天之與我以此性也惟君子爲能推而行之行此四德則天在我矣故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之隱也吾非无意於斯世也特其所守以天不以人故曰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也

吾非假隱以媒祿也何恤乎名之成不成故曰不成乎名謂晦其行不求聞於時也遯世而无悶窮亦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舉世非之不加沮也梁鴻之隱作五噫之歌賈誼之遷賦弔湘之文非无悶也无他其所養非龍德故也樂則行之見可而動也憂則違之知難而避也行違視天故也行違視天而不以人參焉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正九二正中之德也昔者夫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九二之於庸言庸行但知謹信而止爾積而至於德博而化此中庸之至德也原其所以然則亦不忽於細微故也吾嘗論之矣正中之德无他事也如日必作夜必息暑必絺寒必裘順吾常而已矣吾常之不順則必作意於此作意於此則易弃矣非正中之德也邪者誠之賊也邪之不閑不能存是誠也誠之不存善世不能不伐也善世不能不伐則累於心者未必決去也夫累於心者未能決去吾見其小耳

何博之云吾見其有所繫矣何化之云若夫德博而化則天地之大即吾之德也天地之運即吾德之所不窮也原其初則亦自庸言庸行中出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所謂庸言庸行也孟子知此說而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初亦不外於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夫子亦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爲弟子者之職業以言舍是則不可與入德矣二與五均大人也宜无不同之德在五則德與位稱在二則位不足而德有餘也故曰君德也以言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顔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拳拳而弗失爲邦之問夫子告之以四代事業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未嘗廢進修乾之三與四特曰進德修業者處惕或之地尤不可以舍是故也德何由進忠信所以進德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既正且固則內有所主而德自此進矣業何由修修辭立其誠者所以修業也業修矣故可居

夫兩言之則曰忠信一言之則曰誠而已德與業非二事誠與忠信亦非二物也誠在內修辭以立之則形見於外上焉足以取信於君下焉足以取信於人君臣之間交孚而无疑則大臣之業可得而居有之矣太甲之三篇周公之鴟鴞此古之大臣修辭立誠以居業之實也知至至之此主進德而言也始焉知德之可至吾之進之必欲極其至也非知幾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幾也謂其知有可至之理故從而至之也知終終之此主居業而言也終焉知業之可終吾之居之必欲保其終也非能守義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存義也謂其知

有可終之理故從而終之也程河南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終始也三在下卦之上故曰在上位猶未離乎下體也故曰在下位不驕不憂此學力也學力既至則知處上處下之道驕憂兩无而恐懼獨存焉故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陽也而居上四陰也而居下故曰上下无常九陽也而主進四陰也而主退故又曰進退无常夫處人臣之位上下宜其有常也今也上下无常則疑於作爲回邪矣進退宜其有常也今也進退无常則疑於離去羣匹矣然九四之躍雖躍矣而不脫於淵則人臣之位分吾未嘗或踰焉以此知其不爲邪不離羣也既非爲邪又非離羣何爲是之不寧也亦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云爾此所以不遑寧居而有上下進退之勞焉程河南曰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恒即常也恒之卦曰恒久也恒常初无異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凡心之同者則誠意交孚而其聲斯同德之同者則惟馨發聞而其氣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言二五心德之同也水旁陰中之物而其流濕則下與陰同火者陽中之物而其就燥則上與陽會水流濕火就燥凡以致精神之運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心也龍者東方之畜而雲從之則物類其澤虎者西方之獸而風從之則物被其感雲從龍風從虎凡以致仁義之化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德

也是故聚精會神而昭徹四海懷仁附義而生成庶類此聖人作與而萬物之所以咸覩歟五天位也而曰飛龍在天此本乎天者也二上應五故曰親上二地位也而曰見龍在田此本乎地者也五下應二故曰親下文言推廣利見大人之義於萬物則言覩於二五則言親親如父子如魚水覩則拭目觀瞻而已言各有旨也夫九五大德之君也固欲得大德之臣而任之九二大德之臣也必欲得大德之君而事之上與下交相親故曰則各從其類也程河南曰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又曰乾之二

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生殺予奪之權已擅於五故曰貴而无位謳歌獄訟之心已歸於五故曰高而无民同心同德之佐又已應於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經曰聖人大寶曰位位可无乎書曰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可无乎又曰后非賢不乂輔可无乎无此三者有悔必矣其曰是以動而有悔也以言无動而非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而聖人之大寶亦
曰位互文以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
雨施天下平也
文言之於四德也首章以人分而釋之此章以天

道合而論之其分也以言其先後之有序其合也
以言其功用之不分各有所指也乾元者始而亨
者也謂始物者乾元也而亨物者亦乾元也萬物
自有始之後其所以日長月化形遷如流者孰使
之然歟乾元實爲之也人知始物元也而不知亨
物亦乾元也故以始而亨一歸之於乾元此有以
見元與亨功用之不分也利貞者性情也謂利得
其正則情无非性矣程河南曰亨毒化育皆利也
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皆貞也夫動而生物者
乾之情也所謂亨毒化育之利也正而不變者乾
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

物也以貞則是性其情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
以久行其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有以見利與
貞功用之不分也夫利物而得其正者又誰歟亦
乾元也故於利貞者性情也之後又繼之以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元也美
利亨也亨者嘉之會美亦嘉故也利天下利也不
言所利貞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故
贊之曰大矣哉大亦元也此又有以見元亨利貞
功用之不分也自大哉乾乎以下又廣言四德之
餘旨以明乾之所以大故又先贊之曰大哉乾乎
乾惟大哉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可以一德名

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不可以一義求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不可以一用盡也雲行雨施天下平
也不可以一方拘也夫剛乾之體也健乾之用也
剛故不變健故不息一氣之運動无非時中也自
然之天理无不順正也所謂純者專一而不雜也
可以卦畫見之夫八卦皆純也奚獨乾歟曰六子
陰陽雜也而坤又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所謂
純一不雜者莫乾若也乾有是純一不雜之德故
稟之於己則爲粹貸之於物則爲精剛不干時乾
之粹也精氣爲物乾之精也楊子雲曰天精天粹
萬物作類是也乾之德如此其不一也故悉而歎

之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有不一之德六爻自初至上其所以發而揮之者果何事歟亦曰不外乎是德云爾是德也發而揮之於六爻之間故初之勿用則養其剛三之乾乾則行其健二五中也而三與四之重剛又警其不中三五正也而上之有悔又欲其不失正乾元用九則其純也天德不可爲首則其粹也以至萬物資始於乾元則其精也乾之難見之情无所不通如此然則乾之情其所以旁而通之者即乾之六爻也其所以發而揮之者又即乾之不一之德也豈有他哉故既言乾之德而繼之以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既以發

揮則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與夫時行時極各乘其時而不紊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此乾元用九所以乃見天則也故又繼之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六氣順序則乾之功用博矣故以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終焉雲行雨施天之澤也而所以爲雲爲雨者乾元之餘用也夫乾元之大也爲萬物之所資始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均被其澤者乃其餘事耳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之德不可以一德名乾之用不可以一用盡乾之爻不可以一義求乾之澤不可以一方拘其曰大哉乾乎信乎其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之於德如影之隨形不可以強无之也特因其所處如何耳時方隱伏則雖有是德而无是行乃若出潛離隱則以是德爲是行也猶之植木於幽暗之地表未始不存而影未始可見何也隱使然也若夫大明方中无有欺蔽向之植於幽暗者舉而移之顯明之地則表立而影隨矣此君子之道所以不可誣也德之在我患未成爾行未成非所慮也德既成則推此以爲行乃其餘事爾所謂日可見雖欲俄頃少蔽之不可得也初云龍德而隱

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夫君子之心不敢以天之所予我者自私久矣今也吾身隱而未見則吾心之所欲施者亦未見其可也故曰行而未成行而未成則不成乎名矣此時也非我志也然則如之何曰與其有干時之慾無寧隱居以求其志也故曰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得之於天者與人同也所以輔其天與人異也既有以得於天而无以輔其天弃天也學問之道无他輔吾之天也吾之天既有餘地則寬居仁

行何往而不暇所謂君德如此而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自夫十有五以往良知良能之外何事非學前言往行未際於耳目艱難險阻未經於履歷此非學不可學以聚之則所得富矣所得既富不問以辨之則孰為得孰為失孰為是孰為非則憒然矣故繼之以問辨也學聚問辨其德成矣九二出潛離隱則以成德為行此其時也故又繼之以寬居仁行寬以居之涵養是德於己也仁以行之推行是德於人也君子將以推是德於人而在己者无雍容涵養之素則事至而應亦有所不給矣故

寬以居之所以涵養是德也至於仁以行之則德施普矣前章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學問之力也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涵養之功也二之見龍在田而生養之利无不被非由學問先自涵養何以至此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子曰過猶不及以言過與不及皆非中也九三重剛而不中過乎中也下乘九二初九之剛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而不中不及乎中也上乘九五上九之剛故亦曰重剛而不中易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故三與四均致意於此上不在天謂非五也下不在田謂非二也而四處人物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在人又不得為九三也三既惕矣四烏得而不或邪昔魏證謂王仲淹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若三之惕則不得不憂矣四之或則不得不疑矣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辭危乾之九三九四是也三與四處危疑之地故其辭亦危何危乎當是時也上有堯舜則揖遜之事與上有桀紂則湯武之變成詎勝言哉故居此地者

皆當因時進德修業而勿忘惕或之念夫然後得俱免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至理无乎不在在天地則為覆載之德在日月則為晝夜之明在四時則為寒暑之序在鬼神則為禍盈福謙之吉凶均一理也一理所在以心契之故无往而不合无往而不合則大矣故天地以无私為德日月以无私為明四時以无私為序鬼神以无私為吉凶而大人則以无私為心以此无私

合彼无私冝其大也夫至理純乎天而已矣故天全是理爲造化之主地配天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分任其造化之職者也大人全盡是理則亦天而已矣故先天而天弗違大人即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即大人也吾不知其分焉雖然後天而奉天時猶有天在也先天而天弗違則大人之外无别有天矣故終之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人與鬼神相與晦明於大人之天之中而不自知也夫始於无所不合終於无所弗違所謂大人造化也以此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无危不平无易不傾易之理也故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知其一不知其二過矣此上九之所以亢也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廣言六爻用九之道以終文言一篇之意乾之六爻皆聖人也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初之潛則知以退爲正也二之見則知以進爲正也四之進退无常則知進而又知退矣三之在上不驕在下不憂則知存而又知亡矣五之下見二則知退托以求助而不敢保

其存也凡此皆不失其正也上九亦聖人也冝无失正之舉容有不知乎此而至於亢者易之示戒深矣夫自亢言之則有進有退有存有亡有得有喪自聖人言之則雖有進退存亡而實无得喪於其間也何也謂其因時順天而吾无容心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及於得喪焉終始兩言其惟聖人乎深嘆上九之不失其正也夫不失正則不失聖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三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河南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利字不連牝馬爲
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只有三德大抵四德具
乃謂之乾德配乾乃謂之坤坤云四德同於乾而
貞體則或異者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已故
有取於牝馬之貞蓋牝馬柔順故能承順乎人坤
以柔順故能承順乎天夫乾爲馬以其健於行也
若乾行而坤止則无以共成其化育之功矣故坤
亦取諸馬而又取其牝馬者以謂不牝則不順非

馬則不能往應於乾相爲无窮故也夫坤以柔順
爲貞故能往應於乾君子之進爲於世也夫豈專
恃吾有能行之才歟必也待人君命焉而後承駕
焉而後騁以務合坤之德而已故繼之以君子有
攸往謂其以承順爲行則无干時冒上之愆而有
所往也先迷謂其行也陰或先陽則迷謬而失正
後得主利謂陽倡而陰從之則得主而利也得主
猶曰得君也爲坤之主也誰乎曰乾也坤得乾以
爲主有順利而无迷謬非能自後寧至是乎上六
其道窮也先迷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後得
主利也自西至南陰位也而坤位西南之維故曰

得朋謂其類皆陰也得其朋類相與以贊成生育
之功也自北至東陽方也而東北之維艮實位焉
此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陰之類於此絕矣故曰
喪朋然乾元於此資始則坤元以資生應之未有
乾行而坤止也故生育之功又肇於此焉則雖喪
也乃所以爲得也故彖有乃終有慶之說大抵坤
之爲德以後順爲貴得朋以贊成生育之功後順
也喪朋以往應於乾而肇生育之功亦後順也此
之謂得主而利也故終之曰安貞吉謂牝馬之貞
坤之貞也安於此而不變則无先陽之迷故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
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稱父坤稱母父道尚尊尊故大母道尚親親故
至此大與至之别也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
物資始於乾而有氣則資生於坤而有形乾動而
坤隨乾授而坤受是故乾始而坤生順而承之不
敢違也故曰乃順承天乾元之既始乎物也其功
用未已也又有以資而育之雲行雲施是也則坤
元之於物也亦豈特生之而已哉又有以宅其生
而使之輯寧泮渙自適自遂而後已是故坤厚載

物宅其生也含洪光大則又輯寧泮渙其生也此乾坤功用之不窮也夫其所積不厚則其所載者无力舉天下之物吾所生也又吾所載也此豈无力者能之乎故曰坤厚載物以謂不如是則其德不能配天矣无疆天之无疆也德合无疆地之无疆也以此无疆合彼无疆非厚能致然邪含洪光大以言其德之无疆也夫萬物盡生於我而或有流離迫促之態而不能自適自遂焉則其責又在我矣故坤之爲德也必有以容之使不流有以舒之使不迫容之使不流輯寧其生也所謂含洪也舒之使不迫泮渙其生也所謂光大也含洪德之

渴也光大德之化也凡此皆无疆之謂也萬物於此雖欲不自適自遂得乎故曰品物咸亨取諸牝馬者以其地類也地陰德也故牝馬其類也牝馬柔順而亦健於行則能往應於乾故曰行地无疆謂之行地无疆則无疆之德地固有焉此所以德合无疆也夫牝馬之行地无疆也以其柔而利貞也君子之有行也含是其可乎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亦猶乾之文言釋元亨利貞又繼之以君子行此四德者易之取象明義凡以爲君子設故也先何爲而迷邪以其失坤順之道也牝鷄之晨西雲不雨此先迷也後何爲而順邪以其得坤道之

常也君倡臣和男行女隨此後順也得常所謂得主而利也西南得朋以君子言之仕進之初也初貴引類故泰之初有拔茅之征與類行也東北喪朋得君之終也終貴道行故大畜之上有何天之衢亨終有慶也朱子發曰得君者臣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夫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坤以柔順爲貞安於貞而不變此地道所以爲无窮也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君子之有行亦務合於坤德安於貞而已夫天有是无疆也而坤以厚德合之故爲地之无疆地有是无疆也而君子以安貞之吉應之則又爲君子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其運乎故乾之象以天行言地其處乎故坤之象以地勢言行則貴其不息勢則貴其所積之厚而不輸爾載也子思子曰地以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蓋言所積之厚然也夫德之在我我所固有君子固无以異於人也然語其任天下之重者則類非𥚃薄者之所能勝也是必積累之素見於平日之所養而後能然爾鼎之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夫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德非厚德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一陽在下其曰潛龍勿用者懼其傷也
坤之初六一陰在下其曰履霜堅冰至者防其長
也懼其傷愛之也防其長忌之也夫陰陽天地之
道消長往來爲晝夜爲寒暑爲古今一息不停也
聖人何容心於其間而有所愛有所忌也哉張橫
渠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惟易爲君子謀也
故陽君子道也則必委曲愛護惟恐其或傷也惟
易不爲小人謀也故陰小人道也則思杜其漸防
其微惟恐其遂長也夫涓涓不遏將成江河毫末

不去將尋斧柯陰氣始凝霜也凝而不已則其至
堅冰也必矣此无他馴致之故也惟見微慮早之
君子知天下有所謂必至之理故謹其辨於履霜
之初則馴致之禍亦或幾乎熄矣鄭莊公之寵弟
不用祭仲蔓草之諫而待其自斃遂至於同氣交
兵子母相失噫此无他昧履霜早辨之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爲盡地道何者以順德居正位順之
至也故循理而行无所容僞直也隆殺厚薄各當
夫物方也直方故大大則能配天矣此坤德之自

然也夫天下之理本諸自然者則其功順成初无
所待不習无不利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以承天
而時行見之行其所无事六二之直也時措之宜
六二之方也夫習而後利者有之是然其利有限
也六二直方之德根諸所性乾動而坤隨德與天
合豈有所限之利哉此地道之所以光也光者六
二之所不可掩者所謂大也程河南曰不習謂自
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
或曰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坤之二五亦同德也
何以无相應之義曰程河南曰二坤之主故不取
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邵康節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
勞夫效其法而終其勞坤之六三是也三陽也而
明於內六陰也而晦於外含章也六三非正也居
下位之尊當靜晦之時而有含章之智亦可謂之
貞矣然含章不發非不發也發於從事之間而若
未嘗發焉爾故繼之曰或從王事而象曰以時發
也曰時云者義所當爲吾必爲之但含晦其美不
敢居其成功也然則不知含章不可謂正含章不
以時而發可謂之正乎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謂不

敢居其成功惟後順以終其勞爾夫時晦而晦非
不盡忠也時發而發非好從事也故晦而不發非
智也發而不晦亦非智也智也者晦其所發發而
必晦之謂也故贊之曰智光大也古之人所以无
智名勇功者以此後世君子身處高位以含晦爲
心則或至於拱默无營以強聒爲事則或至於矜
伐而取忌由六三言之何暗如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乾九四曰乾道乃革則坤六四亦坤道乃革之時
也以周正考之建酉之月革秋而爲冬則六四是
也當是時也陰氣既凝萬物歸根小人道盛而君

子不利故曰括囊括囊謹密以遠害也知所以遠
害則寵辱不至故曰无咎无譽韓退之所謂刀鋸
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蘇東坡曰咎與譽人所不能
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麗乎咎咎所以
致罪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
是時也譽亦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
无咎謹不害也太元以馴準坤而次六有曰囊失
括珍寶泄此則不知謹密而致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
類則爲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爲文明之

君在睽在恒之類則爲暗弱之君惟坤也五雖君
位坤實臣道故不取君義但微婉其辭而致之意
曰黃裳元吉夫黃中色也裳下飾也惟中也故通
達爲臣之理而不可失惟下也故謹守爲臣之分
而不可踰如此則中有所養外无所越吉孰大焉
程河南曰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
又曰在坤則陰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
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
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而不盡言也文
在中也謂積至美所養既厚則能謹守其分六三
六五皆陰外而易　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馴致於初至五而盛矣至上則其道不得不
窮蓋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來上六亥也乾位
亥前正陰陽交戰之地故說卦曰戰乎乾以言陰
陽勝負之機實決於此時也夫陰小人之道不可
以過盛而與陽敵故於六陰之極而稱龍焉存陽
道也存陽道者存君子也在剝之上五陰既盛一
陽雖存凜凜乎其危也而上九爻言之曰碩果不
食又曰君子得輿以言天道不可以一日而无陽
天下不可以一日而无君子故邵康節曰夫易聖
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

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上六在一卦之外陰旣失所而陽未正其位故曰戰于野當是時也以強弱較之陰旣盛而陽猶微以時勢論之陽當信而陰已屈俱不能无傷故曰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之用九用得其當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惟坤亦然故用六之利在於永貞而已永貞謂久其貞也彖以安貞爲吉則用六以永貞爲利可知也夫坤之德所以能配天者以其久於其貞也貞則大大則能配天矣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或曰二之直方三之含章四之括囊五之黃裳是皆善用夫六者謂之永貞可也陰道馴致於初而窮於上得爲永貞矣乎曰陰與陽循環无端不有所始則不有所終不有所終則亦不有所始易之道然也惟君子見微而慮遠於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於龍戰則識陰道之已窮亦如乾之勿用於初而不可以久於上也夫是之謂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之文言首釋元亨利貞之四德甚詳且明也至於末章乾元者始而亨也以下之文則閒引釋彖數語而參錯之今坤之文言其於四德則疑若未始釋之也亦閒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其文莫適爲先後與乾文言末章大略相似聖人文章體制變化不一如此蓋不如是則不謂之文言故也然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二語以觀之則坤之四德亦昭然而默存矣夫至柔至靜則坤元所謂至哉也其動也剛則亨與利在其中矣所謂德方則其正也天下之理不至其至則變通宰制之權不屬諸我至柔至靜此坤之所以至其至也柔至而動剛靜至而德方亦其理之必至也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洪光大品物咸亨之義聖人贊坤至此閒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莫適爲先後也豈固爲是異同邪申之者確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人之於善也力其所積而不必其所可必小人之於不善也亦然聖人之於善人也原其所積而必其所可必其於不善人也亦然蓋君子之心知

盡其在我者而已故不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及其積也不已則報效也亦不已小人之心知任其在我者而已故不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及其積也不已則其報效也亦不已此必至之理易者進君子而退小人之具故陽爲善而陰爲惡陽爲君而陰爲臣坤之初六一陰始凝象取履霜謂不善之積實基於此時也苟不於此時辨其萌芽去其漸長則凡天下所謂弒父與君之大惡无所不至矣此必至之餘殃也原其所以然亦以積小而大由微而著事勢之順成也故曰蓋言順也朱子發曰先儒常以乾坤論之謂君子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坤化陽滅者矣然而復出爲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陽息陰盡者矣然而姤極生巽者餘殃猶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正是也方者何義是也夫循理而行无所容偶之謂正直也者正而无偶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之謂義方也者義之所當然也君子敬以直內則所謂正而无偶者存諸我矣如是則內有所主雖一毫人欲不能入吾舍心正而意誠也義以方外則所謂義所當然者當夫物矣如是則外得其宜雖起居出入未踰吾閫國治而天下平也夫學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无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不孤所謂大也知有內而不知有外知主敬而不知行義非不孤之德也君子之德大而不孤則性與用一物也用與性一源也所謂行其所无事而不失乎時措之宜者雖屬之我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如是則行之事物之際殆如履吾室中庸何纖芥之疑乎或問既曰直其正也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何也曰正云者有靜意也敬云者有活意也六二正也欲發明六二之動故又曰敬而正在其中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而三之无成有終亦曰地道何哉曰地道以處下得中爲正三下卦之成也聖人懼其以成功自居故爲之戒云而以臣道妻道兼言之所以示戒也詳矣三之章五之文文言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文與章皆美物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非有美而不發也

發之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云爾夫發之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非不發其美也不暴其美故也有美焉而不暴則吾知惟王事之從而已爾吾知代天之功以終其勞而已爾所謂成功吾何有焉此六二之智所以光大也晉武之平吳也王濬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王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卿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何以過之噫此坤六二光大之智也濬何足以語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二六四皆以柔處柔順之至也然二則居下履正盡坤之道而四則坤道乃革之時視二爲失位也夫以至順之德處失位之地當是時也何不用吾順乎曰順乎時而已矣故曰天地閉賢人隱然必先之以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以言天地變化草木亦蕃而況於賢人乎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況於草木乎互文以見義也雖然後世之隱有二槩有避咎而隱者有好名而隱者避咎而隱者志於无咎而反有譽好名而隱者恥於无譽而反有咎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穴之下而名振於京師此志於无咎而反有譽所謂避咎之隱者也梁鴻作五噫之歌而時君惡之此恥於无譽而反有咎所謂好名之隱者也然則六四爻贊旣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於此又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豈不爲好名者設邪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臣上下固有不易之理亦有不易之位中无所養而於理不通者則雖冒昧竊位而有隕越之禍不顧也況欲身安道隆功著名顯其可得乎惟夫

所養之至富貴利慾不足以動其心故雖躋高顯係衆望曾无欣豔於其間若詩人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夫黃中美在其中也德美存其中則爲臣之理豈有不通曉者乎於理旣通則能正爲臣之位而不失居下之體矣凡此皆美在其中而然也存諸中者旣不可誣則形諸外者亦不可掩故其聲色也暢於四肢无非粹然盛德之容其成務也發於事業无非犂然當於人心者此非所養之至詎至是邪故又終之曰美之至也盡乎此者求之古人則周公其人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天下之理不可以有所極也有所極則有虧苟有
所極而曾无所虧之處則不可常矣故陰陽之相
推相盪而相與爲无窮也知道者未嘗不曰此理
之固然也而聖人特假是以爲隱惡揚善進君子
退小人之說焉則其所寄之旨亦微矣張横渠曰
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謂陰也夫坤之上六之陰
陽不疑其軋己也則必不至於戰至於戰者陽之
不得已也亦陰之不肯已也不肯已者與不得已
者駢然而作敵焉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而聖人

則曰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君子故稱龍於盛陰之時者存陽道也當此之時
不可以无陽故也夫苟无陽此聖人之所嫌也張
横渠曰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則稱龍於此時之
謂也大抵易於嫌疑之地聖人必深致其意焉乾
之九四言或躍在淵而不稱龍者爲其嫌於近五
也坤之上六言龍戰于野而必稱龍者爲其嫌於
无陽也然九四之或自疑也上六之疑陽疑之也
自疑自省也人疑之則不知自省矣此君子小人
之辨也繫辭曰方以類聚乾曰各從其類謂陰陽
各有其類也今也陰陽紛爭雌雄未決均不免於

或傷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又曰夫玄黃
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若已離其類而无雜
揉之傷則陽道反正而无事矣此光武勇於大敵
之後所以投戈而息馬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四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繼之以屯與蒙者經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初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此夫子序卦之旨也而愚之意則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則坎又其次則艮此三男相繼以效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地脉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故震之一陽貫繼於乾

坤之後當天地玄黃雌雄既決之後而以貴下賤爲屯之初九也故屯之下體震而上體坎彖之下體坎而上體艮也三男相繼以效其勞不亦有序矣乎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蒙之九二曰子克家蓋謂是也元亨利貞乾坤之四德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故具此四德自乾坤而下若屯隨无妄革能具其大體而不能盡其全用則閔子顏淵之於聖人具體而微之謂也又其次則有具三德者若離咸萃兑渙小過有具二德者若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有具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則子游子夏子張得聖人之一體之謂也方屯之時難未亨也所謂天造草昧者也當此之時未亨之難必期於大亨故曰元亨夫有一言足以當天地萬物之心曰正是也則所以已天下之難者正也故未亨之難而期於大亨非利於正不可也勿用有攸往者非无所往也當往而往往而不在我故也夫往而不在我而奚在乎曰在乎正而已矣初九謂盤桓則欲其當往而往也所謂志行正也則往不在我而在正也解坎下震上屯之反也其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夫既曰无所往也未幾而又曰有攸往者何也天地之解已在此時故也然則方屯之時

所謂有攸往也則勿用焉而惟正之是卜可也侯者共理之人也當屯難之時民思其主而欲以吾之一身濟焉難矣故又利在建侯乾坤一索而得震而震之一陽用事於羣陰之下是爲初爻故曰剛柔始交坎水也水善陷故曰難生又曰險也動乎險中謂初九也初九以陽德居陽位正也此大亨之道也朱子發曰安乎險與動乎險而不正皆非濟屯之道震爲雷坎爲雨雷以洩陰陽之怒氣雨以播陰陽之膏澤所謂雷雨之動也動謂震也滿盈謂雷雨之動充足乎宇宙也雷雨之動充足宇宙則无一物不蒙其功誠異乎屯膏未光之施

也夫夫造之初草創冥昧既難以吾之一身濟焉則衆建諸侯宜矣瓜分碁布之勢既連屬於宇內則雖有強暴誰與爲亂哉然既建侯以翼己而未始忘乎險難故又曰不寧則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彖取雷雨象取雲雷者以言既雨則非屯矣故雷雨作則爲解雲雷屯則爲屯也夫措之天下則爲事業蘊之吾心則爲經綸當理亂解紛之時而經綸之无素焉則欲亨屯也難矣故緻謀締慮屯結乎吾中若雲雷之欲雨而未雨焉此則屯之象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以天德居下位亨屯之主聖人之拔闇闇者也故行止動靜盡彖之德盤桓利居貞即彖所謂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庖丁之解牛也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此所謂盤桓也盤桓即象所謂經綸也使初九无行正之志則不待當往而往矣所謂行正之志何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能居是正則能行是正矣建侯爲民建也建侯以爲民則吾知有民而已又安知有己也哉故貴與賤所不必辨也此盛德事也陽貴而陰賤陽少而陰衆陽爲君而陰爲民初九一陽處三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君子守道不回不苟合而失正六二正也當屯之時欲上應於五而未果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合欲上應於五而未果屯如邅如也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之合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也屯邅不進之謂也初九動乎險中馬之象也下馬

曰班與馬異處欲行而止之謂也二與五陰陽之正也而居相應之地時方屯難莫與之合初非吾耦而二與之迫焉則以寇目之未暇論初之德如何也夫二既以寇目初豈與之爲婚媾乎此女子之貞而忠臣之義也字育也女子以正爲德以字爲功若失德而有功寧貞而不字也若夫屯極必通數極復始而正應乃獲故曰十年乃字十謂數之極也夫天下不常治亦不常亂亂極必治不字終字事勢有所反也故又曰反常也若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則六二所謂不字而得乎反常之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六三當屯之時所謂競逐之夫也漢高祖語諸將曰諸君知獵乎逐獸者狗也指蹤者人也坎爲隱伏五以一陽伏於衆陰之中鹿之象也夫初九所以大得民者建侯以翼己故也用能作於閭閻而爲屯之主六三居不以正動而无應猶之即鹿也志在得禽而无指蹤之人也所謂无虞也虞人山林之導也入於林而无其導焉徒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而非其應也故有入于林而无虞之象君子則不然與其往取

窮吝而无所獲也殆不如舍旃而安於屯居貞以待時而无妄動之失夫惟有所不動動必獲矣則初九是也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昔孔子之取虞人也取非其招而不往而孟子亦以不待招而往謂之枉己四與初居相應之地不即應之亦曰乘馬班如者待招而往故也初之以貴下賤有求婚媾之禮故四之往應於初亦有乘馬之象於時爲屯故亦不免於班如焉夫婚媾之道不待求而往枉己也蒙之六三所謂不有躬无攸利是也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夫蒙之三不有躬无攸利則屯之六四求而往吉无不利宜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難之時居坎險之位則五其致屯之主也夫九五之剛中正非有失德也特以膏澤不下而德施未光民心未歸而思亂者衆故屯難不得不生於此時也坎爲雨故稱膏當屯之時故曰屯其膏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屯其膏者特有司之事爾故小者之職以屯膏爲正則吉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此大君之體天也故大君之道以屯膏爲正則凶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而使之爲國家災害並至所謂災害並至其屯也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乘九五之勢而居屯之極故亦曰乘馬班如夫能使五之施澤未光而致此屯難者皆上六陰蔽之力也屯極至此易窮則變上六之傷可勝既邪故曰泣血漣如坎爲加憂爲心病爲血卦故屯之極備此象也何可長也者謂乘君之勢而相與以成是屯屯極矣居此高位其能久乎湯武一出

而飛廉惡來之誅不可逭也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合艮坎而成體艮止也而爲山坎險也而爲水山下有險遇險而止昧其所適蒙之義也人性本明一發其機則矢去川決而蒙者亨矣亦乾元者始而亨也之義夫蒙之能亨者以亨道而行也所謂亨道時中是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夫喜怒哀樂未發故爲蒙及其既發而又皆中乎節此以亨道而行也所謂時中也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則發其蒙也五艮體艮少男也故曰童蒙我謂二也居相應之地有剛中之德五實資之以發其蒙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謂五有順巽之志以下應於二然後二從而應之也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可與有爲也韓退之師說有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決疑而辨惑也發蒙之道而曰筮云者所以決其疑也占筮以誠敬爲本不誠未有能動故也故初筮則告之告之云

何告之以吾剛中之德而已爾曰剛中云者即君子之時中也以吾之剛中而亨彼之亨此以性覺性之道也若夫筮以決疑也而有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故以不告告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以不告告之之謂也夫天之予我以此性也正而已矣自正之外无他事也當蒙之初務養吾正則用力寡而成功多正之體不搖而正之用日長而日益矣此作聖之功也故曰利貞謂當蒙之初所利者養正也程河南曰未發謂之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以蒙學之至善也朱子發曰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山也而在上坎水也而在下蒙之象也不曰山下有水又不曰山下有險而曰山下出泉云者夫山下有險彖既言之矣象者所以言彖之未言也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是矣泉之始出於山下也以況則蒙之欲亨而未亨之象故不取山下有水之義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混混蒙也不舍晝

夜則所蒙者亨矣至於盈科而後進則所蓄厚矣
君子以是果行而育德德者行之源也所謂果行
者以亨行也不舍晝夜之謂也所謂育德者以養
正也盈科而後進之謂也孟子養氣之說曰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此君子行欲其果也又曰配義
與道无是餒也此君子德欲其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用
訓于蒙士以六居初陰暗而未明所謂蒙士也欲
發其蒙不於此時而豫以禁之不可也故曰利用

刑人而象曰以正法也夫所謂刑人者非必殺戮
之也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
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為然
後漸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茍說其
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雖
有善教何由而入乎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
為利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也噬嗑亦明罰勑法之
卦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夫當噬嗑之初屨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能无咎
則當發蒙之初用說桎梏而縱之使往能无吝乎
桎梏與校皆刑具也程河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
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
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在
蒙之時則二與五是矣故二之一爻以二與五剛
柔相接而兼發其義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即
此三語足以見二與五之懿也夫二與五居相應
之地二有包蒙之德故以剛接柔而蒙者資之五
有順巽之德故以柔接剛而二則納之順巽之道
婦之道也匪我求童蒙故五之於二不得不盡順
巽之道童蒙求我故二之於五不得不擴包容之

德包蒙吉此二之吉於五也納婦吉此五之吉於
二也或曰五君也而又有婦之象何也曰泰之六
五曰帝乙歸妹則亦下交於九二也庸何嫌乎說
易者不以象害意可也坎與艮皆乾之子也二與
五相與以用事則柔剛相接而家道成矣故曰子
克家剛柔接也求之古人則商之保衡太甲周之
周公成王是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夫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者所謂下愚之不移
也蒙不足以盡之故此爻獨不言蒙且人之所恃

以自立於世者以其有廉恥之維在也廉恥之維一或廢缺則无所不至矣故蒙之六三陰迷妄動而以勿用取女爲義焉夫女之所以勿用取者以其妄動故也上九其正應也上九艮體艮止於上而无下女之義此六三以坎水之性趨下而從二焉見金夫也金夫以利合也以利而合則喪軀失德矣故曰不有躬夫知以利合而不知喪軀失德之爲非利甚矣其惑也故又曰无攸利然則上九正應也而乃勿用取之者以六三不能靜以待上之求而失足於二焉故也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失德之女人勿用取失德之臣君所不臣失

德之士君子不友其或取之臣之友之是亦蒙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君子之學求以亨吾蒙也蓋汲汲於此而後足以有立六四以陰居陰蒙昧无覩曾无剛明之親授以誘掖之孔子所謂困而不學者故曰困蒙吝吝者虛空无得歉然而不足也陽爲實九二是也二發蒙之主四於初非應也固不得因初以親二三以不正實聞忌夫已也又不得如五之應二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順則不能從善不巽則不能下賢五雖君位而以六居之又艮體也故稱童蒙童蒙尤不可以不資於人也故虛中无我而順以巽以下求於二如是則優於天下矣故吉也太甲之於保衡也拜首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正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於周公也亦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夫二主沖主也志於亨蒙亦篤

矣其所以爲是巽順也亦至矣商周之所以隆也有由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蒙之終很然而不服所謂蒙之極者而不可告語者也故至此不得已當擊而去之夫所以擊而去之者務以已其寇暴之亂故也寇去則止若又擊之不已而寇自我作焉則是爲寇也孟子曰古之爲關者將以禦暴今之爲關者將以爲暴夫關一也何古今之異歟禦之不已而或至於生事造怨則是爲暴也故蒙之初發蒙

利用刑人而用說桎梏則以爲吝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而爲寇則以爲不利上无過暴下无不服故曰上下順也程河南曰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五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有所濟者君子之才有所待者君子所以全其才有是才矣而不知所以全之則或恃其在我者而不知相其在彼者鮮克有濟矣夫乾以剛健之才運乎萬物之上則莫我或抗今也處乎坎險之下前有險而未可逞吾有才而未可恃當是時也能无待乎此卦之所以爲需需須也有所待之謂也至誠自信全其在我而不撓其在彼者此需之道也惟能盡需之道則時行乃行險不能陷故需之九五位乎天位而有中正之德以乾德之發用而不窮者得位得時如此也此其爲效豈不光亨矣乎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然則有孚者乃需之道而有所須者乃所以全其剛健之才者也將以全其才也而无至誠需時之心則未有不輕進躁動而自寘於陷敗之地其能免於困窮矣乎需之剛健而不陷故乾德之發用得位得時而爲需之九五此所以謂其盡需之道則曰有孚謂其有不困窮之義則曰光亨謂其得位得時而有正中之德則又曰貞吉也夫以剛健能濟之才而

不陷於坎險則排大難定大患何往而不利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夫始焉有所須未始有功也知有孚而已矣終焉有所往未始不利也故又繼之以有功焉則有孚者乃有功之本而有功者又有孚之效也噫孚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則需云者又有養物之義此象所以有飲食宴樂之說而九五亦曰需于酒食也夫雲上於天欲雨之象也故爲萬物之所需何須乎須此以養故也物得所養則得其生矣故樂也飲食者所以養人也宴樂者所以樂其所養也人君之於天下也故非家至而飲食之也亦非人人而宴樂之也不過使之而各盡其耕鑿之利云爾此養天下之道也又使之仰父俯子嬉遊順適而无追胥勞擾之害云爾此宴樂天下之道也夫天下之心所以有待乎上者蓋亦不過乎此也君子在上有以慰適天下之望而使之各盡其有生之樂焉此則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天下之事勢有遠近之不同君子之處事亦隨其勢之所異需之坎險在前逼近則爲泥九三是也漸近則爲沙九二是也最遠則爲郊初九是也故迫近於難則欲致其敬漸近於難則欲處以衍最遠於難則欲其不失常也夫處无事之地則不可以越常而犯難初於坎水爲尤遠所謂无事之地也故曰需于郊而以安常守分爲用者乃其所利也夫處无難之地而不以犯難越常爲行而以安樂守分爲用庸何咎乎或曰需之險在前也非无難之世以初九剛明之才豈无救世之志歟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患難未切於己而不可以輕試於難若以越常犯難爲行孟子所謂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視郊則去坎水爲近矣然未之溺也故曰需于沙沙乎衍之地也九二以剛居中故又曰衍在中也故君子之濟夫難也豈務與之交相爲敵歟爽然以寬裕自處亦還以寬裕處夫物而期於吾不彼攖彼不吾傾而已矣夫如是則始焉雖不免薄有所嫌小有所疑終焉釋然禍去而難平矣故曰小有言終吉此君子之善濟夫難也昔諸呂之難亟矣而陸賈乃從容於平勃之間未嘗少激其勢

也俄而將相交歡而左袒一呼呂宗覆矣若賈者可與論需之終吉也其能身位俱榮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視沙則去坎水爲已迫矣是與寇難相鄰已不容髮矣故曰需于泥致寇至夫寇自外至而九三處内外之交而與之鄰焉亦勢使然也今而謂之自我致寇何哉曰警之之辭也夫禍難之至苟以爲時勢之使然而我无與焉則或坐視其禍而不救者有矣或知救之而不知敬戒之術以致敗也亦有矣韓文公守戒之說曰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此聖人警九三之辭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之六爻由初九九二九三言之則在内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故初之需于郊二之需于沙三之需于泥皆謂坎險之在前也由六四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故四之出自穴上之入于穴皆謂三陽之上進也而五之中正則又廣言人君待天下之道也是亦有以待天下也夫三陽以剛健之才在下而有待也亦久矣至於六四則涉陰虛之地而莫遏其進如入无人之墟矣故四之當是衝也需其至而弗之入焉則有傷矣爲四計者莫若出其窟穴而順以聽夫三陽之進若安其位而與陽角焉所傷多矣血陰物也穴陰所也皆謂四也夫方三陽之需于下也則指坎之地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及至於四而三陽有必濟之勢也則如蹈无人之墟而所謂曰險曰難曰寇曰災或无焉聖人闡闢陰陽之旨至是而益明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正中也

司馬溫公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夫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須中則養天下而不過而有以盡時措之宜正則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此人君待天下之道也夫酒食所以養人也中正之君使天下皆足其量无求而不獲如酒食之適其醉飽焉此則須之義也而蘇東坡乃曰九五以酒食待乾乾必心服而爲用陋哉斯言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出自穴謂當三陽之衝失所安也入于穴謂上與九三居相應之地不拒其進而初九九二皆因之而前不見傷焉得所安也夫在彼者有所待而來則在我者亦必有以待其來彼三陽者有待而來亦久矣故曰不速之客彼既有待而來而吾无以待之則其失大矣何謂待之之道曰敬之而已矣夫子戒司馬牛曰君子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三人者雖九三獨吾應而九二與初亦吾所不失其親之人也故居需之終而獲吉焉夫上六以陰居陰當位也象曰不當位

何也曰陽爲客陰爲主而且居一卦之上是不當位也不當位則失陰陽上下之義矣然敬則无失以陰而爲主於上彼三陽者吾能敬以待之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或曰六四之順以聽也則三客之來亦知敬之矣而且與初九居相應之地何爲其出自穴不若上六之安需于血不若上六之无所傷也曰三之應上也三居先焉而下二陽因之以進故上得所安而无所傷初之應四也初居後焉而上二陽不因之以進故四不得所安而有所傷也經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之謂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凡訟必有能訟之才亦必有兆訟之心有是才而无是心則訟何由而生有是心而无是才則訟何由而成訟之成體乾以剛居上剛則健而不可屈此能訟之才也坎以險而居下險則深而不可測此兆訟之心也以不可測之心而濟之以不可屈之才此所以訟也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以卦才言之也坎之九二之剛實自乾來也而居

下體之中是以成訟則二其致訟之主也夫以剛居中則中實中實有孚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匪孚而訟之匪孚尤不可也訟而匪孚則妄而已矣故訟以有孚爲本窒塞也惕懼也有孚而見窒則不得已而訟窒而不自惕則是好訟也二以一陽而居坎陷之中故爲窒坎爲加憂爲心病故知惕中吉者夫剛未爲凶德也過剛則凶矣故訟以剛得中爲吉以過剛爲凶終凶謂過乎剛也上九之終其訟是矣夫訟所以求直吾情也吾情之既直則亦可以已矣而復不已則其於人也豈惟擠之罪罟之地而後已而吾之爲德也亦不得

爲吉德矣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大人者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是能以中正之道聽夫訟也故爲天下之所利見夫天下之所爭惟中正可以已之故訟之所尚者中正而已蘇東坡曰夫使川爲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令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爲深而已朱子發曰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以中正戒之以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亂益亂相激而爲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之爲險君子疾之已甚其終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噫聖人示戒之意亦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運水下注天下之物其行相違莫甚於此故爲訟之象凡事終之不善始之不善也夫始善而終不善者有矣未聞始不善而終善者也故君子於作事之始必也絕其爭端窒其亂源使訟无由而生是之謂謀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之道舍謀始不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以得中爲吉以終訟爲凶故於初而致其戒曰不永所事而象曰訟不可長也初六之才柔而順者也非能訟也然當訟之時而亦有所不能已也故曰小有言謂得罪於四而在我亦不能无言也初六何以得罪於四乎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四下應初疑二間已又疑初之舍己而比二也故當此之時初六不得其平而至於不能无言然二與五兩剛不相能而二方且自下訟上則亦何暇間四之應而初亦何心以比二也故小有言而是非之辯如此其明也其初亦非有罪者也故曰終吉以言初之於四始雖不得无言而終相得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九五在乾在中孚則爲同德在訟則爲不相能之兩剛也夫二五之不敵故也而二自下訟之義乎故曰不克訟邑人三百戶二之居有之資比之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奚翅於千萬也而二訟之多見其不知量也逋竄也避也眚禍也掇取也二若反而安其在我而避其爲敵之地則可以居有其資而无禍患矣苟爲自下訟上而不知其爲不義則患之至也乃其自取也或曰訟之九二必與五訟乎曰凡恃己之才不安其位分而怨天逆天者皆訟五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者剛健之事而非柔順者之所能爲也故初與三皆云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是吉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享是終吉也夫三以柔順之才而居下體之終是能以素分自足也何謂素分從乎上者己之素分也謂本與上應故也故曰食舊德貞固也厲危也貞固以自守而无九四九二上下之交焉則雖處危險之極而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爭又起於矜功而伐能三與上居相應之地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而不以成功自居是能无訟也故訟之六爻不言訟惟三爲然夫一於守而不知義之所當從介者之所爲也一於從而不知義之在所守徇夫人之所爲也而三則舉无是也故曰食舊德又曰或從王事无成而象則曰從上吉也朱子發曰竇嬰之於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之吉也

通志堂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尊則无敵无敵則義不可訟二之於五是也柔則不澆不競則无與爲訟四之於初是也故二與四皆曰不克訟四體剛履柔雖有能訟之才安於所止是亦能反而歸諸正邪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賜不受命則不知所謂正理矣渝變也變前之爲則能安於正理矣復而不變變而不安危也於正理何有哉夫訟非吉德也以知止爲吉吉則无失德矣故象又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夫九二之歸而逋九四之復而渝皆貴於知反者也故聖人皆以不克訟戒之戒之者懼其恃夫剛也然四有安貞之吉而二无有焉則知自下訟上者聖人所深惡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得時措之宜之謂中循天理之自然之謂正呂刑曰咸庶中正則中正之道獄訟之所以恃也尚矣訟之九五以天德居中履正而聽天下之訟則天下莫不悉焉故彖曰利見大人而爻曰元吉元吉吉之大者也夫九五之吉而大天下之人見大人而利舍中正其可乎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人情之所同尚也九五元吉以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以之者九五也舜語皐陶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中也又曰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正也孟子以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曰此天也而不知此中正也

通志堂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此極已之剛而終夫訟者也鞶帶之為服者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體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應上而以柔分自足有從上之吉无他志也當此之時諸爻方訟而三實間於九二九四之間上九或疑其有上下之交也故終其訟焉夫以剛極而終夫訟而三以柔順不較應之或錫之鞶帶也然或錫之吾受之以為宜也夫何愧受之不以其道而以訟受焉則雖得之必失之茲榮也祇所以為辱也故三之從上則

未始或失乎吉而上之以訟受服則亦曰不足敬也上九乾之終也乾為日故曰終朝自三至上凡歷三爻三褫也夫訟逆德也上九以極剛而終夫訟而昧不可成之戒聖人所以愧恥上九也亦深矣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居險難之地用衆之象也此卦所以為師夫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所謂正者順夫理也用衆而不順夫理則攘襲變詐之為也以攘襲變詐為事豈足以服人心哉惟用衆得其正則足以服人心而為天下之所歸矣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謂王道上於正也丈人者尊嚴之稱也謂九二也均是人也人之所以畏服順從之不暇者必其尊嚴之人也有是正矣而又有尊嚴之人以行是正此師所以吉而无咎也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行險而順合坎與坤而言也夫九二以剛處中中則剛而无過有以上應夫五也蓋不殺者帝王之本心而命將行師者帝王之所不得已二而剛則既足以除亂而解棼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故曰剛中而應戰危事也所

謂行險也夫驅天下於險難之地而人不以為險難者是在我者有以順夫人故也蹈危履險而有以順乎人其孰不惟我之從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以毒天下也然殺人以安人害除而利至人孰不曰此所以安我也此所以利我也故相率而從之不暇此无他有以順之故也夫我有以順乎人而人亦還以從乎我此所以曰吉又何咎矣司馬溫公曰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所以已疾也所謂吉无咎者師以功成為吉以人心服從而莫之或違為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衆之象也翕受而无遺者地也君子之德也吾嘗謂用衆非小人之事也或曰古今小人有才略者亦多矣何其不能用衆也曰能驅之而已矣僥倖其功亦有之矣語其以心服人則未也故夫有翕受含洪之德則平居暇日使之自然有尊君死長之義油然作於其心而有不能自已者一旦驅之死地則捐軀效命孰不爲吾用也故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謂容之蓄之者所以能用之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河南曰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與行師之道也何謂師出之義曰兵出有名是也兵出无名號令不明皆失律也故於師之初而致是意焉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有功也師不以律雖有功亦凶謂不合於道與義而非王者之師也齊桓公之伐楚也楚人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曷至是哉齊人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此雖假義也然亦幾於有名矣李廣與程不識同時制軍廣之軍廢刁斗逐水草自便而已而不識則日夜持嚴常若敵至諸軍樂廣而苦程不識也然不識未嘗遇敗也而廣雖以勇名竟以勇敗此所謂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夫居人臣之位而得專制其事者其在易也惟師之九二爲然古者人君當命將出師之日也謀之於廟遣之以禮餞之於國門之外敬而授之鉞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朕不敢與也故將軍得以行其志而後世乃以刑餘監軍事從中覆殊失古之義也所謂行其志者非專殺恣戮之謂也時然則然時止則止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雖然王者之師志於懷而已矣威之者非吾心之得已也然非有威之之具則彼小人者罪惡既逞欲其我懷未也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所謂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彖曰吉无咎九二亦云此正爲二設也夫吉天也无咎人也在師中吉則有以得乎天也故曰承天寵也天且寵之而況於人乎其无咎宜矣王三錫命因天之寵也夫功之多也則其錫之也必不薄王錫之命而至於三焉則功之多可知矣故曰懷萬邦也九二以懷萬邦爲功而獲王者三錫之命則與血刃相屠結禍於斯人者有間矣余故曰不殺帝王之本心剛而中則

通志堂

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九二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昔昌國君樂毅爲燕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盡虜其財寶祭器以輸之燕旣而又下齊七十餘城皆郡縣其地以屬之燕功信偉矣及田單反閒旣行而騎刼代至齊師遂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侵城此師之六三所以師或輿尸凶也輿集衆木而成也故有衆義說卦曰乾爲大輿衆尸主也師或輿尸不一其所主也夫師之權專則有功不專則致敗九二師之主也而六三復居其上外柔懦而内剛很之人也斯人而兼主軍制豈

不兼喪前功邪故曰大无功也晉以戴若思進制祖逖遂使黄河以南不旋踵而復陷於羣胡亦此意也故六五復申其戒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有決戰之師有持重之師決戰之師利於速戰不速戰則非惟老師而費財也脫兔之機一失則无復成功之可冀矣持重之師利於退守不退守則以肉餌虎而宗社存亡之命一決於俄頃閒矣諸葛亮武侯崎嶇自蜀中出與司馬宣王對壘屯田之策非得已也而巾幗之遺其意正在速戰也卒

佐治一杖節立軍門而魏師竟无戰意遂以不殺却敵人此持重之師也六四重陰陰主靜退故曰師左次左次退舍也左亦陰也退而有待相時故也故曰无咎若宜進而退則有咎矣夫宜進而進宜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故曰未失常也程河南曰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處師師之任而征伐賞罰實自五出故六五詳言與師任將之道以示其戒夫以六居五柔暗

之主也柔則易以牽暗則易以惑居天下之利勢而征伐賞罰之權實自我出何施而不可然師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師无故而興焉此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重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用得其人其功乃成用失其當前功反喪帥師之任无故而易置焉此亦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重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夫興師以討有罪猶之田也凡田狩之役以有禽也害我苗稼義當獮去王者之師亦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云爾此有名之師也故曰利執言書曰奉辭伐罪謂辭在我故也此之謂執言

夫苟得已而不已焉非所利也程河南曰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六三也夫當其可之謂中二有剛中可用之才而五用之用得其當故曰以中行也三以過中不當之才而五又用之用失其當故曰使不當也命自君出正也用使不當則雖正亦凶矣司馬温公曰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機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擇其人人君之職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師之終也所謂師休之日而論功行賞之秋也夫用師之日不可以用非其人而師休之日尤不可以用非其人也師休之日而用非其人則一亂去而一亂生矣師何時而休邪蓋當師休之日智者謀力者角人爭售其所長未必皆君子故也亂略既平海内一統上有所命而下莫不聽故於此時得以稱大君焉功之多者命之開國以爲諸侯功之次者命之承家以爲卿大夫此所謂正功也夫分茅胙土之任不以付之非其人焉此休師之道也乃若小人之有功者厚之以金帛優之以禄位不害其爲賞功也所以勿用之者謂其必亂

邦也昔我太祖當大業既定之後語諸將曰君曹何不釋去兵權擇良田美第歌童舞女以終天年諸將感泣而謝曰此陛下生死而骨肉也故二百年間无小人挾勲跋扈之禍夫語三代而下得御將之道不動聲色者惟我太祖也漢唐諸君不足與焉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六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以一陽居二位衆陰順之於外大將統軍之象也此卦之所以為師比以一陽居五位衆陰順之于內大君朝諸侯之象也此卦所以為比比有吉之道凡物无所比者不可以獨存於天下故比乃吉也夫比之所以吉者以其有所親附也故繼之曰比附也比之所以有親附者以其上下順而從之也故又繼之曰下順從也順謂坤也向使在上

位而无輔則為乾之亢而有悔矣何吉之云向使上下違行而不順則為訟之不親矣何輔之云占筮之道人之所取信也書曰若卜筮罔不是孚蓋曰未占有孚則占筮者誠信之謂也比之為道以誠信為本故曰原筮謂推原吾之誠信以為比之道也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吾之誠信始終而不變此比之道所以无咎也故曰以剛中也夫剛而中則誠信之道充塞乎其內又何終始之或變乎盡此道者九五是也不寧謂未得其所以比也方來謂无方而不來也未得其所以比者无方而不來故曰上下應也以爻言之則居正應之地者二而已以卦言之則九五以一陽而五陰莫不比之故謂之上下應也亦猶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之義雖然上六之後夫五非果能應夫五也故視下諸爻則其道為窮謂獨背夫五而不之應勢逆而不順故也夫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於上自四而下皆面夫五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此迷悞失道而不知比之謂也其能獨存於天下乎其凶宜矣故上六又曰比之无首凶東漢之隗囂李唐之李密本朝之李煜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嗚呼吾觀比之象而知君民相須之勢不容髮也夫萬物之所以比者地也然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間然者則莫水若也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君民之勢亦然先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蓋國者所以域民也侯者所以君國也建萬國則君之所親者諸侯而諸侯之所親者民四方萬里之遠不患其不相比也或曰後世罷諸侯而置守令其與先王之勢同乎異乎曰後世之心患諸侯之難制也故守且令焉而分茅胙土之恩薄矣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奪命而服罪之不暇得保

終更則亦指日以求去此易制之法也然更易紛紛官吏民情愈不相親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大凡位之卑者則與之者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必寡六居比之初所謂位之卑而交之淺也以此比人誰比之然有要道焉修吾胷中之誠而已矣故曰有孚比之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惟誠者則无上下之間有所不比比无不善矣故曰无咎缶之爲器朴陋而微賤者然虛而能容初六之象也有孚盈缶則又誠无不足者不特有孚而

已也終來有它吉者吾誠之致也孟子所謂能動也夫陰之所比者陽也初六之於九五近而承不得爲六四遠而應不得爲六二然至誠无上下之間誠存於此終應於彼其亦致之必至者故曰有它吉也誠之可恃也如此矣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易之有比豈亦小人之道也曰所惡於比者爲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於比矣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占也比之自内者夫正者吾性之所自然而不變也比而不失於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内凡相比之道而或失之僞爲者皆非自内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六居三比之所謂不正人也故曰比之匪人夫相比之道以正而吉也比而不正則傷敗乃至是自貽其禍之道也三以不正間於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目之亦懼夫二四之或比之也其曰不亦傷乎者所以示戒於二四也亦明矣唐之七司馬皆世所稱才而柳子厚劉禹錫尤其傑者一失足於王叔文之門蹉跌含恨以至於死者昧不亦傷乎之戒故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處於邪正之兩間則誰從孰不曰從夫正而吉也然己之不正則亦未有能從夫正也以六居四蓋正人也己之既正則所從者亦必正矣故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則不内比於不賢之匪人以舍下也可知矣若四者所謂可與語上也歟朱子發曰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居正中之位則所以比天下之道亦正中也

道而正中則大公而不私也故曰顯比陽爲明故
稱顯夫顯明比道於天下而天下宜无不比者而
或容有不吾比者聖人亦未嘗有心於求比之也
比之以不比而已故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爲喻三
驅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夫顯比之道順則取之
逆則舍之若三驅然故前禽之失以不比比之也
順則取之謂自四而下皆順夫五之謂也逆則舍
之上六之後夫五是也亦謂失前禽也然以前禽
爲逆己而舍之則近而順乎己者亦豈上之人有
以誡語之而致然歟故曰邑人不誡吉邑近邑謂
近而比乎己者也聖人之比天下无遠近親疎之

間不以近夫己者而加親不以遠夫己者而加疎
此顯比之道也上使中也者夫近而順於己者雖
非有以誡之原其所以然者亦非无自而然也夫
明中正之道於天下而天下皆惟吾之中矣書曰
皇建其有極又曰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此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知所比而後能比人有足比然後能比於人上六
之後夫五非知所比者也以陰居上又非有足比
者也故曰比之无首一卦之上所謂首也在比而
无爲首之道能无凶乎故曰无所終也謂比道之
窮也夫君子有終以其謙也上六以陰暗而乘五

逆道也其无所終宜矣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
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
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昔者常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而不知其所以能
者何也蓋學易而至於小畜而後得其說喟然而
歎曰噫此亦出於情投而勢便也已矣夫勢便則
事可順成情投則物莫吾忌小畜云者小者之有
所畜也畜者止也人臣有所止制之謂也故其爲
卦也則巽上而乾下其爲爻也則六四以一陰位
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爲物剛而健者也

而巽則以順巽之道行乎其上剛而健者不吾忌
焉何也是必有以得其情故也四以一陰位乎五
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三陽雖剛而健乃居乎
其下而不之辭焉又何也勢使之然故也情投而
勢便故雖剛矣而此有以入之入之者爲主則受
入者爲容矣此小者之有所畜也故曰柔得位而
上下應之曰小畜蓋柔不得位則受制於衆剛之
不暇矣如制剛何上下不應則衆剛之情俱不我
協矣又如制剛何然則昔者君子之爲人臣也所
以汲汲於得位得君云者非有他也蓋曰位卑而
言高罪也又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爲

是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則魏鄭公其人也賈洛陽則踈矣劉去華尤其踈者也夫頃刻不離左右握手入卧內其尊寵何如也以房杜之元勲猶以直遂之也則上下之情寧有或吾忌者故魏鄭公得以肆其志於太宗賈生以踈賤少年足跡方踵殿陛間遽然痛哭流涕驚人耳目絳灌輩詎能平哉其見棄宜矣去華以一介草茅裂皆誦言切茲宮闈其視賈誼抑又甚矣曾何補於萬一哉此无他是皆昧夫小畜之義故也故小畜之義必期於亨不期於亨俱无補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又合二體與中爻而言小畜之所以亨也夫乾

健也而在內巽順也而在外九二九五剛也而在中健而濟之以巽則施諸人也為易入剛而不過乎中則存諸我者无悻悻之態而志自行矣所謂志者何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君子之志志於好君而已矣君子之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又昧於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之戒也夫雲行而雨施者陰陽之氣通也密雲不雨則陰陽之氣壅而不通矣西郊陰位也自我西郊謂六四用事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豈有他哉陰陽之氣不通故也陰陽之氣不通則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无惑乎其施之未

行也夫小畜之義期於亨也今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則失健而巽剛而中之義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則欲志之行其可得乎故曰志未行也噫此賈洛陽劉去華之象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之物疾於行也莫風若也其所以疾於行者以善入故也惟善入故物莫能礙莫能礙故其行也雖欲不疾不可得也故易以巽為風又曰巽入也天下之物惟天為萬物之上惟其在萬物之上為高且大故舉天下萬物莫能踰於天今也風猶行乎其上何也蓋善入故也以天之高且大而猶

不礙於風而風得以行其志焉此小畜之象也剛柔不偏之謂文行於萬物之間而无所忤之謂文君子之畜夫君也亦貴於有所入之爾然德非文德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其能有所入而使吾志之必行乎故觀風行天上之象必以懿文德為本何謂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楊子雲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文德之發用如風之行无高不暨无遠不至而物莫我禦蓋亦發於細微而行於至著云爾是之謂懿文德荆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為之乎懿文德為之以不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去道未遠制之使不忩於道則用力寡而見功多而无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復之初九所謂不遠復是也夫君子之畜夫君必待其非心旣形舉措旣忩去道旣遠然後從而止制之其能免咎乎必也於方動之初制之使不忩於道則无制之之勞君爲不見非於其臣臣爲不見猜於其君事君之義了无所失矣故曰何其咎吉而象又曰其義吉也以言事君之義莫吉於此故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也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盡格心之業乎楊中立曰六

四陰得位爲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爲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又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視初九則動已形矣所謂動之微也亦旣有間矣雖然未過乎中也故君子於此牽而引之使復歸諸中而无過中之失則在君非惟无失也而在人臣者亦不自失也夫以牽復而視初之復自道則其制之之勞與逸亦豈不有間矣乎伊尹之戒太甲也而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夫曰虞機曰省括曰欽厥止曰率乃祖无非牽而復之使歸之中也然則縱欲如太甲而至於思庸伊尹牽復之力益有勞矣耶仲和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勉強之義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矣九二動之巳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巳勞矣若乾至九三行過乎中而剛動之才巳極矣制之之力不亦勞甚矣乎猶之輿也其行也有輻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輻不可也夫脫人之輹而制之使不行則在我失之强聒而在彼者易以怨

懟故雖以正相與也而亦未有能正者矣此六四用力以制九三之象也故又有夫妻反目之嫌而象曰不能正室也夫制之於中不若制之於初制之於終不若制之於中人臣之有所畜制者其勞逸難易之分於此三爻盡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成卦在此一爻也夫四以任則多懼以才則至柔以時則有所畜止之時也稟至柔之才處多懼之地而任畜止之權上下衆剛環然而卜吾之舉動爲於斯時也蓋亦難矣況脫三之輻而常遭反目之嫌乎其憂傷恐懼何如也雖然以勢而

論則柔一而剛五其不敵固也以理而論則君子以眇然之身而處上下之際亦必有道矣何也即吾之誠意以感之固也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動而況於人乎故夫四之血去惕出而无傷害恐懼之咎者吾非恃夫有五也吾恃夫有孚也使吾非有孚則位雖近五而君之志或不我合焉則位雖親矣而心之親則未也其能使吾之志必行乎故象又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程河南曰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故也或曰小畜之爲

小畜者六四也四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爲畜止之道小人邪君子邪曰易雖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上下二篇所謂以六居四者凡三十二焉未必皆小人也若槩以陰居陰而謂之小人則凡爲人臣者必以陽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聖人於小畜之六四也而曰有孚曰无咎於大象又以懿文德爲君子之事業至上九也又從而戒之曰君子征凶則四也者非小人也夫君子之所存患无乎爾苟有是孚則時剛而剛時柔而柔亦將何所適而不可哉但當有所止畜之時上下皆剛非以柔巽行乎其間不可昔人有身不勝衣而能以全

德終始者則小畜之六四是也而槩以小人論之可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有孚而九五亦曰有孚此四所以上合志也而五則曰攣如又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夫君臣之間所恃相與以无間者曰誠而已臣焉不有以信乎其君君焉不有以信乎其臣則有言而无從也有諫而无聽也君子不能拱手以固寵則懼傷懼讒以求去之而已人君不能悅齊以求益則无陪无卿而自用而已今也不然四以有孚而合五之志五以有孚而攣四之鄰故四得五而无傷懼

之咎而五亦得四而有其鄰之富也此小畜之所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純者也陽之純則爲充實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爲謙虛謙虛亦有孚者也陽以陰爲富則陰亦以陽爲富故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謂五與四皆以有孚相得不獨五有是也成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能盡其義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道至上九成矣君子之志至此亦已行矣始也彖著密雲不雨之戒者懼其強聒以用事而

上下之情不協焉故也故有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之說今也畜道之於五而君臣之志不謀而合則凡君子之所欲言而欲施者无不如志矣故上九當畜道之成而有既雨之象謂陰陽之氣至此而交暢矣雖然密雲不雨猶戒於尚往其能无疑乎故又戒之以既處謂君子之於此時也若猶有所往而未已則嫌疑之不免矣夫成天下之功易處其成功難若成天下之功而不處之焉則天下之人皆能之何必君子也何也才有餘而德不足故也惟君子當夫功之既成也吾之處之若无功焉此非所積所養之厚不矜不伐而能至是邪

故曰尚德載而象曰德積載也言其德器之不薄故能有所任載而无滿盈之忒也婦道以順為正也若忒於正則為厲月迴日以為明也月至於望則與日敵矣何者陰盛故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此聖人為畜道既成之戒也此所以終之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者何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曰德有凶有吉吉凶相避奚啻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北首則燕南轅則越顧其所履如何耳是以君子所履常虞傷害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履有取於履虎尾之義履之成卦在於六三兌以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夫以眇然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尊卑小大之勢至不侔而剛不吾害者何邪蓋有道也說而應之而不與之校是也涉世之道以和說為尚以眇然之軀行之萬物之間物至衆而已至寡也不以和說為行而務與之忤焉庸免患乎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兌悅也初九九二雖與九四九五敵應其體兌也其性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

為吾有身噫吾身豈能為吾患邪特患不能行是身耳吾身得所履則亦何往而不服又何身之為吾患邪故曰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九五之所履也又非柔履剛之謂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故也剛也中也正也此九五所履之三德也剛則所履之不息中則所履之无過正則所履之不變以是三德而履帝位庸有慊然之病乎疚病也大抵有所慊於中則行之於外也亦必有所不足今也備是三德以履帝位初无不足之慊則履道之善莫盛於斯也故曰光明也書之稱堯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稱舜曰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謂以帝者之德履帝之位故其發不得不如是光明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下有自然之理常寓於自然之分之中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者自然之理也循理而行不踰其節則得其所履矣故履亦禮也上天下澤有自然不易之分故爲履之象天下之民尊卑貴賤自有等差然或至於卑踰尊賤妨貴者蓋以上下之分不辯故也是故古者謹禮之君子爲之立五常之教制五品之爵異士農工賈之業使之章服宮室起居飲食各有常分則天下之民卑不踰尊賤不妨貴其所存蓄自有一定之志可殺可辱而不可使爲亂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履之最下之位而上无其應所謂素貧賤者夫素貧賤則亦行乎貧賤而已矣中庸曰君子傃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履之初九是也故曰素履往无咎夫上无其應而吾之志願則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吾遑他念乎故曰獨行願也所謂在下位不援上初九有焉孟子之无官守言責進退之有餘裕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夫當履之時進居中位其視初九爲得位矣然上无其應則亦與初九同也九二之時履坦坦之道而不忘乎靜正而後吉也苟爲不然則輕進躁動失其所之中心搖搖與物交戰豈不失其中心所守者邪故有幽人貞吉之戒謂以幽靜无欲之人而處此地則行道之心不爲利祿富貴之所縈亂而後爲得其正而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則履之九二是也石守道曰九二以陽履陰有幽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以全卦觀之則兌之柔弱履乾之剛説應乎乾則曰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六三一爻論之則以六居三剛很在內陰暗在外外无所見很以待物故不免涉世之害而曰履虎尾咥人凶卦與爻非固爲異也聖人不盡之意互相發明故爾夫是之謂易楊中立曰易中隨時取義固不同也夫眇者非能視也比之无目者特一驗之間耳跛者非能履也

比之无足者亦一縣之閒耳然不可與未嘗眇未
嘗跛者並駕而爭明何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故
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故也此六三之才也六三
以此才而涉世不量可否輕重忤物必罹傷害故
曰履虎尾咥人凶蓋其所履之位不當故也夫三
履之高位而以陰柔履之豈其所宜邪故曰位不
當也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
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內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
以武人而履三之高位爲一卦之主爲大君也外
无所見很以待物而不免涉世之害昔人所謂盆
成括是也張橫渠曰大君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

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
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也始也履
虎尾終也无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夫九四之
志无忘其愬愬之戒故履虎尾而終吉此其志之
所以行也謂其能免涉世之患也在卦德曰履虎
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有決中而且正則
其決也莫不當也矣故曰夬履夬決也夫涉世之
大莫大於應帝王履以虎尾爲喻而九四所以无
見咥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於愬愬故也以
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剛中正之德旣无不足之
疚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
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
懼自處則夫履之德終无疚病矣故戒之以貞厲
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戒敬之心不可
俄頃而弗置之念而況於九五之位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以剛明之德處履道之成涉世之患吾知免
矣其惟此時乎視履考祥者凡吾平生所履歷者

迎而距之平心而熟視之而善惡禍福之祥皆不
逃乎吾之所考焉故曰視履考祥由是自反而仁
自反而有禮則其所履之吉復自此始矣故曰其
旋元吉夫以元吉而履諸上位此豈武人爲于大
君之比哉其大有慶宜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七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旣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是之謂乎學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

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否二卦陰陽適乎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爲主而陰爲客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遏來陰時出而佐陽小人日聽命於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即泰也闗子明曰乾來內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則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以天地言之乾來居內天氣之下降也坤往居外地氣之上騰也此天地之泰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通生理遂也以君臣言之二上應五而五下之五下應二而二承之此君臣之泰也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志同趨向一也以天地人事而兼言之內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內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衆則皆退而聽之此天下之泰也故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夫內外勢也消長時也勢然則時亦然時然則勢亦然此天理人事所以无二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發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以人道交天地也以左右民立人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四時是也天地之宜則春宜生夏宜長秋宜收冬宜歛之類是也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因天之時用地之利耕墾播殖疏導蓄溉各有法制以授之人使之不失其利以盡生養之道此左右之也司馬温公曰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君則天地何以得其通乎此以人道交天地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行違視時而已矣時乎泰則君子之道亦泰故以其彙征時乎否則君子之道亦否故以其彙貞此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之象而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隨以異也茅之爲物生於草野側陋之地然以潔白爲質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根茹然而從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莫不上進故猶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也故曰以其彙征吉彙類也征進也當是時君子之類吉於上進故也九二九三乃初九之同類者也陰來下陽外有其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程河南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泰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相應之地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故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才爲己任而君子之類兼收而並用之无有或遺之者然亦非有所謂朋比者一以大公爲心故能以剛中之德而上配夫六五柔中之主以共成此泰亨之治何也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側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九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九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馮河云者謂其歷涉艱難之才也荒者不包歷涉者不用則有忌賢嫉能之失矣豈能親近羣才而與之同升乎故曰不遐遺荒者能包歷涉者能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又豈牽於私昵而有朋比之嫌邪故曰朋亡如此則九二以剛中爲行得以上配夫柔中爲行之主此豈淺中狹褊者之所能與哉故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謂其當君子道長之時能以天下人才爲己任无所遺棄无所朋比一以大公爲心大臣之道不狹且陋如是也象舉包荒一語而下文之義亦兼舉矣此亦省文之例也昔者伯禹之宅百揆傅說之求俊乂周公之舉百工皆以天下人才爲己任者然也下至李唐之世房喬杜如晦爲相如王魏善諫則進以直英衛善兵則濟以文夫王魏二子其初亦皆琢讐之臣尉英衛二將又非所謂馮河越險之勇者也皆得以行其志者蓋以房杜爲相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嗚呼吾觀諸泰至於九三而知物理之變誠若循環然也又知易之爲君子謀也何其深且至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

交際之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疑邪故當是時也爲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於外而不復於內者謂三陰之必復也平者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爲否矣此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處天地交際之地何脩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狃於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惰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蓋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夫上下之相與不可以不孚亦不可以必孚三與上居相應之地夫苟恤上之孚己也則亦相胥而爲否矣又何艱貞之云乎故又戒之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以言勿恤上之孚己而艱以自守焉則可以保泰而食有福矣易之爲君子謀也又何其深且至也夫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往來升降之理有如循環如此九三當天地交際之地可不戒哉故象又申其戒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謨其與天地終始乎則九三之艱貞勿恤有福是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泰之世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在內則居中以制乎命在外則退聽乎我而不敢違君子小人各安其所此所以泰也然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上必應下下必應上上下之道也三陽道長相率而上故三陰失實各復於下六四當三陰志於下復之初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夫鳥之飛也非能有志於高也翩翩然回翔四顧蓋將卜物而卽之焉爾當泰之時三陰志於下復以應乎陽也非能應乎陽以其久此泰也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夫陽以得陰爲富陰亦以得陽爲富小畜六四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是也今六四之應初九也與其鄰之六五上六皆志於下應而謂之翩翩不富以其鄰則皆非以得陽爲富也非以得陽爲富則皆失其應陽之實矣故曰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君子之借助於小人也其始雖若順適吾志而未有深害遠患之可覩也迨其終也則小人爲主君子爲客爲客者日負爲主者日勝夫然後患害可見矣此陰陽之所以易位姦人之所以逞毒　而至於不可制也否泰升降之理如此吁可畏也原其初蓋亦

本於陰陽之情知相信而已而无有致其戒於其閒也夫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當通泰之時徒知相與交通以盡吾心之所願欲而已曷嘗致戒於其閒而後爲此相信也哉迨夫三陽上升三陰下復則否泰又反其類矣則所謂不戒以孚云者非陰之罪也乃陽之過也故曰四與初居陰陽相應之地而易則寓其旨於四曰不戒以孚責初九也而九三之艱貞无咎則明以戒之曰勿恤其孚又何有於上六之應也哉張横渠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於此益可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河南曰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時變矣故聖人於三之艱貞則曰有福盍知戒則可保至四理必變也故専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也則復言處泰之義帝乙歸妹泰之義也書曰自湯至於帝乙則湯至帝乙二王也而子夏傳乃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亦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而下應於九二剛中之賢而順從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以祉元吉謂當泰之時去其驕泰之心而以禮義往應乎二於以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夫惟六五中以行願故九二得尚於中行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上六極矣治極必亂高極必危理之常也上六坤之終也坤之四積而至於上六高而危危而覆矣故曰城復於隍夫穴土以爲隍累土而高之以爲城亦猶治道積累以成泰也今也當泰之極將反於否則前日所累之土復反於隍之象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泰之極習於晏安而民心日離思亂者衆當此之時人誰我用哉故曰勿用師邑親近之地也自邑告命謂既不我用方且從其親近而告命之則其所告命也雖得其正而從之者亦鮮矣故曰貞吝夫令焉而莫不聽命焉而莫不從者上下之心一也今焉上有命而下從之者鮮則慢令而逆命者多矣故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嗚呼吾觀否泰二彖君子小人之用心備見而无遺矣夫君子小人之相爲往來固也泰之彖特曰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彖先之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繼之以大往小來云者我知之矣夫君子之與小人其道故異其設心亦異久矣君子得志則使小人各安其所吾之心未嘗不利乎彼也故小者既往則大者必來若天理之自然也故

泰直曰小往大來吉亨初无他事也故无他說也若否則不然矣彼小人者不與吾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故其設心必先有所不利乎我而後君子盡去彼得以自肆矣故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也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吾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吾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蓋小人之心同乎己者則

利之異乎己者則不利也所謂不利云者非必害之也彼此之勢若枘鑿然而不相入故也夫惟彼己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然則小人之心非不利吾君子也不利吾君子之正也使君子言非正言行非正道則彼固利之久矣嗚呼此吾於否泰二彖所以備見君子小人之用心也經曰否泰反其類也惟反其類故彖之所言一切相反以天地言之乾往乎上而天氣不下降坤來乎下而地氣不上騰天地之不交如此萬物何由而通乎此天地之否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以君臣言之三陽往居於外各安其位於上

三陰來居於內各安其位於下此上下之不交如此天下何由而有邦乎此君臣之否也故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不云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時乎泰也上下同志非志於逸豫也爲民而已書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當否之時上下不交則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故有邦猶无邦也曰无邦云者甚之之辭也猶詩人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以天理人事兼言之內陰而外陽則陰爲主而陽爲客陰陽之易位也內柔而外剛則柔爲主而剛爲客剛柔之易位也猶詩云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是也不云内順而外健而云内柔
而外剛何也曰健順以用言也至否則君子之正
道否塞而不行非可以用言也此天下之否也故
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原其
所以致此者无他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然
爾吁彼小人者眞可畏也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否君子道消之時也聖人屢稱君子云者亦猶坤
之上六爲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之意也所謂天
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是
也然吾觀易之於君子何其愛之之深而慮之之

周也蓋於否之時見之矣何也彖曰不利君子貞
斯言也以小人之吾忌也吾獨奈之何哉故有大
往小來之說以言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
來也至象又明告之曰以儉德避難告之以斯言
盡之矣又繼之曰不可榮以祿則愛之之深慮之
之周如是哉故張横渠曰易爲君子謀者此也夫
天地閉賢人隱吾於此時祈於无咎无譽足矣若
不避小人之鋒而乃瞭然於人曰當斯世也非我
不可也則難不可逃矣故當儉吾德如天地之閉
焉而後可夫祿仕人之所榮也然有所可有所不
可視時而已矣當此時也若干祿欲仕之心作於

其中有不能已者則難亦何可避邪此惟寂惟寞
之人所以不免於投閣之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
程河南曰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
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内小人而外君子爲否之
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
大抵然也夫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
下隔絶而不通故初六无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
吾正而已彙謂六二之類也吉亨泰之時爲然也

而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詘身以伸道故
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亨也吉謂免禍亨謂信
道也雖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時方否塞故以彙
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爲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
也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也而初六之象亦曰志
在君也以言行止雖繫於時而君子之志於君亦
无往而不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六二處三陰之中其質則陰柔也其居則中正也
當否之時小人歟大人歟小大之辨不可以一言

判也故易於此兩言之或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言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惟所擇焉爾在已之下者包之初六是也在已之上者承之六三是也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无由而通故取之左右以盡包承之義此亦小人之常態也故吉乃若大人則不然矣拔之羣流之中此身雖否不以非道而求合於衆吾无所棄何以包爲吾无所忤何以承爲此身雖否而此道不否而亨也又豈務爲小人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也邪夫大人之所爲其與小人固不可同日而語久矣易於此特兼言之者蓋爲否設故也然則善處否者

非大人其孰能之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與否時雖不同而往來循環之理則一也泰至九三而否之形已兆於此時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至六三而泰之形亦兆於此時則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亦可知也何也此皆天地交際之地故也然九三之在泰也艱難以守正而能食泰之福君子不以爲愧六三以不中不正而居此地不知時運將變而有不當位之羞矣謂之包羞云者以言未罹於禍則其爲羞也尚包蘊而未發若夫已罹於禍則向之包者發矣如卯金脩德之祥已兆於哀平之季爲楊子雲者妙極理數非不知也乃且著書立言以伊周安漢公至新室既成又且作爲文章劇秦而美之此否之六三所謂包羞也俄而天祿之禍作於匪夕遂貽羞於千古君子以謂雄之所包者至是而發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至九四而革矣雖然非四與五同德相濟君爲有命而臣行之臣爲有志而君命之則君子之類何所恃乎大抵古者君子有能爲之才當可爲之時居當爲之地而天下之難固賴我以濟天下之功亦賴我以成然非君命我焉則有專命之嫌

矣此專謀專對專盟專伐春秋所爲譏也今也九四有濟否之才而九五之才又豈特十倍於四四也苟不稟命而行則上下不交之否又何時而已邪故曰有命无咎以言必待君命則无春秋之譏而濟否之志可得而行矣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夫一君子之志行則衆君子皆得以行其志如泰之初九所謂以其彙征吉也孰不蒙其福乎程曰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可已天下之否也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可已天下之否也以九居五其德與位稱矣乎此天下之否所以已於九五之大人也故曰休否大人吉而象曰大人吉位正當也雖然休否易使天下終无否難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此无否之戒也夫休否爲泰者五也然去否未遠也去否未遠夫苟昧其所可戒而謂已安已治矣則否未可休也故心之危懼終日慄慄常虞否之復來而曰其亡乎其亡乎而後可也桑之爲物也旣條而復苞則亦旣苞而復條其榮悴之不可

常殆亦反掌之間爾譬之今日之否休矣又烏保來日之无否乎故其亡其亡常繫於苞桑之戒而不敢少忘焉則否庶幾乎其可无也唐太宗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爲元齡者則曰創業難爲魏徵者則曰守成難太宗曰元齡從我冒百死出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常恐我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將與諸公謹之噫若太宗者其能繫念苞桑之戒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之上六城復於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否而无所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於旁引而曲喻也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爲是故也夫方否之時人情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也已忠言嘉猷不接於冕旒德意志慮不孚於兆姓民瘼不求也遺才不收也姦豎佞嬖日與端人爲仇也貪夫暴吏日與善類爲蠹也則亦旣已久矣一旦否塞之患傾倒而无餘則人之情孰不洒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獲信如縶獲行矣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之言以觀則否極而泰此固理之常也由傾否之言以觀則上九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焉何者以陽剛之才

而處否之終固所優爲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八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昔者嘗聞聖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爲无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僞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已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剖之強者侵衆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畦町爾汝德鋤誶箕无所不至昔之所謂氣之和

者移而爲鍥薄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爲貿亂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已又豈特鬼蜮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同人也或問之曰同人之作其能已後世之睽異歟吾徒見其所以爲卦者六二也而六二則曰同人於宗吝二之所應者五也而五之梗於三四未得以應于二也則不免於號咷迨其相兵相克而後遇其應也則後笑焉彼三與四之无與於二命也曾不顧義分或伏於莽或乘其墉以與五立敵焉此何爲也哉故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也又曰五以私昵應於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非大同之體也於君道无取誠如是說則同人之任屬之誰歟應之曰子獨不聞夫易之作也其衰世之意耶世道不衰則易可无作也故夫同人之三與四者乃上下之際而同異之分也所謂交爭而迭攻之地也梗難不去則莫有能同之者故當是時也在下者常謹守其分以待乎上在上當去其強梗之難以通乎下強梗之難去則上下相與以施同人之化而天下大同矣彖所謂同人於野此其極也是之謂能任同人之責然則二何嫌於吝而五又何嫌於號與笑乎不然彖之所謂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者誰乎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誰乎亦必曰二與五而後可也夫柔不得位則柔无以立柔不得中則柔至於過柔而不應於乾則又无以濟夫柔也有此三者此六二之所以能同人也蓋无是三者則徒知同之爲同而不知其所以爲同矣豈不可爲同人病邪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之彖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云者此六二應乎乾以有行之效也夫同人之道貴乎遠雖然不能近烏能遠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雖然不能處乎易烏能處患難同人於野亨此同人之道貴乎遠也

然近而三與四吾或昧其所之焉豈不害吾悠遠之道乎利涉大川此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也然出處語默吾與五或相戾焉豈能處患難如平常乎然則同人於野必期於亨涉大川而必期於利非應乎乾而與之偕行不可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又合離與乾二與五而贊六二應乎乾之義也夫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與而然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彼天下之人其所惡欲趨舍之志雖曰不同而吾以君子之正一以貫之則亦无有不

同者矣故又終之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君子之正故也何謂君子之正曰其在卦爻則六二九五是也其在人則吾心之所同然常久而不已者是也聖人所以扶翼人道者扶翼此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人之道其所以爲同者初非混然無所區別之謂也天下有不同之物吾安能強之使同也則亦隨夫物之不同也而與之爲不同焉爾又何害其爲同也昔者孟子嘗設喻曰白雪之白無以異於白馬之白夫雪與馬俱是白也今將謂雪爲馬可乎不可也又曰長人之長無以異於長馬之長夫人與馬俱是長也今將謂馬爲人可乎亦不可也此同人之道所以欲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也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同之也夫天運乎上火亦炎上此雪與馬俱白馬與人俱長之謂也然指天而謂之火不可也指火而謂之天亦不可也兩皆不可而乃以天與火爲同人之象何也曰取其俱是上也而已矣蘇東坡曰水之於地爲比火之於天爲同人同人於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斯言得之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以剛明之才方當出而同乎人之初外无其應无所決擇內之誠敬方新而慢易之心不生此正夫子告仲弓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夫當出門而同乎人之初无所決擇則亦庬所不同无所不同則亦夫誰不我同也人既我同則亦將敬我之不暇矣所謂咎我者又其誰也然則此非人之不我咎也我其初未嘗取咎於人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易以卦爲時以爻爲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趨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

之時也故卦之德有取於同人于野雖然當是時也以六居二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使二於此曾无決擇於其閒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故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在夫靜以有守謹其所之彼三與四當上下之交犯義命之戒我乃謹守其操自儉自嗇如處子如貞婦而惟吾所宗者之是同焉可也故曰同人於宗吝宗云者己之所尊而敬者謂九五也如三與四則非二之所尊而敬者也然則六二之吝固其分也其可以吝道少之哉程河南曰二同於繫應有所偏爲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也豈亦未之思耶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夫陰陽之情篤於相求又況當同人之時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之與二又近而與之比故欲攻五以據其應或伏或升以伺其釁伏戎于莽將以中五也升其高陵將以阻二也以九三之剛而俯以就其六二之陰伏戎於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高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无所與同不顧義命而徒恃其剛焉然則以剛敵剛安能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大抵二與五以君子之正相同相應而三與四以小人閒於其閒宜其終莫能閒之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爲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久意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之弗顧義命與三同也然商其罪之輕重則困而反則與三歲不與者有閒矣夫墉內外之限也三與四交際之地也四陰在內九履其上故曰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攻五也雖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所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蓋非全剛則不敢恃其剛也恃其剛者必其剛過也九三恃其過剛則必至於三歲不與而終无知反之期九四不敢恃其剛故知其攻之弗克也則斷之以義而反其在我之則焉初无待於三歲不與失則而不知反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四之困而反則故聖人於此以吉予之予之以吉者蓋亦以開小人知反之門也嗚呼聖人之設心如此則反天下之睽異而爲同也又何難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易中以號笑兼發其義者凡有三焉而已矣萃之於初六曰若號一握爲笑以言乃亂乃萃之无常

也亦猶中孚之六三云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與同人之九五則以號咷之先後相反爲言者夫旅之上九身處乎外亢然居上下無應援非能與人同者而人亦弗之同焉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蓋言初之嘻而終之戚也同人之五則異乎此矣五以君子之正下應六二二以君子之正上應九五二人同心久矣九三九四以二剛閒乎其閒故二不得不自儉自吝謹其所守以待夫五而五亦不得不自恐自懼以克乎敵而下通夫二也夫夬決小人之卦也以五君子而夬一小人宜无甚難也而九二以莫夜之有戎也而不免於惕且號

焉則同人之五雖居利勢而三四二剛腹心之患不輕也烏能无號咷之懼邪惟能有恐懼於其先則能无恐懼於其後矣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謂其敵之剛也其曰相克則其恐懼宜多矣大師相克之後乃獲與二相遇則先號咷者大師相克也後笑者與二相遇也夫二五之君子以正相與此所謂中直也當恐懼之初號咷之先二人之心未始不同而二剛不能閒焉者以中直故也故繫辭於此爻又釋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謂克去者二剛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司馬温公曰德之未孚信之未光近者不服遠者不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阿不私天下歸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後笑也而程河南乃曰五以私昵應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失大同之體也於君道無取豈亦未之思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廣且遠也然與其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有閒矣故曰无悔曷不觀諸九四乎九四之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此有悔之謂也若上九處不

爭之地則未嘗失則也亦未嘗反則也何悔之云雖然當同人之時以剛健有行之才而處不同人之地亦豈其所願欲然邪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故曰志未得也何謂有所不得已曰所居之位然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夫衆不能治衆也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

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降其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以其類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矣哉噫此非以五之勢而能有是大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而能有是大也夫不自恃其勢此豈君人有大之私術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人君之德本之以剛健濟之以文明與時偕行而无以異於天焉則天之運動而天下亦莫吾過矣此其所以元亨也故其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與九二居相應之地順而應之无所違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舜之爲君也其能盡此道歟不然何其有是大也蓋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之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舜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光无不被然後微小无所遺大有之象有取於火在天上云者光无不被之謂也其所有豈不大乎君子觀此象則吾之明不敢以私心用之懼其所有之不大也惟夫不自私其明故惡者遏之禁天下於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棄也善者揚之導天下於將然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夫天下之生是人也而命之以此性也固欲人君輔而成之也而人君乃能順是命而不違則天之休命實得之矣大抵大有盛治之世也夫苟天下未能皆君子而猶有未免爲小人之人者則亦未爲治道之大成也故象有及於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在下位而不援上此君子處下之道也然當大有之初則以无交爲害何者當是時也六五柔德之主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二應於五三亨於天子四與上居近密之地而初九則獨處於下而无交焉豈不害於上下應之之義乎雖然亦非消咎也交道之難其來尚矣使初不知艱以自守而務以苟合苟進焉則雖知无交之爲有害而不知苟合苟進之爲有咎也故又曰匪咎艱則无咎

蓋子之也夫能務處其身於无過之地則其於交際之地必能謹其所予矣故象特謹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南豐曾子固曰夫所謂宰相者以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有餘大有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則以天下才爲天下用之謂也故曰有攸往无咎而象曰積中不敗也此爲天下用而有餘也何則大車積集衆材而成也大有衆材輻湊之時也九二

之材剛而中者也又處衆剛之材之中則集衆剛之材以會於中而成此荷載之功者也則其有所往也夫何覆敗之虞乎大有之世事崇而業鉅者也六五之君方且體謙虛之德而以仰成衆賢爲心當是時也非有任重之材以荷載爲職不可也九二以剛中之材處於相應之地固其任也然當衆材輻湊之時使二也无賴乎衆材之助而獨以己之材爲天下用焉寧无咎乎又寧无敗乎然則其象有取於大車之載其旨遠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盛位也而以九居之剛之勝也夫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上有謙虛之主而吾豈可以滿盈而居此位乎惟不以滿盈爲心則存諸中者无非奉上之公故在上者无所疑而在下者亦无所嫌此九三之心所以獲上通於天子也故稱公焉若夫小人則不然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徒知驕私縱欲以違戾取害而已其能以奉上之心爲心耶故曰小人弗克又曰小人害也夫大有之九三以公處之則能上通於君以非公處之則爲小人之害易於此一爻亦兼設其義者所以示戒深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以九居三處剛勝之地大有之盛也固不得不設小人之戒若九四則不然也何也四陰位也以柔損爲事故剛而不至於過四離之初也以明辨物理爲智故剛而无待於戒則與九三固有間矣故曰匪其彭彭旁也謂三也以言非如九三之剛勝而復設小人之戒也如是則當大有之時處近五之地夫何咎乎夫大有於九三取其公復慮其不能公於九四與其明復慮其不能明則九四之明辨之晳賢於人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夫使之不敢違非有號令隄防之不可也至於使人不忍違則非有所謂號令之煩也亦非有所謂隄防之素也一出於誠信云爾六五以一柔有衆剛上下衆剛惟我是應而无或違之者无他道也虛中无我㨫然大公一以誠信之道感發衆志則天下之志亦還以此而應夫我矣此上下交相親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夫上下交相親則強強則无山溪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而不怒之威自孚於上下之間矣何吉如之此誠信待物之效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然則

六五能使人不忍違者曰孚而已大哉孚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以一柔有五剛自初至四五能用之故以其類而從夫五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故降其志而比乎五繫辭所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上九是也夫以九居五之上而五尚之此非盡處有之道而能以人應天也歟當大有盛治之極而能以人應天則祐之自天宜矣故動罔不吉而无所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故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也又莫大於尚賢尚賢則所謂以人應天也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何不居其有之謂也夫既有其有矣而不復居其有者非以爲僞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不居其有者則欲不喪其有故也亨通也司馬溫公曰人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施之以謙則无不通也程河南曰他卦皆有凶咎惟謙未嘗有凶咎他卦有待而亨而謙則便亨蓋謙有亨之道故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

以天地之道而明謙之所以亨也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天地爲大矣其道均不外於謙君子德盛如天業廣如地而不以謙將之其何以保其終其曰君子有終則謙之亨也夫盈者謙之反也謙則不盈盈則不謙故又繼之以天道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害福人道之好惡與夫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以明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朱子發曰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益

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觀人道之得喪則知鬼神之害福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道之好惡又曰謙之爲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彌光也所執卑矣德則彌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其在六爻則九三是也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天下之物崇高者莫如山卑下者莫如地地中有山則卑下外施而內蘊其崇高者也夫崇高蘊於內則高者降卑下施於外則卑者升高卑適平謙之義也君子之觀此象也則裒取夫多增益夫寡稱物而施適平而止以盡夫天理之所當然者朱子發曰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程河南曰謙者治盈之道故裒多益寡又曰裒取其多增益其寡天理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恣自肆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蓋君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間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爭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夫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力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大凡物之鳴者有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有出於不得其平而然者六謙之德也二下之正位也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其發於聲音也無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乃若上六則不然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反居謙之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歟故其發於聲音也蓋有不得其平而然者故曰上六鳴謙志未得也然則六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不一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夫謙以六爲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獨何歟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故也然以九居三剛勝而過中也何以知其勞

而能謙歟曰三實艮體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蘊
其崇高於卑下之地其在象則地中有山故也夫
以剛明之才居下位之上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
從信有勞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致恭
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夫盈者謙之反
也乾上九之亢也而曰盈不可久也則謙九三之
有終宜矣亢既有悔則有終而吉宜矣體勞謙之
德居下位之上爲衆陰之所宗故曰勞謙君子萬
民服也然則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
謙故也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
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使禹也有是勞
而无是謙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故又繼之曰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
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故雖智如
舜不敢謂无是也雖神如禹亦不能免是也故曰
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當上下之衝而以謙德居之何所施而不利乎
曰不一而足也其於上也利於恭畏以奉順德之
君其於下也利於卑巽以讓勞謙之臣處近君之

地據勞臣之上无動而非謙而後可也故曰无不
利撝謙撝有動散之義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謙
王弼曰指撝皆謙是也四之无不利撝謙則當上
下之衝无所不利於用謙故也夫居此之地无所
不利於用謙焉則上盡奉上之道而君不吾嫌下
盡接人之才而人不吾忌舉動施爲繩繩然莫不
中度而无失則之愆矣故曰不違則也夫惟不違
夫則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陰以得陽爲富以謙德居五下无其應不富也然

四之與上五之鄰也皆執謙順以親夫五而五與
之同德焉多助之象也當是時也既多謙順之助
則以順而動何往而不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
夫侵伐所以討不順也以至順而討不順雖不免
於征伐之事此乃抑高舉下仆強植弱之義而象
所謂裒多益寡者也或曰謙至九三而萬民服矣
至六五則容有不服而征之何也曰九三萬民服
也服其謙也乃若人君之道則不可以專於謙柔
漢之文帝其初蓋謙遜仁柔之主也賈生流涕之
策置而不用自以和親之一策所以待單于也上
古帝王之所未喻也然其後世不堪其侮勵兵講

武一戎服而匈奴遁故後漢崔子眞作爲政論有曰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則其於不服也而征之此君道之宜也程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又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志雖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

服者而不安其居於上焉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況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柔過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故謙於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爲言蓋所以救謙柔之過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八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九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和也和易悅樂之謂也豫之成卦在於九四上下二體則合於坤震而成也四以一剛羣陰應之故其志行坤順也震動也順以動則順夫理而動之謂也順理而動衆所共與此所以豫也夫君子有能行之才未嘗无欲行之志然我動而彼不應焉則有齟齬而无聽從欲其志行難矣今也

以剛居四爲豫之主可謂有能行之才矣上下羣陰惟四是應其在爻也旣有大有得之辭又有朋盍簪之象爻贊又曰志大行也則欲行之志莫之禦矣夫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在也順理而動則有以順夫理也乃所以順人心也其在人也又烏有不豫矣乎故曰豫剛應而志行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不順動也然語其順動之大者則建侯行師是也分民以與之共治分土以與之共守使內外遠近之勢如脉絡之相通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此則豫之利在於建侯害焉而與之去之亂焉而與之除之使強梗暴悍之徒皆芟刈而

无餘害去而利興亂除而治生此則豫之利又在於行師建侯之與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同其爲順動則一也苟非順動則侯之建也乃爲私喜師之行也乃爲私怒安能致豫乎雖然此人事也而天地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於建侯行師乎蓋三才一理故也夫天地之大也猶如此之順動則建侯行師其可以非順動歟不可也何謂天地之順動曰日月有明也而相爲往來四時有敘也而相爲代謝往來之度既无過差則代謝之期亦无愆忒此天地以順動而然也雖然此天地也而聖人亦若是矣故繼之

以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聖人亦一道故也夫慘莫慘於刑罰也人之心宜若不豫乎此也今也刑人罰人而人不以爲慘而反我服何也人皆曰刑罰之清也清則不濫不濫則民服噫是固然也然服生於清清生於順動不以順清何生焉清无從生服何生焉語至於此則順動之義其在豫之時豈不大矣哉故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言天地聖人之功皆不離夫順動故也夫由天地如之之言以觀則天地之順動亦如建侯行師之順動也由聖人以順動之言以觀則聖人之順動又如天地之順動也故曰三才一理也天地聖人一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之物其聲與氣舒發而通暢者无若雷之出地奮迅震薄而不可禦焉者也方雷之復於地中也隱焉寂焉潛養其和鬱結而不通及出地而奮震也則向之所謂潛養地中者旁通而上達矣故爲豫之象夫樂由陽來其播於八音五聲者亦所以宣暢和氣耳德者樂之實也樂者德之文也先王觀雷出於地而有奮然之象也則作爲聲樂以褒崇其德夫德者祖考之德也古者於有功者則

祖之於有德者則宗之猶以爲未也而作爲聲樂以褒崇其德盡其專一之誠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以祖考作配上帝則所以崇其德也可謂至矣非盡其專一之誠曷至是也哉故曰殷薦殷專也禮有殷奠殷祭易有殷薦皆言專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以陰眇之材初出而當逸豫之時恃有九四剛強之應此正人家弱子幼弟席其父兄之庇之象也當此之時志足意滿不勝其豫以至發於聲音此取凶之道也故曰鳴豫凶以言其凶有所不免也何者初六豫之始也於始也志於樂豫至於

末流則樂豫之志不得不窮矣夫樂極必悲安極必危能无凶乎故嘗謂志之在人不可以輕用之也豫之初六一輕用其志於樂豫則志窮而凶當其志之窮也雖有賢父兄亦末如之何矣況非賢乎吾儕用志當用於其所不窮之地也而後可哉曰當逸豫之時將以用吾志也何者爲不窮之地歟曰介于石此不窮之地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耽於豫則失正故豫之諸爻之才多不得其正時然才亦然故也惟六二一爻以中正自

守不溺於豫故雖介於初六六三不正之間然如石焉之不可轉也又豈相與淪胥而溺於豫哉惟其所守也堅故不惑而明此易於繫辭以知幾其神予之也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遲遲而不去則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己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而後識之去之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以守正而獲吉也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深予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之君子以中正自守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六三不中不正曷足以語此哉故上交於四也有盱豫之象夫四豫之主也即四以求豫而媚以悅之睢盱而目不瞬此蓋小人之態然也悔將及之也故聖人戒之以速去而曰遲有悔猶之曰不知睢盱以求豫之爲悔而安於不當之位遲戀而不去則有悔矣夫睢盱以求豫未必得豫也而將有悔復不知已其睢盱之態慕戀而不去亦未必得豫也而終有悔聖人諄諄然反復詳而詔之如此其明也爲六三者當如何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豫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彖之辭有由豫剛應而志行九四實當之夫九四以一剛處羣陰之中羣陰順從得以大行其志而天下之豫皆由我而致故曰由豫大有得然聖人於此戒之以勿疑者蓋奉柔弱之君處危疑之地羣陰不從五而從己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上下之情俱不免於有疑也雖然勿懷疑慮積誠於己以交通於上下則上下之情亦自相親相信而无疑矣故有朋盍簪之象朋類也盍合也簪貫髮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交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

以類爲合恃己以爲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髮而衆髮亦恃簪以爲固也夫惟積誠於己上下信之率天下之從己者而還以從夫五又何由豫大有得之嫌乎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二於貞則吉以中正故也六五於貞則疾以不正故也夫五之於貞既疾矣則宜其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而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四以拂弼於己而五也常惟貞疾之是救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所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六五貞雖疾矣而恒不死則中未亡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也位號猶存人心猶在此所以恒不死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陰闇之才當豫之既成溺於豫而不自知者也故曰冥豫夫以陰闇无覩之才而處豫之極過惡既成則亦何所可冀也而聖人猶不之棄焉乃爲開其遷善之門以詔之曰成有渝无咎渝變也猶之曰冥豫之過惡既成有能變前之爲者則可以補其過而无咎也其於爻賛又申之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猶之曰上豫之極也豫至於極災咎將至何可長之如是也速渝之可也程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斷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於初六之象則逆知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夫何甚

於其初而恕於其終邪曰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禁天下於已然也恕於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導天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无負於天下後世也而豫之初上二爻見之矣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何有所從之謂也事无所從則失物无所從則逆人无所從則惑此蓋理之固然者而非有所謂得已而不已者也譬之影之隨形響之隨聲此豈可強有而亦豈可強无也哉故夫泛觀事事物

物動皆有隨而況於人乎程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是故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俗矣此又隨之過也故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蓋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不然則有咎矣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指初九一爻與合震兌二體以言隨也初九之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夫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時之義來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吉也物安得不隨之乎震動也兌說也動而

說則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夫剛來而下柔剛隨柔也動而說說隨動也當隨之時剛隨柔也而非失己說隨動也而非得物卦之所以爲隨也如此是何也蓋吾所謂正者存也故繼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蓋隨之所恃者正也隨而有咎則非正矣欲大亨得乎其曰天下隨時則所謂大亨也夫天下之所隨者時也而君子之所隨則正焉而已矣然則天下之所隨者時也非隨時也隨吾君子也亦非隨吾君子也隨吾君子之正也朱子發曰時无常是以正爲是君子之得其正而天下是之是吾隨時

之義也何謂隨時之義曰貞是矣君子之所以爲隨者一得其正而天下隨之以爲時則夫所謂時也者即君子之正也以是觀之則正之在隨也其體段可知矣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即正之功用所以爲大亨者是也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者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恒曰

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者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謂自誰卦而來乎兌之剛中而柔外則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則又謂自誰卦而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陽三陰者此皆自泰與否而來也凡卦之具二陽二陰者此皆自臨與遯而來也凡卦之具一陽一陰者此皆自姤與復而來也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

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與陽消長勝負均也除乾坤之外更凡十卦豈泰否臨遯復姤六卦獨能生卦而夬剝大壯與觀獨不能生卦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之剛來而下柔也而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之剛上而柔下也而曰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豈亦未之思邪然於賁之彖又釋之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有由泰而變之理夫由賁

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由隨與蠱二彖之所釋此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然前後背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當黙識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雷動物也今也處之莫說之地則動者說矣夫處莫說之地而動者說非說於動也說於不動也動者或以不動為說是亦有時而然而不得不然爾故為隨之象使動者以常動為說而不說於不動則歸妹之說以動固有永終知敝之戒矣非隨時之義也君子有運動之才其或嚮晦而息焉者宜其所不說也今而曰宴息云者則動者亦以不動為說矣夫時之運於天也有晦而有明則君子之隨夫時也亦有動而有息晦明之敘大者為古今為治亂小者為晝夜為寒暑故君子之或出或入也在所隨也然則澤中有雷云者說以養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則亦說以養其動故爾夫有能動之才而不說以養之則其動也烏能不僨矣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有所守之謂官離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才當隨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正之是隨而後

吉於隨矣所謂惟正之是隨何也曰出門而交是也出門交官有渝也其曰有功則從正吉也正則有渝而有功有功而无失矣此所以吉也何謂出門交曰不牽於私之謂也程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朱子發亦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疎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言溺於私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夫同人之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則隨之初出門而交其能有功而无失宜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
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
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
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
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
係丈夫失小子至於上六則不勝其時勢之窮而
反窮以爲通故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於西山
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夫柔之爲道不利遠
又況當隨之時以柔爲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
合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九以陽

剛在己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謂謂九五也五以
陽剛爲己正應故曰丈夫夫下從上順也二應五
正也二若係應於初則失五之正應矣故爲之戒
曰係小子失丈夫以言是非邪正无兩從之理比
邪則背正就非則失是從於此者違於彼者也豈
能兼與之哉雖然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舍正而從
不正者也以其陰柔之質當隨之時故爲之戒云
不然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无咎二舍正應而從不
正其咎大矣而爻无凶咎之辭何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當隨之時故二與三均以近於
己者爲隨二近於初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三近於
四故曰係丈夫失小子所失之小大視所係之小
大也顧其所遭如何耳四以陽剛在己之上故曰
丈夫初居下則小子也三近係於四故下失於初
舍下隨上隨之宜也此賢賢長長之人也夫當隨
之時有賢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
此隨有求得也苟或棄大而即小舍上而趨下則
昧所隨矣雖然三與四非應也求之不以其道合
之不以其人徒謂其勢利之可附也苟取媚悅以
遂所求而已此乃邪諂小人之爲也君子恥之故

又戒之以利居貞謂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得无惡
於求矣三不中不正故有此戒司馬溫公曰三无
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也昔孔子見羅
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
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
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顧謂弟子曰
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
爲禍福故君子謹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
之階小者之戇則有危亡之則易曰係丈夫失小
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三陽初九在下方且以從正爲務則在上而爲下所隨者四與五而已然五君也四臣也在下者之隨乎上先四而後五而四有其獲焉則嫌疑之道也故於隨之義則爲凶何謂隨之義曰正是也言有其獲而不以歸之君此非人臣之正也然則處此之地則奈何曰有要道焉修吾胷中之誠不以一毫私意爲吾之累其所以獲乎下者爲吾君而獲也吾何有焉如此則其所施爲舉動无往而非道也又何咎過之有哉然此非明足以燭理知君臣之大義上下之大分道之所在可從而不

可違正之所在可守而不可失其孰能如此哉此四所以能處其身於无過之地轉凶變咎而爲无凶无咎也凡此皆明哲之功也程曰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无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經曰亨者嘉之會也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无咎而夫子釋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而九五實當之故曰孚于嘉吉而象曰位正中也夫九五處正中之位而尸隨之功則是能致是亨嘉也信有其道矣九五所以致是亨嘉也何道也曰正焉而已處是正中之位既无不足於正此易於隨之九五所以信其能致是亨嘉也故曰孚于嘉吉謂之吉則咎固謝之矣象之所謂无咎又豈足爲五道也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夫隨至上六隨道之窮也以柔從之才而隨乎人之不暇至於此則不勝其時勢之窮反窮以爲通正在此時也故上六在一卦之外正兊之體所謂西山也此太王之隨也夫我之係志於彼也實彼有以制乎我也故曰拘係之此孟子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之謂也夫事人之禮既无不用其至而均不得免焉狄人之志何在也在於吾之土地故爾故凡人之拘係夫人也始也

欲空其貲次也欲空其人又其次也欲維其土地而後已故曰乃從維之此狼子野心吞噬之計然也太王之處此也誠有所不忍也始也爲之所拘爲之所係故不得已而以皮幣犬馬珠玉爲是請命之計既而吾貲屢空矣吾人將及害矣吾人之害是乃吾顧惜留戀夫此土地而不以予之之過也故不勝其窮而忍其墮於維之之計之中遂決其策而去焉嗚呼隨道之窮一至於此者此時也此勢也而天之理則未窮也故上六於此侈言之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夫太王之於狄人始也餌之懼吾人之罹其害也

餌之之策既窮而吾人之害將及則不得已而爲是杖策之計曾何心於歸市之隨也既而去邠而之岐而隨之道愈窮而愈亨則夫所謂大亨无咎而天下隨時者實基於此矣故曰岐山也者此周家王業始基之地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東坡曰器久而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易曰蠱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此合二體之材而言蠱也夫剛上艮也柔下巽也艮少男也男至少而居上巽長女也女雖

長而在下剛柔上下各正其位宜若已安已治矣當是時也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則禍亂之萌乃生於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雖然飭蠱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上下之志交通而无壅如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治矣夫上下之志既已大亨則往有事乎蠱雖涉大難而亦利矣何往而不通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於蠱而言涉大川者蓋天下之深患極弊常伏於人情无所事事之地大川蠱之大者濟天下之大難飭天下之大蠱非上

下之志大亨其可乎且夫天道之運行往來推遷而至於不窮者此所謂大亨也故能終則有始而无愆伏之弊聖王之飭蠱也盡始終先後之道如天之行則弊革而患除矣故有取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說夫甲者數之始也於其造事之始也反復思慮靳以善其始此先甲三日之謂也於其既造事之後也則反復思慮靳以善其終此後甲三日之謂也程曰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

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然則飭蠱之道固人事也而天理實在是矣何謂天理曰其所以終而有始行而不窮者是也夫惟不窮是故无弊此蠱之卦德所以貴于元亨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爲物以止靜爲體風之爲物以散動爲用夫以山之止靜宜若无事矣而下有風則草木爲之撓亂坎竅爲之叫號則又有事焉此有事生於无事之地者然也故爲蠱之象君子以謂天下之事常伏於无事之地也故平時暇日其於民也務振作其氣使之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而无廢惰

自安之人其在己者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止之意則君子之所事孰有大於此二者中庸曰成物智也成己仁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蠱之君子其知合内外之道而盡時措之宜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東坡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朱翊善曰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爲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

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皇有以幹之故也姑以武昭之事言之孝昭以八歲即皇帝位承武帝彫弊之後此正蠱之初而以六之柔弱之才居之也其元年則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問疾苦其二年則遣使者振貸貧民其六年則采賢良文學之議罷鹽鐵榷酤元平之元年又詔罷不急官減外徭減口賦錢凡此皆因武帝既弊之事而力幹之也武皇得不與始皇同科者賴有此子爾故曰考无咎曰考云者謂得其所以有終之道也向使武皇非有孝昭則大漢之業其能復存而有終矣乎天下萬世之議其萃於武

皇矣烏得无咎厲終吉者夫以柔弱之才當幹父之初苟不日懷兢畏自危自厲如恐不勝則迫其終也安能吉乎故當此之初必以危厲自警終乃獲吉也夫以意而承考與事事而承考不同也事有可否理有是非故時有損益不可以盡承之也於其所不便者量其可否度其是非從而行止之而不失乎損益之宜此其子道也若事事承之以爲孝此則六四裕父之蠱而非所謂幹蠱者也此豈特厲考之咎歟其咎抑有歸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陰位也而屬内卦之中體九陽德也而居内卦

之中位則以剛明之才而幹内庭之事之象也故曰幹母之蠱夫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父與母人子之所尊而敬親而愛之所在也固宜遏命從令之不暇然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則爲文王者可以无憂其或作之於前者未能无後日之弊則承之於後者可无果敢救弊之道歟又况至難幹者母之蠱也將以幹之使之不違乎道果无其術乎九二實巽之體也九雖剛也而其體性則順巽也巽以入之從容輔導以馴誘之漸反其惡以之於善使其勢不激而力无勞焉則无矯拂傷恩之害故曰不可貞以言非直正之也亦非不正之也優游不迫使之身正而事治若出於自然而非矯拂迫促之也故曰得中道也魯莊公之有威儀技藝也然而不能防閑文姜故詩人爲之賦猗嗟也其卒章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其不及中道也鄭莊公以叔段之故也遂寘武姜于城頴而誓之而激頴考叔之肉諫而公亦曰爾有母遺伊我獨无蓋傷其過於中道也然則幹母之蠱欲其不失正又欲其不可直以正之非九二之得中道不可也君子之事君其當閫密之寄也亦然盡其道者則唐之魏鄭公是也故太宗忘其正直而反以爲嫵媚焉可不謂之善幹其蠱矣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才視二爲剛過而不中矣然此乃幹父之蠱用力之地不得不然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无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九三之剛過父之爭子

也其事父也不從其令而以爭事爲此小有悔也
然其爭也所以免父於不義也謂之非孝可乎此
君子之所予也故曰无大咎三下體之終也故又
曰終无咎也然則小有悔者九三之不獲已而終
无咎者九三之所願欲也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昔者嘗讀太史遷史記至秦本記而知始皇之所
以失者蓋不勝計也末年以遊豫之失遂亡厥軀
而驪山阿房之役民不堪命在後之似所宜鑒而
懲之也胡亥今日即位明日與趙高謀曰先帝循
行郡縣以示成强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

矣乃東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
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還至咸陽又
曰先帝謂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今釋阿房弗就
則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其令復作阿房宮如始皇
計嗚呼此蠱之六四所謂裕父之蠱也夫當斯時
也不能幹其蠱而增裕之何也太史遷曰胡亥極
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又稱誦其言曰
凡所以爲貴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
所爲嗚呼彼以罷先君之所爲之爲失也而不知
裕父之蠱之未爲得也夫始皇成功盛德何在而
舉事之過正在巡行與營築也今而刻所立石復

營阿房乃所以益彰其過也豈能少損其過之萬
一歟其視初之意承考也殆異也此无他六陰也
四亦陰也陰暗而无覩此史遷所謂極愚也故曰
往見吝又曰往未得也謂其以陰暗无覩之才凡
有所往皆見鄙吝於人有失而无得不然何以有
極愚之謚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夫君子之創業垂統以貽諸後人也未必有弊也
亦未必无弊也在乎繼之者善與不善如何爾且
以有周論之文王武王之謨烈所以啓佑後人也
在書既曰咸以正罔缺矣何蠱弊之云乎其或繼

之者宜若无所事矣而大雅之譽成王也則有鳧
鷖之什焉而曰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也蓋曰盈
而不持成而不守則傾覆隨至何太平之云乎以
太平君子譽之爲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假樂之嘉
焉其首章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以假樂君子譽
之爲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卷阿之作焉卷阿之二
章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夫大雅
之譽成王亦云足矣而於最後卷阿之作則有及
於似先公酋矣云者豈非文武之謨烈其能以似
以續者其在成王乎若然則君子之創業垂統以
貽諸後人未必有弊也亦未必无弊也又得君子

如成王者從而承之以其能持盈守成也則曰太平之君子以其能宜民宜人也則又曰假樂君子以其能求賢用吉士也則又曰豈弟君子夫何修而有是譽也哉蓋曰有是實則有是譽隨之矣夫以成王之所謂是實者何也曰持盈守成也曰宜民宜人也曰求賢用吉士也以六五之象所謂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九以剛明之才處蠱之終事之外也故此爻獨不以蠱言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人固有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懷才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潔介自守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是三槩者其志各不同而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一也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若伊尹所謂臣无以寵利居成功是也懷才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若孟子所謂我无官守言責進退有餘裕是也介潔自守而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若齊國羊裘男子不屑於諫議而老死於富春者是也然則象之所謂志可則也其將奚則歟曰伊周孔孟之道時中之道也則之可也富春之道時中乎則之過也昔范文正公嘗以此爻子富春矣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君子之論則曰子之可也則之過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有二義以爻之剛柔言之則以浸長之剛而臨乎浸消之柔以位之上下言之則以在上之位而臨夫在下者序卦曰臨者大也此指浸長之剛以臨夫柔而言也六五曰大君之宜此指在上之位而臨夫下而言也以剛臨柔消長之序然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以上臨下統屬之道然也君子不可以不知人知天知人則知盡人以事天而臨之義得矣故夫卦之所以爲臨者以二陽剛浸長於下位也故曰剛浸而長其在爻則初九九二是也浸漸也一氣不頓進故一陽而爲復而後二陽而爲臨也夫陽剛之長也有漸而不暴則以和悅不忤爲德而羣陰順之亦不相拒違也故曰說而順其在卦則兌說而坤順是也兌之性既說而二之剛又中此剛之所以不暴也以剛中之德而上應乎柔中之主則可以贊成有臨之治矣故曰剛中而應此又在爻則九二之於六五是也夫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僞之謂正天之道固難名也然

可以一言盡者曰正是也剛之浸而長也說而无不順也剛之中而有所應也此所謂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僞之謂也臨之所以能大亨者以是故也故卦之德曰元亨利貞而彖釋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不知大亨以正爲天之道而或以人僞參焉則剛之長也必以有漸不暴之爲非惬吾意欲人之已順也而已乃不能先以順剛而每過乎中也則反咎乎人之不我應嗚呼如此而欲大亨可乎夫以二陽浸長未遽消也而易爲君子謀則又慮之深而防之早故於方長之日也而豫以警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蓋陽生於復長於臨陰生於姤長於遯遯者臨之反也其在月建則自子至未凡八月而二陰長君子之道實於此時而消焉故曰有凶夫陰陽相爲消長循環而不窮蓋亦理之固然也而易於此必預以警之者无他也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其知所戒也故曰消不久也朱翊善曰臨在復泰之中方長而誡之不俟乎極也故堯舜禹三聖人相戒必於臨民之初過此而无及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澤也地臨乎澤非徒臨之也而以容而保之也夫地臨乎澤乃所以容保乎澤則澤

有所恃无派離放溢之虞而有泮渙瀰洄之適矣此澤所以鍾莫說之性也君子之於民也亦然非徒臨之也乃所以容而保之使之恃夫我以有得居有漸濡之益而心有理義之說也夫漸濡之益理義之說其氣味深長不可遽已也此所謂无窮之敎也敎而不思有所謂无窮之味焉則人易厭矣此非所可說也然无窮也又生於无疆容保之道不能有是无疆則敎亦不能有是无窮也无窮澤之不竭也无疆地之博厚也君子之漸濡夫民也如澤之不竭焉故曰敎思无窮君子之容保乎民也如地之博厚焉故曰容保民无疆然則无窮之與无疆其亦相爲長久也歟此臨之要學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九二當剛浸而長之時皆以陽而應陰自內而感外所謂以剛而臨柔者也故均謂之咸臨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當此之時行正莫吉焉故曰貞吉蓋四與初居相應之地皆以正相與而其勢又足以援初故初之志得以行其正於此時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之爲卦在此一爻也夫九二之在臨剛德之長

也剛於此時而浸長之勢方駸駸焉然剛雖浸長也比之衆陰其勢未敵九二以方長之剛而臨衆陰衆陰未遽順命也當是時也爲二之計則柰何曰亦如初九之於六四以咸臨之可也以咸臨之則咸感之道无所不通故六五吾應也還以柔中而應乎我六三吾同體也説極知憂而不忌嫌乎我上六與吾雖非應也又非吾同體也亦必有在内之志而順乎我矣如是則九二之咸爲臨也施之於吾應而吉施之於非吾應而亦无不利施之於吾同體而吉施之於非吾同體而亦无不利又何未順命之云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兊之主也以陰柔之才媚説之性下臨二剛徒以媚説乎同體爲事而已非所宜也故曰甘臨无攸利夫二剛之長雖曰以漸然剛上變已特旦暮事爾徒事媚説彼二剛者豈以其媚説之故而已其長邪其不見受必矣剛不受媚説則三之技必窮故説極而憂生焉雖然剛上變已此三之憂也小人之棄而君子之歸其所獲又大矣豈不能補其前愆邪故曰既憂之无咎象曰咎不長也則剛上變已特旦暮事爾此易開小人遷善之門而

速之入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坤體也其曰至臨則坤之所謂至哉之至也夫臨以上臨下之謂也陰之下體剛浸而長則以剛臨柔至四則釋下體而以上臨下也雖然其所以臨下亦未大有所隔絶也其與下體至相親故也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夫四以六居之其與初正相應之地也初九之剛其所以浸長而爲二也四與有力焉蓋以謙虚无我而援乎下使下之剛得以浸而長則在四寧有過歟故易於此以无咎與之象曰位當也則以六居四之謂也或曰六四正也不曰位正當也而曰位當也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君位也在臨則所謂君臨也然當剛長之時未至於剛而亦不純乎柔柔而履剛而又居中剛柔之得中也夫當臨之時以剛柔之中而臨乎下所謂知柔知剛者也故曰知臨六五居君臨之位凡所謂柔與剛者皆屬乎有德之下故曰大君臨以剛陽爲大至五亦曰大君云者謂其以上臨下而居大寶之位故也當是時也處此位也純以柔臨

之則不可欲以剛臨之則時勢之所未至故其所宜者莫宜乎剛柔之得中也夫惟居剛而用柔則在下之剛陽其情有以上通吾不忌其長也而從而應之則有臨下之治不勞而成矣是能居中以有臨而又以剛柔之中而行之也臯陶之稱舜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謂舜罔愆之德亦曰剛柔之中而行之之謂也然則所謂簡與寛云者居剛而用柔之道也故在舜則曰罔愆而在六五則曰宜又曰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上六坤之極也敦厚之德則亦莫極乎此也以此為臨夫豈有一毫嫌嫉介乎其心哉想其樂道從善之誠雖隔宇宙異古今而有向慕之志曾不少減也而況同是臨之時乎夫臨之剛浸而長初九九二實在内也而上六之志則有向慕而无拂逆此非敦厚其德无有忌嫉而能至是乎故易於此以吉予之猶之曰上六无忌嫉之心而有敦厚之德此吉德之君子也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臯伊之進曾何預於孔門之子夏也而樊遲見夫子而問智猶不達其舉直錯枉之義而復有問於子夏子夏乃援臯伊而語之此所謂隔宇宙異

古今而向慕之誠曾不少減也而況上六之於九二同是臨之時乎其曰志在内也宜矣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昔者嘗與先友阮齡元膚議易元膚曰觀之卦名音官邪官渙反邪予曰如王輔嗣朱子發所釋皆云觀盥而不薦則音官也如胡益之程正叔則取為觀於下之義則官渙反也以陸德明釋文考之於觀之卦名則曰官渙反是也又曰觀盥而不薦風行地上觀與注家釋六二所謂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鑒亦音官又曰王肅亦以大觀在上為音官徐本云中正以觀天下惟此一字作官渙反夫易中發卦之辭其義例亦有二而已矣如泰如隨如豫之類則於立卦立名之後方舉其義曰小往大來曰利建侯行師曰元亨利貞如履虎尾如否之匪人如同人于野之類則就卦名而設義不復有所間斷也觀盥而不薦亦此例也所謂觀盥而不觀薦是也夫事神之禮亦豈有盥而不薦之理第觀盥而不觀薦猶夫子所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意也蓋取其精誠之至在誠而不

在物故也故嘗謂觀盥而不觀薦之義為長元虞曰子之言然夫觀之為卦二陽在上而下為四陰之所觀然上九又居一卦之外則所謂大觀在上居中而履正者惟九五也觀天觀民觀我无所不用其觀焉此所謂大觀也故先儒有廣鑒之義其視初之童觀二之闚觀夫豈相千萬而已哉此指九五一爻以言觀也順而巽則合坤巽二體以取義也中正以觀天下此又言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也徐本云惟此一字作官渙反是也夫萬物有自然之理大觀在上豈能違是乎亦不過順萬物之自然而巽以行之云爾莊周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則順而巽云者不助之謂也夫惟不助故无偏无陂无反无側以此道而建極於上使凡厥庶民皆惟皇作極而後已此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夫宗廟之禮所以致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獻尸尸得酒灌地而祭以求神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則盥者洗手之時而未灌之初也其精誠之至其在此時可知矣觀盥者當此之時有得於其所謂精誠之至則其孚誠亦有見於顒然而觀感之際矣此以誠感誠之道也豈有得之觀感而不化其誠矣乎若至於薦也則三獻五獻禮文繁數雖

強有力者亦不能无倦惰之容此夫子所謂吾不欲觀也然則下之觀上也在誠而不在物其為道豈不甚簡而不煩矣天下之所觀者聖人也而聖人之所觀者天也聖人何取於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忒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於心而謂之誠妙於物則謂之神一物也聖人之設教於人舍天何觀焉其能使下觀而化則不言之教寓於始盥之時此所謂神道也其曰天下服者非服聖人也服夫神也或曰昔者夫子嘗欲无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何言之教其在聖門如子貢者猶有所未悟今而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何也曰服有二有知而服之者有不知而服之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不知而服之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知而服之者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此一子貢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又一子貢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披拂鼓舞无所不暨有遊歷周覽之義故為觀之象夫省方之禮所以觀民也觀民則教之所由設也其在虞舜之時則當嗣位之初歲二

月東巡守至於岱宗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各覲其方之后協其時日同其器數修其禮物自此以往則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其在周官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夫先王省方之禮非固爲是煩擾也以謂不如是則无以觀覽夫夫民俗而施設其教條也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夫由晏子之言則先王之觀亦不過曰省耕省斂以爲補助之政云爾故曰爲諸侯度此觀民設教之大旨也其在後世則不然故流連荒亡如秦皇之出遊漢武之行幸徒爲是煩擾而无補於海内之萬一矣故曰爲諸侯憂其視先王觀民設教之意不亦遠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當觀之時大觀在上以中正之德爲天下之所觀初遠於五在六爻之下而以陰眇之才居之則童然識見之无取也故曰童觀夫童然識見之无取則小人之道也无責焉爾矣故曰小人无咎若君子而然也則可少矣故曰君子吝以言當大觀在上之時不可以无所觀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以陰柔之才居坤之正位其與九五正相應之地也然以陰柔暗弱之才上觀九五未必能盡見之也故曰闚觀如所謂闚豹之一班是也夫女子之貞蓋不務乎外觀也家人曰无攸遂在中饋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女子之貞也蓋知有内事而不知有外觀故也故曰闚觀利女貞若夫當觀之時處大臣之位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不能盡見剛中正大之道而以女子之貞爲貞則是長孫无忌輩之事太宗也昔唐太宗嘗謂无忌等曰朕欲自聞其失公等宜直言无隱无忌等曰陛下无失他日又問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等可爲朕明言之无忌等又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夫居大臣之位當觀之時其他无所見也而務以女子之貞爲貞焉陋哉斯見也故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生云者吾身之動作施爲者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是也六三當觀之時處下卦之上則進也處上卦之下則又退也處進退之兩間則宜諦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者可以退者我也反觀吾之動作施爲者如何而後決其進退可也何也以六居三吾之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未能深滿吾意故也何也不正故也夫六三容有未能深滿吾意者而能觀我生以決其進退何也曰三坤順之極也處坤順之極故能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也夫惟能順時以進退此所以未失乎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以遠爲晦以近爲明故觀之衆陰上觀諸五惟四爲最近焉惟其最近而且體巽以居正得君之深者也以五之所以頤設而藩飾者在四无不歷歷而親見之故曰觀國之光當是時也若不以賓于王爲利味於觀者也程曰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尚志尚也當此之時其所志尚以賓于王爲利故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昔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謂與樂堯舜之道於異世不若吾身親見堯舜之君之爲樂也則六四之觀國之光是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則尹也得君如此向使其初无幡然之志而不以賓于王爲利焉此豈尹之所觀也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書之周誥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書之所謂大監即九五之大觀也夫監之水則徒見其形監之民則凡吾身之動作施爲其見諸民者歷歷可覆矣故一嚬一笑係人情之休戚一舉一措爲天下之安危人情之休天下之安則是吾之所以出

乎身加乎民者得其道也人情之戚天下之危則是吾之所以出乎身加乎民者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然當觀之時大觀在上可不觀諸民以察己乎此九五之觀我生必于其民而觀之也王輔嗣所謂觀民之俗以察己道是也君子无咎者夫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當觀之時堯舜在上則君子之化行桀紂在上則君子之化息故當此之時人君之動作施爲行於上而效於下者必君子而後无咎不然則人心一訛民俗一壞不可復理矣能无咎乎九五中正以觀天下君子之在上

也故曰君子无咎然必云爾者警之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以二陽在上而下爲衆陰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故爲觀之主上九以聖人之德處一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其將何所取義乎曰以聖人之德處一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此所謂省方觀民之聖人也夫古者以人情之未叶民俗之未一而民隱之未究也故其志亦爲之未平而有省方巡狩之禮所以協其時日正其器數修其禮物又如晏子所謂省耕省斂而救其所謂補助之政凡以一民俗求民瘼而協民情也此之謂其生謂天下人之

動作施爲者而周覽洞究其利害休戚者而爲之與去也及後世則不然巡行遊幸止爲遊觀之象而流連荒亡勞動搔擾寃苦失職者无告而萬乘千騎所至徒有供億之苦此无他知有一身之樂而不知以萬民爲憂故也庸免天下萬世之議乎故處觀其生之任亦必君子而後无咎何者君子之志不以一身爲樂而以萬民爲憂故也使其以一身爲樂則无有所謂未平之志者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一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也蓋亦各有所指矣鼎有鼎之象井有井之象大過有棟橈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若此類者遠取諸物而然也艮有背之象頤有頤之象噬嗑有頤中有物之象若此類者近取諸身而然也頤之成卦上艮而下震上下二剛中存四陰外實而内虛頤之象也而噬嗑則上離而下震上下亦剛中存三陰亦頤之象也九四以

一剛閒乎其閒此則頤中有物之象矣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嗑也頤中有物則頤中爲之閒塞苟不致齧頰之餘力而噬以決之烏得而嗑邪故噬已則嗑嗑則頤中之閒塞通矣此噬嗑之所以亨也夫古今天下天地之内朝廷之閒鄉黨閭門之際所謂强梗讒賊朋邪怨隙蓋未嘗无是也而能使上下不安志意不通事勢乖隔彼此齟齬而至於不合者此所謂頤中之有物也苟噬而去之若齒之決物焉則强梗去讒賊息朋邪遠怨隙消向之不合者合矣夫何往而不亨邪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又即爻與卦與象以明噬

嗑之所以亨也夫噬嗑以決閒塞施之有政則用獄之道也用獄之道莫先於辨曲直析是非故其爻也則三剛三柔相間而不相雜此所謂剛柔分也剛柔有所分則是非析而曲直辨矣由是動吾之威而明吾之罰雷動而電明兩者相合以爲用而章章乎宇宙之間矣故其在卦也則震動而離明其在象也則震雷而離電此所謂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也然則雷電相合即噬嗑之象也相合而章即噬嗑之所謂亨也雖然用獄之道在乎威明之並用而能用是威明使威而不至於暴明而不至於察者惟仁厚之主爲然此六五柔得中而上

行所以爲用獄之利也夫柔而得中則其與仁柔不斷者亦異矣所謂上行則以此柔中而行乎上也夫五君位也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今也以柔居之未當位也然雖不當位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爲利也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皐陶之稱舜也而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且有及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之説夫曰簡曰寛曰好生此柔德也然必曰罔愆云者此柔得中也故其效至於民无有司之犯焉夫孰以處帝之位而不當於用柔以議帝也哉故曰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爲利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震雷離電二者相合以致威明之用噬嗑之象也彖所謂雷電合而章是也噬嗑利用獄故以明罰勅法爲言夫罰有輕重故欲其明明其罰則曉然以有示所以效電之明也勅如勅命之勅勅其法則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所以法雷之動也夫惟曉然以有示則上无濫罰矣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則下无玩法矣此先王所以爲善法夫雷電之象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用獄之時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九用獄之初也故於小人過惡方騁之初禁之使不行而有屨校滅趾之象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校用獄之具也施校於其趾猶趾之納屨焉則趾以校滅雖欲縱意以往得乎滅趾謂滅没其趾見校而不見趾也夫有以見其行於過惡方騁之初此繫辭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故能使之補過而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服人之道莫尚於中正六二居中得正其道固足以服人矣而又下乘初九之剛剛柔相濟資諸人

以爲助故當去惡之時刑人而人易服而有噬膚
之象焉夫噬膚人之肌膚則有以切中乎人者矣
而噬之之深又至滅沒其鼻焉豈亦二之過歟曰
六二中正非過也天下之罪惡固有所謂不可赦
者故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爲慘在人亦不以
爲怨又況資諸人以爲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歟
故雖噬膚滅鼻也而曰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視六二非所謂中且正者也又非四之剛
且直者也故其道不足以服人而且无六二六五
乘剛之助則其所噬也視諸爻獨爲難焉故曰噬

腊肉遇毒夫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最難者也
腊肉既難噬而以六三噬之則遭其傷毒也必矣
何者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也當去惡之時刑人
而人不服必欲服之力既不勝則未有不爲之傷
害者也雖然此小有所吝也而亦无咎何也曰六
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免於噬之之難此所謂小
吝也然當去惡之時而務爲去惡之事夫豈過舉
此所謂无咎也特以六居三自處不當故至於遇
毒亦其勢然也若六三者其能因時任責志有餘
而才不足者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爲強梗者
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
者也易之取義其不一如是哉夫肉之附骨者謂
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比之腊肉亦其類
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无是
患者剛柔之才異也故曰得金矢金矢剛直之才
也以剛直之才而施之乾胏宜其无六三遇毒之
患也夫暴悍強梗之在天下固非易服之也亦非
難服之也服之有其道則雖難而易九四之乾胏
是也苟无其道則其所謂難者信乎其難矣此六

三之於腊肉所以遇毒也雖然九四之得金矢固
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正也故戒之以利艱貞
吉謂其以剛居柔知艱難以自守而不輕用其剛
焉則吉也夫惟四之所不足者正也故曰未光也
此其所以利於艱貞則吉也易之爲君子謀也蓋
如此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六五操利勢挾人謀當去惡之時比之諸爻宜若
易然故曰噬乾肉肉雖乾矣然其視腊肉乾胏則
亦固有間矣夫五之去惡如此其易者以其得位

得人故也故曰得黃金黃中色也金剛物也六五
體柔而居中居中爲得位體柔而四以剛輔之又
爲得人也此所謂得黃金也雖然六五之得黃金
亦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亦正也蓋四則以
剛而居柔而五則以柔而居剛其爲不正一也四
既以利艱貞而後爲吉則五之欲无咎也可不於
正而知所厲乎夫惟五之所不足者正也苟知自
警而以危厲自守則當去惡之時柔既得中而又
得剛德之助焉則凡其所得无不皆當以此去惡
夫何咎之有哉故曰貞厲无咎得當也然此既曰
得當也而彖乃曰雖不當位何也曰雖不當位云

者謂其以六居五也得當云者謂其得位得人也
其所指異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用獄之終也世之小人其於罪惡稔積既極
若將終身焉此豈復有改悔之冀歟原其所以然
則亦非有他也蓋不聰之過也故何之校焉以校
滅其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夫耳者所以
納聲聽受之具也其形存其用亡罪大惡積陷于
凶而不知聰之不明孰甚焉故校以滅之謂終塞
之也繫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蓋甚之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

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昔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夫文與質非二物也有
是質必有是文蓋亦表裏之符不可強有而亦不
可強无之也故子貢於此得以謂之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猶之曰文與質二名也其實一物也故設
諭曰此虎豹也則其鞟必虎豹也此犬羊也則其
鞟亦犬羊也故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二鞟也而
其實則一理也所謂一理云者顧其質如何耳而

文則稱是故也程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
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賁者飾也天下之物
其文見於所飾者莫昭於天之文又莫大於人之
文故賁之爻有所謂剛柔相爲往來之旨聖人則
曰此天之文也賁之卦有所謂離明艮止之旨聖
人又曰此人之文也夫賁之所以亨者以六二之
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體也坤再
索于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
坤之上六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上
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體也

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往居上位也夫柔來而文剛則剛矣而有柔故剛有所濟而賁之所以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矣而有剛故柔有所附而小者利於往剛柔相文聖人謂是爲天之文豈不曰日月之晦明星辰之運動雲霓之合散凡致飾乎上者无非天之文也然其所以分而爲晝夜變而爲寒暑積而爲歲時其能外是剛柔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離以明而處乎下則是以明而爲文也文而明則无不足之文艮以止而處乎上則是以止而爲文也文而止則无或過之文明止相文聖人謂

是爲人之文亦豈不曰父子之有仁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禮凡致飾乎下者无非人之文也然其所以嚴而爲尊卑辨而爲貴賤別而爲小大其能外是明止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雖然賁六爻與二體之用所謂天與人之文不可揜也如此奉天理人以斯文爲己任者又在乎觀文之主焉何則在天固有是文也不有以觀之則天下之化无自而成曰觀云者固非聘其智任其巧以增益遷就之也固其理之自然而我无拂焉爾故夫因其在天者以求其變則陰既極而陽已生暑方徂而寒適至盈虛消息之有其期進退遲速之有其度凡變之兆乎時者不容有所隱故於變而无不察此觀於天之文而有得也因其在人者以致其化則位乎上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上位乎下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下禮義廉恥以維其心忠厚豈弟以陶其俗風化之行乎人也不容有所遺故化之而无不成此觀於人之文而有得也在昔所謂觀文之主吾於唐虞成周之際見之即夫歷象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與夫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則變之在時也豈容有所隱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歛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禮防樂防以合天地之化則化之在天下者豈容有所遺然則曰煥乎有文

曰重華曰文明曰郁郁乎文後世語賁文之盛舍此將焉稽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也夫賁者飾也賁飾之道豈能增其實也夫苟以文明爲尚而不知有所止焉非賁飾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蓋折獄之道不恃苛察不貴辭飾惟其情實而已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者所以飾其行也然可以車而車則以車爲榮

不可以車而車則車祇爲辱剥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此可以車者也故車以爲榮解之六二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此不可以車者也故車祇爲辱賁之初九雖具陽德然居下位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今也賁吾之趾不以車而以徒則世俗以徒爲辱而君子以徒爲賁何者義之所在可車則車不可車則徒吾居下位以徒爲賁者也豈可冒昧而不顧其義乎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子以爲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弗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一柔文二剛初九舍二以即四二與三俱无其應故二之所賁者上隨夫三而已矣六二柔而靜者也其動也其止也惟剛之是隨焉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是隨焉得所附也自三至上外實而中虛有頤之象夫賁之道非能增加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之爾然須之在人亦豈外物也血氣盛則蕃滋血氣衰則減耗蓋亦表裏之符爾

冠弁衣裳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子服之則隆殺等差各稱其德人非君子則雖有是服不足敬也詩人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若曰視其體質如何爾猶之須也上隨夫頤而已矣其動與否不在我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飾之道在於以剛柔相文相文是也相文而非其道則失之矣六二六四以二柔而文九三之一剛九三以一剛而文六二六四之二柔在賁之時其相文是也然或至於非其道而相文焉此所謂不正之交君子不貴也故曰賁如濡如永貞吉剛

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然而相賁而或至失其正焉此則賁之過也故必以永貞而後吉何者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吉於賁矣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君子之於正道而无少玷缺則誰敢與侮哉故賁於九三設永貞之戒而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於六四亦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賁於永終之道望此二爻者深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當賁之時隔於九三而未獲與初相賁故曰賁

如皤如皤白也初動於下亦曰白馬皆未受賁之象也雖然白馬翰如則初之與四相即之志其疾如飛非爲寇難之所隔則相親以相賁也久矣故曰匪寇婚媾夫四與初居相應之地初之剛動於下有翰如之疾豈三之所能隔哉但三无其應而四當其衝居可疑之位故曰六四當位疑也雖然四正也三亦正也其迹可疑而其實則匪他爲但當賁之時剛柔相比而有可疑之迹故爾若三與二皆无其應而近以相從如須之於頤焉則无可疑之迹也然三曰終莫之陵也四曰終无尤也其能以正相比也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儉嗇者陰之性質朴者陰之才當賁飾之時以六居五儉朴之主也夫丘園緑泉所自出之地也當此之時制度禮樂儉朴之主謙遜未遑也其所賁者丘園之地而已爾此亦重本節用之意故束帛於此不得不戔戔也戔戔者委積之貌也夫此之所賁雖若吝嗇然海内士庶百姓充實則亦由此而基焉故曰終吉而象曰有喜也漢至文帝雖已得秦爲漢矣制度未立禮樂未興故賈生太息之書有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故有定經制之請夫先於此時而請定經制則賁飾之道也而帝則謙遜未遑也然開籍親耕皇后親桑勸農之詔无歲无之敦本之風既行而殷富之效乃見則賁之六五之吉文帝以之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子既欲從周之文矣又欲從先進之野何其從之之異歟曰非異也監二

代以爲文即先進之禮樂故也禮樂之失也其當周之末世魯之僭擬邪又重之以八佾雍徹與泰山之事邪是故夫子欲反其本而未能也而有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之說蓋傷其失也賁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嫌於失實故欲其无過飾之咎也必曰白賁而後可所謂白賁云者非不受賁之謂也去其僞落其華使无勝質之文如所謂先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而疏布之尚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稾鞂之尚先進之禮樂如此曾何足

以動蕩人之侈心歟夫惟不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去僞使人知有所謂簡敬之所在而不失其本眞云爾及其末流也則質以文勝人有侈心而无復反本此豈賁飾之初志歟故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賁極反本飾无過咎而後上九之志始得矣夫上九之志得此夫子所謂吾從先進者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之成卦五陰而一陽陰始於姤至於剝而五陰盛剛爲柔之所剝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以時言之則柔變乎剛下剝乎上邪剝乎正小人剝君子之時也當是時也五陰既盛一陽僅存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往亦何所利哉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既不利於有所往矣則順時而知止乃能觀剝之象也蓋剝之象其下坤也其上艮也坤順而艮止此順而止之之義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苟不知順時而止而強聒以有往則與小人立敵而至於隕身流禍也必矣故易於此爲君子謀則以觀象曉之而又以尚消息盈虛戒之蓋處剝之道然也夫有息必有消有盈必

有虛理之常也是理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所貴於君子固當深知此理也語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也所謂命者即天之理也知天則知天理之所在矣故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盈虛云者欲其事天也凡此皆處剝之道故也易之爲君子謀也如此而東漢之季陰小得志賢人君子不知觀剝之象而尚夫消息盈虛之理方且以口舌與之爭鋒至使剝章逮捕駢首受戮而士類爲之一空其能不爲危言激論身處濁世而怨禍不及者惟一郭泰而止爾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者惟一申屠蟠而止爾故司馬溫公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昬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地下其勢至不侔也今也山附於地則高者下矣此地剝之象也原其所以然蓋亦下不厚而高者頹址不安而高者危故也爲人上者欲安

其居而无傾危之患者則亦務厚乎下而已矣蓋下者上之本也務厚乎下則其本固矣未有基本既固而能剥者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謂是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身之所安也以況則君子所處之位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必先去其所處之位使之窮悴无所之也而後得肆其害焉故初則剥牀以足二則剥牀以辨四則剥牀以膚蓋其敘然也夫牀之所賴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剥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初六之陰剥始自下猶之牀足先見剥焉則君子

之貞始見滅於此時矣滅亡也蔑滅同義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剥陽進至於二猶之剥牀自足而辨其勢愈上矣辨上下交際之地也夫牀之所賴以正者上下交際之地也辨復見剥則正者愈傾矣故亦曰蔑貞凶當是時也使六二如六三焉則見與於上九之君子而小人之禍庶乎其未至於斯也惟其未有與也故小人无所顧忌而得以馴致其害焉此剥道之所以浸長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衆陰之中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有輔上救亂之志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也故在剥之時爲无咎也夫處衆陰之中而能與上下衆陰相夫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易於此可不以无咎與之乎與之以无咎者所以錄小人之善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夫一言之當其人未必然也君子猶不以人廢之則當剥之時衆陰用事而六三獨於衆陰之中失其上下以與上九協爲可无取乎程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卦之上體也夫剥至六四已及上體所謂膚也其切近於災莫此爲甚也君子之正至是而无

可滅者故不云蔑貞但云凶也夫小人之剥君子也始焉剥牀以足次焉剥牀以辨至於六三則雖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於剥爲无咎然剥道浸長亦未如之何也至六四則身及其害矣復何有所處之位乎小人之禍害吁可畏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主君之位也在剥之時君道不可以剥故取下制羣陰爲義魚陰物也相羣於下流小人之象也五能下制羣陰使之駢然順序如貫魚然則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故曰以宮人寵宮

人嬪御侍使也所謂陰小之人也以宫人之寵寵之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夫所謂待小人以小人之道何也曰小人之志不過於希恩望寵而已苟惟時其錫予均其恩惠使之充滿其意而无觖望之心此待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心所以易生尤怨者不以其道待之故也惟能以小人之道待小人故怨尤不生禍害不作此所謂无不利又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天地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當剥之時五陰既盛上九以一陽居衆陰之上而有碩果不食之象者存陽道也夫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果既碩大不剥而食諸者生育之萌正寄諸此者也墜地而復生則剥反爲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剥之上九也君子得輿者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而有衆民共戴之象此君子得輿也故曰民所載也衆陰在下而賴一陽之芘故又有室廬之象焉若夫剥道既終九復見剥則室廬壞矣小人无所芘其軀矣此乃自撤其芘之過也然則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若飛廉惡來趙高楊國忠之徒終亦自取禍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二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初九即剥之上九也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剥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一陽之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伸也此一陽之亨也故曰復亨剛反云者謂是剛也自剥之上反而爲復之初此復之所以亨也動而順行則又合坤震二體以明復之所以亨也夫震動而坤順剛既來反則陽動於下以順而行於上自此以往无非順理而動也夫如是則剛反爲復陽降而入剛動以時陽升而出其出也其入也羣陰莫之能害故曰出入无疾夫復之一陽出入乎羣陰之中而羣陰莫之能害則其以朋類漸進而來又何咎乎程曰所謂咎者在陽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夫一陽始生至微也固未能勝乎羣陰以發生萬物也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一君子始進未盛也亦未能勝乎羣小人以利澤天下也必待衆君子之進然後能成澤民之功此一陽之復既出入而无疾則其朋類之來

自无咎矣夫陰生於午其卦爲姤姤陽之始消於陰也凡歷七變而後成復則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凡七日焉天之運行如是也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一陽旣復則君子道長實自此始也故自復而往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爲乾孰禦之哉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一陽始長而天地發用之機實發於此時故萬物之生布在天地者皆天地發用之功也而發用之機則實係於復之一陽此所謂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地有无窮之用曰動與靜是也人皆知動也者天地之用也而不知靜也者乃所以養其動也夫當動而動動而不括此豈偶然而然也哉蓋有以養其動故爾雷在地中陽氣復於不動之地非不動也安靜以養之將以致不窮之用云爾先王順天之道故當至日一陽之始生也亦務安靜以養其動焉夫關也者所以時其出入也於至日而閉關焉則使旅商不行人君不巡省四方者凡以靜

吾之動而仰順乎天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陽君子之道也復反善之義也九以陽剛居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曰不遠復謂其失也不遠而能復也王輔嗣所謂此復好先是也祇大也元亦大也夫有過則有悔初九之不遠復非无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貳過也故雖不免於有悔而无大悔矣夫旣无大悔則其爲吉也斯大矣蓋大吉之與大悔此二物也不可以相有故也夫聖人无復故於其身若无事於修不遠之復則所以修其身之不善者以復於善爾然

其失者不遠而復焉此顏子之學也故夫子以此爻予之而賛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也六二震體震動也以六居二不動而止者也夫二之不動而止者何也曰知所止而止焉故也夫二何爲而知所止也曰初九之君子修身居下而二比之此正六二之所宜親焉故也故六二當復之時以下仁爲吉而謂之休復焉語曰汎愛衆而親仁初九之君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之人也而六二之於初九親而下之可謂知所止而止焉者也求之孔門則曾子之於顏子是也觀其嘗

有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
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噫若曾子非能下仁
其能知斯人而友之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復至六三再三之復也所謂恒過而能改也故曰
頻復頻復之厲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故
曰无咎夫易之道在於知變聖人之於人不咎其
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蓋所以開小人遷善之
門也故六三之頻復不咎其恒過也而予其頻復
雖然頻復未足予也必也知以危厲自警則雖頻

而咎可无也不然復雖頻矣而復頻失咎何時而
可无邪夫苟如此則失復善之義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之六四即剝之六三也方其爲剝也六三處五
陰之中失上下以應上及其爲復也六四行乎五
陰之中獨復以應初此二爻者知賢識善如此其
可以陰柔少之乎又可不謂之賢矣乎故嘗謂君
子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可貴也方衆陰之剝陽
也上九以一陽處一卦之外疑若失位也而六三
能失上下以應之故曰剝之无咎及剝之來復也
初九以一陽處一卦之下疑若尚微也六二近而

比之而曰下仁六四遠而應之而曰從道誠以道
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也如此然則初九固賢也
而六二之下之六四之從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夫
六四一爻遠應初九其在後世則揚子雲所謂晞
顏之人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也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
之時遠於剛陽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夫以
自厚爲德則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其與所謂下仁
從道者又異矣蓋下仁從道之復資諸人者也而
敦復之復則資諸己者也夫資諸己以爲復而能

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矣故曰无悔又不特无
大悔而已也何也未嘗過乎中故也考稽也動稽
諸中而未嘗過乎中焉非躬自厚者而能之乎故
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曰自考云者以明敦復
之復非資諸人而然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在復之上而以陰柔之才居之陰則暗而无睹柔
則懦而无從故於復則爲迷也夫曰迷云者失道
之謂也在上而失道則无適而非凶矣何謂无適
而非凶曰有天之災有己之眚用之行師則終有

大敗用於其國則爲君之凶以至於十年之久終不能有所征往也凡此皆凶之目也夫復則合道今也於復而迷焉則與道相反矣烏得而不凶邪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在復之上而迷故易於此極言凡爲君而在上者之道至此而有所反也其所以示後世在上者之戒也可謂詳且明矣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合乾震以成卦乾天也震動也其動以天之謂也夫其動也以天動靜語默无非天理而人爲无與焉此之所謂无妄也蓋天下有自然之理純乎天而已矣天理所在不可以一毫私意妄加於其間哉所謂正也故在理則爲正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命一也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謂初九也初九之剛乾一索於坤而得之是以爲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内體也故曰爲主於内夫以九居初正也爲主於内也得其正則无妄之大本立矣動而健謂震乾之用也剛中而應謂五之於二也夫无妄之本既立於内則由是而動動而不窮矣故健也苟无其本此妄也欲動而健得乎以九居五剛而中也九五以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二五各得其正此又无妄之大體也故曰大亨以正夫所謂无妄者正而巳矣初九以是正立无妄之大本九五六二以是正成无妄之大體則當无妄之時致天下於无妄其爲亨也不亦大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元亨利貞也天命即天理循天之理不以一毫人僞參焉則理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故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何也曰天道之與天命亦非二物也其在臨也則言

剛柔消長之理故曰天道无妄則言其動以天而人爲不與焉故曰天命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夫初九九五六二正也正則能大亨六三上九不正也不正則妄矣故有眚災也六三所謂无妄之災上九所謂窮之災也是也夫以正而往則亦何往而不利故初九云往吉六二云利有攸往苟匪正焉則當无妄之世何所往而利哉故曰有眚又曰不利又曰天命不祐甚哉匪正之爲害也然則正之所在而天之祐常向焉而君子則曰此非天之我祐也吾自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之爲物也其發聲也其收聲也必以其時故語
物之行乎天下而无妄者惟雷足以當之萬物之
生固有所謂自然之天因其自然之天而感發之
者雷也故雷行於天下未嘗妄發而物之洪纖高
下隨其賦予而能各全其天者實自雷發之故曰
物與无妄以言天之發育萬物也以天而物亦因
是而全其天也先王之於萬物也亦豈能參其自
然之天矣乎對无妄之時育无妄之物而已矣蓋
天有是時吾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云爾物有
是生吾非能加損之也育而成之云爾夫是之謂
无妄茂盛也朱子發曰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對則

妄矣如春毋麛毋卵夏毋伐大木之類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震之主也初以震動之才而動於下在无妄
之時而吉於往者何也以九居初正也正則不妄
矣夫以正而動則无適而非正故曰无妄往吉而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河南曰誠之於物无不能
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理以之臨人
則人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以六居二柔而靜者也靜則无事然六二實震體
也震動也又能動而有行焉靜而无事故有不耕
穫不菑畬之象動而有行故又曰利有攸往謂以
无事爲行故也夫耕穫菑畬雖有始終先後之異
然均爲治田者之事六二靜而无事故曰不耕穫
不菑畬猶之曰不耕不穫不菑不畬俱未始有事
也然屬震體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所謂以正相
與者也以正相與則當无妄之時而盡无妄之用
矣故曰利有攸往夫陰以得陽爲富知以无事自
處而不知以正而往應於五此豈六二之欲富乎
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故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若
六二者其能以无事而爲行也歟夫惟以无事爲

行此无妄之尤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卦德曰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六三以不
正據六二正人之上而阻二五中正之應此妄人
也故在无妄之時宜其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
者具陰順之性六二以順爲正者也而上應九五
牛之象也六三居前而阻之或繫之牛也行人之
得謂六二也邑人之災謂六三也二利有攸往故
曰行人三居前而阻二故曰邑人然六二得順道
而行无往而不利此得牛之象也六三以不正徒

自取災爾由是觀之則禍福得喪之理蓋亦无甚難明也特在正與不正之間爾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易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正如初九六二九五是也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則謂之不正如六三九四上九是也然與其以陰居陽寧以陽居陰而剛柔小大之猶有其敘也則无妄之九四是也故可貞无咎猶之曰此非正也僅可爲正而已不猶愈於六三矣乎夫正者人之性也人之性或至於失其正而妄者非性之罪也不能有是正之過也今也於正而未至於失而猶有所謂可正云者則

亦知有是正而存之矣蓋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故曰可貞无咎而象曰固有之也若四者其亦不失其正性也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嘗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刑罰不可妄施於人兵師不可妄加於下國刑罰而妄施於人則爲失刑兵師而妄加於下國則爲失師當无妄之世蓋亦處之以无妄而已矣夫苟不能自克己私而人欲以勝則天下生靈之禍自此始矣此无妄於九五而有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戒也夫以九居五正也正則不妄彖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九五也容有不知此乎曰以商之高宗史謂有德可高者也而傅說猶有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之戒又況後世好大喜功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代不乏人也乎蓋有是疾而後試之以是藥則藥不爲妄无是疾而試之以是藥則妄矣武帝蓋嘗試是藥　矣太宗嘗試是藥於高麗矣皆无疾而藥而反以致傷者也欲有喜得乎其曰勿藥曰不可試云者蓋所以深著後世爲君者之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剛過之才處无妄之極已既失正又欲進

而不知止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故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夫以正而往則其往也必利初九六二是也已既失正居上窮之地猶不知止其能免災乎故无妄之世若上九者妄之極者也曰眚曰災眚即災也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所畜之大也夫所畜之大者何也曰於己則

畜德於人則畜賢也故夫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德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畜賢也然畜德也者畜賢之本也畜賢也者畜德之效也夫苟己无是德則賢不我慕望望然去之矣吾能彼畜乎此大畜之彖其言畜德畜賢固自有次第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夫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輝光日新乾艮相得而不窮之用所由生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夫惟剛健篤實兩者相與爲用而輝光日新自此而不窮矣此人君之畜德然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則指上九之爻又

合艮乾之用以明人君之畜賢也夫上九以剛而在一卦之上此人君尚賢之象也乾健之物也而處乎艮之下受止而不辭所謂能止健也天下之人所謂賢而有德者人君則尚之尚之者尊之也所謂健而有才者人君則止之止之者使之不吾舍也非有以畜之而然歟此人君之畜賢然也大畜之卦德曰大畜利貞至彖則推原卦德之所以然而以畜德畜賢而兼釋之從而蔽之曰大正也者蓋言人君之畜德也而至於輝光日新其畜賢也而至於尚賢而止健此非所畜之大而得其正詎能至是乎故曰大正也此大畜利貞之本旨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此又言畜賢之義夫人君之所尚者則謂之賢而所止者則謂之健合而言之皆賢者也蓋德之賢於人者謂之賢而才之賢於人者亦謂之賢故也今夫賢者之不家食而吉者非謂居天位食天祿一身之吉也天下之吉也天下之吉係於養賢則挾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何所適而不可故繼之曰利涉大川夫賢者之進退天意之從違也挾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則天意之所在可知矣故曰應乎天也六五之君謙虛无我以下賢乾之九二居相應之地故有應乎天之說夫天高而在上也今也六五下應九二亦謂

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无乎不在也爲人君者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賢者則賢者即天也噫此大畜之實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下之物所謂最大者天也今也在山之中此其蘊畜之大可知也夫前言往行耳目之所不接也君子於耳目之所不接者則多而識之考其迹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皆在我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

所畜不亦大矣乎故曰性无内外也道无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巳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大畜之爲卦也艮止也而在上乾健也而在下柔
所謂止健也初九當乾健之始而六四以陰止之
陽方上進而見止於陰陰陽相持而其勢危矣故
曰有厲雖然上下之勢不敵固也而又當止畜之
時其可不知所止乎故其利在於巳而不進也夫
惟利於巳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此所以示在下
者輕進之戒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輹四說其輹

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自說其
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
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
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程河南曰初與二
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
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朱子發曰初剛正也
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
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賛之儀才力
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在他卦則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爲正應
在大畜則以正應爲相止畜在他卦則九三之於
上九爲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爲同志而同於上
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也夫惟九三上九不復有相
止之義也故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
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追也乾爲良馬上九在
上三以剛健之才從下而追之良馬逐也雖然九
三之馬固良矣然其如剛過何故以利艱貞戒之
蓋九三正也所謂馬之良也苟不於過剛之是戒
而惟良之是恃焉則泛軼之患不可謂无也夫戒
之以利艱貞何說也曰閑輿衛是也是輿也方其

在九二也嘗說其輹而不進矣非不進也其所以
爲不亟進者乃所以爲九三之進也則居此地者
可不即前日既說之輿閑而衛之以致其戒乎夫
如是則利有攸往矣此其所以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夫四與五能以柔畜剛者由其自畜之道素施故
也夫不能自畜安能畜人四之所以自畜之道何
也曰以六居四順之至也夫惟順之至也故有牛
象艮爲少男故又曰童牛當止畜之時故又有童
牛之牿之象夫童犢始角而加之牿焉則制其觝
觸之性於其未發之時此自畜之道素施也性能

自畜斯能畜人矣故曰元吉元始也大也在他卦之文則元吉云者或爲大吉在此卦六四則元吉云者猶之曰吉自此始云爾夫惟吉自此始則始能自畜終能畜人故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五體柔而御剛也夫惟體柔而御剛故有豶豕之牙之象夫豕之不能自已其剛躁之性則必以是牙爲物之害也當止畜之時若强制其牙則用力愈勞安能已其剛躁之性耶惟豶去其勢則牙雖存剛躁自已人君之自畜如此所以吉也夫豕之有牙其剛在

内豶去其勢則雖有剛利之具而不自用矣此以六居五之象也艮爲黔喙之屬故取象於豕人君處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其權固非輕也若不能謙虛无我去其勢而不恃焉則已且不能自制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故必去其勢若豶豕然則雖有是牙不爲物害矣故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有慶之視有喜則有小大之異何者其位異故也書之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穆王言刑而及於德而曰此一人之有慶而兆民之所賴也則六五之豶豕去其勢而馴其牙之效也易家曰攻其特而去之曰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彖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九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之功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己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故曰道大行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二　後學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三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合艮震而成體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頤養也頤之卦德曰貞吉而彖釋之曰養正則吉也以言君子之所養不可以不正也昔者樂正子之從子敖遊也孟子曰我不意子學君子之道而以哺啜也穆公之亟餽子思也子思不悅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則君

子之所養其可以不正矣乎謂之養正則吉則養以不正其凶又可知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謂自內觀外觀夫人之所養也所養者正歟則君子也所養者不正歟則小人也觀其所養則人之正不正无所逃矣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謂自外觀內反觀己之自養自養者正歟則君子之道也雖貧且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則小人之道也雖富且貴不處也觀其自養則凡自實諸口者所謂正不正亦无所逃矣然則有一言足以盡頤之道曰正而已矣雖然頤之道不正則本不立不大則用不周聖人將欲極言頤之道故又言天地聖人之所養以贊其大正以始之大以終之頤无餘藴矣夫萬物之生盈乎天地之閒或動或植无有不得其生者實天地有以養之也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故養賢以及萬民昔漢文帝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瀕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嗚呼漢文帝養萬民者也惜夫不知所以養萬民也夫聖人之心其與天地之心亦一矣然聖人與天地必欲同其功則不可以若是屑屑也有要道焉曰養賢是也蓋養賢者乃所以養萬民也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

賢也是也使其家賑而戶貸之則布帛酒肉之賜今日之惠也其如來日何此无他天地固天地而聖人則人耳其所養豈不有次第矣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卒也聖人與天地同其功而人亦不以所養之次第議聖人此之謂善法天地者也論頤至此則頤之時豈不大哉故贊之曰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養時爲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物之善止者也雷物之善動者也山下有雷則

動有止之謂也頤之在人也則亦下動而上止故以動有所止爲頤之象言語自内出者也飲食自外入者也頤養也謹言語者所以養德節飲食者所以養生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夫言語不謹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自養之道君子觀動有所止之象則有得於養之道也河南曰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也愼之則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用養於人者皆是也節之則无傷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成卦爻之具陽德惟初九上九是也上九以陽德在上尸頤之功凡出乎其下者皆由之以養故曰由頤初九以陽德在下其視上九亦何慊焉然初震也上艮也動而下者則其視止於上者有慊者多矣故頤之初爻設爾我之辭而深尤乎初之自失焉靈龜云者以況則初九有可貴之質也初九以諸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亦求養於上九爾謂初也初有可貴之質不能操而存之而輕動以求養於人故爾之我謂上也上以陽德止於一卦之上而尸頤之功故我之朶頤云者諸家皆云朶動也非也朶无動意草木之華擎乎枝葉之上謂之朶上九以一陽在羣陰之上此朶頤之象也而初自下觀之故曰觀我朶頤河南曰初之所朶頤者四也此泥於爻應也而亦以朶動其頤爲義非也蒙之九二蒙之主也故彖曰童蒙求我我謂二也上九在上頤之主也故初之觀也而曰觀我朶頤若泥於爻應而曰我四也則失之矣蓋六四陰也陰求養於陽之不暇安能養初乎夫初之舍其可貴之質而動以求養於人則其所貴者復安在邪此所以爲凶而象謂其亦不足貴也樂正子所謂善人也信人也一從子敖遊而孟子以餔啜罪之蓋閔其舍其可貴者而亦不足貴故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頤之中爻二三四五皆陰莫不正於六三莫正於六二與六四也二與四皆曰顚頤二與五皆曰拂經何也曰二處四陰之下此頤之顚也四處艮體之下亦頤之顚也故皆曰顚頤陰與陽居相應之地此易之經常也二之于丘頤五之從上皆非易之經也故曰拂經夫六二處四陰之下而顚以自反以自養其正可也然不得謂之吉如六四者二亦震體不以靜退許之上九頤之主也然二之於

上九非其應也然不能固其靜退之操則亦不顧其非己之應也而動以即之故其征也爲凶丘在外而高者謂之上九也上九艮也艮爲山故有丘象夫不固其靜退之操而自反以養其正而即其非己之應以求養焉以是爲行所失甚矣故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蓋言上九雖頤之主而非二之應類也夫六二雖以陰居陰正也然屬震體故有征凶之戒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卦德曰頤貞吉彖曰養正則吉也以六居三正乎其與頤之卦德大相悖逆故曰拂頤貞凶所謂養正則吉養不正則凶也夫六三之自養如此而上九與之居相應之地則上九之所養失其人亦可知矣故戒之曰十年勿用无攸利然則此雖六三之罪也而上九亦不能无失焉何者養道之大悖也以諸葛孔明之智也而失之魏延楊儀以魏鄭公之賢也而失之杜正倫侯君集小人之小有才而不可用者例皆如此君子與之居相應之地不亦過乎十數之終也其曰十年勿用云者深戒之辭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居四正也而又處艮體之下所謂自反以養其正者也故曰顛頤吉曰吉云者未嘗求養於上九而上九頤道之成也其光自然有以下施乎四故也何也同體以相貴故也夫四之與初固其應也然初九方且舍己之靈龜以觀上九之朶頤已且不能自養六四何賴焉故四當艮之初止於其所自養以正而以陰靜自守下无賴於初而上亦无求於上故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象焉夫虎之視也眈眈然其閑雅之態自若也何者不騁其欲故也謂之其欲逐逐云者何也猶之曰其欲逐去而无餘也如此則當頤之時下无賴於初上无求於上其所以自養也庸何咎乎夫六二之與六四皆正也而四則曰吉曰无咎而二俱无有焉反有征凶之戒者震動之與艮止其體性不同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君位也而以六居之養道之不足也養道之不足而資養於上九上非其應也但以在己之上故近而比之亦曰拂經雖然於經雖拂而上九以陽德在上尸頤之功而六五謙虛无我以陰承陽陽上而陰下故有居貞之吉而象曰順以從上也以

言六五非正也以陰承陽以順從上陰陽各正其所故曰居貞吉也五之於上雖曰拂經而有居貞之吉二之於上亦曰拂經而於征則凶何也曰五之於上以其同體而比之所謂親賢也二之於上非其同體若動而即之則附勢而已矣大川在艱難變故之地也六五以陰柔之才方賴剛明之賢以養於己若施之艱難變故之地則不可也故曰不可涉大川河南曰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河南曰上師傅之位也夫以剛明之德居師傅之任而以養道佐五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故曰由頤夫權重位高則易危古者人臣之當此任也上足以保乎君下足以信乎人內足以保其身使君臣上下兼受其福夫豈偶然乎哉是必以危厲自處常懷兢畏而致然也故曰由頤厲吉而象曰大有慶也利涉大川云者夫以六五之才不足以濟難而上賴於己則當此任也苟不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則天下何賴邪蓋以君民上下之心而濟天下之難何施而不利乎故曰利涉大川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

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以陽爲大以陰爲小大過之成卦二陰居初上之地四陽聚於中爻陽過乎陰者也故曰大者過也夫天下之物夫苟小大多寡之適均也則亦未爲過也大過四陽而二陰大者多而小者少則大者過矣亦由小過四陰而二陽小者多而大者少則小者過也天下之事固有正理此豈可過邪然古今天下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如堯舜之揖遜

湯武之放伐是也若以理而論則揖遜也放伐也亦无非君子之時中也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四陽聚於中爻棟之象也初上二爻俱陰柔也則中雖剛強而兩端柔弱豈能勝此剛強之任哉故於棟爲橈而曰本末弱也本末不弱則棟亦不橈矣經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則初上之地一卦之本末也本末既弱則四陽居中凜然其危也欲无橈得乎觀此之象則大過之時於剛雖過而二三四五俱在中爻也巽而說行此又即巽兌二體以釋卦德之所謂利有攸往也夫當大過之時剛既過矣苟不得中復不能巽不能說則是以剛

爲行也其所往也安能利乎不能利安能亨乎惟中則雖剛而不過惟巽則有以順物之理惟說則有以服人之心以此而行此所以利有攸往而亨也朱子發曰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爲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沉痾必攻之以眩瞑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與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又曰夫剛過而不反不肯之心應之未有不爲君子害也東漢之季清議太勝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巳極而君子不自知是以不亨夫大過之時非常時也君子之所以濟是時也亦不可以常時處之故易於此賛之曰大

過之時大矣哉河南曰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物理之相資養以適乎而止澤有至說之性而萬物說之故木之所賴以養者澤也今也巽木在下兊澤在上是謂澤滅沒乎木者也豈不過甚矣乎故爲大過之象君子之當斯時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其所以大過人歟夫獨立而懼則不能獨立矣遯世而悶則不能遯世矣此勉強矯激者之所爲非本心之誠然者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當大過之時獨立而不懼遯世而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當大過之時陽過乎陰者也初六柔巽不震之才而居在下之位安其素分可也或不知時識分非自謹之道也故其象曰藉用白茅无咎繫辭釋之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其用可重也謹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夫大過之初以茅爲象者非薄其物也以其在下也有可重之用故取之云爾大過之時四陰居中其視在下之柔若无物焉者而初也自謹自潔不敢少自輕焉可不謂之賢矣乎藉以

白茅過於謹也其在大過之時其過可无矣故曰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夫物極則衰楊之爲木陽氣易感之物也雖然易感而亦易衰也大過陽過也天下之物所謂陽之易過者楊之爲木也故九二九五俱有枯楊之象夫楊之枯陽巳過也其在人則夫之老也夫夫既老矣宜若无所冀也然或得女妻焉則其生育之理猶在也初六以陰柔在下而二比之得女妻之象也夫楊既枯而或有感焉則有旁生之稊稊蘖

也易家謂稊根也或曰楊之實也非也楊既枯矣而有稊蘖之生焉夫既老矣而有女妻之得焉則其在物也在人也所謂无不利也何者物不至於極陽不至於過故也而象則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何也曰老夫過於老者也女妻過於少者也老者與少者適相比焉此之謂大過之時也然其相與也而生育之理復自此始矣正所以救陽過之失也向使枯楊之不復生稊老夫之不得女妻則陽道之失伊誰救之邪此所謂易之不窮之理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司馬温公曰初過於弱二過於強強弱相濟厥功乃成其於國也如剛毅之

君以寛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蜀人之浮屠者曰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榱則材之強者也楊爲早彫則木之弱者也葢大過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陽過陰弱陽爻以陽居陰爲濟過之道而九三復以陽居陽在下體之上而不中過乎剛者也夫以過甚之剛在物之上則強愎自用如棟之橈不可支輔而有顛覆之患矣是以凶也夫九三之與上六正居相應之地則上六者九三之輔也然九三以陽居陽其剛過甚上六純陰而末弱其能支輔之乎象云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者以言九三剛過之才而非上六之柔弱所能支輔之也其曰不可云者又有以見九三之強愎自用之失也昔者周公負荷周室重任其材固有大過人者然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助未敢以驕矜自處故夫子有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豈如九三之以陽居陽其剛過甚以至如棟之橈不可以支輔乎其曰不可云者所以深尤九三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九四列之中爻之中譬如屋室衆材咸集而棟則居中矣故皆有棟之象然九三之棟則橈而九四之棟則隆而不橈以陽居陽而居下體之上與以陽居陰而居上體之下其理勢之不同也夫以陽居陰則有濟過之道不專以剛強自恃也故其在下者有可支輔之勢而无傾覆之患此所謂不橈乎下不凶而吉也下謂初六也初與四正居相應之地四既居陰不恃其才之剛強則在下者有剛柔相濟之勢此所以謂不橈乎下也或曰彖以棟橈本末弱也爲言則初六之本弱與上六之末弱均也而九四則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何也曰

統論一卦之體則陽過陰弱故彖有棟橈本末弱也之言就諸中爻而别之則九三以陽居陽而非上六純陰之所能支也九四之以陽居陰而初六又以陰居陽其本末揺而所支載者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見橈於初六也易可以槩論之乎雖然譬之一室九三之棟既橈而九四之棟亦安能獨隆也上六之末既弱而初六之本亦安能不弱也以言居中者與處本末之地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故又曰有它吝猶之曰此之棟雖隆矣雖不橈矣其如它之不然乎吝所謂有所不足也孟子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此之謂大厦之傾而非一木之所能支也

通志堂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既枯矣以其耗竭之餘盡發而爲華則其零落也可立而待也夫何益於枯也此上六之窮陰无益於九五之生育也上六窮陰處大過之極老婦之象也九五純陽處上六之下士夫之象也婦既老矣雖得士夫復何冀哉以言俱无益於事也不云士夫得其老婦而云老婦得其士夫者九五守中保庸非有過也其過在上六也何者以陰乘陽以妻乘夫故也九五无過故曰无咎輔弼非人終无成功故曰无譽夫當大過之時處大過之任陰陽相資而不能成大過之功而惟守中保常求无過而已然至於无譽之可聞故可醜也司馬温公曰上以衰陰附於盛陽其於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夫陰在卦初女妻之象陰在卦末老婦之象求之卦象則下體巽也巽爲長女而反曰女妻上體兌也兌爲少女而反曰老婦易之取象如此其不一也而泥於象者象既不足求之卦變卦變不足求之動爻而易之旨愈失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通志堂

處過極之時而爲過極之事非有大過人之才不可也苟无其才而務爲過極之事此小人行險以僥倖也上六以陰柔之才當澤滅木之時又大過之極履險蹈禍而无益於救難故曰過涉滅頂凶夫涉以能過爲功今也至於滅没其頂則反見溺矣其何能濟之有无咎者自取滅没无所歸咎也夫不度時不量力而自取滅没其可歸咎於人哉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六子之卦各以陰陽所居之位而取義焉陽居二
陰之下非所處也故動此震也陽居二陰之上得
所處也故止此艮也若夫陽陷於二陰之中則為
坎矣陰居二陽之下柔伏於内故入此巽也陰居
二陽之上柔見於外故説此兌也若夫陰麗於二
陽之間則為離矣夫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在
物為水水之流動陽也其止靜陰也流動之物處
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水性善陷陷為險難坎固
為險矣謂之習坎者險中復有險也故曰習坎重
險也此以上下二坎言坎之所以為險也初六曰
習坎入於坎窞凶是也蓋初六居二坎之底故也
然則八卦皆重也而坎特加一習字者聖人指重
險以示人欲其知所戒懼其仁深矣水之為物止
之斯為淵疏之斯為川水流而盈然後出險流而
不盈斯為坎矣夫不舍晝夜水也故語天下之物
所謂至有信者莫水若也其流行也雖歷涉險阻
而能不失其信者此所謂有孚也君子之行乎險
難者實似之故此心也質之天地謀之鬼神稽之
千古之聖賢契之詩書之所載无適而不合者以
其在我之信未嘗少失故也故繼之曰維心亨心
之為物所謂操之在我者而信其所出之地也求

之於卦則坎中之一陽是也夫陰在外險也剛在
中則亨也夫惟剛實之德在中而能亨此所以行
險而不失其信也君子之歷涉險阻也身雖陷難
其心則亨者蓋以剛實之德在中故也夫惟其心
亨也則其見於有行也无險之不濟矣行有尚謂
出險也水之流行也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
四海故曰往有功也水之往而有功也為江而為
海君子之往而有功也國治而天下平究其本原
之所自出亦曰有孚維心亨而已矣此孟子所謂
有本也大哉孚乎坎之用在乎險故聖人於此又
廣言天地之險以明王公之所以守其國者不可
以或忽乎是也夫積氣於上者天也故蕩蕩蒼蒼
不可紀極者皆氣之積而然也故曰天險不可升
也積形於下者地也故高者為山次者為丘為陵
深者為淵皆形之積而然也故曰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觀諸天地之險故亦設其險而有城郭溝
池之固者所以守衛其國而效法天地也韓文公
守戒之説曰今人有宅於山者而知猛獸之為害
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則
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
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而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
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

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才力爲之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爾然則當用險之時其用甚大其可以或忽乎是歟故賁之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而孟子乃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吴起對魏武侯亦有在德不在險之論盖此又爲恃險者設而非險之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之科也二坎相仍習復之義也故以水洊至爲習坎之象洊亦重也以謂上之坎旣盈則重至於下坎故也此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夫盈科而後進不舍其晝夜之功也故曰君子之德行貴乎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德行而有常則其視屋漏暗室无異於十目十手之地也教事而習熟則困而知學而知其與生而知一也勉强而行利而行其與安而行一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其在彖所謂不失其信是也中庸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之下體所謂坎中之坎也而初六爻居二坎之底所謂坎之陷也故曰習坎入于坎窞凶夫當坎險之時以行有尚爲功而行險之道則以不失其位爲本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二坎之底安能出險

乎是以失處陷之道而凶也六三亦入于坎窞者也爻曰勿用象曰无功而未如初六之失道而凶者所處太下則初六是也然无其才而不能出險則初與三大抵同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當坎險之時處二陰之中所謂坎有險也然以剛中之才求以濟險亦可小濟但未能出坎險之中爾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若能出坎險之中則其得所求也豈特小得而已哉此非才之罪也居使然也雖然以九五之才且有坎不盈中未大也之辭則九二之求小得未出中也夫何尤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來謂下而即三也三坎也之謂往而之四也四亦坎也以言進退皆險也夫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以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則以不安之地爲可安也故入于坎窞而不能出險无以異於初焉三以柔居剛故有險且枕之象處上坎之底故亦曰入于坎窞其曰勿用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坎險之時求以濟險

而或如六三之所處則何險之能濟哉故曰勿用
三下之終也故曰終无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六四九五俱无其應而處君臣相際之地故取剛
柔相濟之義而爲濟難之道焉以言天下未嘗有
无難之時而亦未嘗无相與以濟難之人故也樽
酒陽物也貳之以簋以陰際陽也缶者朴素之器
謂六四以陰居陰也約者誠信以相契之謂也牖
者暗室之明處也夫當坎難之時上欲以見信於
君而濟天下之難則不可以无上交人主之道也

一樽之酒貳之以簋而復以瓦缶朴素之器用焉
此以況人臣以質實爲尚而无事於浮飾也其質
實如此又當納約自牖因君心之明處而開導之
則雖當艱險之時忠言可以見納天下可以无難
矣故終无咎也程河南曰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
因其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
辨者其說多行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
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少之序非不明
也其如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
重之此不蔽之明心也故留侯因其所明以及其
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

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
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爾左
師觸龍諫趙王太后事相類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彖曰水流而不盈則九五是也故曰坎不盈夫九
五剛而中者也然而不盈則中而未大也若坎而
盈則放乎其外出險而難平矣故繼之曰祇既平
无咎祇大也平謂坎之盈也猶之曰若坎而盈則
中之大而至於平矣難平則有功而无咎今也坎
既不盈則其中未大而險難未至於平未可以言
无咎也其曰祇既平无咎云者蓋深望之也夫九

五以剛中之才居得尊位猶未能平此險難而剛
中之效未至於光大者重險之難既深二方有險
未能出中餘爻皆陰柔非濟險之才當險難之時
下无應助獨濟難矣祇與復初九无祇悔之祇同
祇祈支反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險戒於
過過則人罹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者
也夫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拘之囚之无
所不用其威雖然其威既窮而不得其情猶昔也

則上有失道之名而下无所説之禍矣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夫徽纆刑威之具也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寘之於叢棘之中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在人者久罹其害而在上者愈增失道之愆矣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之制服也亦三歲而服闋天道三歲一變步天之術亦三歲一閏然後四時猶故也則天人之道至於三歲未有不終而更者也今上六沮人以威用險太過至於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居上之道所失多矣安得而非凶歟夫居下而失居險之道者初六是

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者上六是也故語坎之失道而凶者惟初上二爻焉何者初太下而上太過故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四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以一陰而麗乎二陽之間在物爲火火之體虛麗於物而著其明者也故火性善麗而曰離麗也豈惟火哉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麗苟无所麗則不可以獨立於天地間故其顯而甚著者仰觀於天則日月是也俯察之地則百穀草木是也日月非麗乎天則无以大照臨之功百穀草木非麗乎土則无以廣其生殖之利求之於卦則離上離下

重明是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然重明而不麗乎正則明矣而或失之察智矣而或失之鑿非正也重明而麗乎正則本是正以爲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矣於爻則二五是也故又繼之以柔麗乎中正故亨夫附麗之道易失於不正又況於其質本柔也乎以唐人之君多定策於刑餘唐人之臣多失足於權倖者失所麗也故卦之德曰利貞亨以言其貞則亨不貞則不亨也離之二五以柔順之德而麗乎中正之位此得所麗也其能本是正以爲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宜也此所以謂亨也牝牛順畜也而又牝焉順之至者畜牝牛謂畜其

所謂至順者也離之二五利在於正利於正而能亨其與唐之君臣亦異矣故雖畜其至順之德未嘗或失於不正又何患於柔順也邪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以言柔而或失於所麗則爲不正不正則不能亨徒曰此吾之順德也而君子則曰此非吉德也夫惟離之道利在於正正而能亨此所以畜牝牛而吉也程河南曰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中正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其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予學易而至於離觀其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掩卷而嘆息曰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夫古今之所謂大人者夫豈无自而然歟己之明與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己之明不廢故能用人惟己人之明不廢故能舍己從人夫以一人之明而能照見四方而无遺者是必有所謂相繼而不絕之明故也夫四方固廣且遠也其事與物纖悉幽隱固未易盡照見之也吾之明固不可廢矣而人之明或偏廢焉則吾之明亦有所止也能照一事其如他事何能照一物其如他物何故夫所以繼己之明而不絕者人之明也大人以此故能照見四方而无遺也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重離之象上離也下亦離也明兩作離謂上之人之明與下之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若惟己之明是恃而人之明或偏廢之焉則不可謂之明兩作也是象也非大人孰能體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陰麗乎陽者也然初九在下在下者必麗乎上則初也者亦麗乎二者也夫離之所利者正也初九六二正也當文明之時以正相麗其剛柔相與之文見於交錯之際故初之麗乎二者而曰履錯然夫下之有麗乎上剛之有麗乎柔也苟在我者

不盡其莊敬之禮不諂則慢矣蓋諂則失己非以下承上之道也慢則失人非以剛接柔之道也故初之所以爲是敬者非有他也所以辟去其諂與慢之咎也此所以无咎夫初九之所以能敬者何也曰以正故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居中履正柔而得其所麗者也故曰黃離蓋黃中色也其在離也則中道也離之卦德曰利貞亨而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則中正之道離之本也而六二得之所謂宗本者舉在此矣故曰元吉以言離之居中履正莫吉於六二故也河南曰不

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下卦之上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也故曰日昃之離夫日之昃矣則暮光晚景斯須入於地矣其明安能久邪然以理論之有始必有終有明必有晦有生必有死達者觀之此特寒暑晝夜之常爾奚足怪哉瓦缶之爲器也日用之常器也鼓缶而歌樂吾之常也汨於常理者不知樂吾之常則以大耋爲嗟此昧於死生之道者然也其安

於死乎必不能也故易於此以凶告之夫八十曰耋九十曰耋大耋猶不免於嗟焉其不能平心待盡可知矣是自爲其凶也雖然離之所麗者正也以九居三正也豈不能得其正而斃乎特易於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而設日昃之離之戒者以言日既傾昃明不能久也程河南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離也者明也故其取象或爲明或爲日或爲火顧其義如何爾象曰明兩作離此取夫明以爲義也九三曰日昃之離此取夫日以爲義也九四曰焚如此又取火以爲義也夫一離既盡一離復來九四以不中不正突然而處近君之地其來甚遽而火性炎上有犯上迫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夫六二黃離之臣也而初九之際必敬而後无咎六五君也以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中所謂文明之主也而四以突然之剛迫之可乎然則恃突然犯上之剛者乃所以自焚也故曰焚如自焚乃所以自速斃也故曰死如速斃乃所以自棄也故又曰棄如夫當文明之時君臣如此其明也而九四獨

失之而至於自焚以速斃速斃以自棄然則象所謂无所容也非人之不之容也四之自處如此无適而可以自容其軀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夫居天下之至尊而能知憂知懼者此非明者不能也人君之勢固有萬鈞之重矣以萬鈞之勢爲可恃則享之而樂樂之而肆矣違他恤乎故敵至而不知憂禍生而不知懼此无他明有所不足故也六五以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中文明之主也惟其明也故能知懼而至於沱且涕知憂而至於戚且嗟則雖以陰柔居五而處乎剛強之間而能

保其位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者夫六五王公之正位也惟其明也故知憂知懼而麗乎王公之正位而吉也使其非知憂知懼其能麗是正位而獲吉乎坎之彖曰王公設險謂守其國也離之五曰離王公也謂麗正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麗既極而有不麗者焉以九居上剛而明者也王者當此之時則宜用此剛明以征討夫不服者夫出征之道貴在折去其首惡者與執獲其非類者如是則无害於文明之治矣故曰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无咎如九四當離麗之時恃剛以陵上由上九觀之所謂非其醜類而首惡者於以征之則不正者去而邦正矣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河南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故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也故乾坤二卦分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相合而成夫婦之義夫咸合兌艮而成

體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少男少女相與用事此夫婦之始也夫婦之始其情篤於相感故咸之爲義感也若王臨川所謂有心曰感无心曰咸此泥於字學也初不知咸之爲義即感也亦如恒之爲義即久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此則即兌艮二體以明其所以相感之義以言咸也夫剛柔上下自有定位然咸以相感爲義故男本在上今也兌女居上此柔上也女本在下今也艮男居下此剛下也蓋不如是則陰陽二氣非所謂感應以相與也惟其此感而彼應見於相與之際故艮男在下止以待說兌女在上說以應

止以是爲男下女之道故女无自媒之失而男有身帥之禮故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大抵取女之所以吉者在於亨利貞而已矣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亨也止而說此利於貞也是謂男下女之道而取女之所以吉者也若夫以取女之吉而施諸天地人物之際則亦无適而不亨无適而非正者矣故繼之以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因男女相感之義而廣言咸道也夫天地之感即天地交泰之時而見之方泰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凡受氣於天地者无有不

通而萬物由此而化生聖人體天地之化而密庸於不言之際故凡有此心可以感而通者如桴之於鼓焉此動而彼應舉无物我遠近之間而天下由此以和平故觀天地交感而萬物所以化生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所以和平之道則夫而天地衆而萬物雖曰不同而其情實可見矣何謂天地萬物之情曰其在咸則所感是也河南曰感通之理知道者嘿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高而有容之象也夫天下之物至高者莫如山至虛者莫如澤今也至高之山上有至虛

之澤則无亢高之累而有容受之地矣此山上有澤所以爲咸之象君子之觀此象也亦豈以吾之所謂高者足恃哉必也虛中无我方寸之地擴然有容不使有一毫亢高絕物之失或爲吾累夫然後足以容受夫人矣夫天下之人其善不同智者有謀材者有技武者有勇而賢者有德使吾不能虛中无我擴其所謂容受之地而或有亢高絕物之累焉則彼與吾何自而相爲感通也哉故曰君子以虛受人以言惟虛則能受人不虛則不能受之故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六爻自下至上皆取諸身以爲象者蓋人之四支百體雖有上下小大之不同而其血氣脉絡之相感通固有至理行乎其間故大而天地衆而萬物感通之理即諸身而可見矣此聖人制爻取象之意初六以陰小之才居在下之位其在小人則拇之象也夫拇之在足也所謂指之大者也足之行也而拇實處先其止也亦未嘗易其處先之位故足之行與止而拇也未嘗不向乎外者此蓋自然之天也故曰志在外也艮止也初六居陰當艮止之初未嘗動也然當咸之時初與四居相應之地故取拇之向於外也以爲象而曰咸其拇以

謂雖處下位而未動也而其志之所向則未嘗不在外也此感道之固存也君子之在下位也未嘗求應夫物亦未嘗却夫物而不之應也感道固存不因行而存亦不因止而滅也是理也所謂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以陰柔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足之陰也所謂足腹也足之行也而腓也陰以相之而已其止也則處靜而不動焉非如拇之志在外也六二之在艮也止中之止也夫以靜止爲道而當咸之時與五居相應之地而動以應之則失其所靜止

之道矣故曰咸其腓凶夫惟知其凶而戒之也安其居而不動而順其所謂自然之理則吉而无害矣夫感道之在人也不可強有亦不可強无也居止靜之地則貴於安時而順理夫苟失其所守而動以應上而不待夫上之命焉其所守必喪而於感道斯爲害矣豈非凶歟咸以六二設咸腓之戒而以吉與凶兼言之者以謂處此地者在所擇焉爾蓋以六居二正也恐其失正故有此戒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三雖艮體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爲主於内而其所秉執者則在於隨上體而動焉豈不可少之邪故曰執其隨往吝吝謂可少之也夫九三以剛陽如此之才不能自主而隨物以往故人動己亦動其所秉執之志則在於隨人而已汙下如此故可少也夫感之道非能彼有動而此无隨也顧其所感如何耳感道利於貞貞則无彼己先後之異夫苟失其正也則志之所在在於隨人而已豈足多哉夫九三正也曷謂其失正也曰以陽居陽剛過也剛之過則躁動而失正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六爻既以人身取象則四也位股之上脢之下其心乎四心之位也故爲感之主而以感之道爲言焉何謂感之道曰正是也感不以正則有悔矣其曰貞吉悔亡云者洪範之稽疑有曰貞曰悔之說以言貞悔二物不可以相有也於貞既吉則於悔斯亡矣司馬温公曰執一以應萬守約以御衆者其惟正乎河南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矣蓋四說體也而又居陰而應初體說則害於剛果居陰則妨於流通應初則有所偏係故其戒在於正也夫感物也以正則无所不通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其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歟非所謂无所不通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者夫係於私應則感道之爲害於貞既吉於悔既亡則未爲感道之害也夫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所感也狹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此繫辭之釋此爻所以極論感道而申之以天下何思何慮之說以明同歸一致之理也何謂同歸一致之理曰正而已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居中履正人君之感也夫人君感天下之道在於廓然而大公而尤不可以有所比有所説也若有所比有所説則失中正之道矣五與二居感應以相與之地皆中正也故宜相與以中正之道感天下然五亦説體也若遠舍二而比説乎上非人君之感也夫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爲容説之道所謂小人也而五也或以其近已也比而説之不可也故有咸其脢之象以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焉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上六在上五能背其心之所向而不以其近已也比而説之則无親

狎小人之悔而中正之道得矣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者謂五有咸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於一卦之末故欲咸其脢以背去之也然則小人之不可比也如此人君以中正之道感天下若斯人者其可比而説之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六以兑之陰柔居諸爻之上其在人者所謂居衆體之上者則輔頰舌是也故取以爲象也夫上六咸之極也居咸之極専以兑之口舌務爲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也故曰咸其輔頰古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舉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騰口説以求感其能感人乎此咸道之衰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夫恒合震巽以成體震長男也巽長女也長男長女相與用事此夫婦之終也夫婦之終其道貴於有恒故恒之爲義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

而動剛柔皆應恒此則即震巽二體與卦象卦義卦爻之用以言恒也夫咸柔上而剛下則少男處少女之下以男下女爲男女交感之義夫婦之始不得不然也至恒也則務爲恒久之道故當正其位分使尊卑有序是則於咸有所反也故曰剛上而柔下震長男也而在上此剛上也巽長女也而在下此柔下也男女尊卑剛柔履位此夫婦居室之常道也所謂夫婦之終也雷風相與云者謂震雷動於上巽風隨於下二者相與以爲用此男行而女隨之義也乃所謂恒也巽而動云者謂長女巽於内長男動於外在下者有巽順之德而在上

者有動爲之才此所以能恒也夫剛不應柔柔不應剛此豈恒理也哉故恒之六爻剛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以卦體言之則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以卦義言之則雷風相與雷風之常也以卦象言之則巽而動動巽之常也以卦爻言之則剛柔皆應又六爻之常也合此四者恒久之道然也此卦之所以爲恒也恒之卦德曰恒亨无咎利貞而彖釋之曰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蓋道患不恒爾苟恒也則亨之效著矣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者非可恒之道故也其能无咎矣乎所

謂恒而能亨者何也曰利於貞是也苟失其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能久於其道者久此而已可恒之道利在於正若夫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道其所以能不已者以恒久故也人能常於其所可恒之道則天地之理在我而已豈他求云乎哉卦之德又曰利有攸往而彖釋之曰終則有始也者夫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此所謂不已也請即天地之道而明之今夫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爲晝夜自晝夜積而爲寒暑晝夜之相爲晦明寒暑之相爲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之无端者此蓋有常

而然也惟其有常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有往而不利則有今日之晝夜而止爾又烏有來日之晝夜乎有今歲之寒暑而止爾又烏有來歲之寒暑乎殆非所謂終則有始矣故曰利有攸往惟其有常者能之伊尹之訓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凡此皆以利往爲常也至哉恒乎夫所謂終則有始非日月四時不足以喻之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故彖至此又引日月四時之能久以明夫聖人之久而終之以觀其所恒而見天地萬物之情所以極言恒久之理也夫誠者天之道也日月之照所以能久者以

其得天之誠也使其不得天之誠則臨照之功安能與天地相爲長久哉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之道惟其誠也故以此誠妙而爲四時不窮之用所謂變化也四時之成功所以能久者以其變化之不窮也使其非變化之不窮則往來之敘又安能遷變推盪如是之悠久哉聖人之明日月也其序則四時也而其誠則天也故能久此道以爲吾之常夫石以久溜而穿澤以久蹼而乾一人持久於上而至誠之化其行有常則天下化之而成其美俗矣何者久使然也由是觀之日月得是常故能久照四時得是常故能久成聖人得是常故

能致天下之化成則天地萬物之情其能外是恒乎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往古來今之變出生入死之説曾无間斷者皆其情也觀其所恒則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震爲雷也而在上巽爲風也而在下雷動而風隨雷風之常用然也夫雷風有恒用故君子體之亦當有恒德方也者不易之地也君子所謂不易之地何也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

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外乎此以爲常於中則爲過於正則爲拂非可常之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彖曰剛柔皆應謂下體之一柔二剛與上體之一剛二柔各居相應之地也然夷攷諸六爻而求其所謂相應之義則俱无有也何哉豈易之旨淵微而未易以文字索之邪不然其旨隱焉而明學者未之詣邪又不然易更數聖人前後立辭命意各各不同邪蓋嘗思之俱不然也易之爲易未易以槩論之故也夫易以應而論爻固也恒之彖所謂剛柔皆應亦固也然爻之所指或不於是義而取義焉者吾必左右勉強而附合焉亦過矣此世儒之失也而愚也亦何敢效其尤邪初六之在恒亦不過取其巽入之義云爾蓋初巽之主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爲恒故曰浚恒而象曰始求深也浚深也夫日月四時之所以能久者夫豈一日之故邪今也當恒之初而遽焉求深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爲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猶之與人也未嘗有一日之雅而遽求己合猶之事君也未嘗有一言之投而遽求我從是也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爲學而欲其有所造與人欲其有所合事君欲其

有所從固所當然也此在理所謂正也然以未嘗爲恒則望之太深責之太遠俱不免於无成而已此於正而凶又曰无攸利也然則如之何而免是患也曰養之以誠敬持之以悠久而已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陽動之才也二陰靜之位而且得中也所謂動靜之適中者也夫所貴於常者非以常爲常也以中爲常故也若動靜而或失乎中此非可常之道也惟能以中爲常則孔子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中而不能久焉其能无不足之悔矣乎九二之在恒也以陽動

之才處陰靜得中之位是謂適動靜之中而能久乎中者也能久乎中則无不足之悔矣故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夫中也者天地萬物之所共由天地之所以長久日月四時之所以不息聖人之道所以亘古今而无弊者以是中也九二其能久乎此則天地萬物之理盡在我矣庸有不足之悔矣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以九居三在恒所謂貞也然而於恒无益焉則所謂貞云者亦未足多也何也九陽也三亦陽也以陽動失中之才而責之以能恒過也故曰不恒其德謂其以剛處剛當巽之極其究也躁而不能恒故也夫君子自立於天地之間所以俯仰无愧驗之千古之聖賢之心而皆合者徒以此心存焉爾此心不存則无所執守在己者以爲不足爲吾累而不知羞辱承吾後矣何所逃此患邪故曰或承之羞由是言之則九三於恒无益則所謂貞云者亦奚足多也故曰貞吝吝謂不足多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三之不恒其德則親戚不親朋友不友人類不入辱孰甚焉所謂州里行乎哉其曰无所容也深絶之也然則人而无恒果何所利也哉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陽動之才也四陰靜之位也九以陽居陰與九二同而位不得中與九二異夫四之所以爲恒也而與二異則處動靜之道所失必多矣故以田无禽喻之夫田狩之事爲禽設也田而无禽謂无功也然田非无禽也動靜失中則宜有而无也四處動靜之道不得如九二之中則其所久非所久也安得而有功邪故曰田无禽夫其所久也而得得中之位則於久爲有功其所久也而非得中之位則於久爲无益由是言之以常爲常不若以中爲常也其旨明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也何也九三以剛太過而六五以陰居中故也夫五以陰居中則婦之象也婦人之道守正從一此身有盡而此道不改以此爲恒不知有他也此婦人之吉德也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雖然天下事變其來爲无窮君子之處事也亦當與之爲无窮夫然後不失吾恒焉魯之男子學柳下惠而乃不學下惠遂號爲善學下惠

者則下惠之道豈可常也蓋以吾之常而學彼之常又何害其爲常也若學下惠而泥下惠豈足爲善學下惠也哉此所謂制義也夫有一事必有一義此豈可泥也夫子之職制此義者也若曰從一以爲常若婦人然也則夫子之職曠矣故曰夫子凶五君位也易於此設人君泥常之戒故以婦人夫子兼言之詩之大序曰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則六五之爻辭是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人有恒言天下本无事庸人擾之上六以陰柔之才居振動之極而且在一卦之上此所謂擾亂天下之庸人也故曰振恒凶謂以振動爲恒而擾亂天下者也夫當天下守常而无事之時而以庸人加諸上位彼庸人者豈能爲吾守常而无事也哉天下被其擾亂之禍也必矣如大漢之業至建元元光間已七十餘載矣文景恭儉富庶之餘天下廓然无事而王恢一唱馬邑之謀以致匈奴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財賂耗衰而不贍入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進用法令嚴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而桑洪羊孔僅輩言利事析秋毫矣然則首漢世擾擾之禍者王恢也若恢者其庸人哉恒之上六曰振

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此正爲恢等生事者設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五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嗚呼吾於易之遯而知聖人憂道之心深且切也而其憂天下之心尤深且切也夫陰陽之進退人事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勝負何嘗无此而聖人之於遯也必欲君子之崇重其義者而懼其或有以浼辱夫我也以謂不如是則殆亦與小人无以異也其用心深且切如此此非特爲君子憂也爲道憂也夫天下事勢既已乖且非矣宜若不可爲矣而聖人於此猶有遲遲冀望之意凡可以致力者

无不爲也又以謂不如是則天何生於君子而天下亦何賴於君子也其用心又深且切如此此非強聒以逆天也爲天下憂也嗚呼此吾於遯而知聖人之心有如是不一之憂也經曰遯則退也則遯者陽退之卦也然二陰雖長其勢尚微四陽在上其勢猶盛何遽爲此退避之計邪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當此之時若以勢論則不論盛衰論屈信也蓋二陰雖微其勢來而信四陽雖盛其勢往而屈也所貴乎君子者知時而識機也故當此之時退藏以信吾道吾身雖退而其道則亨矣故遯之所以能亨者以遯而亨也吾故曰聖人之心爲道而憂者此也雖然當遯之時君子處之亦未有必遯也何者二陰之長爲遯則六二者遯之主也九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所謂剛當位也下與六二居相應之地而以中正相與則當此時也而猶有此人也夫豈不足與有爲乎夫苟至誠相與而盡其所謂扶持安全之道則天下亦未遽亂而國家亦未遽亡也此盡人謀以聽天命者也故曰與時行也小利貞者指六二而云也六陰也故曰小以六居二正也故曰利貞其曰小利貞云者猶之曰當此之時大者之志雖在於遯而亨而小者苟利於貞而无有他也則雖當陰道浸漸而

長之時猶可助五以有爲而爲是扶持全安之計毋棄是正以害君子而與君子爲仇可也此聖人責望六二之辭也吾又曰聖人之心爲天下而憂者此也夫當遯之時所謂遯之大義也則亦有二焉而已矣二者何也曰遠而去之所以遠害一也遯而不去所以救害二也二之義也當遯之時无大於此二者故聖人又嘆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也故有與時偕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

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河南
此釋其得孔孟之心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固高矣然而有所止也若天之高則蕩蕩蒼蒼
而无所紀極焉故語天下之物極尊極高極遠極
大者惟天也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
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侵
不可及之勢焉其曰天下有山則吾非汝去也而
汝自不吾及也故爲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也亦
然由君子之心以視小人憐其愚憂其害憫其平
日用心之非有一善未大於毫髮則爲之咨嗟嘆

賞而曰此所由以爲聖爲賢也其用心如此何嘗
惡小人也雖然吾不汝惡似與汝合矣而卒非汝
合也其剛正嚴毅之氣有不可犯豈得而親狎之
乎猶之觀天也自下而觀之以爲山之巔即天也
乃據山之顛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
此君子與小人遼絶之勢然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尾之爲物在物之後事體之最小者也六在初之
象也大壯以初爲本上爲末如乾如比之類則以
上爲首夫上在一卦之上也既以爲首則在遯之

初爲尾之象矣蓋遯以居前者爲先遯居後者爲
後遯初六在一卦之上故爲尾之象也夫陰道浸
長陽懼罹害故爲是遯避之計而初六以陰小在
下何預汝事苟亦遯焉過計也但處一卦之後而
以厲自警可也若不知以危厲自警則覬陽之遯
而吾亦遯焉此非遯也乃追陽之遁也夫追陽之
遁則與陽爲仇矣此聖人所甚惡也故戒之曰勿
用有攸往以言汝之往則陽不利矣惟能以危厲
自警无傷陽之心而自安其瑣尾之分則是不往
也不往則陽亦遂其遯避之計何見傷害也故象
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初六陰之始長也聖人

防之過之而微其辭曰遯尾厲又昌言以戒之曰
勿用有攸往至爻贊又曉而譬之曰遯尾之厲不
往何災也此非爲小人謀爲君子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遯之所以爲遯者在此一爻也聖人於柔既戒之
以小利貞爻辭又戒之以執之用黃牛之革所以
責望六二也深矣以謂不如是則自此以往棄正
害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爲否矣故此爻獨不
言遯而以固執其志取義焉牛順畜也黃中色也
革堅物也以六居二而以中順之志自堅而至於

莫能脫去焉則陰道未至於遂長而君子未至於
不利矣夫陰陽消長此天道之盈虛也在聖人亦
豈能加損益於其間然於陰長陽退之卦則深致
之意焉故於初六則戒之以勿用有攸往於六二
則戒之以執之用黃牛之革使之在下位而不敢
動焉以謂苟縱之使動則其禍亟矣故婉其辭而
戒之嗚呼聖人好惡之旨盡在是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艮之主也艮止也止於內體而爲二陰之主
故當遯不遯有所牽係而不能遠去夫以剛陽之

才而牽係於陰小之人此所謂有疾厲也謂情有
所溺而志有所昏故其疾至於耗憊而危亡无日
也夫陰小之人所謂臣妾是也初與二處己之下
而九三爲之主則畜臣妾之象也當陽進之時不
知退藏以遠禍而乃係志於陰小之人不知疾生
於所溺而危亡將至甚矣其惑也蓋陰小之人怙
寵而得志則陽道必至於衰危此豈九三之吉邪
其曰畜臣妾吉者以言在臣妾則吉在九三則危
也夫陽大而陰小陽貴而陰賤以九三剛陽之才
而係志於陰小之人豈能及於遠大之謀邪夫九
三所謂遠大之謀何如也曰遯藏以遠禍是也不

爲此舉則必致疾憊而危亡无日矣故曰畜臣妾
吉不可大事也亂世之君子不知全身遠害而貪
位慕祿日與小人爲偶而忘其明哲保身之道如
西漢之楊雄東漢之范滂唐之王涯賈餗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屬外體已遯在外矣夫身既遯夫外寧復內顧
乎故雖有初六之應舍之而不顧矣故曰好遯好
如姻好之好謂與初相好者也夫君子有所好愛
然義當遯去則舍其所好而去之不疑所謂以道
制欲以義斷事者也故曰君子吉若小人則不然
牽於所愛昵於所私如所謂係遯有疾厲是矣此

不知通變者然也故曰小人否謂不通也九四復
設小人之戒者以陽居陰而復應陰懼其或泥而
不通故有此戒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曰嘉偶曰妃六二九五之嘉偶也舍之而遯焉
故曰嘉遯夫六二九五皆中正也而居相應之地
以中正之道相與可也而五又何爲而遯去夫二
也曰當此之時六二以靜爲正者也而九五則以
動爲正焉以靜爲正者嫌於動也動則害陽矣以
動爲正者嫌於靜也靜則見害於陰矣此遯之時
義也故九五不得不遯去夫二也若不以遯去夫

二爲義而惟其應之相求焉則消長之義亟矣象曰以正志也云者言當此之時陽之志以遯爲正遯則不失正矣程曰遯非人君之事故不言君然人君之所以避遠者乃遯也蓋嘗論之人君之所以避遠者何事也曰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存亡君子小人之賢否生靈之利害吾身動靜之吉凶避凶而就吉除害而去利舍否而用賢戒亡而圖存去亂而即治其所避遠者此其凡也在彖則曰剛當位而應謂應夫二也而在爻則以避去夫二爲義而不取乎應者非相戾也當時行則與時行當正志則正志固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昔揚子雲以范蠡遺文種書而曰至蠡策種肥哉蓋嘗論之夫爲人謀而不忠乎莫若蠡之策種也而謂之肥可乎且以蠡之身既遯於五湖之上其姓名既遯而爲鴟夷子皮又遯而爲陶朱公矣三徙成名貲累鉅萬散而復積是遯也可謂肥矣可謂无不利矣然而文種今日得書明日復得賜劒而不得爲子皮朱公之肥者蓋教人疑人是乃所以促人之死也蠡遺種之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此教人疑人也夫蠡教種

疑勾踐是乃教勾踐疑種也種今日得書明日復得賜劒又何怪乎遯上九之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則以蠡策蠡可也所謂无所疑也以蠡策種不可也所謂教種疑勾踐也夫教種疑勾踐是乃教勾踐疑種也豈得謂之无所疑也乎吾故曰爲人謀而不忠者莫若蠡之策種也子雲身居亂世竊祿苟容欲爲遯去之計如大夫蠡而不可得日懼文種之禍至故其取舍貿亂方寸不寧无惑乎有是云也然亦可哀也哉耿希道曰上九最遠於内不係於陰无所疾憊故稱肥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四陽之長爲大壯壯盛也陽居其四而陰則二爾此陽盛之卦也故曰大壯也夫物之壯也其基厚則壯自初至四皆陽也其基厚矣故其壯爲大剛以動故壯此合乾震二體之用以言壯也夫下剛而上動則上動而下不撓非壯者能之乎然大壯之道利於正而已矣壯而不利於正則強暴之爲爾此豈大者之事乎所謂大者在爻則剛陽在人則君子是也正大云者正而大也正而大則其發用也无適而非正矣所謂无適而非正者天地發生之用是也今夫天地之發生也生而爲春長而

爲夏揫而歛也而爲秋與冬此所謂天地之情也

時乎春也則生時乎夏也則長時乎秋與冬也則揫而歛而未嘗或失吾正焉故萬物於此莫不各正性命而无夭閼之患此正之大也故欲見天地之情即正大而可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壯也使其非壯則正大之理安能如此之不窮乎程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之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健物也以雷之威而在其上威而健者也故爲大壯之象天下暴亂之禍惟禮可以已之故語天

下之壯者莫如禮禮天理也君子克去己私事事欲與天理合爲一此又非勇而健者不能也其曰非禮勿履則凡一舉足必惟禮之是循也以謂履之非禮之地則必至失足而陷於禍敗矣此非所以爲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剛在下而勇於前進用壯于趾之象也故曰壯于趾夫以剛用壯雖在上猶不可况居下乎征往也以此而往其凶必矣故曰征凶有孚孚信也謂信其征之凶也所謂征之凶者困窮而致敗之謂也故又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謂信其有困窮之凶也語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言人而无恒則不占而信其有羞也大壯之初九曰征凶有孚曰其孚窮也則亦不占而信其有困窮之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夫居柔而處中則剛不爲過九二是也大壯陽盛之卦也夫苟又以陽居陽則剛過矣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爲美夫陽爻而居陰非九二與九四乎然九四之比九二又不如二之中矣故九二之所以貞吉以中也而九四之貞吉又必以悔亡繼之謂以九居

四非中也故有悔以其吉於正也故悔亡然則以剛履柔而不用壯以爲壯此所謂壯之正也而又得中焉何吉如之程曰貞非以九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處剛此雖正也而過乎中剛之過也夫他卦以剛過而居多凶之地皆不免於危厲况大壯陽盛之時乎故以小人目之而曰小人用壯君

子知危知懼而不以壯為用者也故曰君子用罔
罔无也謂无所用也猶之曰罔有所用云爾其所
以剛有所用之者居剛正之位而當以危厲自警
故也故曰貞厲苟不知此則用壯之過而有羝羊
觸藩之象矣夫九四居前開在二卦之閒而為二
體之限此藩象也藩之為物也不純乎柔亦不純
乎剛九四是也而三用壯以觸之其能全其壯鋭
矣乎故有羸其角之戒程曰凡物莫不用其壯齒
者噬蹄者踶角者觸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
象夫兌為羊九三乾也乃取羝羊為象六五上六
震也而亦取象於羊坤為大輿而九四震也則曰

壯于大輿之腹易之取象大率類此故坤非馬也
而曰牝馬離非牛也而曰牝牛頤之初九震也而
有取於龜六四艮也而有取於虎凡此類者豈泥
諸爻象以求之乎求之不得則卦變動爻伏象互
體无所不取而聖人之意愈失矣此學易之大戒
也世之嗜奇好異者徒知左右附會而僅得之則
曰學易者當如是也而何以正直坦夷之説為哉
此予之所否也王輔嗣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
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按
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説滋蔓難可紀也輔嗣此
言不可謂不知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大壯之卦德曰大壯利貞謂以陽居陰其在此時
不用其壯故得謂之正也於正既吉則於悔斯亡
矣四之所謂悔者以其不得如九二之中故也故
必於貞既吉則不中之悔可得而亡之矣六五以
陰虛居前藩決之象也藩限既決則陽道尚往而
无阻礙之傷矣故曰藩決不羸四不取羝羊之象
而但曰藩決不羸云者四居陰處謙非九三用壯
之比故也此所謂以正為壯者也夫四震動之主
也而當四陽上進之時以正為壯前无所礙故有

壯于大輿之輹之象輿善載而能行之具也輿大
而輹壯前无所礙當陽長之時故曰尚往也四謙
虛之位善載者也故為大輿乾以三陽居下輔上
而能行者也故其輹壯此所以尚往也夫在事有
是理則貞吉悔亡是也在時有是勢則藩決不羸
是也在我有是器則壯于大輿之輹是也由是理
乘是勢而用是器此君子之道所以獨盛於此時
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五以柔居上
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

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以言人君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此說似矣然按旅之上九有曰喪牛于易凶謂旅人於其平易之時而喪其在已之順德今旅以剛亢在上故莫之與也夫上九之牛既於上九取義而无與於他爻則六五之羊亦不當於羣陽取義也審矣又況九四方當尚往之時而有大輿壯輹之象五君也決其藩籬以來之不暇豈容阻遏其上進之勢乎果有此心則失人君進善納賢之道矣大抵羊剛很之物也五君位也而以六居之則於其平易之時務喪去其自己剛壯之勢而不用惟以謙虛无我自處使下之羣

陽由己以上進而略无阻礙之勢此九四所以有藩決之象者蓋指六五之謙虛而云也夫當陽長之時苟以妨賢拒善爲心則不能喪其在己之剛壯而以謙虛爲用也必矣其能无在上之悔乎其曰位不當也者正所謂去其剛壯之勢而不用也夫惟如是則當陽長之時其能无悔宜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陰柔亦取羝羊爲象者居震之極壯之終也夫震之極則不能自止壯之終則終於用壯故亦稱羝羊然上六之藩何所取也曰處陰虛之地旁若无物而躑躅用壯然不能退而自止復不能進而遂意進退舉无所利亦若有所限隔而然也故亦設觸藩之象焉然羝羊觸藩以其有剛銳之角也今不以角取象則是无角也夫无角而務觸藩此上六陰柔而用壯之象也以其用壯故曰羝羊以其純陰故不以角取象也小人之用壯也亦未必皆有剛壯之才如九三然也狂躁妄動不能詳審以自安愚分而至於進退舉无毫髮之利以自貽厥咎者則大壯上六是也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此皆不能詳審之過也然易於此又

有艱則吉之戒者閔其用心之非而開其自省之路也夫不量己之賢愚不度勢之可否則於進退之間亦何所利哉如知其非所利也而艱畏以自處而戒其妄動之失故易於此又以吉予之而曰咎不長也以言若上六之爲也本有咎也如知其非利也而艱畏以自處則其咎可以損去而獲吉也嗚呼聖人之設心若此其仁矣哉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六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合離坤而成體離明在上坤順在下上明而下順文明之主作於其上而順德之臣相屬於下王者寵遇諸侯之日也夫晉之爲義則進是也猶之曰需須也明出地上即坤與離之象以明晉也順而麗乎大明即坤與離之義以明晉也柔進而上行又即六五之爻以明晉也夫明出地上則萬物咸仰此大明在上之象也故曰順德之臣當此時

得以附麗於大明之君而相與以成康民之功焉故曰順而麗乎大明其在爻則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之志上行也是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以柔順之道進而行乎上而離之中爻方其乾坤之相索也亦實自坤來今居五位故曰柔進而上行也夫文明之主作於其上順德之臣得所附麗而被其寵光焉而五也又以柔順之道行乎上而逮乎下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夫諸侯者王者所與共安此民也故曰康侯當晉之時所謂侯者各以順體而奉承於上而无有異志焉又所謂治世之臣也夫馬有行地之

才而又有承上之德王用錫之馬也而又至於蕃庶多焉者所以稱其才而表其朋類之紛如也不惟錫予如此之多且厚也又見親禮晝日之間其接遇之也至於再三焉則寵遇之隆一至於此爲諸侯者何修而得此於大明之主哉曰以其能爲治世之臣而有安民之功故也故易於此謚之曰康侯其曰晝日云者正明出地上之時也在詩之崧高其三章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其四章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其五章又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此詩爲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而作也烝民之詩其三章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七章

曰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卒章又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此詩爲宣王能任賢使能而作也至於韓奕之詩其一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其三章又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其卒章又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此詩爲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至於江漢之詩也其二章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其三章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其四章曰王

命召虎來旬來宣又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其五章又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此詩又爲宣王能命召公平淮夷而作也夫即是四詩以觀之則申也甫也韓也召也其在周宣之世所謂康侯也而宣王也又能施寵遇之禮如此其隆且至也則周家王業之所以能再隆而有光者此固諸侯之力也然究其所以然則宣王實使之故序詩者於崧高之詩則曰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於烝民之詩則曰能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於韓奕之詩則曰能錫命諸侯於江漢之詩則曰能命召公平淮夷其曰能云者蓋以其功

歸之宣王也若宣王者其能寵遇諸侯如此在易之晉則所謂文明之主也不然何以有是之文明爍然以遠下也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者陰晦之所也明出地上則離陰晦之所矣夫所謂陰晦之所者何也其在人也則冥然无所覺知之地是也夫无所覺知之地既已冥昧則雖父不能詔之子雖兄不能曉之弟非其中心自能明了如明出地上駸駸而日進焉則不可也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夫人性本明其或不能遽然而明者是必有所蒙蔽而然也今也在晉之時其進有

漸始於晦終於明其於吾之所謂固明者而不失其明焉此自昭明德之謂也程曰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於己故云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以柔而進則與六五同德矣初六之進也乃與九四居相應之地夫九四之在晉也非所謂以柔進也故目之曰鼫鼠而初與之居相應之地則嫌疑之不免也故戒之以晉如摧如貞吉又戒之以罔孚裕无咎言當升進之時爲初六者固當痛自摧抑獨行其正无涉於九四然後

吉也罔孚裕无咎者无與九四相孚也无與九四相孚則獨行吾正自有餘地不如鼫鼠之貪且畏也故能裕而无咎不然則窘束迫促若无容身之地矣未受命云者吾既痛自摧抑獨行吾正進退有地則在己无過而在人亦不見咎惟未受命者能之初六在下其位甚卑謹其所予乃其分也上命未至而諂以求進非善處下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夫既得是位而懼其无以稱是位既得夫君而憂其无以報乎君此君子所以自盡爲臣之道者然

也當晉之時其道上進在他人以爲喜而在君子以爲愁者非以爲僞也寵遇既厚則其憂懼有加故也夫食人之祿必懷人之事乘人之車必載人之憂凡委質以事人者舉皆然也而況六二處中正之位而上有同德之主寵遇於己也既厚則其憂懼可以自已乎故曰正吉謂以中正之德處中正之位必如是而後吉也王母六五也以柔居尊位故曰王母六二知憂知懼以中正而獲吉者是乃受此介相之福于六五故也彖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其受玆介福之謂乎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當晉之時又其同德者也坤爲衆三居坤極順之至也以順之至而上同乎五此同類之所從也故曰衆允之悔亡云者六三居非正中而與五且非其應然當柔進之時順德既至而衆臣從之以上進五雖非其應乃其同德者也故其悔可亡或曰志上行也烏知六三之志非進與上九爲應乎曰六五晉之主也彖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五也當晉之時初以卑而在下未受命也猶知舍四而獨行乎正三居人臣之高位而乃不知惟五之從舍乎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乎夫苟舍同德之主而應乎進不以柔之人則衆亦不允之矣能使悔之亡乎必不能也噫此爻又不可以應論也學易者當權輕重之義以論爻可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晉之時諸爻皆以柔進也而九四上九獨以剛進焉於晉之時義悖矣雖然就此二爻論之上九處一卦之外其進也非有迫乎五也而所謂迫乎五者惟九四焉蓋九四以炎上之性上侵故也然五君位也當晉之時所謂文明之主也其寵遇之禮所以逮乎下也亦既厚矣而下之所以相率而順附乎上者亦衆矣而四也豈能爲之患乎故以進之時而以鼫鼠目之鼫鼠正詩人所謂碩鼠也

食我黍食我麥食我苗貪而畏人之物也子夏傳亦作碩鼠是也夫當柔進之時而九四處近君之位而獨以剛進焉其冒進竊位如此而五又有不可犯之勢則貪而畏人故有鼫鼠之象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者謂當柔進之時獨以剛進失進之義故於貞爲厲於位爲不當也然則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如之何而可也曰以六居四以柔而進則於位爲正當矣何厲之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凡經所謂悔云者有所不足於此也所謂恤云者有所係念於此也晉之六五以柔進而上行宜若於剛德有所不足也然柔而得中則柔不爲過故曰悔亡六五離明之德无所不照如日之升光被萬物亦未嘗以察察爲明也故曰失得勿恤夫恤其得失則明之所及者自以爲得而明所不及者則以爲失過矣故以勿恤戒之惟夫不以得失爲恤也則大君之道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利矣夫苟恤其得失而以察察爲明則天下或有蒙其禍者矣如漢宣之核實而蕭韓諸賢俱受其戮如顯宗之慧察至自擿郎而鍾離意輩得以爲言至

如德宗以強明自任疑蕭復之輕已謂姜輔爲賣直至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知悔是也安能慶及臣庶乎故象又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曰有慶云者則无是漢唐諸君之失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也者以柔進也上九以剛而進進至上九无所復進也故有進其角之象角之爲物在物之首剛而銳者也此以九居上之謂也程河南曰伐四方者治外者也伐其居邑者治內者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晉之上九晉至其角无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內自治焉則知所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此所以无剛進之咎也然在柔進之時而以剛進焉又必自反自克而後可以无剛進之咎則於正道固有所虧而未光者矣故於貞爲吝惟以自反自克爲用者蓋所以救其正道未光之失也夫晉至上九進極必退窮上反下易之道然也剛又知變故上九之爻辭如此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晉者明盛之時也明君在上故羣賢於焉而並進

明夷者昏暗之時也暗君在上故賢者於焉而見傷此明入地中與明出地上反也夷傷也明而傷焉當此之時其在人君則爲昏暗其在賢人則爲晦藏也明入地中此合離坤之象以言明夷也內文明而外柔順此合離坤之用以言明夷也利艱貞晦其明也此又即以六居五之義以言明夷也夫離在坤下明入地中之象也明入地中則其明滅矣故爲明夷以二體言之內體離也故內文明外體坤也故外柔順其在人也則文明之德蘊於內而不耀柔順之心施於外而无忤傳所謂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是也以此道而蒙

犯大難用能脫其厄禍而不失其明聖此文王所
用之道以處暗世然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
暗主在上賢者切而近之不敢逃去故利於處艱
厄而不失其正謂能隱晦其明而然也其在爻則
六五切近上六而以陰晦居五是也夫箕子紂之
諸父也當是時也罹此家難故曰內難然正其志
以自守不敢逃去而亦獲免害焉非能晦藏其明
者能之乎此箕子所用之道以事暗君然也故曰
箕子以之經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明夷之六
五曰箕子之明夷而夫子之於彖又以文王箕子

兼釋之而紂之事愈彰彰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昔者嘗即三不欺優劣之論以論涖衆之道矣西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
單父民不忍欺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
優鍾繇華歆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刑則下畏罪
而不敢欺君任察則下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德則
下感義而不忍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
之差乃鈞銖之較也夫任刑固非涖衆之道矣而
任察尤非涖衆之道也涖衆之道在於有寬厚含
容之德而不任察以爲明也夫苟无寬厚含洪之

德而徒任察以爲明則以人不能欺之爲得計此
而不知人情由此觖疏而不安疑懼以生變而羣
起以軋我矣此又非計之得也由是觀之則莫明
於用晦而莫不明於任察也昔有問安邊之策於
班超者超告之曰凡居邊者類非忠臣孝子察見
淵魚不祥問策者笑曰此但平平爾忽其言不用
而邊果以叛聞豈非莫明於用晦莫不明於任察
乎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
而明信乎用晦而明也凡居人上者不可不知此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居明夷之初初見傷者也上六暗主之在上
也初之於上位卑而勢隔然明者見微而慮早故
爲是飛揚之計龔深甫曰明夷之難在上而初極
遠之宜下而不宜上者也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
宜上而就下也夫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也三日不
不食謂去其祿位則義不食其祿故也謂之三日
則雖飢而死不顧也此初九在下位之事也夫當
暗亂之世處下位而无益於人之國家而力又不
能復還夫暗主之明則義當引去夫苟復爲是往
就之計則主人亦莫我信矣何補乎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以伊尹之五就桀也終不能移桀而之

善徒以促其亡爾以三仁之在商也所謂周親也而不能回商辛之聽而免宗國之覆疎遠之臣其如之何得以免害乎矣此初九之君子所以義在引去而不顧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文明之主也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傳曰有君民之大德而又有事君之小心則六二是也蓋以六居二又爲柔順之至也而夫子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此爻非文王而當明夷之時其誰當之而諸家或以初爻爲伯夷太公此

爻爲太顛閎夭夫以初爻爲伯夷太公猶可也何者以其避紂也以太顛閎夭當此爻此何義哉豈不以在下體而輔諸九三乎未也蓋諸家或以九三爲文王之爻非也此徒泥不可疾貞一言而謂此文王之事也此未識爻義也夫九三武王之爻也非文王事也欲盡文王小心事紂之義而以救世爲心又能脱于戹禍而不失明聖則非六二一爻不足以盡之夫股在下而有行之具也明夷于左股則左股嘗見傷矣此所謂羑里之戹也六二陰也故曰左股然左股見傷而強壯者猶无恙焉則所以爲文王者猶故也謂非禍難之所能害也

雖然彼君也我臣也天命未革則爲臣之分吾所不敢違也而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民此吾之心不敢不自盡也當此之時用拯之道豈敢不用力哉所謂用拯之道何也曰上欲拯吾君而爲无過之君下欲拯斯民而爲无難之民此吾所以不敢不用其力也此文王自盡之道然也故曰馬壯吉夫馬之所以吉於壯者徒以能拯載乎人也而文王之心亦曰吾之用力上以承乎君下以安乎人者蓋不敢不如是之自盡也以吾之順德而不敢失乎爲臣之則者然也而贊易者則推原其本心而因其馬壯之吉也而贊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此可謂得文王之本心也吾故曰六二一爻在明夷之時非文王不足以當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他卦九三與上六爲正應在明夷則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也蓋九三明之極也而在下卦之上上六暗之極也而處窮極之地此以明除暗之義也程曰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是也九三離也離明方也在明夷之時而興除亂去害之事故曰明夷于南狩然南狩之志在于得其大首而不可疾貞之也上六居一卦之上大首也當明夷之時所謂暗

亂之魁者也故當克而獲之不可疾貞者耿希道曰以明除暗如晝夜之進退何可疾哉按史記載盟津之役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於是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師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泰誓故泰誓一作而殷亡矣此所謂不可疾貞也若疾以貞之則武王爲不知天矣夫聖人之志亦志於除亂去害而已矣若志不在此則悖亂之爲也故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猶之曰九三之志所以大得者以南狩也曰南云者謂其有是明也曰狩云者謂其除亂而去害也然則有湯武之德然後可以爲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爻自初至五當暗亂之世明者見傷故初曰明夷于飛二曰明夷于左股三曰明夷于南狩五曰箕子之明夷惟四也以陰居陰屬坤陰之體无明之可傷而爻辭但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此正以陰邪柔從爲事程河南所謂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是也而諸家或泥于出門庭之一語而曰此微子去商歸周之義也則亦誤矣夫邪臣之事暗主其能易獲其心意者蓋必有深入而陰中之計也左陰所也腹善容納者也入于左腹謂六四之所以見納於上者以柔邪之道從陰僻中而入也夫如是故有以得乎暗主之心矣方當暗亂之世以小人爲之君必以小人而爲之臣其心同志合豈待至深至久而後至此哉方其因緣獲進之初而深入陰中之計已行矣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然則此非小人之姦巧而入之之易也蓋君心暗亂而入之之不難也此心意之所以易獲也夫人君之心或不謹而易爲陰小之所入天下雖欲不爲暗亂之世得乎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夫汝止不安則易動而易惑不知幾康之是念故輔弼之臣安得而直邪佞之人安得而不易入乎然則大智如舜而禹之戒猶及於此況愚暗之主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他卦六五鮮有非君之位者此卦乃以爲箕子之爻何也曰以六居五內陽明而外陰晦此乃晦其明之義以紂之暗亂又將有失位之象不足以當此爻也箕子其親臣也義不遠去其君此時商家无主故易於此乃以六五處箕子爲其能晦其明而且切近上六故也上六陰暗之極則移紂以居

此位以陰暗既極有在上而失位之象也此易之微義也不如是則非易矣夫上六陰暗之極其在明夷之時故爲明夷之主六五切近明夷之主若不能自晦其明則必見傷害故箕子之當此時也義旣不當遠去其君而忠言至諫又不能入乃不得已而爲是佯狂之計以免於害故在彖則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而在爻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夫箕子之當此時也能晦其明故其明不可息滅夫箕子之明所以不可息滅者何也亦曰吾正此志以事君此身可滅而此正不可滅也夫吾之正不滅此其明所以不可息滅也嗟乎事君若箕子可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居明夷之極明傷之極也明傷之極者何坤之終也居坤暗之終則明傷之極矣故曰不明晦謂不明而晦也此與晦其明反也夫人君之道无他在乎終始惟一而已矣伊尹之訓太甲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嘗即是說而論之夫人君之始服厥命也雖至庸懦之主蓋亦知所謹也何也始可能也而卒爲難此所謂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及其晚也欲心一萌則以天下之莫我尊莫我貴也吾縱吾所欲皇恤乎惟其如是此主道所以日微君德所以日失天下日駸駸而入於暗亂之世矣此所謂後入於地失則也司馬温公曰其言失則者何國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爲工者規矩繩墨不可去也爲國者禮樂法度不可失也度差而機失綱絶而網紊紀散而絲亂法壞而國家從之嗚呼爲君子者可不謹哉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有同人焉有家人焉同人之道在於无所不同故其卦德曰同人于野亨家人之道在於无所不正故其卦德曰利女貞何者正家之道以女正爲之本亦以女正爲成功女而正則家之正可知矣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豈易正也邪今而女正則亦无所不正

矣故家人以女貞爲利其在爻則六二六四是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此即六二九五二爻以明男女之位正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即九三上九二爻以論父母之爲嚴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之皆得其正也或曰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上九正乎曰家人以陰居陽位則非正也以陽剛居一卦之上詎非正乎夫以六居二而位乎内卦之中此女正位乎内也以九居五而位乎外卦之中此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正其位則尊卑上下之義得矣然此非人爲之所能爲也蓋天地之大義然也何者論天地化育之功則雖由於二氣之交感然上下之位固有所謂不易者矣此其義之大者夫六二九五男女之象也則九三上九父母之象也何者二與五各在一卦之中而三與上各在一卦之上故也是故男女則欲其正而父母則欲其嚴二與五陰居陰陽居陽正也九三上九剛而過中嚴也故父母俱稱嚴君焉以其各尸内外之尊故也李博士元量曰九三上九父母之嚴者謂之君則主於出命以正一家猶國之有君焉有國者主於義過於義者常至於傷恩故爲君者欲如父母之子萬民書以元后作民父母

是也有家者主於恩過於恩者常至於害義故爲父母者欲如君之正一家易以父母爲嚴君是也夫一家之中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夫婦焉曰父父子子則父子各盡其道也曰兄兄弟弟則兄弟各盡其道也曰夫夫婦婦則夫婦各盡其道也尊卑上下各盡其道則家道庸有不正矣乎家道既正則天下庸有不定矣乎蓋風化自近始天下者一家之積也治天下之道即治一家之道也家道正於此天下定於彼矣故聖人於此又要其必至之效而終之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不云正家以正天下而云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又有所謂自然之

感通而无遠近內外之間焉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自然之感通而无遠近內外之閒者然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者變化之物者也火者著見之物者也風自火出則外之有所化者由於內之有所著見乎外者也夫正家而天下定者家人之道然也在內者无所著見於外則在外者亦何所觀而化乎故曰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君子觀此象以謂風化之本皆自內出故一言一行不敢易焉言有物而行有恆此君子不敢易其在我者然也夫有形可指謂之物言而有物此誠然之言也不改其度謂之恆行而有恆此誠然之行也君子之言行其不敢易也若此則自內而出者足以著見乎外矣彼得之觀感者庸有不化矣乎故夫君子之言行所謂著見乎外者火之象也得之觀感而无不化者風自火出之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正家之始也九以剛明之才當正家之始宜如何哉曰正家之道莫先於制其始始之不制未如之何矣人有常言涓涓不遏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此言始之在所制也夫一家之內有長幼爲有男女焉當正家之始苟不有以制其變於未然之初則長幼失序男女无別害恩義害倫理將自此始也能无悔乎故曰閑有家悔亡而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夫惟於其志意未變之初而盡其所以防閑之道謹其序嚴其別无使瀆亂而失其有家之則此悔之所以亡也程曰不云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防閑故亡爾魯桓公之於文姜也不能防閑之使爲二國之患故詩人所爲賦敝笱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不知早爲之所遂至於同氣交兵故祭仲蔓草之諫此无他不知家人初九閑有家之戒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居中履正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夫何爲哉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而已故曰无攸遂遂專也語曰遂事不諫以謂夫人既專是事也何諫之云爾春秋傳曰大夫无遂事示不敢專也而或專之故春秋之所爲書也如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也此坤所謂先迷也九五二之應也則二者亦何敢有先迷之失乎此所以无攸遂也夫所謂无攸遂云者示不敢有所專也然六二之職其亦有所專矣乎曰有之在中饋是也此六二所專之職也蓋九五在上二當以順巽之道承

事之凡九五之事既不敢專其所專者專其職守而已婦人之職守亦不過曰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故詩有采蘩以奉祭祀爲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爲能循法度此雖指夫人與大夫妻而云也然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然也夫是之謂貞而吉也蓋不順則不能順承乎上而有先迷之失不巽則不能居爲下之道而曠其職守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夫爲人臣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故在家人則六二是也若在坤則六三是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處內卦之上主治內之道也故以家人婦子言之然以九居三剛過者也故云嗃嗃謂剛厲之過也夫治家之道不知寬猛適中之爲尚而惟嗃嗃然此悔也然董之以威柬之以禮使在下者肅然而有畏懼之心故雖厲而吉何者於家道未爲失故也苟惟不然使婦子嘻嘻然笑樂无節則終至於恣情適欲棄禮亂倫而家道衰微矣故曰終吝而象曰失家節也然則與其嘻嘻而失家節也寧嗃嗃而未失也程曰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易以陰陽相得爲富家人至六四二卦之中也當剛柔相際之地而以陰靜之才處之所謂居而有之者也故曰富家大吉蓋家人六位內外終始俱得其人而四以鎮靜无營處近五之位故能大富家之吉則五之所委任者得其人可知也夫六四以陰居陰正也而以至柔順至剛剛柔相濟而與六二故无忌嫉之嫌此家道之所以殷富也大抵家人六爻各得其正故雖陰陽錯居舉无嫉妬使四也比五而有妬二之心使二也應五而有嫉四之嫌又使三也在下而有侵四之志則四也安能順在此位而大富家之吉乎家人之卦德曰利女貞至於此乎見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家人六位俱得其人者以九五爲之君也故有家之道莫此爲至爲五者復何憂乎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恤憂也夫有家之道既極其至則上下內外之心莫不交相親愛此豈復有督責迫促而使之然歟故勿恤而吉也夫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所謂交相愛也以六爻言之則六爻剛柔各得其正而以正道交相親愛此

九五所以得爲一家之主也故以假有家獨歸之五焉以天下言之則王者盡此有家之道以達之天下故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使天下之內无遠近无小大无衆寡交相親愛雝雝睦睦濟濟有敘若在一堂之上焉則王假有家之道至此又无復有加矣故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書是道者九五是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至上九家道之大成也夫能正家而至於家道之大成也豈无所自而致然歟蓋正家之道以正身爲本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不正則未有能正家者也況能國與天下乎夫家道以嚴終常人之情其於妻孥也則以恩掩義其於臣妾也則以慢勝禮語其能以不失其威嚴而使家人有祇畏之心者則未也雖然徒能威嚴乎人而不能威嚴乎其身則在人者未有能我信而我從者故威嚴之道當先施諸其身自反自克使吾之身无一毫之可愧焉則將不施威而有自然之威矣何者人深信之故也有孚威如終吉而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夫家道以嚴終是故吉於用威也然語其有自然之威而若未嘗用威而人我從焉者則以人之深信我也夫人之深信我者非信乎我之能用威乎人也而信我之能用威乎我之身故也夫惟能用威乎我之身則所以信乎人也自有不威之威矣雖欲人之不我從不可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言也蓋爲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用威於人者設也然則不能用威乎其身而徒能用威於人則雖妻子亦不吾信而吾從也況他人乎嗚呼吾以是知易之有家人也聖人不以責之家人而責之吾之身也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物自至理之外君子亦聽其勢之如何爾未嘗强同之也此易之所以有睽睽乎也睽合離兌以成卦離火也兌澤也離爲中女兌爲少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此即離兌之象以言在物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又即離兌之象以言在人之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合離兌之義與六五之下應九二以言睽之小事吉也夫澤火二物俱以動爲用未始不

同也然或動而上或動而下在物之睽有如此者中少二女生而同居亦未始不同也然志各有歸其行不同在人之睽有如此者即物與人以論睽而睽之義曉然矣兌說也離麗也離又爲明以說順之道而附麗於離明得所附也當睽乖之時說而不麗乎明則私昵之情爾如睽何六五之君以柔進而上行居尊得中而下應乎九二剛明之臣當是時也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則亦可以小濟矣故曰是以小事吉也胡安定曰夫睽乖之時上下之情異雖有大才德之人亦不能大有所爲但小事則可以得吉也天地睽而其事

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又廣言睽之時用以明天下有不同之物而无不同之理也夫天高地下此天地之睽也然二氣交感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此男女之睽也生而有室家之願而相求之志則通也萬物散殊長短小大各各不同此萬物之睽也然賦性稟命出入生死之事則類也夫睽乖也天下之物固有以睽而合者此又物理之不異也聖人明物理之不異故天地之大人物之衆聖人不務强同其勢而務嘿通其理此所以處睽之時盡睽之用而能和合萬類也夫舉天地之大

人物之衆聖人以一理通之而能合萬類之睽其用若此此天地人物之所不外也故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與澤燥濕之性既不同而上下之勢復爾異此睽之象然也雖然火與澤以理觀之固亦未嘗不同也何也爲火者必上爲澤者必下此蓋理之所謂不得不然者夫以理觀之知其不得不如是也非同乎然以燥濕之性與夫上下之勢觀之則誠異矣君子之心固未嘗欲自異也然或所居之位所守之職有不同焉者人曰此異也而君子則曰

此即吾之所謂以同而異焉爾如孟子論禹稷顏子與曾子子思槩以同道目之是矣其次若魯之男子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亦以異而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睽之六爻惟初與四居敵應之地夫當居睽乖之時而居相應之地者乃敵應也則兩剛齟齬之勢其乖異可知此有悔也悔而能亡者謂初居下位而不與四校得喪故也夫馬者所以行也喪馬勿逐自復者謂雖喪其所行之具而不與之校也故

曰勿逐曰勿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睽異之時身處下位而能不與人校得喪則吾之所以行之具初亦未嘗喪也故曰自復謂其雖喪而无喪也此悔之所以亡惡人即九四也所謂與初九爲敵應者是也夫彼以剛在上與吾爲敵應而吾復以剛與之校爲不可也然不與人校固可也而其失也又易至於棄絶夫人則於悔雖亡而於怨咎又不能无也蓋以剛傲然居上而吾惟以不校之説是守焉則或至於一切棄絶之而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邪故曰見惡人无咎而象曰以辟咎也此處睽異之道而然也不然悔亡雖在所取也不能免咎又焉足尚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自二至上各以陰陽相應然睽乖之時火動而上澤動而下陰陽之情乖異而不通故相應之道比之它卦特不同爾夫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六五柔中之主亦足以行其道矣然睽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非君臣上下道合志同之日也故當委曲宛轉以求通上之意然後可以變睽離而爲遇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巷者委曲之道也遇者遇合之謂也以言當此之時小人未去正道未開其所以能遇合於君者在委曲宛轉引之於當道云爾

故曰无咎而象曰未失道也夫當堯舜之時朝廷清明无有蔽欺爲君者以予違汝弼望乎下爲臣者以无若丹朱戒乎上直言正論或吁或俞故无待於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也孟子之於戰國則不然是時楊墨塞路儀秦縱横故孟子於此因齊王之好色也則亦對之以好色之説好貨也則亦對之以好貨之説好勇也則亦對之以好勇之説此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者然也然對之好色也則以太王爲言對之好貨也則以公劉爲言對之好勇也則以文武爲言此雖遇主於巷也曾何失道之有若商鞅之説秦也帝不入則王王不入則伯此雖有所遇合也然失道多矣能无咎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當睽之時九四獨无其應而六三以陰柔近而比之所謂起疑似而招陵犯者也夫輿者所以行也牛者所以行是輿也六三欲往以應上九而四阻之其能免侵陵之患矣乎故見輿曳而不進其牛掣而有所止其人天且劓而重有所傷也何者位不當故也使其以陽剛居此位則无是患矣夫天髠其首也劓截其鼻也首所以上向而鼻所以上通也而重見傷焉者蓋四也欲阻其上向絶其上

通而怒其不惟已之從故也雖然睽極則有終合之理三與上居正應之地其能終睽矣乎特以所處之位遇乎九四之剛故初雖不免於見傷而終獲其應也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凡寇難在已之下則曰乘剛也若屯六二之於初九是也寇難在已之上則曰遇剛也則睽六三之於九四是也夫同人之世宜若无所不同也而九五又居天下之利勢其在當時容有不顧於分並起而爭其應者九三九四是也又況睽異之時乎然則六三之不免見傷无足怪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於時既睽所處又无應故曰睽孤雖然初以陽德居下位所謂同德之君子也四能去其剛傲之氣而與之遇焉則未爲睽孤也故曰遇元夫初以剛陽居一卦之始以不校爲勇以辟咎爲智所謂善士也故稱元夫雖然遇合之道不可苟也苟不彼忌而後彼不吾疑夫苟疑忌之情未能盡去則睽異之勢又何自而合耶故四必得初交相孚信而後四可以无孤危之咎也故曰交孚厲无咎以言四既以孚信下交乎初則初亦以孚信上交乎四則雖孤危其咎可无也而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者夫在睽而求通方孤而思合處危而欲安患其无道爾今也誠意一孚而同德相遇則反睽而爲通不孤而有合去危而即安特在於一交孚之際爾四之志安得而不行耶此其所以无咎也雖然四之遇初則曰元夫而初之見四則曰惡人初之待四无乃太甚矣乎曰君子不以時之方睽也而睽其所守不以已之无與也而與非其應四之无得於三命也而能使三之曳其輿掣其牛天且劓其人以滋上九之羣疑者孰使之然哉得非四之過耶四也所爲若此若以初之不校之德視之豈不薰蕕之異臭而鳳鷙之異稟歟故在四則目初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目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獎善嫉惡之微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夫古今天下未嘗无睽異之時然究其所以然也則其咎宜誰歸歸之天下之人不可也歸之羣臣亦不可也而人君實任此責爾此六五所以不能无悔也然而其悔可亡者蓋以謙柔自處而能下應乎剛明之臣故爾夫惟能以謙柔自處而所宗敬者九二剛明之臣也故雖當睽異之時小人當路正道否塞而九二以剛明之才噬而去之其噬

也易若噬柔脆之物然故曰厥宗噬膚則五於此得以往而與二合夫何咎之有蓋小人之勝君子也尚矣以六三不當位之才而居睽卦之中所謂起疑似而招陵犯之人也二之於五居相應之地能爲五之所宗敬則力於濟睽者也故以剛明之才噬去此小人若噬膚然去其否塞以通道乎五而五遂得往與二合君臣共濟以成此濟睽之功則在五也豈不謂之有慶矣乎夫四與初在下而非其應也徒以同德相遇尤能使其志之行則五之於二居君臣相應之地其效宜如何故爻曰往何咎而象又贊之曰往有慶也然易於此時勉進

六五之意深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六四无應故曰睽孤上九有應亦曰睽孤何也程曰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在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暴躁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應其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自多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夫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多疑之象也豕穢畜也而又身被負其塗泥穢莫甚焉三兌體也陰物而居澤豕負塗之象也上九視三鄙其行之醜惡故其象如此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之一車載非其人之象也上九謂三自下乘四而不惟己之是應故又有是象焉先張之弧始疑而惡之欲射之也後說之弧而弗射則釋疑而睽解矣蓋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易之理然也若睽極而不通則終於睽而已矣此豈易之理也哉係辭以弧矢取諸睽故睽之上九有張弧說弧之象夫後說之弧而弗射之者以三非與寇爲婚媾故弗射之也夫惟嫌疑既釋則往而應之得所遇合矣故曰往遇雨則吉夫陰陽和則雨終也睽合而和此

睽之所以吉也向之所謂羣疑者如豕負塗如車載鬼之類也豈不一切釋去之邪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夫睽生於疑而孤又生於睽今也羣疑既亡則睽者合矣又何孤云此上九之於六三所以有遇雨之吉也故上九有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之象則六三亦有无初有終之辭二爻必以先後終始爲言者以言向也睽而今也通易之理然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八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合坎艮以成體坎水在前艮山在後前有險後有阻何適而可哉此所以爲蹇也蹇之爲義有止塞而无流通故曰蹇難也蹇難之世君子不幸而會逢其時則亦柰之何哉在我者務知所以處蹇之道而已矣故蹇之所以爲難者以坎險之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處蹇之道也彖合坎艮之義以言處蹇之道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夫險難在前人所共見固不待明者而後見之也然蹈危履險亡軀害人而无益於救難者明者不然也故君子於此體艮之止而止焉其曰能止則救難之心非若是恝也相時度勢而不以衝冒强聒爲能故也此之所見又在人所共見之外也故贊之曰知矣哉以言見人之所見者不足謂知於人所共見之外而又有所謂能焉者斯足謂之知也矣夫所謂相時度勢者何也卦之德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西南之維坤實位焉夫坤地也其勢寬平而順易以寬平順易之道往以濟難則其難紓矣

故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此即九五一爻以言濟蹇之道也夫當蹇難之時往以濟難而不得中正之道焉則是與難爭也與患難爭鋒而求以濟難惑也矣何謂中正之道曰寬平而順易是也以九居五而得中正之位則是往以濟難而得中正之道也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云者蓋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也之義乎若夫不知西南之爲利而反其所諳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以告之夫東北之維艮實位焉此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蓋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濟難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即艮上有坎以言蹇之所以爲難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又即六二往應九五以言濟蹇之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皆得其正以言蹇之必濟也或曰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正也初六正乎曰當蹇之世陽居下位則陽爲失位以陰居下位詎非正乎夫以九居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所謂大人也六二以柔中之德往而應之則其見之也何利如之此所以能相與而成濟蹇之功也六爻自初至上陰陽各當其位此易

所謂正也在人則爲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上下各守其分而不相踰越以此道而正邦則邦自正矣又何蹇之不濟乎此所以吉也夫天下之所以不理患難之所以難去者以上下之分不明也今也六爻之間其剛柔素定如此則求以濟蹇也又豈必他求云乎哉蓋正之在人也所謂其本心也以人之本心也而還以正之則不勞而功成矣盡是道而成是功者則六二之與九五是也故卦之德曰利見大人貞吉由是觀之則當蹇之時盡蹇之道而以爲蹇之用也豈不大哉故蹇之時用大矣哉何謂時用曰正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曰蹇云者有止塞而无流通之謂也山上有水則无下流之象也此豈有他哉蓋有所止塞之故也夫山上之水无有止塞則建瓴之便孰能禦之其曰有水云者有而未決之義也君子之道所以未孚於人未亨於世者亦豈有他哉時使然也故夫水之蹇也反其流而豐其蓄而已其蓄既豐則盈科而放海矣孰能吾蹇邪君子之蹇也反其身而修德而已吾德既修則已正而物正矣亦孰吾蹇邪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求諸己者既至則其行也豈復有不得矣乎嗚呼此君

子之學以自反爲之本也夫自反之學其在平居无事之時猶不可舍而況蹇之時乎故蹇之六爻皆以往爲蹇來爲宜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夫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出處之大致然也又況當蹇之時而居諸下位其可以冒昧而輕進乎故曰往則有蹇來則有譽夫初六以柔而居下當斯時也衆人皆以冒昧輕進而失而吾獨以謹重待時爲得庸非譽乎其曰宜待云者戒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中无尤也

六二以柔靜知止在蹇之時爲遠於難可以无蹇矣然身雖无蹇而與九五大人居相應之地蹇而不濟難而不救將焉用居此位也故必盡王臣之義而後居此中位可以无愧矣蹇蹇謂時之方蹇而吾當力任此蹇之責此雖非其躬之蹇也而上而吾君下而天下之民皆寻賴也寻其敢謂其非躬之故而不以爲蹇也乎惟能如是故居此中位隱於吾心而可以无過尤也中以位言之則二之位也以人言之則王臣之心也昔退之作爭臣論嘗引此爻與蠱之上九以譏陽城矣而曰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而曠官

之剌與志不可則而尤之不能无也亦曰居此位者則必及此事若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休戚於其心則過矣夫諫諍言官也猶不可曠而況居大臣之位而當蹇難之時其可以自處於靜止之地而已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艮之主也内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爲之捍蔽也三若舍内而之外則往而蹇矣故莫若來而反諸内體之上以爲二陰之主則在内者得所附矣其喜慰之心宜如何哉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

歸喜之也蓋當莊公死子般弑慶父主兵季友力不能支固嘗避難而出奔矣當是時也魯國方危内難未定國人思得季友以安宗社故閔公即位之元年書公及齊侯盟於落姑盟納季子也而公羊子亦曰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何休釋之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此則蹇之九三所謂往蹇來反内喜之也之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位也而以六居之當位者也夫居其位而輙去之則往而蹇矣故亦莫若來而連下之諸爻以靜止自守則得其所安矣實誠實也夫處蹇之道在於以誠實爲本處蹇而不以誠實爲本則内无所執守外无所據依人誰我與哉故往既蹇矣必欲來而連乎下之諸爻相恃以爲安則莫若以誠實爲之本也彖曰當位貞吉此不云當位正也而云當位實也何也程曰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皆蹇也而九五則處坎險之中所謂蹇之大者夫有剛健中正之德而以身任天下之大蹇則亦何所不可而古者聖帝明王於此則又必汲汲焉務於來天下之助焉者以爲戡難而正邦者非

羣才之助不可也此九五處大蹇之任而又有賴於朋來之助焉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謂收正邦之功者雖九五也而所以正邦者則上下六爻皆當其位而然也然則處大蹇之任以中正之道節立天下者非有賴於朋來之助可乎蹇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夫既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至上六蹇之極也又復何所往乎往則自爲蹇斃爾非真有蹇也故亦曰往蹇碩大也寬綽舒肆

之謂也來則從五應三其志在內而難賴以紓故曰來碩吉夫蹇至上六始言吉者以為蹇至此極物極必反蹇極則通故也彖曰利見大人大人謂九五也夫九五朋來之主也當此之時利見之者豈惟上六也哉而上六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以不知所從故也不然當此之世不寧方來而上六獨後乎五故不能无凶上六之在蹇也可不知所從乎其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者易之於上六也懼其或恃己之尊忘己之賤而不知有所從也故為之戒云嗚呼聖人厭亂之心即此亦可見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亦未嘗无濟難之道顧人謀如何爾人謀一至則反有難而為无難特其餘事爾此易之所以有解解合震坎以成體震動也坎險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即震坎之體以言解也解利西南往得眾也此則即震九四一爻以言解也其來復吉往得中也此則即坎九二一爻以言解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又即震九四之爻以言解也夫需也蹇也皆險在前也而當解之時險既散則險不在前矣故曰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猶之曰曷謂乎險以動也蓋動而出乎險之外已免乎險難云爾險難既免此所以為解也夫所以濟難者以寬平順易之道蹇之利西南是也今難之既解也此道奚宜置哉成湯之代虐以寬及其既代虐也亦不間廢是寬也此得眾之道也其在卦也則震體本坤九以一陽往居坤下是以成震夫九以一陽而往居坤之下非利西南往得眾也之謂乎坤為眾故曰得眾九四所謂朋至斯孚是也夫天下之難既已解散則是无所往也既无所往則當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使天下知有息肩之暇奠枕之安矣此吉也不然則亂去而兵未休財匱而賦愈急民瘦而役不止難何時而可解邪此殆非所謂時中之道也其在卦也爻惟二陽陽在四則為震陽在二則為坎坎中之一陽來居二位此所謂乃得中也雖然難既解矣既已无所往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此又人君之至戒也其可以難之既解而恝然忘其所謂警戒之心哉若有攸往尤當夙致其警戒之念可也益之戒舜曰警戒无虞而皋陶亦曰屢省乃成欽哉此有攸往而以夙為吉也夫惟能夙致其警戒之心

則有所不往往而有功矣其在卦也則亦震之九四是也震之為義在於恐懼修省而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以有攸往夙吉為之戒云夫彖之所言者皆人謀也人謀既至則天下无不解之難而天地之解實如之故又以天地之解以終一彖之義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又即震坎之象以言天地之解也夫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則天地之内容有不解之物矣乎此天地之解也夫百果草木皆甲拆惟解之時為然天下之難无不散亦惟解之時為然然則古今之時孰大於解也乎故終贊之曰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昔孔子誦成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以天下之有罪與過者皆由上之所化故也孟子曰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是也夫當大難方解之初天下之人始出塗炭去昏而即明去亂而歸治苟惟上之人追罪其罪追尤其過而盡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矣此非所以為解也故必也法天地之解有鼓動之大號滂沛之大恩如雷雨之作而萬物均被其澤焉則向之有罪與過者咸釋然有更始自新之望矣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赦者舍也宥者寛也於過誤則赦而舍之於罪惡則宥而寛之此雖不能无輕重淺深之異然待之以不死一也雖然人君之政有所謂赦宥云者特因亂難既解之後而有是也若屢行而不已焉則適所以長寇而滋姦非政也其後世之過乎此駁赦之論所以作於五代之張元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夫當解難之初類非柔弱之才所能勝也然身居下位能以己之柔而濟夫二之剛使二之剛得己之柔以為輔而亦以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於解之義為无咎矣不然位既不足而才復歉然當解

之初豈能无咎也歟蓋九二坎之主也初六以陰柔之才當解之初近而際諸九二而九二亦自近而際之此所謂剛柔之際也夫同居内體柔者能以柔而際剛而剛者亦以剛而際柔同心居内以贊成解難之功得之矣又孰得以才之不足而咎初也乎或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今而謂之與二相際何也曰初為坎底勢不上達四為動主性非下逹凡曰際云者上下相鄰之謂也泰之九三曰天地際也是也故初雖與四為應而无際四之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狩事也狐疑物也黃中色也矢直器也二以剛中之才爲坎之主受解之任卦德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而彖所謂乃得中也是也夫天下之難常生於人情之疑惑方其未解也故不免於田狩之事三狐者人情衆多之疑也九二則以田而獲之既獲矣夫復何所往哉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以中直之道待天下而已矣故曰得黃矢此九二之貞吉而象謂之得中道也夫方其難之未解也受是解之任而不以任是解之責此固非二之所謂正也及其難之既解也三狐之既獲而不知中道之爲得此又豈二之正也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亂難既解則貴賤履位朝廷清明容有非據之人加諸上位則其致寇戎也必矣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所謂小人而處高位者也夫小人宜在下者也故三有負且乘之象繫辭釋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則以六居三之謂也夫以負荷之質而且乘車非所宜據可知矣安得不召寇戎也哉故繫辭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何者以小人而加諸上位天下之所不容故也若昏亂之世則彼之志得以行矣其孰能誰何之哉貞吝云者以六居三不正者也故於正道爲可醜吝而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六三之負且乘自侮自伐亦甚矣則其致寇戎也孰使之然哉无所歸其咎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我謂三也象曰又誰咎也疑貞吝下有无咎二字今逸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夫處近尊之位遇有爲之時又有能爲之才而其事業或未能厭滿於人心者此九四所以有解而拇之象而象曰未當位也拇之爲物在下體而微

者也初六之象也四與初正居相應之地其所解者至微至狹而其功未足以稱乎其位故有是象也惟夫解之所及者不特至微至狹而已使凡朋類之至而吾无所不用其孚焉則解之功大矣斯足以當夫位矣故又曰朋至斯孚是言也所以勉四也夫當解之時在上而有功乎下也易在下而致力乎上也難故四與初雖居相應之地初无際四之象而四有解初之功惜乎其未大也此所以有朋至斯孚之勉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未去者在於小人有不肯已之心故也夫小人之心所以不肯已者非果難已之也以君子之舉動无以保信之而彼遂不肯已也嗚呼小人之心而至於不肯已也此天下之難所以作而不休而君子曰夜用其智竭其謀求以已其難而難卒未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保信之乎曰維有解而已矣君子維有解則彼小人者必曰吾君子我赦也不我殛也我宥也不我追也吾有更生之望矣吾有自新之路矣曩者吾以為斯世之棄人也今復得以齒於天地之間矣曩者吾以為逃刑避罪之不暇也今復得以為太平之人

矣吾何為而為此亂民也哉如此則雖不用智不竭謀以與小人爭一旦之命而彼之不肯已之心釋然散去而无餘而難自已矣何者蓋吾有以保信之故也故曰君子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而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曰退云者已其不肯已之心而无復與我爭衡故也然則已難之道其事甚約其效甚速也如此夫武王之既伐商也歸馬於華山散牛於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此維有解之謂也而又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致萬姓之悅服此有孚於小人也當是時也為小人者雖欲不已其不肯已之心得乎彖曰解之時大矣哉盡是大者則六五是也於古人則武王是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至上六解之功已成矣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故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居下之上内外之限也故有高墉之象若同人九四

乘其墉則内外之限又在九四矣繫辭之釋此爻也而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又申解悖之道也

梅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九

䷨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也始終六十四卦大抵然也而其尤深切著明者予又於謙也節也損也之三卦見之矣是何也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爲便而誇尚之爲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謙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滿溢

以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節人之情莫不欲裒剋以自肥而忿戾之是騁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損聖人之心何其仁也蓋聖人者天理之盟主微易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微此三卦則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又或緩而未切晦而未明者矣夫卦之所以爲損者聖人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諸儒之言曰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之謂其道上行也噫未也此泥於卦變而曰此卦自泰來也而予〃之所見則曰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徒然也

以徒然之學而求聖人之心此所謂終日談飲食而无益於飢渴者也又況其所談者非真可飲真可食之物也如飢渴何然則其說何也曰予聞之六子之卦皆由乾坤父母陰陽二氣相感而然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以艮重兌是以爲損非謂以坤重乾而爲泰復由泰而爲損也故夫所謂損下益上云者以卦之才言之不過曰乾三索於坤而得兌而兌之在損也則爲下體故曰損下謂六三之爲陰也坤三索於乾而得艮而艮之在損也則爲上體故曰益上謂上九之爲陽也如是足矣又何用自泰來乎以卦之義言之則兌之三爻以說

居下而皆上應說以奉上者也故凡天下之有餘才餘智者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獻替之道行於上矣凡天下之有餘粟餘布者亦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供奉之道行於上矣故曰其道上行雖然損之道以誠信爲本損而不本於誠信則有餘才餘智者損之則以爲屑有餘粟餘布者損之則以爲怨此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其能擧天下之君子小人以仰事一人矣乎故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所謂有攸往而利者无施而不可也且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雖繁然以誠敬爲本

曷之用謂何用乎文之繁也夫苟誠敬則於其享
祀也雖二簋之簡且薄亦可用矣何者以有孚故
也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羞於王公是也而夫子從而釋之曰二簋之簡且
薄而可用以享者惟損之時爲然夫末之勝而本
之衰文之盛而實之衰則二簋亦可用以享矣此
所謂當損也夫苟本實未喪而過用裁損則又失
之矣故曰應有時謂時然而然而吾之應之不可
泥也故又繼之曰損剛益柔有時夫剛易失之強
強則或過柔易失之弱弱則不足損剛以益柔損
強以益弱損過以益不足此時中之學也故又終
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夫易之爲易時焉而已
矣君子之於易亦隨時以從道而已矣或損也人
曰此虛也或益也人曰此盈也而不知君子无容
心於此也與時偕行而已矣夫惟與時偕行則或
損也或益也而惟時之爲聽則當此時也而二簋
之是用不亦可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澤冠山而山塞澤也夫彼日爲吾寇而
吾日有以塞之則吾之所以塞彼之寇者用力多
矣蓋塞之者止其勿吾寇而已也吾非從彼也夫
吾非彼之從則其能自克者甚矣此所謂損也君
子於此故懲忿窒欲程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
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淫酷
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此君子之忿
在所懲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
此君子之欲在所窒有所懲有所窒者皆損之力
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
也

兊體三爻皆損下以益上也然九二則以弗損而
爲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
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
以事其上者也夫耕穫蠶繅之事既以已矣則當
遄往以奉於上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
厥咎雖然損下之道又不可過過則害民故當酌
而損之量其勢度其宜使下之所以供於上者其
心不厭而上之所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如是則
君民之志庶幾其可合而上下无齟齬之嫌矣然
則下事方休而遄往以繼之其孰曰不可已止也
遄速也酌量也尚庶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

也
庸人之事君也惟知曲意媚説竭力順從而以爲忠也而曰此益上之道然也然以媚説順從爲事則在己者所損多矣安能裨益於人主之萬一哉君子於此則以无所損於己者益於上也夫所謂无所損於己者何謂也曰中正是也君子以中正之道自守自守如此則雖不若世之庸人曲意媚説竭力順從而以爲忠也而益上之實无出諸此此乃所以益之也故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而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九二説體也故有利貞征凶之戒然以九居二中也中則正矣故知弗損

益之之義書曰若射之有志夫射期於中也故設鵠以爲志而射者之志亦志於鵠君子之志亦志於中而已矣中以爲志則在己者无失而益上之實亦无出諸此又何待於枉己而曲從損己以爲益也哉李大亮之都督涼州也臺使至諷大亮獻名鷹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田獵久矣而使者求鷹如陛下意乃乖昔旨如有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倪若水爲江州刺史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若水論之爲反其使李德裕之在浙西也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罷之又詔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唐家諸臣所以益上也如此正德利貞弗損益之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曰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六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此未免泥於卦變而謂損自泰來一也然則所謂三人云者舍損以泥泰亦惑矣夫兊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三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兊相合男女構精而

盡天地交感之義而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所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兊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女少男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而繫辭於此爻又以致一之説釋之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亦是意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以柔順之才處近君之位所謂人臣之高位也處此之位當損之時宜如何哉務在順民之心損其疾苦而又不至於困憊然後加檢省焉則天下之心以爲上之人我恤而不我忘也其孰不樂

欣欣之喜色而以爲庶幾无疾病也又執我咎乎
孟子謂鄒穆公曰凶年饑歳君之民老弱轉乎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
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饑饉之
來賑之卹之惟恐其後如六四之所謂使遄有喜
可也今也不能損其疾苦使之流離轉徙及至兵
戈之日斯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其死則怨咎之
心至此始獲逞矣爲穆公者又從而尤之則上下
相咎何時而已邪故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
无尤焉謂其旣不能使下之无咎於上而上之人
又安可歸咎於下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夫居天下之中而能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此
甚盛之德也故天下之益皆歸焉其曰或益之謂
益之不一也故有十朋之龜之象焉夫龜靈智之
物也古者用之以稽疑一人虛中而无我自損以
逮下則天下智者效其謀才者奏其技而有不能
自已之心焉其爲吉也不亦大乎夫人謀之從違
天命之予奪也一人自損於上而天下之益皆歸
焉此人也而天之理實行乎其中矣故象又曰六
五元吉自上祐也詩之卷阿言求賢用吉士而作

也其首章曰有卷者阿凱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
來歌以矢其音詩人之意葢曰一人虛中无我自
損以逮下若卷阿然則凱風可得而入矣故來游
來歌者於此得以矢其音焉其七章曰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八章曰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則益之不一其勢葢如此
也然於其四章乃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又可知也然則成王之所以能爲持盈守
成之主者此葢有得於損之六五也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夫損極必益處損之極若以剛亢在上損下不已
是非處上之道也故上九以不損而益下爲義夫
君子之志志於益下而已方其益下之功未及於
斯人也則吾之此志未爲得也益人之功所及者
一二而所不及者猶不可勝計也則吾之此志亦
未爲大得也及其位人之上而曾无損於下焉惟
有益於下而已也則吾之平日窮之所養而見於
達之所施也容有少慊云乎哉故曰大得志也如
是則位人之上可以无咎過也揆之正理庸非吉
乎夫執此之志以往益於下此上九之所利也卦

德有曰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上九以之故論其所得則上九處人臣之極位而專以益下爲心豈遑家謀乎夫六三以陰柔在下專應上九故有一人行之義上九以陽剛居上得損極必益之理故志在益人而不遑家謀易之爲易隨爻取義類皆如此不可泥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合震巽而成體以卦之才言之坤一索於乾而

得巽而巽之在益也則爲上體故曰損上謂六四之爲陰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而震之在益也則爲下體故曰益下謂初九之爲陽也此主初九六四二爻以言益也夫陽本居上今也初九居一卦之下又有自上下下之義亦如屯之初九以貴下賤之謂也此再指初九一爻以言益也以卦之義言之則凡人君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爲此吾君之惠也其爲說懌豈有紀極也邪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謂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大光矣乎夫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宜若

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民說无疆則所益又在上矣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又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其道大光則其所益又在上矣然則益之爲道上下俱享其利矣故卦德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无適而不利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指震巽二五各得其正以言益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指巽震二體皆爲木而以言益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又指巽震二卦之用以言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又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子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所以大也至於凡益之道

與時偕行則結一彖之文以言益之道與益之時所以相爲无窮者也夫以九五居中履正爲益之主六二居中履正爲益之臣二五以中正居君臣相應之地當益之時相與以成益之功何往而不利哉此所以有慶也益之爲言利濟夫物之謂也利涉大川云者易之所謂濟世之大功也夫涉大川則舟楫之是恃也有舟楫之足恃則亦何不濟之云乎益之時貴於无所不濟也今也合巽震而成卦則木道固无所不足矣以之而濟物此木道之所以行也震動也巽巽也益動而巽則凡有所動順乎理之謂也夫循理而動則人僞去盡而誠

意有餘以此爲益則其進也日進而无已也彼天施而地生其所以益萬物也未嘗以一方拘者是亦循理而動焉爾故一氣旣施而感是氣者无遠邇无小大莫不於此而肇其生焉則天地之益豈以一方拘之乎哉以是言之則大凡益之爲道本於順理而動而極於天地其大者又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也曰誠而已矣誠則始焉而日進无疆終焉而其益无方此非至誠之德與時偕行而无有窮已其能至是乎噫大哉誠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二物相繼有序此雷風

所以爲恒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聲益遠雷風二物相益爲用此風雷所以爲益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盡其所以相益之道故見善則遷不以是善之在人也而忌之有過則改不以是過之在己也而吝之外不忌其在人者内不吝其在己者此外内之義相益之道然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他卦以九居初雖有剛明之才而處下位不可以有爲也在益則初九震之主也上之人方且自損以益下而投之以艱大之事其責之也厚倘或避難辭重而无以副上之責則在己者爲不勝任矣故居此之任者以用大作爲利謂其所利者利於成大功集大事蓋初與四居相應之地而九五在上又有同德之君四巽之主也初震之主也震巽相與當益之時而艱大之事義不可辭故也故有能爲之才而當可爲之時而上又有同德之君知己之大臣則其成大功集大事也何往而不利故居一卦之初而有元吉也謂其得吉也處衆賢之先而且大也旣有元吉則在己者无有不勝任之咎矣夫當此之時事之投我者旣厚吾苟以其位之下也而厚其事焉則避難辭重不能成大功集

大事人且以不勝任咎之矣故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彼衞之忠臣不得其志詩人爲之賦北門其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其三章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所以適我益我敦我遺我者若是其厚也疑若得我之志而展我之才矣然我入自外而讁我摧我者又若是其衆而无有我知而我信者則我之志亦安能得而我之才亦安能展邪欲如益之初九元吉无咎難矣然則君子於此當如之何曰亦歸之天命而已矣故詩人爲之三歎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為六五則為獲益之君在益為六二則為獲益之臣語其能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則一也故二爻无異辭也昔者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為之喜而不寐而公孫丑乃疑而問之曰樂正子強乎有智慮乎多聞識乎孟子皆曰否但曰其為人也好善而已蓋嘗論之矣強則自用有智慮則多疑多聞識則務以所長者蓋人人心有是三累其能使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夫惟好善之心勝則雖非強

也雖非有智慮也雖非多聞識也此正泰穆公所謂一介臣之无他技者然其心休休能容而天下之益皆歸焉以是而輔相人主優於天下矣此好善之力也然損之五則曰元吉而益之二則曰永貞吉何也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體也震則動動則不常矣故以永貞戒之以言永得其正則吉矣王用享於帝吉云者謂以二之虛中而且永貞故雖王者用此道以享上帝則上帝降格猶可以獲吉又況用此以逮下則四海之內其有不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是宜或益之者自外而來之多且衆也夫以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詩人猶為賦干旄以美之又況六二為益之大臣矣乎其益之之多且衆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當益之時无所不用其益而後可也夫古今天下固有所謂凶患之事也苟坐視而不之救此豈居民上者之職歟雖然用是事也頗非拘常而襲故者所能為也是必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而後能處此六三之在益也居下之上所謂在民上者也以六居三又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者也以如是之才

居如是之位而當如是之時知天下固有所謂患難凶災之事也則撫機應變以盡其所以益之之道乃其所長者故天下之人賴我以得益而在我者既无用事之咎而上之人亦信之而无疑矣夫既无我或咎而且有以信乎我故曰无咎有孚如是則九五中行之君自有告命之至以為六三有救患之公心而用圭瑞以錫之也故又曰中行告公用圭泰之九二曰得尚于中行蓋中行之君謂五也詩之崧高美宣王褒賞申伯而作也其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蓋圭之為瑞也所以達上之信也六三既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故九五中

行之君有達信之告命以旌其人也三與四皆公位也故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六四曰中行告公從而大有之九三亦曰公用享于天子鼎之九四亦曰覆公餗也夫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然亦未嘗无善救凶患之才則六三是也故象又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漢武帝時河内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廩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夫益之六三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汲黯以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巽之主也以巽順之道輔九五中行之君此所謂以柔乘剛以巽爲益者也故中行之君亦有告命之及以六四有益國之志也從其所爲而成其公焉六四當此之時以吾君之我從也如此則用其所爲之利者當何如哉亦曰吾既以益國爲志則凡國家之所當依者依之而不敢遷所當遷者遷之而不必依或依或遷吾无容心也視國家之如何而盡吾之所以益國之志而已矣四之志其公如此宜乎中行之君有告命之及從其所爲而以成其公也夫五等之爵惟公爲盛苟非以至公爲心奚稱哉今也六三公於益民六四公於益國是宜中行之君皆有告命之及謂之公而无愧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夫聖人之益天下也必有至誠惠益之心行之於不言之間而非家至而人提之也此所謂益之大者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元吉之效見於天下則天下之蒙益於聖人也亦皆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此以誠召誠之道然也夫舉天下之大皆知以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則其爲益也孰大於是故曰元吉而象謂之大得志也夫聖人惠益天下之志至是而大得焉非其益之大孰至於是且

聖人之益天下也自夫使之絲身穀腹仰父俯子各遂其生之外豈无勞苦恐懼之事使之趨之而天下皆曰此上之人所以生我也所以安我也則上之所以益乎下者豈非有至誠惠益之心而天下之所以蒙益乎上者亦豈非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而然哉以誠召誠理固然也又豈待於區區告問之勞而後致其我信也哉夫聖人之心本乎至誠然必曰勿問云者此所以設後世人君務行小惠者之戒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益極必損處益之極又以剛亢在上求益不已此豈處上之道哉故莫有益之者謂其求益不已知益己而不知益人而人亦莫之益也故曰莫益之偏辭也若知己與人為无異豈曰偏辭云乎哉夫六二以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故益之者衆而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上九以剛亢居上旣莫益之則傷之者亦衆矣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然則人之立心其可以求益為常乎其曰立心勿常凶此聖人戒人鑒上九之失而曰勿以求益為常此凶之道也夫所謂凶者莫益之或擊之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去之之勢不敢恃也剛强果敢惟恐或過警懼戒勅惟恐不及故反之於己也无或失則施之於彼也无不當此君子去小人之道然也夫當夬之時以五剛決一柔宜若勢有餘矣无復有可慮者矣而卦德乃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而聖人深致之意如此其嚴且至也然後乃曰利有攸往此豈恃有去之之勢也哉蓋不如是則非全勝之道故也夬決也剛決柔也此五剛決一柔以言夬之義也夫剛則能決而夬之為卦五剛而一柔剛有終長之勢而柔无不盡之理此夬之義有取於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此合乾兌二體之用以言夬之道也夫健而濟之以說則其所以決小人也无剛暴之失而有和柔之善故吾不彼疾而彼不吾忌邪正之辨黑白之分脫然而解不相疑也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而乃切齒厲色日與小人爭鋒故小人之謀日深而君子之黨日危以至忠良盡殲而社稷

隨之向使即健而說之說而悟決而和之旨无是禍也夫何小人之不可決去之乎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此又指上六之一柔不容於衆君子而衆君子公去之也夫王庭者公道所自出之地也卦有五剛君子之道已盛然以一柔而乘五剛小人憑陵自肆於上衆君子在下猶未安也故相與揚公道於王庭以共去此小人也夫去小人而不以公道去之則是李訓之謀也昔李訓之謀去宦官也而假甘露以赤其族此盜賊之謀也以盜賊之謀去小人小人不可去徒熾其焰而逞其毒爾謀何在邪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又言雖以公道去小人又當不忘戒備也夫孚其大號以警戒于衆使知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猶有危道不可易也如是則雖危无危而決小人之道光矣此與衆弃之之謂也朱翊善曰若舜之誅四凶而天下服是也若隱其誅如唐之李輔國則不光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又言去小人之道必先自治而无尚於剛武也程曰邑私邑也告自邑先自治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數文德是也朱翊善亦曰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云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

去彼之不善小人所以服也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羡自治也夫戎兵戎也決小人之道在於揚公道於王庭孚號於有衆以與衆共棄之苟或以兵戎爲尚此剛夬之過也故聖人以不利即戎戒之而曰所尚乃窮也朱翊善曰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亦深乎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至此則言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小人終去之无難也夫君子之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由夬以爲乾往无不利矣此所謂剛長乃終也若剛之長至夬而不終則餘孽未亡禍胎猶在終爲衆君子之患矣朱翊善援桓彥範不誅武三思以爲喻是也始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其功卓矣張柬之將遂夷諸武而彥範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俄而武三思因韋氏盜朝權彥範等流逐戮辱若放豚然而唐室爲之再危此剛長之不終也向使即利有攸往之說而悟剛長乃終之旨无是禍也又何小人不可終去之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爲水本在下也今也上升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也故爲夬之象君子觀此象也故有所取有所忌其所取者謂取其決散之意也故施布祿

澤以及乎下此有所取也其所忌者謂不取其決散之意也故居畜吾德以積諸身此有所忌也他卦之象皆取一義此卦象設彼此二義者亦如諸卦之爻一爻含一義或一爻兼取二義者聖人之意設彼此以相明以謂不有所反則學者或得此而失彼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故曰壯于前趾所謂居衆動之先先衆而動之象也夫先衆而動以決去在上之小人決意而往未有咎也往而不勝則爲咎矣何者首決柔之謀者必有

全勝之道而後可不勝而往咎將誰執則夫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宋申錫之謀誅宦官也在唐文宗之世實首其議嘗對上言請漸除其逼謀固善矣然不能謹其密處以漸謀未必及施而身被其禍伊誰之咎邪然則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以一柔乘五剛五剛之所恥也然恥之甚者莫甚於九五何者以其逼近而厚其侵陵迫脅之辱者也雖然五之辱二之辱也何者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故不得不負此辱也負其辱則決柔之責二實任之矣夫任人之責而贊行決柔之事豈可易也故當內懷警惕外嚴誠號而後可以无憂夫所以去小人者也特患其謀不締戒備无素而小人之謀或先我而發爾宋申錫之謀未及施而鄭注之誣告已爲王守澄地矣此无他不知內懷警惕而外嚴誠號之過也夫惟內懷警惕而外嚴誠號也既有其素則雖有戎作於莫夜可无憂矣何者吾固有以待之故也故曰得中道也何謂中道曰吾之謀未及發而小人得以先之非中也小人之謀既已發而吾无以待之亦非中也以九居二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上六之應也應之者決之也亦如明夷九三之於上六是也而易家惑於獨行遇雨之一語皆咎九三應上六之爲非也而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又皆前後相承謂九三爻辭差錯至再易之此蓋惑此一語求其意而不得故不免均以差錯待之也殊不知九三以陽居陽又處乾健之極不患剛決之不足也患於太過爾夫以太過之剛當夬決之時與小人居相應之地寧復有相順之理矣乎故曰壯于頄此聖人戒其剛過也夫頄之在顔

面也所謂顴也顴剛物也壯于頄則尤非能以柔順待人者也況待小人乎此以九居三之象也而聖人之戒之若曰當此之時健而說決而和者此決小人之道也居乾健之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而疾惡之心見於顏面而不知濟之以和說焉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故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可不知所戒乎故告之以有凶而使知戒也然以陽居陽又處健之極夬夬之才如此其將何以濟之曰君子之所謂夬夬云者夬之至也以和說之道而濟是夬夬則亦終何夬夬之爲咎也蓋應之者乃所以決之也則衆陽同行以

決上六而吾則獨行以遇雨也雖若有沾濡之失而未嘗无慍憂之心思必決之則其遇雨也又何嫌也此夬夬之所以終无咎也若夫以是夬夬而居小人相應之地而惟壯于頄之是尚焉則雖欲无凶不可得也又安能无咎矣乎然則君子當夬決之時不幸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當以有凶爲戒以有慍爲心而以无咎爲善如九三所云可也易以陰陽和爲雨三與上應故有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陽決一陰其志甚銳也而決道之不足者莫九四若也何者以陽居陰而所處之位不當故也夫以陽居陰此於剛實之德既有所不足矣而乾之三陽復自下進故四於此失其所安而有臀无膚之象夫決道不足則无勇進之義矣而又曰其行次且謂滯泥而不前也夫當決柔之時而衆陽皆決策上進而四獨有此之象何以鞭其後邪故易於此又設其象以勉進之而曰牽羊悔亡謂與諸羊相牽勉而前則次且之悔可亡也張橫渠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四也次且而前既有悔矣天下之衆陽讓而先之相牽勉而前則其悔可亡

雖然當斯時也告之以牽羊悔亡之說在爻固有是言也而決道不足則雖聞是言也而亦若不聞也何也不足於決則疑畏之心勝而見義之勇消故不以斯言爲可信故也聰於聞善言顧如是乎然九四之失亦未必至是也聖人特以其所居者陰也故諄復以詳其戒或曰九二亦居陰也何无是戒乎應之曰夬之九二則以中道論不以居陰論也蓋二與五居相應之地贊五以決柔之事既得中道豈或以居陰爲嫌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決柔之主也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衆陽之

助往決一柔宜若易然故有莧陸夬夬之象莧陸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朱子發曰莧黄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以莧陸爲二物也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而草莖剛上柔下也程河南曰今所謂馬齒莧也暵之難乾感陰氣多者也而脆易折此以莧陸爲一物也要之草之易決者也又況九五以陽居陽又藉衆陽之助此之爲決所謂夬夬者也夫以天下之至決而決天下之易決者又豈特摧枯拉朽之比哉於此而又曰中行无咎云者蓋健而說決而和者決之善也苟有剛暴之

失則過矣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也夫必貴於中行而後无過咎也者以中道之未光也若有剛過之失而无和柔之善則雖合天下之力足以勝一小人撥之中道未爲光大也九五剛而中者也然必云爾者謂其剛長至此五陽之勢强盛故戒其或過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衆陽之助故曰夬夬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夬之五剛所以日夜持嚴不忘警備者徒以上六故也今也剛長將極陰消將盡一陰處剛長乃終之地此雜卦所謂小人道憂之時也故雖號剛以求免夫禍无庸及也終有凶必矣何者終不可長也程河南曰或曰聖人之於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柔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予聞之邵康節曰復次剝明亂中生治乎姤次夬明治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嗚呼是言也

治亂倚伏之機其在是矣夫姤之所以爲姤者前夫此則夬也夬以一柔乘五剛所以爲之日夜持嚴不敢忘戒備者蓋以上六一陰之故也一陰旣決而一陰復出乎五剛之下若不期而會焉嗚呼此豈吉徵也邪雖曰若不期而然也而倚伏之機已發於此時又殆非所謂偶然者是以古今享治之君謂治无亂遇亂之君已亂无術此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者無怪也聖人之於姤又安得不以女壯勿用取女爲戒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以言姤之義也夫古者有遇禮謂不期而會也而春秋亂世之君私相會約簡略慢易无兩

君相見之禮則多自托於不期之會故春秋書遇者七而書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如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之類是也書外之遇者四而皆書爵如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之類是也夫既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莫適爲主矣然春秋之所識者亦不過譏其无禮云爾未有大變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豈特无禮而已哉顧雖若不期而會也然陰長於内陽消於外陰爲主而陽爲客爲主者日勝爲客者日負則亦理勢之必然者嗚呼此豈偶然小變也耶故又戒之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此指初六之一陰有消陽之漸以言姤之戒也夫女弗用取者以其壯也或曰非以巽爲長女也而謂之壯乎曰是固然也然聖人之意又不專在是也奚在乎曰一陰在下此消陽之漸也聖人即微以見著此初六所以爲女壯也自此以往則爲遯爲否爲觀爲剥以至於爲坤者皆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何吁女壯如此豈可與之長久也哉故聖人不得不爲之戒曰此勿用取之女也以類言之則過惡之方萌姦邪之始長盜賊之初熾[redacted]漸盛此皆何可與之久也惟智者見微而辨早當有以禦之矣雖然姤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而有消陽之漸是故在所戒也若夫

天地之大人事之要又豈无待於相遇也乎故聖人於此又必援天地君臣以廣言遇道也天地相遇品物含章也此即姤之時以言天地相遇之功也夫以月建言之則姤也者建午之月也六陽至巳而極則一陰生於午矣此天地相遇之時也夫萬物相見乎離離正位乎午當建午之月而萬物各以品目章章乎天地之間故於斯時也在說卦則曰萬物相見在姤則曰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即二五同德之應以言君臣相遇之功也夫剛而中者二也剛而中且正者五也然謂之剛遇中正則二剛相遇而九二亦得爲中正也何者易以陰居陽則爲不正以陽居陰而且得中豈得謂之不正矣乎當是時也有是君有是臣以同德相遇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蘇東坡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剥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爲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當姤之時以天地君臣相遇之義論之如此其不可廢也豈不大哉故賛之曰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萬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司馬

温公曰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遇舜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伊尹遇成湯而格於皇天師尚父遇文王而天下大定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爲尊矣其所以與萬物相遇者以有風也故風一披拂而萬物爲之鼓舞而感動焉故曰風者天之號令也人君之尊天也其所以與民相遇者亦如風之於萬物焉則能使之鼓舞而感動者矣故

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天之所以與萬物相遇者莫捷於風而人君之所以與萬民相遇者亦莫疾於施命故也然不曰號不曰令而曰命云者蓋命天理也天下之事惟天理不容僞以僞言告之施之跬步不可也況四方乎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夫人君之所以誥四方也尚容有或匿之旨而不能无或逸之言欲天下之丕變也難矣故人君之尊天也其一話一言亦无違天理而已矣夫天理所在初无定體在天則曰天命在君則曰君命生死予奪物无不聽者非謂天與君之尊而聽之也聽夫理而已矣及其失也則不然朝號暮令而誠意不加家至戶曉而衆心愈玩此所謂徒掛牆壁之具爾又安知姤之象有所謂施命之旨也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也而吉與凶實於此乎判何也有以制之則吉无以制之則凶故也夫所謂制之之道何也曰猶之止物也必有鎭重之器止之使勿動也柅之爲器所以止物也而金爲之所謂鎭重之器者也此九二之象也初之一陰始生君子懼其動也從而牽繫之於其所謂金

柅者使柔道於此止而不得有所往則君子小人各正其位此吉也故曰有以制之則吉苟或不然在我者鎭重之器有所不足則彼失所繫而縱其所往故陰日長而陽日消小人日進而君子日退必見凶害矣故曰无以制之則凶初六爻辭聖人既設吉凶兩端使君子知所戒矣然慮之也深而防之也周故又設羸豕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夫豕醜穢之畜也而且羸弱宜若无足慮者此一陰在下之象也然徒知今日如是之羸豕而不信其能蹢躅而害物則誤矣一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徒知今日如是之一陰而不信

其能強盛而害陽不亦誤乎故曰羸豕孚蹢躅此聖人重設其戒也朱子發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東坡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

河南曰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此二之於初則曰包有魚四之於初則曰包无魚

夫魚陰物也貪餌而善逝民之象也初六是也當遇之初二與初相遇爲密也故近而包之則曰有魚矣何也蓋无常懷者民也近之則親遠之則疎二居近民之位而有遇民之道故民亦從而親之蓋理勢然也又何咎乎賓謂四也夫初既主二則四雖初之應也然其勢睽隔而阻於外故以賓目之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此豈四之利歟故曰不利賓蓋以理義言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明矣而二有之庸何咎也不然則民將散亂无所主制而羣小之禍作於下矣豈特賓之不利乎爲九二者亦將岌岌乎殆矣然則九二之包有魚也亦其勢不得不有之也何也巳之道无出乎此故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四其正應也義且不及三何有焉三若乘二而求與初遇失所安也故曰臀无膚夫乘二既不安也則當反乎其處可也而遇情未忘不能遽去而有遲遲顧戀之態故曰其行次且雖然九三剛而正也剛而正則知其非義之遇而不可以過求也而自厲自警雖有爭初之咎可以少損矣故曰厲无大咎然三既知厲矣未能

无咎而止曰无大咎何也曰如知其非義也斯速巳矣可也今也雖其行也未牽繫於初而猶不免於次且焉故其咎未可能盡无也夫當遇之時一陰在下衆陽之情皆所欲遇也然相遇之道不貴踰越以三之剛正固不宜非義以求遇然不免於此者蓋巽其窮也躁而三者巽之窮故也凡人不能自反自克以道制欲而安其素分者皆躁之爲也故聖人於此以厲責之夫姤之三與夬之四亦无異辭也姤也者夬之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夫遠民者民亦遠之近民者民亦近之九四遠而

包初遂失其應而曰无魚蓋失遇民之道故也夫遇民之道不可遠也四之无魚而其起也凶禍隨之而象則以遠民罪之云者此非四之遠民也乃四之自遠也何也上之人有所動起也而輒罹其凶曾无親上死長之民非自遠而何魯昭公之去季氏也宋樂祈譏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也動必憂矣既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死於外以是觀之无魚之凶吁可畏也蓋嘗因是而論之姤之初與四其正應也初不四之應而惟二之遇何也遠與近之間也有夏之

民桀之民也民不桀之應而湯之遇桀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與武實近之故也然則古人所謂民无常懷懷於有仁云者此非民之无常也上之人所以遇之之道无常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不舍命也

張子厚曰杞周於下者也夫杞枸檵也木之美者也其才高其葉大而蔭故周於下九五之象也而瓜者草之蓏者也滋於此而蔓於彼其實甘脆藂藂然也亦民之象也夫瓜之潰也必自內始初六之陰自內卦而長之象也九五當陰長之時處高而強盛必當有以芘乎下而豫防乎民之潰故有以杞包瓜之象子厚所謂厚下以防中潰是也夫以九五居中而正者也當陰長之時有中正之美含之以俟天命何所容其心哉故當是時也一陰浸長陽道消剝者天也厚下以防中潰者人也在我者未中歟未正歟吾之憂也在我者既中矣既正矣雖或不遇而至於隕越者則亦天之命也吾獨柰之何哉故含章以俟天命者九五之志也子厚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是也雖然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是也中正之德蘊蓄

於內則在我之外无別有天矣故人謀既盡天命在是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修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昔召公作召誥一書以誥成王專以天命告之也然一書之旨則在於祈天永命之一語而已爾及吾求其所以祈天永命云者則又不過於敬吾之德焉觀其悉數夏商而告之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有歷年與不其延或修或短召公以為凡此皆天命也命在

天故皆非我所敢知也然我所以敢知者惟知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爾然則厥命之早墜云者
乃在於厥德之不敬而疾於敬德者又祈天永命
之要學也故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嗚呼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
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患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居一卦之上亢窮而无所遇角之象也夫相遇
之道不可遠也以九四之於初也雖應而无所遇
故象以遠民罪之況上九乎蓋亢則自絕剛則喜
觸以是遇人人望而畏却矣其誰與遇哉噫當遇

之時而无與之遇何吝如之夫我有遇人之道而
人不我遇則其過在人然孟子於此猶有言曰仁
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又自
反也曰我必不忠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至此則不得已而以妄人目之以禽獸侶之
由是觀之則我无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
又誰在乎噫在我而已矣此上九之姤其角无與
之遇既以爲吝也而又无所歸其咎也噫是咎也

既无所歸歸之己可也故又責之曰无咎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一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之有萃云者謂天也人也鬼神也君與臣也民也物也交相會通之時也故其卦德曰萃亨而彖則釋之曰萃聚也夫萃之所以爲聚者合兌與坤而言之則曰順以說即五與二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萃聚之故也夫坤順也而在下則下有以順乎上也兌說也而在上則上有以說乎下也下既有以順乎上而上又有以說乎下此上下之萃也以九居五剛而中者也上有剛中之君而下應乎柔中之臣剛柔相應君臣聚會此君臣之萃也所謂萃聚之故如斯而已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又言人神之萃也胡安定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於身及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有不可得王者觀萃之卦設爲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使天下當萃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王謂九五也假至也盡也所謂致孝享是也利見大人亨

聚以正也此又言君民之萃也大人亦謂五也夫當萃之時天下之人所以惟見大人之爲利者以九五大人所以萃天下者以其有是中正之德故也河南曰人聚則亂物聚則爭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也故利在於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此又言天人之萃也夫時在天隨乎時者在乎人當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用大牲非吉歟當剝之時不利有攸往則萃之時有攸往非利歟蓋不如是非所謂順天命也天命即天理也隨時而動无違天理此所謂順天命也用大

牲吉亦承上文所謂王假有廟而明用大牲之意然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去大害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謂凡有所往惟此時爲利故也夫觀坤兌之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以正聚人而又知君民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則天地萬物所以萃聚之情豈容有所遯乎哉故蔽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河南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上聚於地則其聚者多矣故爲萃之象然所聚者既多則播蕩匯漾之患生矣故地大而物衆人繁而事叢則兼取并奪之禍常生於此時若以爲時方和會也而忘其所可戒此正秦人夷名城而銷鋒鏑者也夫四海已囊括矣天下已席卷矣當此之時自以爲豪傑既徂海内一統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故向之天下之兵今也聚之咸陽爲十二金人宜其无有可慮者矣居无何陳涉以氓隸之人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而秦亡

矣是何也不知不虞之爲可戒也龔深甫曰兵作於睽偃於萃萃久則弊然則除其弊而新之惟此時爲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以陰而應陽萃之正也然三以无應與四相比而有近而相聚之嫌故初之孚於四也而不終其孚焉故曰乃亂謂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聚之時上下相求下順而上說故初之志雖疑亂而不一而四也必說而應之故曰乃萃若號謂乃亂也一握爲笑謂乃萃也夫

初之志既疑亂而不一也故有若號之象焉謂以憂疑自沮也四也說以應之則一握之頃復變號咷而爲笑樂矣謂得其所聚也夫如是則初也又何必憂疑自沮而至於若號乎故戒之曰勿恤夫既勿用憂恤而往應於四則亦孰我咎乎故又勉之曰往无咎大抵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下位才與位俱不足者也當萃之時其才與位既俱不足而六三又以无應而與四有相聚之嫌故初疑四之不已應也而相信之志至於疑亂而不一聖人於此可不戒之而勉之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惡之此言正喻君臣相聚之道然也故又繼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是鑽穴隙之類也夫必由其道而往此六二之所以吉於有引也蓋以六居二正也而九五在上亦正也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其聚也以正故无不由其道之失五之於二也既有引而進之之禮則二之於五也亦必吉於引矣故其聚也以正其誰咎之

夫孚者萃之本也二以正道許五則所謂中心之誠然者未始或變也如此則上下相聚不待文飾而誠意交通矣猶之祭也以誠敬為主故雖簡薄可用以薦也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也謂誠意交通又何以文飾為哉雖然同此時也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曰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當萃之時以陰比陽若有所萃也故曰萃如然萃貴於正三之於四非萃之正也故若有萃而實无所萃也故曰嗟如謂欲萃於四而不獲也夫欲萃而无所萃又何利乎故又曰无攸利夫三與上居相應之地雖非正應猶愈於无所萃者若往而與之萃則亦所謂以類聚也又況各居順說之極下順而上說以同類相與又何咎歟故又勉之曰往无咎曰小吝云者夫以陰與陽萃則以晦求明以弱資強而萃聚之道為有益也今以陰萃陰特未免於窮悴无萃之嗟爾何所益哉此於萃聚之道小而吝也上六无與為萃者若六三者往而與之萃則巽而受之此亦上六之所欲也故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之聚也下比羣陰得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大吉然後无咎大周徧之義也无不周然後為大夫天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之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此程河南之說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萃之主也夫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莫大於有其道蓋位也者所以一天下之聚者也而道也者又所以久天下之聚者也九五曰萃有位則所以一天下之聚者謂有是位也又曰元永貞則所以久天下之聚者又必有其道也夫當萃之時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九五之志豈得謂之光大矣乎雖能无咎而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此豈能无未光之悔乎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惟夫九五之德居中履正而能終始不變

焉則萃天下之道无餘事矣故无未光之悔而曰
悔亡也程河南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
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在此三者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夫以陰柔之才而處萃之上位而欲下之已聚者
難矣又況當萃之時諸爻剛柔皆有其應而上六
獨无焉其安能居此上位乎宜其齎咨嗟嘆而至
於涕洟也鄭康成曰目出曰涕鼻出曰洟夫上六
萃之終也說之極也萃久則散說極則悲蓋其勢
然也當是之時比五而居上此蓋小人之得志者
也宜若得所萃矣然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向者以

爲甚安也今也反以爲未安焉小人而乘非所據
故不能終保其位大抵然也其曰无咎云者在君
子以爲无足咎之故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
夫天下之事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夫理
而已矣夫苟於理而未順未有能日進而不窮者
此易之所以有升而卦德則曰元亨也夫升之所
以元亨者以坤居巽上而言之則曰柔以時升合
巽與坤而言之則曰巽而順指九二之於六五而

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元亨也夫柔之爲
物非能強進者也自非務順乎理安能升乎其曰
柔以時升云者時之在天也積百刻而成日積日
而成月積月而成時積時而成歲初若甚微終則
甚著初若甚近終則甚遠柔之能升也蓋亦如此
而已矣何也與時俱升故也故曰柔以時升坤順
也巽亦順也下巽而上順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
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爲升非順乎天理矣乎以九
居二剛而中者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故曰剛中
而應夫當升之時雖曰以柔而升也然猶之木也
其能自下而升諸上者苟其中之不剛則亦委靡

而已矣此又柔之不可无剛也故以九二之剛中
而上應六五之柔中內有所主而外有所應以此
爲升是亦順乎理者也合是三者以言升此升之
所以元亨也故曰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此又申言大亨之效有所戒有
所勉而使君子之必知所升也夫升之所以大亨
也如此則用此道以見大人又何憂其不升也故
二之與五剛柔得中君臣相應何慶如之夫苟或
憂其不升而遽已焉則安能大亨矣乎其曰勿恤
云者戒之也南明方也升之所謂大亨者蓋亦捨
晦而趨明之謂也故以南征爲吉而曰志行也夫

君子之志亦志於明而已矣不志於明又安能大亨者也其曰南征云者又勉之也夫聖人之象升也既言其所以大亨如此又有所戒又有所勉爲君子者可不務乎然則人臣之進君學者之進學臨事而從長皆然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天下之物由微以至著自下而之上者地中之生木也何也順使然也蓋坤順也巽亦順也以順生順故坤地之中生巽之木始於毫末終於尋丈者以順故也此升之象然也德之在君子亦猶木之於地也何也君子之性順也而德出於性亦順物

也以順生順故其積也不已則始於小善終於爲聖爲賢其高且大孰禦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夫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君子之仁始於愛親而已及其以愛親之仁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愛則仁滿天下矣君子之義始於敬兄而已及其以敬兄之義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敬則義滿天下矣夫由愛親而至於无所不愛由敬兄而至於无所不敬者非順德不能也吾故曰天下之事亦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乎理而已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以柔升者也然初六以柔巽之才居升之初非有剛明之援與之同升則亦未易升也惟初也以柔巽欲升之志上承九二剛明之賢故九二亦以其同體也而與之合志以同升焉故曰允升允信也夫九二方且信我而與我合志以同升焉則其爲吉也孰大於此蓋謂之大吉則當升之初上下相信而不相疑由此而升則功業可以被天下矣所謂吉之大者實基於此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而中又巽體也故无過剛之失而

足以上應柔中之主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二五剛柔之得中而君臣之相應故也夫君臣之志患不相孚苟孚也則雖簡薄可用也何也无事於文飾故也故以用禴爲利謂以誠敬爲主也如是當柔升之時庸詎以過剛爲咎乎河南曰自古以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於交其能免咎乎夫九二能以誠意上通於君亦豈爲臣之道无咎而已乎道合而志行則其利澤可以被於天下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萃以上萃下者也故六二引吉无咎而復以孚乃用禴繼之升以下升上者也故九二曰孚乃利用禴而復以无

咎繼之此雖升者萃之反而九者六之反也而以誠敬上通乎五則亦一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夫當柔升之時而九三之升也乃獨以剛過之才升焉如涉无人之墟故有升虛邑之象夫其升也如升虛邑然又何疑沮之有哉龔深甫有曰李元量耿希道皆以此爻爲湯武之升而以六五爲舜禹之升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爲文王之升矣則以此爻爲湯武六五爲舜禹故也今輒依之李元量博士曰初與二臣之升也過乎二則非純臣之象是以九三之升惟湯武足以當之方夏之末

商之季法度廢矣禮樂隳矣故國雖大謂之邑其曰虛又若无人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居謙虛之位順之至也昔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自處謙順而其德則升其道則亨故六四之升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蓋謂文王嘗用此至順之道而亨于岐山矣以是爲亨則吉于亨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世之權臣强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攘奪僭竊者雖免乎萬世之咎矣況欲

吉得乎李博士曰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蓋謂示後世已然之事其功過於空言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文王岐山凡此亦載之行事欲其深切著明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彖曰柔以時升蓋謂五也李博士曰凡人君皆升乎天位而所以升則不同有去民之害順乎天而升若湯武者矣有功德被於天下薦諸天而升若舜禹者矣六五貞吉而後升階蓋言於正既吉升而有序堯舜禹是也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揖遜而升者也耿希道曰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

之事豈聖人所欲哉故貞吉升階爲大得志也若夫明夷之九三其所以大得者乃南狩之志爾非聖人之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坤陰既極冥昧无覩故曰冥升夫消息盈虛之理曷可常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而猶不已則有消而无息有虛而无盈矣上六曾不知此冥於升者也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然以上六不知止息之心用之或得其正則又利矣故復曉之曰利于不息之貞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此不息之貞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消息盈
虛之際則不富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
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
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之六爻大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姤復等
卦則陰陽雖分多寡而有消長之漸至泰至否則
陰陽之勢均矣然亦大率以往來屈信為君子小
人之勝負至困則陰陽之勢亦均此雖非消長之
卦不以往來屈信論而陽爻又雜於羣陰之中為
之揜陽此君子不偶之象也故聖人名其卦曰困

而彖曰困剛揜也所謂剛者九二九四九五是也
二之剛為初與三之所揜四與五之剛為三與上
之所揜故曰困剛揜也此指三陽爻見揜於三陰
以言困也險以說此又合坎兌二體之用以言乎
困之道也夫困也者所謂險難之時也當險難之
時而能說以處之則樂天安義而不失其所守故
時雖困矣而其道則亨也夫時雖困而道則亨此
非君子不能也故繼之以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
君子乎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
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小人則安乎无事之時
猶失所守況當險難之時乎又焉得亨矣正大人

吉以剛中也此又指二五之剛中而能盡處困之
道也夫正者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而在事與
物則為理古今有殊時而此正則不變萬物有成
敗而此正則固存故是正者在困之爻則二五是
也在人則大人是也何者以其剛中故也其中也
剛則此正不移投之困窮險難之地何往而不吉
乎非能吉也能不失其正故吉也或曰君子或曰
大人云者亦无異義也卦德於大人吉之後又繼
之以无咎之辭謂當此之時以大人之德不能无
困然在我者有處困之道故有吉而无咎也彖文
省此二字者謂既吉則无咎矣朱子發引范諤昌

之言曰彖文脫无咎二字恐未必然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此又指兌說在上或至於尚口以為處
困之戒也夫當險難之時固在於說以處之然不
知自說之道而徒尚口舌以求說於人欲以免夫
困人誰信之哉秖自取困窮爾故曰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前言以說處困而亨此又言尚口乃窮
者蓋言當此之時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此聖人
重複發明兌說之旨恐萬世之下處困之君子誤
用其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也者水之所鍾之地也今也坎水在下兌澤在

上見澤而不見水澤无水者也夫其澤存其水亡此困乏之義也故爲困之象君子當困窮之時而至於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宜然而不然若澤之无水焉者此世人所謂有不可知者存也而君子於此則務致其命焉子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學不至於命如處困窮何故處困窮之道在於致命謂欲至其所至之地也命之學至之而无餘則在我之志者亦无所不遂者矣君子之志志於行吾義而已學而不至於命則一爲窮困患難之所攖必至於喪其所守矣義何在焉故夫知義與命之爲一者可與處困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夫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困故初之與四雖居相應之地然四方困於見揜而未能下應於初初欲上應於四又爲九二之剛所礙則居失所安矣故有臀困於株木之象株木指九二也夫陰柔之人一有所礙遂不能安其所遇而至於迷惑自失入于困窮幽暗之地故曰入于幽谷謂坎險之底而不能自拔也夫不能自拔於幽暗之地則雖上有九四之應也三歲之久其能覿乎此无他陰柔之人既无明見一遇困難遂至顛冥失錯理固然也故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則九二是也九二以剛居中則安其所遇故雖困窮險難曾何足以動其心但處人臣正中之位而未能推君之惠澤以充足天下之願欲而使之飽滿酣適焉則吾以是爲困也故曰困于酒食雖然二五之大人以正相應亦不終

困也故又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蓋朱紱方來云者五之下接乎二也利用享祀云者二之上通乎五也夫朱紱之爲服者王者所以蔽膝也九五方來下接乎二故取蔽膝之服以爲象享祀之禮以至誠默通乎神明者也九二自守於下利用至誠以上通乎五故取享祀之禮以爲喻夫上有以接乎下而下有以通乎上此大人以正相與而不終困者然也然又以征凶无咎戒之者謂方困之時爲九二者若不知以至誠自守而往求遇合此非大人之道也犯難罹凶乃其自取爾又誰咎乎夫以九二之剛中猶不免於戒處困之道庸可易乎

故象又申之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蓋謂當是時也雖未能推君之恵澤以徧及天下惟以剛中自守而无甪有所往焉則自有朱紱方來之慶矣程河南曰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爾故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在上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

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小人輕進安動无與親合危辱困極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危且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之也以是觀之當困之時不善處困者三陰之爻皆然也然君子爲之商其尤不善者六三是也初六次之上六又次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坎中之一陽下礙初六故曰株木其爲材也剛上衡九四故曰金車凡此皆九二之象也夫初既困于株木而不能上進四又困于金車而不能下逮何咎如之然九二有朱紱方來之慶九五又有徐有說之理二五自以同德相應而九四應初之志可以徐徐而來也徐徐謂有困窒而未遂前也夫處不當之位動輙有礙而未遂如意所賴者有與在下終必遂志非終困也故雖吝而有終河南曰

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君正中之位則九五是也然當困之時剛有所揜而志未得通故有劓刖之象劓之謂傷於上也刖之謂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故也夫五之困如此故遠近隔絕應效未至故其說未遽有也故徐徐爲爾而象又推原九五所以致

說之道而曰中直也蓋言二五大人以此道相許乂矣但時方困剛方揜故其說徐有也祭祀者人君所以禋神也夫祭祀之事必以誠敬爲主而後獲福祐之報九五之下交於二也不以誠敬默通乎二安能獲其應助之力乎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夫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同以祀事明之然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也之言所以獨歸之五焉禮有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別五居尊故言祭二在下故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至上六困之極矣六三非其正應也徒以陰柔相纏繫而已非果能脫已之困束也故困于葛藟九五不可乘也陽剛中正之君方務去剛揜之困而上以陰柔乘之豈其所安故又曰于臲卼夫上六有此二困而不知物極則反困極則通何也无乃自謀之拙乎曰云者自謀之辭也如是自謀曰動則有悔也姑求安於臲卼之地而甘心於纏繫之人也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然則爲上六者又何錮於不動而以動爲諱乎故聖人於此明以告之以征吉謂其舍臲卼乃所以安釋纏繫乃所以脫其困束也由是觀之甘心於纏繫者未爲計之當也若以動爲悔乃所以有悔也則莫若吉於行也聖人所以爲上六謀者至此可謂審矣爲上六者舍其自謀以從聖人可也朱子發曰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之君子乎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二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朱子發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以文義攷之理當然也井之爲物體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體與用者也故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體居則其德有常用不居則其功不匱

德有常而功不匱井之所以爲井也而君子實得之巽在物爲木其義則入也巽之木入乎坎水而上出之則井之功用見乎外矣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此合坎巽之義以言井之功用也井田之法八家爲井四井爲邑邑者人所聚井者人所食然邑可改遷而井不可改也何也水之所在故也猶君子可以富也可以貧也貴可使爲王公賤可使爲匹夫此邑可遷改也道之所在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此井不可改也何者以其剛中也如使其中之不剛則易涸矣安在其不可改邪盡乎此者於爻則二五是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指二五之爻以言井之體也夫井之爲物也取之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无喪无得則凡有求於我者皆賴我以爲用故也得乎我而往者井井然也未得乎我而來者亦井井然也然井之所以爲井者未嘗不一也何者有所謂不窮者存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此又合井之體用以言井之所以不窮也汔幾也繘綆也夫井以濟用爲功幾至於井而未及於濟用則亦與未施綆於井同也何也无益於用故也君子之道推己以及物而已矣雖曰知推之而未嘗及物則亦與不知推者同也何也无補於物故也

故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此又言井以濟用爲功而不可以中廢也若夫所以上水者缾也而或羸焉則又非特未有功而已終於无功焉爾矣何也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故也夫君子有善用之才則取之於己用之於人有餘也在我之才或至於不善用焉則如東漢不知謹密之君子自保其身之不暇又何暇於濟世而救物也哉故曰羸其缾是以凶也此又因井以言不善用其才者之戒也吾故曰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爲木而在下坎爲水而在上其曰木上有水云者木上本非有水也以木巽乎水而上水故也此木上有水所以爲井之象也夫水之蓄聚乎井也其初蓋未嘗勞也及夫以木巽之登水於木則動盪汲引以至於或灌或濯或烹或煎其用始勞矣君子之於民也亦然春使之塗足而耕夏使之曝背而耘以至於爲商也則使之竭力於負販爲工也則使之精心於技能爲士也則使之鋭志於行藝何其勞也蓋以謂不如是則不免爲无用之棄民故也而民之趨之亦曰此雖上之我勞也然不如是則吾其棄民矣又安得不如是之勞也所謂

勸相云者木一物也水亦一物也二物相合而後井之功用見矣若木自木水自水則如功用何君子之於民也既勞之其道蓋有以使之相資以爲用者若六府之交修三事之咸和其出入也相友其守望也相助其疾病也相扶持至於父子以仁親君臣以義合夫婦以禮別長幼以序秩朋友以信遇此皆勸相之大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在下而居陰井之泥也泥則不可食不可食則廢而无用矣故曰舊井矣養而不窮者井也无得无喪往來井井又安有新舊之間乎夫惟廢棄而不用則无日新不窮之功矣故目之曰舊井云謂之无禽則禽鳥且不至況人乎此泥濁在下爲一時之所棄也小人汚辱之行人所不取也以至於禽類亦舍棄之則初六之井泥是也程河南曰舍上聲與乾之時舍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他卦九二少有可議者惟井之九二則異於是何也九雖陽剛也而居陰陰虛則下漏又巽體也巽之陰虛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夫缺漏在下故无所容蓄而井之水注射於下以此爲井未也

乃淵谷也故曰井谷而有甕敝漏之象甕之爲器也完則能蓄今也敝且漏焉宜其注射於下也鮒魚生長於淵谷之間者也井谷之水初无停積徒注射鮒魚而已鮒魚物之在下而微也初六之象也若使在下而有陽剛之助則能隄防此水而不爲井之谷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所謂有與云者指初六也今九二井谷之水注射於下初六陰虛在下而无有隄防之者故曰无與也程河南謂上无應援朱子發謂九五不應无與之者皆誤矣或曰九二之在井既有甕敝漏之象而彖

乃倒稱之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何也曰澗
谷之水尤非易涸者也此豈可改易者邪以其漏
下故曰井谷然語其剛中則亦自若也或者又曰
羸其缾凶此豈非九二之所謂甕敝漏邪曰羸其
缾云者此爲不善用其才者之設也甕敝漏則以
喻井谷也其所指異矣學易者觀象而得其影非
善觀象者也凡此皆諸家之誤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陽爲實爲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
无二之漏其渫也固宜渫云者清之謂也水既清

矣此可食也而或不見食焉孰不爲九三惻心邪
惻云者憫其不食故也我謂三也蓋君子有可用
之實而不見用於時君子无庸過自惻也爲我心
惻者人也象曰行惻云者以九三之行清渫如此
而不見食焉豈不爲人所閔邪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此亦惻者之辭也此九三之清渫之行如此
可以汲之而食也汲之者誰乎王之明也謂以我
之渫王之明兩者不可相无故也如此則並受其
福矣王者享任賢之福而賢者有福天下之功非
並受其福而何象曰求王明云者求謂汲之也知
九三有可汲之實而遂求之者此非王者之明不

可也在九三也有可汲之實在王者又明知其可
汲也而遂求之則賢者之福遍及上下矣若王不
明而不知九三之是求焉則爲九三惻者將何時
而已邪此人主之不幸而生人之无福也又何並
受其福之有司馬子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
之謂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以陰居陰陰虛亦敝漏也然在己雖漏而下
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其與九二之得初六亦異
矣故有井甃之象謂在己雖陋而修治隄防之力
則有賴焉爾此所以能補其過而无咎也朱子發

曰古者甃井爲瓦裏自下達上然則二之所謂甕
敝漏云者則亦瓦裏之不修故也瓦裏之不修非
初六之在下乎夫以敝漏之資所與處者曾无修
治隄防之助此九二所以无與也所與處者有修
治隄防之助而免敝之患此六四之所以无咎也
然則君子之所與處者欲其有補於己而異乎九
二之无與則不可以不謹所與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坎中之陽而居正北方之位故其爲井也
洌其爲泉也寒夫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於養人也故曰寒泉

之食中正也若孔子孟子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之位此九三之井渫而不食而萬世之下猶有爲之惻心者雖然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所謂性命云者而九三九五之交求之過半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六井道之大成也夫井道既大成矣宜无物我之嫌可也故戒之曰井收勿幕上六以陰居陰陰道吝嗇故爲之戒云收謂其井道之功成也夫井道至此功成矣若居有其成而不以與人猶

爲未成也故以勿幕戒之懼其以成功自居也能若是則有孚矣何者我不拒人而人亦不以我爲拒人故也其爲吉也豈不大乎故聖人於此以元吉與之夫井與鼎皆養人之具也鼎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无鉉井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有幕何也幕所以覆井而鉉所以舉鼎也鼎之功已成而无以舉之功猶未成也井之功已成而或有以覆之得爲成功矣乎故井之上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而鼎之上則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予學易至於革喟然而嘆曰噫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乎何也得失之報理亂之數始終之變具在諸卦未嘗不歷歷焉及之惟革命一說必待革而後盡其辭此其故也而或者必曰文王之於卦德也特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而止耳其子文公之於九五也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而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噫夫豈知微其辭於卦德者此文王之旨也又微其辭於九五者此文公之旨也即是辭是旨而申之以其事

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隱諱焉者此則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於春秋也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今於易亦然故夫托之空言而使人嘿喻夫革者文王文公是也載之行事而使人欲明夫革者孔子是也然則易微孔子革之旨或幾乎晦矣又孰知夫革之在易也其爲變易之尤大也乎故夫革之所以爲革也以離火兌澤言之則爲水火相息以離中女兌少女言之則又爲二女之不相得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今也澤在火上則水火相止息者也如此亦豈物理之常也二女雖均女也今也少女反乘中女故睽

同居也其志豈相能哉此亦非人情所可常也即是人情物理而並論之革之所以為革也如此故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合離兌二體之象以言革之義也夫聖人之舉動也初无待於積日持久而人皆知其為當然也此所謂已日乃孚也已止也乃斷辭也止於一日之間而无有不孚者此豈有它哉蓋其為革也有以深信夫人故也是說也在爻則為九五未占有孚在聖人則為成湯之彰信兆民是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此指九五以言革之效也夫暗亂之與人心怨懟時乎革也則革暗亂而文明革怨懟而為

和說文明離也說兌也故曰文明以說此又合離兌二體之用以言革之時也革之六爻皆正也故初九六二九三九五上六正也而以九居四以陽居陰亦正也乃若統攝眾正而尸革之功者此又九五所以為革之大人也故卦德曰元亨利貞而彖以大亨以正釋之此又總六爻之正而尸之五以言革之道夫當革之時去亂而即治舍故而趨新此生常事也然苟揆之人心而然質之天地萬物之理而皆合蔽之古聖賢之說而无異辭則是事也雖若越常異者而有悔也然革之而當又何悔云成湯之既伐於夏也有慚德焉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有悔也而仲虺則曰天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道此則悔亡也夫革道患不當爾苟當也則雖成湯有南巢之役可以无慚又況天下之事所謂小小變革也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又曰大亨以正此言革道之善也夫世事之推遷而天地之變易也故彖於此又以天地之革以明湯武之革焉夫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雖曰寒暑之不同而二氣之相推四時以成則一而已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雖曰世代之不同而其上順天命下應人心則亦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理之當然是也天地聖

人均所不能違也夫天地變易世事推遷以時為大故又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噫知革之時為大則予所謂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信乎其尤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離火也而在下兌澤也而在上故曰澤中有火此即彖之所謂水火相息也時之運於天也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此水火相息之謂也然人皆知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如是也而不知其所以相推相盪之由此歷學之所由設也故夫歷之設也以二至明陰陽之始以二分正陰陽之中以閏

餘定陰陽之終始中終具舉而日月星辰之運動不失其序故天道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而无有乖擾之異矣此革道之明效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則革之初九是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當變革之時宜若可以有為也然其位在下也以能為之才處在下之位而或過為改作之事此豈所謂君子之時中矣乎故處此之位惟以中順之德自守而已可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夫革變革

之謂也其曰黃牛之革則堅而不變此又不革之革也以況則君子在下以中順自固而无過動之愆此所謂時中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无有可愧者矣卦德所謂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則六二與有勞焉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而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夫卦德所謂巳日乃孚云者人之深信乎五也六二所謂巳日乃革之云者二之有功於五也人之深信乎五初无待於持久爲者以二之有功於五也亦初无待持久之勞故也是何也中正之德相革之主成革之功不難而易故也以是而行故有嘉美而无過咎此象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而六二則曰征吉无咎又曰行有嘉也以言革道之善如此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嗚呼吾觀革九三而知革道不可以或過也夫天下之弊不可以不革也不革則弊不去弊既革矣亦不可以過於革也過於革則下不安九三居下體之終所謂革道之小成也而又以剛處剛或過

用其剛爲此革之所戒也故曰征凶貞厲自古不明此戒而或至於過用其剛者多矣夫朝綱不振吏治苟且糾之以嚴可也嚴而不已以至禍及縉紳動罹戮辱者此剛過也奸宄害治罪惡既稔懲之以刑可也刑之不敬以至禁網苛密刀鋸橫施者此亦剛過也戎虜伺釁猾我中夏威之以兵可也兵或不戢以至中外搔擾民不堪命者此又剛過也夫以九居三正也剛而或過得爲正乎糾吏治以嚴懲奸宄以刑威戎虜以兵正也嚴而不已刑之不敬兵之不戢得爲正乎然則處九三之時者宜如何曰當以危厲自警而无愆於是正斯可

矣故又曉之曰革言三就有孚蓋以革道言之自初至三已三就矣謂革道之小成也有孚謂亦以著信於人矣此豈可以復有往歟故象又申之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九三征凶之戒不其著明矣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近君之位而當水火相革之際事之可悔者從而革之革之而當故曰悔亡夫處近君之位而所改革者何事也曰子從父之令不得謂之孝臣從君之令不得謂之忠惟四也近而親五以同德佐上而其孚信素結主心故上有所命當改則改之在我不爲嫌而在君子亦不爲疑嫌疑兩忘此所以吉也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夫事君之道以誠信爲本又況居獻替親密之地命在上出也而我乃得以改之自非孚信之志素結主心安能有此吉乎唐太宗嘗欲以鄭仁基息女爲充華典冊已具魏證言之帝即詔停其冊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迎之證又言之帝追止其詔至於遣使立葉護可汗也使者未還復遣使諸國市馬證又言之帝爲之止凡此類者所謂改命也然苟非證也展盡底蘊不事形迹而剴切之誠上當帝心則改命之吉未易至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有大人飛龍之象革之九五有大人虎變之象均是人也而象則異云者亦各乘其時故也夫革之五革命之主也特爻辭不顯言之爾蓋其爲德也大故其發見也亦大當此之時舉事應變文理昭著猶之虎變也炳然之文有不可揜而其威信所格罔有不服故无待於占決而知天下有信順之心焉噫非上順天心下應人心其孰能變化感通如此其至矣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上六革道之大成也又不特九三革言三就而已也故以君子小人並言之以言革之成效也見於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如豹之變其文蔚然而向也君子隱於巖穴遁迹自晦今也離隱而之顯盛也向也小人苟免虐害怫然不服今也去虐而歸仁中悅而誠服曾无矯飾之態故革去面從而以悅順之心從乎君也夫舉天下之君子小人莫不皆有所革如此斯革道之大成也當此之時豈可復有所往哉務在鎮靜以安人心以漢承秦之後蕭規曹隨以興清靜之化可也夫苟昧此則斯

民又未有息肩之暇矣故又戒之以征凶居貞吉
蓋天下之弊始則患乎不能革故六二應五當革
之任則勉之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也故
九三上六俱以征凶戒之然三之征凶則曰貞厲
而上之征凶則曰居貞吉者革於三則防其剛過
於上則以陰靜終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也者致潔以養人之具也故鼎有新義凡天下
之事所謂日用而日新者必曰鼎新以其致潔故

也序卦曰革物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是也易
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其卦有取於鼎焉古
者制器必取諸象鼎之爲卦也實具鼎之象焉故
以全卦觀之則分植乎下者足也初六是也完實
乎中者腹也二三四是也對峙乎上者耳也六五
是也橫亘乎上者鉉也上九是也夫物有足有腹
有耳有鉉非鼎乎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以
言鼎之象也以二體觀之則巽爲木也而在下離
爲火也而在上以木巽火而火出乎木則又鼎之
功用見矣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離巽二體
言鼎之用也夫鼎之爲用至重也天下莫不用之

然惟聖人爲能極其用故繼之曰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蓋以是惟新之命而畀之聖
人者上帝也故聖人必有以享之然於享上帝必
曰亨而養聖賢則曰大亨云者孔氏疏義曰享上
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周徧
故亨上加大字也朱子發曰以享上帝之心推之
以養聖賢人有不樂盡其心者乎其曰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又即鼎之用以言惟
聖人爲能極其用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則即巽離之用與六
五之柔中以言卦德之所以元亨也夫鼎之爲卦

巽下也故有人君卑巽下賢之象離上也離爲目
又六五鼎耳也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夫人君能卑
巽以下賢則天下之賢孰不爲吾用哉故以天下
之耳爲耳則其耳聰以天下之目爲目則其目明
此所謂巽而耳目聰明也夫人君之耳目既聰明
矣則以柔居尊位无愧也故柔順之道巽於下則
爲下賢進於上則爲六五而且得中焉以與九二
剛中之賢居相應之地此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
而應乎剛也夫巽而耳目聰明則巽之效也柔進
而上行則柔之效也得中而應乎剛則中之效也
鼎之君具此三者故卦德曰元吉亨而彖曰是以

元亨也蓋謂之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河南曰凡卦離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也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斯言也不惑於卦變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夫鼎之爲器也其形端正其體鎮重其用日新故鼎之㚐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巳矣其位既正則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變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故曰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鼎之最下趾之象也鼎當致用之初也傾而倒之去其故穢以取新潔故曰顛趾夫趾顛則鼎覆矣此宜若非順道也然時乎當顛也則於理爲未

悖也故穢者不去則新入者亦穢矣庸可以顛趾爲嫌乎故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其在人則棄不善以從善也夫鼎趾之顛不正者也然出否以從貴則雖顛未悖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蓋妾非正者也猶之鼎之顛也然而有子焉則不正之咎可无也何者有可貴者在也故夫善之出於不善也君子不以尤前之不善也而棄夫今日之善若追其前日也而尤之則殆非棄瑕錄善之道也蘇東坡曰聖人之於人也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騂其角犂牛之子可也朱子發曰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實居中此鼎之有實而居中者也夫受任而得中則任无過分而能有其實矣否則必致滿溢之愆如九四之覆餗實何有焉此君子所以貴於自謹也故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若九四不知自信而有覆溢之愆則所之之不愼故也我仇謂六五也四繆當高位重任而上比乎五其得君亦既專矣五欲下應以助二而四實閒之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夫五之不我能即則惟四之是

即可知矣此過分之任莫大之責不以加之二而四實當之故二也得以適當其分而无過其實而不失之也故曰吉而象曰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夫五之有疾乃所以爲二之无尤使二也不知愼其所之而冒越以干五則過分之尤終亦有所不免矣其能无尤矣乎王輔嗣曰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量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有才德亦有分限若職事過其才分則亦有曠官之謗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二鼎實之得中也九三則鼎實之將盈也而又以陽居陽其實充充然美且甘也是故可食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之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夫鼎耳六五也五以无爲爲鼎之主而尸舉措之功然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上九也九三與上九非其應也故上不以鉉而授之五則五亦不以耳而聽之三此鼎耳之革也革云者謂失其所以相從之義也如此則鼎有滯塞而无行移矣故三雖有美且甘之可食者如雉膏然又何望於見食已乎雖然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乃亨以五之耳目聰明決非棄才之主

以上之剛柔有節亦非蔽賢之士方將陰陽和而雨焉則不食之悔可以虧去而終獲其吉也爲九三者宜守其正以有待焉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實自二至四无餘地矣无餘地則溢溢則覆此理之常也又況以九居四中非九二而正非九三其才與德視二與三固已有慊矣而且居近君之地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其能无傾覆之患矣乎此所以不勝其任下折而上覆也故曰鼎折足覆公餗足初六也四本應初今也鼎折其足此非初之誤四也乃四之累初也餗鼎之實也覆公餗如漢王所謂敗乃公事也夫足折而餗覆則淋漓於外鼎之形體爲之汙辱也任不勝而公事敗則醜惡外見堂堂國體豈不爲汙辱已乎廢興存亡未可知也故曰其形渥凶原其所以至是者何也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故也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夫不度德不量力而遽當其任以致凶患何如其信也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起發三問而文皆應之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居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乃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

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于矣王陵讓平勃以阿呂后意背高帝約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卒之誅呂安劉者平與勃也夫田文陳平方之古大臣雖曰未可然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言與事符亦庶幾於能信者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中虛之德爲鼎之主中則不亢虛則能受此所以居无爲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也故曰鼎黃耳然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既曰玉鉉矣而五又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虛

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鉉即上九也亦猶耳即六五也而諸家乃謂金鉉九二也鼎耳革九三也夫二與三既爲鼎之實矣而復得爲鉉爲耳五與上既爲耳爲鉉矣而復不得專爲耳爲鉉此何義歟又況鼎之形模度數古人蓋於此尤嚴也自鉉至趾其位分固自有次第其法象固自有顛末不應如是之重複而倒置也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爲正非所利歟故曰利貞然則

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爲己之實也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居鼎之上鼎之外物者也非若耳趾之類之相聯屬焉者也此上九之象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也者雖鼎之外物也舍是則不可何者烹飪之事既已也則是鉉也必也勇然相五以尸舉措之功而惟恐其覆功既成矣則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耳之外若无與焉其動也其靜也无適而不得其宜如此也此之爲德蓋不可以一偏名也求之於物必

也謂之玉鉉而後可蓋玉也者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剛柔之有節故也鼎之上九處一卦之外以剛而履柔得動靜之宜此玉鉉在上剛柔之有節也故聖人於此侈言其功而曰大吉无不利蓋鉉也而金爲之特爲其剛而已猶未足以語其德之全也語其德之全而有剛柔之節者非玉不可古之君子不以祿位累其心時然後應功成而不居動靜進退无適而不利者蓋其德全故也此上九玉鉉之象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者陽始生之卦也夫陽生必自下始故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其在六子則為長子謂一陽之始生也然陽剛非居下之物也故有發動之義其取象也則於物為雷雷之為物也奮擊以達陽氣則震之一陽處重陰之下之象也上下皆震是為重震故大象又有洊雷之象夫陽動於下其勢上達故震有亨之道焉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指初九居重震之初以明震之所以亨也夫笑樂不能生笑樂而所以生笑樂者恐懼也初九以剛明之才居長子之任當震動之初而震懼之來虩虩然其恐懼也則其與魯哀公所謂寡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異也豈不足以致福乎故以笑言啞啞繼之蓋始於恐懼終於笑樂者此先後之序而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又再申震亨之義也夫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懼在人也警諸我者无失則施

諸人者无嫌矣猶之雷也震及百里遠者驚邇者懼其威浸廣矣故夫邇之懼則自初九之身始遠之驚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可於上六見之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眾下之所服者眾則出而守宗廟社稷而主其祭祀也又寧懼於喪乎此卦德所以有不喪匕鬯之吉也程河南朱子發徐氏皆云彖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上文脫不喪匕鬯一句以文義考之是也夫有國之事祀為大大器之重長子是主故長子之出也而宗廟社稷之主在是焉匕詩所謂棘匕也謂以棘薪為之所以登鼎實于俎也鬯書所謂秬鬯也謂以秬黍為之所以灌地以求神也二者皆所以祭也而長子能不喪之焉可以守宗廟社稷可以為祭祀之主矣吾原其所以可則亦始於恐懼終於獲福而已矣不然則宗廟也社稷也此豈可以慢易守之歟昔者成王蓋足以語此矣嘗觀之詩清廟之祀執競之祀此有事於宗廟也載芟之祈良耜之報此有事於社稷也而天下後世徒知成王能守宗廟主祭祀如是也而不知清廟之作固有所謂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懼我將之享又有所謂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懼則成王恐懼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嗚

呼此其所以荷太平之休享假樂之福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上下皆震故曰洊雷洊雷與水洊至之洊同蓋一坎既盈復至一坎謂之水洊至一雷既震一雷繼之謂之洊雷也君子之法此象也則亦有不一之恐懼者矣故曰以恐懼修省蓋恐懼云者作於其心此一恐懼也修省云者見於行事此又一恐懼也夫然後有合於重震之象李博士曰詩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知恐懼而不能修省則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非所以為恐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成震之主也以剛明之才當震動之初疚心於恐懼而盡卦之德故爻之辭即卦之辭不嫌其重襲而夫子亦以所以釋卦者而釋爻不以重襲為嫌也或曰九四亦震也聖人何不以此予之曰以陽居陰震遂泥也恐懼有所不足矣解見卦彖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夫當恐懼之時人皆怵於有所喪而君子則獨安焉而不之懼者蓋吾有所謂深足恃焉者存也夫其所恃者何也曰在已者足恃則不肯役於得喪之間以失其正而惟正之是守在人者足恃則知其必不以不正之禍而加諸守正之人初九震之主也以九之剛威動而上奮孰禦之者而六二乃以至柔當其鋒岌岌乎殆哉而其喪失者多焉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何者彼方來而我乘之故也然六二方不降其操不移其守而安處自若曾不怵於所喪而有躋于九陵之勢與所謂勿逐七日得之理焉曷為知其為厲也而反躋之又曷為所喪之既多而所得之可必也亦曰時雖當懼矣其人亦足懼矣然吾之正或棄而不守此則大可懼也

吾安能舍其大可懼者而惟區區之得喪是計哉此之謂在已有足恃也彼初九也亦將曰吾當震懼之初而自恐自懼之不暇安敢妄加恐懼於人哉況當此時與吾同體守正道為正人如六二者幾人哉在我欲其亨而在六二則所處如此之危在我致其福而在六二則所喪如此之多吾之心亦豈所安也然則六二所以躋于九陵而无患得所喪而无逐者亦賴有此耳此之謂在人有足恃者夫震來厲時也億喪貝勢也躋于九陵勇也勿逐七日得智也以勇處時以智審勢孰謂六二之至柔而勇且智若是乎此无他當恐懼之時而所

恃以无懼者以正自守故也厲危也億多也鄭氏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貝貨也二所有之資也居則其位用則其財也躋登也九陵即初九也九在初其勢上進故曰九陵躋于九陵即象所謂乘剛也勿戒之也逐追也七日者程河南曰卦有六位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得對喪言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曰愛我者美疢也惡我者藥石也六三處兩震之間前之震懼未去後之震懼又來三處其間不敢寧居追尤塞愆故得以起廢立懦神回氣醒而

生理復還矣不其幸歟故曰震蘇蘇既殪而復生曰蘇六三之在震不正而且不中无足取者以斯人而處斯世其見惡多矣然惡之者能使之不遑寧居追尤塞愆乃所以生之也故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然三當此時能自震懼以不中不正慊然於心不敢當位而寧居也夫惟能自震懼則其見於有行也可无眚過去不善以從善矣故又曰震行无眚嗚呼吾以是知天下未嘗有可棄之人也一不幸而生於无事安樂之世耳聞諛言目見諛事居前无喪處後无恐迷年没齒終无警悟以至於委靡不振積尤累釁而比屋皆可誅故不得不爲可棄之人矣豈不謂之不幸矣乎若六三者不中不正宜若可棄矣然生震懼之世處兩震之間動輒震懼遂得以起廢立懦而爲无眚之人此君子所以爲之喜幸也朱子發曰震爲反生三震之極也反生蘇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離下體而之上體其位高矣然比之初九則所慊多矣何也以陽居陰故也夫陽剛震動之物也而反居陰陰則底滯而不能亨不能亨豈震動之義歟故曰震遂泥而象曰未光也夫離下體而之上體宜若震道至此光矣然乃滯泥而未光者

是則其在己也威德雖修而未隆也勇斷雖行而或止也其在人也衆心雖服而猶疑也羣情雖畏而尚玩也此震道所以爲未光也以唐憲宗之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而捍命者誅悔過者服固可稱矣然淮西既平而驕侈浸生信用非人而功業不竟故史臣止稱之曰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已夫威令之復振也而曰幾云者未光之辭也豈非有所泥而然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之成體雖在於初九九四二爻而得尊位大中

以主天下之動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能主天下之動者以是大中故也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恐懼戒謹務危其行往來之間不敢失足則能无喪其所有之事矣蓋五之所有之事者不在乎他在乎中而已矣中之爲道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得之而照臨維斗得之而不窮堯舜禹得之而相授受皆在此一事耳苟於此事也而无或喪失之焉則其大者在我矣故曰億无喪有事而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億大也六五之所謂大者在於中於其大者而无喪焉則隨宜隨變而不越乎時中此所以能主天下之動也然則非能於往來之間而務其行則亦未易至此故先之以震往來厲而象曰危行也而後繼之以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以陰柔之才居震動之極中无所主而驚懼之甚者也夫中无所主則外有所眩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夫以中无所主之人驚懼既甚何往而可哉故戒之曰征凶然處恐懼之外而恐懼之來未切於己而過爲是恐懼則與其恐懼既至而不知恐懼者固有間矣故聖人於此又以无咎予之而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二剛在下尚遠於己而其鄰若六五者於往來之間如彼危厲故上六覩此鄰戒亦生畏懼則雖凶而无咎矣夫當此之時中无所主而驚懼太甚使其有親己之人恃之以爲應援亦豈至此故曰婚媾有言謂其无與爲應也司馬温公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禍在彼而思在此也楚人滅江秦穆公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謂乎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凡物處不當其所則動震之一陽是也當其所則止艮之一陽是也艮以一陽處當其所於上而二陰亦處當其所於下上下各當其所此艮之所以爲止也以艮重艮則上下二體亦无不然者矣夫天下有當然之理无乎不在在止則爲止在行則爲行惟隨其當然而各止其所止者常得之而拘之者則失之也故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何則當然之理散在行止之間是爲當止之地人能於其當止之地也而止於其所當止不以行

止二其見焉則在止亦止也在行亦止也故聖人於此一言以蔽之曰時所謂時云者亦不過曰當然而然也夫其靜而止也其動而行也均不失其時焉此在我所謂不窮者故曰其道光明彼認止以爲止而蔽於時止之止認行之非止而蔽於時行之亦止者果足與語止道哉昔孟子以可之一言斷孔子之行止久速又以時之一言斷孔子之聖其知夫子亦審矣至其形容之也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夫聖人於其始終之際也皆有所謂條理云者此時止之爲止而時行之亦止也此夫子所謂不窮者宜其道之光

明至於今而猶不揜也艮之卦德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即艮之卦體以明艮止之道也夫背之在人者止於其所不見之地者也人之所以不能止其所止者以其牽於欲也欲牽於前則求其止有不可得故艮之道當艮其背謂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則止於其所不見之地莫或爲吾亂矣王輔嗣所謂目无患也是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謂得其所止之地也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此止其所之謂也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當然之理

无乎不在患不知所止焉爾艮之爲卦也上下二體剛柔相敵无相與之義故命之曰敵應夫相應則相親不相與則相背此所以有艮其背之象也艮其背故不獲其身此時止之爲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時行之亦止也何者艮止其所而吾之所知者則止其所而已自止其所之外皆吾所不知故也故夫艮之爲艮也吾知其爲背而已矣又何求於身之獲也哉此時止之爲止也然時乎行之也吾亦未嘗不行也故雖行之於庭除也亦不見其人爲此時行之亦止也行止之閒无適而不得其所也如此於止之道所以爲无咎也夫近而

不相得則凶易之情大抵然也然艮止之時故雖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而不以爲過何者當止故也故曰无咎乃若施之他卦則不能无咎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故曰兼山夫兩山兼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也君子體此象故曰思不出其位程河南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張橫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朱子發曰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

孝皆分當然也耿希道曰不出其位其身止也思不出其位其心亦止也所以象兼山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蘇東坡曰艮自趾而上至於輔與咸一也咸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脢艮之輔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則背也艮之爻皆取於動者而已艮何取於動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爲其靜者已見於卦矣夫艮旣以人身取象則初六艮體之極下者趾之象也其體則下其

事則初也夫事止之於初而其止早矣故曰艮其趾當止之初而或不知所止者則必失正而有咎今也止之於初故未至於失正而能无咎也其曰利永貞云者戒之也趾之爲物也在下而好動易於失正而初六不純乎柔非能守正者故當止之初爲之戒云司馬温公曰君子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足腹也處足之陰足之動止而腓實相之者也夫以六居二中且正者也當艮止之時宜若其所止在己而不在人也然九三下體之主也故二之行止係乎所主而己不與焉猶之腓也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夫以中且正之人又當艮止之時而其所止不自夫己而自夫人曾不能自救其隨人之失則其心宜如何想其退聽以隨夫人也殊非其本心也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而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夫以二之中且正之才而不獲自施而施於人焉於己則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於人則又未甘心而退聽之其憤懣不自足如此者誠爲中正之累者矣古之人或不幸而類乎此者西京之楊子

雲是也吾讀班孟堅漢書見其嘗以清淨无爲少嗜慾稱之矣又嘗以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稱之矣又嘗以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與三世不徙官恬於勢利稱之矣而子雲亦有知玄知默爰靜爰清等語以自稱述吾切意當有漢之季守中蹈正者莫子雲若也夫何新室旣建子雲乃受上而不辭及法言之作乃有明哲保身之語又有龍以不制爲龍之語又有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之語吾竊謂此豈子雲快于其心而爲是言耶蓋亦聊攄其憤懣爾然則能爲中正之累者子雲有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或高或下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无上下之間然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中外无恙故能屈伸俛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而享其无事之樂今也艮其限而有所止焉則上體自上下體自下截然不相關屬而其所謂夤者不得不列矣夤脊肉之下接者也夤之列則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吾見其岌岌焉危矣何者上下二體之相絶則不堪其憂者心也故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蘇東坡曰憂之及心也謂之薰程河南曰止道貴乎得

宜人之固止一隅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者百體之總名也四已離下體而之上體故得總百體而謂之身焉艮其身謂施止道於其身也夫人之一身患不知所止爾如知其所止則能置其身於无過之地以此齊家以此治國以此平天下皆自此身始矣可不知所止乎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太甲自怨自艾之言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古之聖賢施止道於其身也蓋汲汲如此誠知所本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與躬即一物也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説非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之成體雖在於九三上九二爻而以中正之道主天下之止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主天下之止者雖不在於區區之話言而一嚬一笑之微實足以係天下之休戚而召當世之治亂可无戒乎故五在上出命者也其在上體則言語所自出之地者輔也故有取於輔焉夫言輕發而无敘則有悔五施止於輔頬以中正之道自守故有所不言言必中節而无招憂之悔矣故曰艮其輔言有

序悔亡而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或曰五於正有所不足而云以中正也者曰以中故正也惟其以中故正則以此道而主天下之止[illegible]乎何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成艮之主也夫艮至上九艮之終也艮之終則篤實之德愈久而愈堅故曰敦艮吉而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河南曰人之止難於終久故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夫震莫善於初而艮則莫善於終而九三九四不與焉者艮者震之反艮之上九即震之初九故也君子

以是知震賁始艮賁終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易中多以男女夫婦發其義者蓋亦本陰陽而作也陰陽之用見於造化則爲天地施之人事則君臣也而其較然易知者則男女夫婦也然人皆知發生之德皆屬諸陽而抑知陽之不得陰則發生之功將施之何地邪故夫天必得地而後成造化之功男必得女而後有生育之理君必得臣而後致升平之效其相須之勢固如此也然上之所以須乎下者固若是其急也而下之所以往就乎上者亦未宜遽然也何也上之汲汲乎下也則於禮爲无闕而下之或汲汲乎上者則於禮爲深詳故也惟其然也故女子无輕動之失而君子有難進之風此易之所以有漸而漸之卦德所以有女歸吉利貞之辭也蓋漸之爲義未遽然之謂也天下之理於其未遽然之中雖日望之不足也猶之木也始於毫末終於合抱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而其進也蓋亦自有漸也故彖曰漸之進也以言天下之理固有所謂未始遽然者存也女子之歸於人也其始也納采其次問名其次納吉又其次請

期而後繼之以親迎之禮於是夫婦之道始成此所謂漸之進也以此爲進故曰女歸吉也朱子發曰臣之進於君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學君子之進於德未有犯分躐等而能進也而漸專以女歸爲義者禮義廉耻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夫男女之合禮所重焉故君子之仕也亦然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之類也夫不由其道而往則不得謂之女歸吉也安得謂之正矣乎惟其進也以漸則不愆於正矣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則指漸之六爻各得其正以言漸也夫漸之六爻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而初上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而陰下得尊卑之正矣陰陽各得其正此所謂進得位也此所謂進以正也夫位位也而正則道也有是道而无是位則功无自而成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下无所觀法矣故夫所謂有功者必曰得位而所謂正邦者必曰以正也位猶馬也正猶轡勒也有是馬矣而致遠之功固在是矣然而无是轡勒焉則顛蹶之患隨之

矣欲正得乎故正邦者位之所賓而漸之利也其位剛得中也此又專指九五一爻以言漸也夫進得位進以正此六爻之所同也然語其位之剛得中也則九五之所獨也夫惟以九居五剛而得中此所以履至尊總衆正而成漸之功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此又合艮巽二體之用以言漸之所以有功也夫止立我之道也巽應物之道也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有止而已矣非能動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則喪其所止而動易窮矣何者不動則无漸進之義動而窮則是躁動也夫漸之義非戒於動也而戒於躁動焉則止於此而巽於彼而立我

應物之道兩得而无遺此動之所以不窮也夫在我有不窮之理則亦无越乎是正而已矣漸之所利者正而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此不窮之源蓋有所自來也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艮爲山巽爲木山固高矣上有木焉則木又出於山之上矣夫木之所以能如此之高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惟其有漸故始於毫末終於合抱而有不可禦之勢焉此蓋止於此而巽於彼之道然也君子將以善天下之風俗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哉賢善之德居之在我而所止於此者既足以爲風化之本原矣而至誠未有不能動者故其美化流行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所謂止於此而巽於彼之道也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之卦德有取於女歸漸之大象則有取於木漸漸之六爻則又有取於鴻漸或取諸人或取諸物所取不同其所以發明漸進之義則亦一也鴻之爲物也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其行有敘往來有時者也六爻之位自初至上尊卑小大各得其

正故有取於鴻漸爲六以陰柔之才初有所進固未離乎下位也故有于干之象干水湄也未得位之象也夫當始進之初進未得位而又上无應援故當以謙卑自處而致其危警之心則於進退之義可无過咎也小子云者此古人之謙辭也湯曰予小子履武王曰予小子發周公曰予小子旦初六以謙卑之志處此下位自危自警不敢妄進而恐失進退之義故曰小子厲也有言猶所謂有說也夫初六之所以自危自警如此者蓋有說也其說謂何亦曰吾當始進之初上无應援故不得不如是之自危自警故也夫如是則於其進退之義

夫何有一毫之失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由于而之磐君子得位之象也磐石之平夷而可據者而鴻也漸乎其上莫安之地也君子覿莫安之地而飲食乎其上則有寬閑和樂之道而无迫促顧懼之憂矣故曰衎衎謂以六居二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剛中之君故居其位食其祿而无愧焉故曰吉夫君子居人之位食人之祿患不稱爾苟在我者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於君而得以行其道則進居其位安享其祿不為

素飽也不素飽猶詩人所謂不素飧言不徒食其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之視六二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陸之象爾雅曰高平曰陸鴻以漸而得高平之地君子得高位之象也然君子之進也不難於得位而難於守正以九居三正也上无其應而比於六四以六居四亦正也而下亦无應而比於九三三四相比疑於以不正而合此漸道之所忌也故為之戒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三與四俱无其應故以夫婦目之謂三也若離其羣往與四合而不復於正道四也亦失於正道而得孕於三而不成乎字育如此則凶矣故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征往也醜類也謂漸之六爻皆无不正三若獨往而不復於正道則是離其羣類也婦人未有孕而不育者四若失其道而得孕於非交此所以不育也三與四各得其正未應至是而易於此必云爾者以二爻既俱无應而且相比故為之戒也既戒之又勉之曰利禦寇夫嗜慾之寇人甚於盜賊惟禮義可以已之使三也以道制慾以禮

制心而不失吾正則四也亦不陷於不義矣此順以相保之道也朱子發曰夫人之所以致非道之交者罔不自己求之我无隙以乘之彼何自而來乎程河南曰君子之與小人比者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利用禦寇然則聖人獨以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之辭而責之九三者蓋謂禦己之寇以自保者乃所以保四也為四禦寇以保四者乃所以自保也凡此皆九三之責也四何與焉此蓋聖人責備賢者之義然也夫三艮之主也貴於知止故發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視九三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木之象蓋四巽體也處艮之上山上之木也然鴻之掌不能握木則位雖高矣豈鴻之所安也而語其所安之地則或得其桷而後可也蓋桷者木之方平而其才之可以中榱桷者然後爲得所安焉爾夫君子之所恃以爲安者亦必曰正而已矣今而進處近君之地以正道居正位則能順事乎上而有所入焉以六居四柔順而正者也又爲巽之主是皆體順巽之德而不失其正焉此所以進處高位而无冒進之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歳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九五得尊位大中故有于陵之象朱子發曰鴻水禽也進而至陵其位莫高焉然非其樂也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焉故曰鴻漸于陵夫五之婦二是也二五以中正相許久矣然當是時也三與四以无應介乎其間聖人方且有失正之戒故二也其進不遽以正自守而至於三歳不孕焉又何遇合如是之難也蓋正者婦之德而孕者婦之功君子之心與其汲汲於有功无寧汲汲於守吾之正故也雖然中正之道有必合之理故始雖難進而終莫爲之間焉故曰終莫之勝吉而象曰得所願也蓋五之所願者願得正臣以爲吾中正之輔而二之所願者亦願以正道而事中正之君故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胡安定釋上九鴻漸于陸而曰陸當爲逵字逵雲路也而程河南是之竊因二先生之意而深考六爻之義則知以陸爲逵者誠是也何者古人之文章多尚音律而於易尤多焉以漸之六爻觀之初之于言二之磐衎三之陸復育四之木桷五之陵孕勝而上之逵儀何疑焉又況上漸之極也而在六爻之上所謂一卦之外也宜有于逵之象不應復爲九三之于陸也爾雅曰九達謂之逵以言虚曠无蔽礙之謂也鴻之漸也于其雲路則翶翔其羽進退可觀故可以爲在下之表儀此於漸之道爲吉也何也其來往也有時其進退也有度蓋有所謂不可亂者存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程河南曰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路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者此賢達之高致

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四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夫易之道貴於不窮而惡於或窮故聖人之於易也於其所貴者則每每援引天地大義而以告夫人於其所惡者則又重爲之戒而以明示夫人是何也所不可滅者天理也所不可不戒者人慾也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也夫惟天理之不可滅也故於家人則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聖人又引天地大義爲歸妹言者亦非他也人之終始又在

於所重故也此之謂天理之不可滅者也吾故曰易之道貴於不窮乃若人慾之縱而能爲天理之害者則尤在於所戒焉爾故於婚則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聖人於婚既曰勿用又曰不可云者此非惡夫柔也惡夫柔之能爲剛害也柔能害剛則歸妹之位不當柔乘剛所以有征凶无攸利之戒也此之謂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不可不戒也吾故曰易之道又惡於或窮夫歸妹之義所以得爲天地之大義云者蓋歸妹合震兌二體而成卦震東方也兌西方也此天地並成之義然也其在人也則震長男也兌少女也古者制嫁娶之禮男

以三十而娶女以二十而嫁故其所歸妹也妹少女之稱也天地之大義而震與兌見之故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此卽震兌相合以明歸妹之義也大抵天地不相交感則萬物之既衰者无自而復與女不歸男則生生之理廢矣又安能前者有終而後有始如是之不窮矣乎故又繼之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又卽天地之大義以明人之終始然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貴於不窮矣乎說以動所歸妹也此合震兌二體之用以示歸妹之戒也夫說者小人之情也其所歸者妹也故說以動然說无紀極而動无止息鮮

有不失其正者故繼之以征凶以言惟說是動則縱其所往莫之知止而凶隨之矣何者失正故也以六爻之位觀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位皆失正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然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陰陽所處俱不當位如此何動而不凶乎故曰征凶位不當也此又言六爻俱不當位以明歸妹之所以征凶也雖然不特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焉以兌之六三而乘初九九二之剛以震之上六六五而乘九四之剛夫以柔乘剛則下制乎剛剛爲柔所乘則受制乎柔剛柔易位尊卑貿亂而家政替矣又何往而利乎故又繼之曰无攸利

柔乘剛也此又指三陰乘剛以明歸妹之所以无攸利也程河南曰夫陰陽配合男女交構理之常也然縱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義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也又曰男女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倡隨之禮此正道也苟不由正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喪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此所以无往而利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又惡於或窮矣乎夫由前之言以觀則易之道貴於不窮由後之言以觀則易之道又惡於或窮聖人懼天理之或滅也此易之所以有歸妹聖人又懼人欲

之或縱而天理之或害也此歸妹之卦辭所以又重爲之戒云噫微吾聖人則天理之盟主伊誰尸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澤之爲物也鍾莫說之性必有所說也而後澤水爲之動搖今也澤上有雷陽之氣既以奮震則澤水從而感動於其下此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程河南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是也然陰陽之相感也雖至於動說而動說之不已則又失永終之道焉何謂永終之道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是也此道或失

而動說不已則徇情肆欲棄禮亂倫女无雞鳴之誨士无昧旦之警而家政日廢醜德日彰矣欲承終得乎君子知此弊之所由生也常生於動說之不已故於女也懼其徂於說而忘其順也則飭之必以禮於男也懼其牽於欲而喪其剛也則其動必以正以此而始以此而終又何弊之有哉不獨夫婦之道爲然也天下之事莫不有弊知其弊之所由生也而致其謹焉則終无弊矣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是意也

初六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下位也九陽德也當歸妹之時以陽德居下位乃諸娣之賢明者諸侯娶妻諸娣從之韓侯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也故初有歸妹以娣之象夫娣不正而合者也故稱跛焉然而能執謙之志以說承上故曰跛能履夫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安恒處分以助承其君而不失厥職以是爲得故曰征吉而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氏釋義曰九二不言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略不言也蘇東坡曰九二亦娣也其不言歸妹何也因初九之辭也而龔氏耿氏又皆指二爲嫡而曰初以娣承二二以嫡承五今以文義考之俱未然也夫九二正得下體中位不應取娣象而六五位上體之中以貴爲行既稱其君矣則所謂嫡者五也二亦不應復爲嫡也然不言歸妹何也曰二處下體中位居陰守常未適乎外所謂女子之賢明而妹之未歸者故爻辭但以女子守常爲正而以幽人象之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正而已蓋以九二賢明之才位下體之中當斯時也何所用其明哉但當居陰守中而自托於幽眇之

地夫然後不失其常矣故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而象曰未變常也蓋謂眇能視者以二有賢明之才未始自鬻自衒而其視不過寄諸幽眇之地以是爲能而已矣此九二所以不言歸妹不取娣象亦无嫡義而獨取幽人以爲象歟幽人猶詩人所謂窈窕淑女有幽閑正靜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蘇東坡曰古者謂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朱子發亦引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夫三下體之高位也不應有賤須之名然以六居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

求歸動非禮也夫女子之可貴者爲其正也順也動以禮也今也六三犯此三不韙其自之曰須也固宜此象所謂未當也夫歸以須六三也歸以娣則初九也若以六三而比初九誠相反也何也初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處常安分用獲其吉三有是乎夫三與初既如是之相反也則雖欲爲娣不可得也宜其惟須之爲也故曰反歸以娣謂三之歸以須與初之歸以娣相反也夫是之謂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二妹之未歸也故不以歸妹言九四妹之可歸而未歸者故曰歸妹愆期何也九四賢明之才雖與二同而所處之位則與二異故也夫二與四皆居陰也何謂其所處異也曰卦爻有六巳居其四以九居四已離兌體此所謂愆期之歸妹也夫女子於歸妹而或愆者何也曰禮以女子二十而嫁或有大故則以二十有三爲節九居四位既離兌體此所以有愆其期而遲其歸之象也何也有時而然而非悖於禮經故也夫生而願爲之有家者女子之志孰无是也然或有待而行而至於愆其期焉者亦各言其志也而已矣故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而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四雖上體

然亦居陰故有遲滯而不遽前之象若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夫子從而諾之曰吾將仕矣夫時之失而日月之逝在夫子豈不知此然夫子之志蓋亦有待云爾故嘗以匱玉自況而曰我待價者也又嘗以匏瓜況其不然而曰吾豈匏瓜也哉則聖人之志非固爲是愆期之事以取誚於人也亦曰遲遲吾行者此非我也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君位也歸妹之處此位也所謂嫡夫人小君位也其尊且貴焉雖然尊且貴也以六居五體謙從禮而无亢滿之失故曰帝乙歸妹子夏傳曰天乙湯也湯嫁妹之辭有所謂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之言則欲其无亢滿之失可知故泰之六五去驕去泰與此爻同象夫惟雖尊且貴而能體謙從禮也故尚禮而不尚飾衣袂所以爲容飾也而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其良在德不在袂也良美好也若娣則以容飾爲事者也袂之良則其德未必如袂也何也其君之娣各有所尚故也葛覃

之稱后妃也不過曰刈穫是中谷之葛以爲絺綌而服之云爾及其薄汚也而又薄澣之以爲后妃恭儉節用之德則其良在德不在袂可知也夫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日君也月則小君也小君體讓從禮而无亢滿之失以況則月幾望也夫五君位也當歸妹之時而以小君位焉可謂尊且盛矣然以六居之則雖盛未盛也則月之幾望是也此非六五之所謂吉乎若夫月望則與日並陰盛則與陽敵此女媧呂武所以亂天下也其禍可勝言哉然其所以至此者无他不知亢滿之是戒云爾乃若歸妹之六五以帝乙之貴行謙遜之德而不失

乎處中之道寧有是過乎故象又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夫婦女之職所以輔相夫子承先祖供祭祀者也故詩之采蘋述其采彼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奠之室牖尸之者有齊季女也禮亦稱祭祀之禮主人親割牲取血以祭而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而信南山之詩亦以此責幽王之不能則夫先祖之是承而祭祀之是供也孰大於是今也上六處歸妹之終勢已窮也居震之極

動不靜也柔弱无能才不堪也陰虛不實誠不存也愚闇處上好自用也有是數者以女言之則承筐无實矣以士言之則刲羊无血矣其如承先祖供祭祀何未見其有所利也故曰无攸利而象則特取虛筐无實以爲言者蓋歸妹上六女子也女子不才重責之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時之極盛者也何謂極盛曰在萬物則爲衆

多在生齒則爲繁庶在幅員則爲廣遠在庶事則爲詳備在人材則爲茂盛在國家則爲殷富在天下則爲平治而在功業則爲光明而盛大也故卦之德曰豐亨而彖曰豐大也夫卦之所以爲豐者合離震而成也離明而震動明則足以有照動則足以有行明動相資此致豐之道也故曰明以動故豐此合離震二體之用以言豐也夫數椽之室非甚大也功力不至則積日累歲而不能成豐大之世其所謂大也固若是其盛也爲人君者苟无其道以致是大則是大也其能如是其盛乎故夫致豐之道惟王者爲能至之何則所尚者大也何

謂所尚之大曰明以動是也非明則无以照非動
則无以行故夫所以致是豐者此道也語其能盡
此道者非王者則不可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假至
也此又即明以動之義以言惟王者爲能盡致豐
之道也夫所謂致豐之王者非六五乎六五以陰
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懼驚憂之象當此之時
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日未中之象也日
而未中則照有所不周當此之時聖人又勉之以
宜日中蓋以驚憂自沮則動有所不足也照有所
不周則明有所不足也此非尚大之謂也聖人於
此又不得不有所戒又有所勉也故曰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此又即六五與震離之象以爲王
者之戒與勉也雖然致豐易保豐難人知今日之
豐生於前日之不豐也又烏知後日之不豐生於
今日之豐耶故聖人於此又因勿憂宜日中之一
辭而別演其義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以示萬世
人主處豐之大戒夫日既中矣則當傾昃月既盈
矣則當缺食此豐不常豐之譬也何則天地之理
時息則盈時消則虛今日之盈乃後日之虛息而
不已之所致也後日之虛又今日之盈消而不已
之所致也是理也此天地之所不能違也故夫天

地之盈虛在陰陽則爲進退在萬物則爲盛衰而
其章章在目可以日夜驗之者則日之中昃與月
之盈食也由是觀之則時消時息而盈虛繼之此
雖天地之大猶不能違而況人與鬼神乎蓋天地
之間聚而爲人散而爲鬼神者此即天地盈虛之
理然也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是也夫觀日月之昃食而知天地之盈虛觀
天地之盈虛而知人鬼之聚散天地萬物之理不
可常蓋如此也不因此之理而知豐之不常豐也
而盡其所以保豐之道可乎何謂保豐之道曰持
其盈守其成如成周之成王是矣夫成周之世以

萬物則盛多矣以四方民則和會矣以土宇則昄
章而孔厚矣以禮與樂則庶事大備矣以人才則
蕩蕩乎其多矣以曾孫之稼之庾則如茨如梁如
京如坻矣以當時之治則既醉太平矣以功業之
盛則又有酌以告成矣此所謂豐大之世而極盛
之時也使其不能持其盈守其成安能保是豐耶
然成王所以持其盈守其成者何如曰吾嘗以詩
考之嬛嬛在疚見於朝廟之言成王不敢康見於
郊祀之什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又見於求
助之作此其故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既至電亦至焉兩者相會而震耀於天地之間
使人掩耳閉目之不暇何其盛哉此雷電皆至所
以爲豐之象也夫震雷離電施之人事則刑獄也
故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然刑獄之事
豈君子之得已也不過將以聳懼夫人而使之皆
知警畏云爾故夫法離明以折獄象震動以致刑
明以折獄則足以照其幽枉之情動以致刑則足
以施其剛威之用震曜並行下皆警畏此所以法
雷電皆至之象也河南曰噬嗑以明在上而麗於
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豐以明在下而麗
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

君子者旅所以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初九明之初也九四動之初也在他卦則陽與陽
爲非應在豐卦則雷電皆至明動相資以成其功
蓋明而非動則明无所用動而非明則動无所之
兩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故初遇四則謂四
爲配主四遇初則謂初爲夷主也配如廣大配天
地變通配四時以言其均敵也夷等夷也猶之曰
莫適爲尊卑也故兩者相遇皆曰主云夫人之情
勢均則不相下不相下則怨隙生矣惟豐之初與

四明動相資故雖勢均而力敵不爲過咎故曰雖
旬无咎旬十日也十日之數天地相函奇耦錯居
而无或羸或踦之處何者適均故也初與四其勢
雖均而非其應往與之遇明動相資以成其功故
曰往有尚有尚云者謂有功也故坎曰行有尚往
有功也是也雖然明動相資以成其功則不以勢
均力敵爲過咎也或有求勝之心而无相濟之意
則相先以相失嫌怨搆而災害生矣此災害不生
於相資而生於相勝也故象復戒之曰雖旬无咎
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明之主也无應而不動有明而无用者也故
體柔居陰以自蔽晦而有豐其蔀之象蔀草莽陰
蔽之地也當明之時而居陰蔽之地不豐其明而
豐其蔀者也日中明盛之時也當明盛之時而所
應者六五昏暗之君故曰日中見斗斗昏見也居
中而主運乎六五之象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
然以陰應陰未能必其見用乃所以自取嫌疑忌
嫉也何者嫌疑忌嫉之心闇主之所不免也明而
復昏故易得此故曰往得疑疾雖然當此之時居
此之位以其見疑見嫉也而遂已乎曰未也程河

南曰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居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上達而君見信之篤爾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後主是也故曰有孚發若吉而象曰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按陸氏釋文云沛古本或作旆謂幡幔也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朱子蘇東坡皆因之又曰沬字林作昧斗杓後星也鄭氏亦讀作昧子夏傳云昧

星之小者胡安定程河南亦云昧微星也朱子發依字林所釋曰昧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夫幡幔懸於上而蔽於下障蔽光明之物也此上六之象也五有斗象上居五後則沬居斗後也則沬亦上六之象也九三以陽居陽有能爲之才者也然當此之時爲豐之主者六五也五既柔暗而三之所應者又上六也則上者既有以蔽乎下而九三雖有能爲之才亦无所施也故曰豐其沛以言其有所障蔽而然也又曰日中見沬以言其所見者微而昧也肱之在人也所以輔佐上體者也所謂右肱尤其有力者此九三以能爲之才而應乎上之象也然三固有是才矣而其所應者昏闇之人也則无以施其用矣此所謂折其右肱也然則當此之時有能爲之才而无所用也又何所歸咎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以言君子之心初无所怨无所尤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者夫豐大之世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三有是才而上之人既无足賴如此則豐大之功何自而可成邪故曰不可大事也人之所恃者右肱也所謂可以大事者此其具也今也右肱既折所以勝大事也者无其具矣故又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此蓋重歎九三有是才而其用不獲施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動之主也當明盛之時處近君之位然其所居者陰也而又位重陰居下故與六二同其象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而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蓋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體柔而居陰而所應者又陰也四之豐其蔀日中見斗者居陰而位重陰之下而所承者亦陰也雖然當明以動之時而四也實爲動之主豈以位不當也與幽不明也而可以已乎曰未也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同德而相濟所謂夷主也四若下而與初遇

則當此之時其爲輔助豈小也未可以勢均力敵
而不下應之也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河南曰六五陰柔居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
賢之象聖人設來章之爻以爲教爾愚竊謂未可
以此罪五也何也蓋以六二九四見斗之象觀之
則五也誠闇主也然當豐大之時所謂以柔闇居
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者則上六之豐
其屋蔀其家是矣六五則未然也何也其所處者
中也所處者中則无自豐自亢之失矣夫古之人
君固有闇而明者矣何也闇者我也明者人也以

人之明而爲我之明則我雖闇何嫌焉固有弱而
強者矣何也弱者我也強者人也以人之強而爲
我之強則我之弱何嫌焉夫惟六五之所處者中
也故雖陰柔也而无不斷之失雖體震也而无過
動之愆此爻辭所以有來章之吉也夫章云者剛
柔之雜而成體者也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六五以闇而資明以弱而資強則
自初至四所謂明以動之才者皆入吾彀中矣何
者蓋吾有以來之故也君臣之相得曰慶有是實
而名隨之曰譽當豐大之時而五也有來章之吉
焉故曰有慶譽吉蓋謂有慶有譽此六五之所以

吉也而象特曰有慶云者舉慶以見譽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之極也豐之極必亢以六居上所謂愚自
用賤自專也其誰與之夫在上曰屋取其能覆而
已矣今也豐其屋翔于天際亢高之象也在下曰
家取其可居而已矣今也蔀其家掩蔽其内幽闇
之象也夫屋雖豐而家則蔀則莫之與居矣故又
曰闚其戸闃其无人闃寂也以言居幽處闇亢高
自絶而人莫之與也故曰自藏也謂之自藏則非
人之遠己也乃己之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人

猶不之覿焉欲无凶得乎此九三所以甘心於折
肱而无所歸其咎也然則程河南所謂陰柔居尊
而震體无虛己下賢之象也者非六五也乃上六
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
大矣哉

入而麗乎内者處家之象也故合巽離而爲家人
止而麗乎外者旅人之象也故合艮離而爲旅旅
也者聖賢失位之時也夫君子之道固无往而不
亨然時乎得位則其亨在於天下時乎失位則其

亨止於身故卦之德曰旅小亨而已孟子因周霄之問仕也而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故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公明儀亦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古之人云者蓋指孔子也以其皇皇如也故以弔言之夫孔子以皇皇一旅人今日之齊明日適衛然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故吾孟子得以知其心斷然以或者之言爲非是而曰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何以爲孔子此卦之德又曰旅貞也而彖復釋之曰旅小亨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此則指六五一爻與艮離二體之用以

言旅之所以小亨與貞吉也夫用剛非旅道也故莫尚乎用柔然柔不可過也故莫尚乎得中旅人失位而寄乎外夫苟徒以媚說順從乎人而已也此固柔也而不得謂之得中孔子見南子諾陽貨此所謂順乎剛也然而无失中之柔焉則亨德在孔子矣其在爻也則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屬外體麗乎二剛之間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釋旅之所以小亨也孟子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何者君子有所止也不可以不麗乎明故也故孔子亦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誠如或者之言於

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則旅之正不在孔子矣非所謂麗乎明也故曰止而麗乎明此釋旅之所以貞吉也夫失位者旅之時也亨與貞者旅之義也當旅之時非亨則旅道窮矣非正則旅道失矣故旅之卦德曰旅小亨又曰旅貞吉旅一也而再言之蓋謂其時義之大在此兩者故也故孔子於此又歎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

山高遠之地也火明曜之物也山上有火則明寓高遠足以有照而其勢迅疾不能久留旅不處也故其象如此夫刑非輕用之物而獄非可久留之

地故君子觀旅之象也而得之明无不照之義則於刑也每致其明而謹用之得其迅速而不留之義則於獄也亦隨而決之而不留焉大抵旅道宜慎而不宜留刑獄之事適與相類故象取其義云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眇之才居卑下之位當羇旅之時非所謂行道救世之志也此不過謀小利爲小人而已爾故曰旅瑣瑣夫君子之志固有所謂遠且大者存也何也欲行道以救世故也夫如是故旅道不窮而亨无災而吉若卦德之所云是矣今初六之旅也瑣瑣然也則其志窮矣窮則无動而吉此其

所以自取災害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旅道何修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爲正故也夫旅道患不正爾正則吾无尤於物而物亦莫吾尤也此其所以有安而无危有得而无喪也而象特曰得童僕貞云者此省文之例也而程河南朱子發皆云得童僕之忠貞者覩信之而不疑此於義

固无害然九三喪其童僕貞厲而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則又上之所以遇下也其失固有在也而非童僕不正之罪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以剛居剛剛之過也處下體之上又艮之上自高也夫自高則不能順乎上而上不與故曰焚其次謂離火在上有焚象也過剛不能柔乎下而下不附故曰喪其童僕謂剛止於上无逮下之象也夫易惡亢而戒剛大過剛亢乎時猶不可用也而況於旅乎故九三之焚其次誠異夫二之即次

矣喪其童僕又異乎二之得童僕矣何也以九居三此雖正也然而剛過則於正爲厲故也故象又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蓋謂既已有焚其次之傷矣而又喪其童僕焉此暴厲之過也夫旅親寡之時也朝夕之所與者童僕而止爾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視乎下則彼童僕也亦必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此喪其童僕其人固然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上之於下也能來之而不能留之則上下相視皆旅人也欲其不喪得乎故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九三之厲可謂不仁矣而又當旅之時用其不仁

之術宜其然也或曰九三之與六二固異矣而不曰亡其資何也曰其次既焚資何有焉舉重以見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動之才而居陰靜之位得所處也故曰旅于處然陰靜之位宜若可處也當旅之時旅于外猶未爲得位也資貨用也斧利物也夫君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者也位未得而道未行故雖身旅乎外得其所處而貨利之交至也君子之心蓋亦未快於是也孟子之在齊在梁在薛也兼金之餽

或受或不受其受之也或曰饋贐或爲兵餽以其有辭其不受之也則以无處而饋之也故曰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此四之雖得資斧而我心未始以是爲快也或曰用剛非旅道也而四亦剛也何也曰處上體之下而又居陰位故无亢剛之失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河南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雖君位不取君義此一爻孔子之象也夫雉文明之物也六五離之主故取雉象焉射雉之器也離爲戈兵故取矢義夫有文明之才斯有文明之化聖人之志蓋在是矣然聖人之志雖在於是其如一矢之遺亡

何謂其失位而旅故也春秋之君蓋亦有知孔子之爲聖人者矣若魯哀公衞靈公齊景公楚昭王是也其次則孟僖子季康子楚子西吳太宰嚭之類蓋亦不乏人也然而不能用也故雖終以譽命而上逮乎已也徒足以致旅之小亨而已矣而文明之化卒不見於當世可不爲之重歎矣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之視九三尤爲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爲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以況則旅之好尚自取焚害其義固然也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爲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於其笑樂乎易之時今也以巢焚之故而號咷也其誰與聞邪蓋言剛亢自絕一至於此而終莫之與也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五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八卦之德語其剛柔之履位者无若艮之與巽也何也艮以一剛履諸上位故止於上而爲二陰之主巽以一柔定位乎下故上順二剛而甘處乎下夫在上者能使在下者順之而不我違在下者能順乎上而不之違此豈上之於下也有所脅迫而下之於上也有所畏懼而然哉理之所在不得不然也故卦德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蓋所謂小亨云者指下卦之一柔而云也夫巽以一柔而處卦之下有順入而不迫之義故易以巽爲風上下皆巽是爲重巽故有申命之義今夫風之播於物也夫豈遽焉而已哉披之拂之鼓之舞之在此者有不能自已之誠則在物也亦將披靡動蕩而惟風之從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上之所以命乎下也亦然孔子曰不戒視成謂之暴孫武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必也先後之告戒終始之諄復而後下之觀聽也既熟則順從乎上者斯衆矣王輔嗣所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是也故曰重巽以申命此指上下二巽以言

巽之象也夫巽雖以一陰爲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而亦巽則剛无過剛矣故二與五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巽乎中正爲巽之大人而志行乎下初與四各居一卦之下皆以柔而順乎上夫以初與四之柔處一卦之下以其才則微也以其位則卑也此易之所謂小者小者烏能亨歟蓋皆順乎剛而然也是故居二之位者以大人而爲之臣而初六之柔順之居五之位者以大人而爲之君而六四之柔順之剛中正者之志既行則小者亦亨矣此巽之一柔其在初也所以爲巽之始其在四也所以爲巽之終故夫體此道以有往與夫所以見大人也宜无不利者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此指二五之剛與初四之柔以言巽之所以亨與利也朱子發曰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於九二之剛則不以正予之特曰巽乎中而已又曰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不以大人與二也夫豈知九二居中正之位亦得謂之中正解之九二貞吉得中道也是也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故俱稱大人何獨於巽之二五而疑之乎若程河南之論則不然其曰 如二五之剛中正大人也此則於二五无異辭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以申命爲義彖以重卦言之則曰重巽象以二
象言之則曰隨風曰隨云者前之風既播後之風
繼之相隨逐而不已之謂也亦如洊雷爲重震之
象水洊至爲習坎之象也夫上之所以命乎下者
爲行事而設也將行是事知所以命乎下而不知
所以申夫前日之命焉則觀感之未孚而聽從之
不一吾欲是事之必行而在人者未有不以爲上
之人有所脅迫乎我而强乎我之必從也然則先
後之告戒始終之諄複此豈上之人爲是過巽不
情之舉哉蓋入之既深令之既熟則在我者无拂

民以從欲而在彼者无斁上而從康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初六居重巽之下巽而又巽者也夫巽而又巽亦
有二義而已矣何謂二義曰當與否是也所謂否
者志之疑也所謂當者志之治也志之疑則或進
或退初无決擇此巽而又巽者然也志之治則巽
而又巽云者吾非過於巽也將以審度時宜斷決
物情而未敢遽焉故也夫如是又何惡於過巽已
乎蓋過於巽者乃所以爲決也故曰利武人貞夫
武人以沉鷙而不暴爲貞若過於悍勇非正也夫

過於悍勇則亦不免於亂耳何治之云履之六三
曰武人爲于大君六三履之主故也巽之初六亦
曰利武人之貞云者初六重巽之主故也夫一爻
而具二義者巽之初六之類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昔者孔子嘗有言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夫禮
少有缺失則爲未盡又况禮也者順乎理之謂也
於理焉既順矣若有所未盡又焉得爲順已乎巽
之爲義蓋言順也二之於五以剛應剛在巽之時
或有不順焉則失其義矣故有巽在牀下之象夫

牀所以安也在牀下則退巽而不安乎其居之謂
也二之於五也謹其事上之禮退巽謙抑如是之
甚者非諂也謂吾於禮焉而未盡則事上之道實
有缺失故也故夫下之事上也如人之於神焉史
巫者事神之人也用史巫之道以事上是以事神
之禮事乎上也如是則其獲吉也紛紛乎其多矣
故曰用史巫紛若吉夫孔子盡禮人以爲諂則疑
於有咎矣然世皆倨我獨恭於禮焉既盡則人以
我爲諂无害也何也理之所在人以我爲諂而我
以我爲當然故也故曰无咎謂於當然之理而无
或過也故象又曰紛若之吉得中也所謂中云者

當於理之謂也是道也在巽則爲九二之中位在人則爲孔子之盡禮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又居下體之上非能巽者當巽之時勉行巽事以救頻失故爾夫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則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吝而象曰志窮也盛德之君子則不然謙恭順巽本於自然如孔子之於鄉黨則自然恂恂於宗廟朝廷則自然便便與下大夫言則自然侃侃與上大夫言則自然誾誾以至或與與或踧踖或色勃或足躩或鞠躬或戰色隨處隨當動出而不窮何其盛哉此无他執謙之志曾无不足故也若九三頻巽之吝其志窮也何足以語此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至六四離下體而居近五之位承乘皆剛宜於有悔然柔順无忤居巽之道以此承上則其道上信於君以此與下則其道下信於人此悔所以亡也夫巽道施諸上下舉无少失如此故以田狩之事喻之夫三品之獲田狩之有功也古者以田狩之獲分爲三品一爲乾豆以奉祭祀一供賓客與

充君庖一須徒御此三品也三品之獲遍及上下以況則四之巽道施諸上下而无失也夫四居巽之道如此非特悔亡也而又有功焉可不謂之善處巽矣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出命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得中正之道則下无不從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蓋不正則有悔於貞既吉則悔斯亡矣以九居五貞也故无不貞之悔此所以无不利也无初謂始未善也夫始既未善故不得不有所更有終謂既更斯善矣若初之既善則又何更爲也故繼之以先庚後庚之說庚更革也十日自甲乙至戊己爲中過中則當變故謂之庚蓋庚於五行爲金於四時爲秋金主斷制秋主嚴厲自甲乙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既已備矣庚則能成物之氣當施於此時故華者落之實者完之此有更革而然也夫變更事之大者此豈可易也亦如造物之初戒之警之而不敢忽焉可也蠱造事之初也故以先甲後甲言之巽更事之日也故以先庚後庚言之夫當未更之先也則必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更之欲其善也及既更之後也則又一日

二日至於三日致其戒謹之心慮其未盡善也如此則吉於變更矣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或曰蠱言先甲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日之首而事之始也此有始也庚者十日之過中而事之當更者也此无初而有終也蠱之六五尚夫柔也故曰甲巽之九五尚夫剛也故曰庚楊子雲曰庚斷義甲斷仁是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居下體之中巽而得中則巽在牀下乃以為得故曰得中也上九居重巽之極巽過極矣則巽在牀下乃以為喪故曰喪其資斧資所有也斧利物也所以斷也陽剛則能斷此上九所本有也今也喪其本有失孰甚焉故於正道為凶也夫居上而過於巽此豈通變之道也又為得為正乎曰非正也乃於正而凶也故象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朱子發曰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四世從之至昭公失國无所竄伏蓋處上極巽亡其資斧乃正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夫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柔說外見故曰兌說也卦以亨利貞為德者蓋說有致亨之道謂內外之情交通而无壅也然所利者又在於貞蓋說之非其道則失正矣如夫婦之以淫姣朋友之以諂諛君臣之以媚佞是也惟在我之剛存諸中而无失柔順在外接於物而无忤內外兩得此說之所謂正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指二五之剛與三上之柔以言兌也夫正道之在天下此天人之心也正道盡於此則上之所以順乎天者此道也下之所以應乎人者此道也此湯武所以出斯

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者天人之心寔在於是故也故曰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又即說以利貞以言說之功也朱子發曰夫說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此又極說道之大而其效若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河南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蓋兌澤有相滋益處又曰兩澤相麗交相浸

潤互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朱子發曰兌爲江爲講兩兌爲習蘇東坡曰取其樂而不流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雖剛然居下位當說之時未見其有用剛之失也故曰和兌以言雖剛也而反處下說而能和者也此其所以吉象曰行未疑也者以言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失故也河南曰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此所以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彖稱剛中在兌之下體則九二是也夫以剛居中則誠實之德充足乎內未嘗非道以求說故當兌之時自信有餘而无失己之嫌故曰孚兌吉夫六三陰柔而不正所謂非道以求說者也而二比之疑於有悔矣然二居中自信故雖與三同體而未嘗說之此其悔所以亡也河南曰二剛實居中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朱子發曰夫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以言左右媚說相繼而不絕者也夫以不正之才

居兩兌之間處四剛之際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爲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爲凶而象曰位不當也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厠乎其間而所居之位又高位也豈其當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夫當兌之時九五兌之主也六三上六皆五之疾也當此之時欲去五之疾所賴者誰歟九四是也蓋四以剛德處近君之位則進謀獻議欲去君之疾而後已吾君之疾未去則吾之所以商此二兌也其能自寧已乎是必去此二疾而後有喜也介云者介於其間以剛輔上而欲去此二疾故也二疾既去此九四之喜而天下之慶也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昔楚莊王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日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莊王於是罷淫樂任伍舉蘇從以攻國人大悅此所謂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彖稱剛中在兌之上體則九五是也夫以九居五以陽剛之德而居正中之位所謂剛明之主也寧

有孚于小人之失而致是剝道也哉蓋當説之時近比上六故易於此設是戒也河南曰堯舜之盛未嘗无是戒也是也又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而不戒也有厲云者剝陰消陽也五孚于剝而不之疑焉此危道也故爲之戒云象曰位正當云者此責九五之辭也若曰五以陽居陽位正當也而惟小人之是孚焉則有厲矣豈所宜然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夫兌之所以爲兌者六三上六是也上六之位尤高於三此又陰小之尤見幸者故其爲媚説也必九五引之而後發非若三之左右逢迎以求容悦

也故曰引兌昔者褒姒不好笑萬方皆不笑幽王爲熢燧以召諸侯寇至則舉熢燧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説之爲之數舉熢燧雖得笑於一女而失信於諸侯此所謂引兌也夫引之而後説其无意味甚矣故象曰未光也循之曰以説事人已爲非矣而又待引焉未足多也蘇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説爲兌者故曰來兌言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爲兌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以巽重坎是以爲渙其象則有取於風行水上蓋風行水上无有凝礙其行迅疾而水亦爲之動蕩而流散其在人則奔走而從事之時也夫當奔走從事之時必也有所謂剛柔共濟之才而後致渙道之亨今也渙以九之剛來居於二位而有不窮之義以六之柔得四之位于渙之外體而上同乎五此所謂剛柔共濟之才也故九五於此

得以盡有廟之道居中履正爲渙之主乘巽之木以濟坎險而有利涉大川之功也此渙之所以亨歟萃與渙皆云王假有廟者萃聚也欲祖宗精神之聚於此也故假有廟以享之渙散也懼其散也又假有廟以收之鬼神之理聚散而已矣王者以孝治天下者也故設爲廟祧以萃祖宗之精神於其間常欲其聚而或懼其散此於萃渙而併及之所以起天下孝子順孫思親之心而盡奉先之道也卦德有曰利貞云者九五正位乎上利以正道奔走天下之羣才而成此渙功也彖釋卦德而不及利貞彖辭之末疑有逸文蓋於中孚可見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上下散動渙之象也先王觀此象故爲之設其郊祀之禮以享上帝則神明通矣又爲之立其廟貌以萃祖宗之精神而盡其奉祀之心則散者聚矣河南曰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夫當渙散之初則時未至於渙也居坎難之始則難未至於極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然必有是才而後可初六之才順有餘矣而所不足者健也故必馬壯而後吉謂以壯濟順而後用拯之道爲全然初陽位也六陰德也以陰德居陽位則亦剛柔之不偏也而爻贊獨曰初六之吉順也者蓋多其能因時順勢而亟救夫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彖曰剛來而不窮者謂九二也故爻辭又有渙奔其机之象謂當渙之時九以陽剛來居二位二安靜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此剛來之所以不窮也若以九居二而失所安焉則剛之來不能不窮也豈机之象乎夫惟安靜然後能一天下之動五奠王居於上而二奔其机於下二五以同德居相應之地而各得所安此所以能合天下之渙也豈

非君子拔世安民之志願然歟故象曰得願也所謂悔亡何也曰二居坎難之中宜若有悔然九二行乎患難而不動聲色而卒以渙其難故曰悔亡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爲机龔深甫耿希道洪成李以九五爲机朱子發又以六四爲机此皆未深究夫剛來而不窮之義而知机即二也其則不遠又何遠之求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坎難之極當渙之時志於渙難而出險而其渙也止於其身而已不遑他恤也故曰渙其躬夫渙其躬與渙其羣固異矣然與其不能於其躬如坎之六三險且枕而以危爲安者不亦遠乎故曰无悔上九之渙其血去逖出而渙以无咎與之謂其能遠害也六三與之居相應之地而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其亦慕上九之爲乎其能无悔宜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彖曰柔得位而上同者謂六四也九五渙之君也以陽剛正位乎上以主天下之渙六四五之佐也以巽順居近密之地以渙天下之難故曰渙其羣謂其所渙也渙乎天下之衆而不止於其身如六三而已也此其吉所以爲光且大也夫六四能渙

天下之難則能合天下之渙矣故曰渙有丘丘聚之大也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其吉所以大也夫豈渙其躬而已哉故又曰匪夷所思夷等夷也謂六三也夫四與三均是柔也然三渙其躬而已四則渙其羣而能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豈六三思慮之所及也河南曰四五二爻爻義相須故通言之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朱子發曰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渙之君也當渙之時爲渙之君宜有新民之大命合渙之大政以施諸人故曰渙汗其大號謂其號令一渙而不復反也故取汗爲象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者朱子發曰渙之時民思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他時安居不能順動則有咎矣故禹別九州而始於冀湯勝夏而歸於亳武王勝商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渙一也而再言之者汗其大號取其散所以欲渙也王居正位取其正所以合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禍難既散脫然處无用之地所謂功成而身退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血有所傷也渙其血則能遠去禍害而无所傷矣逖遠也時當避去而猶昧夫遠引之義則亦未能无誇咎也故去必逖出而後无咎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越之時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有一言足以盡天下事物之理曰中是也中則无過无過則可以通行而不窮否則易窮矣易之有節以言事之有所止也所止者何止於中而已矣惟中故亨此卦德所以言亨也夫天下之事不剛則柔剛過則暴柔過則縱惟節之六爻以六三之柔而節初九九二之剛以九五之剛而節六四上六之柔剛柔有節各居其三而九五九二又居二卦之中剛而不至於過此節道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此指六爻三剛三柔與二五之剛中以言節之亨也夫節貴於中不中則過過則苦矣此非人情之所堪也豈可以此爲正乎

上六之苦節貞凶是也朱子發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豈正道也哉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又指上六以戒苦節之過也夫人之情樂於縱肆而惡於止節今也務行乎人情之所惡者而於人情之所樂者則務禁止之凡此皆人情之所難者夫務行乎人情之所難行之事凡易之所謂行險者然有道焉使人於其所難行者行之而不憚而惟上之從焉者蓋有以說之故也夫惟有以說其心則俾之行其所難行者將

如履平地矣又奚以險爲哉此節道之善也故曰說以行險此又指兌坎二體之用以言節之義也司馬溫公曰兌說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說而不知險則民不肅知險而不知說則民不親不肅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說以行險得節之宜也夫節物者无其位則不能行无其道則不可久九五節之位也以九居五於位爲當此節物之有其位也中正節之道也旣中且正可以通行而不窮此節物之有其道也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又指九五一爻以言節之主也雖然節之爲道此豈特人道爲然也而天地之道

亦莫不然今夫天地二氣之運行也十有五日一氣四十有五日一節故一歲之中凡爲氣者二十有四而爲節者八而後四時由此而成使其无節則二氣失序矣制度之立也實似之故十一者取民之制而量入以爲出者用財之度財用於上旣无或傷則上之取民亦无所害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又即天地之節以明人君之節也然則中正也者固節之道而制度也者又中正之道所寓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水所鍾也澤上有水當其分限而止不滿溢也

故爲節之象數度所以爲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爲德發於外爲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於此數君子也則槩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當止之時也初至下之位也九能動之才也夫當止節之時居至下之位雖有能動之才未可動

也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戶庭所處之尤邃而不與物接者也夫有能動之才以時與位之未可者也故謹密以自守而非務爲離世絕俗之事故无過咎大抵通則行塞則止吾非戾通以就塞也當此之時居此之位分所當然故也所貴乎君子者知此而已故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此回居陋巷之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二視初位已得中中則不塞而通矣故有門庭之象蓋門庭之視戶庭已非尤邃故也夫苟以時當止也吾雖有能動之才亦宜如初之不出焉則有

失時之凶矣夫通則行塞則止此君子之所當知也初塞則止二通則行斯不昧於通塞矣而二也亦效之而不出焉則其失時一至於此能无凶乎故象又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至也謂其當出不出失時之至也然九二之剛得中亦未必至是也易特因初九知通塞之義而示之戒云此韓退之貽書少室山人之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說體也而居下體之極失正而不中所謂極乎說而不知節也夫說極則憂來憂之來皆自不節致之何所歸咎乎故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而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君子以禮約己以道制欲非无所說也說而不至於極故无不節之嗟若六三極乎說而不知節何足以語此朱子發曰此爻與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異而意同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夫天下之事不可以勉強爲也而節道尤不可以勉強爲也蓋節而勉強則在己者爲難行而在人者爲難從此非可久之道也九五居中履正爲制節之主而四也以柔居柔正也上乘乎五故剛柔相濟而成制節之功此非有所勉強而然也故曰安節亨而象曰承上道也蓋中正者九五之節道

也六四以柔順利正之德承之而无所違此非安於節者能若是乎其亨宜矣河南曰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彖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蓋謂五也五當位居中以中正之道制節於上在己則安行在人則易從故曰甘節吉謂其无苦刻難行之道故也夫其爲節也无苦刻難行之道則自斯以往可以通行而无窮无窮則有功矣故曰往有尚有尚謂有功也坎曰行有尚往有功是也安定曰味之甘人所嗜

也節之道人所惡也今五爲制節之主能以中正爲之使人樂從如嗜甘味也所以得其吉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司馬溫公曰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不可貞蓋節道至九五爲中且正過乎此則非中正矣上六所處過乎五而極乎險人所難堪者也此所謂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而其道不得不窮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然又曰悔亡何也曰世之單人匹夫行一介之行以佛氏之寂滅老氏之空虛往往自信其說至於老死而不知悔者類皆如此此上六之悔所以亡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六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昔左氏以信不由中責周鄭二國易有中孚信之由中者也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爲中實在全體則爲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於信者也中不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於信爲失矣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此指三四之中虛與二五之中實以言中孚之成卦也夫在人有自然之心天下有自然之理得其自然之心而順其自然之理則說於下而巽於上矣此非誠信足以爲感化之本其能致然歟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此指兌巽二體之用以言中孚之及萬民也中孚卦德有取於豚魚吉者蓋豚躁而魚冥物之難感者也信能感豚魚則其信至矣朱子發曰先王之交萬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信及魚也動物蕃息莫如豚魚信及豚魚上下草木鳥獸无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指豚魚以言中孚之及物也夫誠信之道无所不利仗誠信以濟險難則如乘虛舟而

无覆溺之害矣豈有不利者乎朱子發曰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以越險不如乘舟之爲安仗誠信以蹈大難猶乘木而其中枵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人虛己游世五兵兕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又指卦畫之中虛以言中虛之可以濟難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在人則曰性而在性則曰正而已矣正者中孚之本故中孚之卦德所利者貞而此性之貞發爲是孚无非用中之信也天人相感通之理盡在是矣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又指中孚之所本者正以言中孚之可以應天也夫誠信之道大可以化邦微可以及物高可以應天險可以濟難此非中虛而无所累中實而有所主其效豈足以至是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河南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於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爲中孚之象夫物之感動乎中者无若刑獄之最可惻者也蓋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於此加惻焉而盡吾中心之誠以處之皐陶之稱舜也而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漢法於疑獄則有讞而周官亦有入議之辟蓋不如

是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之刑而加諸不可復生之死非君子所謂盡心者故議獄者所以緩其死謂其有未必死者存也程河南曰君子之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是故中孚之象有取於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夫君子以自信爲本不能自信而汲汲焉以求人之我信則末矣世之庸人淺夫中无所得人之見信則以爲喜或不之信則歉然也夫豈知君子有自信之學也哉九以剛明之才處中孚之初於位則下於事則始也當此之時固宜審度以自信爲本故曰虞吉夫茍未能自信而求信於人則是有他也志或有他則中心搖搖失其所安矣故曰有他不燕謂其信否不卜之己而卜之人故也夫惟當中孚之初必先自信而不變其志以求信於人此初之所以吉於虞也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二五爻義互相發明蓋二與五以同德居相應之地分則君臣也義猶父子也而其莫逆則朋友也故夫五唱於上而二和之則有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之象五有好爵而與二靡之則有爾我之稱夫五與二居相應之地中有二陰爲之隔此鳴鶴之在陰也五以誠信發之於上而二亦以誠信應之於下此所謂其子和之也故象特指之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謂二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五也我謂五也五中孚之主故也爾謂二也五有好爵而與二共之則五亦以中心之孚願應乎二可知也好爵美爵也靡徐音云亡彼反韓詩云共也大抵五有唱於上而二亦旣和之於下矣苟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此孟子所謂士之尊賢而非王公之尊賢者也夫惟上有九五爲之君下有九二爲之臣上下以同德相應而後中孚之化可成此二五爻義所以互相發明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二與五以同德遠而相應三與四以同德近而相比近而相比故曰得敵謂得與四爲匹敵如艮所謂敵應也朱子發亦引子夏傳云三與四爲敵是也夫三與四雖均以陰虛處一卦之中然六三德不當位豈四之比哉故或鼓張而作又或罷廢而止或悲泣而憂又或歌樂而喜此所謂无常之人也豈足與言誠信也哉此无他不中失正而非中孚之所尚故也故象曰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夫陰道畏盈而孚志貴一中孚所以爲中孚者三與四也夫三旣不足與四比矣則四也處近君之位爲成孚之主當以滿盈爲懼而一志以從上故有月幾望馬匹亡之戒夫月望則與日敵矣陰盛則與陽角矣惟月幾望而不至於滿盈焉則得臣道之正矣夫四與三均以陰虛居一卦之中近而相比然處近君之位不惟五之承而三之比焉則孚之志不一矣故爻曰馬匹亡无咎而象曰絕類上也夫兩馬爲匹匹類也詩曰兩服上箱兩驂鴈

行是也凡駕車用馬四謂之駟車兩服在前故曰上箱兩驂次之故曰鴈行今四不三之比而惟五之承焉故有馬匹亡之象謂亡絕其匹類而獨上承乎五也此所以爲成孚之主而无滿盈之咎也然則三雖得敵而四又亡其匹陰道畏盈而孚志貴一也如此夫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中孚之主也近而六四以謙虛承我者也遠而九二以剛中應我者也而五復以剛實之德位乎正當之位所謂以誠信交誠信者也故曰有孚攣如謂自近及遠以誠信之道綢繆固結如相攣引

然也當孚之世有君如此又何過之可言哉此九五之所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巽體也說卦曰巽爲雞翰音雞也禮曰雞爲翰音夫雞謂之翰音者蓋雞之鳴也鼓其羽翰而後鳴猶詩所謂螽斯動股莎雞振羽是也夫雞非登天之物向使鼓其羽翰蓋亦不免於控地而已矣何可長也處中孚之極誠信之道不能悠遠故有是象夫正也者中孚之所利也誠信之道不能悠遠豈所謂利歟於正爲凶故曰貞凶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昔者聖人之重卦也以兌重巽四陽聚於中爻故命其卦曰大過大過謂陽過也以震重艮四陰分於上下故命其卦曰小過小過謂陰過也陽過於中則本末弱也故大過有棟橈之象陰過於上下則上逆而下順也故小過有飛鳥之象蓋易者象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起是義程河南所謂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是也夫陽大而陰小者安能亨哉以過故亨也天下固有越常救失之事如象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不有所過安能亨哉故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然過道又利於貞不利於貞則凡有所過者皆僞也所謂正云者不失時宜之謂也蓋事固有時而當過者過之則以爲當不過則以爲失如夏葛冬裘隨時而已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謂二與五也剛失位而不中謂三與四也二五之柔俱得中位故當小過之時可小事而已故曰是以小事吉也乃若所謂事之大者則非陽剛之才得位得中不能濟也今也三與四俱失位而且不得中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其才又過乎剛故當小過之時不可以大事故曰是以不可大事也夫小過之成卦四陰分於上下故取飛鳥爲象蓋鳥之飛也羽翼分張故小過上下四陰有兩翼之象而初與上皆取象於飛鳥而曰飛鳥以凶又曰飛鳥離之凶大抵過道順行則吉逆施則凶猶之飛鳥也騰上決起時或有遺音焉安能上徹乎此所謂不宜上也何者上逆故也音遺於下下所共聞也此所謂宜下也何者下順故也以卦畫攷之五與上二陰爻下乘四與三剛爻故曰上逆初與二二陰爻上承三與四二剛爻故曰下順

夫過宜然而然則雖過非過也而以逆順爲吉凶此所以取象於飛鳥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夫卦德以宜下爲大吉則以不宜上爲大凶可知何者逆順之不同故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之始也出於地上及其壯也在於天上今也山上有雷小有所過之象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時乎當然故君子不得不少有所過也蓋不如是則不能矯正一時之失矣故夫當過而過不以爲過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朱子發曰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有所過乃所以爲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夫當過而過不以爲過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初以陰柔在下當陰過之時輕動躁疾有飛鳥之象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此所以凶也象曰不可如何也謂不宜然而然蓋甚之也鼎之四不知自信以至覆餗故曰信如何也小過之初不知其不可以至於凶故曰不可如何也皆甚之之詞也下之九三之象凶如何也亦是意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初一卦之始也故有祖象二居其上所謂過其祖也二與初同體也近而相比故曰遇其妣三成艮之主也故有君象而六二居其下所謂不及其君也二以陰乘陽以下奉上故曰遇其臣蓋對祖言之故曰妣對君言之故曰臣妣與臣皆二也曰遇云者適當其時與分之謂也六二或過或不及皆適當其時與分而不愆於中焉此在過之道爲无過也故曰无咎劉仲平博士云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九居三在他卦則爲過剛在陰過之時則不以剛過爲過也故曰弗過夫九三旣不以剛過爲過矣則當以陽剛艮止防過陰過故又曰防之苟失此戒不知預防之道而惟陰之是從焉則陰道過盛莫之止過而陽爲之傷矣故又戒之曰從或戕之凶夫陰道過盛爲君子者不知預防其害於其未害之前及其委己而從之而爲其所害也則无及矣故象又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重爲之戒云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陰過之世聖人閔九三九四二剛之失位而不中也爲之再三以致其戒恐其罹害故也又皆以弗過言之謂當此之時所過者陰也而非陽也然九三之剛弗以爲過者處二陰之上在於防遏二陰爲三者不知防之而反從之焉則有或戕之凶九四之剛弗以爲過者處二陰之下適與二陰相遇爲四者剛不當位不能止遏二陰惟以謹守自處以爲本故先之以无咎之辭而後之以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戒之蓋二陰過盛處一卦之上九四不幸

適與之遇既不能止遏其勢惟以謹守自處爲去小人之道可也苟或不知量時度勢而往往與之角則陽道危矣豈可用此以爲常乎蓋以陽制陰此永貞之道也如九三之下防二陰是矣九四剛不當位又非三比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聖人再三爲君子謀也如此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者朱子發曰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又引陸震云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悼之以俟其復斯言是也大抵四震之主也然所居者陰而又位二陰之下其勢與位俱不足也苟恃剛動之才而輕與陰角此聖人之所戒不若戒謹以俟其復之爲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尊位也當陰過之時而以陰德居之故與小畜同其象而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小畜之所以爲小畜者六四之一陰也而小過則四陰之過也以六居五又陰居盛位故有是象夫陰氣過盛而陽不之應安能和而雨乎故曰密雲不雨西郊陰位也我謂五也自我西郊以言陰之過盛實自五致之小畜曰密雲不雨尚往也以言密雲之所以不雨者徒知尚往故也此爲四戒也今此象曰密

雲不雨已上也則爲五戒也然則陰其可以過盛矣乎羿莽操懿之禍此四賊皆過也蓋自此西郊發之蘇東坡曰已上者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爲密雲而終不爲雨者交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爲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苟无意於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蓋在穴者陰物也所謂五之腹心是也公謂五也五若无他則於彼在穴者弋而取之而去其所謂腹心之隱疾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无也故易於此公之所以救其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四陰之過極於上六又處震動之極豈復有與物相遇之象惟有過亢而已故曰弗遇過之而象曰已亢也初六在下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故曰飛鳥以凶上六陰極以亢豈復能下也哉亢而不已猶之飛鳥也必離之凶而後已謂終離網罟之害也是以謂之災眚河南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爲豈惟人眚天災並至謂天理人事皆然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坎離者天地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既濟未濟者又坎離之用也故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既濟之象水火相交相與爲用而生養之功成故曰既濟其爲爻也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是也故亦曰既濟夫以陽下陰宜若非正矣惟下之者亨之也此以大亨小之義也蓋既濟之世聖賢之功業既成教化已行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至纖至悉无所不亨故卦德曰既濟亨小而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此以三陽下三陰言既濟之所以亨小也朱子發曰彖文當曰

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脫一小字攷之文義當然胡安定曰亨小者蓋傳寫之誤也按彖曰小者亨也當曰小亨而程河南則曰小字在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當從河南夫既濟之道所利者貞故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陰陽各當其位此正也其在人則君子小人各安其分而无失正之嫌此既濟之所利也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此又以三陰三陽當位而言既濟之所以利貞也夫天下之功常成於可爲而壞於无爲既濟之功離明在下无所不燭六二之柔來濟夫剛得中而亨此既濟之功所以吉也及其終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復有所事故以廢怠而止而坎離復作矣上六之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是也此既濟之終所以亂也故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此又指卦之初終而言既濟之戒也胡安定曰創業之主蓋得於憂勤故多吉守成之君蓋生於宴樂故多忽然則聖人特於此言初吉終亂也者將以爲萬世守成之戒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相與爲用而生養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然常人之情每當此時則飲食无營而已寧復

有所思乎蓋謂无復有患故也而不知鴆毒常生
於宴安而馬跌常在於平地其可不預防之乎昔
者益戒舜曰儆戒无虞傅説告高宗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无患此守濟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九剛動之才也故有輪象初一卦之後也故有尾
象當濟之初捊曳其輪進雖不亟也濡潤其尾濟
雖不速也然而君子不之避也蓋以時方圖濟而
吾有能濟之才苟以其難也而避焉則功業何時
而成險難何時而濟乎夫惟如是故於濟之義而
无過咎蓋所以成大功而濟大事者其初不能无

難故雖有能濟之才亦不能亟進而速濟惟其任
其難而不辭此當濟之初所以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陰虛守中既濟之純臣也九五陽盈在上既
濟之驕主也當此之時以純臣而事驕主則在上
者與賢之意或消而在下者行道之志不遂故二
有婦喪其茀之象茀車之蔽也婦人之車喪其所
蔽則不可行五不下應爲二者以中正自守可也
若逐其所喪從物而往則失其素守矣故戒以勿
逐雖然志不行於今亦必行於後蓋中正之道无
終廢之理故易於此又必其辭曰七日得謂先之

喪而後之得也卦有六位往復數之故曰七日七
日而得其所喪此以時變推之也象曰七日得以
中道也者蓋謂二以柔中之道自處而不汲汲於
用捨得喪之間此理之所在有所不能違者故七
日而得其所喪也河南曰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
鮮矣以唐太宗之用人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
斯時也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相爲戾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矣當思有以保其盛可也
不知出此則將勞内而事外勤兵以伐遠故雖以

賢聖之君僅有克獲之功亦不免於有過剛之失
而失於困憊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象
曰憊也夫高宗古所謂賢主也鬼方其小醜也以
賢主而伐一小醜歷時滋久至於三年而僅克之
則其功固不足多而在我者老師費財亦已甚矣
況用小人乎蓋小人之心不過於貪功而肆忿貪
功則生事肆忿則殘民外難未去而内難復作矣
豈不爲濟道害邪故以小人勿用戒之衛霍連年
出伐而漢業已虧此用小人之明驗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已離下體此濟道將革之時也夫濟道將革

則蟒漏實生於此時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義王輔嗣程河南蘇東坡龔深甫皆云繻作濡謂濡漏也衣袽衣之絮也夫舟之濡也必有衣袽以窒其隙漏終日疑懼不忘戒謹而後可以免覆溺之患此舟師之智之所及也濟道將革獨不知其所以戒也而可乎故旣濟六四其象若此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諸家皆以東鄰九五也西鄰六二也而胡安定又以紂居東都文王居岐山言東鄰西鄰者取文王與紂之事也竊以謂東鄰固旣濟之九五也而西

鄰則未濟之六五也何以知之曰以象之所釋知之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曰時云者謂旣濟之時與未濟之時其時旣異則其事之豐約而誠意之所寓自有厚薄之不同故也大抵旣濟之主以豐盈自居雖有殺牛之盛禮而誠意不加故不如未濟之主以謙光爲德雖禴祭之薄實足以受大來之福何者時使然也夫未濟求其濟旣濟不求濟二者雖相鄰而甚相反有如東西之異位故聖人以二卦之相爲反復也而曰此固時使然也而皆自其君致之故於旣濟九五而兼發是義以謂人主持心處己當如未濟之六五而後有受福之實也不然雖有盛禮縟儀抑文具爾此豈守濟之道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夫濟道旣終治極必亂之時也而又以陰柔之才居諸上位其冒溺可知夫處一卦之上故有首象其體坎也坎水善溺當斯時也无救於濟道乃且冒溺以速傾危故曰濡其首厲而象曰何可久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其是之謂乎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旣濟終亂濟道窮矣故序卦於未濟則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道諱窮也如此蓋未濟者事之未然功之未成而不窮之理復自此始故也故卦之德曰未濟亨亨則不窮矣夫未濟之所以能亨者以六五之柔得中故也六五以柔得中故能虛己任賢賴之以濟此所以近而九四以剛而承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在人而亨其成功者在五此所以能亨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此謂二也夫濟道以謹畏爲本故取狐爲象蓋狐疑物也涉而善疑故无不濟汔幾也小狐尤其勇也然幾於濟而未能出夫險之中者是必

有以爲之累者則初六之濡其尾是也故繼之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蓋初居一卦之後故有尾象夫以九二之剛勇自可出險今幾於濟而未出中者是乃初以陰柔无能濟之才見濡於尾猶之勇小之孤固有必濟之才而爲尾所累也夫終之不續則前功廢矣此所以无攸利也蘇東坡曰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是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又指六爻而言也夫六爻如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九二九四上九皆以陽居陰此所謂不當位也然皆以柔應剛剛應柔剛柔之相濟如此孰謂其无可濟之理乎苟能順時度勢上下

内外同力共濟未有不濟者也此所以濟者在人而六五得以享其成功而享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夫水在火上則水火相交相與爲用今也火在水上豈惟不相爲用也而又不當其處焉夫物不當其處則禍害至矣君子觀此象不得不致其謹而而審處之是故辨其物宜使之各居其方而不相侵害是乃善處乎物者也夫當未濟之世濟道未成而禍害先見此豈圖濟之道也哉宜乎君子莫先致謹於此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之初與既濟之初俱在二卦之後故同謂之尾未濟之上與既濟之上俱在卦之首故同謂之首然二卦之初所謂濡其尾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也時方既濟九有能濟之才然不免於濡云者當濟之初不能速濟故也時方未濟初无能濟之才而亦求濟焉此豈所宜哉是蓋不知勢極力殫而淪胥以溺以至於此也此既濟初九濡其尾所以无咎而未濟初六濡其尾所以爲吝而象曰亦不知極也才殫力微曰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若夫未濟九二與既濟初九位雖曰不同而同曰

曳其輪其言則一也何也其才同故也夫當既濟之初雖有能濟之才猶不免於亟進之難況未濟之時乎又況二居險中乎又況初六之尾不能爲吾助而反爲吾累矣乎其不能亟進可知矣然當是時也五以謙光在上而所賴以共濟者外則有四内則有二而已二與四分内外之任故專征伐之權以戡難於外者四也而二不知斡運動之才以濟難於内者二也而四不知時方艱難濟道未成爲九二者又焉得而易諸故雖挃曳其輪體剛居中以行吾正君子不以爲怯也故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至九三濟道已盛猶戒勿輕用其盛未濟至六三其曰利涉大川猶爲未濟也何也六三之才不足以有濟故也夫才不足以有濟則雖位此高位而无補於未濟之萬一有所往則凶敗隨之矣故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然六三旣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何也曰時當然也而三之才則非必能然也夫三處下體之上語其位則甚高語其才則甚歉當此之時居此之位而居之以利涉大川則未必能是焉聖人於斯時而爲是言也蓋亦所以愧耻天下後世之位高任者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者既濟之反故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也是以二爻皆有鬼方之伐然其事則同而其義則異也何也九三勞內以事外而九四則捍外以安內故也故九三則以剛履剛不免於過用其剛而至於憊九四則以剛履柔剛柔得宜故貞吉而悔亡蓋剛柔得宜則不紐於正而吉而用剛之悔可亡矣又何惡於用剛矣乎故誅不庭則震吾之威以用變伐之道雖三年之久而下不告勞大國有賞而功无不報大臣濟世之志皆得以行於此時者蓋有貞吉以爲之本故无可悔之事故也故象又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四之貞吉謂履柔也五之貞吉謂體柔也四有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悔亡五无用剛之悔故貞吉而无悔何者六五體柔居中蓋未濟之謙主也夫惟如是故當圖濟之時謙光下逮而人信之近而九四以剛而乘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故所以濟者有其人而享成功者在乎我離明之德不顯而自光由中之孚不言而自信何吉如之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者程河南曰暉者光之散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謙此六五所以爲未濟之謙主也豈非能用禴於西鄰而有受福之宜而既濟九五之所以不如也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上九濟道既成此武王在鎬飲酒樂豈之時也夫武王在鎬之樂至幽王之時君子猶思之而爲之賦魚藻焉夫豈有不見信於人而容有非咎之者此上九所以有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若

夫濟道既成而无思患預防之念如幽王之荒廢无度而與衞武公初筵之刺焉則沉湎淫佚而有濡首之失矣故威儀一也而有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前後之異焉豈不失是孚也哉故其詩曰不知其秩又曰不知其郵此象所謂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然則飲酒亦一也爲武王則君子思之爲幽王則武公刺之此无他有是孚與失是孚之異故也夫易有三百八十四爻而成書其半陰也其半陽也然易爲君子謀故以乾之初九始焉而未濟之上九終焉者貴陽道也是以聖人於乾之初九也則戒之以潛龍勿用於未濟之上九也則戒之

以飲酒濡首嗚呼吾以是益知易之始終爲君子謀也蓋周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七

序曰歲在戊戌予著易傳訂三十卷其於繫辭序卦雜卦未暇也然早夜思之慊然於中若有所負蓋以謂勤苦述著未及終篇不得爲全書故也越三載歲在辛丑蒙 恩賜第還鄉加我之年茲惟其時日月逾邁不敢不勉噫此續傳之所由作也

淳熙八年冬十月二十有四日丁丑宗傳謹識

繫辭上

繫辭有三繫於卦下者卦之辭也如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是也故經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指卦之辭而曰繫辭也繫於

爻下者爻之辭也如乾初九曰潛龍勿用坤初六曰履霜堅氷至之類是也故經曰繫辭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此指爻之辭而曰繫辭也繫於易後者亦謂之繫辭此上下二繫是也亦如卦辭經謂之彖辭經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而夫子釋彖之辭亦謂之彖曰不以爲異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

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嗚呼予學易至繫辭首誦此章乃知聖人作易之大旨盡在於是无遺蘊也何以明之曰聖人本天地以作易非有他也故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人心之妙用即天地之變化也天地之變化見於萬物成象成形之際與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運

動人心之妙用則爲可久可大之德業其實皆无越乎自然之理而已矣所謂自然之理者易簡是也是理也天得之而尊以位乎上地得之而卑以位乎下人得之則參天地以位乎中而三才之爲三才吾不知所以異矣然則吾於此章知聖人作易之大旨其果有餘蘊矣乎何謂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設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試詳言之夫天有自然之尊而位乎上聖人作易以三奇之乾象之故乾爲天則乾以天之尊而定矣地有自然之卑而位乎下聖人作易以三耦之坤象之故坤爲地則坤以地之卑而定矣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設卦六爻自初至上其位有等威之别有貴有賤而其序不紊此卑高以陳也蓋卑者陳於下則其位爲賤高者陳於上則其位爲貴以天地定體言之則曰尊卑積卑以爲高則曰卑高而卦爻之畫亦自下而上而後六爻已備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天地其初亦

一物爾陽動而陰靜則判而爲二體夫惟有二體也故動靜有常夫所謂有常云者豈足以盡易也哉特謂乾坤剛柔之辨乃陽動陰靜各有其常而然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體然曰斷云者初非謂剛自剛柔自柔柔矣而无待於剛剛矣而无待於柔兩者不相爲用也乃若變動不居剛柔相易則有常之動靜又不足以斷剛柔矣方諸儒之説皆異也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卦即八方之卦而重卦故以一重八遂盈八八之數如以坤重乾是以爲泰以震重乾是以爲大壯之類也此八方之卦各以類而聚也物

諸儒之說亦異也初不知聖人本天地以立爻即陰陽之物而爲物如所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凡麗乎陰陽者无非物也故聖人即是而立爻而以剛柔別之其在六爻則九與六是也此陰陽之物皆以羣而分也八方之卦皆以類而聚陰陽之物皆以羣而分夫然後相親相離或近或遠而情僞不同則吉與凶自爾而生如經曰吉曰終吉曰凶曰終凶之類是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用而下文遂以變化之說繼之易之道无乎不在亦无乎不爲在天在地此易无乎不在也成象成形此易无乎不爲也人皆曰日月星辰此在天所成之象也山川草木此在地所成之形也噫未之盡也物物皆有是象物物皆有是形象與形亦非二物也吾嘗論之矣形之未著者謂之象象之既著者謂之形下文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變化之功天與地相與爲用象與形相爲終始顧其所在如何耳而成功見之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又聖人本天地以論易之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以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又詳言變化之功其在天地循環終始而不窮者乾與坤實尸其任也夫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曰相云者則有常之

動靜是誠不足以斷是剛柔也易之爲易其在兹乎故乾以剛而摩坤之柔則爲巽爲離爲兌坤以柔而摩乾之剛則爲震爲坎爲艮而八卦立矣八卦既立則各居其方而變化終始循環不窮故萬物出乎震以巽盪震則萬物於此乎齊以離盪巽則萬物於此乎相見以至以坤盪離以兌盪坤以乾盪兌以坎盪乾至於以艮盪坎而復以震盪艮變化循環无有窮也孰得而名之所可得而名之者變化之迹也何謂變化之迹曰震雷離電巽風坎雨離日坎月相與爲用播其功於天地之閒而寒暑迭推是也原其所以然則震坎艮三男之陽實本諸乾故曰乾道成男巽離兌三女之陰實本諸坤故曰坤道成女然相與致用以成變化者六子也而尸是變化之功者乾坤也故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繼之夫太始者萬物有生之始也物生之始有是象而未兆有是氣而未形當是時也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成物者萬物成體之後也枝葉具於根荄羽毛備于胎卵當是時也形器既具自此而漸形日長月化莫知其然然非有以作之曷爾哉此則坤之功也夫物之太始亦不一矣而乾之知之无乎不知也夫豈物物而求知之哉隨其自然吾无容心而在物之有始者舉不遺

乎我以此理而知之故曰乾以易知謂其无難也
物之成形亦不一矣而坤之作之无乎不能也亦
豈物物而求作之哉亦隨其自然吾无他事而在
彼之有形者亦不遺乎我以此理而作之故曰坤
以簡能謂其不煩也於乾曰易於坤曰簡自然之
理亦非有二也乾始物坤代終隨所寓而云爾雖
然自然之理其在天地者然也聖人奚取焉取其
在人心者與其在天地者本无以異也故又發明
乾坤之易簡人能盡之以成德業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自然之理在天地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自然之理在人心也夫自

然之理既云易矣夫何難知之有既云簡矣又何
難從之有人之所以異於天地者心志本來簡易
故也吾嘗論之矣易之爲易乾坤是也乾坤之爲
乾坤易簡是也易簡之爲易簡又吾心之所以自
然者是也知吾心之所以自然者則乾之易坤之
簡在我而已其所以成德業而參天地者又何難
乎人以是理爲難知乎生而无不知愛其親長而
无不知敬其兄愛敬之外初无異事夫豈難知也
故曰易則易知又以是理爲難從乎即无不知愛
之心以愛其親則爲仁即无不知敬之心以敬其
兄則爲義夫豈難從也故曰簡則易從是理也非

難知也故非獨吾之親吾之長於我也而有所親
而人之親人之長於我也而亦有所親此无他易
知故其相親信也亦易若夫禽獸之爲物或可馴
而狎也然其中有不可測者存終非可親也故曰
易知則有親是理也非難從也充无不知愛之心
以爲仁則仁滿天下而有不可勝用之仁充无不
知敬之心以爲義則義滿天下而有不可勝用之
義此无他易從故其所成就也亦易若夫暴虎而
馮河人或能之也然終非可爲也功何有焉故曰
易從則有功曰有云者實然之辭也凡人之情不
相親信則雖朝夕焉不可也烏可久哉苟相親信

則不膠漆而固不纆索而附矣故曰有親則可久
天下之事勞而无功則雖計纖悉之效不可也烏
可大哉苟爲有功則積微以至著由近以達遠矣
故曰有功則可大曰可云者決然之辭也久焉者
是理之存夫吾心未嘗一日忘也雖與天地同其
久長可也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大焉者是理之
見夫日用未嘗一日忽也雖與天地同其廣大可
也故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德與業非有二物也猶
之易與簡亦非有二理也曰賢人云者以言非賢
於人不能進是也猶之孟子謂能勿喪爾必曰惟
賢者若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禹湯文王

孔子氏之所以聖亦皆自此塗出也由是觀之則天下之理其有外於乾坤之易簡矣乎吾於天下之理既已有得則吾之德業配天地之高厚吾之中處參天地之高卑仰天俯地寧有或慊矣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則予前所謂本天地以作易正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而聖人作易之旨盡在於是豈虛言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前章既言本天地以作易所以發明人心之妙用要其成功則與天地參此章復言作易之中所示无非天理人能盡之則居處動作无適而非中矣聖人之有望於天下不其至乎夫有是卦則有是象易之爲卦也不一則其爲象也亦不一然是卦未設則是象也何從而觀之所謂卦之象者其在物也則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與夫爲馬爲牛爲龍爲雞之類其在人也則爲父爲母爲男爲女爲

君爲臣與夫爲首爲腹爲耳爲目之類其在理也則下文所謂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是也卦之始設能觀其象而知其此爲吉此爲凶此爲悔此爲吝與夫變化剛柔之所以然者聖人也如古今之君子欲觀其象而无可玩之辭則安知變化剛柔吉凶悔吝之所以然哉此卦之既設而辭又不可以已也聖人以是不可已之辭或繫之卦下也則爲卦之辭或繫之爻下也則爲爻之辭卦爻之辭有所不可已者非有他也明吉與凶將以使夫人知所趨避故也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矣舉重以見輕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易者變動不居之道於六爻爲見之所謂六爻者九六以剛柔相推是也陽爲主陰爲客剛推柔也陰爲主陽爲客柔推剛也此變化之所由以生也故下文以吉凶悔吝變化剛柔之四象爲六爻之動夫見乃謂之象於其見者而觀之則凡隱而未彰者皆可以類推矣故夫得失之理微吉凶之驗著觀易之吉凶而得失可知故吉凶爲失得之象也曰失得云者易之道貴於因失而爲得猶之曰卑高即積卑以爲高也憂虞存乎人心悔吝見於行事觀易之悔吝而憂虞可知故悔吝爲憂虞之象也進者不驟進也退者不驟退也若夫變化則昔之進者今且退

矣昔之退者今且進矣故又觀易之變化而知進
退之漸此變化爲進退之象陽明爲晝陰晦爲夜
晝夜循環无毫髮之間而有晦明之異此剛柔相
推不窮之道也故又觀易之剛柔而知晝夜之別
此剛柔爲晝夜之象凡此數者皆聖人設卦之中
有象其別則見諸六爻之動而有不可揜其詳則
聖人皆於繫辭焉明之夫六爻之動其爲吉凶悔
吝變化剛柔所以示人者莫非天理之當然是謂
時中之道而天地與人皆所不能違也故曰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極中也聖人以是時中之道敎
詔天下君子於此何所容其心哉所居而安者易

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而已矣所謂易之
序者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
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爲一矣苟爲居而不安則
其去也必速猶不居也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
之有所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而與爻爲一矣苟爲樂而不玩則其得也淺猶不
樂也君子居處動作无非天理而易中所示曰象
曰辭曰變曰占皆天理也惟君子爲能觀而玩之
夫變生於象占本乎辭象之在易消息盈虛之不
可泥則謂之變非於象外有是變也辭之在爻是
非當否之不可誣則謂之占非於辭外有是占也

觀其象玩其辭蓄吾之用也此居而未動者之事
觀其變玩其占用吾之用也此變動不居者之事
夫易純乎天而君子則純乎易純乎易乃所以純
乎天也君子純乎天而不能違乎天天亦其能違
君子乎以吉祐之復以无不利祐之宜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前章既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爻變而終之以君

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此章復言彖言乎象爻言
乎變而終之以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雖曰申前言
之所未盡其大旨則无非前後反復推明吉凶悔
吝之理欲夫人之知所趨與所避也夫吉凶悔吝
之理已著而不可揜是謂之象有是卦必有是彖
而彖之所言无非此理也此彖者言乎其象者也
若夫六爻之動惟變所適而吉凶悔吝之別又以
逐爻見之此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得失之理微吉
凶之驗著若非吉凶則是失得也誰與言其所以
然哉悔吝之在人未爲大過也言乎小疵而已於
過疵之微小者或能悔之而不吝亦或吝之而不

悔則吉與凶自此成矣此无咎者本有過也有過而能補其過故无其咎而聖人則因其善而善之吉凶也悔吝也无咎也凡此數者又皆不外乎彖之所言之象與爻之所言之變也雖然爻者言乎其變也而列貴賤者又存乎位彖者言乎其象也而齊小大者又存乎卦夫六爻固有貴而无位如乾之上九有以貴下賤如屯之初九者此亦以變言也如以位言則自初至上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高者貴卑者賤而成列有序此列貴賤者存乎位也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卦之小大雖或不齊而剛柔得位爲

一卦之主則未始不齊也此齊小大者存乎卦也若夫繫辭焉而明吉凶則吉凶之辨舍是辭何以哉介云者細微之物也所謂小疵也小疵形於心憂患恐懼茲惟其時若漸長則憂无及矣凡人之情有所畏者斯寡過无所畏者斯多愆是故以震驚而獲无咎者必以其能悔也由小大之卦觀吉凶悔吝之辭則辭之吉者斯平易反乎此者斯險艱如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則其辭易矣困之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豈易辭哉此无他其爲辭也吉凶悔吝各有所指而非固異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者何險易之地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又言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易之書與天地準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君子之道鮮矣道

之在人初无不足而人之於道不能无限量之殊也然深味此章自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至故君子之道鮮矣凡有十故雖句讀長短之不齊文理昭然而先儒不察妄分劃數不可不辨也準則也易之書所以準則天地故也凡天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彌滿也綸理也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易之爲書彌滿无間綸理有序而天地之道盡在此書故在文爲明在理爲幽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无乎不知故者其所以然也始出爲生終入爲死原始反終而生

死之説无乎不知説者其所謂也大凡物之爲物以精與氣相聚而然也精氣之散則爲遊魂故謂之變即諸物變而鬼神之情狀又无不知情狀猶言體段也程河南曰萬物終始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然則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无非天地之道苟非易之書與天地準彌滿而无間綸理而有序則是數者何從而知之惟其如是故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即易之道也存諸易者如是則存諸天地者亦如是爾故曰與天地相似惟其相似也又何背違之有楊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元之作所以準

易也然而非易是无他求其似而卒不似也求其似而卒不似故不免自相牴牾而多謬於聖人欲其不違得乎自知周乎萬物以至君子之道鮮矣此又詳言易之道與天地所以相似也夫无所不知者易之知也无所不及者易之道也知周萬物无所不知則有過物之知道濟天下无所不及又无過物之道故曰不過道濟天下旁行也知周萬物不流也有濟天下之道而又知无不知而不淪胥於萬物此易之時中也玆其所以爲不過歟樂天安土此又言易之道无適而非天地也夫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宅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

也樂天則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初无冒昧于時之失蓋所知者命也所知者命則无一毫之非吾命夫何哉憂之有安土則傃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初无厭惡不平之念蓋所敦者仁也所敦者仁則无一物之非吾仁又何不愛之有知命命之學也敦仁性之學也故曰易性命之學也而天地盡在是矣天地之化而陰陽二氣之相爲推移是已而易範圍之則易之爲書其模範一出於天地而聖人无與焉故无過差之可指萬物之生雖同於負陰而抱陽也而有萬不同則至不一也曲而成之則亦與而不一故无一物之或遺晝夜之道闔

闢往來无一毫之間而易之爲易无所偏滯通乎此道故也通乎此道則无乎不知故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初无二知也如此則盡天地之妙用窮陰陽之與機无在而无不在故曰神无方无爲而无不爲故曰易无體神與易亦非二物也張橫渠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矣朱子發曰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之經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信也動靜也語默也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爲道然是道非可以他求也求之在我而已矣在我所謂本然之善者乃所以繼是道也在我所

謂同然之性者乃所以成是道也何者善出於道而性无不善故也然仁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仁一於靜也知者見之是道也則止謂之知一於動也至於百姓日用是道也則又習焉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漠然而无所知也要之是道也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歟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子之道烏得而不鮮歟朱子發曰君子之道仁知合體用一兼體陰陽而无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前章言易之書與天地準易之道與天地相似而終之以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日用鮮克知之此章復言易該隱顯絶憂累覆被萬物則爲德爲業流行乎天地之中在易爲乾爲坤在蓍龜爲占在人爲事在變化爲神而終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聖人德之崇業之廣以至於效天法地此即易之盛德大業也是理也非聖人孰能盡之夫易之爲道天地所以鼓舞萬物生成而不遺故曰顯諸仁然其所以然而然者密庸而无迹故又曰藏諸用仁與用即天地之德業也故其見於鼓舞萬物也變化難名此下文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惟其如是故化工之運行初无容心夫何憂云其生其殺咸其自取天地未嘗加毫末於

其間也程河南謂天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是也若夫聖人則成能於天地一物之不得其生則曰此吾之責也故不能无憂張横渠曰繫辭之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天人之道不可以混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故聖人又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密庸之化如此其至也聖人以是說而垂法於易之書故盡發其秘以示夫人惟恐此道之不明吾言之不盡而後學之不知抑以見聖人有憂也故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

新則謂之盛德至於曰易曰乾曰坤曰占曰事曰神此所謂盡發其秘以示乎人也吾故曰此聖人之有憂也張横渠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夫惟如是故其德業盛大也孰禦焉是說也以其變易言之則爲易觀夫四序迭遷八卦相盪而萬物之終始出入咸不外乎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生生不窮循環无端此所謂易也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蓋言萬物自此出也夫萬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兆者謂之象象之既呈者謂之法亦非二物也相爲隱顯相爲終始而已矣故成象者兆端自乾初无不足至於坤則因其

有是法也而效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是也法象既著則吉凶之變可以前知故極天地之數遂知來物此所謂占也如惠廸必吉從逆必凶消息盈虛之理不逃乎進退從違之間故變而能通者常得之窮而不知變者常失之所謂事者即吾之日用是也故曰通變之謂事此又易之在人也人能審此變化云爲无一毫之有戾於易則易有不戾於我矣夫萬物之生不外乎陰陽惟神也變化難明則運乎陰陽而莫知其然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自此以後又申言夫易夫乾夫坤以言能盡乎此者惟聖人也故終之以

崇德廣業之說夫乾爲大矣坤爲廣矣合乾與坤以爲易則所謂廣矣大矣云者必歸之易故乾以健久爲用坤以靜固爲體以言乎遠蓋謂乾也以言乎邇蓋謂坤也然則不禦之功无有窮已乾實以之靜正之體未嘗變易坤實以之此所以爲坤之廣乾之大也廣大之中化出萬有盈乎天地之間靡所不備此又乾坤之功用也而易實該之故又曰備矣經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亦即此所謂廣矣大矣備矣之謂也聖人言此又慮夫人未知所謂乾坤之所以廣與大者何如也復以靜專動直靜翕動闢以

詳明乾坤之言夫陽動而陰靜此乾坤之有常也乃若乾坤合德以成化育之功則未有乾行而坤止也故乾動也而坤亦與有焉坤靜也而乾亦與有焉此所謂合德也然其動靜亦不无其辨焉故乾之靜也專謂其制命自我也及其動也直則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故其大也生於專直坤之靜也翕謂其載物自我也故其動也闢則坤曰含萬物而化光是也故其廣也生於翕闢此又聖人以乾坤之所以爲廣大者而詳示夫人也然聖人又不獨發明乾坤廣大之義如此也其曰變通曰陰陽之義曰易簡之善无非因此廣大以發明

乾坤之言使人即此以知彼也且人有不知乾坤之廣大乎觀諸天地足矣苟知天地之廣大則知乾坤之廣大无或異矣故曰廣大配天地人有不知乾坤之變通乎觀諸四時足矣苟知四時之變通則又知乾坤之變通无或異矣故曰變通配四時以至不知乾坤陰陽之義觀諸日月亦足矣苟知日月之陰陽則知乾坤陰陽之義庸有異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不知乾坤易簡之善觀諸至德亦足矣苟知至德之易簡則知乾坤易簡之善又有異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夫大而能覆廣而能載茲非天地之廣大乎而乾之靜專動直坤

之靜翕動闢其廣大若是此之謂配天地生長揫斂循環不窮茲非四時之變通乎而乾之始物於始坤之成物於終其變通若是此之謂配四時或顯乎晝或顯乎夜此日月之陰陽也而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二者相與爲用乾坤陰陽之義若是故配日月愚者與知不肖能行此至德之易簡也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外初无難事乾坤易簡之善若是故配至德雖然易之理亦一而已矣初无彼此之間又何配之云乎蓋无有所配者理之一致也亦必有所配者將以致乎一也聖人欲人明乎一致之學也故即其所配者而示之欲其

易曉焉爾故斷之曰易其至矣乎以言乾坤之至理即易也是理也惟聖人爲能盡之故繼之以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德吾性也作此易以崇之業吾德之及物也作此易以廣之則與天地同其高明卑順高明知也卑順禮也即知與禮以效法乎天地之崇卑此聖人之德所以崇而業之所以廣也夫天以高明之體位乎其上地以卑順之質位乎其下易以盛德大業流行乎天地之中聖人之德業乃能與天地較崇度廣則是易也又在聖人矣故曰是理也惟聖人爲能盡之原其所以然亦不過於即吾此性而以智禮成之故能

存之而弗失是以或爲德或爲業或效天或法地无所往而不當於道合於義則是道義又從吾性中而出也豈不猶易之行乎天地之中邪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何謂存存猶之曰存之至云爾惟存之至故足以配天地之設位而道義自此而出噫自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張橫渠曰知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又曰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斯可得之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八

繫辭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嗚呼學易至此章乃知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深且至也何也不有其所有而盡以其所有者發之於易故也夫聖人之所有者安在乎曰此性之所見者是也此性之所見而伊尹之所謂先覺也有是先覺故以覺後覺為己任此聖人憂世之心也然則見天下之賾見天下之動聖人之先覺其

在茲乎故易象與爻由是而立焉然則聖人區區於立象與爻何也曰為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使天下後世言无過言行无妄動即是象與爻而有得焉此則聖人作易之本心也夫事物之理寓於幽微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賾也兆於紛錯雜揉之地者天下之動也聖人皆有以見之明若觀火故三奇之乾以天而形容之三耦之坤以地而形容之以至震雷巽風之類其所以形容之者莫不各當其所擬而凡物之宜然者如馬如牛如龍如雞之類各得其所取之象易之有象其是之謂歟會通其適而於時為通若乾之九二出潛離隱則為

天下文明之時若觀之六四觀國尚賓則爲利用賓于王之時凡此之類聖人洞觀其然而典禮於以行焉所謂典禮者時然而然不失乎天之所秩天之所敘者云爾聖人又慮夫人之昧夫此也而繫之辭焉而曰如此則吉反此則凶分别剖斷明以告之易之有爻其是之謂歟夫象之所言者天下之至賾也如言田獲三狐載鬼一車之類近於恢詭譎怪宜若可惡也而聖人之意則於此乎盡故不可惡爻之所言者天下之至動也如言上下无常變動不居之類而其相推相易宜若可亂矣而吉凶之理則於此而斷故不可亂張橫渠曰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蘇東坡曰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於其間其進退屈伸不可必也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可必也故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象物象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吉凶趨避之理已斷於爻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言有物而動惟時則語黙動靜皆中於道此則擬議之功也其成變化乎何有蓋變化者易也易也者天也吾之言動有契於易是乃契於

天也故曰擬議以成變化然則予前之所謂聖人作易立象與爻爲天下後世言動設也其是之謂乎吾夫子既述古人立象與爻之意遂舉易中七爻以實其說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則述君子之言動大過初六謙之九三則述君子之謙謹乾上九之亢反乎謙者也則申文言之辭以警之節初九能以謹密而无咎也又設其不能謹之辭以戒之至解六三小人之不知謙謹而肆爲暴慢者也故聖人直語之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无非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夫君子修身於幽隱之間而其應也見於千里之遠其幾甚微其應甚博此所以

不可不致其謹也故聖人以居其室出其言善與不善以示其戒然曰言而繼之以行者蓋言行者表裏之符也故後文有曰不出戶庭无咎而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信乎言也者其行之表歟樞機之爲物也其所繫甚微也然而一發則昏明中否隨之故曰榮辱之主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之言行一无可愧而誠之所格寧有遠邇上下之間乎此所以能動天地也夫言行至於動天地此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夫所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黙是也同人六二居柔守靜於下而有或處或黙之

象九五體陽履剛於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宜若不同矣然中直之誠得於同人之先此所謂二人同心也故能斷去九三九四之二剛而終之以相遇焉故曰其利斷金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同則言亦必同矣故其臭味相感无上下遠近之閒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爻所以有後笑之說大過初六當剛過之世一柔在下而无忤於物可謂能自謹也故有藉用白茅之象猶之置器於地既安且平則亦可已矣又藉之以茅焉其无咎也固宜故曰謹之至也謂其當大過之時而能過於謹也夫天下之物以其微薄也而棄之則所謂物之

貴重者亦安所資蓋貴者以賤爲本故也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然則謹而勿失初六有焉夫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之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且伐其勞德其功此豈胷中之有所蓄者然邪苟无所蓄則猥薄甚矣若夫謙厚之君子則不然吾雖有勞若未始有勞也吾功雖成若未始成功也非能降己以下人者未易至此故聖人推明其内之所蓄則曰德言乎其盛矣又詳觀其外之所形則曰禮言乎其恭矣夫謙之九三處人下之上有成功之勞或不能致其謙恭以守此

高位安能獲有終之吉乎惟能過於謙厚此聖人深予之也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而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而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言語階亂從古而然故曰言者行之表也當節之初不出戶庭則非特身不出也言亦不出也夫言不出則其密也可謂謹矣苟失此戒則君焉必至於失臣臣焉必至於失身幾事必至於害成此謹節之道必當於其初而致之意

焉是故前文所以有樞機之諭也易之作也亦豈直爲知盜而設邪特曰謙謹既失則有暴慢之行而不免於盜之見侵也故解之六三上慢下暴則爲盜之招聖人所謂知盜者如此而已矣孟子曰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解之六三所謂自求其禍也夫三在人下之上高位也六以陰狠處之非所宜據也故爻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說而繫辭以小人謚之原其所以然者非他也有暴慢而无謙謹故爾夫藏之慢也是爲誨盜容之冶也是爲誨淫誨之者招之也然則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此聖人之作易必欲天下後世擬象而言議爻而

動者蓋慮其失或至於此也乎故曰聖人作易立
象與爻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噫人之言動其
可不致其謹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通志堂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數是理也一定而不
易故是數也奇則爲奇耦則爲耦亦一定而不易
是理也相因以爲用故是數也奇以耦成耦以奇
成亦相因以爲用是理也運行而不窮故是數也
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亦運行而不窮然則數生於
理理寓於數數之所生理之所在也故易於此取
天地之數以爲大衍之數焉所謂天地之數者一
三五七九此天數五也積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
十此地數五也積而爲三十合二十有五與三十

是爲五十有五聖人曰是五十有五數也運之於
天地萬物之間固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本
此數以作易則容有齟齬而不合者故即天地之
數而去其五以爲大衍之數焉然去之者非其去
之也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爲十兩其五也
大衍之而爲五十十其五也則五者在其中矣王
輔嗣曰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是也然數有
體有用一者數之體也體則不動四十有九者用
也用則見於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際輔嗣又曰
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
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是也是數也則

通志堂

於其揲蓍爲見之揲蓍之法以四十九蓍分之左
右手而爲二分而爲二之後乃於左手中取一蓍
掛於小指既掛一矣先以左手之蓍四四而揲之
歸其所揲之餘而扐之復以右手之蓍四四而揲
之亦歸其所揲之餘而扐之再扐之後復掛一焉
故三揲而一爻成十八揲而六爻成凡爻之或陽
或陰皆以所揲之餘或多或少者而爲候故初揲
之餘者不五則九再揲三揲之餘者不四則八四
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老陽三多爲老陰二多
一少爲少陽二少一多爲少陰老陽九也老陰六
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設若於此四十有九之數

加一減一皆不成揲此大衍五十之數所以必用
四十有九也然揲蓍之法必曰象兩象三象時象
閏者以言聖人立法未嘗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
非僞爲云爾故易之作以陰陽爲宗曰象兩云者
以言象陰陽二氣之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氣
之分有陰有陽必有陰陽之中故也曰象四時云
者以言二氣既分中者爲春秋極者爲冬夏故也
曰象閏云者以言積四時以成歲更三歲而爲閏
閏也者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盡之氣故以歸奇
之數象之然置閏之法十九歲七閏凡三歲閏者
一五歲閏者二故大率五歲再閏又以再扐而象

之莊周氏曰易以道陰陽亦是意歟夫大衍之數
既本於天地之數故復以天地之數繼之天數五
地數五以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分也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又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合也張横渠曰一
三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相對合也如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也太元亦曰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
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
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此亦分而言之也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又合而言之也天地之數不
離乎五十有五故二氣之有盈有虛四時之或生
或殺萬物之出機入機皆本諸此此變化由是數

而成也所謂行鬼神者如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
帝少昊其神句芒之類是也是故或執規司春或
執衡司夏或執矩司秋或執權司冬此鬼神由是
數而行也程河南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
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揲蓍之法得五與四是爲老
陽其爲策數一爻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爲乾
之策得九與八是爲老陰其爲策數一爻二十有
四四六之積也故爲坤之策以六爻計之乾爻六
一爻三十有六策則二百一十有六者三十有六
而六之也坤爻六一爻二十有四策則百四十有
四者二十有四而六之也以乾坤六爻之策而計

之故曰凡三百有六十三百有六十之策與期之
日適相當焉故曰當期之日以上下二篇之策而
計之凡爻本諸乾而稱九者一百九十有二本諸
坤而稱六者亦一百九十有二夫陽爻一其策三
十有六以三十有六乘一百九十有二則得六千
九百一十有二策陰爻一其策二十有四以二十
有四乘一百九十有二則得四千六百單八策二
篇總筭則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夫數自一
積而爲十十積而爲百百積而爲千千積而爲萬
自然之理也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故曰當萬物
之數也於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則謂之象於當期

之日當萬物之數則謂之當言各有旨也營者求
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
是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
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四至於少陽數七亦四
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亦四而求之其
數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
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
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
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
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四而

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
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
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
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
皆求之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謂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則三變而一爻成積而至
於十有八變而卦成可知也夫易始於八卦方其
八卦之未重也屯蒙師訟之類隱然而未形當是
時也易之大業未底於悉備故曰小成及夫引而
伸之重而爲六十有四故觸乎其類而長之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凡天地之内百物不廢而治心修

身齊家理國之道隨取而足聖人所以垂法立教
者亦於此乎盡謂之天下能事畢矣信乎其畢矣
故夫顯道神德行此易之能事也而其爲效也見
於酬酢而祐神夫神之不顯者道也今而曰顯道
則所謂闡幽也顯而不神者德行也今而曰神德
行則所謂微顯也易之爲易也在顯亦秘在微亦
彰此其用之爲妙也惟其如是故即其顯者而言
之有應對事物之功未嘗不瞭然而明故曰可與
酧酢即其神者言之有助成神化之妙未嘗不窅
然而幽故曰可與祐神嗚呼孰謂夫聖人本天地
之數以作易其功用一至於是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
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
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

之謂也
前章言易寓於數此章言聖人之道寓於易所謂易者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神之所爲也特患人不之知爾欲知易之神捨變化之道何由而知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此四者易之變化也苟知此道則神之所爲舉可知矣聖人之道亦不外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是非當否各當所指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易之辭則言必有法趨避取舍不可忒泥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易之變則動必中度形容物宜有不可掩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易之象則器必適用吉凶禍福各以類應者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尚易之占則占必知來凡此无非神之所爲也故聖人尚焉尚之者明此道以垂法立教以覺天下後世之不知乎此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言尚易之辭與易之占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言尚易之變與易之象也夫君子於將有爲將有行之時未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可不稽易以致其決乎問焉而以言求決於易也向使易之辭也非聖人之所尚君子又烏知以

言而問之然問焉而以言苟非以吾之精一之誠深知易之爲可信則雖有問焉徒問也今而曰其受命於易也如響之應聲是必有以默契乎易而不專在於言語問論之間也不然何以來物之在於遠近幽深也舉无不知曾无毫髮之間邪故曰至精朱子發曰精之又精謂之至精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七八九六總之爲三百六十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一五以變爲候者七十二二五以變爲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爲氣者二十四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有四與二其三十有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有二爲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有二爲百四十有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夫有行始於有爲有爲始於有思有思有爲者人也无思无爲者天也惟能有思有爲而无於人之累乎其惟易而已易有思者本於无思有爲者本於无爲合五十有五之數本於太極寂然无聲其一不動萬物

莫不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爲六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神謂之至神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與幾夫易聖人體之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盡通乎而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曲得所謂者其能成乎而易至變者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爲者皆然而易至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研幾之效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子發所釋可謂著明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復言易寓於數聖人本之以作易而其功用見於經綸世變垂其法於將來天人之理不外乎是若有以相之故終舉大有上九爻辭而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嗚呼聖人用易之功若此其至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程河南張橫渠及前輩皆云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而橫渠又曰聖人之於書亦不欲併以一說盡慮人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或在此說或在彼說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以是知前輩談經可謂不苟矣夫自天一以至天五此天地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此天地成數也

河南云旣有上五者斯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朱子發亦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乎五十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夫易之爲易非有他也於物則開之明其所以然也於務則成之因其所當然也舉天下之大无出乎是道之覆冒此所謂冒天下之道也朱子發曰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通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而後覆冒此言是也易之爲易如斯而已捨此孰謂之易乎故曰易何爲者也又曰如斯而已者也聖人於此道者則用之以經綸世變故天下之志若未易通也易有開

物之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志无適而不通天下之業若未易定也易有成務之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業无適而不定方其天下志之未通業之未定也趨捨之方動定之際倀倀然適從之无所疑孰甚焉及夫天下之志以聖人而通天下之業以聖人而定其胸中之所欲爲與日用之所當然者了然而无疑伊誰之功邪實聖人有以斷決其疑以致是也故又曰以斷天下之疑凡其所以然者皆聖人有得於易而然也故繼之以蓍卦之德與六爻之義凡物圓則運方則止夫運而有无窮之用者是必有所謂至神者存也故曰蓍之德圓而

神止而有一定之體者是必存諸我者固已无所不知矣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蓍之爲用六七八九惟其所爲而人无與焉非神而何卦之旣設上下內外有不可易而理實寓焉非智而何若夫六爻之爲義則變易以示人使人知吉之可趨凶之可避而无或秘之說此所謂易以貢也韓氏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張橫渠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夫心也者酬酢萬物之君也心有所累則酬酢萬物也不能擴然而大公是心也不能擴然而大公則亦異於易矣夫无思无爲寂然而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聖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黙存於我焉程河南曰密乃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道乃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即密也然則退藏於密此即易之所謂无爲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黙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故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民吉在所趨也聖人惟患其不吉凶在所避也聖人惟患其或凶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爲己之憂患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易之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神

著之德也吉凶隱於未形聖人神以知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蓍矣知卦之德也吉凶顯於旣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又在聖人而不專在乎卦矣故繫辭至此後言聖人之神知而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謂之聰明睿知則卦之知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不殺則蓍之神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聖人之德无乎不備如此宜吾所謂蓍卦之神知咸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蓍與卦也耿希道曰其曰神武不殺何也布昭聖武不免於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神以知來則未然之祥見於其先知以藏往則

已然之戒存乎其後然豈待殺而後知懼哉荀子曰怠慢剽棄則照之以災禍此之謂也夫天人之理備於易而易之神知又備於聖人則夫在天與人者聖人宜无不知故夫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聖人明其所以然爲善得福爲惡得禍者民之故也聖人察其所由致而惟恐斯民之用或至於昧其所趨故假是蓍龜之神以發明人心之神夫神无乎不在在人則爲人心在物則爲神物在天地之道則爲易在易則爲陰陽之不測在聖人則爲聖人之妙用方是神之在物爲蓍爲龜尚棄而未用也人曰此枯莖爾朽骨爾不知其爲神也聖人

從而興之而易由此兆焉人見聖人之興之也亦惟聖人之從而得其所謂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而遂至於趨吉若渴避凶若熱而曰此聖人之前知也而不知此神物之前知也特聖人爲能興之以爲前民之具焉爾然聖人如之何而興之也亦曰聖人以此神物齋戒致敬以神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凡有作用亦皆齋戒致敬不敢忽此神物咸知其德之爲神明而信其所以告我之吉凶也此之謂興神物也前言蓍之德圓而神則齋戒以神明乎神物之德者雖由於聖人而興是神物之德者實神物之固有焉神物固有是德聖人雖不

欲齋戒以神明之夫何以前民用乎所謂前民用者神之所爲也故下文歷言乾坤變通象器與法而極於民咸用之神夫誰能出不由戶戶一也闔則爲坤此斯民之用隱於无用也闢則爲乾此斯民之用見於有用也一闔一闢爲變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拘於一也往來不窮爲通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有所窮也然於闔闢變通之中何者爲斯民之用乎曰是理也見者爲象形者爲器器制爲法聖人體易以經綸世變而垂其法於將來者无越乎此故斯民利用此道而見於出作入息之閒凡所資以爲生養之利者孰不用之而莫知其

用之所以然者此即子前所謂在人在物在天地在易在聖人之神也噫語至於此孰謂易爲无用之說也自易有太極至易有四象復申言聖人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旨朱子發曰極中也太極中之至歟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易有太極四十有九合而爲一乎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是也濂溪周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生陰陰極復動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發曰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凡物有中則有上下有上下則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則有四方有四方則有四維而八卦在是矣此自然之理也

張横渠曰一則神兩則化故太極者一也倍一而二而儀分上下故曰生兩儀倍二而四而象分四方故曰生四象天之東象龍西象虎南象鶉北象龜此皆象也倍四而八而八卦以成故曰生八卦此易生生之理然也卦者掛也掛此理以示人而吉凶有一定之說故又曰定吉凶夫易始於八卦因八而八之則其爲卦也爲六十有四天道之消長萬物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皆不逃乎八卦所定之吉凶則易之大業又生於八卦所定之吉凶矣故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若不可以一言盡也而其說則不離於示人以吉凶趨避之

理而已矣惟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能與民同患而立大功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夫惟易與聖人其大業一也故下文繼之以六莫大之說其所以爲易與所以爲聖人者兼言之夫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萬物在天地閒孰不具乾坤之法象然語其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變之理人事之終始也然語其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凡物有是形容之可擬者孰无是象具是貌象而不可掩者孰无是明然語其象之懸于天明之著乎物者莫大乎日月天地四時日月此易之所以爲易也然非其有是

位則易之道不行非其有是人則易之道不明故繼之以莫大乎富貴與莫大乎聖人夫天下之物亦有所謂崇且高者矣然語其操是利勢以令天下而能使天下莫吾違者非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乎富貴天下之人亦有所謂以是物爲是用者矣而其用不足以利天下語其備百物致民用立爲成器而使天下共利之爲悅者非聰明睿智之聖人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乎聖人然則下繫論十三卦制器必曰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者此所謂有是位又有是人也夫器用之制聖人所以使天下由此趨事而赴功

以享其所謂利也而天下或不能惟利之趨焉此建立卜筮在聖人猶不可以已也且天地之機見神之奥藏於幽賾隱伏深遠之地必欲探取之搜索之鉤出之從而坐致之使吉凶未形之象无不定亹亹不已之緒无不成者其用又孰大乎蓍龜者乎此上文所謂以前民用必在於是與神物也然則以莫大之聖人處莫大之富貴立成器以利天下與蓍龜以前民用則莫大之天地斯與之合其德莫大之四時斯與之合其序莫大之日月斯與之合其明莫大之蓍龜斯與之合其吉凶於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寔優爲之此乎前所謂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不其然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蓍龜之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四時之變通以爲易之爻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日月之懸象以立易之象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天地之法象以畫易之卦也夫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此天地所以示乎人也聖人與民同患獨无以示於人乎故天以象數寓於蓍龜之神物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以示乎人天

地之變化見於四時之運動以示乎人而聖人乃效此變化以爲易之六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見焉以示乎人聖人乃象此垂象而爲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天地以龍圖龜書出於河洛而自然之法象在焉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法象而爲八卦之畫以示乎人曰則云者易之象數即蓍龜圖書之象數其則不相遠也曰效云者效於六爻之動故經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曰象云者象其所以然者也故經曰象也者像也天地之所以示人者聖人皆有取焉而作易以示人故有所謂四象焉四象在物爲木火金水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時爲春夏秋冬而在易則爲元亨利貞然易之示人者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知其說者亦鮮矣故必繫其辭以告之以四象之所以然又從而定之以吉凶曰如此必吉如此必凶斷之於一言之下而使之不昧其所趨焉此聖人與民同患之本旨也夫聖人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而大易以興則天人之理咸備於聖人矣孰能違乎故繫辭至此乃引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贊述聖人之所以有天人之助夫天人之理信順是也天之理行乎自然故所助者順也人之心以誠相成故所助者信也履此之信而思乎順則盡其所以在

人者而不忘乎在天自然之理又能以此道而尚
乎賢此大有上九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
大有盛治也大有上九盛治之極也當盛治之世
六五之君信以發志則所履者信也柔順處中則
所思者順也上九剛德在上而六五下之則所尚
者賢也人君當盛治之極備此三德此所以能保
極治之盛歟故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
作易以經綸世變垂法將来而天人之理㦯備於
我故天人之助无以異於大有之上九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
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㦯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
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乃言聖人作易自以盡言以盡意至於以盡
神㦯明理㦯明用而易无乎不盡自謂之道謂之
器至於謂之事業㦯爲精㦯爲粗而易各有所謂
又自存乎卦存乎辭至於存乎德行㦯在此㦯在
彼而易无乎不存然始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
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是易也夫豈空言
云乎哉由其有言而契之以不言則得聖人所以
有望於天下後世之意矣程河南曰言貴簡言愈
[illegible]遠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illegible]則義
微大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夫書不能盡難喻之言言不能盡難傳

之意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然意之
所寓雖不可以言盡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則象是
也如孟子荅問之言多假於譬喻凡此皆立象也
故以震爲雷則動之意盡以兌爲澤則說之意盡
象一立雖无俟於多言而意自盡矣君子小人之
所以異者情與偽之別也故卦以陰消陽長爲君
子小人之道卦一設而情偽皆不可掩如復見天
地之心則其情盡矣如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其偽
亦盡矣㦯繫之辭㦯繫之爻告之以吉凶導其所
指歸此聖人不能已之辭也辭一繫則向之所謂
難喻之言亦盡矣盡意盡情偽盡言此聖人作易

以明理而无不盡之理也至於利則是理之見於用也神則是用之不可知也夫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之相授受自乾之初九至未濟之上九三百八十四爻之相變易所謂變而通之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變而不通則復窮矣非利也故終曰變通以利言六爻之間盡吉凶趨避之利非變而通之疇克爾邪横渠曰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蓋聖人於天下之動效之以爻而繫之以辭發揮旁通洞極微隱故能盡利盡神此聖人作易以明用而无不盡之用也夫象立而卦設卦設而辭繫以至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凡此皆易之形於可見也究其底蘊則自乾坤始故曰乾坤其易之蘊邪蓋方其作易之初也三奇爲乾乾陽也象乎天而位乎上三耦爲坤坤陰也象乎地而位乎下上下成列則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剛柔變化之理君子小人之道吉凶悔吝之辭皆寓於乾坤奇耦之中乾坤不畫則是易也何自而見之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乾坤者生之本也乾坤不畫則易不可見而乾坤生生之功安得而不息邪夫惟不息則乾坤既畫易自此而見矣故形而上者則謂之道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形而下者則謂之器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然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則易之形見蓋有不可掩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是又易之見於用也夫道降而爲器化而裁之則是器也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也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道也器也變也通也事業也此易之爲易或精或麤而各有所謂程河南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抵通論易道而終於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繫辭又申前章之言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爲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繼之以卦辭變通終之以其人與德行聖人之意豈无待乎夫聖人見天下之賾而立其象然非是卦則天下之賾于何而極之見天下之動而立是爻然非是辭則天下之動於何而鼓之故天下之賾至无形也聖人立是象以象之又設是卦以囿是象而窮極是賾則天下之賾无所逃矣故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天下之動不一也聖人立是爻以效之又繫其

辭以斷是爻而鼓舞是動則天下之動亦无所逃矣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此復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蓋言聖人作易化而裁之則存乎卦爻之變推而行之則存乎卦爻之通然則卦象爻辭者易之書也變通者易之道也即是書以明是道又存乎人焉然曰神而明之者以言此非口耳之餘習也是必以此心之神而明夫易之所以然如復之初九則存乎顏子明夷之六五則存乎箕子革與明夷則存乎湯武與文王也夫惟如是則易即我也我即易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則卦象爻辭又何有焉故夫卦象爻辭之所云者即吾之德行也程河南曰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九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繫首章述聖人作易之意而終之以乾坤之易

簡下繫首章亦然故聖人欲人知變以成功業即聖人因易簡以成德業也夫伏羲始畫八卦八卦成列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之象在於八卦之中因此八卦以一至八六位成章則九六二爻又在重卦之中矣剛即九也柔即六也九六相推所以為變則九六之變又在剛柔之中矣聖人從而繫之以辭而命之於人使知吉凶之所以然而明其趨舍焉則趨舍之動又在乎爻辭之中矣是故大者為吉凶小疵為悔吝皆生乎動濂溪周先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是剛柔立易之本也

易之本一立則乾坤闔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此而爲八卦自此而爲六爻惟變所適而六十四卦之序各以時成故曰趨時所謂趨時者亦欲人辨其吉凶而爲之趨捨爾故又繼之以吉凶者貞勝也夫至不一者天下之動也吉與凶是也欲一天下之動非是貞不能勝之天地日月所謂動物之尤大者也皆不離乎是貞則是貞也萬物本之以成體所謂動中之不動者也故夫變通趨時者乃其動也剛柔立本者乃其不動也天地之道變化无窮可謂動矣然上下之位不變動也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往來不息可謂動矣然晝夜之常不

變動也故曰貞明孰謂天下之動非是貞以爲之體孰能一之乾曰貞固足以幹事是也夫易之作也本於乾坤之剛柔迨夫剛柔相推有爻有象既動夫內有吉有凶功業以成則變通趨時之謂也是故乾德至剛確然而健示人爲君爲父爲夫之道可謂易矣坤德至柔隤然而順示人爲臣爲子爲婦之道可謂簡矣爻之立也效此易簡而已象之立也像此易簡而已謂自剛柔健順之外初无他事故也爻與象動夫一卦之內則吉與凶見乎其外惟能入吉凶之域而不昧於吉凶者則知趨捨之變而功業由此而成矣人其可以不知變乎

未能知變此聖人不能已之情又見乎其辭之所命而曰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然則聖人示人以辭亦不外乎乾坤易簡之理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

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

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章言聖人作易以垂萬世之教此章乃言聖人用易以致天下之利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之於物獨陰不能生獨陽亦不能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地之於物獨剛不能生獨柔亦不能生此天地之德合二氣以成大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天下者必有是位而後是德行焉故聖

人大寶曰位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衆必離而是位也不可以守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德也財仁德之用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故又曰何以聚人曰財程河南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夫天地之生萬物乃所以養人也天地生財以養人而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能使夫人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各得其宜而无乖爭之失者非是義不可也蓋義也者乃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

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弦弧剡矢以威天下是也朱子發亦曰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古之聖人如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皆得其道也故下文繼之以十三卦之制作爲然八卦始於包犧重卦成於文王當犧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蓋三才旣設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是理也邵堯夫所謂畫前有易是也吾夫子發明之爾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作易必本於天地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天地之法象散於萬物而聚見於吾身无所不觀无所不取

而後易之理无遺矣故又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耿希道曰仰觀象於天則所以畫乾者得矣俯觀法於地則所以畫坤者得矣然乾純剛也坤純柔也剛柔未雜也觀鳥獸之文而知剛柔之相雜於是乾坤相索而六子生焉又觀地之宜而知剛柔之異齊於是乾坤六子猶父子之殊體兄弟之異才焉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八卦之理得矣又近取諸身而首足耳目之屬无不契遠取諸物而水火山澤之屬无不類俯仰縱橫遠近合矣於是始作八卦也八卦作則不可測知之妙與无所終

窮之變可見於此故曰以通神明之德近取諸身則以一身可以知八物遠取諸物則以八物可以知萬物故曰以類萬物之情包犧之世其俗飲血而茹毛也然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聖人閔焉故網罟之設而以結繩爲之使之漁魚於川佃獸於山而免山川之害此之爲制則取之離也蓋離爲目目目相附網罟之象而其義則麗也言以網罟佃漁而禽獸麗之也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聖人於是教之耕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興耒耜之利其所以取諸益者蓋益之爲卦合震巽以爲體震木也巽亦木也故或斲之或揉之斲云者欲其適宜

也揉云者欲其能直也而耒耜之利興而後其益无窮矣夫有菽粟者或不足於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此又懋遷有无之不可以已也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致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噬嗑之爲卦也合離震以爲體離明在上則日中也震動於下則爲市也雜卦曰噬嗑食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食貨流通无有餘不足之異矣宋子發曰唐虞氏時洪水之患庶民鮮食然後教民稼穡懋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一揆夫食貨旣備則斯民飽食逸居苟无尊卑上下之分以示之則強弱相陵鬭爭攘奪與禽獸无異矣此黃帝

堯舜氏所以用通變之道使天下之民无有倦怠之心而服勤以事其上至於通變之道民皆由之而不知則又各得其宜矣夫通變之道本於易易也者生生不窮之謂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通變之道而至於久此斯民之所以不倦所以宜之也故舉大有上九之爻辭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言君民上下至此皆吉且利也夫當此之時所以通變之道何也亦曰使斯民自別於禽獸而已故取乾坤一定之尊卑而垂衣裳以示之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斯民也得於覩感則上下之分定而強弱相陵鬭爭攘奪之禍

息矣天下胡爲而不治乎又況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位定君子小人各有所職則上下无不辨之分韓氏曰垂衣裳以辨貴賤是也自此而下皆黃帝堯舜之所爲也渙隨二卦舟車之用也蓋自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諸川刳云者欲其中虛也剡云者欲其末銳也渙之卦上巽下坎巽木也坎水也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而渙之彖亦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故渙有濟險之義而聖人取之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則服牛乘馬以通諸塗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乘云者以其能致遠也

隨之卦上兌下震兌說也震動也動而說隨有車
馬之象而隨之上六亦曰拘繫之乃從維之故隨
有隨人之義而聖人取之川塗既通則暴客之來
不免有意外之虞於是重其門以防之擊其柝以
警之此聖人待暴客之道也豫之爲卦有逸豫之
義又有備豫之義逸豫則不知戒備豫則知戒爾
坤爲闔戶則爲重門震木處上則爲擊柝蓋震爲
木又爲雷以木而遇雷則有震擊之聲也此聖人
取以爲備豫之道亦以示逸豫之戒也朱子發曰
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
教之以杵臼之利蓋取小過知門柝而不知弧矢
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蓋
取諸睽小過之卦上震動也下艮止也上動有杵
之象下止有臼之象鄭氏少梅曰震以卯木而在
上艮以寅木而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爲土
而木克之掘地也睽之卦上離下兌其彖曰火動
而上澤動而下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而其
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聖人之制弧矢也何所
取乎亦取其所以同而異之義云爾夫弧與矢其
機未之發也兩者相麗未嘗不同及其既發也則
所謂弧者不離乎吾之掌握而所謂矢者已在百
步之外矣此以同而異也易之所謂睽者如此又

況睽也者乖爭之謂也弧矢也者聖人所以定乖
爭也曰弧矢云者欲其勁且直也刳之義亦與刳
木爲楫之義同棟宇之制所以逸人之生棺椁之
制所以逸人之死此皆器用之大者上古朴略之
風至是而无存矣鄭氏少梅曰棟宇必固其基故
大壯下累四陽以爲基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壯
也棺椁必堅其中故大過中存四陽以堅其中此
聖人所以有取於大過也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
漂搖之義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義此皆
養生送死自然之理鄭氏又曰八卦之位分於八
方而震巽二木乾兌二金坤艮二土坎離一水一
火分於四維兩不相合兩相合者惟震巽之木乾
兌之金也而書契之作兩取相契合之義以代結
繩不取震巽而取乾兌者終始之道也八卦始乾
而終兌兌與乾俱爲金兩相符合而又適相會於
西北西北爲天庭夬決之象夬曰揚於王庭是也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之理於是乎在此書契所以
取諸夬也又曰由歷代聖人制器而觀之則易之
道无非象矣何則天之所垂者象也天有弧矢之
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網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
象无一而非象聖人所制之器豈非像其象邪惟
像其象故六十四卦未畫之前其道已備矣聖人

畫卦之後又有一聖人出焉爲彖辭以繫之而以所以爲彖者制器像象之材也爻也者效制器像象之動也使悟易者莫不因其材而效其動則吉凶悔吝豈不明白乎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十三卦論聖人之制作而繼之以十一爻論君子小人之道吾是以知易之爲易无非爲經綸世變而作也噫此非吾夫子其孰能發而明之以至於

此乎陽卦一奇而二耦也故曰多陰陰卦一耦而二奇也故曰多陽聖人曰此其故何也蓋曰其故在於奇耦也陽卦奇震坎艮是也陰卦耦巽離兌是也聖人又曰此其德行何也蓋曰其爲德行在於一與不一也一者何也曰陽之爲卦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不一者何也曰陰之爲卦二君共爭一民不一也故爲小人之道蓋易以陽爲君以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是故十一爻之所論无非君子小人之道也咸之九四君子之道也咸之卦德曰咸亨利貞而九四則曰貞吉悔亡蓋咸道貴亨而所以亨者貞也憧憧往來此

心有不一之思也此心所以有不一之思者何也咸道欲其亨也咸道欲其亨而未亨故其象曰未光大也若爾之所思一出於正則所感者大其孰不惟爾思之從也哉此則亨矣故曰朋從爾思而彖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然則天地聖人之所以感一於正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云者以言天下萬物何所思何所慮也朋從夫爾之思而已矣使九四之思一出於正則天下之萬物雖趨捨殊塗好惡百慮皆惟爾正之是適故曰同歸一致而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確言天下萬物朋從夫爾之思也而或者必曰

九四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歟殊不知帝堯之所以光宅天下者特以聰明文思而文王之所以聖者亦本於思齊孰謂思可无乎又況聖人以此心感人心无思則木石爾奚感之云日月寒暑之相爲往來此則以言萬物之理或往或來之不一也寧不由憧憧往來此心有不一之思乎然雖或往或來之不一也而有所謂同歸一致者存故日月往來之不同而同於生明寒暑往來之不同而同於成歲明生而歲成此感道之所以亨也咸道欲其亨雖

欲不往不來可乎往者其勢屈來者其勢信此勢也乃其理也天下萬物孰能逃此乎夫苟不往不來則感道息矣奚利之云故往來屈信相爲感召而利由此生焉而九四之象亦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以言未感則類於木石而利何從而生乎故爲感道之害尺蠖龍蛇之屈蟄所謂屈也然其屈也乃所以求信其蟄也乃所以存身蓋不屈且蟄則信不可求而身不能存感道之在物也如此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神之外无人人之外无神神之與人特有隱顯之異爾凡吾平日所謂宜然之事者致其精一之誠以至於自然而然此入神

也於以致用則用无非神矣身必資於用用必資
於身身與用特動靜之異爾凡吾平日所謂當然
之用者泛應曲當无適不利而吾之身若无與焉
此安身也於以崇德則德積諸身矣此全内外之
道而感道之所以亨也吾之所知者知此理而已
舍此理而往又何知乎此爾之思一出於正也夫
精義以入神則能窮神也於神无隙而可入安能
窮神哉利用以安身則能知化也吾身或有所累
而不得安安能知化哉存神過化全盡於我則上
下與天地同流以此感人則殆如天地之感而化
生之德无以形容其盛矣困之六三此則小人之

道也易傳曰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
勝也往而犯之秖自困爾故曰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之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
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
乘非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曰非所據而
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
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
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
陽自以爲陽也而求配乎上六而上六陰虛宮則
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
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極困辱如此豈吉祥之徵

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
也而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
之也解之上六與噬嗑之初六皆君子所以待小
人也易傳曰解之上六解之功已成故極言解悖之
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
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
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
勢則便於器則成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
蓋无難者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勸懲人君之大
權也亡其所固有者而至於必待勸且懲者此失
其良心之民也是故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術

不得已而施焉施之於早則噬嗑初九是也小人
蒙福多矣若夫失是則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
亦不能无失焉然而聖人教人不以此義爲言而
曰善惡之積云者聖人之意可知也夫聖人之意
何在乎曰上之人以至於用刑用戮者此非我之
本心也皆自汝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爾此聖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何疑焉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
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此初九屨校滅趾所以无咎而上
六何校滅耳所以凶也否之九五與鼎之九四其

所以爲安危之慮者甚相反也此又可以見君子
小人之情狀夫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
則亂此必至之驗也君子知其然故此心常存不
亡之念宜其身獲其安而國家由之而可保也鼎
之四則異於是不自知其德之薄智之小力之少
而任至重之寄宜其不免於傾覆之凶也若夫豫
之六二則不然何者以其能知幾也惟夫知幾則
當豫之時不屈已以徇人而无上交之諂不屈人
以徇已而无下交之瀆存諸我者无毫髮之失故
聖人嘆之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其知幾乎而美之
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幾之爲

言事之初也於事之初而能豫知之此中庸之所
謂前定也吾之所知者不在於臨事之後此所謂
動之微吉之先見也非神而何惟與乎神則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斷然而識此幾矣夫所謂知幾者
天下之理日彰者常寓於至微至剛者常始於至
柔知幾之君子則无不知也其所以无不知者何
也豫之六二居坤之中靜中之靜也震在乎外動
作萬變而吾之此心安然而无事此萬物之理皆
於靜中得之故在爻有介于石之象雖有多智之
萬夫其孰不仰望乎我而取之以爲法乎殆庶幾
乎者此顔氏子其人也故繼之以復之初九夫君

子之道在於善小人之道在於不善惟顔子知其
善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知其不善也則非惟
未嘗不之知也而又知之而未嘗復行焉此所謂
不貳過也聖人安得不以復之初爻而予之上繫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非顔氏之子
其孰能當之君子小人之道即天地之陰陽也故
在易則爲陰陽之卦然其本一也所謂一者何也
天地絪縕男女媾精是也夫惟天地陰陽二氣相
合而絪縕則萬物由此而化醇致一之謂也男女
陰陽二氣相合而媾精則萬物由此而化生亦致
一之謂也所謂致一之說則損之六三詳而明之

易傳曰夫兌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
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
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是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
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男女媾精而盡天地
交感之義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謂得其友也蓋
六三者兌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男少女陰陽
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
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夫君子小人之道不難知
也君子之動也安其身而後動小人之動也則危
以動焉君子之語也則易其心而後語小人之語
也則懼以語焉君子之交也則定其交而後求小

人之交也則无交而求焉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其
在己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一焉宜其莫之與也
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又豈特莫之
與也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是何也
立心勿恒之故也噫人之心其可以勿恒矣乎以
是言之則此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於是乎判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復言易之作也本諸乾坤學易者當自乾坤
而入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天萬物以氣則不離
乎陰陽以形則不離乎剛柔大而為天地妙而為
神明其見於易之旨也名稱萬端雜然不一其能
越於乾坤也哉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耶夫陰陽
之氣相與以德則通隱顯而為一也故曰以通神
明之德剛柔之形各有定體則體萬物而不遺也
故曰以體天地之撰撰所以造物也易自伏羲畫
之文王重之夫子贊之皆本於乾坤而稽考其類
故夫而天地微而事物莫不悉備觀象繫辭視上

古為尤詳此其故何也蓋世既下衰人不知道不
顧理之逆順時之否泰倒行逆施而昧夫吉凶之
所以然故聖人不得已詔之以是書而不厭其詳
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故曰其衰世之意耶且夫
人之所以昧夫吉凶者以其心之有二而所見之
不一也此聖人作易所以因其貳以濟民行而明
得失之報以示之使之勿貳爾心也然易之所以
明得失之報以示人者蓋天下之理往者吾能彰
之使人稽其所以然來者吾能察之使人逆其所
未然顯者吾能微之使人有所不敢玩幽者吾能
闡之使人无或有所蔽開明此理而寓之於其書

故當夫稱謂之名辨夫陰陽之物正夫告戒之言
斷夫吉凶之辭以此書載此理則聖人所以示人
者无不備矣故夫所稱之名雖小而取類則大如
曰牛曰馬而上比天地豈非取類也大乎所寓之
旨雖遠而其辭則文如元亨利貞吾求其旨則天
地之四時人心之四端實在於是以訓釋求之則
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其辭豈不文乎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等語詭怪不經可謂曲矣而
象則曰羣疑亡也此乃中理之言也包羲之網罟
神農之耒耜萬古而下其事顯然而肆其誰不之
知也然取之離取之益非吾夫子不能發而明之

豈非隱乎嗚呼易之爲易也如此此其所以能明得失之報以示人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三十

繫辭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前章言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此章復言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繼之以九卦之德至於再至於三而不能已也吾以是知易之爲易聖人不特爲衰世之民而作也亦聖人自蹈衰世之憂患而作也文王羑里之囚是矣孔子賛易及此其亦涉衰周之難乎夫六十四卦之卦德皆聖人之德此章特言九卦者蓋言文王當時之事也使文王之在當時无有是德其能脫於憂患之域乎故後章亦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之德始見於羑里之囚是履虎尾涉患難爲文王進德之基故曰履德之基也又以謙德順事於紂有事君之

小心而曾无犯上之舉則持循於己者蓋有所執
守而然也故曰謙德之柄也文王至此君子之道
長矣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陰虛不能害天地之
心即我之心也故曰復德之本也自此受命作周
而周家王業愈固而不可拔故曰恒德之固也又
自此虞芮質厥成江漢被其化損以脩政益以裕
民故曰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之彖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以言非君子則當剛揜
之時不免於困矣文王經歷憂患至此而亨於西
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君子小人之辨其在此時乎
故曰困德之辯也文王養人之功至此不窮往來

井井成即有周而无適彼之思故曰井德之地也
終焉上順天心下順人心申命從事而大勲集於
其子武王盟津之會入百諸侯聽其命而不違故
曰巽德之制也雖然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和而
至也苟不和而至其能脫羑里之囚乎謙所以爲
德之柄者蓋尊而光也苟不尊而光則當此之時
其能亨而有終乎復所以爲德之本者蓋小而辨
於物也苟不小而辨於物則一陽來復君子之勢
尚微其不爲陰虛所害乎恒所以爲德之固者蓋
雜而不厭也文王與紂之時仁暴並施善惡相勝
可謂雜矣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命人心至此

有歸无有厭斁夫文王者故曰恒雜而不厭損所
以爲德之脩益所以爲德之裕者蓋先難而後易
與長裕而不設也文王治內治外之政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則損以脩政豈非先難而後易乎關雎
之化行則賢人衆多鵲巢之化行則庶類繁殖則
益以裕民豈非長裕而不設乎不設云者文王有
自然之化而非容心於其間也困所以爲德之辯
者蓋窮而通也夫困者剛爲陰所揜也羑里之難
可謂窮矣而文王於此時則窮而通也故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井所以爲德之地者蓋居其所而遷
也以言非文王求於下民惟民歸於文王也苟非

居其所而遷則文王亦有心於求下民矣惟井也
居其所而不捨此養人之功所以變遷而不窮也
巽所以爲德之制者以言稱而隱也稱者揚也隱
者入也巽之爲卦二陽在上揚也一陰在下入也
故巽爲風風之爲物鼓動萬物莫見其迹而君子
之德風也由文王至於武王風化之行厥惟舊哉
此四方莫不聽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非巽稱而
隱而何夫惟履和而至故可以和行說應乎乾履
虎不咥此和行也謙尊而光故可以制禮裒多益
寡稱物平施此制禮也復小而辨於物故可以自
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自知也恒雜

而不厭故可以一德父於其道天下化成此一德也損先難而後易故可以遠害而損之卦德曰利有攸往益長裕而不設故可以與利而益之卦德亦曰利有攸往以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非利也若夫困窮而通則致命遂志而已矣夫何怨云故曰困以寡怨伯夷叔齊困孰甚焉然彼之志未嘗不遂也故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聖賢之設心大抵如此井居其所而遷則或居也或遷也命也有義焉故於以辯義舍井焉不可此聖人之德不可以人不我求之爲不足人必我求之爲有餘也巽稱而隱故可以行權蓋權也者所以稱物也或抑或揚皆欲當夫時中而已矣是理也雖稱而隱非可與權者不知也故孔子亦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然則權也者即文王之所以爲文武王之所以爲武也吾夫子之於九卦也凡三致其意如此學者不可不刳心矣乎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易之爲書也凡三致其意焉大抵皆論六爻有不一之用於以明易之道以示人也夫易之爲書也奚可遠求云乎哉而布在此書者不過六爻之用云爾舍六爻而求易則爲道遠矣夫六爻之用易之道也其爲用也不一故爲道也屢遷屢遷云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所謂屢遷也夫居則不變動六虛位是也所謂初二三四五上也變動則不居周流於六虛位之閒是也所謂九與六也九在其卦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在二四上之陰位六在其卦或在二四上之陰位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上或下之不常其居故曰上下无常此之爻以九居初剛也而彼之爻則以六居初是以柔易

剛也此之爻以六居二柔也而彼之爻則以九居二是以剛易柔也或剛或柔无一定之主故曰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其所以然者盖唯變之是適云爾此其道所以屢遷也易之道如此苟非知所戒懼之人即其所以然者而見於躬行則亦道自道爾人自人爾道豈能虛行乎盖道待人而後行故也故聖人之作此書也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内外欲使夫人之知所戒懼以躬行是道焉其出入云者以八卦之内外言之也出者自内而之外入者自外而之内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内外則知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際蓋有所不可逃者此所以能使人之知懼也然此書之作又明夫人之所當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者詳悉以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矣知懼之心油然而生則雖无師保不𨍭父母而不敢有自肆之心焉以其知内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初初爻也六爻之理其初難知故此書之作也於其初爻也率其所以然之辭而後揆之以一卦之方則一卦之體立矣故曰既有典常下文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是也方其剛柔之相易也則不可爲典要初辭既率而一卦之體立則向之所謂剛柔相易者又不離乎一卦之内矣豈有不典常乎此易之道雖

曰變易也而能垂萬世不易之法歟然則是道也苟非其人其能躬行是道而无負於聖人所以垂法之意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而上文所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是也是書之作於其初也而原其始於其上也而要其終以爲一卦之體質體質既立則六爻之所謂九與六者相雜於一卦之内蓋有是時則有是物時在卦也物在爻也如復之時則有初九始之時則有初六是也初爻在下時物之未著也故曰難知上爻在終時物之已著也故曰易知如乾之初有潛龍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爲亢龍矣豈不易知乎咸之初有咸其拇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咸其輔頰舌矣豈不易知乎何者卦有終始事有本末故也惟其難知也故聖人於初爻之辭擬之而後言故曰初辭擬之惟其易知也故聖人卒而成之以終盡其義故曰卒成之終凡此論六爻之初上者然也若夫揉雜剛柔之物撰成一卦之德使是與非各得其辨則非二三四五之中爻不能盡此義也故曰非中爻不備然則剛柔之物既雜則有存亡吉凶之判而易之存亡吉凶之理聖人又於彖辭而明之彖辭既作則一卦之德由此而撰矣其在易也豈復有難知之患噫亦要其

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又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惟如是故聖人又即中爻而有同功異位之說二與四俱柔也故其功同卦分內外故其位異若以其善論之則又有多譽多懼之不同何者遠於君者其勢伸故多譽近於君者其勢屈故多懼是以乾之九二有見大人之利而九四則不免於或焉月望日則蝕臣近君則屈理勢然也故四多懼而曰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此則言以二之柔宜非致遠之才今也多譽何也蓋以其要在於用柔中而无咎故多譽也咎者譽之反也既无咎則其多譽也宜矣三與五俱剛也故其功同

卦分內外故其位異三多凶五多功者以其有貴賤之等也三既多凶則比之五也不復言其善之不同以其无善之可錄也故聖人賤之又曰其柔危其剛勝邪聖人若曰三之所以无善之可錄而取賤於人者蓋謂以其柔居此位則不當位而危以其剛居此位則其過剛而勝故也然則所謂雜物撰德辯是與非非中爻不備於此蓋可見矣存亡吉凶之理豈曰難知矣乎雖然多譽多懼多凶多功六十四卦凡爲中爻者未必盡然今也云爾何也特從其多者言之爾夫是書之作人皆知其有所謂六爻也然而未知其故也故聖人於此又

言天地與人之道不越乎是而六爻變動而有是吉凶之異者此非聖人之私智也故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夫易以六爻兼三材而兩之故六爻以五與上二畫爲天之道而居上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上則陰而五則陽故也以初與二二畫爲地之道而居下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二則柔而初則剛故也以三與四爲人之道而居中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三與四則仁義之用也易之爲書三材之道无所不有故曰廣大悉備分而言之則大者天也廣者地

也悉備者則處諸天地之間者是也而上繫亦曰夫易廣矣大矣而繼之以備矣之辭若曰遠則不禦者天也故曰大邇則靜而正者地也故曰廣天地之間者萬物也故曰備與此所言无異義也然則六爻之爲義此其故也而三材之道實寓乎其中矣豈有他哉夫爻之爲義則亦取其效三材之道有所謂變動云爾爻有剛柔之等即於九六焉見之物即上文所謂時物也九六相雜而成交錯之文則或剛或柔有不可揜若夫文之不當或以陽居陰而吉或以陰居陽而凶又或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而有吉有凶凡此之類皆所謂文不當也

此聖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吉凶生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學者於斯其可忽諸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

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嗚呼予學易至下繫之末章感慨竊嘆而益知聖人所以興易之意也是何也不有所喪則无所興故也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也世道不喪於殷之末世則是易也吾知其未必興於有周盛德之主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盛有衰本末者世運之終始也盛衰者主德之明暗也本末相禪盛衰相軋此文王與紂之事然也當是時也易雖欲不興可乎哉吾又知其必興於此時也故前文亦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惟聖人之作易於其有是憂患而作也故其辭亦不得不危大凡人之涉世處事也危其危則无危故易於此危者使平如所謂栽者培之是矣易其危則必危故易於此易者使傾如所謂傾者覆之是矣以乾九三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以惕懼自處則雖危无咎處豫之初陰弱居下可謂易矣然以逸豫而鳴則志窮而凶是道也散在天地之內物物皆然不特人如是也上而日月

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蟲魚之生死莫能逃此本末盛衰之理故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其在人主則文王與紂之事是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然天人有交相勝之理吉凶无不可求之道知其說者則可以有安而无危有存而无亡不在乎他在乎終始以致其懼而已然則易之辭所以危者蓋欲人之知懼也惟能知此則无過咎易道之要莫要於此嗚呼此文王所以有是盛德而脫羑里之難也夫文王之盛德即前章所謂九卦之德也合九卦之德以爲文王之盛德而文王盛德之本則又本諸乾坤故又以乾坤之德行

繼之夫所謂乾坤之德行者易簡是也有得於乾坤易簡之德行以爲吾之德行則天下險阻艱難无不盡知之矣且夫德行之貴於有常也久矣无常不可謂德行乾之德無時而不易故曰恒易坤之德無時而不簡故曰恒簡然乾坤之德行所以恒易恒簡者以其至健至順也使乾之健坤之順而不極其至則所以爲德行者詎能恒乎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有是至德而鮮能久者斯民之无恒心也若聖賢則不然故上繫之首章其論易簡也以可久可大爲賢人之德業惟恒易恒簡故能説諸心惟知險知阻故

能研諸侯之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優游涵泳其味無窮能无説乎險阻在前憂虞疚懷往來於中能无所研乎研究也諸侯謂文王也而諸家皆以侯之一字爲衍字誤矣夫險阻者易簡之反而説心亦研慮之反也文王當殷之末世倘非有得於乾坤之易簡以説吾此心其能處困厄之世而脱羑里之難乎不能脱羑里之難非所謂乾坤之至健至順也又倘非於險阻艱難无不盡知以研吾此慮其能推吾歷涉患難之道以與民同患而與易乎不能與民同患而與易亦非所謂乾坤以易簡示人之意也故又繼之曰以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夫易有爻有象爻象也者所以效天下之易簡也故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易簡之爲也使存諸我者不易且簡則吉與凶之不齊因未易定而亹亹者之无窮亦未易成也變化天道也云爲人事也聖人以天道人事本无二理故其與易也即人事以明天道非舍人事别有所謂天道也上繫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是也故於此而曰變化云爲一天人也夫天下之吉凶與天下之亹亹者即人事也而聖人定之成之則以天道律人事也人有言而

云有動而爲无往而非天道則得聖人所以與易之意矣且夫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吉事歟則必有上天所降之祥人之事有得夫易之象事歟則必知聖人所制之器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占事歟則又知遠近幽深之來物凡此皆天道也孰謂天道人事之爲二乎夫惟天道人事之无有二也故天地設位於上下而聖人成能於兩間此乾坤之德所以全盡於聖人也所謂人謀即成天下之亹亹者是也所謂鬼謀即定天下之吉凶是也天人合一幽顯无遺則百姓日用於是道之中者莫不樂推而不厭矣故即其能以與聖人以爲聖人之能

成其能故也朱子發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人演之而爲六十四卦有爻有彖以人情變動言之於其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盡利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巧曆之所不能計也聖人惟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彖以情言變動者何情僞之所爲也人之情僞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僞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僞其能揜乎是則情僞相感也遠

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遷也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內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僞不可以物或害之害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之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何以知其情僞耶考其辭可矣將叛者其心愧負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故其辭枝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之人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窮故其辭屈吉人辭寡以簡易知之也五者反是以知險知阻而知之也簡易則吉險阻則凶其辭雖六其別則二情僞而已矣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知阻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兊兊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遘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